

此土著述(共)

第 146 册

卷二二(池五)	一	卷二三(池六)	二一
卷二四(池七)	四三	卷二五(池八)	六一
卷二六(池九)	八二	卷二七(池十)	一〇三
卷二八(碣一)	一二三	卷二九(碣二)	一四二
卷三〇(碣三)	一六四	卷三一(碣四)	一八五
卷三二(碣五)	二〇七	卷三三(碣六)	二二八
卷三四(碣七)	二四九	卷三五(碣八)	二七〇
卷三六(碣九)	二九二	卷三七(碣十)	三一三
卷三八(石一)	三三三	卷三九(石二)	三五五
卷四〇(石三)	三七六	卷四一(石四)	三九六
卷四二(石五)	四一六	卷四三(石六)	四三八
卷四四(石七)	四五九	卷四五(石八)	四八一
卷四六(石九)	五〇三	卷四七(石十)	五二六
卷四八(鉅一)	五四九	卷四九(鉅二)	五六九
卷五〇(鉅三)	五九二	卷五一(鉅四)	六一五
卷五二(鉅五)	六三六	卷五三(鉅六)	六五八
卷五四(鉅七)	六八一	卷五五(鉅八)	七〇四

一五·一六〇二 五燈會元五七卷(二二至五七)

(池五—池十、碣一—碣十、石一—石十、鉅一—鉅十)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卷五六(鉅九).....	七二五	卷五七(鉅十).....	七四六
一五·一六〇三 護法論一卷		宋丞相無盡居士張商英述.....	七六七
題辭(野一).....	七六八	卷一(野一).....	七七二
後序(野一).....	七九七		
一五·一六〇四 佛遺教經論疏節要一卷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宋晉水沙門淨源節要	
		明雲棲沙門株宏補註.....	八〇一
施行敕(野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製.....	八〇二	卷一(野二).....	八〇三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二

池五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七世

睡龍溥禪師法嗣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福州人也少而聰敏

禮鼓山國師落髮稟具後謁大章山如菴主

菴具如菴主章後叅睡龍龍問曰豁闍黎見何尊宿

來還悟也未曰清豁嘗訪大章得箇信處龍

於是上堂集衆召曰豁闍黎出來對衆燒香

說悟處老僧與汝證明師出衆乃拈香曰香

已拈了悟卽不悟龍大悅而許之上堂山僧

今與諸人作箇和頭和者默然不和者說良

久曰和與不和切在如今山僧帶些子事珍

重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

曰爲甚麼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曰旣

是家親為甚麼翻成家賊師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為曰忽然捉敗時如何師曰內外絕消息曰捉敗後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恁麼則勞而無功也師曰功即不無成而不處曰既是成功為甚麼不處師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使將軍見太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人泣漢人悲師忽捨眾欲入山待滅乃遺偈曰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咫尺間珍重芋谿谿畔水汝歸滄海我歸山即往貴湖卓菴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骸施諸蟲蟻勿置墳塔言訖入湖頭山坐磐石儼然長往門人稟遺命延留七日竟無蟲蟻之所侵食遂就閣維散於林野

金輪觀禪師法嗣

南嶽金輪和尚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

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曰臨機一箭誰是當者師曰倒也

白兆圓禪師法嗣

鼎州大龍山智洪弘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便是曰如何領會師曰更嫌鉢盂

池五

二

無柄那問如何是微妙師曰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牀前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懊惱三春月不及九秋光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眼師曰面南看北斗

安州白兆竺乾院懷楚禪師僧問如何是句須行玄路師曰沿路直到湖南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德山嗣龍潭問如何是和尚為

人一句師曰與汝素無冤讐一句元在這裏
曰未審在甚麼方所師曰這鈍漢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福州王氏子僧問師
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巖畔祥雲
起寶壽峰前震法雷臨終遺偈曰吾年八十
八滿頭垂白髮顛顛鎮雙峰明明千江月黃
梅揚祖教白兆承宗訣日日告兒孫勿令有
斷絕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僧問教法甚多宗歸
一貫和尚爲甚麼說得許多池五周由者也師曰

爲你周由者也曰請和尚三即今師以手
敲繩牀

晉州興教師普禪師僧問盈龍宮溢海藏真
詮卽不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法師曰眼裏
耳裏鼻裏曰祇此便是否師曰是甚麼僧便

喝師亦喝問僧近離甚處曰下寨師曰還逢
著賊麼曰今日捉下師曰放汝三十棒

蘄州三角山真鑑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
風嗣阿誰師曰忽然行正令便見下堂塔
郢州太陽山行冲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盡藏
師良久僧無語師曰近前來僧纔近前師曰
去

青原下八世

黃龍機禪師法嗣

洛京紫蓋善沼禪師僧問死中得活時如何
師曰抱鎌刮骨熏天地炮烈棺中求託生問
纔生便死時如何師曰賴得覺疾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師曰鍼
去線不回曰如何是帔師曰橫鋪四世界豎
蓋一乾坤曰道滿到來時如何師曰要羹與

羹要飯與飯問黃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時如何師曰問汝金翅鳥還得飽也無

棗樹和尚第二世住問僧發足甚處曰閻中師曰俊哉曰謝師指示師曰屈哉僧作禮師曰我與麼道落在甚麼處僧無語師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僧叅師乃問未到這裏時在甚處安身立命僧叉手近前師亦叉手近前相並而立僧曰某甲未到此時和尚與誰並立師指背後曰莫是伊麼僧無對師曰不獨自謾兼謾老僧僧作禮師曰正是自謾僧鈕地次見師來乃不審師曰見阿誰了便不審池五曰見師不問訊禮式不全師曰却是孤負老僧其僧歸舉似首座曰和尚近日可畏座曰作麼生僧舉前語座曰和尚近日可謂爲人切師聞乃打首座七棒座曰某甲恁麼道未

有過在亂打作麼師曰枉喫我多少鹽醬又打七棒僧辭師乃問若到諸方有人問你老僧此間法道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卽道師曰何處有無口底佛曰祇這也還難師豎拂子曰還見麼曰何處有無眼底佛師曰祇這也還難僧遶禪牀一匝而出師曰善能祇對僧便喝師曰老僧不識子曰用識作麼師敲禪牀三下

興元府玄都山澄禪師偕問喜得趨方丈家風事若何師曰西風開曉露明月正當天曰如何拯濟師曰金鷄樓上一下鼓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一切不如嘉州黑水和尚初叅黃龍便問雪覆蘆花時如何龍曰猛烈師曰不猛烈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龍便打師於此有省卽便禮拜

池五

五

鄂州黃龍智顥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
源師曰卽此一問是何源曰恁麼則諸佛無
異去也師曰延平劔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
底人

眉州昌福達禪師僧問學人來問師則對不
問時師意如何師曰謝師兄指示問本來則
不問如何是今日事師曰師兄這問大好曰
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謾得卽得問國有寶
刀誰人得見師曰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刀作
何形狀師曰要也道不要也道曰請師道師
曰難逢難遇問石牛水上臥時如何師曰異
中還有異妄計不浮沉曰便恁麼去時如何
師曰翹天日落把土成金
呂巖真人字洞賓京川人也唐末三舉不第
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

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鐘樓壁曰一日
清閑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
尋道對鏡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觀
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龍擊鼓陞堂
龍見意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傍有
竊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
鐺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龍指曰這守屍
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龍曰饒經八
萬劫終是落空亡呂薄訝飛劔脅之劔不能
入遂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
卽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呂於言下
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撇碎琴如今不戀永
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
囑令加護後謁潭州智度覺禪師有曰余遊
韶郴東下湘江今見覺公觀其禪學精明性

源淳潔促膝靜坐收光內照一衲之外無餘
 衣一鉢之外無餘食遠生死岸破煩惱殼方
 今佛衣寂寂今無傳禪理懸懸今幾絕扶而
 興者其在吾師乎聊作一絕奉記達者推心
 方濟物聖賢傳法不離真請師開說西來意
 七祖如今未有人

明招謙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開堂陞座乃曰烈士鋒
 前還有俊鷹俊鷄麼放一箇出來看良久曰
 所以道烈士鋒前少人陪雲雷擊鼓劔輪開
 誰是大雄師子種滿身鋒刃但出來時有僧
 出師曰好着精彩僧擬伸問師曰甚麼處去
 也僧乃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鋒銳難
 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藏身無路曰欲出不
 出時如何師曰命似懸絲曰向去事如何師

曰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還奈何麼問
 十二時中如何卽是師曰金剛頂上看曰恁
 麼則人天有賴師曰汝又誑謗人天作麼
 婺州普照瑜禪師上堂三十年後大有人向
 這裏亡鋒結舌去在良久曰還會麼灼然若
 不是真師子兒爭識得上來之機七時有僧問
 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衆獸徒然曰出窟
 後如何師曰狐絕萬里曰欲出不出時如何
 師曰當衝者喪曰向去事如何師曰决在臨
 鋒僧禮拜師有頌曰决在臨鋒處天然師子
 機噴呻出三界非祖莫能知
 婺州雙溪保初禪師上堂未透徹不須呈十
 方世界廓然明孤峰頂上通機照不用看他
 北斗星僧問九夏靈峰劔請師不露鋒師曰
 未拍金鎖前何不問曰千般徒設用難出鬪

體前師曰背後礙殺人

處州涌泉究禪師上堂良久曰還有虎狼禪客麼有則放出一箇來僧纔出師曰還知喪命處麼曰學人咨和尚師曰甚麼處去也曰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抖啞地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蓋天蓋地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一切人辨不得曰向去事如何師曰俊鷄亦迷蹤

衢州羅漢義禪師上堂衆集僧纔出師曰不是好底僧禮拜起問龍泉寶劔請師揮師曰甚麼處去也曰恁麼則龍谿南面盡鋒銚師曰收取問不落古今請師道師曰還怪得麼曰猶落古今師曰莫錯

羅漢琛禪師法嗣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在地藏時居第一座

一日地藏上堂二僧出禮拜藏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堂堂却禮拜疑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未審上座又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焉可爲人修憤然上方丈請指藏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爲生死之所流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見祇如此上座意旨又如何師指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卽禮謝住後僧問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忽遇明眼人又作麼生師曰汝但舉似諸方師經行次衆僧隨從乃謂衆曰古人有甚麼言向大家商量時有從漪上座出衆擬問次師曰這沒毛驢漪渙然省悟

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王氏子幼出家十九納戒嘗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爲滯後將趣疑寂復患墮空既進退莫決捨二何之乃參尋宗匠依地藏經年不契直得成病

入涅槃堂一夜藏去看乃問復上座安樂麼

師曰某甲爲和尚因緣背藏指燈籠曰見麼

師曰見藏曰祇這箇也不背師於言下有省

後修山主問訊地藏乃曰某甲百劫千生曾

與和尚違背來此者又值和尚不安藏遂豎

起拄杖曰祇這箇也不背師忽然契悟後繼

池五

九

法眼住崇壽江南國主創清涼道場延請居

之上堂古聖纔生下便周行七步目顧四方

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他便有這箇方便奇

特祇如諸上座初生下時有甚麼奇特試舉

看若道無卽對面諱却若道有又作麼生通

得箇消息還會麼上座幸然有奇特事因甚

麼不知去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衆

生曰還肯也無師曰虛施此問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汝道此土還有麼問省要處乞師

一言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本來無一

物何處有塵埃僧禮拜師曰莫錯會問如何

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色卽空曰如何是諸塵

三昧起師曰空卽色問諸餘卽不問如何是

悟空一句師曰兩句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爲甚麼百鳥銜華師曰未見四祖曰見後爲

甚麼不銜華師曰見四祖問如何是自己事

師曰幾處問人來問古人得箇甚麼卽便休

歇去師曰汝得箇甚麼卽不休歇去問如何

是學人出身處師曰千般比不得萬般況不

及曰請和尚道師曰古亦有今亦有問如何

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師曰問取觸體後人
問毒龍奮迅萬象同然時如何師曰你甚麼
處得這箇問頭問忠座主講甚麼經曰法華
經師曰若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爲證
明大德講甚麼人證明忠無對法燈代云謝和尚證明
天福八年十月朔日遣僧命法眼禪師至囑
付訖又致書辭國主取三日夜子時入滅國
主令本院至時擊鐘及期大衆普集師端坐
警衆曰無棄光影語絕告寂時國主聞鐘登
高臺遙禮深加哀慕仍致祭茶毘收舍利建
塔池五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初與法眼同叅地藏所
得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中譚次眼忽
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
萬象師曰不撥眼曰說甚麼撥不撥師懵然

不知却回地藏藏問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
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藏曰汝跋涉許
多山川也還不惡師未喻旨乃問古人道萬
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藏曰汝道古人撥
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藏曰兩箇也師駭
然沈思而却問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
藏曰汝喚甚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辭地藏
覲于法眼眼語意與地藏開示前後如一師
後居龍濟山不務聚徒而學者奔至上堂具
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
聖人若會卽是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此
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
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珍重僧問見
色便見心露柱是色如何是心師曰幸然未
會且莫詐明頭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是三

池五

十一

界則一任出曰不是三界又如何師曰甚麼處不是三界問當陽舉唱誰是委者師曰非汝不委問如何是萬法主師曰把將萬法來問承古有言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是須彌師曰穿破汝心曰如何是芥子師曰塞却汝眼曰如何納得師曰把將須彌與芥子來曰前言何在師曰前有甚麼言問僧甚處來曰翠巖師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師曰與麼道又爭得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僧於言下有省上堂聲色不到處病在見聞言詮不及處過在唇吻僧問離却聲色請和尚道師曰聲色裏問將來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阿誰恁麼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師曰不壞曰爲

甚麼不壞師曰爲同於大千上堂卷簾除却障閉戶生窒礙祇這障與礙古今無人會會得是障礙不會不自在問巨夜之中以何爲眼師曰暗問纖毫不隔爲甚麼覷之不見師曰作家弄影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破天地曰磨後如何師曰黑漆漆地問如何是普眼師曰纖毫覷不見曰爲甚麼覷不見師曰爲伊眼太大問如何是大敗壞底人師曰劫壞不曾遷曰此人還知有佛法也無師曰若知有佛法渾成顛倒曰如何得不顛倒去師曰直須知有佛法曰如何是佛法師曰大敗壞問如何是學人常在底心師曰還曾問荷王麼曰學人不會師曰若不會夏末了問取曹山去師有頌曰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又欲識解脫

池五

十三

道諸法不相到眼耳絕見聞聲色鬧浩浩又
初心未入道不得鬧浩浩鐘聲裏薦取鼓聲
裏顛倒又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
西來少林有妙訣又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
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

潞府延慶院傳殷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燈
籠是色那箇是心師曰汝不會古人意曰如
何是古人意師曰燈籠是心問若能轉物即
同如來未審轉甚麼物師曰道甚麼僧擬進
語師曰這漆桶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
如何得到師曰即今在甚麼處問寂寂無依
時如何師曰寂寂底響因示頌曰南臺靜坐
一鑪香終日凝然萬慮亡不是息心除妄想
都緣無事可思量

杭州天龍寺清慧秀禪師上堂諸上座多少
無事十二時中在何世界安身立命且子細
點檢看何不覓箇歇處因甚麼却與別人點
檢若恁麼去早落第二頭也時有僧問承師
有言恁麼去早落第二頭學人總不恁麼上
來如何辯白師曰汝却作家曰恁麼則今日
得遇於師也師曰且莫詐明頭

池五

十三

天龍機禪師法嗣

高麗雪嶽令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諸法之根源師曰
謝指示

僊宗符禪師法嗣

福州僊宗洞明真覺禪師僧問拏雲不假風
雷便濬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泉州福清行欽廣法禪師上堂還有人鑑得

麼若有人鑑得是甚麼湖裏破草屨若也鑑
不出落地作金聲無事人立僧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諸上座大家道取問如何是談
真逆俗師曰客作漢問甚麼曰如何是順俗
違真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曰然
燈後曰如何是然燈後師曰然燈前曰如何
是正然燈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第二月師
曰汝問我答

國泰瑄禪師法嗣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僧問如何是齊雲水師
曰龍潭常徹底擬問卽波瀾曰莫祇這箇便
是麼師曰古殿無香煙誰人辯清濁曰未審
深深處如何師曰闍黎欲識深深處直須脚
下絕雲生

白龍希禪師法嗣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上堂還有人證明麼若
有人證明亦免孤負上祖埋沒後來若是尋
言數句大藏分明若是祖宗門中怪及甚麼
處恁麼道亦是傍瞥之辭僧問如何是廣平
境師曰地負名山秀谿連海水清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汝問我答問如何是法身體師
曰廓落虛空絕玷瑕曰如何是體中物師曰
一輪明月散秋江曰未審體與物分不分師
曰適來道甚麼曰恁麼則不分也師曰穿耳
胡僧笑點頭

池五

十四

福州昇山白龍清慕禪師僧問如何是白龍
密用一機師曰汝每日用甚麼曰恁麼則徒
勞側聆師喝曰出去問一切衆生日用而不
知如何是日用底師曰別祇對你爭得問不
責上來聲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莫是不辨麼

福州靈峰志恩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劔師
曰我進前汝退後曰恁麼則學人喪身命去
也師曰不打水魚自驚問如何是佛師曰更
是阿誰曰既然如此為甚麼逃妄有差殊師
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問如何是靈峰
境師曰萬疊青山如釘出兩條綠水若圖成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明明密密密密明明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僧問本無迷悟為甚麼
却有佛有衆生師曰話墮也問祖祖相傳傳
法印師今繼嗣嗣何人師曰特謝證明曰恁
麼則白龍當時親授記今日應聖度迷津師
曰汝莫錯認定盤星

法五

十五

益師何以倒問學人師曰汝適來請益甚麼
曰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邪問如何是古
佛道場師曰今夏堂中千五百僧開寶八手
將順世先七日書辭陳公仍示偈曰今年六
十六世壽有延促無生火熾然有為薪不續
出谷與歸源一時俱備足及期誠門人曰吾
滅後不得以喪服哭泣言訖而寂

招慶匡禪師法嗣

泉州報恩院宗顯明慧禪師僧問昔日靈山
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是聞者師曰却
憶七葉巖中尊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回旋
五衆咸臻今日太守臨筵如何提接師曰𦏧
上眉毛著曰恁麼則一機顯處鳥緣喪盡師
曰何必繁辭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裏看
鴟毛問學人都致一問請師道師曰不是創

住這箇師僧也難容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
道師曰青紅花滿庭問不涉思量處從上宗
乘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恁麼則聽響之流
徒勞側耳師曰早是粘泥問如何是人王師
曰奉對不敢造次曰如何是法王師曰莫孤
負好曰未審人王與法王對談何事師曰非
汝所聆

金陵龍光院澄忆禪師廣州人也新到叅師
問甚處來曰江南來師曰汝還禮拜渡江船
子麼曰和尚爲甚麼教某禮拜渡江船子師

此五

十六

曰是汝善知識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徧滿天下曰莫便是也無師曰是卽牢收
取問大作業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不接曰
爲甚麼不接師曰幸是好人家男女

郴州太平院清海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從請
益得祖師爲甚麼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
知問從上宗乘次第指授未審今日如何舉
唱師曰透出白雲深洞裏名華異草嶺頭生
連州慈雲慧深普廣禪師僧問匿王請佛旣
奉法於當時我后延師蓋興宗於此日幸施
方便無恡舉揚師曰不煩再問問如何是大
圓鏡師曰著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分明聽
取

郢州興陽山道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興陽境
師曰松竹乍栽山影綠水流穿過院庭中問
如何是佛師曰更是甚麼

報恩資禪師法嗣
處州福林澄禪師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沒
播幘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瞻禮有分問

此五

十七

下堂一句請師不吝師曰閑吟唯憶龐居士
天上人間不可陪

翠峰欣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守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閃爍鳥飛急奔騰兔走頻

鷲嶺遠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通禪師僧問世尊得道地神報虛
空神和尚得道未審甚麼人報師曰謝汝報
來

龍華球禪師法嗣

杭州仁王院俊禪師僧問古人道向上一路
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
來曰恁麼則上來不當去也師曰既知如是
踏步上來作甚麼

酒仙遇賢禪師姑蘇長洲林氏子母夢吞大

珠而孕生多異祥貌偉怪口容雙拳七歲嘗
沈大淵而衣不潤遂去家師嘉禾永安可依
三十剃染圓具往叅龍華發明心印回居明
覺院唯事飲酒醉則成歌頌警道俗因號酒
仙偈曰綠水紅桃華前街後巷走百餘遭張
三也識我李四也識我識我不識我兩箇拳
頭那箇大兩箇之中一箇大曾把虛空一戮
破摩拏令教却恁麼拈取須彌枕頭臥楊子
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沈吟他時若到無
波處還自有波時用心金竿又聞泛玉山還
報顏莫教更漏促趁取月明回貴買硃砂畫
月算來枉用工夫醉臥綠楊陰下起來強說
真如泥人再三叮囑莫教失却衣珠一六二
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喫酒長伸兩脚
眠一寤起來天地還依舊門前綠樹無啼鳥

池五

十八

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花紅一點動隨萬變江村煙雨濛濛有不有空不空
荒籬撈取西北風生在閻浮世界人情幾多
愛惡祇要喫些酒子所以倒街卧路死後却
產娑婆不願超生淨土何以故西方淨土且
無酒酤師於祥符二年上元凌晨浴罷就室
合拳右舉左張其口而化

延壽輪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吉州劉氏子僧問承聞
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師曰山前麥熟也未
問九峰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
是九峰山中佛法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
尋屬江南國絕僧徒例試經業師之衆並習
禪觀乃述一偈聞於州牧曰比擬忘言合太

虛免教和氣有親疎誰知道德全無用今日
爲僧貴識書州牧閱之與僚佐議曰旃檀林
中必無雜樹唯師一院特奏免試南康知軍
張南金具疏集道俗迎請坐歸宗道場僧問
如何是歸宗境師曰千邪不如一直問如何
是佛師曰待得雪消後自然春到來問深山
巖谷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曰佛法徧在
一切處爲甚麼却無師曰無人到問古人道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時如何師曰來日路口
有市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牀窄先臥粥
稀後坐雍熙二年順寂塔于牛首菴
潭州龍興裕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
曰張三李四曰比來問自己爲甚麼却道張
三李四師曰汝且莫草草問諸餘卽不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家風卽且置阿那箇是

汝不問底諸餘

保福儔禪師法嗣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開堂陞座良久曰諸上座若是上根之士早已掩耳中下之流競頭側聽雖然如此猶是不得已而言諸上座他時後日到處有人問著今日事且作麼生舉似他若也舉得舌頭鼓論若也舉不得如無三寸且作麼生舉

大龍洪禪師法嗣

鼎州大龍山景如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曰尊意如何師曰會麼曰不會師又喝問太陽一顯人皆羨鼓聲絕罷意如何師曰季秋凝後好晴天
鼎州大龍山楚勛禪師上堂良久曰大衆祇恁麼各自散去已是重宣此義了也以立又

奚爲然人立有以立底道理知了經一小劫

如一食頃不知便見茫然還知麼有知者出

來大家相共商量僧出提坐具曰展卽徧周

沙界縮卽絲髮不存展卽是不展卽是師曰

你從甚麼處得來曰恁麼則展去也師曰沒

池五

二十

交涉問如何是大龍境師曰諸方舉似人曰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你爲甚麼謾我問亡僧

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阿彌陀佛問善法堂

中師子吼未審法嗣何人師曰猶自恁麼

問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僧問法輪再轉時

如何師曰助上座喜曰合譚何事師曰異人

掩耳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錯問佩劍

叩松關時如何師曰莫亂作曰誰不知有師

曰出

白馬鬻禪師法嗣

襄州白馬智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真金也須失色問如何是和尚出身處師曰牛舐牆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已成八字

白兆楚禪師法嗣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石火電光已經塵劫問如何是爲人底一句師曰開口入耳曰如何理會師曰逢人告人

青原下九世

池五

黃龍達禪師法嗣

三

眉州黃龍禪師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斫不開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非男女相問國內按劔者是誰師曰昌福曰忽遇尊貴時如何師曰不遺

清谿進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將三界來與汝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顯露地問如何是佛師曰不指天地曰爲甚麼不指天地師曰唯我獨尊問如何是天平師曰八凹九凸問洞深杳杳清谿水飲者如何不升墜師曰更夢見甚麼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香煙起處森羅見

廬山圓通緣德禪師臨安黃氏子事本邑東山勤老宿剌染徧遊諸方江南國主於廬山建院請師開法上堂諸上座明取道眼好是行脚本分事道眼若未明有甚麼用處祇是移盤喫飯漢道眼若明有何障礙若未明得強說多端也無用處無事切須尋究僧問如何是四不遷師曰地水火風問如何是古佛

心師曰水鳥樹林曰學人不會師曰會取學人問人負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負來多少時也曰未審作何音調師曰話墮也珍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過去燈明佛本光瑞如是本朝遣帥問罪江南後主納土矣而胡則者據守九江不降大將軍曹翰部曲渡江入寺禪者驚走師淡坐如平日翰至不起不揖翰怒訶曰長老不聞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師熟視曰汝安知有不懼生死和尚邪翰大奇增敬而已曰禪者何爲而散師曰擊鼓池五自集翰遣禪校擊之禪無至者翰曰不至何也師曰公有殺心故爾師自起擊之禪者乃集翰再拜問決勝之策師曰非禪者所知也太平興國二年十月七日陞堂曰脫離世緣乃在今日屬令門人壘青石爲塔乃曰他日

塔作紅色吾再至也言訖而逝諡道濟禪師

清涼復禪師法嗣

昇州奉先寺慧同淨照禪師魏府張氏子僧問教中道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又道佛身充滿於法界普見一切羣生前於此二途請師說師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擬阿那箇不是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更問阿誰

龍濟修禪師法嗣

河東廣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聽取一偈剎剎現形儼塵塵具覺知生源常鼓浪不悟未曾移

南臺安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善美禪師僧問如何是鷲嶺境師曰峴山對碧玉江水往南流曰如何是鏡中

人師曰有甚麼事問百川異流還歸大海未
審大海有幾滴師曰汝還到海也未曰到海
後如何師曰明日來向汝道

歸宗詮禪師法嗣

瑞州九峰義詮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有力者負之而趨

隆壽逸禪師法嗣

隆壽法騫禪師泉州施氏子漳州刺史陳洪
鈺請開法上堂今日隆壽出世三世諸佛森
羅萬象同時出世同時轉法輪諸人還見麼

僧問如何是隆壽境師曰無汝插足處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未識境在有僧來叅次日
請問心要師曰昨日相逢序起居今朝相見
事還如如何却覓呈心要心要如何特地疎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二

音釋

椰 丑森切音琛漢桂陽縣名 鴟 常支切音鴟 悒 與怨同 悒 與悒同 悒 與悒同
悒 與悒同 悒 與悒同 悒 與悒同 悒 與悒同 悒 與悒同 悒 與悒同 悒 與悒同 悒 與悒同 悒 與悒同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三

池六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馮仰宗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池六

潭州馮山靈祐禪師福州長谿趙氏子年十五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究大小乘教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侍立次丈問誰師曰某甲丈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箇聾師由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

悟無心亦無法祇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師曰將得來丈曰在甚處師乃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百丈丈曰如蟲禦木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丈曰頃在湖南尋得一山名大瀉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陀曰非和尚所居丈曰何也陀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徒不盈千丈曰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陀曰待歷觀之時華林覺爲第一座丈令侍者請至問曰此人如何陀請警欵一聲行數步陀曰不可丈又令喚師師時爲典座陀一見乃曰此正是馮山主人也丈是夜召師入室囑曰吾化緣在此馮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而華林聞之曰

某甲忝居上首典座何得住持丈曰若能對
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卽指淨瓶問曰
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什麼林曰不可喚作
木椽也丈乃問師師踢倒淨瓶便出去丈笑
曰第一座輸却山子也師遂往焉是山峭絕
負無人烟猿猴爲伍橡栗充食經于五七載
絕無來者師自念言我本住持爲利益於人
旣絕往還自善何濟卽捨庵而欲他往行至
山口見虵虎狼豹交橫在路師曰汝等諸獸
不用攔吾行路吾若於此山有緣汝等各自
散去吾若無緣汝等不用動吾從路過一任
汝笑言訖蟲虎四散而去師乃回庵未及一
載安上座卽懶安也同數僧從百丈來輔佐於師
安曰某與和尚作典座待僧及五百人不論
時節卽不造粥便放某甲下自後山下居民

稍稍知之率衆共營梵宇連帥李景讓奏號
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絲是天下禪
學輻輳焉上堂夫道人心質直無僞無背
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
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卽得從上諸
聖祇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
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淨清淨無爲澹泞無礙
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
人更有修否師曰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
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
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
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是修也不可別有法
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
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
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

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
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
卽如如佛仰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
燈籠曰大好燈籠仰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
這箇是甚麼仰曰大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見
一日師謂衆曰如許多人祇得大機不得大
用仰山舉此語問山下庵主曰和尚恁麼道
意旨如何主曰更舉看仰擬再舉被庵主踏
倒仰歸舉似師師呵呵大笑師在法堂坐庫
頭擊木魚火頭擲却火杪拊掌大笑師曰衆
中也有恁麼人遂喚來問你作麼生火頭曰
某甲不喫粥肚飢所以歡喜師乃點頭後鏡清慧
云將知爲山衆裏無人卧龍師摘茶次謂仰
球云將知爲山衆裏有人山曰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
樹師曰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仰曰未審和

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祇得其體不得其
用師曰放子三十棒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
甲棒教誰喫師曰放子三十棒玄覺云且道
上堂僧出曰請和尚爲衆說法師曰我爲汝
得徹困也僧禮拜後人舉似雪峰峰曰古人
得恁麼老婆心切立沙云
山頭和尚踉過古人事也雪峰問之乃問沙
曰甚麼處是老僧踉過古人事處沙曰大小
瀉山被那僧一問直師坐次仰山入來師曰
得百雜碎峰乃駭然師坐次仰山入來師曰
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曰慧寂信亦不立師
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曰祇是慧寂更
信阿誰師曰若恁麼卽是定性聲聞仰曰慧
寂佛亦不立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
是佛說多少是魔說仰曰總是魔說師曰已
後無人奈子何仰曰慧寂卽一期之事行履
在甚麼處師曰祇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仰
山躡衣次提起問師曰正恁麼時和尚作麼

生師曰正恁麼時我這裏無作麼生仰曰和尚有身而無用師良久却拈起問曰汝正恁麼時作麼生仰曰正恁麼時和尚還見伊否師曰汝有用而無身師後忽問仰山汝春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仰曰正恁麼時切忌勃訴師曰停囚長智師一日喚院主主便來師曰我喚院主汝來作甚麼主無對曹山代云也知和尚不喚某甲又令侍者喚第一座座便至師曰我喚第一座汝來作甚麼座亦無對曹山代云若不來法眼云令侍者喚恐適來侍者喚師問雲巖聞汝久在藥山是巖曰是師曰如何是藥山大人相巖曰涅槃後有師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巖曰水灑不著巖却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師曰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汝下背處師過淨瓶與仰山山擬接師却

沈六

五

縮手曰是甚麼仰曰和尚還見箇甚麼師曰若恁麼何用更就吾覓仰山雖然如此仁義道中與和尚提瓶挈水亦是本分事師乃過淨瓶與仰山師與仰山行次指栢樹子問曰前面是甚麼仰曰栢樹子師却問耘田翁翁亦曰栢樹子師曰這耘田翁向後亦有五百眾師問仰山何處來仰曰田中來師曰禾好刈也未仰作刈禾勢師曰汝適來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曰和尚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仰拈禾穗曰和尚何曾問這箇師曰此是鵝王擇乳師問仰山天寒人寒仰曰大家在這裏師曰何不直說仰曰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曰直須隨流上堂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師曰我情知汝答這話不得香巖曰

沈六

五

某甲偏答得這話師躡前問嚴亦進前叉手而立師曰賴遇寂子不會師一日見劉鐵磨來師曰老特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起身作卧勢磨便出去有僧來禮拜師作起勢僧曰請和尚不用起師曰老僧未曾坐僧曰某甲未曾禮師曰何故無禮僧無對同安代云和尚不怪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曰祇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爲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汗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問如何是百丈真師下禪牀叉手立曰如何是和尚真師却坐師坐次仰山從方丈前過師曰若是百丈先師見子須喫

也六

六

痛棒始得仰曰卽今事作麼生師曰合取兩片皮仰曰此恩難報師曰非子不才迺老僧年邁仰曰今日親見百丈師翁來師曰子向甚麼處見仰曰不道見祇是無別師曰始終作家師問仰山卽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仰叉手近前師曰猶是卽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退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汝仰便禮拜仰山香嚴侍立次師舉手曰如今恁麼者少不恁麼者多嚴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立師曰這箇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曰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嚴曰卽今亦不少師曰合取口師坐次仰山入來師以兩手相交示之仰作女人拜師曰如是如是師方丈內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近日宗門令嗣作麼生仰曰大有人疑著此事師曰寂子作

麼生仰曰慧寂祇管困來合眼健卽坐禪所以未曾說著在師曰到這田地也難得仰曰據慧寂所見祇如此一句也著不得師曰汝爲一人也不得仰曰自古聖人盡皆如此師曰大有人笑汝恁麼祇對仰曰解笑者是慧

並六

七

寂同叅師曰出頭事作麼生仰繞禪牀一匝師曰裂破古今仰山香嚴侍立次師曰過去現在未來佛佛道同人人得箇解脫路仰曰如何是人人解脫路師回顧香嚴曰寂子借問何不答伊嚴曰若道過去未來現在某甲却有箇祇對處師曰子作麼生祇對嚴珍重便出師却問仰山曰智閑恁麼祇對還契寂子也無仰曰不契師曰子又作麼生仰亦珍重出去師呵呵大笑曰如水乳合一日師翹起一足謂仰山曰我每日得他負載感伊不

徹仰曰當時給孤園中與此無別師曰更須道始得仰曰寒時與他襪著也不爲分外師曰不負當初子今已徹仰曰恁麼更要答話在師曰道看仰曰誠如是言師曰如是如是師問仰山生住異滅汝作麼生會仰曰一念起時不見有生住異滅師曰子何得遣法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生住異滅仰曰却喚作遣法師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仰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師曰汝祇得其事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妙淨明心仰曰喚作事得麼師曰如是如是石霜會下有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搬柴仰山見二禪客歇將一椽柴問曰還道得麼俱無對仰曰莫道無人會禪好仰歸舉似師曰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曰甚麼處被子

勤破仰舉前話師曰寂子又被吾勤破雲居錫云

甚處是瀉山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回面向

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

夢你試爲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

頃香嚴亦來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

爲我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嚴乃點一椀茶來

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鶩子師因泥壁次李軍

容來具公裳直至師背後端笏而立師回首

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李便轉笏作進泥勢

師便拋下泥盤同歸方丈僧問不作瀉山一

頂笠無由得到莫徭村如何是瀉山一頂笠

師喚曰近前來僧近前師與一踏上堂老僧

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

字曰瀉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瀉山僧又

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瀉山僧畢竟喚

作甚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退雲居鷹代曰

師無異號資福寶曰當時但作此○相拓呈

之新羅和尚作此⊕相拓呈之又曰同道者

方知芭蕉徹作此⊗相拓呈之又曰說也說

了也注也注了也悟取好乃迷偈曰不是瀉

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

道如何道得出常流師敷揚宗教凡四十餘

年達者不可勝數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漱

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於本

山謚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南嶽下四世

瀉山祐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韶州懷化葉氏子

年九歲於廣州和安寺投通禪師出家即不通

十四歲父母取歸欲與婚媾師不從遂斷手

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勞父母乃許再詣通處而得披剃未登具卽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瀉山遂升堂奧耽源謂師曰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箇授與老僧乃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受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其本過與師師接得一覽便將火燒却耽源一日問前來諸相甚宜秘惜師曰當時看了便燒却也源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唯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師曰慧寂一覽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源曰然雖如此於子卽得後人信之不及師曰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卽重集一本呈上更無遺失源曰然耽源上堂師出衆作此○相以手拓呈了

却叉手立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師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師便禮拜師浣衲次耽源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甚麼處見後參瀉山瀉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主在甚麼處師從西過東立瀉異之師問如何是真佛住處瀉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前後盤桓十五載後參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巖拈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巖曰我不肯汝放祇肯汝收十掃地次瀉問塵非掃得空不自生如何是塵非掃得師掃地一下瀉曰如何是空不自生師指自身又指瀉瀉曰塵非掃得空不自生離此二途又作麼生師又掃地一下又指自

身并指瀉瀉一日指田問師這丘田那頭高
 這頭低師曰却是這頭高那頭低瀉曰你若
 不信向中間立看兩頭師曰不必立中間亦
 莫住兩頭瀉曰若如是著水看水能平物師
 曰水亦無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瀉便休
 有施主送絹與瀉山師問和尚受施主如是
 供養將何報答瀉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尚何
 得將衆人物作自已用師在瀉山爲直歲作
 務歸瀉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瀉曰田
 中多少人師插鋤叉手瀉曰今日南山大有
 人刈茅師拔鋤便行玄沙云我若見卽踏倒
 鋤意自如何清云狗銜菽書諸侯避道云
 如玄沙踏倒意自如何清云不奈無何打破
 犀斗云南山刈茅意自如何清云李清三兄
 久經行陣雲居錫云且道鏡清下此一判著
 不師在瀉山牧牛時踢天泰上座問曰一毛
 頭師子現卽不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又

吳

士

作麼生師便騎牛歸侍立瀉山次舉前話方
 了却見泰來師曰便是這箇上座瀉遂問百
 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道泰曰是
 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泰曰現時不
 說前後瀉山大笑師曰師子腰折也便下去
 一日第一座舉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卽
 與之師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座曰但作
 得道理便得師乃掣將拂子去雲居錫云甚
 麼處是仰山
 道一日雨下天性上座謂師曰好雨師曰好
 在甚麼處性無語師曰某甲却道得性曰好
 在甚麼處師指雨性又無語師曰何得大智
 而默師隨瀉山遊山到磐陀石上坐師侍立
 次忽鴉銜一红柿落在面前瀉拾與師師接
 得洗了度與瀉瀉曰子甚處得來師曰此是
 和尚道德所感瀉曰汝也不得無分卽分半

與師立沙云大小瀉山被仰瀉山問師忽有

山一坐至今起不得

人問汝汝作麼生祇對師曰東寺師叔若在

某甲不致寂寞瀉曰放汝一箇不祇對罪師

曰生之與殺祇在一言瀉曰不負汝見別有

人不肯師曰阿誰瀉指露柱曰這箇師曰道

甚麼瀉曰道甚麼師曰白鼠推遷銀臺不變

師問瀉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瀉山下座歸

方丈師隨後入瀉問子適來問甚麼話師再

舉瀉曰還記得吾答語否師曰記得瀉曰你

試舉看師便珍重出去瀉曰錯師回首曰閑

師弟若來莫道某甲無語好師問東寺曰借

一路過那邊還得否寺曰大凡沙門不可祇

一路也別更有麼師良久寺却問借一路過

那邊得否師曰大凡沙門不可祇一路也別

更有麼寺曰祇有此師曰大唐天子決定姓

美

上

金師在瀉山前坡牧牛次見一僧上山不久

便下來師乃問上座何不且留山中僧曰祇

爲因緣不契師曰有何因緣試舉看曰和尚

問某名甚麼某答歸真和尚曰歸真何在某

甲無對師曰上座却回向和尚道某甲道得

也和尚問作麼生道但曰眼裏耳裏鼻裏僧

回一如所教爲曰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人

善知識語師臥次夢入彌勒內院衆堂中諸

位皆足惟第二位空師遂就座有一尊者白

槌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槌曰摩訶衍

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

舉似瀉瀉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師侍瀉

行次忽見前面塵起瀉曰面前是甚麼師近

前看了却作此車相瀉點頭瀉山示衆曰一

切衆生皆無佛性鹽官示衆曰一切衆生皆

有佛性鹽官有二僧往探問既到瀉山聞瀉山舉揚莫測其涯若生輕慢因一日與師言話次乃勸曰師兄須是勤學佛法不得容易師乃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拋向背後遂展兩手就二僧索二僧罔措師曰吾兄直須勤學佛法不得容易便起去時二僧却回鹽官行三十里一僧忽然有省乃曰當知瀉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信之不錯便回瀉山一僧更前行數里因過水忽然有省自歎曰瀉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灼然有他恁麼道亦回瀉山久依法席瀉山同師牧牛次瀉曰此中還有菩薩也無師曰有瀉曰汝見那箇是試指出看師曰和尚疑那箇不是試指出看瀉便休師送果子上瀉山瀉接得問子甚麼處得來師曰家園底瀉曰堪喫也未師

曰未敢嘗先獻和尚瀉曰是阿誰底師曰慧寂底瀉曰既是子底因甚麼教我先嘗師曰和尚嘗千嘗萬瀉便喫曰猶帶酸澀在師曰酸澀莫非自知瀉不答赤干行者聞鐘聲乃問有耳打鐘無耳打鐘師曰汝但問莫愁我答不得干曰早箇問了也師喝曰去師夏末問訊瀉山次瀉曰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某甲在下面鉏得一片畝下得一籬種瀉曰子今夏不虛過師却問未審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務瀉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師曰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瀉曰寂子何得自傷已命瀉山一日見師來卽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豎一指師亦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向胸前仰一手覆一手以目瞻視瀉山休去瀉山餒鴉生

飯回頭見師曰今日為伊上堂一上師曰某甲隨例得聞為曰聞底事作麼生師曰鴉作鴉鳴鵲作鵲噪為曰爭奈聲色何師曰和尚適來道甚麼為曰我抵道為伊上堂一上師曰為甚麼喚作聲色為曰雖然如此驗過也光無妨師曰大事因緣又作麼生驗為豎起拳古師曰終是指東畫西為曰子適來問甚麼師曰問和尚大事因緣為曰為甚麼喚作指東畫西師曰為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為曰竝未曉了此事師曰如何得曉了此事為曰寂子聲色老僧東西師曰一月千江體不分水為曰應須與麼始得師曰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為曰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師曰瓶盤釵釧券孟盆為曰寂子說禪如師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屬師後開法王恭

山問僧近離甚處曰廬山師曰曾到五老峰麼曰不曾到師曰閣黎不曾遊山雲門云此悲之改有落草之談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窟識如將黃葉止啼有甚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祇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這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請和尚真金師曰鑿鐵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師曰索喚則有交易光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况有五百七百眾和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承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

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瀉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卽如如佛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以手於空作此^佛相示之僧無語師謂第一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座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座曰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師曰扶我教不起師因歸瀉山省覲瀉問子旣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立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僧來便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箇不說又曰這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瀉歎曰此是從上

宗門中牙爪瀉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曰闍黎僧回首師曰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瀉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師問僧甚處來曰幽州師曰我恰要箇幽州信米作麼價曰某甲來時無端從市中過踏折他橋梁師便休師見僧來豎起拂子僧便喝師曰喝卽不無且道老僧過在甚麼處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師便打有梵師從空而至師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師曰何太遲生曰遊山翫水師曰神通遊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師住東平

時爲山令僧送書并鏡與師師上堂提起示衆曰且道是爲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爲山送來若道是爲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衆無語師遂撲破便下座僧參次便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以手畫此○相拓呈師以衣袖拂之僧又作此○相拓呈師以兩手作背拋勢僧以目視之師低頭僧遶師一匝師便打僧遂出去師坐次有僧來作禮師不顧其僧乃問師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匝曰是甚麼字師於地上書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此○相以兩手拓如修羅掌日月勢曰是甚麼字師乃畫此⊕相對之僧乃作婁至德勢師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

共

七

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謝騰空而去時有一道者見經五日後遂問師師曰汝還見否道者曰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師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道者曰某雖覩種種三昧不辨其理師曰吾以義爲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爲義海體則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卽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舉拄杖曰彼中老宿還說這箇麼曰不說師曰既不說這箇還說那箇否曰不說師召大德僧應諾師曰參堂去僧便出師復召曰大德僧回首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以拄杖頭上點一下曰去劉侍御問了心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要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真了師一日在法堂上坐見一僧從外來便問訊了向東

邊义手立以目視師師乃垂下左足僧却過
 西邊义手立師垂下右足僧向中間义手立
 師收雙足僧禮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
 著一人拈拄杖便打僧便騰空而去陸希聲
 相公欲謁師先作此○相封呈師開封於相
 下面書云不思而知落第二頭思而知之落
 第三首遂封回韋宙相公機語
相似茲不重出公見即入山
 師乃門迎公纔入門便問三門俱開從何門
 入師曰從信門入公至法堂又問不出魔界
 便入佛界時如何師以拂子倒點三下公便
 設禮又問和尚還持戒否師曰不持戒曰還
 坐禪否師曰不坐禪公良久師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聽老僧一頌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
 禪釀茶三兩椀意在饅頭邊師却問承聞相
 公看經得悟是否曰弟子因看涅槃經有云

六六

六六

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箇安樂處師豎起拂
 子曰祇如這箇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
 消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為相公公便起去法
燈
云上座且道入之一字為甚
麼人又云相公且莫煩惱龐居士問久嚮
 仰山到來為甚麼却覆師豎起拂子曰恰
 是師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曰雖然無人
 也要露柱證明師擲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
 舉似師指雪師子問眾有過得此色者麼眾
 無對雲門云當時
便好與推倒師問雙峰師弟近日見處
 如何曰據某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
 解猶在境曰某祇如此師兄又如何師曰汝
 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為山聞曰寂子一
 句疑殺天下人主覺云經道實無有法然燈
佛與我授記他道實無一法
可當情為甚麼道解猶在
境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師卧次僧問曰身
 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

得曰說得底人在甚麼處師推出枕头爲山
聞曰寂子用劔刃上事師閉目坐次有僧潛
來身處立師開目於地上作此^卍相顧視其
僧僧無語師攜拄杖行次僧問和尚手中是
甚麼師便拈向背後曰見麼僧無對師問一
僧汝會甚麼曰會卜師提起拂子曰這箇六
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僧無對師自代云適來
是雷天大壯如今變爲地火明夷問僧名甚
麼曰靈通師曰便請入燈籠曰早箇入了也
法眼別云喚甚麼作燈籠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禪牀是
色請和尚離却色指學人心師曰那箇是禪
牀指出來看僧無語立覺云忽然被伊却指禪牀作麼生對伊有僧
云却請和尚道立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乃叱
之僧曰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莫無禮師共一
僧語旁有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

曰不語不默底莫是汝否僧默然師曰何不
現神通曰不辭現神通祇恐和尚收作教師
曰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問天堂地獄相
去幾何師將拄杖畫地一畫師住觀音時出
榜云看經次不得問事有僧來問訊見師看
經旁立而待師卷却經問會麼曰某甲不看
經爭得會師曰汝已後會去在其僧到巖頭
頭問甚處來曰江西觀音來頭曰和尚有何
言句僧舉前話頭曰這箇老師我將謂被故
紙埋却元來猶在僧思卻問禪宗頓悟畢竟
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
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摠持其有根微
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曰除
此一路別更有入處否師曰有曰如何卽是
師曰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

處否曰常思師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
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反思底還有許
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師曰汝
解猶在心信位卽得人位未在曰除却這箇
別更有意也無師曰別有別無卽不堪也曰
到這裏作麼生卽是師曰據汝所解祇得一
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鄧禮謝之師接機利
物爲宗門標準再遷東平將順寂數僧侍立
師以偈示之曰一二三子平日復仰視兩
口一無舌卽是吾宗旨至日午陞座辭衆復
說偈曰年滿七十七無常在今日日輪正當
午兩手攀屈膝言訖以兩手抱膝而終闍明
年南塔涌禪師遷靈骨歸仰山塔於集雲峰
下諡通智禪師妙光之塔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厭俗辭親觀

方慕道在百丈時性識聰敏參禪不得洎丈
遷化遂參馮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
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
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
被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
從頭要尋一句酬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畫
餅不可克飢屢乞馮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
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
事師遂將平昔所看文字燒却曰此生不學
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
辭馮山直過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憇止焉
一日芟除草木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
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馮山讚曰和尚大慈
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
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

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
 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馮山聞得謂仰山
 曰此子徹也仰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
 待某甲親自勘過仰後見師曰和尚讚歎師
 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前頌仰曰此是
 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師又成
 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
 猶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仰曰如來禪
 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師復有頌曰我
 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
 報馮山曰且喜開師弟會祖師禪也玄覺云
 且道如
來禪與祖師禪分不分
 長慶後云一時坐却 師初開堂馮山令僧
 送書并拄杖至師接得便哭蒼天蒼天僧曰
 和尚為甚麼如此師曰祇為春行秋令上堂
 道由悟達不在語言況是密密堂堂曾無間

隔不勞心意暫借回光日用全功迷徒自背
 僧問如何是香嚴境師曰華木不滋問如何
 是僊陀婆師敲禪牀曰過這裏來問如何是
 現在學師以扇子旋轉示之曰見麼僧無語
 問如何是正命食師以手撮而示之問如何
 是無表戒師曰待闍黎作俗卽說問如何是
 聲色外相見一句師曰如某甲未住香嚴時
 且道在甚麼處曰恁麼則亦不敢道有所在
 師曰如幻人心心所法問如何是直截根源
 佛所印師拋下拄杖撒手而去問如何是佛
法 法大意師曰今年霜降早蕎麥總不收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以手入懷作拳展開與之僧
 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甚麼僧無對
 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獵師前不
 得說本師戒上堂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

樹枝腳不踏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衆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乃呵呵大笑師問僧甚處來曰爲山來師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曰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和尚竖起拂子師曰彼中兄弟作麼生會曰彼中商量道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師曰會即便會著甚死急僧却問師意如何師亦竖起拂子空沙云祇這香嚴脚跟處是香嚴脚跟未點地雲居錫云甚麼跟未點地處師有偈曰子啐母啄子覺母殼子母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立獨脚師凡示學徒語多簡直有偈頌二百餘篇隨緣對機不拘聲律諸方盛行後謚龔燈禪師

池六

重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吳與人也僧問掩息如

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二品曰此既是階級向上事如何師曰吾不知有汝龍門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汚染曰不汚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許州全明上座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霜曰直須萬年去曰萬年後如何霜曰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問師曰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螻蛄眼裏著不滿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霜曰祇爲太近實頭僧却問霜如何是長霜曰不屈曲曰如何是短霜曰雙陸盤中不喝彩佛曰長老訪師師問伏

承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薦遊峰頂日曰朗月
當空挂冰霜不自寒師曰莫是長老家風也
無日曰峭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
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日曰今日賴遇
佛日却問隱密全真時人知有道不得太省
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升
降處未審和尚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
道處無可道日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立
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
不相關日曰爲報白頭無限客此回年少莫
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立路勿參
差日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宣師曰汝言
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東西
不相顧南北與誰留汝言有三四我道一也
無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白衆而化

卷六

言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因裨樹省和尚行脚時
參問不落數量請師道師提起數珠曰是落
不落樹曰圓珠三竅時人知有請師圓前話
師便打樹拂袖便出師曰三十年後槌胸大
哭去在樹住後示衆曰老僧三十年前至定
山被他熱謾一上不同小小師見首座洗衣
遂問作甚麼座提起衣示之師曰洗底是甚
衣座曰關中使鐵錢師喚維那移下座挂搭
著

襄州延慶山法端禪師僧問蚯蚓斬爲兩段

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

洞山別云問底

在阿那頭師滅後諡紹真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僧問人人盡有佛性如何是

和尚佛性師曰汝喚甚麼作佛性曰恁麼則

和尚無佛性也師乃叫快活快活

福州九峰慈慧禪師初在瀉山山上堂曰汝等諸人祇得大機不得大用師便抽身出去瀉召之師更不回顧瀉曰此子堪為法器一日辭瀉山曰某甲辭違和尚千里之外不離左右瀉動容曰善為

京兆府米和尚亦謂七師參學後歸受業寺有老

宿問月中斷井索時人喚作蛇未審十師見佛喚作甚麼師曰若有佛見即同衆生法眼別不

此是甚麼時節問法燈別云喚底不是老宿曰千年桃核師令

曾去問仰山曰今時還假悟也無仰曰悟即

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問

洞山曰那箇究竟作麼生洞曰却須問他始

得師亦肯之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也

無師曰達曰祇如真正理作麼生達師曰當

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甚麼人做

曰某甲直得杜口無言師曰平地教人作保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醜陋任君嫌不挂雲霞色

晉州霍山和尚因仰山一僧到自稱集雲峰

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師乃喚維那打鐘

著大禪佛驟步而去

元康和尚因訪石樓樓纔見便收足坐師曰

得恁麼威儀周足樓曰汝適來見箇甚麼師

曰無端被人領過樓曰須是與麼始為真見

師曰苦哉賺殺幾人來樓便起身師曰見則

見矣動則不動樓曰盡力道不出定也師拊

掌三下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天下人斷這

兩箇漢是非不得若斷得與他同參

蘄州三角山法遇庵主因荒亂魁師入山執

刃而問和尚有甚財寶師曰僧家之寶非君

所宜魁曰是何寶師震聲一喝魁不悟以刃加之

襄州土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

池六

三六

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公曰師子齧人韓獹逐塊米聞此語即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即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乃豎起一隻筋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問僧一切眾生還有佛性也無曰有公指壁上畫狗子曰這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曰看齧著汝

音釋

揆 陀沒切音突 戶持樞者
 雙 虛政切音 詞遠也
 昏 古委切音 執日景也
 單 益地切音
 盥 古玩切音 貫澡手也
 醜 疑定切音 驗醜也
 鄧 伊昔切音 益地名
 偵 丑成切音 禮探伺也
 漢 匈奴主名也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四

池七

朱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五世

仰山寂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僧問如何是正聞

師曰不從耳入曰作麼生師曰還聞麼問祖

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汝道瓶紫

裏甚麼物出來入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汝無佛性問如何是頓師作圓相示之曰如

何是漸師以手空中撥三下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豫童豐城章氏子

母乳之夕神光照庭廐馬皆驚因以光涌名

之少甚俊敏依仰山剃度北遊謁臨濟復歸

侍山山曰汝來作甚麼師曰禮覲和尚山曰

還見和尚麼師曰見山曰和尚何似驢師曰

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山曰若不似佛似箇

甚麼師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山大驚曰凡

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二十年無決

了者子保任之山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

也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文殊還有師否師

曰遇緣即有曰如何是文殊師師豎起拂子

僧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放下拂子又手問如

何是妙用一句師曰水到渠成問真佛住在

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初叅仰山山閉目坐師

乃翹起右足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

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

如是仰山起來打四藤條師因此自稱集雲

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師

師宗下亦有六
禪佛名智通住

後有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者

曰和尚爲甚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師問僧甚麼處來僧提起坐具師曰龍頭蛇尾問如何是佛師便打僧亦打師曰汝打我有道理我打汝無道理僧無語師又打

池七

二

越出師化緣將畢先備薪於郊野徧辭檀信

食訖至薪所謂弟子曰日午當來報至日午師自執炬登積薪上以笠置頂後作圓光相

手執拄杖作降魔杵勢立終於紅焰中

杭州無著文喜禪師嘉禾語溪人也姓朱氏

七歲依本邑常樂寺今崇福也國清出家剃染後

習律聽教屬會昌澄汰反服韜晦大中初例

重熾度於鹽官齊峰寺後謁大慈山性空禪

師空曰子何不徧叅乎師直往五臺山華嚴

寺至金剛窟禮謁遇一老翁牽牛而行邀師

入寺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

師陞堂堂宇皆耀金色翁踞牀指繡墩命坐

翁曰近自何來師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

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

衆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

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師曰多少

衆翁曰前三三後三三翁呼童子致茶并進

酥酪師納其味心意豁然翁拈起玻璃盞問

曰南方還有這箇否師曰無翁曰尋常將甚

麼喫茶師無對師覩日色稍晚遂問翁擬投

一宿得否翁曰汝有執心在不得宿師曰某

池七

三

甲無執心翁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久矣

翁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令童

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

召大德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曰此爲

何處童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

翁者即文殊也不可再見即稽首童子願乞一言爲別童說偈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真常言訖均提與寺俱隱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師子往來忽有白雲自東方來覆之不見時有滄州菩提寺僧修政等至尚聞山石震吼之聲師因駐錫五臺咸通三年至洪州觀音叅仰山頓了心契令克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鑊上師以攪粥筴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一日有異僧來求齋食師減已分饋之仰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至汝給食否師曰輟已回施仰曰汝大利益後旋浙住龍泉寺僧問如何是涅槃相師曰香煙盡處驗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喚院主來這師僧患顛問如何是自己師默然僧因措再問師曰青天蒙昧不向月邊飛錢王奏賜紫衣署無著禪師將順寂於子夜告衆曰三界心盡即是涅槃言訖跏趺而終白光照室竹樹同色塔于靈隱山之西塢天福二年宣城帥田頴應杭將許思叛渙縱兵大掠發師塔覩肉身不壞爪髮俱長武肅錢王異之遣裨將邵志重加封瘞至皇朝嘉定庚辰遷于淨慈山智覺壽禪師塔左

池七

四

新羅國五觀山順支了悟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豎拂子僧曰莫這箇便是師放下拂子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甚麼字師作圓相示之有僧於師前作五花圓相師畫破作一圓相

袁州仰山東塔和尚僧問如何是君王劍師
曰落纜不采功曰用者如何師曰不落人手
問法王與君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掌無私
曰見後如何師曰中間絕像

香巖閑禪師法嗣

吉州止觀和尚僧問如何是毘盧師師攔胸
與一拓問如何是頓師曰非梁陳

壽州紹宗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好
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有官人謂師曰見說
江西不立宗師曰遇緣即立曰遇緣立箇甚
麼師曰江西不立宗

益州南禪無染禪師僧問無句之句師還答
也無師曰從來祇明恁麼事曰畢竟如何師
曰且問看

益州長平山和尚僧問視瞬不及處如何師

卷七

王

曰我眨眼也沒工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
西天來唐土去

益州崇福演教禪師僧問如何是寬廓之言
師曰無口得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今日
明日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僧問從上諸聖從何
而證師乃斫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羊頭車子推明月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觸事面牆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終不
更問人

均州武當山佛巖禪師僧問某甲頃年有
疾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二宜湯一椀問如
何是佛向上事曰螺髻子曰如何是佛向下
事師曰蓮華座

江州廬山雙谿田道者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以手作啄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甚麼處得箇問頭來

徑山諲禪師法嗣

洪州米嶺和尚常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審是甚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僧後問長慶爲甚麼不出是慶曰汝擬喚作甚麼

雙峰和尚法嗣

福州雙峰古禪師本業講經因叅先雙峰峰問大德甚麼處住曰城裏峰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覲峰曰祇這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即罷講席侍奉數年後到石霜但隨衆而已更不叅請衆謂古侍者嘗受雙峰印記往往聞于石霜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去霜將拂子送出

六七

六

門首召曰古侍者師回首霜曰擬著即差是

著即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

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喏喏即前邁尋屬雙

峰示寂師乃繼續住持僧問和尚當時辭石

霜石霜恁麼道意作麼生師曰祇教我不著

是非玄覺云且道他會石霜意不會

南嶽下六世

西塔穆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僧問如何是應機之句

師默然問如何是玄旨師曰汝與我掩却門

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曰沒交涉問如何

是從上真正眼師捶胸曰蒼天蒼天曰借問

有何妨師曰困問這箇還受學也無師曰未

曾鑿地栽虛空問如何是衲僧急切處師曰

不過此問曰學人未問已前請師道師曰噫

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作入定勢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汝問阿誰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彈指一聲又展開兩手曰如何領會師曰不是秋月明子自橫行八九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飯後三椀茶師一日拈

光七

七

起蒲團示衆曰諸佛菩薩入理聖人皆從這裏出便擲下擘開胸曰作麼生衆無對問學人割入叢林一夏將末未蒙和尚指教願垂提拯師拓開曰老僧住持已來未曾瞎却一人眼師有時坐良久周視左右曰會麼衆曰不會師曰不會即謾汝去也師一日將蒲團於頭上曰汝諸人恁麼時難共語衆無對師將坐却曰猶較些子

南塔涌禪師法嗣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新羅國人也上堂拈

拄杖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僧問如何是芭蕉水師曰冬溫夏涼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進前三步曰用者如何師曰退後三步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祇恐闍黎不問上堂會麼相悉者少珍重問不語有問時如何師曰未出三門千里程問如何是自己師曰望南看北斗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知曰知箇甚麼師曰建州九郎上堂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深坑背後野火來逼兩畔是荆棘叢林若也向前則墮左坑墮若也退後則野火燒身若也轉側則被荆棘林礙當與麼時作麼生免得若也免得合有出身之路若免不得墮身死漢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赤幡在左問僧近離甚處僧曰

請師試道看師曰將謂是舶上商人元來是當州小客問不問二頭三首請師直指本來面目師默然正坐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一網破草鞋曰祇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乃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二三四五師謂衆曰我年二十八到仰山叅見南塔見上堂曰汝等諸人若是箇漢從孃肚裏出來便作師子吼好麼我於言下歇得身心便住五載僧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師曰千年茄子根曰出興後如何師曰金剛努出眼上堂良久曰也大相辱珍重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汝問那箇祖師意曰達磨西來意師曰獨自棲棲暗渡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如何師曰知曰見後如何師曰知問甚麼物無兩頭甚麼物無背面師曰我身無兩頭我語無背面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一不得問二不得休曰學人不會師曰第三度來與汝相見

越州清化全德禪師吳郡崑山人也初叅南塔塔問從何而來師曰鄂州塔曰鄂州使君名甚麼師曰化下不敢相觸忤曰此地道不畏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試塔靦然而笑遂乃印可時廬陵安福縣宰建應國禪苑迎師聚徒本道上聞賜名清化僧問如何是和尚急切爲人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不會師曰徒訪東陽客不識西陽珍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我却不知曰和尚爲甚麼不知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牀也師後還故國錢氏

丈穆王特加禮重晉天福二年丁酉歲錢氏
戎將闢雲峰山建院亦以清化爲名延師開
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華表柱頭木
鶴飛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
麼對師曰眼裏瞳人吹吽子問和尚年多少
師曰始見去年九月九如今又見秋葉黃曰
怎麼則無數也師曰問取黃葉曰畢竟事如
何師曰六隻骰子滿盆紅問亡僧遷化向甚
麼處去師曰長江無間斷聚沫任風飄曰還
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即不無曰如何祭祀
師曰漁歌舉擢谷裏聞聲忠獻王賜紫方袍
師不受王改以衲衣仍號純一禪師師曰吾
非飾讓也慮後人倣吾而逞欲耳開運四年
秋示寂時大風摧震竹木
韶州黃連山義初明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

分教即不問請師開口不答話師曰寶華臺
上定古今曰如何是寶華臺上定古今師曰
一點墨子輪流不移曰學人全體不會請師
指示師曰靈覺雖轉空華不墜問古路無蹤
如何進步師曰金烏遠須彌元與劫同時曰
怎麼則得達於彼岸也師曰黃河三千年一
度清廣主劉氏嚮師道化請入府內說法僧
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境相照
萬象歷然曰法王心要達磨西來五祖付與
曹谿自此不傳衣鉢未審碧玉階前將何付
囑師曰石羊水上行木馬夜翻駒曰怎麼則
我王有感萬國歸朝師曰時人盡唱太平歌
問如何是佛師曰胸題卍字背負圓光問如
何是道師展兩手示之僧曰佛之與道相去
幾何師曰如水如波

韶州慧林鴻究妙濟禪師僧問千聖常行此
路如何是此路師曰果然不見問魯祖面壁
意旨如何師曰有甚麼雪處問如何是急切
事師曰鈍漢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諸方
大例問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師曰

新修梵宇

南嶽下七世

資福寶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貞遠禪師僧問和尚見古人得何
意旨便歇去師作此魚相示之問如何是古

人歌師作此○相示之問如何是最初一句
師曰未具世界時闍黎亦在此問百丈卷席
意旨如何師良久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
意旨如何師曰汝名甚麼曰某甲師曰喫茶
去上堂隔江見資福刹竿便回去脚跟下好

沈七

十一

與三十棒況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曰不堪
共語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
吉州福壽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
展手問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未審釋迦
騎甚麼師舉手云哪哪

潭州鹿苑和尚僧問餘國作佛還有異名也
無師作此○相示之問如何是鹿苑一路師
曰吉獠舌頭問將來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
曰南嶽石橋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拄杖
頭鞋上堂展手曰天下老和尚諸上座命根
總在這裏有僧出曰還收得也無師曰天台
石橋側曰某甲不恁麼師曰伏惟尚饗問如
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須彌山倒曰如何是
迦葉不聞聞師曰大海枯竭

芭蕉清禪師法嗣

鄂州芭蕉山繼徹禪師初叅風穴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泥彈子穴異之次謁先芭蕉蕉上堂舉仰山道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師豁然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林溪境師曰有山有水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門前佛

殿後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石人開石戶石鎖兩頭搖上堂昔日如來於波羅奈國梵王請轉法輪如來不已而有屈宗風隨機逗教遂有三乘名字流傳於天上人間至今光揚不墜若據祖師門下天地懸殊上上根機頓超不異作麼生是混融一句還有人道得麼若道得有叅學眼若道不得天寬地窄便下座上堂眼中無翳空裏無花水長船高泥多佛大莫將問來我也無答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便下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

七

十二

如何是宗門一句師曰七縱八橫曰如何領會師曰泥裏倒泥裏起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著體汗衫問有一人不舍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攜也無師曰不提攜曰爲甚麼不提攜師曰林溪粗識好惡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透曰用者如何師曰鈍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師有偈曰芭蕉的旨不挂唇齒木童唱和石人側耳

鄂州興陽山清讓禪師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師曰其問甚諦當曰既是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爲伊不成佛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良久曰會麼曰學人不會師曰聽取一偈話道

語下無聲舉揚奧旨丁寧禪要如今會取不
須退後消停

郢州芭蕉山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是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曰爭奈學
人未會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

此七

十三

郢州芭蕉山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接人
一句師曰要須截取去曰豈無方便師曰心
不負人面無慚色上堂三千大千世界夜來
被老僧都合成一塊輓向須彌頂上帝釋大
怒拈得撲成粉碎諸上座還覺頭痛也無良
久曰莫不識痛痒好珍重

彭州承天院辭確禪師僧問學人有一隻箭
射即是不射即是師曰作麼生是關黎箭僧
便喝師曰這箇是草箭子曰如何是和尚箭
師曰禁忌須屈指禱祈便扣牙問心隨萬境

轉阿那箇是轉萬境底心師曰嘉州大像古
人鑄問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時如何師
曰亭臺深夜雨樓閣靜時鐘曰爲甚麼因緣
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師曰管筆能書片舌解
語開堂日示衆正令提綱猶是捏窠造偽佛
法祇對特地謾薦上流問著即參差答著即
交互大德擬向甚麼處下口然則如是事無
一向權柄在手縱奪臨機有疑請問僧問如
何是第一義師曰群峰穿海去滴水下巖來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道頭會尾
舉意知心

興元府牛頭山精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
師曰東海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秤鎚落井
問不居凡聖是甚麼人師曰梁朝傅大士曰
此理如何師曰楚國孟嘗君

益州覺城院信禪師僧問如何是出身一路

師曰三門前曰如何領會師曰緊峭草鞋

鄧州芭蕉山閑禪師僧問十語九不中時如

何師曰閉門屋裏坐抱首哭蒼天

鄧州芭蕉山令遵禪師僧問直得無下口處

時如何師曰更須進一步池七曰向甚麼處下脚十四

師曰東山西嶺上

慧林究禪師法嗣

韶州靈瑞和尚俗士問如何是佛師喝曰汝

是村裏人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

十里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坐却毘盧頂出

沒太虛中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兩

箇靈龜泥裏鬪直至如今困未休曰不會師

曰木鷄銜卵走燕雀乘虎飛潭中魚不現石

女却生兒

南嶽下八世

報慈韶禪師法嗣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速禮三拜僧禮拜師曰一撥便轉

鄧州興陽詞鐸禪師僧問佛界與衆生界相

去多少師曰道不得曰真箇那師曰有些子

法眼宗

青原下八世

羅漢琛禪師法嗣

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魯氏子七歲依

新定智通院全備禪師落髮弱齡稟具於越

州開元寺屬律匠希覺師盛化於明州鄞山

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採儒典

遊文雅之場覺師自爲我門之游夏也師以

立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叅長

慶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法進三人欲出嶺過地藏院阻雪少憇附爐次藏問此行何之師曰行脚去藏曰作麼生是行脚事師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別藏豎起兩指師曰同藏又豎起兩指便起去雪霽辭去藏門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藏曰行脚人著甚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即放包依席下求決擇近一片餘日呈見解說道理藏語之曰佛法不恁麼師曰某甲詞窮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見成師於言下大悟因議留止進師等以江表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往至臨川州牧請住

崇壽院開堂日中坐茶筵未起時僧正白師曰四衆已圍繞和尚法座了也師曰衆人却叅真善知識少頃陞座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唱師曰大衆久立乃曰衆人既盡在此山僧不可無言與大衆舉一古人方便珍重便下座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長慶偈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池七偈投誠自是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叅之衆常不減千計上堂大衆立久乃謂之曰抵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這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叢

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
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
中有這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
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有甚麼交涉所以道
微言滯於心首嘗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
前翻爲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
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祇恁麼念策
子有甚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得與道相
應師曰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問六處
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羣子師又
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
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
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
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
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爲不知根本真實

十七

次地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
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
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
門刹那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
少氣力僧問指即不問如何是月師曰阿那
箇是汝不問底指又僧問月即不問如何是
指師曰月曰學人問指和尚爲甚麼對月師
曰爲汝問指江南國主重師之道迎住報恩
禪院署淨慧禪師僧問洪鐘纔擊大眾雲臻
請師如是師曰大眾會何以汝會問如何是
古佛家風師曰甚麼處看不足問十二時中
如何行履即得與道相應師曰取捨之心成
巧僞問古人傳衣當記何人師曰汝甚麼處
見古人傳衣問十方賢聖皆入此宗如何是
此宗師曰十方賢聖皆入問如何是佛向上

人師曰方便呼爲佛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
師曰題目甚分明問聲色兩字甚麼人透得
師却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
未若會此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問求佛知
見何路最徑師曰無過此問瑞草不凋時如
何師曰謾語問大衆雲集請師頓決疑網師
曰寮舍內商量茶堂內商量問雲開見日時
如何師曰謾語真箇問如何是沙門所重處
師曰若有纖毫所重即不名沙門問千百億
化身於中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總是問簇
簇上來師意如何師曰是眼不是眼問全身
是義請師一決師曰汝義自破問如何是古
佛心師曰流出慈悲喜捨問百年暗室一燈
能破如何是一燈師曰論甚麼百年問如何
是正真之道師曰一願也教汝行二願也教

注七

十八

汝行問如何是一真之地師曰地則無一真
曰如何卓立師曰轉無交涉問如何是古佛
師曰即今也無嫌疑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
師曰步步躡著問古鏡未開如何顯照師曰
何必再三問如何是諸佛立旨師曰是汝也
有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
無住本師曰形與未質名起未名問亡僧衣
衆人唱祖師衣甚麼人唱師曰汝唱得亡僧
甚麼衣問蕩子還鄉時如何師曰將甚麼奉
獻曰無有一物師曰日給作麼生師後住清
涼上堂曰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即寒
熱即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
便不少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云會萬物
爲已者其唯聖人乎他家便道聖人無已靡
所不已有一片言語喚作叅同契首云竺土

大僊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也祇隨時說話一
 座今欲會萬物為自已去蓋為大地無一法
 可見他又囑云光陰莫虛度適來向上座道
 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即是虛度
 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上座於非色中作色
 解即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
 當上座若恁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
 頭走有甚麼用處上座但守分隨時過好珍
 重僧問如何是清涼家風師曰汝到別處但
 道到清涼來問如何得諸法無當去師曰甚
 麼法當著上座曰爭奈日夕何師曰閑言語
 問觀身如幻法觀內亦復然時如何師曰還
 得恁麼也無問要急相應唯言不二如何是
 不二之言師曰更添些子得麼問如何是法
 身師曰這箇是應身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

我向你道是第二義師問修山主毫釐有差
 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曰毫釐有差天地
 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
 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東禪齊云
 山主恁麼
 祇對為甚麼不肯及乎再請益法眼亦祇恁
 麼道便得去且道疑說在甚麼處若看得透
 道由上座師與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曰
 不得喚作香匙兄喚作甚麼空曰香匙師不
 肯空後二十餘日方明此語僧叅次師指簾
 時有二僧同去捲師曰一得一失東禪齊云
 上座作麼
 生會有云為伊不明言便去捲簾亦有道指
 者即會不指而去者即失恁麼會還不可
 既不許恁麼會且問上
 座阿那箇得阿那箇失雲門問僧甚處來曰
 江西來門曰江西一隊老宿癩語住也未僧
 無對後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師曰大
 小雲門被這僧勘破問僧甚處來曰道場來
 師曰明合暗合僧無語師令僧取土添蓮盆

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師

曰是真實是虛妄問僧甚處來曰報恩來師

曰眾僧還安否曰安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

來曰泗州禮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大聖出塔

否曰出師却問傍僧曰汝道伊到泗州不到

師問寶資長老古人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

處透且作麼生是處處透底光明資曰東畔

打鑼聲歸宗柔別云和尚擬隔礙師指竹問僧還見麼曰

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曰總不恁麼燈注

別云當時但孽眼向師歸宗柔別云和尚祇是不信某甲有俗士獻畫障

子師看了問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師曰

那箇是汝心士無對歸宗柔代云某甲今日却成容易僧問

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森羅萬象曰如何是第

一月師曰萬象森羅上堂盡十方世界皎皎

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法燈云若

有一絲頭不師指瓮子曰識得瓮子周匝有

是雲門云識得瓮子天地懸殊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

曰盡在于今師因患脚僧問訊次師曰非人

來時不能動及至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

下得甚麼語曰和尚且喜得較師不肯自別

云和尚今日似減因開井被沙塞却泉眼師

曰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甚麼礙僧

無對師代曰被眼礙師見僧搬土次乃以一

塊土放僧擔上曰吾助汝僧曰謝和尚慈悲

師不肯一僧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便休

去師謂小兒子曰因了識得你爺你爺名甚

麼兒無對法燈代云但將衣袖掩面師却問僧若是孝順

之子合下得一轉語且道合下得甚麼語僧

無對師代曰他是孝順之子師問講百法論

僧曰百法是體用雙陳明門是能所兼舉座

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麼生說兼舉

有老宿代云某甲喚

作箇法座歸宗崇云不勞和尚如此師一日與李王論道罷同

觀牡丹花王命作偈師即賦曰擁毳對芳叢

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冶

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

空王頓悟其意師頌三界唯心曰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

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

如幻山河大地誰堅誰變頌華嚴六相義曰

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

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

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

象明明無理事師緣被於金陵三坐大道場

朝久演旨時諸方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

其法者涉遠而至立沙正宗中興於江表師

調機順物斥滯磨昏凡舉諸方三昧或入室

呈解或叩激請益皆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

不可勝紀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

疾國主親加禮問閏月五日剃髮澡身告衆

訖跏趺而逝顏貌如生壽七十有四臘五十

四城下諸寺院具威儀迎引公卿李建勳以

下素服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起塔諡大法

眼禪師塔曰無相後李主勔報慈院命師門

人立覺言導師開法再論師大智藏大導師

音釋

池

三

廐 居又切音 頤 紆倫切音 賈 八 禪 符支切

救馬舍也 頤 名唐有田 禪 音脾相

輔助也 鞮 丑展切音 蕞 莫候切音 瘰 研

又小也 鞮 鞮然笑貌 鄮 茂縣名 瘰 計

切音 藝 眼言也 今人 楚浪切音 瘰 法

謂夢中有言為 瘰 語 瘰 瘰業也又通作創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五

池八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九世

清涼益禪師法嗣

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陳氏子也母葉

池六

氏夢白光觸體因而有娠及誕尤多奇異年

十五有梵僧勉令出家十七依本州龍歸寺

受業十八納戒於信州開元寺後唐同光中

遊方首詣投子見同禪師次謁龍牙乃問雄

雄之尊為甚麼近之不得牙曰如火與火師

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牙曰去汝不會我語

師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牙曰道者

合如是師經十七次問牙祇如此答師竟不

諭旨再請垂誨牙曰道者汝已後自會去師

後於通玄峯澡浴次忽省前話遂具威儀焚

香遙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向我說今日決

定罵也又問疎山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山

曰左搓芒繩縛鬼子師曰不落古今請師說

曰不說師曰為甚麼不說曰箇中不辯有無

師曰師今善說山駭之如是歷叅五十四員

善知識皆法緣未契最後至臨川謁法眼眼

一見深器之師以徧涉叢林亦倦於叅問但

隨眾而已一日法眼上堂僧問如何是曹源

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僧惘然而退師

於坐側豁然開悟平生凝滯渙若冰釋遂以

所悟聞於法眼眼曰汝向後當為國王所師

致祖道光太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

玄鑣與之決擇不留微迹尋回本道遊天台

山觀智者顛禪師遺蹤有若舊居師復與智

者同姓時謂之後身也初止白沙時忠懿王

爲王子時刺台州嚮師之名延請問道師謂
曰他日爲霸主無忘佛恩漢乾祐元年戊申
王嗣國位遣使迎之伸弟子之禮有傳天台
智者教義寂者即螺 屢言於師曰智者之教
年祀浸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
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於王
王遣使及齋師之書往彼國繕寫備足而回
迄今盛行於世矣住後上堂古聖方便猶如
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
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
祖師意莫道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
風幡就風幡道取莫道風幡動處是甚麼有
云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即是空有云
非風幡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
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合知悉

若於這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
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甚麼疑情所以古人
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座豈是今日會得
一則明日又不會也莫是有一分向上事難
會有一分下劣凡夫不會如此見解設經塵
劫祇自勞神之思無有是處僧問諸法寂滅
相不可以言宣和尚如何爲人師曰汝到諸
方更問一徧曰恁麼則絕於言句去也師曰
夢裏惺惺問艣棹俱停如何得到彼岸師曰
慶汝平生問如何是三種病人師曰恰問著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此問不弱問如何是
六相師曰即汝是問如何是方便師曰此問
甚當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終不
向汝道曰爲甚麼不向某甲道師曰恐汝不
會問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華

開五葉師曰日出月明曰如何是結果自然
成師曰天地皎然問如何是無憂佛師曰愁
殺人問一切山河大地從何而起師曰此問
從何而來問如何是數起底心師曰爭諱得
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黑如漆問絕消息時
如何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轉物即同如來
師曰汝喚甚麼作物曰恁麼則同如來也師
曰莫作野干鳴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
還父然後於蓮華上爲父母說法未審如何
是太子身師曰大家見上座問曰恁麼則大
干同一真性也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
風吹別調中問六根俱泯爲甚麼理事不明
師曰何處不明曰恁麼則理事俱如也師曰
前言何在上堂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始得
時有僧問如何是絕滲漏底句師曰汝口似

鼻孔問如何是不證一法師曰待言語在曰
如何是證諸法師曰醉作麼乃曰祇如山僧
恁麼對他諸上座作麼生體會莫是真實相
爲麼莫是正恁麼時無一法可證麼莫是識
伊來處麼莫是全體顯露麼莫錯會好如此
見解喚作依草附木與佛法天地懸隔假饒
答話揀辨如懸河祇成得箇顛倒知見若祇
貴答話揀辨有甚麼難但恐無益於人翻成
賺悞如上座從前所學揀辨問答記持說道
理極多爲甚麼疑心不息聞古聖方便特地
不會祇爲多虛少實上座不如從腳跟下一
時覷破看是甚麼道理有多少法門與上座
作疑求解始知從前所學底事祇是生死根
源陰界裏活計所以古人道見聞不脫如水
裏月無事珍重師有偈曰通玄峯頂不是人

問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云即此一偈
可起吾宗師後於般若寺開堂說法十二會
上堂毛吞巨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無
動見與不見會與不會唯我知焉乃有頌曰
暫下高峯已顯揚般若圓通徧十方人天浩
浩無差別法界縱橫處處彰珍重上堂僧問
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人不
見般若亦被般若縛既見般若爲甚麼却被
縛師曰你道般若見甚麼曰不見般若爲甚
麼亦被縛師曰你道般若甚麼處不見乃曰
若見般若名般若不見般若亦名般若
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古人道若欠一法
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
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真
宗也僧問乍離凝峯丈室來坐般若道場今

池六

五

日家風請師一句師曰虧汝甚麼處曰恁麼
則雷音震動乾坤界人人無不盡露恩師曰
幸然未會且莫探頭僧禮拜師曰探頭即不
中諸上座相共證明令法久住國土安寧珍
重上堂僧問承教有言歸源性無二方便有
多門如何是歸源性師曰你問我答曰如何
是方便門師曰你答我問曰如何趣向師曰
顛倒作麼問一身即無量身無量身即一身
如何是無量身師曰一身曰恁麼則昔日靈
山今日親覩師曰理當即行乃曰三世諸佛
一時證明上座上座且作麼生會若會時不
遷無絲毫可得移易何以故爲過去未來見
在三際是上座上座且非三際澤霖大海滴
滴皆滿一塵空性法界全收珍重上堂僧問
四衆雲集人天恭敬目覩尊顏願宣般若師

曰分明記取曰師宣妙法國王萬歲人民安樂師曰誰向你道曰法爾如然師曰你却靈利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既是三世諸佛爲甚麼却不知有師曰却是你知有曰狸奴白牯爲甚麼却知有師曰你甚麼處見三世諸佛問承教有言眼不見色塵意不知諸法如何是眼不見色塵師曰却是耳見曰如何是意不知諸法師曰眼知曰恁麼則見聞路絕聲色喧然師曰誰向汝道乃曰夫一切問答如針鋒相投無纖毫參差事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言語一切三昧橫豎深淺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抵據如今一時驗取珍重上堂古者道如何是禪三界綿綿如何是道十方浩浩因甚麼道三界綿綿何處是十方浩浩底道理要會麼塞却

池六

六

眼塞却耳塞却舌身意無空闕處無轉動處上座作麼生會橫亦不得豎亦不得縱亦不得奪亦不得無用心處亦無施設處若如是會得始會法門絕揀擇一切言語絕滲漏曾有僧問作麼生是絕滲漏底語向他道口似鼻孔甚好上座如此會自然不通風去如識得盡十方世界是金剛眼睛無事珍重上堂僧問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如何是王師曰曰曉月明曰如何領會師曰誰是學人乃曰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王豐樂無諸患難此是佛語古不易今不遷一言可以定古定今會取好諸上座又僧問承古有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如何是有物先天地師曰非同合曰如何是無形本寂寥師曰誰問先天地曰恁麼則境靜林閒獨自遊去也師曰亂

道作麼乃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麼言
發非聲色前不物始會天下太平大王長壽
久立珍重上堂佛法現成一切具足豈不見
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若如是也且誰欠誰
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是不會者所以道
東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上
座北去亦是上座因甚麼得成東西南北若
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絕一切諸法現前何
故如此為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
緣而照一持徹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合
作麼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為分外識心達本
源故名為沙門若識心皎皎地實無絲毫障
礙上座久立珍重上堂僧問欲入無為海先
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常無所住曰
如何是無為海師曰且會般若船問古德道

登天不借梯徧地無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借
梯師曰不遺絲髮地曰如何是徧地無行路
師曰適來向你道甚麼乃曰百千三昧門百
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盡不出得般若海中
何以故為於無住本建立諸法所以道生滅
去來邪正動靜千變萬化是諸佛大定門無
過於此諸上座大家究取增於佛法壽命珍
重上堂僧問世尊以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
祇如迦葉在畢鉢羅窟未審付囑何人師曰
教我向誰說曰恁麼則靈山付囑不異今日
師曰你甚麼處見靈山問法眼寶印和尚親
傳未審今日當付何人師曰鼙鼙鼓一頭打
兩頭鳴曰恁麼則千聖同儔古今不異師曰
禪河浪靜尋水迷源僧清遇問帝王請命師
赴王思般若會中請師舉唱師曰分明記取

曰恁麼則雲臺寶網同演妙音師曰清遇何在曰法王法如是師曰阿誰證明乃曰靈山付囑分明諸上座一時驗取若驗得更無別理祇是如今譬如太虛日明雲暗山河大地一切有爲世界悉皆明現乃至無爲亦復如是世尊付囑^{地八}至于今並無絲毫差別更付阿誰所以祖師道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此是靈山付囑榜樣諸上座徹底會取好莫虛度時光國王恩難報諸佛恩難報父母師長恩難報十方施主恩難報况建置如是次第佛法與隆若非國王恩力焉得如此若要報恩應須明徹道眼入般若性海始得久立珍重上堂僧問古德道人空法亦空二相本來同師曰山河大地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甚麼處不是

方便問名假法假人空法空向去諸緣請師直指師曰謝此一問曰不覩王居壯馬知天子尊師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問教中道心清淨故法界清淨如何是清淨心師曰迦陵頻伽共命之鳥白與法界是一是二師曰你自問別人乃曰大道廓然詎齊今古無名無相是法是修良由法界無邊心亦無際無事不彰無言不顯如是會得喚作般若現前理同真際一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牆壁瓦礫並無絲毫可得虧闕無事久立珍重上堂僧問承師有言九天擎王印七佛兆前心如何是印師曰不露文曰如何是心師曰你名安嗣乃曰法界性海如函如蓋如鉤如鎖如金與金位位皆齊無纖毫參差不相混濫非一非異非同非別若歸實地去法法皆到

底不是上來問箇如何若何便是不問時便
非在長連牀上坐時是有不坐時是無祇如
諸方老宿言教在世如恒河沙如來一大藏
經卷卷皆說佛理句句盡言佛心因甚麼得
不會去若 向織絡言教意識解會饒上座
經塵沙劫亦不能得徹此喚作顛倒知見識
心活計並無得力處此蓋爲根脚下不明若
究盡諸佛法源河沙大藏一時現前不欠絲
毫不剩絲毫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
未曾間歇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
座發機未有一時不爲上座有如是奇特處
可惜許諸上座大家究取令法久住世間增
益人天壽命國王安樂無事珍重上堂舉古
者道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不會綠水青
山且作麼生是一言底道理古人語須是曉

達始得若是將言而名於言未有箇會處良
由究盡諸法根蒂始會一言不是一言半句
思量解會喚作一言若會言語道斷心行處
滅始到古人境界亦不是閉目藏睛暗中無
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賺會佛法不是這
箇道理要會麼假饒經塵沙劫說亦未曾有
半句到諸上座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
半句應須徹底會去始得若如是斟酌名言
空勞心力並無用處與諸上座共相證明後
學初心速須究取久立珍重上堂僧問髑髏
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如何是髑髏常干
世界師曰更待答話在曰如何是鼻孔摩觸
家風師曰時復舉一徧問一人執炬自燼其
身一人抱冰橫屍於路此二人阿誰辨道師
曰不遺者曰不會乞師指示師曰你名敬新

曰未審還有人證明也無師曰有曰甚麼人證明師曰敬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蹤覩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適來向你道甚麼問古者道敲打虛空鳴磬敲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敲打虛空底師曰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曰恁麼則石人木人齊應諾也師曰你還聞麼乃曰諸佛法門時常如是譬如大海千波萬浪未嘗暫住未嘗暫有未嘗暫無浩浩地光明自在宗三世於毛端圓古今於一念應須徹底明達始得不

是問一則語記一轉話巧作道理風雲水月四六入對便當佛法莫自賺諸上座究竟無益若徹底會去實無可隱藏無剎不彰無塵不現直下凡夫位齊諸佛不用纖毫氣力一

地

十

時會取好無事珍重師因與教明和尚問曰飲光持釋迦丈六之衣在鷄足山候彌勒下生將丈六之衣披在千尺之身應量恰好祇如釋迦身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爲復是身解短邪衣解長邪師曰汝却會明拂袖便出去師曰小兒子山僧若答汝不是當有因果汝若不是吾當見之明歸七日吐血浮光和尚勸曰汝速去懺悔明乃至師方丈悲泣曰願和尚慈悲許某懺悔師曰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不曾教汝起倒明又曰若許懺悔某當終身給侍師爲出語曰佛佛道齊宛爾高低釋迦彌勒如印印泥開寶四年辛未華頂西峰忽摧聲震一山師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殞於峰頂林木變白師乃示疾於蓮華峰叅問如常二十八日集衆言別跏趺而逝

金陵清涼泰欽法燈禪師魏府人也生而知道辯才無礙入法眼之室海眾歸之僉曰敏匠初住洪州雙林院開堂日指法座曰此山先代尊宿曾說法來此座高廣不才何陞古昔有言作禮須彌燈王如來乃可得坐且道須彌燈王如來今在何處大眾要見麼一時禮拜便陞座良久曰大眾祇如此也還有會處麼僧問如何是雙林境師曰畫也畫不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去境也未識且討人又僧問一佛出世震動乾坤和尚出世震動何方師曰甚麼處見震動曰爭奈即今何師曰今日有甚麼事有僧出禮拜師曰道者前時謝汝請我將甚麼與汝好僧擬問次師曰將謂相悉却成不委問如何是西來密密意師曰苦問一佛出世普潤羣生和尚出世

卷八

十二

當為何人師曰不徒然曰恁麼則大眾有賴也師曰何必乃曰且住得也久立尊官及諸大眾今日相請勤重此箇殊功比喻何及所以道未了之人聽一言祇這如今誰動口便下座立倚拄杖而告眾曰還會麼天龍寂聽而兩華莫作須菩提幘子畫將去且恁麼信受奉行問新到近離甚處僧曰廬山師拈起香合曰廬山還有這箇也無僧無對師自代云尋香來禮拜和尚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未審百骸一物相去多少師曰百骸一物一物百骸次住上藍護國院僧問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如何是聞師曰汝從那方來問善行菩薩道不染諸法相如何是菩薩道師曰諸法相曰如何得不染去師曰染著甚麼處問不久開選場還許學人選也無師

曰汝是點額人又曰汝是甚麼科目問如何是演大法義師曰我演何似汝演次住金陵龍光院上堂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維那早是第二義長老即今是第幾義乃舉衣袖曰會麼大衆此是手舞足蹈莫道五百生前曾爲樂主來或有疑情請垂見示時有僧問如何是諸佛正宗師曰汝是甚麼宗曰如何師曰如何即不會問上藍一曲師親唱今日龍光事若何師曰汝甚麼時到上藍來曰諦當事如何師曰不諦當即別處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且問小意却來與汝大意師後住清涼大道場上堂僧出禮拜次師曰這僧最先出爲大衆答國主深恩僧便問國主請命祖席重開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心源師曰上來却下去問法眼一

燈分照天下和尚一燈分照何人師曰法眼甚麼處分照來師乃曰某甲本欲居山藏拙養病過時奈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他了却時有僧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師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我殃及你江南國主爲鄭王時受心法於法眼之室暨法眼入滅復嘗問師曰先師有甚麼不了底公案師曰見分拈次異日又問曰承聞長老於先師有異聞底事師你起身勢國主曰且坐師謂衆曰先師法席五百衆今祇有十數人在諸方爲導首你道莫有錯指人路底麼若錯指教他入水入火落坑落壑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鑊湯鑊湯自消滅且作麼生商量言語即熟及問著便生疎去何也祇爲

隔闊多時上座但會我甚麼處去不得有去
不得者爲眼等諸根色等諸法諸法且置上
座開眼見甚麼所以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方
得名爲觀自在珍重師開寶七年六月示疾
告衆曰老僧臥疾強牽拖與汝相見如今隨

池八

十四

處道場宛然化城且道作麼生是化城不見
古導師云寶所非遙須且前進及至城所又
道我所化作今汝諸人試說箇道理看是如
來禪祖師禪還定得麼汝等雖是晚生須知
僥忝我國主凡所勝地建一道場所須不闕
祇要汝開口如今不知阿那箇是汝口爭答
効他四恩三有欲得會麼但識口必無咎縱
有咎因汝有我今火風相逼去住是常道老
僧住持將逾一紀每承國主助發至于檀越
十方道侶主事小師皆赤心爲我默而難言

或披麻帶布此即順俗我道違真且道順好
違好然但順我道即無顛倒我之遺骸必於
南山大智藏和尚左右乞一墳冢升沉皎然
不淪化也努力珍重二十四日安坐而終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福州人也初參法眼眼

指而謂師曰滴滴落在上座眼裏師初不喻
旨後因閱華嚴感悟承眼印可回止明州四
明山卓庵節度使錢億執事師之禮忠懿王
命於臨安兩處開法後居靈隱上寺署了悟
禪師上堂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
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
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
色便見心且喚甚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
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
爲甚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

池八

十五

見心還會麼祇爲迷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強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僧問根塵俱泯爲甚麼事理不明師曰事理且從喚甚麼作俱泯底根塵問如何是觀音第一義師曰錯問無明實性即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喚甚麼作無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亘古亘今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青山綠水曰見後如何師曰綠水青山師問僧沙會佛法麼曰不會師曰汝端的不會曰是師曰且去待別時來其僧珍重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落茫茫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示偈曰摩訶般若非

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雪下

廬山歸宗義柔禪師開堂陞座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觀恁麼道落在甚麼處爲復是觀爲復不許人觀先德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莫喚作返問語倒靠語有疑請問僧問諸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大衆前寐語作麼問優曇華折人皆覩達本無心事若何師曰謾語曰恁麼則南能別有深深旨不是心心人不知師曰事須飽叢林問昔日金峯今日歸宗未審是一是二師曰謝汝證明問法眼一箭直射歸宗歸宗一箭當射何人師曰莫謗我法眼問此日知軍親證法師於何處答深恩師曰教我道甚麼即得乃曰一問一答也無了期

佛法也不是恁麼道理大衆此日之事故非本心實謂祇箇住山寧有意向來成佛亦無心蓋緣是知軍請命寺衆誠心既到這裏且說箇甚麼即得還相恁麼若信不及古人便道相逢欲相喚脉脉不能語作麼生會若會堪報不報之恩足助無爲之化若也不會莫道長老開堂祇舉古人語此之盛事天高海深況喻不及更不敢讚祝皇風回向清列何以故古人道吾禱久矣豈況當今聖明者哉珍重僧問如何是空王廟師曰莫少神曰如何是廟中人師曰適來不謾道問靈龜未兆時如何師曰是吉是凶問未達其源乞師方便師曰達也曰達後如何師曰終不恁麼問問僧看甚麼經曰寶積經師曰既是沙門爲甚麼看寶積經僧無語師代云古今用無極

池六

十七

洪州百丈道恒禪師叅法眼因請益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叙語未終眼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師從此悟入住後上堂乘此寶乘直至道場每日勞諸上座訪及無可祇延時寒不用久立却請回車珍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行脚事師曰拗折拄杖得也未問古人有言釋迦與我同叅未審叅見何人師曰唯有同叅方知曰未審此人如何親近師曰恁麼則你不解叅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徃徃問不著問還鄉曲子作麼生唱師曰設使唱落汝後問如何是百丈境師曰何似雲居問如何是百丈爲人一句師曰若到諸方總須問過乃曰實是無事諸人各各是佛更有何疑得到這裏古人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

第歸且作麼生是心空不是那裏閉目冷坐
是心空此正是意識想解上座要會心空麼
但且識心便見心空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
來更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設有人
喚上座應他好不應他好若應他阿誰喚一
座若不應他又不患聾也三世體空且不是
木頭也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法王還見法
王麼也祇是老病僧又莫道渠自伐好珍重
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有多少事不問僧舉人
問玄沙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沙曰三乘十二分教不要某甲不會
請師爲說師曰汝實不會曰實不會師示偈
曰不要三乘要祖宗三乘不要與君同君今
欲會通宗旨後夜猿啼在亂峰上堂諸上座
適來從僧堂裏出來脚未跨門限便回去已

梁六

十六

是重說偈言了也更來這裏不可重重下切
脚也古人云參他不如自參所以道森羅萬
象是善財之宗師業惑塵勞乃普賢之境界
若恁麼參得與善財同參若不肯與麼參却
歸堂向火參取勝熱婆羅門珍重上堂衆纔
集便曰喫茶去或時衆集便曰珍重或時衆
集便曰歇後有頌曰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
歇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師終于本山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武氏子初謁
法眼眼問曰子於參請外看甚麼經師曰華
嚴經眼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
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
法皆具六相也眼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惜
然無封眼曰汝問我我向汝道師乃問空還
具六相也無眼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

眼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院眼問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見觀金銀合雜朱紫駢聞是破或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眼曰子向後有五百羗徒爲王侯所重在師尋禮辭駐錫於

世八

十九

衢州古寺閱大藏經忠懿王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居之師欲請塔下羅漢銅像過新寺供養王曰善矣予昨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昭應之若是仍於師號加應真二字師坐永明常五百衆上堂佛法顯然因甚麼却不會諸上座欲會佛法但問取張三李四欲會世法則叅取古佛叢林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永明的的意師曰今日十五明朝十六日覽師的的意師曰何處覽問如何是永明

家風師曰早被上座答了也問三種病人如何接師曰汝是聾人曰請師方便師曰是方便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華師曰見東見西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見南見北曰昔日作麼生師曰且會今日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傳箇冊子曰恁麼則心外有法去也師曰心內無法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月問如何是覲面事師曰背後是甚麼問文殊仗劍擬殺何人師曰止止曰如何是劍師曰眼是問諸餘即不問向上宗乘亦且置請師不答師曰好箇師僧子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不要三拜盡汝一生去衆叅次師指香爐曰汝諸人還見麼若見一時禮拜各自歸堂僧問至道無言借言顯道如何是顯道之言師曰切忌揀擇曰如何是不

揀擇師曰元帥大王太保令公問如何是慧
日祥光師曰此去報慈不遠曰恁麼則親蒙
照燭師曰且喜沒交涉

杭州報恩慧明禪師姓蔣氏幼歲出家三學
精練志探玄旨乃南遊於閩越間歷諸禪會

沈六

二十

莫契本心後至臨川謁法眼師資道合尋回
鄞水大梅山庵居吳越部內禪學者雖盛而
以玄沙正宗置之閩外師欲整而導之一日
有新到叅師問近離甚處曰都城師曰上座
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間剩上座
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
住不會即去僧無對僧問如何是大梅主師
曰闍黎今日離甚麼處僧無對師尋遷天台
山白沙卓庵有朋彥上座博學強記來訪師
敵論宗乘師曰言多去道轉遠今有事借問

祇如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也無

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師曰一

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

巖然如何得消殞去彥不知所措自是他宗

泛學來者皆服膺矣漢乾祐中忠懿王延入

府中問法命往資崇院師盛談玄沙及地藏

法眼宗旨臻極王因命翠巖令叅等諸禪匠

及城下名公定其勝負天龍禪師問曰一切

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

而出師曰道甚麼天龍擬進語師曰過也資

嚴長老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還聞麼嚴

曰某甲不忠聾師曰果然患聾師復舉雪峰

塔銘問諸老宿云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

非從緣有者歷劫而長堅堅之與壞即且置

雪峰即今在甚麼處法眼別云今是成是壞穢宿無對設

有對者亦不能當其徵詰時羣彥弭伏王大
喜悅署圓通普照禪師上堂諸人還委悉麼
莫道語默動靜無非佛事好且莫錯會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還見香臺麼曰
某甲未會乞師指示師曰香臺也不識問離
却目前機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何不問曰
恁麼則委是去也師曰也是虛施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問
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特地伸問是甚麼意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真跋涉直
下西來不到東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捏目
看花花數朶見精明樹幾枝枝
金陵報慈行言玄覺導師泉州人也上堂凡
行脚人叅善知識到一叢林放下瓶鉢可謂
行菩薩道能事畢矣何用更來這裏舉論真

如涅槃此是非時之說然古人有言譬如披
沙識寶沙礫若除真金自現便喚作常住世
間具足僧寶亦如一味之雨一般之地生長
萬物大小不同甘辛有異不可道地與雨有
大小之名也所以道方即現方圓即現圓何
以故爾法無偏正隨相應現喚作對現色身
還見麼若不見也莫閑坐地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此問不當問坐却是非如何
合得本來人師曰汝作麼生坐師聞鳩子叫
問僧甚麼聲曰鳩子聲師曰欲得不招無間
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江南國王建報慈院命
師大闡宗猷海會二千餘眾別署導師之號
上堂此日英賢共會海眾同臻諒惟佛法之
趣無不備矣若是英鑒之者不須待言也然
言之本無何以默矣是以森羅萬象諸佛洪

源顯明則海印光澄冥昧則情迷自惑苟非
通心上士逸格高人則何以於諸塵中發揚
妙極卷舒物象縱奪森羅示生非生應滅非
滅生滅洞已乃曰真常言假則影散于途論
真則一空絕跡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計之者
哉僧問國王再請特薦先朝和尚今日如何
舉唱師曰汝不是問再唱人曰恁麼則天上
人間無過此也師曰沒交涉問遠遠投師請
垂一接師曰却依舊處去

撫州崇壽院契稠禪師泉州人也上堂僧問
四眾諦觀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勞
更問乃曰大眾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
作麼生是時節因緣上座如今便散去且道
有也未若無因甚麼便散去若有作麼生是
第一義上座第一義現成何勞更觀恁麼顯

卷八

三十五

明得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若見有法常住
猶未是法之真源發真生是法之真源上座
不見古人道一人意解歸源十方虛空悉皆
消殞還有一法為意解麼古人有如是大事
因緣依而行之即是何勞長老多說眾中有
未知者便請相示僧問法眼之燈師曰更請
今日王侯請命如何是法眼之燈師曰更請
一問問古人見不齊處請師方便師曰古人
見甚麼處不齊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佛
曰如何領解師曰領解即不是問的的西來
意師當第幾人師曰年年八月半中秋問如
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觀音舉上藍舉
金陵報恩院法安慧濟禪師太和人如初住
曹山上堂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
無漸次諸上座且作麼生會不作方便又無

漸次古人意在甚麼處若會得諸佛常現前
若未會莫向圓覺經裏討夫佛法亘古亘今
未嘗不現前諸上座一切時中咸承此威光
須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得不見佛讚猛利
底人堪爲器用亦不賞他向善久修淨業者
要似他廣額屠兒拋下操刀便證阿羅漢果
直須恁麼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
凡庸僧問大衆旣臨於法會請師不吝句中
玄師曰謾得大衆麼曰恁麼則全因此問也
師曰不用得問古人有言一切法以不生爲
宗如何是不生宗師曰好箇問處問佛法中
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問如何是古佛心
師曰何待問江南國主請居報恩署號攝衆
上堂謂衆曰此日奉命令住持當院爲衆演
法適來見維那白槌了多少好令教當觀第

池八

二十四

一義且作麼生是第一義若這裏叅得多少
省要如今別更說箇甚麼即得然承恩旨不
可杜默去也夫禪宗示要法爾常規圓明顯
露亘古亘今至于達磨西來也祇與諸人證
明亦無法可得與人祇道直下是便教立地
構取古人雖則道立地構取如今坐地還構
得也無有疑請問僧問三德與樞從佛演一
音玄路請師明師曰汝道有也未問如何是
報恩境師曰大家見汝問開寶中示滅於本
院
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僧問如何是庵中王
師曰汝到諸方但道從長安來
南康軍雲居山清錫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
何是雲居境師曰汝喚甚麼作境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後住泉州西

明院有廖天使入院見供養法眼和尚真乃
 問曰真前是甚麼果子師曰假果子天使曰
 既是假果子為甚麼將供養真師曰也祇要
 天使識假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容顏甚奇妙

音釋

池

三五

顛 語豈切音蠲靜
 也又謹莊貌 蕤 徒冬切音
 形鼓聲也 枿 與析
 同 魚巾切音 弭 莫禮切音
 銀縣名 救安也 猷 夷周切音
 由謀也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六

池九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九世

清涼益禪師法嗣

常州正勤院希奉禪師蘇州謝氏子上堂古

聖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道一一法一一

宗衆多法一法宗又道起唯法起滅唯法滅

又道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據此說

話屈滯久在叢林上座若是初心兄弟且須

體道人身難得正法難聞莫同等閑施主衣

食不易消遣若不明道箇箇盡須還他上座

要會道麼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甚麼處得這箇消息問如何是諸法空相

師曰山河大地問僧衆雲集請師舉唱宗乘

師曰舉來久矣問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今日

正勤將何付囑師曰萬歲萬歲問古人有言

山河大地是汝真善知識如何得山河大地

爲善知識去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問

如何是合道之言師曰汝問我答問靈山會

上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人得聞師曰迦葉

親聞箇甚麼問古佛道場學人如何得到師

曰汝今在甚麼處問如何是和尚圓通師敲

禪牀三下問如何是脫却根塵師曰莫妄想

問人王法王是一是二師曰人王法王問如

何是諸法寂滅相師曰起唯法起滅唯法滅

問如何是未曾生底法師曰汝爭得知問無

著見文殊爲甚麼不識師曰汝道文殊還識

無著麼問得意誰家新曲妙正勤一句請師

宣師曰道甚麼曰豈無方便也師曰汝不會

我語

漳州羅漢智依宣法禪師上堂盡十方世界無一微塵許法與汝作見聞覺知還信麼然雖如此也須悟始得莫將爲等閑不見道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祇具一隻眼還會麼僧問纖塵不立爲甚麼好醜現前師曰分明記取別處問人問大衆雲集誰是得者師曰池九還曾失麼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行脚僧問如何是寶壽家風師曰一任觀看曰恁麼則大衆有賴師曰汝作麼生曰終不敢謾大衆師曰嫌少作麼問僧受業在甚麼處曰在佛跡師曰佛在甚麼處曰甚麼處不是師舉起拳曰作麼生曰和尚收取師曰放闊黎七棒問僧今夏在甚麼處僧曰在無言上座處師曰還會問訊他否僧曰也會問訊師曰無言作麼生問得僧曰若得無言甚麼處不問得

師喝曰恰似問老兄師與彥端長老喫餅餠端曰百種千般其體不二師曰作麼生是不二體端拈起餅餠師曰祇守百種千般端曰也是和尚見處師曰汝也是羅公詠梳頭樣師將示滅乃謂衆曰今晚四大不和揚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麼若治得永劫不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訖告寂

金陵鍾山章義院道欽禪師太原人也初住廬山棲賢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我尋常示汝何不向衣鉢下坐地直下叅取須要上來討箇甚麼既上來我即事不獲已便舉古德少許方便抖擻些子龜毛兔角解落向汝諸上座欲得省要僧堂裏三門下寮舍裏參取好還有會處也未若

有會處試說看與上座證明僧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棲賢有甚麼境問古人拈椎豎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古人道了也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和尚指示師曰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後江南國主請居章義道場上堂總來這裏立作甚麼善知識如河沙數常與汝爲伴行住坐卧不相捨離但長連牀上穩坐地十方善知識自來叅上座何不信取作得如許多難易他古聖嗟見今時人不奈何乃曰傷夫人情之惑久矣目對真而不覺此乃嗟汝諸人看却不知且道看却甚麼不知何不體察古人方便祇爲信之不及致得如此諸上座但於佛法中畱心無不得者無事體道去便下座僧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時如何師曰莫謾語問佛法還受變異也無師曰

上座是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旨師曰久矣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玄有甚麼旨金陵報恩匡逸禪師明州人也江南國主請居上院署凝密禪師上堂顧視大衆曰依而行之即無累矣還信麼如太陽赫弈皎然地更莫思量思量不及設爾思量得及喚作分限智慧不見先德云人無心合道道無心合人人道既合是名無事人且自何而凡自何而聖於此若未會可謂爲迷情所覆便去離不得迷時即有窒礙爲對爲待種種不同忽然惺去亦無所得譬如演若達多認影迷頭豈不擔頭覓頭然正迷之時頭且不失及乎悟去亦不爲得何以故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於動靜僧問諸佛說法普潤羣機和尚說法甚麼人得聞師曰祇

有汝不聞問如何是報恩一句師曰道不是得麼問十二時中思量不到處如何行履師曰汝如今在甚麼處問祖嗣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違所請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我答爭似汝舉問佛爲一大事因緣出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恁麼則大衆有賴師曰莫錯會

金陵報慈文遂導師杭州陸氏子嘗究首楞嚴甄會真妄緣起本末精博於是節科注釋文句交絡厥功旣就謁於法眼述已所業深符經旨眼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曰明還甚麼師曰明還日輪曰日還甚麼師曰懜然無對眼誠令焚其所注之文師自此服膺請益始忘知解金陵國主署雷音覺海大導師上堂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威權三

池九

五

界德被四方共稟靈光咸稱妙義十方諸佛常頂戴汝誰敢是非及乎向這裏喚作開方便門對根設教便有如此如彼流出無窮若能依而奉行有何不可所以清涼先師道佛是無事人且如今覓箇無事人也不可得僧問巖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巖山巖崖問如何是道師曰妄想顛倒乃曰老僧平生百無所解日日一般雖住此間隨緣任運今日諸上座與本無異珍重僧問如何是無異底事師曰千差萬別僧再問師曰止止不須說且會取千差萬別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方丈板門扇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四郎五郎廟問如何是吹毛劔師曰鋒麵杖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遠遠近近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咄哉癡人此是

險路問僧從甚麼處來曰曹山來師曰幾程到此曰七程師曰行却許多山林谿澗何者是汝自己曰總是師曰衆生顛倒認物爲己曰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總是乃曰諸上座各在此經冬過夏還有人悟自己也無山僧與汝證明令汝真見不被邪魔所惑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好箇師僧眼目甚分明漳州羅漢院守仁禪師泉州人也上堂抵據如今誰欠誰剝然雖如此猶是第二義門上座若明達得去也且是一是二更須子細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即今是甚麼意問如何是涅槃師曰生死曰如何是生死師曰適來道甚麼僧衆晚叅師曰物物本來無處所一輪明月印心池便歸方丈次住報恩上堂報恩這裏不曾與人揀話今日

九

六

與諸上座揀一兩則話還願樂麼諸上座鶴脰長鳧脰短甘草甜黃蘗苦恁麼揀辨還恹雅意麼諸上座莫是血脉不通泥水有隔麼且莫錯會珍重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喚甚麼作西來意曰恁麼則無西來也師曰由汝口頭道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無汝著眼處問學人未委稟承請師方便師曰莫相孤負麼曰恁麼則有師資之分也師曰叢林見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如何是無生之相師曰捨身受身曰恁麼則生死無過也師曰料汝恁麼會又曰人人皆備理一一盡圓常僧便問如何是圓常之理師曰無事不參差曰恁麼則縱橫法界也師曰巧道有何難問如何是不到三寸師曰你問我答問僧甚麼處來曰福州來師曰跋

涉如許多山嶺阿那箇是上座自己曰某甲
親離福州師曰祇恁麼別更有商量曰更作
甚麼商量師曰汝話墮也問不昧緣塵請師
一接師曰喚甚麼作緣塵曰若不伸問焉息
疑情師曰若不是今日便作官方

池九

七

撫州黃山良匠禪師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
黃山家風師曰築著汝鼻孔問如何是不遷
義師曰春夏秋冬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
曰汝問宗乘中一句豈不是曰恁麼則不哆
哆師曰莫哆哆好問衆星攢月時如何師曰
喚甚麼作月曰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這
箇是甚麼問明鏡當臺森羅爲甚麼不現師
曰那裏當臺曰爭奈即今何師曰又道不現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滑州衛南人也初問
青峰如何是學人自己峰曰丙丁童子來求

火後謁法眼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峰眼曰青
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
師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
眼曰與麼會又爭得師曰某甲祇與麼未審
和尚如何眼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曰如何
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
下頓悟開堂日李王與法眼俱在會僧問龍
吟霧起虎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
爲甚麼不會師曰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又看
法眼乃抽身入衆法眼與李王當時失色眼
歸方丈令侍者喚問話僧至眼曰上座適來
問底話許你具眼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
却眼搥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終僧問
了了見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不欲便道問
如何是金剛大士師曰見也未問如何是諸

聖密密處師曰却須會取自己曰如何是和
尚密密處師曰待汝會始得上堂諸上座盡
有常圓之月各懷無價之珍所以月在雲中
雖明而不照智隱惑內雖真而不通無事久
立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飛飛颺颺問如何
是了然池九一句師曰對汝又何難曰恁麼道莫
便是也無師曰不對又何難曰深領和尚恁
麼道師曰汝道我道甚麼問亡僧遷化向甚
麼處去也師曰待汝生即道曰賓主歷然師
曰汝立地見亡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
曰汝還會道著也未曰祇知道著如何體會
師曰待汝問始得問教中道樹能生果作玻
瓈色未審此果何人得喫師曰樹從何來曰
學人有分師曰去果八萬四千問如何是不
遷義師曰江河競注日月旋流問宗乘中玄

要處請師一言師曰汝行脚來多少時也曰
不曾逢伴侶師曰少瞋睡
金陵淨德院智筠達觀禪師河中府王氏子
初住棲賢上堂從上諸聖方便門不少大抵
祇要諸仁者有箇見處然雖未見且不參差
一絲髮許諸仁者亦未嘗違背一絲髮許何
以故烜赫地顯露如今便會取更不費一毫
氣力還省要麼設道毘盧有師法身有王斯
乃抑揚對機施設諸仁者作麼生會對底道
理若也會且莫嫌他佛語莫重祖師直下是
自己眼明始得僧問如何是的池九之言師曰
道甚麼問紛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覓箇甚
麼不得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用祖師意作
甚麼問今朝呈遠瑞正意為誰來師曰大眾
盡見汝恁麼問江南國主創淨德院延請居

之署達觀禪師上堂夫欲慕道也須上上根器始得造次中下不易承當何以故佛法非心意識境界上座莫恁麼懷狃地他古人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綿綿不漏絲髮所以諸佛讚歎讚歎不及比喻比喻不及道上座威光赫奕亘古亘今幸有如是家風何不紹續取爲甚麼自生卑劣枉受辛勤不能曉悟祇爲如此所以諸佛出興於世祇爲如此所以諸佛唱入涅槃祇爲如此所以祖師特地西來僧問諸聖皆入不二法門如何是不二法門師曰但恁麼入曰恁麼則今古同然去也師曰汝道甚麼處是同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恰問著曰恁麼則學人禮拜也師曰汝作麼生會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乃曰吾不能投身巖谷滅迹市廛而出入

禁庭以重煩世主吾之過也遂屢辭歸故山國王錫以五峰樓玄蘭若

高麗國道峰山慧炬國師始發機於法眼之室本國王思慕遣使來請遂回故地國王受心訣禮待彌厚一日請入王府上堂師指威鳳樓示衆曰威鳳樓爲諸上座舉揚了也還會麼儻若會且作麼生會若道不會威鳳樓作麼生不會珍重

杭州真身寶塔寺紹巖禪師雍州劉氏子吳越王命師開法署池九空大智常照禪師上堂

山僧素寡知見本期開放念經待死豈謂今日大王勤重苦勉山僧効諸方宿德施張法筵然大王致請也祇圖諸仁者明心此外別無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譚笑時凝然杜默時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畧時

觀山觀水時耳目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
解盡爲魔魅所攝豈曰明心更有一類人離
身中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
虛謂是本來真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
諸仁者要會麼心無是者亦無不是者汝擬
執認其可得乎僧問六合澄清時如何師曰
大衆誰信汝師開寶四年七月示疾謂門弟
子曰諸行無常即常住相言訖跏趺而逝
台州般若寺敬遵通慧禪師上堂皎皎烜赫
地亘古亘今也未曾有纖毫間斷相無時無
節長時拶定上座無通氣處所以道山河大
地是上座善知識放光動地觸處露現實無
絲頭許法可作隔礙如今因甚麼却不會特
地生疑去無事不用久立僧問優曇花折人
皆覩般若家風賜一言師曰不因上座問不

九

十

曾舉似人曰恁麼則般若雄峰詎齊今古師
曰也莫錯會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
鳥銜華師曰汝甚麼處見曰見後爲甚麼不
銜華師曰且領話好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
未審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試舉迦葉聞
底看曰恁麼則迦葉親聞去也師曰亂道作
麼師自述真讚曰真兮寥廓郢人圖腹嶽聳
雲空澄潭月躍
廬山歸宗策真法施禪師曹州魏氏子也初
名慧超謁法眼問曰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
眼曰汝是慧超師從此悟入住後上堂諸上
座見聞覺知祇可一度祇如會了是見聞覺
知不是見聞覺知要會麼與諸上座說破了
也待汝悟始得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我向汝道即別有也問如何是歸宗境師

曰是汝見甚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出去問國王請命大啓法筵不落見聞請師速道師曰閑言語曰師意如何師曰又亂說問承教有言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塵刹即不問如何是報佛恩師曰汝若是則報佛恩問無情說法大地得聞師子吼時如何師曰汝還聞麼曰恁麼則同無情也師曰汝不妨會得好問古人以不離見聞為宗未審和尚以何為宗師曰此問甚好曰猶是三緣四緣師曰莫亂道

池元

十二

廬山棲賢慧圓禪師上堂出得僧堂門見五老峰一生叅學事畢何用更到這裏來雖然如此也勞上座一轉了也珍重僧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大眾一時會取上堂有僧擬問師乃指其僧曰住任其僧進步問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前言不構後語難追曰未審今日事如何師曰不會人言語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好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入得三門便合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土不久少

洪州同安院紹顯禪師僧問王恩降旨師親受熊耳家風乞一言師曰已道了也問千里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好入處雲蓋山乞瓦造殿有官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瓦僧無對師代曰罕遇其人

我答曰忽遇恁麼人出頭來又作麼生師曰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問如何是觀音家
風師曰眼前看取曰忽遇作者來作麼生見
待師曰貧家祇如此未必便言歸問久負沒
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作麼生聽其僧側耳
師曰賺殺人乃曰盧行者當時大庾嶺頭謂
明上座言莫思善莫思惡還我明上座本來
面目來觀音今日不恁麼道還我明上座來
恁麼道是曹溪子孫也無若是曹溪子孫又
爭除却四字若不是又過在甚麼處試出來
商量看良久曰此一衆真行脚人也便下座
太平興國八年九月中師謂檀那袁長史曰
老僧三兩日間歸鄉去袁曰和尚年尊何更
思鄉師曰歸鄉圖得好鹽喫袁不測其言翌
日師不疾坐亡袁建塔于西山

洛京興善棲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向
汝道甚麼即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
猶記得
洪州嚴陽新興院齊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
界去師曰汝還信麼曰信則深信乞和尚慈
悲師曰祇此信心亘古亘今快須究取何必
沉吟要出三界三界唯心師因雪謂衆曰諸
上座還見雪麼見即有眼不見無眼有眼即
常無眼即斷恁麼會得佛身充滿問學人辭
去泐潭乞和尚示箇入路師曰好箇入路道
心堅固隨衆叅請隨衆作務要去便去要住
便住去之與住更無他故若到泐潭不審馬
祖
潤州慈雲匡達禪師僧問佛以一大事因緣
故出現於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

曰作麼生師曰不好

蘇州薦福院紹明禪師州將錢仁奉請住持

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看取

澤州古賢院謹禪師侍立法眼次眼問一僧

曰自離此間甚麼處去來曰入嶺來眼曰不

易曰虛涉他如許多山水地九曰如許多山水

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有省住後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築著你鼻孔問僧曰唯一堅密

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僧豎指師曰

現則現你作麼生會僧無語

宣州興福院可勳禪師建州朱氏子僧問如

何是興福正主師曰闍黎不識曰莫祇這便

是麼師曰縱未歇狂頭亦何失問如何是道

師曰勤而行之問何云法空師曰不空有偈

示衆曰秋江煙島晴鷗鷺行行立不念觀世

音爭知普門入

洪州上藍院守訥禪師上堂盡令提綱無人

掃地叢林兄弟相共證明晚進之流有疑請

問僧問願開甘露門當觀第一義不落有無

中請師垂指示師曰大衆證明曰恁麼則莫

相屈去也師曰閑言語問如何是佛師曰更

問阿誰

撫州覆船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識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謗祖師好

杭州奉先寺法瓌光法明普照禪師僧問釋迦

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未審今日有何祥

瑞師曰大衆盡見曰法王法如是師曰人王

見在問法眼寶印和尚親傳今日一會當付

何人師曰誰人無分曰恁麼則雷音普震無

邊刹去也師曰也須善聽

廬山化城寺慧朗禪師江南相國宋齊丘請開堂師陞座曰今日令公請山僧爲衆莫非承佛付囑不忘佛恩衆中有問話者出來爲令公結緣僧問令公親降大衆雲臻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莫是孤負令公麼問師常苦口爲甚麼學人已事不明師曰闍黎甚麼處不明曰不明處請師決斷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全因今日去也師曰退後禮三拜

杭州慧日永明寺道鴻通辯禪師僧問遠離天台境來登慧日峰久聞師子吼今日請師誦師曰聞麼曰恁麼則昔日崇壽今日永明也師曰幸自靈利何須亂道乃曰大道廓然古今常爾真心周徧如量之智皎然萬象森羅咸真實相該天括地亘古亘今大衆還會

麼還辯白得麼僧問國王嘉命公貴臨筵未審今日當爲何事師曰驗取曰此意如何師曰甚麼處去來曰恁麼則成造次也師曰休亂道

高麗國靈鑒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牛欄是問如何是佛師曰拽出癩漢著荆門上泉和尚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我得問遠遠投師如何一接師按杖視之其僧禮拜師便喝問尺璧無瑕時如何師曰我不重曰不重後如何師曰火裏唧燎飛上天

池九

十六

廬山大林寺僧遁禪師初住圓通有僧舉僧問玄沙向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沙曰少人聽未審玄沙意旨如何師曰待汝移却石耳峰我即向汝道

歸宗燕別云且低聲

池州仁王院緣勝禪師僧問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僧家自有本分事曰不問僧家本分事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話頭何在

青原下十世

天台韶國師法嗣

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餘杭王氏子總角之歲歸心佛乘既冠不茹葷日唯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纔六句悉能誦之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為華亭鎮將屬翠巖叅禪師遷止龍冊寺大闡玄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遂禮翠巖為師執勞供眾都忘身宰衣不繒續食無重味野蔬布襦以遺朝夕尋徃天台山天柱峰九旬習定有鳥類斤鷄巢於衣禡中暨謁韶國師一見而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他

池九

十七

日大興佛事初任雪竇上堂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竒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華結言言徹底冰師有偈曰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新寺明年遷永明大道場眾盈二千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問學人久在永明為甚麼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回亦出不得未審出甚麼處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教道中一切諸

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
長時轉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
若欲受持者應須著眼聽問如何是大圓鏡
師曰破砂盆師居永明十五載度弟子一千
七百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
常與七衆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
類不可稱算六時散華行道餘力念法華經
計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詩偈賦詠凡
千萬言播於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
齋書叙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
數珠金澡罐等彼國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記
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開寶八年十二月示
疾越二日焚香告衆跏趺而寂塔于大慈山
蘇州長壽院朋彥廣法禪師永嘉秦氏子僧
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四稜塌地問如何是絕

池九

十八

絲毫底法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即相而
無相也師曰也是狂言問如何是徑直之言
師曰千迂萬曲曰恁麼則無不總是也師曰
是何言歟問如何是道師曰跋涉不易
温州火寧院可弘禪師僧問如何是正真一
路師曰七顛八倒曰恁麼則法門無別去也
師曰我知汝錯會去問皎皎地無一絲頭時
如何師曰話頭已墮曰乞師指示師曰適來
亦不虛設問向上宗乘請師舉揚師曰汝問
太遲生曰恁麼則不仙陀去也師曰深知汝
恁麼去
杭州五雲山華嚴院志逢禪師餘杭人也生
惡童血膚體香潔幼歲出家於臨安東山朗
瞻院依年受具通貫三學了達性相嘗夢陞
須彌山觀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

足唯不識第三尊但仰視而已釋尊謂之曰
此是補彌勒處師子月佛師方作禮覺後因
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天福中遊方抵天台雲
居參國師賓主緣契頓發玄秘一日入普賢
殿中宴坐倏有一神人跪膝於前師問汝其
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宿愆未殄汝
知之乎曰師有何罪唯一小過耳師曰何也
曰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傾棄非所宜也
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
脾疾十載方愈凡折退飲食及湯唾便利等
並宜嗚指默念咒發施心而
之領棄吳越國王嚮師道風召賜紫衣署普覺
禪師命往臨安功臣院上堂諸上座捨一知
識叅一知識盡學善財南遊之式樣且問上
座祇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峰謁德雲比
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却於別峰相見夫教

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亦
昭然諸上座即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相
見此處是妙峰是別峰脫或從此省去可謂
不孤負老僧亦嘗見德雲比丘未常刹那相
捨離還信得及麼僧問叢林舉唱曲為今時
如何是功臣的的意師曰見麼曰恁麼則大
衆咸欣也師曰將謂師子兒問佛佛授手祖
祖傳心未審和尚傳箇甚麼師曰汝承當得
麼曰學人承當不得還別有人承當得否師
曰大衆笑汝問如何是如來藏師曰恰問著
問如何是諸佛機師曰道是得麼上堂良久
曰大衆看看便下座上堂古德為法行腳不
憚勤勞如雪峰三到投子九上洞山盤桓往
返尚求箇入路不得看汝近世叅學人纔跨
門來便要老僧接引指示說禪且汝欲造玄

極之道豈同等閑而況此事亦有時節躁求
焉得汝等要知悟時麼如今各且下去堂中
靜坐直待仰家峰點頭老僧即為汝說時有
僧出曰仰家峰點頭也請師說師曰大衆目
道此僧會老僧語不會老僧語僧禮拜師曰

光九

三

今日偶然失鑿有人問僧無為無事人為甚
麼却有金鎖難僧無對師代云祇為無為無
事僧問教道中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
神攝向二鐵圍山意旨如何師曰甚麼處是
二鐵圍山僧無語師曰還會麼如今若有人
起佛法之見吾與烹茶兩甌且道賞伊罰伊
同教意不同教意開寶四年大將凌超於五
雲山創院奉師為終老之所師每攜大扇乞
錢買肉飼虎每迎之載以還山雍熙二年
示寂塔於本院

杭州報恩法端慧月禪師上堂數夜與諸上
座東語西話猶未盡其源今日與諸上座大
開方便一時說却還願樂也無久立珍重僧
問學人恁麼上來請師接師曰不接曰為其
麼不接師曰為汝太靈利

杭州報恩紹安通辯明達禪師上堂僧問大
衆側聆請師不吝師曰奇怪曰恁麼則今日
得遇於師也師曰是何言歟乃曰一句染神
萬劫不朽今日為諸人舉一句子良久曰分
明記取便下座上堂幸有樓臺匝地常提祖

光九

三

印不妨諸上座參取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見成曰恁麼則亘古
且今也師曰莫閑言語

福州廣平院守威宗一禪師本州人也參天
台國師得旨乃付衣法時有僧問大庾嶺頭

提不起如何今日付於師師提起曰有人敢道天台得麼上堂達磨大師云吾法三千年後不移絲髮山僧今日不移達磨絲髮先達之者共相證明若未達者不移絲髮僧問洪鐘韻絕大衆臨筵祖意西來請師提唱師曰洪鐘韻絕大衆臨筵問古人云任汝千聖見我有天真佛如何是天真佛師曰千聖是弟問如何是廣平家風師曰誰不用用上堂不用開經作梵不用展鈔牒科還有理論處也無設有理論處亦是方便之談宗乘事合作麼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未曾有人答得曰請師方便師曰何不更問

杭州報恩永安禪師温州翁氏子幼依本郡彙征大師出家後唐天成中隨本師入國忠懿王命征爲僧正師尤不喜俗務擬潛往閩

川投訪禪會屬路岐艱阻遂回天台山結茅尋遇韶國師開示頓悟本心乃辭出山征聞於王王命住越州清泰次召居上寺署正覺空慧禪師上堂十方諸佛一時雲集與諸上座證明諸上座與佛一時證明還信麼切忌卜度僧問四衆雲臻如何舉唱師曰若到諸方切莫錯舉曰非但學人大衆有賴師曰禮拜著問五乘三藏委者頗多祖意西來乞師指示師曰五乘三藏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汝却靈利問如何大作佛事師曰嫌甚麼池九曰恁麼則親承摩頂去也師曰何處見世尊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過這邊立僧纔移步師召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取一偈汝問西來意且過這邊立昨夜三更時雨打虛空濕電影忽然明不似蚰蜒急開寶七年示疾告

衆言別時有僧問昔日如來正法眼迦葉親傳未審和尚玄風百年後如何體會師曰汝甚麼處見迦葉來曰恁麼則信受奉行不忘斯旨去也師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言訖跏趺而寂闍維舌根不壞柔輦如紅蓮華藏於普賢道場

廣州光聖院師護禪師閩人也自天台得法化行嶺表國王劉氏創大伽藍請師居焉署大義禪師僧問昔日梵王請佛今日國王臨筵祖意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要西來山僧已舉唱了也曰豈無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方便問學人乍入叢林西來妙訣乞師指示師曰汝未入叢林我已示汝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不要領會

杭州奉先寺清昱禪師永嘉人也忠懿王召

沈九

三十三

入問道創奉先居之署圓通妙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高聲舉似大眾

台州紫凝普聞寺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鉏頭師曰但恁麼諦信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曰汝自何來有偈示衆曰今年五十五脚未蹋寸土山河是眼睛大海是我肚太平興國四年有旨試僧經業山門老宿各寫法名唯師不闕書札時通判李憲問世尊還解書也無師曰天下人知淳化初不疾命侍僧開浴浴訖垂誠徒衆安坐而逝塔於本山三年後門人遷塔發龕觀師容儀儼若髭髮仍長遂迎入新塔

温州鴈蕩山願齊禪師錢塘江氏子上堂僧問夜月舒光為甚麼碧潭無影師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師曰不唯弄影兼乃

怖頭

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蘇州人也忠懿王命
王越州清泰署慧智後遷上寺上堂山僧素
乏知見復寡聞持頃雖侍立於國師不蒙一
句開示以致今日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
可相助發何況能為諸仁者區別緇素商量
古今還怪得山僧麼若有怪者且道此人具
眼不具眼有賓主義無賓主義晚學初機必
須審細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
恁麼則閣黎怪老僧去也曰不怪時如何師
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太平興國三年吳越
王入覲師隨寶塔至見于滋福殿賜紫衣號
慧明禪師端拱中乞還故里詔從之賜御製
詩忠懿王施金於常熟本山院剗軋浮圖七
級高二百尺功既就至道三年八月示寂塔

七

二五

于院之西北隅

杭州光慶寺遇安禪師錢塘沈氏子上堂僧
問無價寶珠請師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恁
麼則人人具足去也師曰珠在甚麼處僧禮
拜師曰也是虛言問提綱舉領盡立主賓如
何是主師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賓師曰適
來向汝道甚麼曰賓主道合時如何師曰其
令不行問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如何是吞萬
象底光師曰大眾總見汝恁麼問曰光吞萬
象從師道心月孤圓意若何師曰抖擻精神
著曰鷺倚雪巢猶可辯光吞萬象事難明師
曰謹退問青山綠水處處分明和尚家風乞
垂一句師曰盡被汝道了也曰未必如斯請
師答話師曰不用閑言又一僧方禮拜師曰
問答俱備僧擬問師乃叱之上堂欲識曹溪

旨雲飛前面山分明真實箇不用別追攀僧
 問古德有言井底紅塵生山頭波浪起未審
 此意如何師曰若到諸方但恁麼問曰和尚
 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乃曰古今
 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起山頭結子空華生
 兒石女且作麼生會莫是和聲送事就物呈
池九
 心向裏藏鋒聲前全露麼莫是有名無體異
 唱玄譚麼上座自會即得古人意旨即不然
 既恁麼會不得合作麼生會上座欲得會麼
 但看泥牛行處陽燄翻波木馬嘶時空華墜
 影聖凡如此道理分明何須久立珍重
 台州般若寺友蟾禪師錢塘人也初住雲居
 普賢忠懿王署慈悟禪師遷止上寺衆盈五
 百僧問鼓聲纔罷大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
 舉唱師曰虧汝甚麼曰恁麼則人人盡露恩

去也師曰莫亂道

婺州智者寺全肯禪師初叅國師國師問汝
 名甚麼師曰全肯國師曰肯箇甚麼師於言
 下有省乃禮拜住後僧問有人不肯還甘也
 無師曰若人問我即向伊道

音釋

籛 古旱切音 籛 屋郭切音 籛 善丹也 籛 儒汝朱切音 鷄
於諫切音 迂 迂本 飼 同飲相吏切音寺 昱
異小雀也 迂 字 飼 食也以食食人也 昱
余六切音 毓 日光也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七

池十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十世

天台韶國師法嗣

福州王泉義隆禪師上堂山河大地盡在諸

池十

人眼睛裏因甚麼說會與不會時有僧問山河大地眼睛裏師今欲更指歸誰師曰祇爲上座去處分明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知方便不虛施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杭州龍冊寺曉榮禪師温州鄧氏子僧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阿誰師曰汝還識得祖也未僧慧文問如何是真實沙門師曰汝是慧文問如何是般若大神珠師曰般若大神珠分形萬億軀塵塵彰妙體刹刹盡毗盧問

如何是日用事師曰一念周沙界日用萬般通湛然常寂滅常展自家風小叅次僧問向上事即不問如何是妙善臺中的的意師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曰恁麼則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師乃叱之

杭州功臣慶蕭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明暗色空曰恁麼則諸法無生去也師曰汝喚甚麼作諸法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功臣家風明暗色空法法非異心心自通恁麼會得諸佛真宗

越州稱心敬璉禪師僧問結束囊裝請師分付師曰莫諱却曰甚麼處孤負和尚師曰却是汝孤負我

福州巖峯師木禪師開堂陞座極樂和尚問曰大衆顛望請震法雷師曰大衆還會麼還

辨得麼今日不異靈山乃至諸佛國土天上
 人間總皆如是亘古亘今常無變異作麼生
 會無變異底道理若會得所以道無邊刹境
 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
 念僧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巖峯一會誰是
 聞者師曰問者不弱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來
 處甚分明

路府華嚴慧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
 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華嚴境師曰滿目無
 形影

越州清泰院道圓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
 麼處去也師曰今日遷化嶺中上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可向汝道庭前栢樹
 子
 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餘杭人也辯才

冠衆多聞強記時天台門下推為傑出僧問
 湛湛圓明請師一決師曰十里平湖一輪秋
 月問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師曰以此為津
 梁曰如何是此師曰菜著汝鼻孔問無根樹
 子向甚麼處栽師曰汝甚處得來

杭州開化寺行明傳法禪師本州于氏子禮
 雪竇智覺禪師為師及智覺遷永明遂入天
 台國師之室蒙授記薊復歸永明翊贊廼師
 海衆傾仰忠懿王建六和寺本朝賜開化額延請住
 持聚徒說法僧問如何是開化門中流出方
 便師曰日日潮音兩度聞問如何是無盡燈
 師曰謝闍黎照燭

越州漁浦開善寺義圓禪師僧問一年去一
 年來方便門中請師開師曰分明記取曰恁
 麼則昔時師子吼今日象王回也師曰且喜

沒交涉

温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福州人也得法於天台又常閱首楞嚴經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師乃破句讀曰知見立 知即無明本 知見無 見斯即涅槃於此有省有人語師曰破句了也師曰此是我悟處畢生不易時謂之安楞嚴至道元年春將示寂有嗣子蘊仁侍立師乃說偈示之不是嶺頭攜得事豈從鷄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爲君裁付囑已澡身易衣安坐令舁棺至室良久自入棺經三日門人啟棺覩師右脇吉祥而臥四衆哀慟師乃再起陞堂說法訶責垂誠此度更啟吾棺者非吾之子言訖復入棺長往

杭州龍華寺慧居禪師閩人也自天台領旨

忠懿王命住上寺開堂示衆曰從上宗乘到這裏如何舉唱祇如釋迦如來說一代時教如瓶注水古德尚云猶如夢事寤語一般且道據甚麼道理便恁麼道還會麼大施門開何會壅塞生凡育聖不漏纖塵言凡則全凡舉聖則全聖凡聖不相待箇箇獨稱尊所以道山何大地長時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是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箇問頭如法問著僧擬進前師曰又沒交涉也問諸佛出世放光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話頭自破上堂龍華這裏也祇是拈柴擇菜上來下去晨朝一粥齋時一飯睡後喫茶但恁麼叅取珍重問學人未明自己如何辨得淺深師曰識取自己眼曰如何是自己眼師曰向汝道甚麼

婺州齊雲山遇臻禪師越州楊氏子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六尺其僧禮拜師曰塔倒也問圓明了知爲甚麼不因心念師曰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師曰汝喚甚麼作心念秋夕閑坐偶成頌曰秋庭蕭蕭風颼颼寒星列空蟾魄高措願靜坐神不勞鳥窠無端吹布毛

温州瑞鹿寺本先禪師本州鄭氏子叅天台國師導以非風幡動仁者心動之語師即悟解爾後示徒曰吾初學天台法門語下便薦

然千日之內四儀之中似物礙膺如響同所千日之後一日之中物不礙膺譬不同所當下安樂頓覺前咎乃述頌三首一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曰非風幡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人欲曉祖師真是好知音二

見色便見心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更求道理說多般孤負平生三事衲三明自己曰曠大劫來祇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麼形作麼形今無不是師自爾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貨不設臥具不衣繭絲曰唯一食終日晏坐申旦誨誘踰三十載其志彌厲上堂你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麼若道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爭奈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現在縱然地還會恁麼告示麼若會不妨靈利無事莫立上堂大凡叅學未必學問話是叅學未必學揀話是叅學未必學代語是叅學未必學別語是叅學未必學捨破祖師奇特言語是叅學未必捨破祖師奇特言語是叅學若於如是等叅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

儻無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道聰
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輪諸人若也叅學
應須真實叅學始得行時行時叅取立時立
時叅取坐時坐時叅取眠時眠時叅取語時
語時叅取默時默時叅取一切作務時一切
作務時叅取既向如是等時叅且道叅箇甚
人叅箇甚麼語到這裏須自有箇明白處始
得若不如是喚作造次之流則無究了之旨
上堂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鳴
咽你等還知得如是多景象示你等箇入處
麼若也知得不妨叅取好上堂天台教中說
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
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
殊門者不是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
普賢門者是箇甚麼莫道別却天台教說話

無事且退上堂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
處去沙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曰學人
不會沙曰要騎便騎要下即下師曰若是求
出三界修行底人聞這箇言語不妨狐疑不
妨驚惶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
作馬或有會云千變萬化不出真常或有會
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這箇言語或有會
云東家是南泉西家是南泉或有會云東家
郎君子西家郎君子或有會云東家是甚麼
西家是甚麼或有會云便作驢叫又作馬嘶
或有會云喚甚麼作東家驢喚甚麼作西家
馬或有會云既問遷化答在問處或有會云
作露柱處去也或有會云東家作驢西家作
馬虧南泉甚處如是諸家會也總於佛法有
安樂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

地十

六

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即下這箇話
不消得多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沒多
事珍重上堂鑑中形影唯憑鑑光顯現你等
諸人所作一切事且道唯憑箇甚麼顯現還
知得麼若也知得於叅學中千足萬足無事
莫立上堂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
不知一切且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無本來
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又不知一切與死無
異若道那時無本來性睡眠忽省覺知如故
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
如故如是等時是箇甚麼若也不會各體究
取無事莫立上堂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
言語好箇八底門戶且問你等諸人眼見一
切色耳聞一切聲鼻嗅一切香舌了一切味
身觸一切爽滑意分別一切諸法祇如眼耳

鼻舌身意所對之物爲復唯是你等心爲復
非是你等心若道唯是你等心何不與你等
身都作一塊了休爲甚麼所對之物却在你
等眼耳鼻舌身意外你等若道眼耳鼻舌身
意所對之物非是你等心又爭奈諸法所生
唯心所現言語留在世間何人不舉著你等
見這箇說話還會麼若也不會大家用心商
量教會去幸在其中莫令厭學無事且退大
中祥符元年二月謂上足如畫曰可造石龕
中秋望日吾將順化畫稟命即成及期遠近
士庶奔趨瞻仰是日叅問如常至午坐方丈
手結寶印謂畫曰古人云騎虎頭打虎尾中
央事作麼生畫曰也祇是如畫師曰你問我
畫乃問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麼生
師曰我也美不出言訖奄然開一目微視而

逝

杭州興教洪壽禪師同國師普請次聞墮薪
有省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
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蘇州承天永安道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

平

八

曰咄這旃陀羅曰學人初機乞師方便師曰
汝問甚麼曰問佛師曰咄這旃陀羅

清涼欽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本州金氏子徧歷禪會
學心未息後於上藍院主經藏法燈一日謂

師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它曰不東不西藏
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
又爭得曰道齊祇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
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有
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他家自

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住後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汝是阿誰問荆棘林中無出路請師方

便爲奮開師曰汝擬去甚麼處曰幾不到此

師曰閑言語問不免輪回不求解脫時如何

師曰還會問建山麼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

師曰放你三十棒問如何是三寶師曰汝是

甚麼寶曰如何師曰土木瓦礫師著語要搜

玄拈古代別等盛行叢林至道三年丁酉九

月示疾聲鐘集衆乃曰老僧三處住持三十

餘年十方兄弟相聚話道主事頭首勤心贊

準

七

助老僧今日火風相逼特與諸人相見諸人

還見麼今日若見是末後方便諸人向甚麼

處見爲向四大五陰處見六八十二處見這

裏若見可謂雲居山二十年間後學有賴吾

去後山門大眾分付契環開堂住持凡事勤

而行之各自努力珍重大衆纔散師歸西挾而逝塔于本山

靈隱聳禪師法嗣

杭州功臣院道慈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衆咸臻便請舉揚宗教師曰大衆證明曰恁麼則亘古亘今也師曰也須領話

秀州羅漢院願昭禪師錢塘人也上堂山河大地是真善知識時常說法時時度人不妨諸上座叅取僧問羅漢家風請師一句師曰嘉禾合穗上國傳芳曰此猶是嘉禾家風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或到諸方分明舉似後住杭州香嚴寺僧問不立纖塵請師直道師曰衆人笑汝曰如何領會師曰還我話頭來處州報恩院師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誰人不見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

青黃赤白曰一相何在師曰汝却靈利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法嗣嗣何人師曰靈鷲峰前月輪皎皎

衢州澱寧可先禪師僧問如何是澱寧家風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怪老僧甚麼處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問西來意

杭州光孝院道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著曰莫即便是也無師曰沒交涉後住靈隱示滅

杭州西山保清院遇寧禪師開堂陞座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二人俱錯僧擬進語師便下座

福州支提雍熙辯隆禪師明州人也上堂巍巍實相偈塞虛空金剛之體無有破壞大衆

還見不見若言見也且實相之體本非青黃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之法且作麼生說箇見底道理若言不見又道巍巍實相畝塞虛空爲甚麼不見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脚下底曰恁麼則尋常履踐師曰莫錯認問如何是堅密身師曰僕僕地曰恁麼則不密也師曰見箇甚麼

杭州瑞龍院希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特謝閣黎借問曰借問則不無家風作麼生師曰瞌睡漢

歸宗柔禪師法嗣

南康軍羅漢行林祖印禪師僧問天垂甘露地涌七珍是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謝汝相報曰恁麼則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去也師曰更須子細上堂纔坐忽有猫兒跳上身師

提起示衆曰昔日南泉親斬却今朝耶舍示玄徒而今賣與諸禪客文契分明要也無良久拋下猫兒便下座

明州天童新禪師僧問如何是密作用師曰何會密問心徑未通時如何師曰甚麼物礙汝問求之不得時如何師曰用求作麼曰如何即是師曰何曾失却問如何是天童境師曰雲無人種生何極水有誰教去不回

杭州功臣覺軻心印禪師僧問祖師不在東西山未審在甚麼處師曰且討問如何是天真佛師曰爭敢裝點

明州天童清簡禪師錢塘張氏子師爲事孤潔時謂之簡浙客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欲向汝道曰請和尚道師曰達麼不可再來也師晚居雪竇而終塔于寺之東南

隅

百丈恒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澄湜禪師僧問趙州石橋度驢度馬三峽石橋當度何人師曰蝦蟇蚯蚓曰恁麼則物物盡沾恩師曰踏不著問仙洞昨朝師罷唱棲賢今日請師宣師曰來日又作麼生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箭過新羅問如何是佛師曰張三李四問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師曰猶未知痛痒問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學人如何得及第歸師曰不才謹退晚叅衆集師曰早晨不與諸人相見今晚不可無言便下座問毗目仙人執善財手見微塵諸佛祇如未執手時見箇甚麼師曰如今又見箇甚麼上堂良久曰幸好一盤飯不可糝椒薑雖然如此試啜噉看便下座

字

十二

一一二

龍藏

蘇州萬壽德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衆一時瞻仰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汝且自爲乃曰問答俱備其誰得意若向他求還成特地老僧久處深山比爲藏拙何期今日入到萬壽門下可謂藏之不得既藏不得分明露現未審諸人阿誰先見如有見處出來對衆吐露箇消息良久曰久立珍重越州雲門雍熙永禪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且莫哮吼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退後著問如何是古佛徑路師曰誰不履踐問如何是學人休心息意處師曰拗折拄杖得也未問心王出劫時如何師曰更宣一徧看問如何是決定義師曰不可執著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意不小

永明潛禪師法嗣

杭州千光王寺瓊省禪師温州鄭氏子幼歲出家精究律部聽天台文句棲心於圓頓止觀後閱楞嚴文理宏濬未能洞曉一夕誦經既久就案假寐夢中見日輪自空而降開口吞之自是倏然發悟差別義門渙然無滯後

世十

十三

叅永明永明唯印前解無別指喻以忠懿王所遺衲衣授之表信住後上堂諸上座佛法無事昔之日月今之日月昔日風雨今日風雨昔日上座今日上座舉亦了說亦了一切成現好珍重關寶五年七月寶樹浴池忽現

其前師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越三日示疾集衆言別安坐而逝闍維收舍利建塔

衢州鎮境志澄禪師僧問如何是定乾坤底
斂師曰不漏絲髮曰用者如何師曰不知因
普請次僧問鉏頭損傷蝦蟇蚯蚓還有罪也

無師曰阿誰下手曰恁麼則無罪過師曰因果歷然

明州崇福院慶祥禪師上堂諸禪德見性周徧聞性亦然洞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古人道隨緣無作動寂常真如此施爲全真智用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堂堂六尺甚分明曰祇如本來人還依如此相貌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本來人曰乞師方便師曰教誰方便

報恩明禪師法嗣

福州保明院道誠通法禪師上堂如爲一人衆多亦然珍重僧問圓音普震三等齊聞竺土僊心請師密付師良久僧曰恁麼則意馬已成於寶馬心牛頓作於白牛去也師曰七顛八倒曰若然者幾招哂笑師曰禮拜了退

問如何是和尚西來意師曰我不會到西天
曰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
時

報慈言導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能禪師上堂不用上來堂中
憍陳如上座為諸上座轉第一義法輪還得
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叅取下座後却問一
僧祇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叅取聖僧聖僧還
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問如何是佛
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
六使呼為佛回光返照看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泉州雲臺山令岑禪師僧問如何是雲臺境
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瞌睡
漢

杭州資國圓進山主僧問丹霞燒木佛意旨
如何師曰招因帶果問庭前栢樹子意旨如
何師曰碧眼胡僧笑點頭問古人道東家作
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報恩安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道堅禪師有官人問某甲收金陵
布陣殺人無數還有罪也無師曰老僧祇管
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洋瀾左蠡無
風浪起

廬山歸宗慧誠禪師楊州人也開堂日於法

堂前謂眾曰天人得道以此為證恁麼便散

去已是周遮其如未曉即為重說遂陞座僧
問知郡臨筵請師演法師曰我不及汝問如
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不知乃曰問話且住直饒問到窮劫

問也不著答到窮劫答也不及何以故祇爲諸人各有本分事圓滿十方亘古亘今乃至諸佛也不敢錯悞諸人便謂之頂族祇是助發上座所以道十方法界諸有情念念以證善逝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諸上座不要退屈信取便休祖師西來祇道見性成佛其餘所說不及此說更有箇奇特方便舉似諸人良久曰分明記取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久立珍重僧問不通風處如何過得師曰汝從甚麼處來僧舉南泉問鄧隱峰曰銅餅是境餅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峰便拈餅瀉水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鄧隱峰甚奇怪要且亂瀉

長安規禪師法嗣

廬州長安院辯實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入室靈峰住九霄

潭州雲蓋用清禪師河州趙氏子僧問有一人在萬丈井底如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曰恁麼則穿雲透月去也師曰三十三天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謾語作麼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門外三泉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童行作子有頌示衆曰雲蓋鎖口訣擬議皆腦裂拍手趁虛空雲露西山月僧問如何是鎖口訣師曰徧天徧地曰恁麼則石人點頭露柱拍手去也師曰一餅淨水一爐香曰此猶是井底蝦蟇師曰勞煩大衆師常節飲食隨衆二時但展鉢而已或逾年月亦不調練服餌無妨作務有請必開即便飽食而亡拘執至道二年四月二日示疾而逝

雲居錫禪師法嗣

台州般若從進禪師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
師曰切忌飲著曰飲著又如何師曰喪却汝
性命

越州清化志超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
是甚麼人曰莫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沒交涉
青原下十一世

長壽彥禪師法嗣

蘇州長壽法齊禪師婺州人始講明門因明
二論尋置遊方受心印於廣法禪師節使錢
仁奉禮請繼廣法住持開堂日有百法座主
問令公請命四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
師曰百法明門論曰畢竟作麼生師曰一切
法無我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爲甚麼却不
見佛師曰不見即道曰恁麼則見去也師曰
城東老母與佛同生

雲居齊禪師法嗣

南康雲居契瓊禪師僧問路逢死蛇莫打殺
無底籃子盛將歸未審師還受也無師曰你
甚麼處得來曰恁麼則不虛施也師曰却且
提取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不及曰莫祇
這箇便是麼師曰不令人讚歎

杭州靈隱文勝慈濟禪師僧問古鑑未磨時
如何師曰古鑑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鑑曰未
審分不分師曰更照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莫訝荒疎曰忽遇客來作麼生師曰喫
茶去

明州瑞巖義海禪師霅川人也造雲居法席
居問甚麼物恁麼來師於言下大悟遂有頌
曰雲居甚麼物問著頭恍惚直下便承當猶
是生埋沒出世住報本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若到諸方但道報本不解答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忌諱曰忽遇觸忤又且如何師曰不解作客勞煩主人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未審如何示衆師曰汝不欲我開談曰未曉師機師曰且退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這裏無安排你處

明州廣慧志全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你莫鈍置我禮拜師曰却是大衆鈍置闍黎便下座問賊不打貧兒家時如何師曰說向人也不信僧曰恁麼則禮拜而退師曰得箇甚麼

明州大梅保福居煦禪師僧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但恁麼會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禮拜者

卷十

六八

處州南明惟宿禪師僧問法法不隱藏古今常顯露如何是顯露底法師曰見示大衆曰恁麼則學人謹退也師曰知過必改荆門軍清溪清禪師僧問古路坦然如何履踐曰你是行腳僧

支提隆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玄本禪師僧問蚌舍未剖時如何師曰光從何來問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此意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師見僧看經乃問看甚麼經僧無語乃示頌曰看經不識經徒勞損眼睛欲得不損眼分明識取經

羅漢林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院紹珍禪師僧問金鷄未鳴時如何師曰是何時師曰鳴後如何師曰却不知時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在那裏曰

出窟後如何師曰且走

洪州大寧院慶聰禪師僧問道泰不傳天子
令時人盡唱太平歌未審師今意旨如何師
曰山僧罪過問如何是佛師曰須彌山上堂
生死涅槃猶如昨夢且道三世諸佛釋迦老

子有甚麼長處雖然如是莫錯會好拍手一

池十

十九

下使下座問承古有言東山西嶺青未審意
旨如何師曰東山西嶺青雨下却天晴更問
箇中意鷓鴣生鷓鴣

功臣軻禪師法嗣

蘇州堯峰顯暹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
師一接師曰去問承教有言是法平等無有
高下如何是平等法師曰堯峰高寶華低曰
恁麼則却成高下去也師曰情知你恁麼會
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

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所以古人
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問
如何是道師曰夕死可矣問如何是金剛力
士師曰這裏用不著問亾僧遷化向甚麼處
去也師曰蒼天蒼天乃曰祇如未後僧問亾

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山僧向他道蒼天蒼
天且道意落在甚麼處莫是悲傷遷逝痛憶
道人麼若乃恁麼評論實謂罔知去處要知
去處麼更不用久立歇去上堂冬去春來樓
閣門開若也入得不用徘徊諸上座還向這
裏入得也未若也入得所以古人道是處是
彌勒無門無善財若也入之未得自是諸上
座狂走更不切切久立珍重

蘇州吳江聖壽志昇禪師上堂若論佛法更
有甚麼事所以道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

人倫古今城郭喚作平等法門絕前後際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依而行之久立珍重

杭州功臣開化守如禪師上堂召大眾曰還知道聖僧同諸人到這裏麼既勞尊降焉敢

稽留久立珍重

沈子
棲賢湜禪師法嗣

杭州南山興教院惟一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白雲數重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青山一朶問如何是道師曰刺頭入荒草曰

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乾屎橛曰大耳三藏第
三度爲甚麼不見國師師曰脚跟下看曰如
何得見師曰草鞋跟斷

安吉州西余體柔禪師上堂一人把火自燼
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路進前即觸途成滯

退後即噎氣填胃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如今已不奈何也良久曰待得雪消去自然
春到來

真州定山惟素山主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
曰暑往寒來曰恁麼則遷去也師曰啼得血
流無用處問達磨心印師已曉試舉家風對
衆看師曰門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
啼問知師洞達諸方旨臨機不答舊時禪如
何是新奇師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曰學人
慙慙於座右莫不祇此是新奇師曰折草量

天問如何是定山境師曰清風滿院曰忽遇
客來如何祇待師曰莫嫌冷淡乃曰若論家
風與境不易酬對多見指定處所教他不得
自在曾有僧問大隨如何是和尙家風隨曰
赤土畫簸箕入曰肚上不貼榜且問諸人作

麼生會更有夾山雲門臨濟風穴皆有此話
播於諸方各各施設不同又作麼生會法無
異轍殊途同歸若要省力易會但識取自家
桑梓便能紹得家業隨處解脫應用現前天
地同根萬物一體喚作衲僧眼睛綿綿不漏
絲髮苟或於此不明徒自矜衒辛苦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含齒戴髮曰恁麼別人人具足
師曰遠之又遠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
曰成家立業曰見後如何師曰立業成家問
如何是定山路師曰峭曰履踐者如何師曰
嶮問無上法王有人陀羅尼名爲圓覺流出
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未審圓覺從甚麼
處流出師曰山僧頂戴有分曰恁麼則信受
奉行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問十二時中如
何得與道相應師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曰

恁麼則不假修證也師曰三生六十劫

淨土素禪師法嗣

杭州淨土院惟正禪師秀州華亭黃氏子幼
從錢塘資聖院本如肄業且將較藝於有司
如使禱觀音像以求陰相師謝曰豈忍獨私
於己哉郡人朱紹安聞而嘉歎欲啟帑度之
師慨然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密旨今反是去
古遠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已而遇祥符
覃恩得諧素志獨擁毳袍且弊同列慢之師
曰佛乎佛乎儀相云乎哉僧乎僧乎盛服云
法十
乎哉厥後有願輸奉歲時用度俾繼如之院
務亦復謝曰聞拓鉢乞食未聞安坐以享聞
歷謁諸祖未聞廢學自任況我齒茂氣完正
在筋力爲禮非從事屋廬之秋也於是提策
東引學三觀於天台復旋徑山谷單傳之旨

於老宿惟素素董臨安功臣山淨土院師輔
相之久而繼席焉然爲人高簡律身精嚴名
卿巨公多所推尊葉內翰清臣牧金陵迎師
語道一日葉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
爲我少留一日款清話否師諾之翌日遣使
邀師畱一偈而返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
倚杖又思惟爲僧祇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
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師識慮洗然不牽世
累雅愛跨黃犢出入軍持巾鉢悉挂角上市
人爭觀之師自若也杭守蔣侍郎嘗與師爲
方外友每往謁至郡庭下犢譚笑終日而去
蔣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挂餅
孟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師嘗
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
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平生製作三十卷號錦

北

二十三

溪集又工書筆法勝絕秦少游珍藏之冬不
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
好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
達旦率以爲常九峰韶禪師嘗客於院一夕
將卧師邀之曰月色如此勞生擾擾對之者
能幾人峰唯唯而矣久之呼童子使熟炙峰
方饑意作藥石頃乃橘皮湯一盃峰匿笑曰
無乃太清乎有問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
何也師曰徒費言語吾願寧假曲折但日夜
煩萬象爲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
謂造物無盡藏也皇祐元年孟夏八日語衆
曰夫動以對靜未始有極吾一動歷年六十
有四今靜矣然動靜本何有哉於是泊然而
逝

青原下十二世

靈隱勝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延珊慧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
 曰道遠乎哉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絲髮
 不通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莫亂走上堂
 與上座一線道且作麼生持論佛法若也水
 洩不通便教上座無安身立命處當此之時
 祖佛出頭來也有二十棒分恁麼道山僧還
 有過也無不見世尊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
 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
 尊雲門云我當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
 却何以如此貴圖天下太平且道雲門恁麼
 說話有佛法道理也無雖然如此雲門祇具
 一隻眼久立珍重

常州薦福院歸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耳畔打鐘聲

六十一

三十一

瑞巖海禪師法嗣

明州翠巖嗣元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見錢買賣不會賒曰向來更有事也
 無師曰好不信人直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七

音釋

遜蘇曹切音
 廝風聲
 於檢切音
 厭忽也
 魯果切音
 濼亦雷也
 揜叔協切念入
 聲指捨也
 胡谷切音
 府城南面至
 澗水名在金華
 直甲切音
 水名在吳興
 奘乳亮切音
 軟京弱也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八

碣一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

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檗

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爲第一座乃問上座

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參問否師曰

不曾參問不知問箇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

和尚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

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

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

去問師又問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

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

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曰汝若去須

辭和尚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曰問

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

伊已後爲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來

日辭黃檗檗曰不須他去祇往高安灘頭參

大愚必爲汝說師到大愚愚曰甚處來師曰

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

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

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

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

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擲住曰這尿牀鬼

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

多子你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

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

師辭大愚却回黃檗檗見便問這漢來來去

去有甚了期師曰祇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

侍立壁間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

叅大愚去來槩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

槩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

甚待來即今便打隨後便掌槩曰這風顛漢

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槩喚侍者曰引這風

顛漢叅堂去馮山舉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槩力仰云非但騎虎

頭亦解黃槩一日普請次師隨後行槩回頭

見師空手乃問鑊在何處師曰有一人將去

了也辟曰近前來共汝商量箇事師便近前

槩豎起鑊曰祇這箇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

手掣得豎起曰為甚麼却在某甲手裏槩曰

今日自有人普請便回寺仰山侍馮山大馮舉此話未了仰便

問鑊在黃槩手裏為甚麼却被臨濟奪却馮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師普請鉏

地次見黃槩來拄鑊而立槩曰這漢困那師

曰鑊也未舉困箇甚麼槩便打師接住棒一

送送倒槩呼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

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槩纔起便打維那

師鑊地曰諸方火葬我這裏活埋馮山問仰山黃槩打

維那意作麼生仰云正賊走却邏賊人喫棒師一日在僧堂裏睡

槩入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舉首見是

槩却又睡槩又打板頭一下却往上間見首

座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却坐禪汝在這裏妄

想作麼座曰這老漢作甚麼槩又打板頭一

下便出去馮山舉問仰山祇如黃槩意作麼生仰云兩彩一賽師栽松

次槩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甚麼師曰一與

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鑊頭

壓地三下槩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

了也師又壓地三下噓一噓槩曰吾宗到汝

大興於世馮山舉問仰山黃槩當時祇囑臨

代深遠不欲舉似和藹馮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汝但舉看仰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

大風黃檗因入厨下問飯頭作甚麼頭曰揀

卸止衆僧飯米檗曰一頓喫多少頭曰二石五檗

曰莫太多麼頭曰猶恐少在檗便打頭舉似

師師曰我與汝勘這老漢纔到侍立檗舉前

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檗曰汝

但舉師曰莫太多麼檗曰來日更喫一頓師

曰說甚麼來日即今便喫隨後打一掌檗曰

這風顛漢又來這裏捋虎鬚師喝一喝便出

去爲山舉問仰山此二尊宿意作麼生仰山云和尚作麼生

云和向作麼生爲山云養子方知父慈仰

山云不然爲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大似勾賊破家師半夏上黃檗

山見檗看經師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俺

或作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檗曰汝破夏

來何不終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

便打趣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後

又辭檗檗曰甚處去師曰不是河南便歸河

北檗便打師約住與一掌檗大笑乃喚侍者

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來

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

去在師到達磨塔頭塔主問先禮佛先禮祖

師曰祖佛俱不禮主曰祖佛與長老有甚寬

家師拂袖便出師爲黃檗馳書至爲山與仰

山語次仰曰老兄向後北去有箇住處師曰

豈有與麼事仰曰但去已後有一人佐輔汝

此人祇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懸記師後住

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

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禡我

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

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

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至晚小叅

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

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

問答語具僧克符章

問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卽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真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箇不受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

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謂僧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示衆叅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辯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盲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問處卽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辯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卽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

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
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
此不辯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辯
魔揀異知其邪正師問洛浦從上來一人行
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曰總不親師曰親處
作麼生浦便喝師乃打上堂有一人論劫在
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
箇合受人天供養師問院主甚處去來曰州
中糶黃米來師曰糶得盡麼主曰糶得盡師
以拄杖畫一畫曰還糶得這箇麼主便喝師
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
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上堂一
人在孤峯頂上無出身路一人在十字街頭
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不作維
摩詰不作傅大士珍重有一老宿叅便問禮

拜卽是不禮拜卽是師便喝宿便拜師曰好
箇草賊宿曰賊賊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
時首座侍立師曰還有過也無座曰有師曰
賓家有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過師曰過在
甚麼處座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南泉問
云官馬
扣師到京行化至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
婆曰太無厭生師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
厭生婆便閉却門師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
亦喝便禮拜師便打趙州游方到院在後架
洗脚次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恰
遇山僧洗脚師近前作聽勢州曰會卽便會
啗啄作什麼師便歸方丈州曰三十年行脚
今日錯爲人下註脚問僧甚處來曰定州來
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僧不肯師曰已後遇
明眼人去在僧後叅三聖纔舉前話三聖便

打僧擬議聖又打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叅徒亦學師喝師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駢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師行腳時到龍光值上堂師出問不展鋒鋞如何得勝光據坐師曰大善知識豈無方便光瞪目曰嗔師以手指曰這老漢今日敗缺也次到三峯平和尚處平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平曰黃檗有

何言句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曰金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內平曰子這一問太高生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平曰且坐喫茶又問近離甚處師曰龍光平曰龍光近日如何師便出去又往鳳林路逢一婆子婆問甚處去師曰鳳林去婆曰恰值鳳林不在師曰甚處去婆便行師召婆婆回首師便行一作師曰誰道不在到鳳林林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何得剗肉作瘡林曰海月澄無影游魚獨自迷師曰海月既無影游魚何得迷林曰觀風知浪起翫水野帆飄師曰孤蟾獨耀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林曰任張三寸揮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林便休師乃有頌曰大道絕

同任向西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道

山石火莫

及電光罔道從上諸聖以何為人仰云和尚意作麼生瀉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仰云不然瀉云子又作麼生仰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那箇是正面師下禪牀擒住曰十二面觀音

甚處去也速道速道谷轉身擬坐師便打谷

接住棒相捉歸方丈師問一尼善來惡來尼

便喝師拈棒曰更道更道尼又喝師便打師

一日拈餠餅示洛浦曰萬種千般不離這箇

其理不二浦曰如何是不二之理師再拈起

餅示之浦曰與麼則萬種千般也師曰屙屎

見解浦曰羅公照鏡師見僧來舉起拂子僧

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師亦舉拂子僧不顧

師亦打又有僧來叅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

指示師亦打雲門代云祇宜老漢大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濟機在麻

谷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擄住曰大

碣一

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速道速道谷拽師

下禪牀却坐師問訊曰不審谷擬議師便喝

拽谷下禪牀却坐谷便出上堂僧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又僧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亦豎拂子僧便喝師

亦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大眾夫為法者不

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

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

思一頓誰為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

度與拄杖僧擬接師便打同普化赴施主齋

次師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是神通妙

用為復是法爾如然化趯倒飯牀師曰太龕

生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龕說細次日又同

赴齋師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趯倒

飯牀師曰得即得太龕生化喝曰瞎漢佛法

說甚麼龕細師乃吐舌師與王常侍到僧堂
王問這一堂僧還看經麼師曰不看經曰還
習禪麼師曰不習禪曰既不看經又不習禪
畢竟作箇甚麼師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曰
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師曰我將謂你是箇俗
漢師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
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
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師後居
大名府興化寺東堂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
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汭流不止問如何真
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
急須磨復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
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
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
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言訖端

坐而逝塔全身於府西北隅諡慧照禪師塔
曰澄靈

南嶽下五世

臨濟玄禪師法嗣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在三聖會裏爲首座常
曰我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
箇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你具箇甚麼
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後大
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
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
道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
會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
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
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
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

處學得箇實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師有時喚僧僧應諾師曰點卽不到又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卽不點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躲避得過問僧甚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恁麼則不從崔禪處來僧便喝師便打示衆我聞前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

喝

十一

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汝諸人去在胡喝亂喝作麼雲居住三峯庵時師問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居無對師云想和尚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二十年後居云如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遣化主到師處師問和尚住三峯庵時老僧問伊話對不得如今道得也未主舉前話師云雲居二十年祇道得箇何必興化卽不然爭如道箇不必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推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

即便出院僧問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師曰
 一盲引衆盲師在臨濟爲侍者洛浦來叅濟
 問甚處來浦曰鑿城來濟曰有事相借問得
 麼浦曰新戒不會濟曰打破大唐國覓箇不
 會底人也無叅堂去師隨後請問曰適來新
 到是成禱他不成禱他濟曰我誰管你成禱
 不成禱師曰和尚祇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
 將一轉語蓋覆却濟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請
 和尚作新到濟遂曰新戒不會師曰却是老
 僧罪過濟曰你語藏鋒師擬議濟便打至晚
 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
 窠子裏打及至你出得語又喝起了向青雲
 裏打師曰草賊大敗濟便打師見同叅來纔
 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
 前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

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
 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
 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
 橫到這裏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
 何時僧禮拜問寶劔知師藏已久今日當場
 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爲甚麼不借師曰不是
 張華眼徒窺射斗光曰用者如何師曰橫身
 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僧便作引頸勢師曰噯
 僧曰喏便歸衆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
 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收中原獲得一寶未
 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
 幞頭腳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玄覺微云且道典化
 肯莊宗不肯莊宗若肯莊宗與化眼龍顏大
 在甚麼處若不肯莊宗過在甚麼處龍顏大
 悅賜紫衣師號師皆不受乃賜馬與師乘騎
 馬忽驚師墜傷足帝復賜藥救療師喚院主

與我做箇木拐子主做了將來師接得遶院
行問僧曰汝等還識老僧麼曰爭得不識和
尚師曰蹶腳法師說得行不得又至法堂令
維那聲鐘集衆師曰還識老僧麼衆無對師
擲下拐子端然而逝諡廣濟禪師

鎮州寶壽沼禪師

第一世

僧問萬境來侵時如

何師曰莫管他僧禮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
卽打折汝腰師在方丈坐因僧問訊次師曰
百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祇如古人道
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著
師曰千聖現在曰阿誰證明師便擲下拂子
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叅焉知
端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趙州來師在
禪牀背面而坐州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
州收坐具而出師問僧甚處來曰西山來師

曰見獼猴麼曰見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
甲一箇伎倆也作不得師便打胡釘鉸參師
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虛
空麼曰請和尚打破師便打胡曰和尚莫錯
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
胡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麼被他打
胡曰不知過在甚麼處州曰祇這一縫尚不
奈何胡於此有省趙州曰且釘這一縫僧問
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青天也須喫棒曰未
審青天有甚麼過師便打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面黑眼睛白西院來叅問踏倒化
城來時如何師曰不斬死漢院曰斬師便打
院連道斬斬師又隨聲打師却回方丈曰適
來這僧將赤肉抵他乾棒有甚死急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自臨濟受訣遍歷叢

林至仰山山問汝名甚麼師曰慧寂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山大笑而已仰山因有官人相訪山問官居何位曰推官山豎起拂子曰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對山令眾下語皆不契時師不安在涅槃堂內將息山令侍者去請下語師曰但道和尚今日有事山又令侍者問未審有甚麼事師曰再犯不容到香巖巖問甚處來師曰臨濟巖曰將得臨濟喝來麼師以坐具薰口打又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這裏無殘羹餽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山便打師接住棒推向禪牀上山大笑師哭蒼天便下叅堂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腳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座再問師打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

事師便過第二座人事又到道吾吾預知以緋抹額持神杖於門下立師曰小心祇候吾應諾師叅堂了再上人事吾具威儀方丈內坐師纔近前吾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也是適來野狐精便出去住後上堂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便下座與化云我逢人則僧不出出則便為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來蠅與化云破驢脊上足蒼蠅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又喝僧曰行棒即瞎便喝師拈棒僧乃轉身作受棒勢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禡棒僧曰這賊便出去師遂拋下棒次有僧問適來爭容得這僧師曰是伊見先師來魏府大覺和尚叅臨濟濟纔見豎起拂子師展具坐濟擲下拂子師收坐具叅堂去時僧眾曰此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

濟聞說令侍者喚適來新到上來師隨侍者到方丈濟曰大衆道汝來叅長老又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長老親故師乃珍重下去師住後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頭枕衡山腳踏北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良馬不覩鞭側耳知人意問如何是鎮國寶師曰穿耳賣不售問香草未生時如何師曰喫著腦裂曰生後如何師曰腦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十字街頭望空啟告問如何是大覺師曰惡覺曰乖極師便打問忽來忽去時如何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曰不來不去時如何師曰華嶽三峯頭指天問一飽忘百饑時如何師曰縱遇臨岐食隨分納些些臨終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曰請和尚箭師曰汝喚甚麼作箭僧喝師打

數下便歸方丈却喚其僧入來問曰汝適來會麼曰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杖曰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灌谿志閑禪師魏府館陶史氏子幼從栢巖禪師披剃受具後見臨濟濟驚胸搗住師曰領領濟拓開曰且放汝一頓師離臨濟至末山語見末山章師住後上堂曰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孃孃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饑僧問請師不借借師曰滿口道不得師又曰大庾嶺頭佛不會黃梅路上沒衆生師會下一僧去叅石霜霜問甚處來曰灌谿來霜曰我南山不如他北山僧無對僧回舉似師師曰何不道灌谿修涅槃堂了也問久嚮灌谿到來祇見漚麻池師曰汝祇見漚麻池且不見灌谿曰如何是灌谿師

曰劈箭急

後人舉似玄沙沙云
更學三十年未會禪

問如何是古

人骨師曰安置不得曰爲甚麼安置不得師

曰金烏那教下碧天問金鎖斷後如何師曰

正是法汝處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鉢

裏盛飯鏡裏盛羹曰學人不會師曰飢則食

飽則休上堂十方無碧落四畔亦無門露裸

裸赤灑灑無可把便下座問如何是一色師

曰不隨曰一色後如何師曰有闍黎承當分

也無問今日一會祇敵何人師曰不爲凡聖

問一句如何師曰不落千聖機問如何是涸

中水師曰不洗人唐乾寧二年乙卯五月二

十九日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師曰立

死者誰曰僧會師乃行七步垂手而逝

涿州紙衣和尚

卽克符
道者

初問臨濟如何是奪

人不奪境濟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

白如絲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濟曰王令

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烟塵師曰如何是

人境俱奪濟曰井汾絕信獨處一方師曰如

何是人境俱不奪濟曰王登寶殿野老謳謔

師於言下領旨後有頌曰奪人不奪境緣自

帶論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驪珠光燦

爛蟾桂影婆娑覲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奪

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問禪禪是妄究理理

非親日照寒光澹山搖翠色新直饒玄會得

也是眼中塵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不論

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犯吹毛劍還如值木

盲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人境俱不奪思

量意不偏主賓言少異問答理俱全踏破澄

潭月穿開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倚門傍戶猶如醉

樹

七

出言吐氣不慚惶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口
念彌陀雙拄杖目瞽瞳人不出頭曰如何是
主中賓師曰高提祖印當機用利物應知語
帶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鑊鄒全正
令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既是太平寰宇爲甚
麼却斬癡頑師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
道與人看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
師說法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
也打僧出曰崔禪師擲下拄杖曰久立令
公伏惟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定州瓷器似鐘鳴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
曰口口分明沒嚼斜

鎮州萬壽和尚僧問如何是迦葉上行衣師
曰鶴飛千點雪雲鎖萬重山問如何是丈六
十六

禪

十六

金身師曰袖頭打領腋下剗襟曰學人不
師曰不會請人裁師訪寶壽壽坐不起師展
坐具壽下禪牀師却坐壽驟入方丈閉却門
知事見師坐不起曰請和尚庫下喫茶師乃
歸院翌日寶壽來復謁師踞禪牀壽展坐具
師亦下禪牀壽却坐師歸方丈閉却門壽入
侍者寮取灰圍却方丈門便歸去師遂開門
見曰我不恁麼他却恁麼

幽州譚空和尚鎮州牧有姑爲尼行脚回欲
開堂爲人牧令師勸過師問曰見說汝欲開
堂爲人是否尼曰是師曰尼是五障之身汝
作麼生爲人尼曰龍女八歲南方無垢世界
成等正覺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你
試一變看尼曰設使變得也祇是箇野狐精
師便打攷聞舉乃曰和尚棒折那僧問德山

棒臨濟喝未審那箇最親師曰已前在衆裏

老僧也曾商量來僧便喝師曰却是汝會僧

曰錯師便打上堂衆集有僧出曰擬問不問

時如何師曰嘎僧便喝師曰因僧又喝師拈

拄杖僧曰瞎師拋下拄杖曰今日失利僧曰

禪一
十五

草賊大敗便歸衆師以手向空點一點曰大

衆還有人辯得麼若有辯得者出來對衆道

看師良久曰頂門上眼也鑿不破便下座寶

壽和尚問除却中上二根人來時師兄作麼

生師曰汝適來舉早錯也壽曰師兄也不得

無過師曰汝却與我作師兄壽側掌曰這老

賊

襄州歷村和尚僧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

解脫師將火筋敲柴曰汝還聞麼曰聞師曰

誰不解脫師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舉起茶匙僧曰莫祇這便當否師擲向

火中

滄州米倉和尚州牧請師與寶壽入廳供養

令人傳語請二長老譚論佛法壽曰請師兄

答話師便喝壽曰某甲話也未問喝作麼師

曰猶嫌少在壽却與一喝

新羅國智異山和尚一日示衆曰冬不寒臘

後看便下座

常州善權山徹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

別師曰冬寒夏熱曰此意如何師曰炎天宜

散祖冬後更深藏

金沙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聽

曰恁麼則大衆側聆師曰十萬八千

齊聳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老僧並不知

曰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不知師曰老僧

不曾接下機問如何是道師曰往來無障礙
復曰忽遇大海作麼生過僧擬議師便打

雲山和尚有僧從西京來師問還將得西京
主人書來否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
僧天然有在曰殘羹餽飯誰喫師曰獨有二十

黎不甘喫其僧乃作吐勢師喚侍者曰扶出
這病僧著僧便出去師見僧來便作起勢僧
便出去師曰得恁麼靈利僧便喝曰作這箇
眼目承嗣臨濟也太屈哉師曰且望闍黎善
傳僧回首師喝曰作這箇眼目錯判諸方若
言隨後便打

虎谿庵主僧問庵主在這裏多少年也師曰
祇見冬凋夏長年代總不記得曰大好不記
得師曰汝得我在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
夏長響師曰鬧市裏虎僧到相看師不顧僧

曰知道庵主有此機鋒師鳴指一下僧曰是

何宗旨師便打僧曰知道今日落人便宜師

曰猶要棒喫在有僧纔入門師便喝僧默然

師便打僧却喝師曰好箇草賊有僧到近前

曰不審庵主師曰阿誰僧便喝師曰得恁麼

無賓主曰猶要第二喝在師便喝有僧問和

尚何處人事師曰隴西人曰承聞隴西出鷄

鷄是否師曰是曰和尚莫不是否師便作鷄

鷄聲僧曰好箇鷄鷄師便打

覆盆庵主問僧甚處來僧曰覆盆山下二十來師

曰還見菴主麼僧便喝師便打僧曰作甚麼

師住棒僧擬議師又打一日有僧從山下哭

上師閉却門僧於門上畫一圓相門外立地

師從菴後出却從山下哭上僧喝曰猶作這

箇去就在師便換手槌胸曰可惜先師一場

埋沒僧曰苦苦師曰菴主被謾

桐峯菴主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蟲作麼生
師便作大蟲吼僧作怖勢師大笑僧曰這老
賊師曰爭奈老僧何有僧到菴前便去師召
閻黎僧回首便喝師良久僧曰死却這老漢
師便打僧無語師呵呵大笑有僧入菴便把
住師師叫殺人殺人僧拓開曰叫喚作甚麼
師曰誰僧便喝師便打僧出外回首曰且待
且待師大笑有老人入山叅師曰住在甚處
老人不語師曰善能對機老人地上拈一枝
草示師師便喝老人禮拜師便歸菴老人曰
與麼疑殺一切人在
杉洋菴主有僧到叅師問阿誰曰杉洋菴主
師曰是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喫
在師便打僧問菴主得甚麼道理便住此山

師曰也欲通箇來由又恐遭人點檢僧曰又
爭免得師便喝僧曰恰是師便打僧大笑而
出師曰今日大敗

定上座初叅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
禪牀擒住師擬議濟與一掌師佇思傍僧曰

定上座何不禮拜師方作禮忽然大悟後南

游路逢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巖頭問上座甚

處來師曰臨濟來巖曰和尚萬福師曰和尚

已順世也巖曰某甲三人特去禮拜薄福不

遇不知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

禪

主

則師遂舉臨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

真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

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牀搗

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拓開曰無位真人是甚

麼乾屎橛巖頭不覺吐舌雪峯曰臨濟大似

白拈賊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師便擒住曰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被擒直得面黃面青語之不得巖頭雪峯曰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箇老漢

壓殺這尿牀鬼子師在鎮府齋回到橋上坐次逢三人座主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到底師擒住擬拋向橋下二座主近前諫曰莫怪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箇座主直教他窮到底

噫

三

然師曰塞却這老漢咽喉也拂袖便出嵩山

云巖上座雖得便宜爭奈掩耳偷鈴又叅百丈茶罷丈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幸自非言何須甌茶丈曰與麼則許借問丈曰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師擘開胃曰與麼不與麼丈曰要且難構要且難構師曰知即得知即得仰山云若有人知得此二人落處不妨奇特若辨不得大似日中迷路

音釋

踉勒沒切音啤 行不進也 喝余者切音惹 餓疎鳩切音搜飯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九

碣二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六世

興化獎禪師法嗣

汝州南院慧顥禪師亦曰 寶應上堂赤肉團上壁

立下仞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

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曰這瞎驢亂

作僧擬議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長水師

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麼師曰作麼生僧珍

重師便打僧叅師舉拂子僧曰今日敗缺師

放下拂子僧曰猶有這箇在師便打問僧近

離甚處曰襄州師曰來作甚麼曰特來禮拜

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

汝道不在又喝作甚麼僧又喝師便打僧禮

拜師曰這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

大行瞎漢叅堂去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叅禮拜了曰無可人事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為甚却收得江西剃刀明把師手掐一掐師曰侍者收取明以衣袖拂一拂便行師曰阿刺刺阿刺刺上堂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覲師已圓寂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曰是穴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也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

曰明堂瓦插簷曰與麼則莊嚴畢備也師曰
斬草蛇頭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量
大病源曰請師醫師曰世醫拱手問匹馬單
槍來時如何師曰且待我斫棒問如何是無
相涅槃師曰前三點後三點曰無相涅槃請
師證照師曰三點前三點後問凡聖同居時
如何師曰兩箇猫兒一箇獐問如何是無縫
塔師曰八花九裂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頭
不梳面不洗問如何是佛師曰待有卽向你
道曰與麼則和尚無佛也師曰正當好處曰
如何是好處師曰今日是三十日問園頭瓠
子開花也未曰開花已久師曰還著子也無
曰昨日遭霜了也師曰大衆喫箇甚麼僧擬
議師便打問僧名甚麼曰普叅師曰忽遇屎
橛作麼生僧便不審師便打問人逢碧眼時

如何師曰鬼爭漆桶問龍躍江湖時如何師
曰警嘆警喜曰傾湫倒嶽時如何師曰老鷄
沒嘴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餓虎投崖問
二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十字路頭吹尺八問
如何是蒼蘆林師曰鬼厭箭問如何是金剛
不壞身師曰老僧在汝脚底僧便喝師曰未
在僧又喝師便打問上上根器人來師還接
也無師曰接曰便請和尚接師曰且喜共你
平交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王尚書李
僕射曰意旨如何師曰牛頭南馬頭北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五男二女問擬伸一
問師意如何師曰是何公案僧曰啗師曰放
汝三十棒問如何是寶應主師曰杓大盃小
問僧近離甚處曰龍興曰發足莫過葉縣也
無僧便喝師曰好好問你又惡發作麼曰喚

作惡發卽不得師却喝曰你旣惡發我也惡發近前來我也沒量罪過你也沒量罪過瞎漢叅堂去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是甚麼物恁麼來曰和尚試道看師曰適來禮拜底曰錯師曰禮拜底錯箇甚麼曰再犯不容

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瞎漢叅堂去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還知寶應老漢落處麼僧擬議師打一拂曰你還知喫拂子底麼曰不會師曰正令却是你行又打一拂子

守廓侍者問德山曰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曰作麼作麼師曰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來日浴出師過茶與山山於背上拊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曰這老漢

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師行脚到襄州華嚴和尚會下一日嚴上堂曰大衆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烏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師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師又喝嚴亦喝師禮拜起曰大衆看這老漢一場敗缺又喝一喝拍手歸衆嚴下座歸方丈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趁出穴曰趁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嚴方息怒穴下來舉似師師曰你著甚來由勸這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這話也穴曰雖然如是已遍天下也

寶壽沼禪師法嗣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
荆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獼兒貉
子問如何是不變易底物師曰打帛石問如
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鼯鼠而
發機曰和尚慈悲何在師便打從漪上座到
法席旬日常自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舉話
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
召從漪舉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
錯漪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
老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錯乃曰上座且
在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便去
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
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勸我連下兩錯
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
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

首山念云
據天平作

三

五

恁麼解會未夢見
西院在何故話在

寶壽和尚第二世在先寶壽爲供養主壽問父

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
語不契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昨日蒙
和尚設問某甲不契往南方叅知識去壽曰
南方禁夏不禁冬我此間禁冬不禁夏汝且
作街坊過夏若是佛法闕闕之中浩浩紅塵
常說正法師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爭
揮一拳曰你得恁麼無面目師當下大悟走
見寶壽未及出語壽便曰汝會也不用說師
便禮拜壽臨遷化時囑三聖詣師開堂師開
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師便打聖曰與麼爲人
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丟在
法眼云甚麼處是瞎却人眼處師擲下拄杖便歸方丈僧問
不占闔域請師不謗師曰莫問種種莊嚴慙

懃奉獻時如何師曰莫汗我心田師將順寂
謂門人曰汝還知吾行履處否曰知和尚長
坐不卧師又召僧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非
吾眷屬言訖而化

三聖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僧問除上去下請師別道師
曰開口卽錯曰真是學人師也師曰今日向
弟子手裏死問如何是和尚密作用師拈棒
僧轉身受棒師拋下棒曰不打這死漢問如
何是諦實之言師曰舌拄上齶曰爲甚麼如
此師便打問如何是大悲境師曰千眼都來
一隻收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手忙脚亂問
不著聖凡請師答話師曰好僧擬議師便喝
淄州水陸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
曰用心卽錯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没用

鳴三

六

處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如何是
最初一句師便喝僧禮拜師以拂子點曰且
放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便攔胸拓一拓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廬州大覺和尚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
麼烏獸銜華師曰有恁麼畜生無所知曰見
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無恁麼畜生有所知
廬州澄心院旻德禪師在興化遇示衆曰若
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
師出禮拜起便喝化亦喝師又喝化亦喝師
禮拜歸衆化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
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
用住後僧問如何是澄心師曰我不作這活
計曰未審作麼生師便喝僧曰大好不作這
活計師便打問如何是道師曰老僧又住澄

心院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破衲長披經歲
年問露地不通風時如何師曰漆問既是澄
心爲甚麼出來入去師曰鼻孔上著灸僧禮
拜師便打

荆南府竹園山和尚僧問久嚮和尚會禪是

鳴三

七

否師曰是僧曰蒼天蒼天師近前以手掩僧
口曰低聲低聲僧打一掌便拓開師曰山僧
招得僧拂袖出去師笑曰早知如是悔不如
是問既是竹園還生笋也無師曰千株萬株
曰恁麼則學人有分也師曰汝作麼生僧擬
議師便打

宋州法華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獨坐
五峯前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不高不低曰
還許學人瞻敬也無師曰三日後看問如何
是法華家風師曰寒時寒殺熱時熱殺曰如

何是寒時寒殺師曰三三兩兩抱頭行曰如
何是熱時熱殺師曰東西南北見者唾問學
人手持白刃直進化門時如何師曰你試用
看僧便喝師擒住僧隨手打一掌師拓開曰
老僧今日失利僧作舞而出師曰賊首頭犯

灌谿閑禪師法嗣

池州魯祖山教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今日不答話曰大好不答話師便打
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
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鐵
崑崙問如何是孤峯獨宿底人師曰半夜日
頭明日午打三更問如何是格外事師曰化
道緣終後虛空更那邊問進向無門時如何
師曰太鈍生曰不是鈍生直下進向無門時
如何師曰靈機未曾論邊際執法無門在暗

中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春來草自青
月上已天明曰如何是不著力處師曰崩山
石頭落平川燒火行

紙衣和尚法嗣

鎮州談空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麻纏紙
裏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和聲便打問格外
之譚請師舉唱師曰隘路不通風曰莫祇這
便是也無師乃噓噓

際上座行脚到洛京南禪時有朱行軍設齋
入僧堂顧視曰直下是遂行香口不住道至
師面前師便問直下是箇甚麼行軍便喝師
曰行軍幸是會佛法底人又惡發作甚麼行
軍曰喚作惡發即不得師便喝行軍曰鉤在
不疑之地師又喝行軍便休齋退令客司請
適來下喝僧來師至便共行軍言論並不顧

諸人僧錄曰行軍適來爭容得這僧無禮行
軍曰若是你諸人喝下官有劔僧錄曰某等
固是不會須是他暉長老始得行軍曰若是
南禪長老也未夢見在僧問如何是佛法的
的大意師曰龍騰滄海魚躍深潭曰畢竟如

何師曰夜闌祭鬼鼓朝聽上灘歌問如何是
上座家風師曰三脚蝦蟆背大象

南嶽下七世

南院顛禪師法嗣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幼不茹葷
習儒典應進士楊三一舉不遂乃出家依本州開
元寺智恭披削受具習天台九止觀年二十五
謁鏡清清問近離甚處師曰自離東來清曰
還過小江也無師曰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
濟清曰鏡水秦山鳥飛不度子莫道聽途言

師曰滄溟尚怯艤輪勢烈漢飛帆渡五湖清
豎拂子曰爭奈這箇何師曰這箇是甚麼清
曰果然不識師曰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清曰
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調語師曰澤廣藏山理
能伏豹清曰捨罪放愆速須出去師曰出去
卽失便出到法堂乃曰夫行脚人因緣未盡
其善不可便休去却回曰某甲適來輒陳小
騃冒瀆尊顏伏蒙慈悲未賜罪責清曰適來
言從東來豈不是翠巖來師曰雪竇親棲寶
蓋東清曰不逐忘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篇
章師曰路逢劔客須呈劔不是詩人莫獻詩
清曰詩速秘却略借劔看師曰鼎首甌人攜
劔去清曰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顛頂師曰若
不觸風化爭明古佛心清曰如何是古佛心
師曰再許允容師今何有清曰東來衲子菽

麥不分祇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師曰
巨浪涌千尋澄波不離水清曰一句截流萬
機寢削師便禮拜清曰衲子俊哉衲子俊哉
師到華嚴嚴問我有牧牛歌輒請闍黎和師
曰羯鼓掉鞭牛豹跳遠村梅樹背盧都師叅
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辯主師曰端
的請師分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
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
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柳
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
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似持鉢
不得詐道不飢院曰闍黎曾到此問麼師曰
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
得放過便下叅衆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闍
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廟侍

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住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遂依止六年四衆請主風穴又八年李史君與闔城士庶再請開堂演法矣上堂夫叅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從前依他作解明昧兩歧與你一時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卽瞎却渠眼時有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卽便戳瞎曰戳瞎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師後因本郡兵寇作孽與衆避地于郢州謁前請主李史君留於衙內度夏普設大會請師上堂纔陞座

場三

十一

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貫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至九月汝州太師宋侯捨宅爲寺復來郢州請師歸新寺住持至周廣順元年賜額廣慧師住十二年常餘百衆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曰未曉玄言請師直指師曰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不從天上輓任向地中埋問古曲無音

韻如何和得齋師曰木鷄啼子夜芻狗吠天
明上堂舉寒山詩曰梵志死去來魂識見閻
老讀盡百王書未免受捶拷一稱南無佛皆
以成佛道僧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
連鳳翅當堂照月映娥眉頓面看問如何是
佛師曰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
問如何是廣慧劔師曰不斬死漢問古鏡未
磨時如何師曰天魔瞻裂曰磨後如何師曰
軒轅無道問矛盾本成雙翳病帝網明珠事
若何師曰爲山登九仞捨土定千鈞問干木
奉文侯知心有幾人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
老倒還聽稚子歌問如何是清涼山中主師
曰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
千里謾追風問未有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

易二

十二

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衣問夏終今日師意如
何師曰不憐鵝護雪且喜蠟人冰問歸鄉無
路時如何師曰平窺紅爛處暢殺子平生問
滿目荒郊翠瑞草却滋榮時如何師曰新出
紅爐金彈子遙破閻黎鐵面皮問如何是互
換之機師曰和盲憇瞎問真性不隨緣如
何得證悟師曰猪肉案上滴乳香問如何是
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問一色難
分請師顯示師曰滿爐添炭猶嫌冷路上行
人祇守寒問如何是學人立身處師曰井底
泥牛吼林間玉兔驚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
樓前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問取皇城使問
不傷物義請師便道師曰劈腹開心猶未性
燥問未定渾濁如何得照師曰下坡不走快
便難逢問如何是衲僧行履處師曰頭上喫

棒口裏喃喃問靈山話月曹溪指月去此二途請師直指師曰無言不當瘧曰請師定當師曰先度汨羅江問任性浮沉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凝然便會時如何師曰截耳卧街問狼烟永息時如何師曰兩脚捎空問

得二

十三

祖令當行時如何師曰點問不施寸刀便登九五時如何師曰鞭屍屈項上堂舉古云我有一隻箭曾經久磨煉射時徧十方落處無人見師曰山僧卽不然我有一隻箭未嘗經磨煉射不徧十方要且無人見僧便問如何是和尚箭師作彎弓勢僧禮拜師曰拖出這死漢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披席把盃曰見後如何師曰披席把盃問未達其源時如何師曰鶴冷移巢易龍寒出洞難問不露鋒銚句如何辯主賓師曰口銜羊角驃膠

粘問將身御險時如何師曰布露長書寫罪原問學人解問請訛句請師舉起訝人機師曰心裏分明眼睛黑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青布裁衫招犬吠曰如何得不吠去師曰自宜輝避寂無聲問如何是真道人師曰竹竿頭上禮西方問魚隱深潭時如何師曰湯盪火燒問如何是諸佛行履處師曰青松綠竹下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殺人不眨眼曰既是大善知識爲甚麼殺人不眨眼師曰塵埃影裏不拂袖畫戟門前磨寸金問一卽六六卽一一六俱亡時如何師曰一箭落雙鷗曰意旨如何師曰身亡跡謝問摘葉尋枝卽不問直截根源事若何師曰赴供凌晨去開塘帶雨歸問問盡是捏怪請師直指根源師曰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正當恁

麼時如何師曰盲龜值木雖優穩枯木生華
物外春問寶塔元無縫金門卽日開時如何
師曰智積佐來空合掌天王捧出不知音曰
如何是塔中人師曰菱花風掃去香水雨飄
來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音時如何師曰披
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問刻舟求
不得常用事如何師曰大勲不立賞柴扉草
自深問從上古人印印相契如何是相契底
眼師曰輕囂道者知機變拈却招魂拭淚巾
問九夏實勞請師言薦師曰出袖拂開龍洞
雨泛杯波涌鉢囊華問最初自恣合對何人
師曰一把香芻拈未暇六環金錫響遙空問
西祖傳來請師端的師曰一犬吠虛千猿噉
實問王道與佛道相去幾何師曰芻狗吠時
天地合木鷄啼後祖燈輝問祖師心印請師

拂拭師曰祖月凌空圓聖智何山松檜不青
青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輦感不立
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於此明得闍黎無
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却是闍黎闍黎
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
欲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
麼左邊一拍曰這裏是僧問大衆雲集請師
說法師曰赤脚人趁兔著靴人喫肉問不曾
博覽空王教略借玄機試道看師曰白玉無
瑕卞和則足問如何是無爲之句師曰寶燭
當軒顯紅光爍太虛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
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問素面相呈時如何
師曰拈却蓋面帛問紫菊半開秋已老月圓
當戶意如何師曰月生蓬島人皆見昨夜遭
霜子不知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直截是

透曲問如何是師子吼師曰阿誰要汝野干
鳴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口懸壁上上堂
若是上上之流各有證據略赴箇程限中下
之機各須英俊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如爆龜
紋爆卽成兆不爆成鈍欲爆不爆直下便捏
問心不能緣口不能言時如何師曰逢人但
恁麼舉問龍透清潭時如何師曰印駿捺尾
問任性浮沉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有
無俱無去處時如何師曰三月懶遊花下路
一家愁閉雨中門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
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
到上堂三千劍客恥見莊周赤眉橫肩得無
訛謬他時變豹後五日看珍重問心印未明
時如何師曰雖聞箇帥投歸款未見牽羊納

壁來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桀大吠堯問
如何是齧鐵事師曰孟浪借辭論馬角上堂
大衆集定師曰不是無言各須英鑒問大衆
雲集師意如何師曰景謝祁寒骨肉疎冷問
不修禪定爲甚麼成佛無疑師曰金鷄專報
曉漆桶夜生光問一念萬年時如何師曰拂
石仙衣破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克塞大
千無不韻妙含幽致豈能分曰擊後如何師
曰石壁山河無障礙翳消開後好咨闡問古
今纔分請師密要師曰截却重舌問如何是
大人相師曰赫赤窮漢曰未審將何受用師
曰携蘿挈杖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入市雙
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回鑾兩曜新曰
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坐白雲曰如何是
主中主師曰磨礮三尺劍待斬不平人問如

何是鏗頭邊意師曰山前一片青問如何是

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穎橋安禪師

號鐵胡

與鍾司徒向火次鍾忽問

三界焚燒時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

擬議師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

西院明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叅西院便問擬問不

問時如何院便打師良久院曰若喚作棒眉

鬚墮落師於言下大悟住後僧問師唱誰家

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山前無異路

南嶽下八世

風穴沼禪師法嗣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氏子受業於本

郡南禪寺纔具尸羅徧遊叢席常密誦法華

經衆目爲念法華也晚於風穴會中克知客

場三

十七

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

道至吾將墜於地矣師曰觀此一衆豈無人

邪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如

何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

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

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

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

聖且道說箇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

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

祇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真園

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真曰作麼生是世尊不

說說真曰鶉鳩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

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

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真曰汝何

不看念法華下語師受風穴印可之後泯迹

韜光人莫知所以因白兆楚和尚至汝州
宣化風穴令師往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
問展卽是不展卽是兆曰自家看取師便喝
兆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輒敢恁麼造次
師曰草賊大敗兆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尚待
一一舉似師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師乃先
回舉似風穴穴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
賊師曰好手不張名兆次日纔到相見便舉
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賊捉敗師於是
名振四方學者望風而靡開法首山爲第一
世也入院上堂曰佛法付與國王大臣有力
檀越令其佛法不斷絕燈燈相續至於今日
大衆且道續箇甚麼良久曰須是迦葉師兄
始得時有僧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朝師曰墮
坑落壑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瞎問師唱誰家

陽二

十八

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掌示曰便
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今也要大家知問如
何是徑截一路師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問
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盡日又逢春
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
峯前始得玄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一任衆
人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棒得也未僧
禮拜師曰喫棒且待別時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風吹日炙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
行履師曰牽犁拽杷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
如何師曰孤峯無宿客曰未審意旨如何師
曰不是守株人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
襄縣五里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問
諸聖說不到處請師舉唱師曰萬里神光都

一照誰人敢竝日輪齊問臨濟喝德山棒未
審明甚麼邊事師曰汝試道看僧便喝師曰
瞎僧又喝師曰這瞎漢祇麼亂喝作麼僧禮
拜師便打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却首
山師曰不坐孤峯頂常伴白雲閑問四衆圍
繞師說何法師曰打草蛇驚曰未審作麼生
下手師曰適來幾合喪身失命問二龍爭珠
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曰不得者又如何師
曰珠在甚麼處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
何是此經師曰低聲低聲曰如何受持師曰
切不得污染問世尊滅後法付何人師曰好
箇問頭無人答得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
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曰如何是迦葉
不聞聞師曰瞶人徒側耳問古人道見色便
見心諸法無形將何所見師曰一家有事百

得

十九

家忙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三日後看
取問菩薩未成佛時如何師曰衆生曰成佛
後如何師曰衆生衆生問路逢達道人不將
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瞥爾三千界曰
與麼則目視不勞也師曰天恩未遇後悔難
追上堂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
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
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大用不揚眉
棒下須見血曰慈悲何在師曰送出三門外
問如何是第二句師曰不打恁麼驢漢曰將
接何人師曰如斯爭奈何問如何是第三句
師曰解問無人答曰卽今祇對者是誰師曰
莫使外人知曰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師曰月
落三更穿市過問維摩默然文殊贊善未審
此意如何師曰當時聽衆必不如是曰既不

如是維摩默然又且如何師曰知恩者少負
恩者多乃曰若論此事實不挂一箇元字脚
便下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鎮州蘿蔔重
三斤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有言須道却曰
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也瞋問如何是衲僧

得二

三

眼師曰此問不當曰當後如何師曰堪作甚
麼問如何得離衆緣去師曰千年一遇曰不
離時如何師曰立在衆人前問如何是大安
樂底人師曰不見有一法曰將何爲人師曰
謝闍黎領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亂走
作麼問如何是首山師曰東山高西山低曰
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恰遇棒不在問如何是
道師曰爐中有火無心撥處處縱橫任意遊
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坐看烟霞秀不與白
雲齊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路逢穿耳客

曰發後如何師曰不用更遲疑問無絃一曲
請師音韻師良久曰還聞麼曰不聞師曰何
不高聲問著問學人久處沉迷請師一接師
曰老僧無這閑工夫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
要行卽行要坐卽坐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

師曰嵩山安和尚曰莫便是和尚極則處否
師曰南嶽讓禪師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
示師曰闍黎到此多少時也曰已經冬夏師
曰莫錯舉似人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
否師曰蕩盡卽置那一人是誰曰風高月冷

得三

三

師曰僧堂內幾人坐卧僧無對師曰賺殺老
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狗吠乃曰要
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還會麼問在答處
答在問處汝若將問來問老僧在汝脚底汝
若擬議卽沒交涉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

便問拄錫幽巖時如何師曰錯僧曰錯師又打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曰三立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問曹谿一句天下人聞未審和尚一句甚麼人得聞師曰不出三門外曰爲甚麼不出三門外師曰舉似天下人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底眼師曰看看冬到來曰究竟如何師曰即便春風至問遠聞和尚無絲可挂及至到來爲甚麼有山可守師曰道甚麼僧便喝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放汝三十棒次住廣教及寶應三處法席海衆常臻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却來年事來年記著今朝日至四年月日無爽前記上堂辭衆仍說

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非情共一眞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言訖安坐而逝茶毗收舍利建塔
汝州廣慧眞禪師嘗在風穴作園頭穴問曰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常在闌闌中要且無人識穴曰汝徹也師禮拜出世開堂日僧問如何是廣慧境師曰小寺前資慶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杖爬鑽子
鳳翔府長興院滿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行便踏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水消瓦解曰爲甚如此師曰城內君子郭外小兒問大用現前時如何師曰鬧市裏輓
潭州靈泉院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曰一物也無曰未審日用何物師便喝僧禮

拜師便打問先師道金沙灘上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上東門外人無數曰便怎麼會時如何師曰天津橋上往來多

南嶽下九世

首山念禪師法嗣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剃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隨機叩發歷參知識七十一員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土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捥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後遊衡湘及襄沔間每爲郡守以名剎力致前後八請堅卧不答泊首山歿西河道俗遣僧契聰迎請住持師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

場三

三

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識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住後上堂謂衆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齧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佛爲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人入得麼快須入取免得孤負平生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那箇是龍門客一齊點下舉起拄杖曰速退速退珍重上堂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立門一立門須具三要阿那箇是三立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闌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卧不安火急決擇

莫將爲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
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爲遊山玩水
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以
驅馳行脚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
親近高德蓋爲續佛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
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跡如今還有
商量者麼有卽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
接初機底句師曰汝是行脚僧曰如何是辯
衲僧底句師曰西方日出卯曰如何是正令
行底句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曰如何是立
乾坤底句師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貪
亦無瞋乃曰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
你出來驗得了也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
曰嘉州打大像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
陝府灌鐵牛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西

語二

語

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辯三玄
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閑與大衆
頌出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
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師爲并汾
苦寒乃罷夜叅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
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而去師
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爲法到汾陽六人
成大器勸請爲敷揚上堂凡一句語須具三
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
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
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也
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
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大
道之源師曰掘地覓天曰何得如此師曰不
識幽玄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菴前問

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鐘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辯別更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楔時有僧問如

場三

室

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爲汝一時頌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天月第二訣舒光辯賢哲問答利生心拔却眼中楔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鑛鐵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通箇消息要知遠近莫祇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麼利益不用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風涼問布鼓當軒挂誰是知音者師曰停鉏傾麥飯卧草不擡頭問如何是道場師曰下脚不得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徹骨徹髓曰此意如何師曰徧天徧地問真正修道人不見世間過未審不見箇甚麼過師曰雪埋夜月深三尺陸地行舟萬里程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却是你心行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是正眼師曰瞎曰恁麼則一條拄杖兩人舁師曰三家村裏唱巴歌曰恁麼則和尚同在裏頭師曰謝汝慇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三立開正道一句破邪宗曰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曰尋常不掌握供養五湖僧曰未審喫箇甚麼師曰天酥飽飯非珍饌一味良羹飽卽休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新神更著師婆賽曰見後如何師曰古廟重遭措大題上堂謂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辯縑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

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叅四同真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真志孰能總同叅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悞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叅學眼在切須辯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虛承天寺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師笑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

必俱邪使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師令饌設且假裝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闍維收舍利起塔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九

音釋

獾呼官切音歡 貉曷各切音 倫龍春切音
也 獾同悖亂也 貉同悖亂也 又盛貌 杓虛嚴切音 倫倫船前梳

卷二

筆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

碣三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南嶽下九世

首山念禪師法嗣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冀州賈氏子弱

冠依易州保壽院出家受具後遊方叅首山

山一日舉竹篋問曰喚作竹篋卽觸不喚作

竹篋卽背喚作甚麼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

麼山曰瞎師於言下豁然頓悟開堂僧問祖

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寰中

天子塞外將軍曰汝海一滴蒙師指向上宗

風事若何師曰高祖殿前樊噲怒須知萬里

絕烟塵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明和尚丈

室以何爲明師曰眉分八字曰未審意旨如

何師曰雙耳垂肩問如何是超師之作師曰

老僧眉毛長多少問如何是塵中獨露身師

曰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曰恁麼卽非塵

也師曰學語之流一札萬行問如何是和尚

深深處師曰猫有歎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

曰莫便是也無師曰碓擣東南磨推西北問

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曰百雜碎曰意旨如

何師曰終是一堆灰問不落諸緣請師便道

師曰落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厠坑頭籌

子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破家具師一日陞

座僧問纒上法堂來時如何師拍禪牀一下

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無人過價打與三

百問忽遇大闢提人來還相爲也無師曰法

久成弊曰慈悲何在師曰年老成魔上堂宗

師血脉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堂地獄鑊湯

爐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他方此

上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云俱入此宗此宗門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得殺人刀活人須得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來對衆道着若道不得卽孤負平生珍重問如何是和尚四無量心師曰放火殺人曰慈悲何在師曰遇明眼人舉似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未審在甚麼處師曰南斗六北斗七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僧排夏臘俗列耆年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怨他誰上堂良久曰夫行脚禪流直須著忖叅學須具叅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方有相親分始得不被諸境惑亦不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悉有時句到意不到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盲

摸象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虛空界光明照十方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落深坑問如何是古今無異路師曰俗人盡裹頭曰意旨如何師曰闍黎無席帽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鬧市裏打靜槌曰意旨如何師曰日午點金燈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師曰眼中有澁釘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喬翁賽南神僧請益栢樹子話師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師曰汝還聞簷頭水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唧師曰你見箇甚麼道理僧便以頌對曰簷頭水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師乃忻然問僧曰暮投林朝離何處曰新戒不曾學禪師曰生身入地獄下去後有僧舉到智門寬和尚處門曰何

不道鎖匙在和尚手裏師因去將息察看病僧僧乃問曰和尚四大本空病從何來師曰從闍黎問處來僧喘氣又問曰不問時如何師曰撒手卧長空僧曰哪便脫去

潭州神鼎洪譔禪師襄水扈氏子自遊方一衲以度寒暑嘗與數耆宿至襄沔間一僧舉論宗乘頗敏捷會野飯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師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眼語師曰其義如何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縱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筴筴菜置口中舍胡而語曰何謂相入邪坐者駭然僧不能答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叅須實叅悟須實悟闍羅大王不怕名語僧拱而退後仄長沙隱于衡嶽二

生藏有湘陰豪貴來遊福嚴即師之室見其氣貌閑靜一鉢挂壁餘無長物傾愛之遂拜跪請曰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久乏宗匠願師俱往何如師笑而諾之即以已馬負師至十年始成叢席一朽牀爲說法座其甘枯淡無比又以德臘俱高諸方尊之如古趙州僧問諸法未聞時如何師曰風蕭蕭雨颯颯曰聞後如何師曰領話好問魚鼓未鳴時如何師曰看天看地曰鳴後如何師曰捧鉢上堂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不是衲僧行履處四曰如何是衲僧行履處師曰不見有古澗寒泉問兩手獻尊堂時如何師曰是甚麼問學人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師曰臘月三十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飢不擇食問如何是和尚爲人句師曰拈柴擇菜曰莫祇這便

是也無師曰更須子細問撥塵見佛時如何
師曰佛亦是塵問如何是道人活計師曰山
僧自小不曾入學堂官人指木魚問這箇是
甚麼師曰驚回多少瞌睡人官曰泊不到此
問師曰無心打無心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
曰灰頭土面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爭怪得山
僧曰未審法身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
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毘盧頂上金冠子問菩
提本無樹何處得子來師曰喚作無得麼問
持地菩薩修路等佛和尚修橋等何人師曰
近後問和尚未見先德時如何師曰東行西
行曰見後如何師曰橫擔拄杖上堂舉洞山
曰貪瞋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
坐便槌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
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與麼道神鼎則

五

五

不然貪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
往坐即隨分付心王擬何爲無量劫來元解
脫何須更問知不知
襄州谷隱山蘊聰慈照禪師初叅百丈恒和
尚因結夏百丈上堂舉中觀論曰正覺無名
相隨緣即道場師使出問如何是正覺無名
相丈曰汝還見露柱麼師曰如何是隨緣即
道場丈曰今日結夏次叅首山問學人親到
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
師於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
尋覓今朝喜得逢要且不相識後到太陽玄
和尚問近離甚處師曰襄州陽曰作麼生是
不隔底句師曰和尚住持不易陽曰且坐喫
茶師便叅衆去侍者問適來新到祇對住持
不易和尚爲甚麼教坐喫茶陽曰我獻他新

羅附子他酬我舶上茴香你去問他有語在
侍者請師喫茶問適來祇對和尚道住持不
易意旨如何師曰真鍮不博金住後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邛州多出九節杖曰謝師指示
師曰且莫作答佛話會却問來時無物去時
空二路俱迷如何得不迷去師曰秤頭半斤
秤尾八兩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踏著秤錘
硬似鐵曰意旨如何師曰明日向汝道問青
山淥水卽不問急切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手
過膝耳垂肩問如何是道師曰車碾馬踏曰
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橫眠豎坐問日往月來
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麼師曰有曰如
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高聲叫晚後精
靈轉更多問如何是學人深深處師曰烏龜
水底深藏六曰未審其中事若何師曰路上

行人莫與知問古人索火意旨如何師曰任
他滅曰滅後如何師曰初三十一因作清涼
河堰僧問忽遇洪水滔天還堰得也無師曰
上拄天下拄地曰劫火洞然又作麼生師曰
橫出豎沒問深山巖崖中還有佛法也無師
曰有曰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師曰奇怪
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問古人道見
色便見心露柱是色那箇是心師曰晝見簸
箕星曰意旨如何師曰柳營節級橫階上問
如何是道師曰善犬帶牌曰爲甚如此師曰
令人懼見上堂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
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
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鉤子鉤你十五日
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我這裏
我有錐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鉤卽是

用錐卽是遂有偈曰正當十五日鉤錐一時
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問如何是無縫
塔師曰直下看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退後
退後問承古有言祇這如今誰動口意旨如
何師曰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張茂崇太
保問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單傳請師直
指師曰冬不寒臘後看問若能轉物卽同如
來萬象是物如何轉得師曰喫了飯無些子
意智問寸絲不挂法網無邊爲甚麼却有迷
悟師曰兩桶一擔問有情有用無情無用如
何是無情應用師曰獨扇門子盡夜開上堂
春景溫和春雨普潤萬物生芽甚麼處不沾
恩且道承恩力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春雨
一滴滑如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法身師曰
每日般柴不易曰此是大衆底如何是學人

底師曰三生六十劫問逐日開單展鉢以何
報答施主之恩師曰被這一問和我愁殺曰
恁麼則謝供養也師曰得甚麼人氣力僧禮
拜師曰明日更喫一頓問古人急水灘頭毛
毬子意旨如何師曰雲開月朗問急水灘頭
連底石意旨如何師曰屋破見青天曰屋破
見青天意旨如何師曰通上徹下問一處火
發任從你救八方齊發時如何師曰快曰還
求出也無師曰若求出卽燒殺你僧禮拜師
曰直饒你不求出也燒殺你示衆第一句道
得石裏迸出第二句道得挨拶將來第三句
道得自救不了上堂五白貓兒爪距獍養來
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
外生作麼生是許外生底句莫錯舉僧入室
問正當與麼時還有師也無師曰燈明連夜

照甚處不分明曰畢竟事如何師曰來日是寒食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泉州陳氏到首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漢上山豎起拳曰漢上還有這箇麼師曰這箇是甚麼盃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當下大悟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師曰祇是地上水碓砂也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住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竹竿頭上耀紅旗楊億侍郎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在甚處師曰敲甕打死又問風穴道金沙灘頭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更道也不及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上木下鐵

碣三

八

曰恁麼則罪歸有處也師曰判官擲下筆僧禮拜師曰拖出問如何是佛師曰兩箇不是多上堂臨濟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諸人且道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祇是箇瞎漢若道無亦是箇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若向

這裏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亦與三十棒衲僧家到這裏作麼生出得山僧圍積去良久曰苦哉蝦蟆蚯蚓踣跳上三十三天撞著須彌山百雜碎拈拄杖曰一隊無孔鐵鎚速退速退

碣三

九

并州承天院三交智嵩禪師叅首山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此有省頓契佛意乃作三玄偈曰須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沒狐種我有真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

出毘盧印真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
遮廓落世界空爲體體上無爲真到家山聞
乃請喫茶問這三頌是汝作來邪師曰是山
曰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師曰某
甲不是野狐精山曰惜取眉毛師曰和尚落
了多少山以竹篋頭上打曰這漢向後亂作
去在住後上堂文殊仗劍五臺橫行唐明一
路把斷妖訛三世諸佛未出教乘網底游魚
龍門難渡垂鉤四海祇釣獐龍格外玄談爲
求知識若也舉揚宗旨須彌直須粉碎若也
說佛說祖海水便須枯竭寶劍揮時毫光萬
里放汝一路通方說話把斷咽喉諸人甚處
出氣僧問鈍根樂小法不自信作佛作佛後
如何師曰水裏捉麒麟曰與麼則便登高座
也師曰騎牛上三十三天問古人拈椎豎拂

意旨如何師曰騎驢不著靴問如何是奪人
不奪境師曰家鄉有路無人到曰如何是奪
境不奪人師曰暗傳天子勅陪行一百程曰
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無頭蝦蟆脚指天
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晉祠南畔長柳
巷問古人東山西嶺青意作麼生師曰波斯
鼻孔大曰與麼則西天迦葉東土我師師曰
金剛手板濶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
曰開化石佛拍手笑晉祠娘子解謳歌問臨
濟推倒黃檗因甚維那喫棒師曰正狗不偷
油鷄銜燈盞走問如何是截人之機師曰要
用便用曰請和尚用師曰拖出這死漢鄭工
部問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崖絲繫腰時
如何師曰幽州著脚廣南廝撲鄭無語師曰
勘破這胡漢鄭曰二十年江南界裏這回却

見禪師師曰瞎老婆吹火僧問二邊純莫立
中道不須安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廣南出象
牙曰不會請師直指師曰番國皮毬八百價
上堂寒溫冷暖著衣喫飯自不欠少波波地
覓箇甚麼祇是諸人不肯承當如今還有承

禪三

十

當底麼有則不得孤負山河大地珍重問祖
師西來三藏東去當明何事師曰佛殿部署
修僧堂老僧蓋僧曰與麼則全明今日事也
師曰今日事作麼生僧便喝師便打問如何
是學人用心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如何
是學人行履處師曰僧堂前佛殿後上堂舉
法眼偈曰見山不是山見水何曾別山河與
大地都是一輪月大小法眼未出涅槃堂三
交卽不然見山河與大地錐刀各自用珍重
忻州鐵佛院智嵩禪師有同叅到師見便問

禪三

十一

還記得相識麼叅頭擬議第二僧打叅頭一
坐具曰何不快祇對和尚師曰一箭兩槩師
問僧甚處來曰臺山來師曰還見龍王麼曰
和尚試道看師曰我若道卽瓦解冰消僧擬
議師曰不信道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
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汝州首山懷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三尺杖子破瓦盆問如何是佛師曰
桶底脫問從上諸聖有何言句師曰如是我
聞曰不會師曰信受奉行

池州仁王院處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
大意山便喝師禮拜山拈棒師曰老和尚沒
世界那山拋下拄杖曰明眼人難謾師曰草
賊大敗

隨州智門迴罕禪師爲北塔僧使點茶次師

起揖曰僧使近上坐使曰鷄子頭上爭敢安
巢師曰棒上不成龍隨後打一坐具使茶罷
起曰適來却成觸忤和尚師曰江南杜禪客
覓甚麼第二盃

襄州鹿門慧昭山主楊億侍郎問曰入山不
畏虎當路却防人時如何僧曰君子坦蕩蕩
僧問如何是鹿門山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
小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橫眠豎卧
承相王隨居士謁首山得言外之旨自爾履
踐深明大法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
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南嶽下十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全州李氏子少爲
書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隱靜寺出家其母有

過三

十二

賢行使之遊方聞汾陽道望遂往謁焉陽顧
而默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詬或
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
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
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
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
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
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
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
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年問曰對面不相識
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真箇脫
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
作家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劃一
劃年吐舌曰真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
客司點茶來元來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

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師曰切年
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
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
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
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

佛

十三

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山曰
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祇如此語意旨如
何師曰水上挂燈毬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
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叅年曰三脚蝦蟆跳
上天師曰一任躑跳年乃大笑館於齋中日
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
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真西
河師子李曰我以尙文不能就謁奈何年默
然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
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師於是

邀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卽與
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
碑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師曰不因今日節
餘日定難逢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
座相見去也師曰脚頭脚底公乃出坐定問
曰我聞西河有金毛獅子是否師曰甚麼處
得者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
恰是公大笑師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
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又
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師曰專爲流通
公又喝師曰瞎公曰好去師應喏喏自是往
來楊李之門以法爲友久之辭還河東年曰
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
人年曰却不相當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
愁人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

師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師曰
重疊關山路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噓
一聲年曰真師子兒大師子吼師曰放去又
收來年曰適來失脚踏倒又得家童扶起師
曰有甚麼了期年大笑師還唐明李公遣兩
僧訊師師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
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柳示雙趺人天渾
莫測珍重赤鬚胡師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
衆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
我徧叅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
止三年乃遊仰山楊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
黃宗旦使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致師師
不赴旋特謁守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爲讓
今偶欲之耳守大賢之任後上堂一切諸佛
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

四三

十四

出乃豎起拄杖曰這箇是南源拄杖子阿那
箇是經良久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喝一喝
下座上堂良久曰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
喝一喝下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問
如何是南源境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隨流人不顧斫手望扶
桑上堂雲收霧卷杲日當空不落明暗如何
通信僧問山深覓不得時如何師曰口能招
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洞庭湖裏浪滔
天問東涌西沒時如何師曰尋問夜靜獨行
時如何師曰三把茆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
師曰響日出匣後如何師噓一聲問鬧中取
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問牛頭未見四祖
時如何師曰堆堆地曰見後如何師曰堆堆
地問一得永得時如何師曰抱石投河問仗

四三

十五

鏤卸劔擬取師頭時如何師曰斬將去僧擬議師便打師住三年棄去謁神鼎譚禪師鼎首山高弟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頽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州乃有此兒邪師自是名重叢林定林沙門本延有道行雅爲士大夫所信敬鼎見延稱師知見可興臨濟會道吾虛席延白郡請以師主之法令整肅亡軀爲法者集

焉上堂先寶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甚麼處出氣如今還有出氣者麼有卽出來對衆出氣看如無道吾爲汝出氣去也乃噓一聲卓拄杖下座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叅拄杖橫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盧洲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牀上喫粥喫飯次住石霜當解夏謂衆曰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手鏢黃河乾脚踢須彌倒浮生夢幻身人命夕難

陽三

十六

保天堂并地獄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嶺松北嶺南山草一雨潤無邊根苗壯枯槁五湖叅學人但問虛空討死脫夏天衫生披冬月襖分明無事人特地生煩惱喝一喝下座上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遂喝一喝曰且道是賓是主還有分得者麼若也分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能老僧失利因同道相訪上堂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煮茶山上水燒鼎洞中樵珍重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長安夜夜家家月曰來後如何師曰幾處笙歌幾處愁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曰槐木成林曰四山火來時如何師曰物逐人興曰步步登高時如何師曰雲生足下問古人封白紙意旨如何師曰家貧路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喝三

七

三日風五日雨上堂夫宗師者奪貧子之衣珠究達人之見處若不如是盡是和泥合水漢良久曰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不獻詩喝一喝上堂我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祇要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舉且作麼生是直舉一句良久以拄杖畫一畫喝一喝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玄沙曾見雪峰來曰意旨如何師曰一生不出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馬有垂韉之報犬有驅草之恩曰與麼則不別也師曰西天東土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打骨出髓上堂入水見長人珍重上堂面西行向東北斗正離宮道去何曾去騎牛卧牧童珍重上堂春生夏長卽不問你諸人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華光寺主便下座上堂藥多病甚網細魚稠

便下座示衆以拄杖擊禪牀一下云大衆還會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悞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辜負先聖萬法本閑唯人自關所以山僧居福嚴祇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坐磐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祇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啼嶽麓絲竹調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

釣絲絞水問尋枝摘葉卽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柳栗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行卽肩挑雲水衲坐來安在掌中擎問既是護法善神爲甚麼張弓架箭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佛師曰有錢使錢上堂祖師心印一印印空一印印水一印印泥如今還有印不著者麼試向脚跟下道將一句來設你道得個儻分明第一不得行過衲僧門下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人王三寸鐵徧地是刀鎗喝一喝卓拄杖下座上堂天已明鼓已響

初三

十八

聖衆臻齊合掌如今還有不合掌者麼有卽尼乾歡喜無則瞿曇惡發久立珍重問磨礮三尺劒去化不平人師意如何師曰好去僧曰點師曰你看僧拍手一下歸衆師曰了上堂北山南南山北日月雙明天地黑大海江

河盡放光逢著觀音問彌勒珍重問有理難
伸時如何師曰苦曰恁麼則舌挂上齶也師
噓一聲僧曰將謂胡鬚赤師曰夢見與化脚
跟麼示徒偈曰黑黑道道道明明得得
得師室中插劔一口以草鞋一對水一盆置
在劔邊每見入室卽曰看看有至劔邊擬議
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師冬日病
僧堂作此字_三二二三几羽袖其下注曰若
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
放叅師聞而笑之寶元戊寅李都尉遣使邀
師曰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
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以
書抵潭帥敦遣之師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
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旣得
涼風便休將榜棹施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

_三

_{十九}

而李公果歿臨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世
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
幘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師曰如
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
問師臨行一句作麼生師曰本來無罣礙隨
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師曰無
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尤留
神空宗聞李公之化與師問答加歎久之師
哭之慟臨壙而別有旨賜官舟南歸中途謂
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
者以足頓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
爾師曰無憂爲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
今而後不鈍置汝後年正月五日示寂壽五
十四臘三十二銘行實於興化塔全身於石
霜續通鑑則平河東在太平興國已卯據佛
運統紀則師入滅於康定庚辰以壽數逆

而推之則瘞歷丁亥師始
生僧寶傳所載恐失考證

滁州琅邪山慧覺廣照禪師西洛人也父爲
衡陽太守因疾傾喪師扶襯歸洛過澧陽藥
山古剎宛若夙居緣此出家遊方叅問得法
汾陽應緣滁水與雪竇明覺同時唱道四方

明三

三

皆謂二甘露門逮今淮南遺化如在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鳥
背魚腮上堂竒哉十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
眼中花元是十方佛欲識十方佛不是眼中
花欲識眼中花不是十方佛於此明得過在
十方佛於此未明聲聞起舞獨覺臨粧珍重
僧問阿難結集卽不問迦葉微笑事如何師
曰尅時尅節曰自從靈鷲分燈後直至支那
耀古今師曰點朱點漆問如何是賓中賓師
曰手攜書劔謁明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

卷起簾來無可覩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三
更過孟津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獨坐鎮寰
宇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貓兒戴紙帽
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狗子著靴行問拈椎豎
拂卽不問瞬目揚眉事若何師曰趙州曾見
南泉來曰學人未曉師曰今冬多雨雪貧家
爭奈何上堂欲知常住身當觀爛壞體欲知
常住性當觀拄杖子拄杖子吞却須彌須彌
吞却拄杖子衲僧到這裏若也擬議劒梁落
膊輪降欵鐵作胸襟到海隅擊禪牀下座上
堂見聞覺知俱爲生死之因見聞覺知正是
解脫之本譬如師子反躑南北東西且無定
止汝等諸人若也不會且莫孤負釋迦老子
吽上堂山僧今日爲諸人說破明眼衲僧莫
去泥裏打坐珍重上堂天高莫測地厚寧知

明三

三

白雲片片嶺頭飛，綠水潺潺澗下急。東湧西
沒一句卽不問你生前殺後一句作麼生道
良久曰時寒喫茶去上堂阿呵呵是甚麼開
口是合口過輕舟短棹汎波心，蓑衣箬笠從
他破。噴上堂十方諸佛是箇爛木樛三賢十
聖是箇茅溷頭。籌子汝等諸人來到這裏作
麼。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訪如來正法
輪。上堂剪除狂寇掃蕩攙搶，猶是功勳邊事。
君臣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身邊事。作麼生
是衲僧本分事。良久曰透網金鱗猶滯水，回
途石馬出紗籠。上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
矩。若人下得通方句，我當刎頸而謝之。上堂
拈起拄杖曰山僧有時一棒作箇謾天網，打
俊鷹快鷄。有時一棒作箇布絲網，撻撈蝦。
有時一棒作金毛師子，有時一棒作蝦蟇蚯

蚓。山僧打你一棒且作麼生商量。你若緇素
得出不妨拄杖頭上眼，開照四天下。若也未
然從教立在古屏畔，待使丹青入畫圖。上堂
擊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黃昏不擊鼓，日午
打三更。諸禪德既是日午爲甚，却打三更。良
久曰昨日見垂楊綠，今逢落葉黃。上堂拈起拄
杖更無上上放下拄杖，是何模樣。觸髅峰後
卽不問汝諸人馬燈裏藏身一句作麼生道。
若道不得拄杖子道去也。卓一下便歸方丈
上堂進前卽死退後卽亡，不進不退又落在
無事之鄉。何故長安雖樂不是久居，上堂汝
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
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峰獨宿
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
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

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裸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上堂山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回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

錫三

二十二

重之影象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拊掌呵呵大笑你且道笑箇甚麼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盤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嶮臨濟道石火電光鈍琅邪有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纔陞座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出口駟馬難追問如何

錫三

五

是城裏佛師曰十字街頭石幢子問不落三寸時如何師曰乾三長坤六短曰意旨如何師曰切忌地盈虛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師曰記得麼僧良久師打禪牀一下曰多年忘却也乃曰且住且住若向言中取則句裏明機也似迷頭認影若也舉唱宗乘大似一場寐語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有箇葛藤處遂敲禪牀一下曰三世諸佛盡皆頭痛且道大眾還有免得底麼若一人免得無有是處若免不得海印發光師乃豎起拂子曰這箇是印那箇是光這箇是光那箇是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會麼老僧說夢且道夢見箇甚麼南柯十更若不會聽取一頌北斗挂須彌杖頭挑日月林泉好商量夏來秋風切珍重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天寒日短問心法無形如何
雕琢師曰一丁兩丁曰未曉者如何領會師
曰透七透八上堂一擊響玲瓏喧轟宇宙通
知音纔側耳項羽過江東與麼會恰認得驢
鞍橋作阿爺下領上堂大愚相接大雄孫五
湖雲水競頭奔競頭奔有何門擊箭寧知枯
木存枯木存一年還曾兩度春兩度春帳裏
真珠撒與人撒與人思量也是慕西秦上堂
豎窮三際橫徧十方拈起也帝釋心驚放下
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甚麼白云蝦蟇
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
拈起拂子云狸奴白牯總在這裏放光動地
何謂如此兩段不同問如何是佛師曰鋸解
秤錘上堂大衆集定乃曰現成公案也是打
撲不辨便下座上堂大洋海底排班立從頭

第二鬢毛斑爲甚麼不道第一鬢毛斑要會
麼金藥銀絲成玉露高僧不坐鳳凰臺上堂
衆集乃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便下座上堂
翠巖路嶮巖舉步涉千溪更有洪源水滔滔
在嶺西擊禪牀下座示衆擎起香合云明頭
合暗頭合道得天下橫行若道不得且合却
下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四角六張曰
意旨如何師曰八凹九凸上堂沙裏無油事
可哀翠巖嚼飯餒嬰孩他時好惡知端的始
覺從前滿面埃擊禪牀下座

爲三

千四

潭州石霜法永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臂
長衫袖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布袴
膝頭穿

音釋

也 揲 鑰 他侯切音偷
鑰石似金 鑰 鑰題切同黎
黎明比明也 揲 弋涉切
音葉度

鑰

揲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一

碣四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十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

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到公安遠和尚處安

碣四

問作麼生是伽藍師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

羣蛇曰作麼生是伽藍中人師曰青松蓋不

得黃葉豈能遮曰道甚麼師曰少年翫盡天

邊月潦倒扶桑沒日頭曰一句兩句雲開月

露作麼生師曰照破佛祖到大愚芝和尚處

愚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

曰那箇且從這箇作麼生師曰大街拾得金

四鄰爭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師曰路逢劍客

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師曰

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

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師曰海枯終見底

人死不知心曰却是師曰樓閣凌雲勢峰巒

疊翠層到琅邪覺和尚處邪問近離甚處師

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

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

坐具搥一搥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

出邪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邪曰

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且過

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師

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邪曰某時到師

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

得名播寰宇邪遂作禮曰某甲罪過師到杭

州西菴菴主曾見明招主舉頌曰絕頂西峯

上峻機誰敢當超然凡聖外瞥起雨重光師

曰如何是雨重光主曰月從東出日向西沒

師曰菴主未見明招時如何主曰滿盞油難盡師曰見後如何主曰多心易得乾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白菊乍開重日暖百年公子不逢春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大地絕消息翛然獨任真曰如何是人

場四

二

境兩俱奪師曰草荒人變色凡聖兩齊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清風與明月野老笑相親上堂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玄口不開上堂鐘鳴鼓響鶻噪鴉鳴爲你諸人說般若講涅槃了也諸人還信得及麼觀音菩薩向諸人面前作大神通若信不及却往他方救苦利生去也上堂開口又成增語不開口又成剩語乃曰金輪天子勅草店家風別上堂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作麼生措手你諸人到諸方作麼

生舉山僧恁麼道也是久日樺來唇喝一喝上堂古者道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不可爲闍黎鎖却僧堂門去也雖然如是也是烏龜陸地弄塵行上堂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迹直饒論其頓返其常也是抑而爲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果熟猿兼重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師曰林疎鳥不過問七星光彩天將曉不犯皇風試道看師曰將軍馬蹄紅曰錯師便打僧禮拜展坐具始收師曰一展

場四

三

一收法法皆周擬欲更問著甚來由遂問會麼僧曰不會師便打南嶽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也受法汾陽放蕩湖湘後省同叅慈明禪師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

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更道師作虎
聲明以坐具便搥師接住推明置禪牀上明
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
今日始遇作家師因倚遇上座來叅遇後住法昌
問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作甚麼
曰禮拜菴主師曰恰值菴主不在曰你聾師
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拽棒趁出遇次日
再來師又趁出遇一日又來問菴主在麼師
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入師攔胸搗住曰我
這裏狼虎縱橫尿淋鬼子三回兩度來討甚
麼曰人言菴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
你道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菴中
主師曰入門須辯取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
賺却幾多人曰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真喚
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處正中

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會便休亂統作麼曰未
審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雲門餠趙州茶曰
恁麼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
也未言謝供養師因大雪作偈曰今朝
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
拙慈明遷住福嚴師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
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
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匡徒我自眠明覽
笑而已
蘄州黃梅龍華寺曉愚禪師到五祖戒和尚
處祖問曰不落唇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老
老大大話頭也不照顧祖便喝師亦喝祖拈
棒師拍手便出祖召曰闍黎且住話在師將
坐具搭在肩上更不回首上堂摩騰入漢已
涉繁詞達磨西來不守已分山僧今日與麼

道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到瑗邪邪問埋兵掉
關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邪曰
將頭不猛帶累三軍邪打師一坐具師亦打
邪一坐具邪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
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伏惟尚饗
邪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曰賊
過後張弓邪曰且坐喫茶住後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黑漆聖僧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看牆似土色

唐州龍潭智圓禪師辭汾陽陽曰別無送路
與子一枝拄杖一條手巾師曰手巾和尚受
用拄杖卽不消得陽曰汝但將去有用處在
師便收陽曰又道不用師便喝陽曰已後不
讓臨濟師曰正令已行陽來日送出三門乃

馮四

五

問汝介山逢尉遲時如何師曰一刀兩段陽
曰彼現那吒又作麼生師便拽拄杖陽喝曰
這回全體分付住後僧問承教有言是真精
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如何是真法師曰夜
聚曉散問如何是龍潭劔師曰觸不得曰用
者如何師曰白骨連山問昔日窮經今日叅
禪此理如何師曰兩彩一賽曰作麼生領會
師曰去後不留蹤曰如何是佛師曰火燒不
燃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三門前合掌
舒州投子圓修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
師曰出口入耳曰來後如何師曰叉手並足
汾州太子院道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賣扇老婆手遮日問紅輪未出時如何師曰
照燭分明曰出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問如
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慈母抱嬰兒曰如何

是學人轉身處師曰街頭巷尾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斤擔子兩頭搖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鳳粟曰宮商角徵非關妙石人拊掌笑呵呵師曰同道方知

葉縣省禪師法嗣

舒州浮山法遠圓鑒禪師鄭州人也投三交嵩和尚出家幼爲沙彌見僧入室請問趙州庭栢因緣嵩詰其僧師傍有省進具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嘗與達觀穎薛大頭七八輩遊蜀幾遭橫逆師以智脫之衆以師曉吏事故號遠錄公開堂拈香曰汝海枯木上生花別迎春色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八十翁翁覩繡毬曰恁麼則一句迴然開祖胄三玄戈甲振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

禪四

六

朝臣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者如兄小者如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問祖師門下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和尚將何表示師曰寒猫不捉鼠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波斯不繫腰問新歲已臨舊歲何往師曰目前無異怪不用貼鍾馗曰畢竟如何師曰將謂目前無僧以手畫曰爭奈這箇何師便打師與王質待制論道畫一圓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不得衣錦還鄉鵲不得喜鴉不得殃速道速道王罔措師曰勘破了也上堂更莫論古話今祇據目前事與你諸人定奪區分僧便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鼻孔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眼睛歐陽文忠公聞師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基師坐其旁文忠遽收局請因基說法師卽

令過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
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
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
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
綽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
往失粘心麓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
仙贏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
落在甚麼處良父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
人文忠嘉歎從容謂同僚曰修初疑禪語爲
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
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上堂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禍
患臨身擊禪牀下座上堂諸佛出世建立化
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何故
一隻水泄不通緇素難辯一隻大地全開十

方通暢一隻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若是
本分衲僧陌路相逢別具通天正眼始得所
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
道理奴白牯知有箇甚麼事要會麼深秋簾
漠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師暮年休於會
聖巖敘佛祖與義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
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橫帶屈曲垂
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實帶學者
旣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
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
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對衆說看說
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
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爲已解則名謗法
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而去
汝州寶應院法昭演教禪師僧問一言合道

時如何師曰七顛八倒曰學人禮拜師曰教
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
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爲甚麼不
得成佛道師曰赤脚騎鐵驢直至海南居上
堂十二時中許你一時絕學卽是學佛法不
見阿難多聞第一却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
方知聰明博學記持憶想向外馳求與靈覺
心轉沒交涉五蘊殼中透脫不過順情生喜
違情生怒蓋覆深厚自纏自縛無有解脫流
浪生死六根爲患衆苦所逼無自由分而被
妄心於中主宰大丈夫兒早構取好喝一喝
曰叅上堂寶應門風險入者喪全身作麼生
是出身一句若道不得三十年後
唐州大乘法慧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從上來
傳底意師曰金盤拓出衆人看問撥塵見佛

時如何師曰撥塵卽乖見佛卽錯曰總不如
是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道師曰寬處寬
窄處窄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苦處苦樂處
樂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十萬八千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晴日出曰學
人不會師曰雨下泥生

神鼎謹禪師法嗣

荆南府開聖寶情山主僧問如何是開聖境
師曰三烏引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二虎
巡山

馬四

九

天台山妙智寺光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東籬黃菊曰意旨如何師曰九
日重陽

谷隱聰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曇穎達觀禪師首謁太陽玄禪師

遂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罔然遂謁谷隱舉前話隱曰太陽不道不是祇是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卽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墜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丹花下睡猫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邪師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般柴柴般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效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爲藥語爲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爲藥又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爲病實未喻旨隱曰

妙至是亦祇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曰安能出蓋纏師歎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住後示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沉淪莫教孤負平生虛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生麼拈拄杖卓一下曰須是莫被拄杖瞞始得看看拄杖子穿過你諸人觸體跨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卓一下僧問經文最初兩字是甚麼字師曰以字曰有甚麼交涉師曰八字曰好賺人師曰誘此經故獲罪如是問一百二十斤鐵枷教阿誰擔師曰老僧曰自作自受師曰苦苦問和尚還曾念佛也無師曰不曾念佛曰爲甚麼不念

佛師曰怕汚人口上堂衆集定普座出禮拜
師曰好好問著座低頭問話次師曰今日不
答話便歸方丈上堂山僧門庭別已改諸方
轍爲文殊拔出眼裏楔教普賢休嚼口中鐵
勸人放開豁蛇手與汝斫却繫驢楸駐意擬
思量喝曰捏捏參上堂山僧平生意好相撲
祇是無人搭對今日且共首座搭對捲起袈
袋下座索首座相撲座纔出師曰平地上喫
交便歸方丈上堂三世諸佛是奴婢一大藏
教是涕唾良久曰且道三世諸佛是誰奴婢
乃將拂子畫一畫曰三世諸佛過這邊且道
一大藏教是誰涕唾師乃自唾一唾上堂秤
錘井底忽然浮老鼠多年變作牛慧空見了
拍手笑三脚狗獼差異猴上堂五千教典諸
佛常談八萬塵勞衆生妙用猶未是金剛眼

晴在如何是金剛眼睛良久曰瞎上堂大衆
集定有僧纔出禮拜師曰欲識佛性義當觀
時節因緣僧便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
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歸青嶂裏不
出白雲來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自從遊
紫陌誰肯隱青山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
曰家裏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牌曰如
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
山直得碾爲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
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何
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鶯轉千林花滿地客遊
三月草侵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伸手
不見掌曰忽遇仙陀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對
面千里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臨
濟曰恁麼則谷隱的子也師曰德山問如何

是長法身師曰拄杖六尺曰如何是短法身
師曰算子三寸曰恁麼則法身有二也師曰
更有方圓在上堂諸方鉤又曲餌又香奔湊
猶如蜂抱王因聖這裏鉤又直餌又無猶如
水底捺葫蘆舉拄杖作釣魚勢曰深水取魚
長信命不曾將酒祭江神擲拄杖下座

蘇州洞庭翠峰慧月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時如何師曰脫却籠頭卸却角
馱曰拶出虛空去處處盡聞香師曰雲愁聞
鬼哭雪壓髑髏吟問和尚未見谷隱時一句
作麼生道師曰步步登山遠曰見後如何師
曰驅驅信馬蹄

明州仗錫山修已禪師與浮山遠公遊嘗卓
庵廬山佛手巖後至四明山心獨居十餘載
虎豹爲鄰嘗曰羊腸鳥道無人到寂寞雲中

禪四

十三

一箇人爾後道俗聞風而至遂成禪林僧問
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稜著地曰如何是塔
中人師曰高枕無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舶船過海赤脚回鄉

唐州大乘山德遵禪師問谷隱曰古人索火
意旨如何曰任他滅師曰滅後如何曰初三
十一師曰恁麼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
理師曰今日一場困隱便打師乃有頌曰索
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師
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僧問世界圓融一
句請師道師曰團團七尺餘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鼻大眼深上堂上來又不問下
去又不疑不知是不是是卽也大奇便下座
荆南府竹園法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好手畫不成問如何是道師曰交橫十字曰

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往往不相識

彭州永福院延照禪師僧問如何是彭州境

師曰人馬合雜僧以手作拽弓勢師拈棒僧

擬議師便打

安吉州景清院居素禪師僧問卽此見聞非

爲

十

見聞爲甚麼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師曰填

凹就缺問承和尚有言寰中天子勅塞外將

軍令如何是塞外將軍令師曰揭曰其中事

如何師曰蹴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

彈指一下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新羅

人打鼓曰如何領會師曰舶主未曾逢問如

何是末上一句師曰金剛樹下曰如何是末

後一句師曰拘尸城邊曰向上更有事也無

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波旬拊掌呵

呵笑迦葉擡頭不識人

處州仁壽嗣珍禪師僧問知師已得禪中旨

當陽一句爲誰宣師曰土鷄瓦犬曰如何領

會師曰門前不與山童掃任意松釵滿路岐

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卽迷日上無雲麗天普

照眼中無翳空本無花無智人前不得錯舉

參

越州雲門顯欽禪師上堂良久曰好箇話頭

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便下座

果州永慶光普禪師初問谷隱古人道來日

大悲院裏有齋意旨如何曰日出隈陽坐天

寒不舉頭師入室次隱曰適來因緣汝作麼

生會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

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住後僧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蜀地用鑛鐵

駙馬都尉李遵勗居士謁谷隱問出家事隱

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公一日與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屈中都方接塵談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處的的事作麼生座曰利劍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公曰恰直今日耳曠座曰一箭落雙鷗公曰上座爲甚麼著草鞋睡座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座曰普化出僧堂公臨終時腸胃躁熱有尼道堅謂曰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堅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公與慈明問答罷泊然而終語見慈明傳中
英公夏竦居士字子喬自契機於谷隱日與

場四

十四

老衲遊偶上藍溥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底藍曰前月二十離蘄陽公休去藍却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便喝藍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著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藍曰也是弄精魂

廣慧璉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初叅石門徹和尚問曰古者道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時如何門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師於言下有省門盡授其洞上厥旨後爲廣慧嗣一日福嚴承和

場四

十五

尚問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
我見廣慧渠欲剃髮使我擎斃子來慧曰道
者我有斃子詩聽取乃曰放下便平穩我時
便肯伊因敘在石門處所得廣慧曰石門所
示如百味珍羞祇是飽人不得師至和初游
京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常二鼓一夕不
得入卧於門之下仁宗皇帝夢至寺門見龍
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視之覩師熟睡鼻鼾
撼之驚矍問名歸奏帝聞名道隆乃喜曰吉
徵也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師奏對詳允帝
大悅後以偈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留
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皇祐
間詔大覺璉禪師於化成殿演法召師問話
機鋒迅捷帝大悅侍衛皆山呼師即奏疏舉
璉自代禁林待問秘殿譚禪乞歸廬山帝覽

表不允有旨於曹門外建精舍延師賜號華
嚴禪院開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高高低低
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脚瘦草鞋寬師年八
十餘示寂於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
塔于寺之東

臨江軍慧力慧南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
風嗣阿誰師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
頂上眠曰恁麼則昔日汝陽親得旨臨江今
日大敷揚師曰禮拜了退問如何是佛師曰
頭大尾小曰未曉立言乞師再指師曰眉長
三尺二曰恁麼則人人皆頂戴見者盡攢眉
師長噓一聲僧拍一拍便禮拜師曰一任踈
跳

汝州廣慧德宣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
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仲氏吹塤伯氏吹篪

曰恁麼則廣慧的子首山親孫也師曰椽堦裏坐地不打閻黎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幼舉神嬰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板懵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叅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辯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入公應喏喏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丞相敲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這裏卽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

四

十七

踴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比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復杼其師承密證寄李翰林曰病夫夙以頑蠢獲受獎顧預聞南宗之旨久陪上國之遊動靜咨詢周旋策發俾其剗心之有詣牆面之無慙者誠出於席間牀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導自雙林滅影隻履西歸中心浩然罔知所止仍歲沉痾神慮迷恍殆及小間再辯方位又得雲門諒公大士見顧蓬蒿諒之旨趣正與安公同轍並自廬山雲居歸宗而來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承嗣南院念念嗣風穴穴嗣先南院南院嗣興化興化嗣臨濟臨濟嗣黃檗黃檗嗣百丈丈嗣馬祖祖出讓和尚讓卽曹溪之長嫡也齋中務

簡退食之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扣
無方蒙滯頓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
記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物曝然自落積劫
未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
之無蹇矣重念先德率多叅尋如雪峰九上
洞山三到投子遂嗣德山臨濟得法於大愚
終承黃檗雲巖多蒙道吾訓誘乃爲藥山之
子丹霞親承馬祖印可而終作石頭之裔在
古多有於理無嫌病夫今繼紹之緣實屬於
廣慧而提激之自良出於鼇峯也欣幸欣幸
公問廣慧曰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
實所生勸人踈於財利况南閩浮提衆生以
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
得勸人踈財乎慧曰幡竿尖上鐵龍頭公曰
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鷄不是丹山鳳公

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公置一百問請
廣慧答慧一一答回公問李都尉曰釋迦六
年苦行成得甚麼事尉曰擔折知柴重公因
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慈悲
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盃公便作吐勢環
曰恩愛成煩惱環爲煎藥次公叫曰有賊環
下藥於公前又手側立公瞠目眎之曰少叢
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將欲
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捥臂三下公曰賴
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公曰
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公書偈遺李都尉曰
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真歸處趙州
東院西尉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尉卽至
公已逝矣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洪州翠巖可真禪師福州人也嘗叅慈明因
之金鑿同善侍者坐夏善乃慈明高弟道吾
真揚岐會皆推伏之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
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微笑之一日山行

禪四

十九

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磐石上曰若向
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
擬對之善叱曰佇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
見師自愧悚卽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
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
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
尚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
上有月落波心明嗔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
這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明
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曰無雲生

嶺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爽氣逸
出機辯迅捷叢林憚之住翠巖日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同坑無異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深耕淺種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
曰一堵墻百堵調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
曰千日斫柴一日燒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
師曰渾家送上渡頭船問利人一句請師垂
示師曰三脚蝦蟆飛上天曰前村深雪裏昨
夜一枝開師曰饑逢王膳不能餐問如何是
道師曰出門便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擔
枷過狀上堂先德道此事如爆龜文爆卽成
兆不爆成鈍爆與不爆直下便捏上藍卽不
然無固無必虛空走馬旱地行船南山起雲
北山下雨遂拈拄杖曰拄杖子變作天大將
軍巡歷四天下有守節不守節有戒行無戒

行一時奏與天帝釋乃喝一喝曰丈夫自有
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卓一下上堂舉龍
牙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
現歸家始到頭神鼎曰學道如鑽火逢煙卽
便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師曰若論頓
也龍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少悟在
於此復且如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
歸家上堂臨陣抗敵不懼生死者將軍之勇
也入山不懼虎兇者獵人之勇也入水不懼
蛟龍者漁人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之勇拈
拄杖曰這箇是拄杖子拈得把得動得三千
大千世界一時搖動若拈不得把不得動不
得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叅上堂舉僧問
巴陵如何是道陵曰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
如何是道應曰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

楊四

三

道山曰脚下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壁立千
仞一句陸地行船一句賓主交參諸人莫有
揀得者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
賊故行菩薩慈安衆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
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五通賢聖曰學
人不曾師曰舌至梵天師將入滅示疾甚勞
苦席藁于地轉側不少休詰侍者垂泣曰平
生訶佛罵祖今何爲乃爾師熟視訶曰汝亦
作此見解邪卽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烟起遂
示寂

楊四

三

蔣山贊元覺海禪師婺州義烏人姓傅氏乃
大士之裔也夙修種智隨願示生父母咸祥
閭里稱異三歲出家七歲爲僧十五遊方遠
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好著槽廠
師遂作驢鳴明曰真法器耳俾爲侍者二十

年中運水搬柴不憚寒暑悉已躬親求道後
出世蘇臺天峯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
場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
丞相王公安石重師德望特奏章服師號公
又堅辭鼎席結廬定林中與師蕭散林下
清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物違真道廣每尋
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
得尋此亦明世希有事也僧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東壁打西壁曰客來如何祇待師
曰山上樵井中水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
曰驢胎馬腹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住
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剝羊
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業在其中上堂這箇若
是如虎戴角這箇若不是喚作甚麼良久曰
餒驢餒馬珍重元祐元年師乃遷化丞相王

公慟哭于塔讚師真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
寂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
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
弗抗弗抑弗觀汝華准食已實執其嗣之我
有遺則

瑞州武泉山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衣成人水成田上堂黃梅席上海衆千
人付法傳衣碓坊行者是則紅日西昇非則
月輪東上參

南嶽雙峯寺省回禪師上堂南番人汎船塞

鴨四

王

北人搖舫波斯入大唐須彌山作舞是甚麼
說話師元豐六年九月十七日淨髮沐浴辭
衆偈曰九十二光陰分明對衆說遠洞散寒
雲幽牕度殘月言訖坐逝茶毗齒頂不壞上
有五色異光

洪州大寧道寬禪師僧問飲光正見爲甚麼見拈花却微笑師曰忍俊不禁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賊不打貧兒家問旣是一真法界爲甚麼却有千差萬別師曰根深葉茂僧打圓相曰還出得這箇也無師曰弄巧成拙問如何是前三三後三三師曰數九不到九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點茶須是百沸湯曰意旨如何師曰喫盡莫留滓有僧造師之室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筴插火爐中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頭不欠尾不剩師在同安日時有僧問旣是同安爲甚麼却有病僧化去師曰布施不如還却債上堂少林妙訣古佛家風應用隨機卷舒自在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成漚起滅無定動靜俱顯語默全彰萬用自然不勞心力

禪四

五

到這裏喚作順水放船且道逆風舉棹誰是好手良久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喝一喝曰珍重上堂無念爲宗無住爲本真空爲體妙有爲用所以道盡大地是真空徧法界是妙有且道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用日月長明法本不遷道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沈此土他方入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西天梵語此七唐言潭州道吾悟真禪師上堂古今日月依舊山河若明得去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明不得謗斯經故獲罪如是上堂師子兒哮吼龍馬駒蹄跳古佛鏡中明三山孤月皎遂作舞下座上堂舉洞山道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餛飩子三箇猢猻夜簸錢老僧卽不然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

白牯手擎烟戴冠碧兔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覷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祇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請訛在甚麼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父曰叮嚀損君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問疑然便會時如何師曰老鼠尾上帶研槌問如何是真如體師曰夜叉屈膝眼睛黑曰如何是真如用師曰金剛杵打鐵山摧問如何是常照師曰針鋒上須彌曰如何是寂照師曰眉毛裏海水曰如何是本來照師曰草鞋裏踣跳僧退師曰寂照常照本來照草鞋底下常踣跳更會針鋒上須彌眉毛中水常渺渺問如何是佛師曰洞庭無蓋上堂山前麥熟廬陵米價鎮州蘿蔔更有一般良父曰時

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上堂古人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實難會土宿領下髭鬚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怪欸然透過新羅界問僧甚處來曰堂中來師曰聖僧道甚麼僧近前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過在甚麼處師曰萬里崖州師不安僧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師曰粥飯頭不了事僧無語師鳴指一下上堂普化明打暗打布袋橫撒豎撒石室行者踏碓因甚忘却下脚問如何是第一玄師曰釋尊光射阿難肩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孤輪衆象攢曰如何是第三玄師曰泣向枯桑淚漣漣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最好精籠照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閃電乾坤光晃耀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路夾青松老上堂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婦

騎驢阿家牽師曰手提巴鼻脚踏尾仰面看
天聽流水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
裏

蔣山保心禪師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順
數將去曰圓後如何師曰倒數將來問如何

是吹毛劔師曰黑漆露柱問聲色兩字如何

透得師曰一手吹一手拍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上堂巖頭和尚用三文
錢索得箇妻祇解撈蝦搥蜆要且不解生男
育女直至如今門風斷絕大眾要識叢公妻

麼百丈今日不惜唇吻與你諸人注破蓬鬢
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僧問牛頭未
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有錢千
里通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師曰無錢隔壁
聾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

來後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木耳樹頭生問一切法是佛法
意旨如何師曰一重山下一重人問上行下

數未是作家背楚投吳方爲達士豈不是和
尚語師曰是曰父財子用也師曰汝試用看

僧擬議師便打上堂天台普請人人知有南
嶽遊山又作麼生會則燈籠笑你不會有眼

如盲

明州香山蘊良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
師曰剝竿頭上舞三臺曰如何是接初機句

師曰上大人曰如何是末後句師曰雙林樹
下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磨坊裏上堂
良久呵呵大笑曰笑箇甚麼笑他鴻鵠冲天
飛鳥龜水底逐魚兒三箇老婆六隻妳金剛
背上爛如泥呵呵知不知東村陳大耆叅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一

音釋

豁 枯架切 鑛 卑民切 音實 鑛 空胡切 音
訶 去聲 鑛 鐵為刀甚利 斲 枯判也

碣 田

于 天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二

碣五

宋 沙門 大川 齊 纂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蘇州南峯惟廣禪師上堂一問一答如鐘合

碣五

響似谷應聲蓋爲事不獲已且於建化門中

放一線道若據納僧門下天地懸殊且道納

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盡日覓不得有時還

自來吐

潭州大瀉德乾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水從山上出曰意旨如何師曰溪澗

豈能留乃曰山花似錦文殊撞著眼睛幽鳥

綿蠻觀音塞却耳際諸仁者更思量箇甚麼

昨夜三更睡不著翻身捉得普賢貶向無生

國裏一覺直至天明今朝又得與諸人相見

說夢噫是甚麼說話卓拄杖下座

全州靈山本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誰

教汝恁麼問曰今日起動和尚也師曰謝訪

及

安吉州廣法院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甌頭瓦片問闌中取靜時如何師

曰寃不可結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眉毛下

曰便與麼會時如何師曰瞳兒笑點頭問如

何是向上事師曰日月星辰曰如何是向下

事師曰地獄鑊湯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

獼猴忍餓曰乞師拯濟師曰甚麼火色問古

人拈槌舉拂意旨如何師曰白日無閑人曰

如何承當師曰如風過耳問握劍當胸時如

何師曰老鴉成隊曰正是和尚見處師曰蛇

穿鼻孔僧拂袖便出師曰大眾相逢問從上

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十字街頭曰與麼則敗缺也師曰知你不到這田地曰到後如何師曰家常茶飯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乾薑附子曰與麼則不同也師曰冰片雪團上堂春雨微微簷頭水滴聞聲不悟歸堂

禪五

二

面壁上堂若論大道直教杼山無開口處你諸人試開口看僧便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擔不起曰爲甚麼擔不起師曰大道上堂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有僧出曰頭角生也師曰禍事曰某甲罪過師曰龍頭蛇尾伏惟珍重師元豐八年十月十二晚忽書偈曰雪鬢霜髭九九年半肩羸衲盡諸緣廓然笑指浮雲散玉兔流光照大千擲筆而寂靈隱德章禪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慶曆八年九月一日仁宗皇帝詔師於延春閣

下齋宣普照大師問如何是當機一句師曰一言迥出青霄外萬仞峯前嶮處行曰作麼生是嶮處行師便喝曰皇帝面前何得如此師曰也不得放過明年又宣入內齋復宣普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雷驚細草萌芽發高山進步莫遲遲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戴角披毛異來往任縱橫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出門天外迴流光影不真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寒林無宿客大海聽龍吟後再宣入化成殿齋宣守貧問齋三筵大啟如何報答聖君師曰空中求鳥跡曰禪五意旨如何師曰水內覓魚踪師進心珠歌曰心如意心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外邊求終不是枉用工夫隱真理識心珠光耀日秘藏深密無形質拈來掌內衆

人驚二乘精進爭能測碧眼胡須指出臨機
妙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人看大地山河動
岌岌師皇祐二年乞歸山林養老御批杭州
靈隱寺住持賜號明覺

琅邪覺禪師法嗣

蘇州定慧院超信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
法的大意師曰湘源斑竹杖曰意旨如何
師曰枝枝帶淚痕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那
吒忿怒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衲僧罔措曰
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西天此土上堂泥蛇敲
石鼈露柱啾啾叫須彌打一棒問老呵呵笑
參上堂若識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不識般若
亦被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放一邊却問諸人
如何是般若體叅堂去上堂鶯聲闌蟬聲急
入水烏龜頭不濕鷺鷥飛入蘆花叢雪月交

輝俱不及呀

洪州泐潭曉月禪師僧問修多羅教如標月
指未審指筮甚麼師曰請高著眼曰曙色未
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師曰年衰鬼弄
人

越州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
單著布衫穿市過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踏
破洞庭波曰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師曰
伸手不見掌曰還許學人進向也無師曰踏
地告虛空曰雷門之下布鼓難鳴師曰八花
毬子上不用繡紅旗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師便打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穿針嫌
眼小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盡日展愁眉問如
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蛇銜老鼠尾曰如何
是諸塵三昧起師曰鼈敲釣魚竿曰恁麼則

東西不辯南北不分去也師曰堂前一盃夜
明燈簾外數莖青瘦竹問諸佛未出世時如
何師曰不識酒望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釣
魚船上贈三椎問如何是佛師曰留髭表丈
夫問奔流度刃疾談過風未審姜山門下還
許借借也無師曰天寒日短夜更長曰錦帳
繡鴛鴦行人難得見師曰髑髏裏面氣衝天
僧召和尚師曰鷄頭鳳尾曰諸方泥裏洗姜
山畫將來師曰姜山今日爲客且望闍黎善
傳雖然如是不得放過便打上堂穿雲不渡
水渡水不穿雲乾坤把定不把定虛空放行
不放行橫三豎四乍離乍合將長補短卽不
問汝諸人飯是米做一句要且難道良父曰
私事不得官酬上堂不是道得道不得諸方
盡把爲奇特寒山燒火滿頭灰笑罵豐干這

五

五

老賊

福州白鹿山顯端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九州百粵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乘肥衣錦
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持刀按劍曰爲甚
麼如此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異類師曰
鴉巢生鳳上堂摩騰入漢肉上剗瘡僧會來
吳眼中添屑達磨九年面壁鬼魅之由二祖
立雪求心翻成不肖汝等諸人到這裏如何
吐露若也道得海上橫行若道不得林間獨
卧以拄杖擊禪牀一下問如何是無相佛師
曰灘頭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有心江上
住不怕浪淘沙問凝然湛寂時如何師曰不
是闍黎安身立命處曰如何是學人安身立
命處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如何
是教意師曰楞伽會上曰如何是祖意師曰

熊耳山前曰教意祖意相去幾何師曰寒松
連翠竹秋水對紅蓮

滁州琅邪山智遷禪師僧問如何是琅邪境
師曰松因有限蕭疎老花爲無情取次開曰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髮長僧貌醜問如何是
和尚爲人句師曰眼前三尺雪曰莫便是也
無師曰腦後一枝花

泉州涼峰洞淵禪師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
刀斫斧劈曰如何是解脫師曰衫長袴短問
諸聖不到處師還知也無師曰老來無力下
禪牀問離四句絕百非時如何師曰柴門草
自深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松直棘曲
問如何是佛師曰金沙照影曰如何是道師
曰玉女拋梭曰佛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龜毛
長二丈兔角長八尺

佛五

六

真州真如院方禪師叅琅邪唯看栢樹子話
每入室陳其所見不容措詞常被喝出忽一
日大悟直入方丈曰我會也琅邪曰汝作麼
生會師曰夜來牀薦暖一覺到天明琅邪可
之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永嘉牛氏子業打銀因
淬礪甌器有省卽出家叅琅邪機語頓契後
依天衣懷禪師時住興教擢爲第一座衣受
他請欲闡州乞師繼之時刁景純學士守宛
陵衣恐刁涉外議乃於觀音前祝曰若坦首
座道眼明白堪任住持願示夢於刁學士刁
夜夢牛在興教法座上衣凌晨辭州刁舉所
夢衣大笑刁問其故衣曰坦首座姓牛又屬
牛刁就座出帖請之師受請陞座有雪竇化
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遶天出

世後為甚麼杳無消息師曰鷄足峰前風悄
 然宗曰未^在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
 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
 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
 至師曰適來錯^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
 禮拜蓋覆却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
 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
 語至未^在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
 雪竇宗乃禮拜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也壯為僧即出
 峽依琅邪一語忽投羣疑頓息琅邪可之未
 幾令分座淨空居士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
 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恚師
 不為禮拮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有
 六年奈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願無

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頷之中夜其妻夢聞
 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
 撼而問之妻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笑不
 已遂孕及生乃名宣老期年記問如昔至三
 歲白雲端禪師抵其家始見之曰吾姪來也
 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蓋與相別一年方死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雲曰以
 何為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
 車聲雲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
 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
 而逝

秀州長水子瘡講師郡之嘉興人也自落髮
 誦經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
 然不生有省謂敏曰敲空擊木木二作竹尚落筌
 蹄舉目揚眉以成擬議去此二途方契斯旨

敏附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琅邪道重當世卽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琅邪憑陵答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琅邪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厲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爲介也乃如教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顧衆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大愚芝禪師法嗣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初造大愚開示衆曰大家相聚喫葷齋若喚作一葷齋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趨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

飢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未到爛却雪寒宜爲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巖曰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糞忽散

目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見巖用處走搭伽黎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去服勤八年後出世翠巖時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卽不問如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

禡五

九

師便掌座擬對師喝曰領衆歸去自是一衆畏服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草賊大敗僧禮拜師噓一聲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垂手過膝曰如何是第二

句師曰萬里崖州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糞
箕掃帚問如何是深山巖崖佛法師曰猢猻
倒上樹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皮裏骨問
不涉廉纖請師速道師曰須彌山問如何是
清淨法身師曰柴場荻草上堂語不離窠道
焉能出蓋纏片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所以
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
汝等諸人到這裏憑何話會良父曰欲得不
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過去諸佛
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在翠
巖放行則隨機利物把住則瓦解冰消且道
把住好放行好良父曰咄這野狐精擊禪牀
下座上堂汝等諸人與麼上來大似刺腦入
膠盆與麼下去也是平地喫交直饒不來不
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道遠乎哉觸事

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所以娑婆世界以
音聲爲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爲佛事翠巖
這裏祇於出入息內供養承事過現未來塵
沙諸佛無一空過者過現未來塵沙諸佛是
翠巖侍者無一不到如一不到三十拄杖諸
上座還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
佛恩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爲源含識之
流總法身而爲體祇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
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諸禪德會麼古佛與露
柱相交佛殿與燈籠鬪額若也不會單重交
折上堂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然雖如是一手
不獨拍衆中莫有作家禪客本分衲僧出來
共相唱和有麼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依稀似
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便下座上堂天
明平旦萬事成辦北俱盧洲長粳米飯下座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你等諸
 人橫擔拄杖向甚麼處行脚良久曰東勝身
 洲持鉢西瞿耶尼喫飯上堂假使心通無量
 時歷劫何曾異今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
 父曰烏龜鑽破壁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
 香味觸常三昧衲僧道會也山是山水是水
 飢來喫飯困來打睡忽然須彌山踔跳入你
 鼻孔裏摩竭魚穿你眼睛中作麼生商量良
 父曰叅堂去上堂一刀兩段未稱宗師就下
 平高固非作者翠巖到這裏口似匾擔你等
 諸人作麼生商量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
 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卽山
 河大地並無過咎諸上座終日著衣喫飯未
 曾敲著一粒米未曾挂著一縷絲便能變大
 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然雖如是著衣喫

飯卽不無衲僧門下汗臭氣也未夢見在上
 堂普賢行文殊智補陀巖上清風起瞎驢趁
 隊過新羅吉捺舌頭三千里上堂拈起拄杖
 曰掌鉢孟向香積世界爲甚麼出身無路批
 日月於拄杖頭上爲甚麼有眼如盲直得風
 行草偃響順聲和無纖芥可留猶是交爭底
 法作麼生是不交爭底法卓拄杖下座上堂
 臨濟先鋒放過一著德山後令且在一邊獨
 露無私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堪嗟楚下鍾
 離昧音抹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教中道種
 種取捨皆是輪回未出輪回而辯圓覺彼圓
 覺性卽同流轉若免輪回無有是處你等諸
 人到這裏且作麼生辯圓覺良久曰荷葉團
 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以拂擊禪牀上
 堂古人道山河石壁不礙眼光師曰作麼生

是眼拈拄杖打禪牀一下曰須彌山百雜碎
卽不問你且道娑竭羅龍王年多少俗士問
如何是佛師曰著衣喫飯量家道曰恁麼則
退身三步又手當胷去也師曰醉後添杯不
如無小叅舉百丈歲夜示衆曰你這一隊後
生經律論固是不知入衆叅禪禪又不會臘
月三十日且作麼生折合去師曰灼然諸禪
德去聖時遙人心澹泊看却今時叢林更是
不得所在之處或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祇
以飯食豐濃寮舍穩便爲旺化中間孜孜爲
道者無一人設有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青
半黃會卽總道我會各各自謂握靈蛇之珠
執肯知非及乎挨拶鞭逼將來直是萬中無
一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
草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衆來便自端

場五

十二

然拱手受他別人供養到處菜不擇一莖柴
不搬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
期快意爭奈三塗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
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
受信心人食上座若也是去直饒變大地作
黃金攪長河爲酥酪供養上座未爲分外若
也未是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毛戴角牽犁
拽耙償他始得不見祖師道入道不通理復
身還信施此是決定底事終不虛也諸上座
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縑
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痛莫言不道
珍重
蘇州瑞光月禪師僧問俱胝一指意旨如何
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
瑞州洞山子圓禪師上堂有僧出拋下坐具

師曰一釣便上僧提起坐具師曰弄巧成拙
僧曰自古無生曲須是遇知音師曰波斯入
唐土僧大笑歸衆

石霜永禪師法嗣

南嶽福嚴保宗禪師上堂世尊周行七步舉

禪五

十二

足全乖目顧四方觸途成滯金襴授去殃及
兒孫玉偈傳來挂人唇吻風幡悟性未離色
塵鉢水投針全成管見祖師九年面壁不見
纖毫盧公六代傳衣圖他小利江西一喝不
解慎初德嶠全施未知護末南山鼉鼻謾指
蹤由北院枯松徒彰風彩雲門顧鑒落二落
三臨濟全提錯七錯八若說君臣五位直如
紙馬過江更推賓主交叅恰似泥人澡洗獨
超象外且非捉兔走鷹混迹塵中未是敲猪
之狗何異越坑墮壘正是避溺投置如斯之

解正在常途出格道人如何話會豈不見陶
潛俗子尚自覩事見機而今祖室子孫不可
皮下無血喝一喝

郢州太陽如漢禪師僧問如何是敲磕底句
師曰檻外竹搖風驚起幽人睡曰觀音門大
啟也師曰師子敲人迺曰聞聲悟道失却觀
音眼睛見色明心昧了文殊巴鼻一出一入
半開半合泥牛昨夜遊滄海直至如今不見
回咄

浮山遠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院道臻淨照禪師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朝裝香暮換水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
師曰河南犬吠河北驢鳴上堂拈拄杖曰柳
栗木杖子善能談佛祖聾人旣得聞瘖人亦
解語指白石爲玉點黃金爲土便恁麼會去

他家未相許不相許莫莽鹵南街打鼓北街舞

廬州興化仁岳禪師泉南人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臨濟問黃檗曰學人不會師曰三回喫棒來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曲

錫三

十四

象禪床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拄杖子問一大藏教盡是名言離此名言如何指示師曰癩馬揩枯柳曰學人不會師曰駱駝好喫鹽曰畢竟如何師曰鐵鞭指處馬空嘶

荆門軍玉泉謂芳禪師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拈起拄杖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兩手分付僧擬議師便打

宿州定林惠琛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祇在目前僧曰爲甚麼不見師曰瞎秀州本覺若珠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舉起

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拳頭也不識上堂說佛說祖埋沒宗乘舉古談今淹留衲子撥開上路誰敢當頭齊立下風不勞拈出無星秤子如何辯得斤兩若也辯得須彌祇重半銖若辯不得拗折秤衡向日本國與諸人相見

東京華嚴普孜禪師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侯門似海深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寰中天子勅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塞外將軍令乃曰賓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賓同生同死主中

錫五

十五

辯主飲氣吞聲賓中覓賓白雲萬里故句中無意意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鴈撲地高飛於斯未明一對鴛鴦池邊獨立知音禪客相共證明影響異流切須子細良久曰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南康軍清隱院惟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
曰斜街曲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百藝百
窮

潭州衡嶽寺奉能禪師上堂宗風纔舉萬里
雲收法令若行千峰寒色須彌頂上白浪滔
天大海波中紅塵滿地應思黃梅昔日少室
當年不能退已讓人遂使春糠答志斷臂酬
心何似衡嶽這裏山畬粟米飯一桶沒鹽羹
苦樂共住隨高就低且不是南頭買貴北頭
賣賤直教文殊稽首迦葉攢眉龍樹馬鳴吞
聲飲氣目連鷲子且不能爲爲甚如此諦觀
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寶應昭禪師法嗣

滁州琅邪方銳禪師上堂造化無生物之心
而物物自成雨露非潤物之意而靈苗自榮

所以藥劑不食而病自損良師不親而心自
明故知妙慧靈光不從緣得到這裏方許你
進步琅邪與你別作箇相見還有麼若無不
可壓良爲賤

鄧州興陽山希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懸崖撒
手底句師曰明月照幽谷曰如何是絕後再
蘇底句師曰白雲生太虛曰恁麼則樵夫出
林邱處處歌春色師曰是人道得上堂了見
不見見了未了路上行人林間宿鳥月裏塔
高十二層天外星躔五百杪會麼手執夜
明符幾箇知天曉參

石門進禪師法嗣

明州瑞巖智才禪師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
句師曰好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隨曰
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合曰三句蒙師指

如何辯古今師曰向後不得錯舉上堂天平
等故常覆地平等故常載日月平等故四時
常明涅槃平等故聖凡不二人心平等故高
低無諍拈拄杖卓一下曰諸禪者這拄杖子
晝夜爲諸人說平等法門還聞麼若聞去敢
保諸人行脚事畢若言不聞亦許諸人頂門
眼正何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良久笑曰向下文長

金山穎禪師法嗣

潤州普慈院崇珍禪師僧問如何是普慈境
師曰出門便見鶴林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入門便見珍長老
太平州瑞竹仲和禪師僧問得坐披衣人盡
委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但知冰是水曰更
有事也無師曰休問水成冰曰弄潮須是弄

湯五

七

潮人師曰這僧從浙中來
潤州金山懷賢圓通禪師僧問師揚宗旨得
法何人師拈起拂子僧曰鐵甕城頭曾印證
碧溪崖畔祖燈輝師拂一拂曰聽事不真喚
鐘作甕

越州石佛寺顯忠祖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不
動尊師曰熱熬上糊搦曰如何是千百億化
身師曰添香換水點燈掃地曰如何是毘盧
師法身主師曰繫馬柱曰有甚麼交涉師曰
縛殺這漢問會殺佛祖底始是作家如何是
殺佛祖底劔師曰不斬死漢曰如何是和尙
劔師曰令不重行問如何是相生師曰山河
大地曰如何是想生師曰兔子望月曰如何
是流注生師曰無間斷曰如何是色空師曰
五彩屏風上堂咄咄咄海底魚龍盡枯竭三

脚蝦蟆飛上天脫殼烏龜火中活上堂點時不到皂白未分到時不點和泥合水露柱踣跳入燈籠裏卽且從他汝眉毛因甚麼却拖在脚跟下直饒於此明得也是獼猴戴席帽於此未明何異曲蟻穿靴然雖如此笑我者多哂我者少

杭州淨住院居說真淨禪師參達觀遂問曰某甲經論粗明禪直不信願師決疑觀曰旣不信禪豈可明經禪是經綱經是禪綱提綱正綱了禪見經師曰爲某甲說禪看觀曰向下文長師曰若恁麼經與禪乃一體觀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搨拳如拳搨手師因而有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心灰而今潦倒逢知己李白元來是秀才
安吉州西余山拱辰禪師上堂靈雲見華眼

禪五

丈

中著翳玄沙感指體上遭遮不知且恁麼過時自然身心安樂上堂理因事有心逐境生事境俱忘千山萬水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曰且莫剗肉成瘡師有祖源通要三十卷行於世

蘇州崑山般若寺善端禪師僧問有生有滅盡是常儀無生無滅時如何師曰崑崙著靴空中立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石女簪花火裏眠曰大衆證明師曰更看泥牛闖入海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達觀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觀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奈無箇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請師明說觀

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攬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觀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觀

場五

十九

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祇如人死後心歸何所觀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某已知之觀曰生從何來公因措觀起堪其曾曰祇在這裏更擬思量箇甚麼公曰會得也觀曰作麼生會公曰祇知貪程不覺蹉路觀拓開曰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既而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洞庭月禪師法嗣

蘇州薦福亮禪師僧問不假言詮請師示誨

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麼問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曰罕逢穿耳客

仗錫已禪師法嗣

台州黃巖保軒禪師僧問不欲無言略憑施設時如何師曰知而故犯僧禮拜師便打

龍華岳禪師法嗣

安吉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本郡人也姓邱氏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蒙印可遂旋里合綵爲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丞相章公慕其道躬請開法吳山化風盛播開堂日僧官宣疏至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止之遂登座拈香祝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西自東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上堂二

月二禪翁有何謂春風觸目百花開公子王
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
意禪家流抵這是莫思慮坦然齋後一甌茶
長連牀上伸脚睡咄師到華亭衆請上堂靈
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
筋斗便下座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怕
曰既是善知識因何却怕師曰山僧不曾見
恁麼差異畜生

南嶽下十二世

翠巖真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慕詰真如禪師撫州臨川闍氏子
僧問趙州庭栢意旨如何師曰夜來風色紫
孤客已先寒曰先師無此語又作麼生師曰
行人始知苦曰十載走紅塵今朝獨露身師
曰雪上加霜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萬人叢

裏不插標曰如何是村裏佛師曰泥猪疥狗
曰如何是山裏佛師曰絕人往還曰如何是
教外別傳底一句師曰翻譯不出問牛頭未
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寒毛卓豎曰見後如何
師曰額頭汗出上堂月生一天地茫茫誰受
屈月生二東西南北沒巴鼻月生三善財特
地向南參所以道放行也但薩舒光把住也
泥沙匿曜且道放行是把住是良久曰圓伊
三點水萬物自尖新上堂古佛道昔於波羅
奈轉四諦法輪墮坑落壑今復轉最妙無上
大法輪土上加泥如今還有不歷階梯獨超
物外者麼良久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
上堂阿刺刺是甚麼翻思當年破窻墮杖子
忽擊著方知孤負我以拄杖擊香臺一下曰
墮墮上堂捫空追響勞汝精神夢覺覺非復

有何事德山老人在汝諸人眉毛眼睫上諸人還覺麼若也覺去夢覺覺非若也未覺捫空追響終無了期直饒向這裏個儻分明猶是梯山入貢還有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且莫詐明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苦殺人上堂白雲澹泞水注滄溟萬法本閑復有何事所以道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諸人到這裏如何履踐良久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上堂山僧本無積畜且得粥足飯足困來即便打眠一任東卜西卜上堂古者道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椀脫邱慧光卽不然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總是椀脫邱諸人還知慧光落處麼若也知去許你具鐵眼銅睛若也不知莫謂幾經風浪險扁舟曾向五湖

遊上堂拈起拄杖曰一塵纔起大地全收卓一下曰妙喜世界百雜碎且道不動如來卽今在甚麼處若人識得可謂不動步而登妙覺若也未識向諸人眉毛眼睫裏涅槃去也又卓一下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廬陵米價高鎮州蘿蔔大上堂拈起拄杖曰智海拄杖或作金剛王寶劍或作踞地師子或作探竿影草或不作拄杖用諸人還相委悉麼若也委悉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出沒卷舒縱橫應用如未相委大似日中逃影上堂佛立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三心空及第歸慧光門下直拔超升不歷科目諸人旣到這裏風雲布地牙爪已成但欠雷聲燒尾如今爲你諸人震忽雷去也以拄杖擊禪牀下座師於紹聖二年十月八日無疾說偈

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
良久別衆趨寂閣維設利糾許大如豆目睛
齒爪不壞門弟子分塔于京潭

南嶽西林崇輿禪師僧問一問一答賓主歷
然不問不答如何辨別師曰坐底坐立底立

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舌拄上齶僧禮拜
師曰不得諱却

蔣山元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法雅禪師僧問學人不問西來意
乞師方便指迷情師曰霹靂過頭猶瞌睡曰
謝師答話師曰再三啟口問何人曰爭奈學
人未禮拜何師曰休鈍置

邵州丞熙應悅禪師撫之宜黃戴氏子上堂
我宗無語句徒勞尋路布現成公案已多端
那堪更涉他門戶覲面當機直下提何用波

場五

寺三

叱受辛苦咄

雙峯回禪師法嗣

閩州光國文贊禪師僧問不二之法請師速
道師曰領曰恁麼則人人有分也師曰了曰
錦屏天下少光國世間稀師曰退

定慧信禪師法嗣

蘇州穹窿智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
日高眠有問祖師意連擲兩三拳大眾且道
爲甚麼如此不合惱亂山僧睡

雲峯悅禪師法嗣

桂州壽寧齊曉禪師上堂觸目不會道猶較
些子運足焉知路錯下名言諸仁者山僧今
日將錯就錯汝等諸人見有眼聞有耳嗅有
鼻味有舌因甚麼却不會良久曰武帝求仙
不得仙王喬端坐却昇天咄僧問大眾雲臻

合談何事師曰波斯入鬧市曰恁麼則草偃風行去也師曰萬里望鄉關

淨因臻禪師法嗣

福州長慶惠暹文慧禪師僧問離上生之寶刹登延聖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孤舟載明月曰忽遇艣棹俱停又作麼生師曰漁人偏愛宿蘆花問長期進道西天以蠟人爲驗未審此間以何爲驗師曰鐵彈子曰意旨如何師曰大底大小底小

福州棲勝繼超禪師上堂拈拄杖良久曰三世諸佛盡在這裏踔跳大衆還會麼過去諸佛說了未來諸佛未說現在諸佛今說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說底事卓一下曰蘇噓蘇噓

興化岳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清禪師上堂祖師門下佛法不

場五

四

存善法堂前仁義休說然雖如是事無一向竊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髮膚身體弗敢毀傷此魯仲尼之孝也輪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棄思入無爲真實報恩者故我大覺世尊雪山苦行摩竭成道往忉利天爲母說法此釋迦之孝也得大解脫運大神通手擎金錫掌拓龍孟詣地獄門卓然尋省見其慈母悲泣無量此目連之孝也作麼生是興化之孝良久曰興化今日不上天堂不入地獄於善法堂中燈王座上爲母說法以報劬勞且道我母卽今在甚麼處乃曰我母生前足善緣無勞問佛定生天人間上壽古今少九十春秋減一年下座敢煩大眾燒一炷香以助山僧報孝旣是山僧之母爲甚麼却煩諸人燒香不見道東家人死西

家人助哀以手搥胸曰蒼天蒼天

玉泉芳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善周禪師上堂遼天鶻萬重雲

祇一突是甚麼咄師元祐元年十二月望日

沐浴淨髮說偈曰山僧住瑞筠未嘗形言句

禪五

三五

七十三年來七十三年去言畢而逝五日後

鬚髮再生

音釋

舍

以諸切音余
三年治田也

搯 莊加切音
渣取也

堪 知鳩切砧
去聲擊也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三

碣六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十三世

大瀉詰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普融道平禪師上堂山僧不會佛

碣六

法爲人總沒來由或時半開半合或時全放

全收還如萬人叢裏冷地掉箇石頭忽然打

著一箇方知觸處周流上堂趙州有四門門

門通大道玉泉有四路路路透長安門門通

大道畢竟誰親到路路透長安分明進步看

拍膝一下曰歲晚未歸客西風門外寒上堂

舉盤山示衆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

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古人恁麼說話大似

抱賊叫屈智海門下人人慷慨生擒虎兇活

捉獐龍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

遂拈拄杖曰不是向人誇伎倆丈夫標致合

如斯卓拄杖下座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建昌南城傅氏子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十箇指頭八箇了

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金鎗難辯曰我脚何

似驢脚師曰黃龍路險曰人人有箇生緣如

何是和尚生緣師曰把定要津不通凡聖中

秋上堂靈山話曹谿指放過初生斫額底未

問龍眠老古錐昨夜三更轉向西正當恁麼

時有人問如何是月向明暗未分處道得一

句便與古人共出一隻手如或未然寶峯不

免依模畫樣應箇時節乃打一圓相曰清光

萬古復千古豈止人間一夜看師室中問僧

達磨西歸手攜隻履當時何不兩隻都將去

曰此土也要留箇消息師曰一隻脚在西天

一隻脚在東土著甚來由僧無語問僧唯一
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
指香爐曰這箇是香爐師曰帶累三世諸佛
生陷地獄僧因措師便打師不安次有僧問
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土地前燒二陌紙
著師常叉手夜坐如對大賓初坐手與趺綴
至五鼓必齊膺因號祥叉手焉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不知何許人也自號碧
落道人嘗以觸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爲蘭布
裊有擬草庵歌一篇行于世具載普燈建炎
末逆虜犯淮執師見酋長曰聞我名否師
曰我所聞者唯大宋天子之名長恚令左右
以鎚擊之鎚至輒斷壞長驚異延麾下敬事
之經旬師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
怡然端坐烟焰一起流光四騰虜跪伏灼膚

者多火絕得五色舍利併其骨而北歸所執
僧尼悉得自便和人至今詠之

潭州東明仁仙禪師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
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
曰任是百千諸佛一時趕向水拈欄裏曰有
何祥瑞師曰山僧不曾眼花

泗州普照曉欽明悟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師曰東邊更近東曰瀉山的子
智海親孫也師曰却笑傍人把釣竿上堂引
手撮空展轉莫及翻身擲影徒自勞形當面
拈來却成蹉過畢竟如何拍禪牀曰洎合錯
商量

廬山東林自尊正覺禪師上堂十五日巳前
放過一著十五日巳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
日試道一句看良久曰山色翠穠春雨歇栢

庭香擁木蘭開

潭州福嚴真禪師上堂福嚴山上雲舒卷任

朝昏忽爾落平地客來難討門

潭州東明遷禪師久侍真如晚居瀉山真如

菴忠道者高其風每叩之一日閱首楞嚴次

忠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佛意如何師曰釋

迦老子好與二十棒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用

按指作麼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作麼生

師曰亦是海印發光

雪竇雅禪師法嗣

衢州光孝普印慈覺禪師泉州許氏子室中

問僧父母未生已前在甚麼處行履僧擬對

卽打出或曰達磨在你脚下僧擬看亦打出

或曰道道僧擬開口復打出

慶善震禪師法嗣

杭州慶善院普能禪師上堂事不獲已與諸

人葛藤一切衆生祇爲心塵未脫情量不除

見色聞聲隨波逐浪流轉三界汨沒四生致

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若也是非齊泯善惡

都忘坐斷報化佛頭截却聖凡途路到這裏

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衲僧分上未爲奇

特何故如此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咄上堂拈

拄杖口未入山僧手中萬法宛然旣入山僧

手中復有何事良久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

風流處也風流卓拄杖一下

淨土思禪師法嗣

杭州靈鳳山萬壽法詮禪師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抱椿打拍浮曰如何是法師曰黃泥彈

子曰如何是僧師曰剃除鬚髮曰三寶外還

別有爲人處也無師舉起一指僧曰不會師

曰指在唯觀月風來不動惱上堂德山捧臨
濟喝盡是無風波市市燈籠踣跳過青天露
柱魂驚頭腦裂雖然如是大似食鹽加得渴
喝一喝

杭州慶善守隆禪師開堂日僧問知師久蘊
囊中寶今日當筵略借看師曰多少分明曰
師子吼時全露現文殊仗劍又如何師曰驚
殺老僧問千佛出世各有奇祥和尚今日以
何爲驗師曰木人把板雲中拍曰意旨如何
師曰石女拈笙水底吹上堂花簇簇錦簇簇
鹽醬年來事事足留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沙
彌煮晨粥晨粥一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作
麼生會多少人疑著

護國月禪師法嗣

江陵府護國慧本禪師僧問有物先天地無

喝六

五

形本寂寥未審是甚麼物師曰一鋌墨曰恁
麼則耀古照今去也師曰作麼生是耀古照
今底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好箇時節誰肯承
當苟或無人不如惜取良久曰彈雀夜明珠

南嶽下十四世

智海平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蹠庵繼成禪師袁之宜春劉氏子
上堂拈拄杖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
地看看富樓那穿過釋迦老子鼻孔釋迦老
子鑽破虛空肚皮且道山河大地在甚麼處
擲下拄杖召大眾曰虛空翻筋斗向新羅國
裏去也是你諸人切忌認葉止啼刻舟尋劍
上堂茫茫盡是覓佛漢舉世難尋閑道人棒
喝交馳成藥忌了凶藥忌未天真上堂崑崙
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爭似火中釣籠日

裏藏冰陰影門翻颺颺虛空縛殺麻繩上堂
狹路相逢且莫疑電光石火已遲遲若教直
下三心徹祇在如今一餉時到這裏直使問
來答去火迸星飛互換主賓照用得失波翻
嶽立玉轉珠回衲僧面前了無交涉豈不見
拈花驚嶺獨許飲光問疾毗耶誰當金粟那
知微笑已成途轍縱使默然未免風波要須
格外相逢始解就中穎契還會麼一曲寥寥
動今古洛陽三十六峯西上堂舉不顧卽差
互擬思量何劫悟大衆枯桑知天風是顧不
顧海水知天寒是思不思且喚甚麼作悟底
道理兔角杖頭挑法界龜毛拂子舞三臺上
堂鼻裏音聲耳裏香眼中鹹淡舌玄黃意能
覺觸身分別冰室如春九夏涼如斯見得方
知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葵花

陽六

六

隨日轉犀紋翫月生香楓化老人螟蠕成蝶
蟻若也不知苦哉佛陀耶許你具隻眼上堂
一念心清淨佛居魔王殿一念惡心生魔王
居佛殿懷禪師曰但恁麼信去喚作腳踏實
地而行終無別法亦無別道理老僧恁麼舉
了祇恐你諸人見兔放鷹刻舟求劍何故功
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舉汾
陽拈拄杖示衆曰三世諸佛在這裏爲汝諸
人無孔竅遂走向山僧拄杖裏去強生節目
師曰汾陽與麼示徒大似擔雪填井傍若無
人山僧今日爲汝諸人出氣拈起拄杖曰三
世諸佛不敢強生節目却從山僧拄杖裏走
出向諸人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
佛說是語已翻筋斗向拘尸羅城裏去也擲
下拄杖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師同圓悟法

真慈受并十大法師禪講千僧赴太尉陳公
良弼府齋時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師魯國
公亦與焉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
對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于圓頓
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

喝六

佛常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

七

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
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師曰如法
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
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諾師曰法師
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
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空義也大
乘頓教者乃卽有卽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
不有而有不空而空或作空而不
有有而不空義也如我
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

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曰
聞師曰汝旣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
臾又問善曰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旣不聞適
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
汝旣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
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
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
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
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
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
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
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
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
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
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

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
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
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
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
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

陽六

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
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
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
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
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
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
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膠口而退
聞者靡不歎仰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
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
宗師之緒餘也

南嶽法輪彥攷禪師處之龍泉陳氏子上堂
若是諦當漢通身無隔礙舉措絕毫釐把手
出紅塵撥開向上竅當頭剗定不犯鋒稜轉
握將來應用恰好絲毫不漏函蓋相應任是
諸佛諸祖覩著寒毛卓豎會麼喫茶去僧問

如何是不涉烟波底句師曰皎皎寒松月飄
飄谷口風曰萬差俱掃蕩一句截流機師曰
點僧曰到師曰借人面具舞三臺問如何是
佛師曰白額大蟲曰祇如洞山道麻三斤又
作麼生師曰毒蛇鑽露柱曰學人不曉師曰

陽六

九

踏著始驚人

衡州開福崇哲禪師邵州劉氏子上堂妙體
堂堂觸處彰快須回首便承當今朝對衆全
分付莫道儂家有覆藏擲拂子召侍者曰因
甚打下老僧拂子問一水吞空遠三峯峭壁

危貌臺重拂拭共喜主人歸未審到家如何
施設師曰空手捨雙拳曰意旨如何師曰突
出難辯上堂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剩觀面
便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麼若也未知
不免重重註破一印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
一印印泥頭頭物物顯真機一印印水換轉
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一同看來非赤又
非紅互換高低如不薦青山依舊白雲中

泐潭祥禪師法嗣

台州鴻福德昇禪師衡陽人也上堂諸人恁
麼上來墮在見聞覺知恁麼下去落在動靜
施爲若也不去不來正是鬼窟活計如何道
得出身底句若也道得則分付拄杖子若道
不得依而行之卓拄杖下座
建寧府萬壽慧素禪師上堂僧問劫火洞然

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大隨曰壞修
山主曰不壞未審孰是孰非師曰一壞一不
壞笑殺觀自在師子驀敲人狂狗盡逐塊復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漆桶不快便下座一日
有僧來作禮師問甚處來曰和尚合知某來
處師曰湖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曰和尚真
人天眼目某在大瀉克園頭東林作藏主師
打三棒喝出紹興二十三年六月朔沐浴跌
坐書偈曰昨夜風雷忽爾露柱生出兩指天
明笑倒燈籠拄杖依前扶起拂子踣跳過流
沙奪轉胡僧一隻履於是儼然而逝^十
明州香山道淵禪師本郡人上堂酒市魚行
頭頭寶所鷓鴣噪一一妙音卓拄杖曰且
道這箇是何佛事狼籍不少上堂香山有箇
話頭彌滿四大神洲若以佛法批判還如認

馬作牛諸人既不作佛法批判畢竟是甚麼道理擊拂子無鏽鑊子不厭動搖半夜枕頭要須摸著下座

建寧府開善木菴道瓊首座信之上饒人叢林以耆德尊之泐潭亦謂其飽叅分座日嘗舉隻履西歸語謂衆曰坐脫立亡倒化卽不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履者爲復後代兒孫不及祖師爲復祖師剩有這一著子乃大笑曰老野狐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革律爲禪迎爲第一祖師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間欲爲山子正爲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請已取所藏泐潭繪像與木菴二字仍書偈囑清泉亭老竒得法弟子慧山曰口嘴不中祥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雪峯山首座爲吾痛罵莫饒伊顧專使曰爲我傳語侍郎

陽六

十二

行計迫甚不及修答聲絕而化

景淳知藏梅州人於化度寺得度往依泐潭入室次潭問陝府鐵牛重多少師叉手近前曰且道重多少潭曰尾在黃河北頭枕黃河南善財無鼻孔依舊向南參師擬議潭便打忽頓徹巾侍有年竟隱居林壑嘗作偈曰怕寒懶剃鬚髮愛暖頻添楮柴破衲伽黎撩亂搭誰能勞力强安排

信州懷玉用宣首座四明彭氏子幼爲僧徑趨叢席侍泐潭於黃檗一日自臨川持鉢歸值潭晚叅有云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開啾啾師聞領旨潭爲證據後依大慧慧亦謂其類已以是名卿鉅公列刹迎禮不就嘗有頌大愚答佛話曰鋸解秤鎚出老杜詩紅稻啄殘鸚鵡顆碧梧棲老鳳凰枝

光孝蘭禪師法嗣

明州蘆山無相法真禪師江南李主之裔也
上堂欲明向上事須具頂門眼若具頂門眼
始契出家心既契出家心常具頂門眼要會
頂門眼麼四京人著衣喫飯兩浙人飽暖自
如通玄峯頂香風清花發蟠桃三四株

南嶽下十五世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如勝佛燈禪師上堂人人領略釋
迦箇箇平欺達磨及乎問著宗綱束手盡云
放過放過卽不無祇如女子出定趙州洗鉢
盂又作麼生話會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
里謾追風
無爲軍冶父實際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
爲縣之弓級聞東齋謙首座爲道俗演法往

場六

上二

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笞忽於杖下
大悟遂辭職依謙謙爲改名道川且曰汝舊
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卽三耳汝能豎起脊梁
了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舊狄
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游方至天封躡
菴與語鋒投菴稱善歸憇東齋道俗愈敬有
以金剛般若經請問者師爲頌之今盛行於
世隆興改元殿撰鄭公喬年漕淮西適冶父
虛席迎開法上堂羣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
林盡發萌唯有衲僧無底鉢依前盛飯又盛
羹上堂舉雪峯一日登座拈拄杖東覷曰東
邊底又西覷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麼擲下拄
杖曰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覷了復西覷拄
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
倚闌干

青原下四世

雲巖晨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會稽俞氏子幼歲從師念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

經言無其師駭然異之曰吾非汝師即指往

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詣嵩山具

戒遊方首詣南泉值馬祖諱辰修齋泉問衆

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皆無

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即來泉曰此子雖後生

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爲賤次叅馮山

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

未究其微馮曰闍黎莫記得麼師曰記得馮

曰汝試舉一徧看師遂舉僧問如何是古佛

心國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牆壁瓦礫豈不

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還解說法否國師曰

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爲甚麼不聞

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曰未

審甚麼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

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旣不聞爭

知無情解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即

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也僧曰恁麼則

衆生無分去也國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

聖說僧曰衆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即非衆生

僧曰無情說法據何典教國師曰灼然言不

該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刹

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師舉了馮曰我這裏

亦有祇是罕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

示馮豎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

馮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有與

師同時慕道者否。馮曰：此去灤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馮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絕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十四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裏，師遂辭馮山徑造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師問雲巖某甲有

餘習未盡。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巖。曰：還歡喜也。未師曰：歡喜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問雲巖擬欲相見時如何。曰：問取通事舍人。師曰：見問次曰：向汝道甚麼。師辭雲巖。巖曰：甚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晚却回。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逸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巖良久曰：祇這是師沈吟巖曰：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他日因供養雲巖，真次僧問先師道

祇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
 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
 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
 恁麼道長慶云既知有為甚麼恁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師在泐潭
 見初首座有語曰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
 不思議師遂問曰佛界道界即不問祇如說
 佛界道界底是甚麼人初良久無對師曰何
 不速道初曰爭即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說
 甚麼爭即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俱是
 名言何不引教初曰教道甚麼師曰得意忘
 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佛
 界道界底病大小初又無對次日忽遷化時
 稱師為問殺首座价師自唐大中末於新豐
 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
 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

寶劍剪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萬端之穿
 鑿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
 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風播於天下故諸方
 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師因雲巖諱日
 營齋僧問和尚於雲巖處得何指示師曰雖
 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
 作甚麼師曰爭敢違背他曰和尚初見南泉
 為甚麼却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
 德佛法祇重他不為我說破曰和尚為先師
 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為
 甚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問
 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師曰年牙相似
 即無阻矣僧擬進語師曰不驕前蹤別請一
 問僧無對雲居代云恁麼則不見和尚本來師也僧問長慶如何是年牙相似
者慶云古人恁麼道問問寒暑到來如何回
黎又向遠裏覓箇甚麼

避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關黎熱時熱殺關黎上堂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麼衆無對又曰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得相應直須努力莫閑過日問僧甚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麼曰到師曰頂上有人麼曰無人師曰恁麼則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師與忝首座冬節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同安顯別云不知師喚侍者掇退果卓問雪峰從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分僧問如何是西來

十六

十七

意師曰大似駭雞犀問蛇吞蝦蟇救則是不救則是師曰救則雙目不睹不救則形影不彰有僧不安要見師師遂往僧曰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你是甚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來曰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甚處去師曰粟會裏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敲頭三下曰汝祇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因夜叅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這箇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爲時雪峰侍立問曰祇如這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他祇知一

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峰上
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雪峰
上問訊師曰入門來須有語不得道早箇入
了也峰曰某甲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
來峰無語雲居別前語云待某甲有口即
道長慶別云恁麼則某甲謹退

峰般柴次乃於師面前抛下一束師曰重多
少峰曰盡大地人提不起師曰爭得到這裏
峰無語問僧甚處來曰三祖塔頭來師曰既
從祖師處來又要見老僧作甚麼曰祖師即
別學人與和尚不別師曰老僧欲見闍黎本
來師還得否曰亦須待和尚自出頭來始得
師曰老僧適來暫時不在官人問有人修行
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即修行僧問相逢不拈
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問僧
作甚麼來曰孝順和尚來師曰世間甚麼物

十八

最孝順僧無對上堂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
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
居出曰某甲叅堂去師有時曰體得佛向上
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問如何是語話師曰
語話時闍黎不聞曰和尚還聞否師曰不語
話時即聞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曰不從口
裏道曰若有人問師還答否師曰也未曾問
問如何是從門入者非寶師曰便好休問和
尚出世幾人肯師曰並無一人肯曰爲甚麼
並無一人肯師曰爲他箇箇氣宇如王師問
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
作甚麼語曰讚法身語師曰喚作法身早是
讚也問時時勤拂拭爲甚麼不得他衣鉢未
審甚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曰祇如不入
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

却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合得他衣鉢
汝道甚麼人合得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
下得甚麼語時有一僧下九十六轉語並不
契末後一轉始愜師意師曰闍黎何不早恁
麼道別有一僧密聽祇不聞末後一轉遂請
益其僧僧不肯說如是三年相從終不爲舉
一日因疾其僧曰某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
悲善取不得惡取去遂持刀白曰若不爲某
舉即殺上座去也其僧悚然曰闍黎且待我
爲你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
有菴主不安凡見僧便曰相救相救多下語
不契師乃去訪之主亦曰相救師曰甚麼相
救主曰莫是藥山之孫雲巖嫡子麼師曰不
敢主合掌曰大家相送便遷化僧問亡僧遷
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火後一莖茆問師尋常

禪六

十九

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
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去曰祇
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因
甚顛倒曰甚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
倒因甚麼却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
師曰不行鳥道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
有語話分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佛
保福別云佛非法眼
別云方便呼爲佛師與密師伯過水乃問
過水事作麼生伯曰不濕脚師曰老老大大
作這箇語話伯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脚不濕
問僧甚麼處去來曰製鞋來師曰自解依他曰
依他師曰他還指教汝也無曰允即不違僧
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萸曰行則不無有覺
即乖別有僧舉似師師曰他何不道未審是
甚麼行僧遂進此語萸曰佛行佛行僧回舉

似師師曰幽州猶似可最苦是新羅

東禪者枯云此

語還有疑說也無若有且道甚麼處不得若無他又道最苦是新羅還點檢得出麼他道行則不無有覺即乖却令再問是甚麼行又

道佛行那僧是會了問不會了問請斷看

僧却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頭長三尺頸長

陽

二十

二寸師令侍者持此語問三聖然和尚聖於

侍者手上掐一掐侍者回舉似師師肯之師

見幽上座來遽起向禪牀後立幽曰和尚為

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不見老僧問

如何是玄中又玄師曰如死人舌師洗鉢次

見兩烏爭蝦蟇有僧便問這箇因甚麼到恁

麼地師曰祇為闍黎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

主師曰禾莖粟榦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

眾數師曰吾常於此切

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

山云要頭便斫去又問雪峰以拄杖劈口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會下有老宿去雲巖回師問汝去雲巖作甚麼宿曰不

會師代曰堆堆地師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

祖信心銘弟子擬註師曰纔有是非紛然失

心作麼生註

法眼代云恁麼則弟子不註也

師看稻次見朗

上座牽牛師曰這箇牛須好看恐傷人苗稼

朗曰若是好牛應不傷人苗稼僧問如何是

青山白雲父師曰不森森者是曰如何是白

雲青山兒師曰不辯東西者是曰如何是白

雲終日倚師曰去離不得曰如何是青山總

不知師曰不顧視者是問清河彼岸是甚麼

草師曰是不萌之草師作五位君臣頌曰正

禪

王

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

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

明覲面別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

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

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

火裏蓮宛然自有冲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
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
上堂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
共功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僧問如何是
向師曰喫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師曰背
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功師曰放下鑿頭時作
麼生曰如何是共功師曰不得色曰如何是
功功師曰不共乃示頌曰聖主由來法帝堯
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鬧市頭邊過到處文
明賀聖朝淨洗濃粧爲阿誰子規聲裏勸人
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峰深處啼枯木
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赴麒麟而今高隱千
峰外月皎風清好日辰衆生諸佛不相侵山
自高兮水自深萬別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
百花新頭角纔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

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三師因曹
山辭遂囑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
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詞曰如是之法佛祖
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盃盛雪明月藏
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
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火聚但
形文彩即屬染汙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
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
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
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
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
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莖草味如金剛
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
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真而妙不屬迷悟因
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

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
 矣即是規矩宗通趣極真常流注外寂中搖
 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顛倒以
 緇爲素顛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
 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
 鼻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狸奴白牯
 弄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
 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
 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
 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師又曰未
 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辯驗真偽有三種滲
 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
 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
 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
 之又綱要偈三首一敲唱俱行偈曰金針雙

碼六

三三

鎖備叶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
 二金鎖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
 力窮忘進退金鎖網鞞鞞三不墮凡聖亦名理事
 涉不偈曰事理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
 拙電火爍難追上堂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
 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老後僧問曹山如
何是一老山云
不扶持云如何是一不老山云枯木
僧又舉似道通忠忠云三老六義問僧世
 間何物最苦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
 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師與密師伯行次
 指路傍院曰裏面有人說心說性伯曰是誰
 師曰被師伯一問直得去死十分伯曰說心
 說性底誰師曰死中得活問僧名甚麼曰某
 甲師曰阿那箇是闍黎主人公曰見祇對次
 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祇認得驢
 前馬後底將爲自己佛法平沈此之是也賓

中主尚未分如何辯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

是主中主師曰闍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即

是賓中主雲居代云某甲道得不是賓中主如何是主中主

師曰恁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遂示頌曰嗟

見今特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恰似入京

朝聖主祇到潼關便即休師不安令沙彌傳

語雲居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雲

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

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居打一棒

沙彌無語同安顯代云恁麼則雲巖一枝不墜也雲居錫上二座且道雲巖路

絕不絕崇壽稠云古人打此一棒意作麼生師將圓寂謂眾曰吾

有閑名在世誰人為吾除得眾皆無對時沙

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閑名已謝石霜云無

人得他肯雲居云若有閑名非吾先師曹山云從古至今無人辯得疎山云龍有出水之

機無人辯得僧問和尚違和還有不病者也無師

錫六 示

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

有分曰未審和尚如何看他師曰老僧看時

不見有病師乃問僧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

與吾相見僧無對師示頌曰學者恒沙無一

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蹤跡努力

殷勤空裏步乃命剃髮澡身披衣聲鐘辭眾

儼然坐化時大眾號慟移晷不止師忽開目

謂眾曰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生惜

死哀悲何益復令主事辦愚癡齋眾猶慕戀

不已延七日食具方備師亦隨眾齋畢乃曰

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喧動遂歸丈

室端坐長往當咸通十年三月壽六十三臘

四十二謚悟本禪師塔曰慧覺

音釋

躡 蒲官切音槃
躡 跚旋行貌
莖 陳尼切音治
莖 猪五味子
馬 之戎切音注

易六

二十五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四

碣七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五世

洞山价禪師法嗣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黃氏子少業

儒年十九往福州靈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尋

謁洞山山問闍黎名甚麼師曰本寂山曰那

箇聲師曰不名本寂山深器之自此入室盤

桓數載乃辭去山遂密授洞上宗旨復問曰

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

異處豈有去邪師曰去亦不變異遂往曹溪

禮祖塔回吉水衆嚮師名乃請開法師志慕

六祖遂名山爲曹尋值賊亂乃之宜黃有信

士王若一捨何王觀請師住持師更何王爲

荷玉由是法席大興學者雲萃洞山之宗至

師爲盛師因僧問五位君臣旨訣師曰正位

即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象形正

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帶

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

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

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辯明君爲正位臣爲偏

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

道合是兼帶語僧問如何是君師曰妙德尊

寰宇高明朗太虛曰如何是臣師曰靈機弘

聖道真智利羣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不

墮諸異趣疑情望聖容曰如何是君視臣師

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是君臣

道合師曰混然無内外和融上下平師又曰

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

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學者先須

識自宗莫將實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
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潛行須
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
終復作五相。偈曰白衣須拜相此事不爲
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偈曰子時當

福七

二

正位明正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雞雪上行
○偈曰餓裏寒冰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
面木馬逐風嘶○偈曰王宮初降日玉兔不
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遲。偈曰渾然
藏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
惺稠布衲問披毛帶角是甚麼墮師曰是類
墮曰不斷聲色是甚麼墮師曰是隨墮曰不
受食是甚麼墮師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即
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
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已

事回光之時擯却色聲香味觸法得寧謚即
成功勲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
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
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即是正命食也亦是
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祇是不被他染汙將
爲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
況其餘事邪師凡言墮謂混不得類不齊凡
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師作四禁偈
曰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
忌未生時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
不醫曰爲甚麼福七不醫師曰教汝求生不得求
死不得問沙門豈不是具大慈悲底人師曰
是曰忽遇六賊來時如何師曰亦須具大慈
悲曰如何具大慈悲師曰一劔揮盡曰盡後
如何師曰始得和同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師

曰汝即今問那箇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師却問僧祇如不接是對實是不對實曰早是對實了也師曰如是如是問萬法從何而生師曰從顛倒生曰不顛倒時萬法何在師曰在曰在甚麼處師曰顛倒作麼問不萌之草爲甚麼能藏香象師曰闍黎幸是作家又是曹山作麼問三界擾擾六趣昏昏如何辨色師曰不辨色曰爲甚麼不辨色師曰若辨色即昏也師聞鐘聲乃曰阿啞阿啞僧問和尚作甚麼師曰打著我心僧無對五祖戒代云作賊人心虛問維那甚處來曰牽醋槽去來師曰或到險處又作麼生牽那無對雲居代云正好著力疎山代云切須放却始得問金峰志曰作甚麼來曰蓋屋來師曰了也未曰這邊則了師曰

那邊事作麼生曰候下工日白和尚師曰如是如是師一日入僧堂向火有僧曰今日好寒師曰須知有不寒者曰誰是不寒者師策火示之僧曰莫道無人好師拋下火僧曰某甲到這裏却不會師曰日照寒潭明更明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汝道洪州城裏如許多人甚麼處去問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爲甚麼不相識師曰爲同在一處曰恁麼則不分去也師曰眉且不^四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師曰曹山却疑曰和尚爲甚麼却疑師曰若不疑即端的去也問如何是無刃劍師曰非淬鍊所成曰用者如何師曰逢者皆喪曰不逢者如何師曰亦須頭落曰逢者皆喪則固是不逢者爲甚麼頭落師曰不見道能盡一

切曰盡後如何師曰方知有此劔問於相何
 真師曰即相即真曰當何顯示師豎起拂子
 問幻本何真師曰幻本元真法眼別云幻本不真曰當
 幻何顯師曰即幻即顯法眼別云幻即無當曰恁麼則
 始終不離於幻也師曰覓幻相不可得問即
 心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免角
 不用無牛角不用有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
 曰恰遇曹山暫出曰如何是常在底人師
 曰難得僧問清稅孤貧乞師賑濟師召稅闍
 黎稅應諾師曰清原白家酒三盞喫三猶道
 未沾唇玄覺云甚麼處是與他酒喫問擬豈不是類師曰
 直是不擬亦是類曰如何是異師曰莫不識
 痛痒好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
 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
 謾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

七

五

聖眼爭鑑得箇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
 車馬雲門問不改易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
 曹山無恁麼閑工夫問人人盡有弟子在塵
 中師還有否師曰過手來其僧過手師點曰
 一二三四五六足問魯祖面壁用表何事師
 以手掩耳問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
 地而起如何是倒師曰肯即是曰如何是起
 師曰起也問子歸就父為甚麼父全不顧師
 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
 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斫不
 開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曰孝
 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顛酒問教中道大海
 不宿死屍如何是大海師曰包含萬有者曰
 既是包含萬有為甚麼不宿死屍師曰絕氣
 息者不著曰既是包含萬有為甚麼絕氣息

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功絕氣息者有其德
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即得爭
奈龍王按劍何問具何知解善能問難師曰
不呈句曰問難箇甚麼師曰刀斧斫不入曰
恁麼問難還有不肯者麼師曰有曰是誰師
曰曹山問世間甚麼物最貴師曰死貓兒頭
最貴曰爲甚麼死貓兒頭最貴師曰無人著
價問無言如何顯師曰莫向這裏顯曰甚麼
處顯師曰昨夜牀頭失却三文錢問日未出
時如何師曰曹山也曾恁麼來曰出後如何
師曰猶較曹山半月程問僧作甚麼曰掃地
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
曹山過鞞鞋來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
曰不雕琢曰爲甚麼不雕琢師曰須知曹山
好手問如何是曹山眷屬師曰白髮連頭戴

禡七

六

頂上一枝花問古德道盡大地唯有此人未
審是甚麼人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如何
是第二月師曰也要老兄定當曰作麼生是
第一月師曰險師問德上座菩薩在定聞香
象渡河出甚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
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
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問學人
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經蠱毒之鄉水
也不得沾著一滴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謂
秦無人曰這箇莫便是否師曰斬問親何道
伴即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蓋曰此
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
同於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
道常聞於未聞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曹
山法燈別云汝不是恁麼人曰擬殺何人師曰一切總殺

曰忽逢本生父母又作麼生師曰揀甚麼曰
爭奈自己何師曰誰奈我何曰何不自殺師
曰無下手處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
師曰曹山解忌口問常在生死海中沉沒者
是甚麼人師曰第二月曰還求出也無師曰
也求出祇是無路曰未審甚麼人接得伊師
曰擔鐵枷者問雪覆千山爲甚麼孤峰不白
師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師曰
不墮諸山色紙衣道者來叅師問莫是紙衣
道者否者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
曰一裘纒挂體萬法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
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曰汝祇解恁
麼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真
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者曰如何
是妙師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

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於
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鄰情分萬法沉前境
識鑿多端喪本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
事昔時人問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
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
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祇道得八成
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僧舉藥山問
僧年多少曰七十二山曰是七十二那曰是
山便打此意如何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
人深曰如何免得此棒師曰王勅旣行諸侯
避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填溝塞壑問
如何是師子師曰衆獸近不得曰如何是師
子兒師曰能吞父母者曰旣是衆獸近不得
爲甚麼却被兒吞師曰豈不見道子若哮吼
祖父俱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全身歸父曰未

審祖盡時父歸何所師曰所亦盡曰前來爲甚麼道全身歸父師曰譬如王子能成一國之事又曰闍黎此事不得孤滯直須枯木上更撒些子華雲門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喫常住苗稼者是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你還畜得麼曰畜得師曰你作麼生畜曰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師曰何不道披毛戴角門便禮拜陸巨大夫問南泉姓甚麼泉曰姓王曰王還有眷屬也無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後僧舉問師玉殿苔生意旨如何師曰不居正位曰八方來朝時如何師曰他不受禮曰何用來朝師曰違則斬曰違是臣分上未審君意如何師曰樞密不得旨曰恁麼則燮理之功全歸臣相也師曰你還知君意麼曰外方不敢論量師曰如是如

七

八

是問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時如何師曰斬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中人嚴曰髑髏裏眼睛玄沙別云僧不龍藏枯木領乃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曰猶帶喜在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脉不斷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麼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曰未審枯木裏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示偈曰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曰請師接上堦師曰月落後來相見師尋常應機曾無軌轍於天復辛酉夏夜問知事曰今日是幾何日月曰六月十

七

九

五師曰曹山平生行脚到處祇管九十日爲一夏明日辰時行脚去及時焚香宴坐而化閱世六十二臘三十七葬全身於山之西阿諡元證禪師塔曰福圓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王氏子童時出家於范陽延壽寺二十五成大僧其師令習聲聞篇聚非其好棄之遊方至翠微問道會有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師遂造焉山問甚處來師曰翠微來山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否微曰你每日噓箇甚麼山曰實有此語否師曰有山曰不虛叅見作家來山問汝名甚麼師曰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師曰向上即不名道膺山曰與老僧祇對這吾底語一般師問如何是祖師意山曰闍黎他

後有把茅蓋頭忽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道膺罪過山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是否師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山然之山問師甚處去來師曰蹋山來山曰那箇山堪住師曰那箇山不堪住山曰恁麼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却師曰不然山曰恁麼則子得箇入路師曰無路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即與和尚隔山山或作生去也山乃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去在師隨洞山渡水次山問水深多少師曰不濕山曰巖人師曰請師道山曰不乾南泉問僧講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泉曰彌勒幾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問洞山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山被問直得禪牀震動乃曰

膺閣黎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
今日被子一問直得通身汗流師後結庵于
三峰經旬不赴堂山問子近日何不赴齋師
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山曰我將謂汝是箇
人猶作這箇見解在汝晚間來師晚至山召
膺庵主師應諾山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
師回庵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尋不見如是
三日乃絕山問師作甚麼師曰合醬山曰用
多少鹽師曰旋入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山
問大闡提人作五逆罪孝養何在師曰始成
孝養自爾洞山許爲室中領袖初止三峰其
化未廣後開法雲居四衆臻萃上堂舉先師
道地獄未是苦向此衣線下不明大事却是
最苦師曰汝等既在這箇行流十分去九不
較多也更著些子精彩便是上座不屈平生

十一

行脚不孤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須
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方有些子氣息
汝若大事未辦且須履踐玄途上堂得者不
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
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
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
處生苗一言迴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
則無用處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則貧窮師
曰不貴得曰如何是從地湧出則富貴師曰
無中忽有劉禹端公問雨從何來師曰從端
公問處來公歡喜讚歎師却問公雨從何來
公無語有老宿代云適來道甚麼問如何是
沙門所重師曰心識不到處問佛與祖還有
階級否師曰俱在階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古路不逢人問如何是一法師曰如何是

萬法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一法是你本心
萬法是你本性且道心與性是一是二僧禮
拜師示頌曰一法諸法宗萬法一法通唯心
與唯性不說異兼同問如何是口訣師曰近
前來僧近前師擲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
趙雀兒也不會僧問有人衣錦繡入來見和
尚後爲甚寸絲不挂師曰直得瑠璃殿上行
撲倒也須粉碎問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
未審和尚出多少人師展手示之問如何是
向上人行履處師曰天下太平問遊子歸家
時如何師曰且喜歸來曰將何奉獻師曰朝
打三千暮打八百問如何是諸佛師師喝曰
這田庫兒僧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僧喝曰
這老和尚師曰元來不會僧作舞出去師曰
公臺盤乞兒師曾令侍者送袴與一住庵道

佛七

十二

者道者曰自有孃生袴竟不受師再令侍者
問孃未生時著箇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有
舍利持似於師師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
當時下得一轉語好師在洞山作務悞刻殺
蚯蚓山曰這箇聾師曰他不死山曰二祖往
鄴都又作麼生師不對後有僧問和尚在洞
山刻殺蚯蚓因緣和尚豈不是無語師曰當
時有語祇是無人證明問山河大地從何而
有師曰從妄想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
麼師便休去僧不肯師問雪峰門外雪消也
未曰一片也無消箇甚麼師曰消也僧問一
時包裹時如何師曰旋風千匝上堂如人將
三貫錢買箇獵狗祇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
羚羊挂角莫道蹤跡氣息也無僧問羚羊挂
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挂角後如何

師曰六六三十六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
師曰不見道無蹤跡其僧舉似趙州州曰雲
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
九九八十一曰挂角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
一曰得恁麼難會州曰有甚麼難會曰請和
尚指示州曰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羚羊挂角
時如何慶曰草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叫
喚曰畢竟如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衆
僧伎叅侍者持燈來影在壁上僧見便問兩
箇相似時如何師曰一箇是影問學人擬欲
歸鄉時如何師曰祇這是新羅僧問佛陀波
利見文殊爲甚却回去師曰祇爲不將來所
以却回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不及曰莫
祇這便是否師曰不勞讚歎問教中道是人
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此意

如何師曰動則應墮惡道靜則爲人輕賤崇壽
稠別云心外有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己爲人輕賤問香積飯甚麼人
得喫師曰須知得喫底人入口也須抉出有
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窻問闍黎念者是甚麼
經僧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甚
麼經其僧從此得上堂孤迥迥峭巍巍僧
出問曰某甲不會師曰面前案山子也不會
新羅僧問是甚麼得恁麼難道師曰有甚麼
難道曰便請和尚道師曰新羅新羅問明眼
人爲甚麼黑如漆師曰何怪荆南節度使成
汭入山設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
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尚書書應諾師曰會
麼書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
若會迦葉不覆藏僧問纔生爲甚麼不知有
師曰不同生曰未生時如何師曰不曾滅曰

未生時在甚麼處師曰有處不收曰甚麼人
不受滅師曰是滅不得者上堂僧家發言吐
氣須有來由莫將等閑這裏是甚麼所在爭
受容易凡問箇事也須識些子好惡若不識
尊卑良賤不知觸犯信口亂道也無利益傍

七

十四

家行脚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
莫怪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來將
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前頭八十老人入場
屋不是小兒嬉不是因循事一言參差即千
里萬里難爲取攝蓋爲學處不著力敲骨打
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如夾如鉤如鎖須教
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明豈不是
得妙底事一種學大須子細研窮直須諦當
的的無差到這裏有甚麼蹉跎處有甚麼擬
議處向去底人常須慄慄戢翼始得若是知

有底人自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
休去爲甚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
如臘月扇子直得口邊醜出不是強爲任運
如此欲得恁麼事須是恁麼人既是恁麼人
不愁恁麼事恁麼事即難得上堂汝等諸人

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不見古人謹
得天花落石點頭亦不干自己事自餘是甚
麼閑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如將方木
逗圓孔多少誦訛若無恁麼事饒你攢花簇
錦亦無用處未離情識在一切事須向這裏
及盡若有一毫去不盡即被塵累豈況更多
七
差之毫釐過犯山嶽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立
盡是流俗闡閤中物捨不得俱爲滲漏直須
向這裏及取及去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
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通祇喚作了事人

五

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不見道
從門入者非寶棒上不成龍知麼師爲南昌
鍾王尊之願爲世世師天復元年秋示疾明
年正月三日問侍者曰今日是幾日初三師
曰三十年後但道祇這是乃告寂謚弘覺禪

師

撫州踈山匡仁禪師吉州新淦人投本州元
證禪師出家一日告其師往東都聽習未經
歲月忽曰尋行數墨語不如默捨已求人假
不如真遂造洞山值山早叅出問未有之言
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師曰還可功也
無山曰你即今還功得麼師曰功不得即無
諱處山他日上堂曰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
生花方與他合師問一切處不乖時如何山
曰闍黎此是功勳邊事幸有無功之功子何

不問師曰無功之功豈不是那邊人山曰大
有人笑子恁麼問師曰恁麼則迢然去也山
曰迢然非迢然非不迢然師曰如何是迢然
山曰喚作那邊人即不得師曰如何是非迢
然山曰無辨處山問師空劫無人家是甚麼
人住處師曰不識山曰人還有意旨也無師
曰和尚何不問他山曰現問次師曰是何意
旨山不對泊洞山順世弟子禮終乃到潭州
大瀉值瀉示衆曰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
睡眠聲色裏坐臥始得師出問如何是不落
聲色句瀉豎起拂子師曰此是落聲色句瀉
放下拂子歸方丈師不契便辭香巖巖曰何
不且住師曰某甲與和尚無緣巖曰有何因
緣試舉看師遂舉前話巖曰某甲有箇語師
曰道甚麼巖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師曰元

來此中有人遂囑香嚴曰向後有住處某甲却來相見乃去瀉問嚴曰問聲色話底矮閣黎在麼嚴曰已去也瀉曰曾舉向子麼嚴曰某甲亦曾對他來瀉曰試舉看嚴舉前語瀉曰他道甚麼嚴曰深肯某甲瀉失笑曰我將謂這矮子有長處元來祇在這裏此子向去若有箇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師聞福州大瀉安和尚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嶺到彼值瀉泥壁便問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瀉曰是師曰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瀉放下泥槃呵呵大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爲此事而來和尚何得相弄瀉喚侍者取二百錢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爲子點破在瀉山次日上堂師出問法身之理

瀉七

十七

絕玄微不奪是非之境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法身向上事瀉舉起拂子師曰此猶是法身邊事瀉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奪拂子摺折擲向地上便歸衆瀉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後聞婺州明招謙和尚出世謙眇徑往禮拜招問甚處來師曰閩中來招曰曾到大瀉否師曰到招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招曰瀉山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瀉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瀉山元來笑裏有刀遙望禮拜悔過招一日問虎生七子那箇無尾巴師曰第七箇無尾巴香嚴出世師不爽前約遂往訪之嚴上堂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嚴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師在衆作嘔聲曰是何言歟嚴聞便下

座曰適對此僧語必有不是致招師叔如是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攜亦從人得如何無過嚴曰却請師叔道師曰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嚴乃禮拜躡前問師曰何不道肯諾不得全嚴曰肯又肯箇甚麼諾又諾於阿誰師曰肯即肯他千聖諾即諾於已靈嚴曰師叔恁麼道向去倒屣三十年在師到夾山山上堂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非目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禪牀勢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山曰大眾看取這一員戰將師叅巖頭頭見來乃低頭佯睡師近前而立頭不顧師拍禪牀一下頭回首曰作甚麼師曰和尚且瞋睡拂袖便行頭呵呵大笑曰三十年弄馬騎

編七

六八

今日被驢撲回謁石霜機語具石霜章遂歸故里出主藍田信士張霸遷問和尚有何言句師示偈曰吾有一寶琴寄之在曠野不是不解彈未遇知音者後遷疎山上堂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曰是曰祇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祇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曰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師問鏡清肯諾不得全子作麼生會清曰全歸肯諾師曰不得全又作麼生清曰箇中無肯路師曰始慳病僧意問僧甚處來曰

雪峰來師曰我已前到時事不足如今足

也未曰如今足也師曰粥足飯足僧無對雲門

代云粥足飯足有僧爲師造壽塔畢白師師曰將多

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曰爲將三錢

與匠人爲將兩錢與匠人爲將一錢與匠人

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無語後僧舉似大

嶺庵閑和尚即羅山也嶺曰還有人道得麼僧曰

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踈山道若將三錢

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

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

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師

具威儀望大嶺作禮歎曰將謂無人大嶺有

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

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麼道早是龜毛長

三尺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踈山

老漢僧無對師常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甚

麼師提起曰曹家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尺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師曰圓中

取不得因鼓山舉威音王佛師師乃問作麼

生是威音王佛師山曰莫無慚愧好師曰闍

黎恁麼道即得若約病僧即不然山曰作麼

生是威音王佛師師曰不坐無貴位問靈機

未運時如何師曰夜半放白牛問如何是一

句師曰不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少時輩問

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鎗比

逐秦王較百步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將

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問如何是直指

師曰珠中有水君不信擬向天邊問太陽冬

至上堂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師出大

黃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背抵芒

叢四脚指天師臨遷化有偈示衆曰我路碧
空外白雲無處閑世有無根樹黃葉風送還
偈終而逝塔于本山

青林師虔禪師初叅洞山山問近離甚處師
曰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曰胡地冬

抽筭山曰別甌炊香飯供養此人師拂袖便

出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師在洞山

栽松次有劉翁者求偈師作偈曰長長三尺
餘鬱鬱覆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劉

得偈呈洞山山謂曰此是第三代洞山主人

師辭洞山山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金輪不

隱的徧界絕紅塵山曰善自保任師珍重而

出洞山門送謂師曰恁麼去一句作麼生道

師曰步步踏紅塵通身無影像山良久師曰

老和尚何不速道山曰子得恁麼性急師曰

某甲罪過便禮辭師至山南府青銜山住庵

經十年忽記洞山遺言乃曰當利羣蒙豈拘

小節邪遂往隨州衆請住青林後遷洞山凡

有新到先令般柴三轉然後叅堂有一僧不

肯問師曰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

鐵輪天子裏中旨僧無對師便打趂出僧問

昔年病苦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金錐撥破

腦頭上灌醍醐曰恁麼則謝師醫師便打上

堂祖師門下烏道玄微功窮皆轉不究難明

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叅出凡聖路學方

可保任若不如是非吾子息問久負不逢時

如何師曰古皇尺一寸問請師答話師曰修

羅掌於日月上堂祖師宗旨今日施行法令

已彰復有何事僧問正法眼藏祖祖相傳未

審和尚傳付何人師曰靈苗生有地大悟不

存師問如何是道師曰回頭尋遠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擁雪首揚眉問千差路別如何頓曉師曰足下背驪珠空怨長天月問學人徑往時如何師曰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曰當頭者如何師曰喪子命根曰不當頭者如何師曰亦無回避處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夫却也曰向甚麼處去師曰草深無覓處曰和尚也須隄防始得師拊掌曰一等是箇毒氣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因設先洞山忌齋僧問供養先師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更下一分供養著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曰

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向這裏會得有箇入處上堂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僧問如何是眼裏著沙不得師曰應真無比曰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師曰白淨無垢問文殊與普賢萬法悉同源文殊普賢即不問如何是同源底法師曰却問取文殊普賢曰如何是文殊普賢師曰一釣便上師謂鏡清曰時寒道者清曰不敢師曰還有臥單也無曰設有亦無展底工夫師曰直饒道者滴水水生亦不干他事曰滴水水生事不相涉師曰是三三曰此人意作麼生師曰此人不落意七七曰不落意此人聲師曰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咱啄長生然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杉檜樹否曰恁麼則和尚今日因學人致得是非師曰多口座主然去後師方知是雪

峰禪客乃曰盜法之人終不成器

然住後眾練不備果

符師記因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然云不可為闍黎一人荒却長生山也玄沙闍云然師兄佛法即大行受記之緣亦就 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

落花隨流水明月上孤岑師將順世焚香白

眾曰香煙絕處是吾涅槃時也言訖跏趺而

坐息隨煙滅

洛京白馬道儒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

事師曰十道不通風瘧子傳來信曰傳甚麼

信師乃合掌頂戴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

纔生不可得不貴未生時曰是箇甚麼不貴

未生時師曰是汝阿爺問三千里外嚮白馬

及乎到來為甚麼不見師曰是汝不見不干

老僧事曰請和尚指示師曰指即沒交涉問

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昨夜三更月正午

問如何是法身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

馬七

三

僧問黃龍如何是井底蝦蟆吞却月龍曰月不奈何曰恁麼則吞却去也龍曰一任吞

龍曰好蝦蟆 問如何是學人急切處師曰俊

鳥猶嫌鈍瞥然早已遲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點額猢猻探月波

潭州龍牙山居遁證空禪師撫州人也因叅

翠微乃問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箇餘月不

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微曰嫌甚麼師又問

洞山山曰爭怪得老僧

法眼別云祖師來也雲居齊云此三人尊

宿還有親疎也無若有那箇 師又問翠微如

親若無親疎眼在甚麼處 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

板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

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

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

打要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

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明也未師曰明

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

東禪齊公衆中道佛
法即有祇是無祖師

意若恁麼會有何交涉別作
歷生會無祖師意底道理 師復舉德山頭

落底語因自省過遂止于洞山隨衆叅請一

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流

即向汝道師始悟厥旨服勤八稔湖南馬氏

請住龍牙上堂夫叅玄人須透過祖佛始得

新豐和尚道祖佛言教似生冤家始有叅學

分若透不得即被祖佛謾去僧問祖佛還有

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

心也無乃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

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

佛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

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

人過却祖佛若也如是始體得佛祖意方與

向上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

喝七

二五

有出期僧曰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道

者直須自悟去始得問十二時中如何著力

師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問終日區區如

何頓息師曰如孝子喪却父母始得

東禪齊
云衆中
道如喪父母向有開服恁麼會還息得
人疑情麼除此外且作麼生會龍牙意問如

何是道師曰無異人心是乃曰若人體得道

無異人心始是道人若是言說則沒交涉道

者汝知行底道人否十二時中除却著衣喫

飯無絲髮異於人心無誑人心此箇始是道

人若道我得我會則沒交涉大不容易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

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古

人得箇甚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問無

邊身菩薩爲甚麼不見如來頂相師曰汝道

如來還有頂相麼問大庾嶺頭提不起時如

何師曰六祖為甚麼將得去問二鼠侵藤時

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

處師曰還見儂家麼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

維摩向甚麼處立師曰道者汝道維摩掌擎

世界問知有底人為甚麼却有生死師曰恰

似道者未悟時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此一

問最苦報慈云此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

曰祖師在後來問如何是無事沙門師曰若

是沙門不得無事曰為甚麼不得無事師曰

覓一箇也難得問蟾蜍無反照之功玉兔無

伴月之意時如何師曰道者堯舜之君猶有

化在問如何得此身安去師曰不被別身謾

始得法眼別云報慈與讚師真曰日出連山

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師一日在帳

中坐僧問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

撥開帳子曰還見麼曰不見師曰不將眼來

報慈與聞云龍牙祇道得師將順寂有大星

隕于方丈前

音釋

淬取內切音倅淬芳無切音扶蘇典切音泐儒稅切

名在躑他典切音跣蘇典切音銑音芮水

地躑行跡跣足親地也銑音芮水

支醋生楸山戛切音殺音醜音

白醜楸也一名山桃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五

碣八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五世

洞山价禪師法嗣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在洛浦作維那時一

補入

日白槌普請曰上間般柴下間鋤地第一座

問聖僧作甚麼師曰當堂不正坐不赴兩頭

機師問洞山學人無箇理路未免情識運爲

山曰汝還見有理路也無師曰見無理路山

曰甚處得情識來師曰學人實問山曰恁麼

則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師曰萬里無寸

草處還許某甲去也無山曰直須恁麼去師

般柴次洞山把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師曰

反側反側山曰汝記吾言向南住有一千人

向北住止三百而已初住福州東山之華嚴

衆滿一千未幾屬後唐莊宗徵入輦下大闢
玄風其徒果止三百莊宗問祖意教意是同
是別師曰探盡龍宮藏衆義不能詮問大悟
底人爲甚麼却迷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
上枝問大軍設天王齋求勝賊軍亦設天王
齋求勝未審天王赴阿誰願師曰天垂雨露
不揀榮枯莊宗請入內齋見大師大德總看
經唯師與徒衆不看經帝問師爲甚麼不看
經師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帝曰師一人即得徒衆爲甚麼也不看經師
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帝曰
大師大德爲甚麼總看經師曰水母元無眼
求食須賴鰕帝曰既是後生爲甚麼却稱長
老師曰三歲國家龍鳳子百年殿下老朝臣
師後遊河朔於平陽示滅茶毗獲舍利建四

浮圖一晉州一房州一終南山逍遙園一華嚴寺謚寶智禪師無爲之塔

瑞州九峰普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東生明月西落金烏曰非師不委師曰理

當則行僧禮拜師便打僧曰仁義道中禮拜

何咎師曰來處不明須行嚴令問眼不到色

塵時如何師指香臺曰面前是甚麼曰請師

子細師曰不妨遭人檢點問人人盡道請益

未審師還拯濟也無師曰汝道巨嶽還乏寸

土麼曰四海叅尋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頭

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

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僧近離

甚處曰闔中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

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曰有師曰爭得到此

間僧無對師以拄杖趁下問對境心不動時

如何師曰汝無大人力曰如何是大人力師

曰對境心不動曰適來爲甚麼道無大人力

師曰在舍祇言爲容易臨川方覺取魚難問

如何是道師曰見通車馬曰如何是道中人

師便打僧作禮師便喝問十二時中如何合

道師曰與心合道曰畢竟如何師曰土上加

泥猶自可離波求水實堪悲問如何是不壞

身師曰正是曰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適

來曲多少問古人道真因妄立從妄顯真是

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真師曰不雜食曰如何

是妄師曰起倒攀緣曰去此二途如何合得

圓常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問九峰

一路今古咸知向上宗乘請師提唱師豎起

拂子僧曰大衆側聆願垂方便師曰清波不

覩魚龍現迅浪風高下底鉤曰若不久叅那

知今日師曰人生無定止像沒鏡中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更問阿誰曰恁麼則學人全體是也師曰須彌頂上戴須彌

益州北院通禪師初叅夾山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

是和尚語山曰是師乃掀倒禪牀叉手而立

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下去法眼云是他掀

去須待他打一棒次叅洞山山上堂曰坐斷

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眾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便掀倒禪牀山

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爛即向和

尚道後辭洞山擬入嶺山曰善爲飛猿嶺峻好看師良久山召通闍黎師應諾山曰何不

入嶺去師因有省更不入嶺住後上堂諸上座有甚麼事出來論量取若上上根機不假

如斯若是中下之流直須剗削門頭戶底教

索索地莫教入泥水第一速須省事直須無

心去學得千般萬般祇成知解與衲僧門下

有甚麼交涉僧問直須無心學時如何師曰

不管繫問如何是佛師曰峭壁本無苔灑墨

圖斑駁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

曰不得者如何師曰還我珠來問如何是清

淨法身師曰無點汗問轉不得時如何師曰

功不到問如何是大富貴底人師曰如輪王

寶藏曰如何是赤窮底人師曰如酒店腰帶

問水灑不著時如何師曰乾剝剝地問一槌

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偶然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壁上畫枯松遊蜂競采藥滅後

謚證真禪師

洞山道全禪師問先洞山如何是出離之要

山曰闍黎足下煙生師當下契悟更不他遊
雲居進語曰終不敢孤負和尚足下煙生山
曰步步玄者即是功到暨洞山圓寂衆請踵
迹住持僧問佛入王宮豈不是大聖再來師
曰護明不下生曰爭奈六年苦行何師曰幻
人呈幻事曰非幻者如何師曰王宮覓不得
問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
時如何師曰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問極
目千里是甚麼風範師曰是闍黎風範曰未
審和尚風範如何師曰不布婆娑眼

京兆府蜆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迹頗異
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闍川不畜道
具不循律儀冬夏唯披一衲逐日沿江岸採
掇鰕蜆以充其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
中居民目爲蜆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

五
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
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嚴後赴莊宗詔
入長安師亦先至每日歌唱自拍或乃佯狂
泥雪去來俱無蹤跡厥後不知所終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
曰無標的曰無標的以爲少父邪師曰有甚
麼過曰祇如少父作麼生師曰道者是甚麼
心行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信是衆生曰學
人大信師曰若作勝解即受羣邪問如何是
道師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曰如何是
道中人師曰解驅雲裏信師一日齋時入堂
白槌曰白大衆衆舉頭師曰且喫飯師將示
滅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迢然
迢然言訖坐亡

越州乾峰和尚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
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
上一竅在雲門出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
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
子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
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喏喏上堂舉一不得
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
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曰典座來日
不得普請便下座問僧甚處來曰天台師曰
見說石橋作兩段是否曰和尚甚處得這消
息來師曰將謂華頂峰前客元是平田莊裏
人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喚院主來趁出
這僧著師問衆僧輪回六趣具甚麼眼衆無
對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老僧問
聾曰和尚問則且置師曰老僧問尚不奈何

六

六

說甚麼超佛越祖之談問十方薄伽梵一路
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畫云
在這裏僧後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
踣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
海鯉魚打一棒
雨似盆傾會麼
吉州禾山和尚僧問學人欲伸一問師還答
否師曰禾山答汝了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禾山大頂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滿日
青山起白雲曰或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滿
盤無味醍醐果問無言童子居何國土師曰
當軒木馬嘶風切
明州天童咸啟禪師問伏龍甚處來曰伏龍
來師曰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這畜生師曰
且坐喫茶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
的師曰我這裏一肩便了有甚麼卓卓的
曰和尚恁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

前來簡近前師曰祇如老僧恁麼答過在甚麼處簡無對師便打問如何是本來無物師曰石潤元舍玉鑛異自生金問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涓滴無移

潭州寶蓋山和尚僧問一間無漏舍合是何

場八

七

人居師曰無名不挂體曰還有位也無師曰不處問如何是寶蓋師曰不從人天得曰如何是寶蓋中人師曰不與時人知曰佛來時如何師曰覓他路不得問世界壞時此物何處去師曰千聖尋不得曰時人如何歸向師曰直須似他去曰還有的當也無師曰不立標則問不居正位底人如何行履師曰紅焰叢中駿馬嘶

澧州欽山文遠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慈山襄中禪師受業時巖頭雪峰在衆觀師

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二大士各承德山

印記師雖屢敷揚而終然凝滯一日問德山

曰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

作麼生道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看師

擬進語山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

打我太煞巖頭曰汝恁麼道他後不得道見

德山來

法眼別云是則是錯打我

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

爲之嗣年二十七止于欽山對大眾前自省

過舉叅洞山時語山問甚麼處來師曰大慈

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

師曰非色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太

早不盡師意

法眼云不盡師意不易承嗣得他

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梁公曲尺誌公剪刀問一

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

師曰常轉曰未審經中說甚麼師曰有疑請

問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錦繡銀香囊風吹滿路香巖頭聞令僧去云傳語十八子好好事潘郎有僧寫師真呈師曰還似我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衆僧看取德山侍者來叅纔禮拜師把住曰還甘欽山與麼也無者曰某甲却悔久住德山今日無言可對師乃放手曰一任祇對者撥開胃曰且聽某通氣一上師曰德山門下即得這裏一點用不著者曰久聞欽山不通人情師曰累他德山眼目叅堂去師與巖頭雪峰坐次洞山行茶來師乃閉眼洞曰甚麼處去來曰入定來洞曰定本無門從何而入師入浴院見僧踏水輪僧下問訊師曰幸自轆轤地轉何須恁麼曰不恁麼又爭得師曰若不恁麼欽山眼堪作甚麼曰作麼生是師眼師以手作撥眉勢曰和

尚又何得恁麼師曰是我恁麼你便不恁麼僧無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欽山爲汝擔取一半師與巖頭雪峰過江西到一茶店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茶喫頭曰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峰曰某甲亦然師曰這兩箇老漢話頭也不識頭曰甚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頭退後曰看看師曰叢公且置存公作麼生峰以手畫一圓相師曰不得不問頭呵呵曰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茶喫者多巨良禪客叅禮拜了便問一鏃破三關九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曰恁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良曰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且來闍黎良回首師下禪牀擒住曰一鏃破三關即且置試爲欽山叅

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箇亂統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雖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回舉似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僧叅師豎起拳曰開即成掌五指參差如今爲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還通商量也無僧近前却豎起拳師曰你恁麼祇是箇無開合漢曰未審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若接人共汝一般去也曰特來叅師也須吐露箇消息師曰汝若特來我須吐露曰便請師便打僧無語師曰守株待兔枉用心神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眾曰有麼有麼如無欽山唱菩薩蠻去也囉囉哩哩便下座師與道士論義士立義曰麤言及細語

皆歸第一義師曰道士是佛家奴士曰太麤生師曰第一義何在士無語瑞州九峰通玄禪師郢州程氏子初叅德山後於洞山言下有省住後僧問自心他心得相見否師曰自己尚不見他人何可觀問罪福之性如何了達得無同異師曰締絡不禦寒

青原下六世

曹山寂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道延禪師因曹山垂語云有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直下此是甚麼人衆無對師出曰不存山曰不存箇甚麼師曰始得撲不碎山深肯之後有僧問請和尚密付真心師曰欺這裏無人作麼撫州金峰從志玄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金峰

正主師曰此去鎮縣不遙闍黎莫造次曰何不道取師曰口如磔盤問千峰萬峰那箇是金峰師乃斫額問千山無雲萬里絕霞時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吐却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邊有鼠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峰門前無五里牌新到叅師曰不用通時暄第一句道將來曰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師曰猶有這箇在曰不可要人點檢去也師曰誰僧指自身師曰不妨遭人點檢拈起枕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峰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師拈起枕子僧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麼僧曰枕子師曰落在金峰窠裏問金盃滿酌時如何師曰金峰不勝酩酊僧掃地次師問作甚麼僧豎起苕帚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和尚適來

佛八

十一

見箇甚麼師豎起拄杖僧叅纔入方丈師便打僧曰是是師又打僧曰不是不是師作禮拜勢僧作拓勢師曰老僧眼暗闍黎耳聾曰將飯餒魚還須克已師曰施食得長壽報曰和尚年多少師曰不落數量曰長壽者誰師曰金峰曰果然眼昏師曰是是問僧甚處來僧近前良久師曰闍黎叅見甚麼人曰叅甚麼師曰金峰有過曰是是師良久師問僧甚處來曰東國來師曰作麼生過得金峰關曰公驗分明師曰試呈似金峰看僧展兩手師曰金峰關從來無人過得曰和尚還過得麼師曰波斯喫胡椒問僧姓甚麼曰姓何師曰至竟不脫俗曰因師致得師曰若恁麼過在金峰曰不敢師曰灼然金峰有過僧問訊次師把住曰輒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則因緣

舉似你僧作聽勢師與一掌僧曰爲甚麼打某甲師曰我要這話行看經次駢道者來師擎起經作攬衣勢以目視之駢提起坐具以目視師師曰一切人道你會禪駢曰和尚作麼生師笑曰草賊大敗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師下禪牀扭僧耳朶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曰何故師曰大有人笑金峰老婆心上堂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師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師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見僧來乃舉手曰此是大人分上事你試通箇消息看曰某甲不欲瞞和尚師曰知孝養人也

喝入

十二

還稀有曰莫是大人分上事麼師曰老僧瞞闍黎曰到這裏不易辨白師曰灼然灼然僧禮拜師曰發足何處曰祇這裏師曰不瞞自瞞兼瞞老僧上堂我若舉來又恐遭人唇吻不舉又遭人笑怪於其中間如何即是有僧纔出師便歸方丈至晚別僧請益曰和尚今日爲甚不答這僧話師曰大似失錢遭罪問僧你還知金峰一句子麼曰知來久矣師曰作麼生僧便喝師良久僧曰金峰一句今日粉碎師曰老僧大曾問人唯有闍黎門風峭峻曰不可須要人點檢師曰真箇不博金問如何是非言之言師曰不加文彩問四海晏清時如何師曰猶是塔下漢上堂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還有人道得麼如有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作禮師曰相

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便下座僧辭師問何處去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若到諸方切忌道著金峰爲人處曰已領尊旨師曰忽有人問你作麼生僧提起袈裟角師曰捷弱於闍黎

僧八

十三

襄州鹿門山處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鹽無醋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柴門草戶謝子遠來問如何是道人師曰口似鼻孔問祖祖相傳傳甚麼物師曰金襴袈裟問如何是函中般若師曰佛殿挾頭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李家使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曰汝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甚麼處曰佛眼辨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問如何是鹿門高峻處師曰汝還曾上主山也無

問如何是禪師曰鸞鳳入雞籠曰如何是道師曰藕絲牽大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還壞也無師曰臨崖看許眼特地一場愁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昨夜三更失却梳子問一句下豁然時如何師曰汝是誰家子上堂一片凝然光燦爛擬意追尋卒難見瞥然撞著豁人情大事分明總成辦實快活無繫絆萬兩黃金終不換任他千聖出頭來總是向渠影中現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曹山在裏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在裏許即求出僧侍立師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師曰祇如熱向甚處回避曰向獲湯鑪炭裏回避師曰祇如獲

湯鑪炭又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爛沙浮漚飽喫問擬心即差如何

進道師曰有人常擬爲甚麼不差曰此猶是

和尚分上事師曰紅焰蓮花朵朵開問如何

是和尚得力處師曰如盲似聾十四曰不會師曰

恰與老僧同叅

撫州曹山光慧玄悟禪師上堂良久曰雪峰

和尚爲人如金翅鳥入海取龍相似僧出問

未審和尚此問如何師曰甚處去來問如何

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問如

何是密傳底心師良久僧曰恁麼則徒勞側

耳也師喚侍者來燒香著問古人云如紅鑪

上一點雪意旨如何師曰惜取眉毛好問如

何指示即得不昧去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

曰恁麼則全因和尚去也師曰因箇甚麼問

如何是妙明真性師曰款款莫磕損上堂良

久僧出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未審放過不

放過師默然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

意旨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

師曰也是厨寒甌足塵上堂舉拄杖曰從上

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有僧出曰和尚又是

從頭起也師曰謝相委悉問機關不轉請師

商量師曰瘧得我口麼問路逢猛虎時如何

師曰放憨作麼第八

撫州曹山菟慧智炬禪師初問先曹山曰古

人提持那邊人學人如何體悉山曰退步就

已萬不失一師於言下頓忘玄解乃辭去徧

叅至三祖因看經次僧問禪僧心不挂元字

脚何得多學師曰文字性異法法體空迷則

句句瘡疣悟則文文般若苟無取舍何害圓
伊後離三祖到瑞州衆請住龍泉僧問如何
是文殊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即今事如
何師曰正是第二月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
猛風可繩縛問如何履踐即得不珠宗風師
曰須知龍泉好手曰請和尚好手師曰却憶
鍾子期問古人道若記一句論劫作野狐精
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龍泉僧堂未曾鎖
曰和尚如何師曰風吹耳朵問如何是一句
師曰無聞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恰似不
道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汝是九色
鹿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自家珍曰
如何是自家珍師曰不琢不成器
衡州育玉山弘通禪師僧問混沌未分時如
何師曰混沌曰分後如何師曰混沌上堂釋

迦如來四十九年說不到底句今夜山僧不
避羞耻與諸尊者共譚良久曰莫道錯珍重
僧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醫
曰便請師曰還老僧藥價錢來問曹源一路
即不問衡陽江畔事如何師曰紅爐焰上無
根草碧潭深處不逢魚問心法雙亡時如何
師曰三脚蝦蟇背大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老僧毛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
文殊過即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
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
文錢曰太貧寒十六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
設師曰隨家豐儉問如何是急切處師曰鍼
眼裏打筋斗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回光影
裏見方親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

僧堂曰此間僧堂無門戶問僧曾到紫陵麼
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麼曰曾到師曰嗣紫
陵即是嗣鹿門即是曰即今嗣和尚得麼師
曰人情不打即不可便打問非隱顯處是和
尚那箇是某甲師曰盡乾坤無一不是曰此
猶是和尚那箇是某甲師曰木人石女笑分
明

處州廣利容禪師初住真溪僧叅師舉拂子
曰真溪老僧還具眼麼曰某甲不敢見和尚
過師曰老僧死在閣黎手裏也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謝閣黎道破問西院拍手笑呵
呵意作麼生師曰捲上簾子著問自己不明
如何得明師曰不明曰爲甚麼不明師曰不
見道自己事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良久
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魯祖面壁因郡守受

場八

十七

代歸師出送接話次守問和尚遠出山門將
甚麼物來師曰無盡之寶呈獻守無對後有
人進語曰便請師曰太守尊嚴問千途路絕
語思不通時如何師曰猶是塔下漢曰如何
是塔上漢師曰龍樓不舉手乃曰作麼生是
尊貴底人試道看莫祇向長連牀上坐地見
他人不肯忽被明眼人拶著便向鐵圍山裏
藏身若到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即開一
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將謂
是異國舶主元來是此土商人

泉州廬山小谿院行傳禪師青原周氏子僧
問久嚮廬山石門爲甚麼入不得師曰鈍漢
僧曰忽遇猛利者還許也無師曰喫茶去
益州布水巖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一回思著一傷心問寶劔未磨時如何師曰

用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觸不得

蜀川西禪和尚僧問佛是摩耶降生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水上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一路最妙師曰不出第一手曰忽遇出時如何師曰春著地也不難

韶州華嚴和尚僧問既是華嚴還將得華來麼師曰孤峰頂上千枝秀一句當機對聖明僧錄問法身無相不可言宣皇帝詔師將何接引師曰金鐘迴出雲中響萬里歸朝賀聖君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驚天動地曰還當也無師曰靈機永布千家月祇這如今萬世傳

雲居膺禪師法嗣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咩咩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今日大

陽八

十八

有人從建昌來問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曰是也更來這裏作麼問如何是點額魚師曰不透波瀾曰慚耻時如何師曰終不仰面曰恁麼則不變其身也師曰是也青雲事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朝來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歸問無情還解說法也無師曰玉犬夜行不知天曉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要踢要拳問纔有言詮盡落今時不落言詮請師直說師曰木人解語非干舌石女拋梭豈亂絲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峰迴秀不挂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新到叅師問甚處來曰湖南師曰還知同安這裏風雲體道

花檻璇璣麼曰知師曰非公境界僧便喝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劔僧擬進語師曰劔甲未施賊身已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藕絲繫大象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鐵鎖鎖石牛問不傷王道如何師曰喫粥喫飯曰莫便是等八不傷王道也無師曰遷流左降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恁麼人曰親宮事如何師曰道甚麼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闍黎在甚麼處出家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佛殿問片玉無瑕請師不觸師曰落汝後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小小問迷頭認影如何止師曰告阿誰曰如何即是師曰從人覓即轉遠也曰不從人覓時如何師曰頭在甚麼處問如何是同安一隻箭師曰腦後看曰腦後事如何師曰過也問亡僧衣衆

人唱祖師衣甚麼人唱師曰打問將來不相似不將來時如何師曰甚麼處著問未有這箇時作麼生行履師曰尋常又作麼生曰恁麼則不改舊時人也師曰作何行履問如何是異類中人師曰露地藏白牛雜日月師看經次見僧來參遂以衣袖蓋却頭僧近前作弔慰勢師放下衣袖提起經曰會麼僧却以衣袖蓋頭師曰蒼天蒼天廬山歸宗寺懷惲禪師僧問無佛無衆生時如何師曰甚麼人如此問水清魚現時如何師曰把一箇來僧無對同安代云動即失問如何是五老峰師曰突兀地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曰如何是磨不轉師曰不停輪問如何是塵中弟子師曰灰頭土面同安代云不拂拭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正恁麼曰如何

是迦葉不聞聞師曰不附物問不佛不衆生時如何師曰是甚麼人如此問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師曰汝不到甚麼處來

池州嵇山章禪師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同喫茶次謂師曰森羅萬象總在裏許師潑却茶

曰森羅萬象在甚麼處子子曰可惜一椀茶師

後謁雪峰峰問莫是章柴頭麼師乃作輪椎勢峰肯之

南康軍雲居懷岳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不鑒照曰忽遇四方八面來時作麼生

師曰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曰大好不鑒照師便打問如何是一丸療萬病底藥師曰汝患

甚麼問如何是本來瑞草師曰好手拈不出曰如何是無根樹師曰處處著不得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

人奪得我機者即吾師矣尋謁雲居作禮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居曰卸却業身來與子相見師曰業身已卸居曰珠在甚麼處師無對同安代云回頭即沒交涉遂投誠入室時始年十三後四年叅夾山纔入門見維那那曰此間不

著後生師曰某甲不求挂搭暫來禮謁和尚

維那白夾山山許相見師未陞塔山便問甚處來師曰雲居來曰即今在甚麼處師曰在

夾山頂顛上山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擬上塔山曰三道寶塔從何而上師曰三

道寶塔曲爲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山便

揖師乃上塔禮拜山問闍黎與甚麼人同行

師曰木上座山曰何不來相看老僧師曰和尚看他有分山曰在甚麼處師曰在堂中山便

同師下到堂中師遂取拄杖擲在山面前山

曰莫從天台得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山曰
莫從須彌得否師曰月宮亦不逢山曰恁麼
則從人得也師曰自己尚是冤家從人得堪
作甚麼山曰冷灰裏有一粒豆爆乃喚維那
明窓下安排著師曰未審明窓還解語也無
山曰待明窓解語即向汝道夾山來日上堂
問昨日新到在甚麼處師出應喏山曰予未
到雲居已前在甚麼處師曰天台國清山曰
吾聞天台有潺潺之瀑淥淥之波謝子遠來
此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挂松蘿山曰此
猶是春意秋意作麼生師良久山曰看君祇
是撐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來日普請維那
令師送茶師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
那曰奉和尚處分師曰和尚尊命即得乃將
茶去作務處搖茶甌作聲山回顧師曰驪茶

三五盃意在鑽頭邊山曰瓶有傾茶勢籃中
幾箇甌師曰瓶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行
茶時衆皆舉目師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山
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
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山曰大衆有人也
歸去來歸去來遂住普請歸院衆皆仰嘆師
終于佛日卯塔存焉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上堂言鋒若差鄉關萬
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
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度哉問道無橫徑立者
皆危如何得不被橫徑所侵去師以杖拄僧
口僧曰此猶是橫徑師曰合取口問如何是
常在底人師曰來往不易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鐵山夜鎖千家月金烏常照不當
門

廬山歸宗澹權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失却威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界平沉問盡身供養時如何師曰將甚麼來曰所不惜師曰供養甚麼人僧無語問學人爲佛法來如何是佛法師曰正空閑曰便請商量師曰周匝有餘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三三兩兩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爭能肯得人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安路上廁坑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枷五棒問通徹底人如何語道師曰汝祇今作麼生曰任性隨流師曰不隨流爭得息

蘄州廣濟禪師僧問疋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頭落也問如何是方外之譚師曰汝道甚麼問如何是廣濟水師曰飲者絕饑渴曰恁麼

爲八

三三

則學人不虛到也師曰情知你受人安排問遠來投乞師指示師曰有口祇解喫飯問溫伯雪與仲尼相見時如何師曰此間無恁麼人問不識不見請師道出師曰不昧曰不昧時作麼生師曰汝喚作甚麼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焰裏牡丹花問如何是無心道人師曰丹霞放火燒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僧問如何是此間一滴水師曰入口即抉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靴頭線綻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不因闍黎問老僧亦不知

歙州朱谿謙禪師詔國師到叅次聞犬咬靈鼠聲國師便問是甚麼聲師曰犬咬靈鼠聲國師曰既是靈鼠爲甚麼却被犬咬師曰咬殺也國師曰好箇犬師便打國師曰莫打某

甲話在師休去因造佛殿畢一僧同看師曰此殿著得甚麼佛曰著即不無有人不肯師曰我不問那箇人曰恁麼則某甲亦未曾祇對和尚

揚州豐化和尚僧問上無片瓦下無卓錫時如何師曰莫飄露麼問不具得失時如何師曰道甚麼

南康軍雲居道簡禪師范陽人也久入先雲居之室密受真印而分掌寺務典司樵爨以臘高堂中爲第一座屬先雲居將順寂主事請問誰堪繼嗣居曰堂中簡主事雖承言而意不在師謂令揀擇可當說法者僉曰第二座可然且備禮先請第一座若謙讓即堅請第二座師既密承授記略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主事等不愜素志罔循

編八

三十四

規式師察其情乃潛奔去其夜安樂樹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院衆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曰是曰爲甚麼却在釋迦會下聽法師曰他不擔人我問橫身蓋覆時如何師曰還蓋覆得麼問蛇子爲甚麼吞却蛇師曰在裏不傷問諸聖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師曰汝道甚麼處諸聖道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爲甚麼闍黎偏逢問孤峰獨宿時如何師曰閑却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峰獨宿師後無疾而寂塔于本山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僧問不坐青山頂時如何師曰且道是甚麼人問如何是解作客底

人師曰不占上問靈泉忽逢時如何師曰從甚麼處來問如何道即不違於師師曰莫惜口曰道後如何師曰道甚麼問如何道得相親去師曰快道曰恁麼則不道也師曰用口作甚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三界平沉

第八

三五

鼎州德山和尚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祇恁麼僧良久師曰汝更問僧再問師乃喝出

南嶽南臺和尚僧問直上融峰時如何師曰見麼

南康軍雲居昌禪師僧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曰既相逢爲甚麼不相識問紅爐猛焰時如何師曰裏頭是甚麼問不受商量時如何師曰來作甚麼曰來亦不商量師曰空來何益問方丈面容身時如何師曰汝身大小

晉州大梵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顧望處師曰井底架高樓曰恁麼則超然去也師曰何不擺手

新羅國雲住和尚僧問諸佛道不得甚麼人道得師曰老僧道得曰諸佛道不得和尚作麼生道師曰諸佛是我弟子曰請和尚道師曰不是對君王好與二十棒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夜半石牛吼曰來後如何師曰特地使人愁問既是普眼爲甚不見普賢師曰祇爲貪程太速

冷珏和尚僧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帶角也無師曰闍黎何得對面不相識曰恁麼則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師曰雖脫毛衣猶披鱗甲曰好來和尚具大慈悲師曰盡力道也出老僧格不得

音釋

駁 與駁 綈 抽遲切音
白 與夷 綈 細葛也 綈 乞逆切音
海舟曰船 冷 郎丁切音 船 薄陌切音

馬八

天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六

碣九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六世

疎山仁禪師法嗣

隨州護國院守澄淨果禪師上堂諸方老宿

盡在曲朶木牀上爲人及有人問著祖師西

來意未曾有一人當頭道著時有僧問請和

尚當頭道師曰河北驢鳴河南犬吠問如何

是佛師吐曰這驢漢問盡大地是一隻眼底

人來時如何師曰塔下漢問諸佛不到處是

甚麼人行履師曰聃耳鬚頭曰何人通得彼

中信師曰驢面獸腮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

曰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人傳虛萬人

傳實問不落干將手如何是太阿師曰七星

光彩耀六國罷煙塵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師

曰地下底一場懔懔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

神向甚麼處去師曰三門前兩箇一場懔懔

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日出後一場懔懔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初問疎山枯木生花始

與他合是這邊句是那邊句山曰亦是這邊

句師曰如何是那邊句山曰石牛吐出三春

霧靈雀不棲無影林住後僧問如何是靈泉

家風師曰十日作活九日病曰此病如何師

曰回避不得曰還療得也無師曰耆婆稽首

醫王皺眉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牛馬

同羣放曰還分不分師曰夜半崑崙穿市過

午後烏雞帶雪飛問急切相投時如何師曰

見佛似冤家問如何是靈泉竹師曰不從栽

種得曰還變動也無師曰二冬瑞雪應難改

九夏凝霜色轉鮮問如何是靈泉心印師曰

不傳不受曰或遇交代時如何師曰淮南船
子看洛陽問六國未寧時如何師曰作亂者
誰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仰面獨揚眉
回頭自拍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騎牛
戴席帽過水著靴衫問如何是無問而自說
師曰死人口裏活人舌曰未審是何人領會
師曰無角水牯牛曰如何是靈泉活計師曰
東壁打倒西壁曰憑箇甚麼過朝夕師曰折
腰鐺子無煙火曰二時將何奉獻師曰野老
共炊無米飯溪邊大會不來人問如何是靈
泉境師曰枯椿花爛熳曰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子規啼斷後花落布堦前問如何是沙門
行師曰恰似箇屠兒曰如何行履師曰破齋
犯戒曰究竟作麼生師曰因不收果不入俗
士問俗人還許會佛法否師曰那箇臺無月

誰家樹不春

瑞州五峰遇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
曰一堆泥土問如何是不撥不觸底人師曰
閉目藏三寸鬚眉蓋眼睛

撫州疎山證禪師初叅先疎山得旨後歷諸
方謁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延平子曰還將
得劔來麼曰將得來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
指面前地子便休至晚問侍者新到在麼者
曰當時去也子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
撲住後僧問如何是就事學師曰著衣喫飯
曰如何是就理學師曰騎牛去穢曰如何是
向上事師曰溥際不收問如何是聲色混融
句師曰不辨消不及曰如何是聲色外別行
底句師曰難逢不可得問親切處乞一言師
以拄杖敲之僧曰爲甚麼不道師曰得恁麼

不識好惡

洪州百丈明照安禪師新羅人也僧問一藏
圓光如何是體師曰勞汝遠來曰莫使是一
藏圓光麼師曰更喫一椀茶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手巾寸半布問萬法歸一一歸何
處師曰未有一箇人不問問如何是極則處
師曰空王殿裏登九五野老門前不立人問
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未認得時作麼生問
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人天收不得曰如何是
一代時教師曰義例分明

瑞州黃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少出家業經
論因增受菩薩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
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減
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旣微細難防復於攝善
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間泡

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置講課欲以身捐
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二禪者接
之款話說南方頗多知識何滯於一隅師從
此回志叅尋屬關津嚴緊乃謂守吏曰吾非
翫山水誓求祖道他日必不忘恩也吏者察
其志遂不苛留且謂之曰師旣爲法忘身回
時願無吝所聞師欣謝直造疎山時仁和尙
坐法堂受叅師先顧視大衆然後致問曰刹
那便去時如何山曰畱塞虛空汝作麼生去
師曰畱塞虛空不如不去山便休師下堂叅
第一座座曰適來祇對甚奇特師曰此乃率
爾敢望慈悲開示愚昧座曰一剎那間還有
擬議否師於言下頓省禮謝住後僧問黃檗
一路荒來久今日當陽事若何師曰虛空不
假金鎚鍊日月何曾待照人師示滅塔于本

山肉身至今如生

延州伏龍山奉璘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橫身臥海日裏挑燈問如何是伏龍
境師曰山峻水流急三冬發異華問和尚還
愛財色也無師曰愛曰既是善知識爲甚麼
却愛財色師曰知恩者少師問火頭培火了
也未曰低聲師曰甚麼處得這消息來曰不
假多言師曰省錢易飽吃了還饑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長齋冷飯曰太寂寞生師曰
僧家合如是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僧問失路迷人請師直
指師曰三門前去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
曰不指月曰爲甚麼不指月師曰臨坑不推
人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我王庫
內無如是刀問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如何

編九

五

師曰爭得到這裏曰到後如何師曰彼中事
作麼生問如何是真中真師曰十字路頭泥
佛子問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金鎖牽不
住是甚麼人師曰向闍黎道即得不可荒却
大安山去也

洪州百丈超禪師海東人也僧問祖意教意
是同是別師曰金雞玉兔聽遠須彌問日落
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洞深雲出晚澗曲
水流遲問某甲今日辭去或有人問和尚說
甚麼法向他道甚麼師曰但道大雄山頂上
虎生師子兒

洪州天王院和尚僧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
曰天王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時如何
師曰不墮無壞爛問如何是佛師曰錯問如
何是無相道場師曰門外列金剛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魏府韓氏子幼而出家
老有童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事若何師
曰迴出簫韶外六律豈能過曰不過底事作
麼生師曰聲前拍不散句後覓無蹤問如何
是正勤一路師曰泥深三尺曰如何到得師
曰闍黎從甚麼處來問如何是禪師曰石上
蓮華火裏泉曰如何是道師曰楞伽峰頂一
莖草曰禪道相去幾何師曰泥人落水木人
撈晉天福中順寂葬于院側經二稔門人發
塔覩全身儼然髮爪俱長乃闍維收舍利真
骨重建塔焉

襄州洞山瑞禪師僧問道有又無時如何師
曰龍頭蛇尾腰間一劍問如何是無生曲師
曰未問已前

京兆府三相和尚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

竭九

六

覓縫不得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對面不相
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雪覆孤峰白殘照
露瑕痕

青林虔禪師法嗣

襄州萬銅山廣德延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山前人不住山後人更忙問如何
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黃葉落又見
柳條青問盡大地是箇死屍向甚麼處葬師
曰北邙山下千丘萬丘師不安僧問和尚患
箇甚麼師曰無思不墜的曰恁麼則已知和
尚病源也師曰你道老僧患甚麼曰和尚忌
口好師便打問如何是佛師曰畫戟門開見
墜仙僧後問悟空畫戟門開見墜仙意旨如
何空曰直饒親見釋迦來智首咸言不是佛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京兆人也初問青林如
何用心得齊於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麼師
曰不會林曰去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
更不他遊遂作園頭一日歸侍立次林曰子
今日作甚麼來師曰種菜來林曰徧界是佛
身子向甚處種師曰金鉏不動土靈苗在處
生林欣然來日入園喚蘊闍黎師應喏林曰
剗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樹
豈受栽邪林曰不受栽且止你曾見他枝葉
麼師曰不曾見林曰既不曾見爭知不受栽
師曰祇爲不曾見所以不受栽林曰如是如
是林將順寂召師師應諾林曰日轉西山後
不須取次安師曰雪滿金檀樹靈枝萬古春
林曰或有人問你金針線囊事子道甚麼師
曰若是毛羽相似者某甲終不敢造次初住

南嶽蘭若未幾遷夾山道由潭州時楚王馬
氏出城延接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
曰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玉街排仗出金
門王大喜延入天冊府供養數日方至夾山
開堂僧問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寶
蓋重重異地湧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
示人師曰無絃琴韻流沙界清音普應大千
機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一曲宮
商纔品弄辨寶還他碧眼胡曰恁麼則清流
分洞下滿月照青林去也師曰多子塔前分
的意至今異世度洪音問如何是夾山正主
師曰好手須知樂布作韓光虛妄立功勳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玉壘不離天子手金箱
豈許外人知問不落機關請師便道師曰湛
月迅機無可比君今曾問幾人來曰即今問

和尚師曰好大哥雲綻不須藏九尾怒君殘
壽速歸丘師以蠻夷作亂遂離夾山至襄州
創石門寺再振玄風上堂瑠璃殿上光輝而
日日無私七寶山中晃耀而頭頭有據泥牛
運步木馬嘶聲野老謳歌樵人舞袖太陽路

賜九

八

上古曲玄音林下相逢更有何事僧問月生
雲際時如何師曰三箇孩兒抱華鼓好大哥
莫來攔我毬門路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常騎駿馬驟高樓鐵鞭指盡胡人路問如何
是石門境師曰徧界黃金無異色往來遊子
罷追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無相不居凡
聖位經行鳥道沒蹤由問猛虎當軒時如何
師曰性命不存曰恁麼則遭他毒手師曰一
任敲嚼問如何是淨土中人師曰披毛遊火
聚戴角混塵泥問道界無窮際通身絕點痕

時如何師曰渺渺曰雲漫雪嶽轉身玄路莫
遲遲曰未審轉身路在甚麼處師曰石人舉
手分明記萬年枯骨笑時看問如如不動時
如何師曰有甚麼了日曰如何即是師曰石
戶非關鎖般若寺遭焚有人問曰既是般若
爲甚麼被火燒師曰萬里一條鐵師應機多
云好大哥時稱大哥和尚
韶州龍光誦禪師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
如何師曰越國君王曾按劍龍光一句不曾
虧上堂良久曰不煩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胡風一扇漢地成規問撥塵見佛時如
何師拊掌顧視問如何是龍光一句師曰不
空罨索曰學人不會師曰唵問如何是極則
爲人處師曰殷勤囑付後來人問賓頭盧一
身爲甚麼赴四天下供師曰千江同一月萬

戶盡逢春遂有偈曰龍光山頂寶月輪照耀
乾坤燦暗雲尊者不移元一質千家影現萬
家春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
曰攏揔一木盆問如何是道師曰或橫三或
豎五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罷舉雲中信半
夜太陽輝

定州石藏慧炬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樹帶滄浪色山橫一抹青問如何是伽藍
師曰祇這是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作麼
作麼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喫茶去

白水仁禪師法嗣

京兆府重雲智暉禪師威泰高氏子總角之
歲好遊佛宇誓志出家父母不能止禮圭峰
溫禪師剃度後謁白水獨領微言潛通秘鍵

尋回洛卜于中灘創溫室院常施水給藥爲
事有比丘患白癩衆惡之唯師與之摩洗如
常俄有神光異香旣而訝之遂失所在遺瘡
痂馨香酷烈遂聚而塑觀音像以藏之師後
忽欲歸終南圭峰舊居一日閑步巖岫間如
常寢處倏覩摩訶數珠銅瓶椽笠觸之即壞
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耳就茲建寺以酬
宿因當雜草間有祥雲蔽日屯于峰頂久而
不散因目爲重雲山猛獸皆自引去及塞龍
潭以通徑龍亦他徙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
學侶臻萃上堂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
早是忘却不憶塵生曰如何是隨照失宗師
曰家遭劫賊問不憶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
師曰足下已生草前程萬丈坑問要路坦然
如何踐履師曰我若指汝則東西南北去也

問如何是重雲秤師曰任將天下勘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曰寧死不犯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重雲記不得問如何是重雲境師曰四時花簇簇三冬異草青師闡法四十餘年節度使王彥超微時常從師遊欲爲沙門師熟視曰汝世緣深當爲我家垣墻王公後果鎮永興申弟子禮師將順世先與王公言別囑護法門王公泣曰師忍棄弟子乎師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及歸書偈示衆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爲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別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妨礙乃跣趺而逝塔于本山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初伯父司空出鎮廣陵師方七歲遊慧照寺聞誦法華志求出家伯父初不允

珠九

十一

因師絕飲食不得已而許之師慧遠禪師後遊諸禪會薯山白水咸受心訣咸通十三年至江陵騰騰和尚囑之曰汝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即止已而又值慙慙和尚撫而記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尋抵天台於靜安鄉創福唐院乃契騰騰之言又住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饑疫師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時謂悲增大士雪峰嘗往見之遺樓欄拂子而去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童建賣衣服香藥入山致請至府庭署志德大師館于功臣堂日親問法師請每年於天台山建金光明道場諸郡黑白大會逾月而散光明大會始於師也將辭歸山王加戀慕於府城建瑞龍院又稱王改爲寶山院延請開法特禪門興盛斯則慙慙記應矣

上堂老僧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荆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爲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祇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真亦無真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

可呼畫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爲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流不自省已知非直欲向空裏採花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回太甚還肯麼時有僧問如何是瑞龍境師曰道汝不見得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後生可畏問廓然無雲如何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雲曰恁麼則一輪高挂萬國同觀去也師曰捏目之子難與言天成二年丁亥四月乞墳塔于

瑞龍

十二

尚父父命陸仁璋於西關選勝地建塔創院改天台隱龍爲隱迹塔畢師入府庭辭尚父囑以護法尅期順寂尚父悲悼遣僧正集在城宿德迎引入塔

白馬儒禪師法嗣

興元府青剎山如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底籃子拾生菜問如何是青剎境師曰三冬華木秀九夏雪霜飛

龍牙遁禪師法嗣

潭州報慈藏嶼匡化禪師僧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毫不隔曰恁麼則見也師曰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樹頭心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曰阿誰無問如何

是向上一路師曰柳連道求問和尚年多少

師曰秋來黃葉落春到便開花問僧甚處來

曰臥龍來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

曰龍門無宿客爲甚麼在彼許多時曰師子

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曰某甲

鳩九

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放汝

十三

三十棒問如何是湖南境師曰樓船戰棹曰

還許學人遊說也無師曰一任闍黎打僉問

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分明記

取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祇如情未生時如

何師曰隔曰情未生時隔箇甚麼師曰這箇

梢卽子未遇人在問如何是龍牙山師曰益

陽那邊曰如何即是師曰不擬曰如何是不

擬去師曰恁麼則不是問古人面壁意旨如

何師良久却召僧僧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

上堂一句徧大地一句纔問便道一句問亦

不道僧問如何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闕曰

如何是纔問便道句師曰低聲低聲曰如何

是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

襄州舍珠山審哲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

深處師曰寸釘纔入木九牛拽不出問如何

是正法眼師曰門前神樹子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貧兒抱子渡恩愛競隨流問僧有

亦不是無亦不是不有不無亦不是汝本來

名箇甚麼曰學人已具名了師曰具名卽不

無畢竟名箇甚麼曰祇這莫便是否師曰且

喜沒交涉曰如何即是師曰親切處更請一

問曰學人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別日來與

汝道曰卽今爲甚麼不道師曰覓箇領話人

不可得又問僧張王李趙不是汝本來姓汝

本來姓箇甚麼曰與和尚同姓師曰同姓即
且從汝本來姓箇甚麼曰待漢水逆流却向
和尚道師曰即今爲甚麼不道曰漢水逆流
也未師休去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是甚
麼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別安排又爭得
曰不安排時如何師曰無位真人問如何是
真經師曰阿彌陀

陽九

十四

華嚴靜禪師法嗣

鳳翔府紫陵匡一定覺禪師初到蟠龍見僧
問碧潭清似鏡蟠龍何處安龍曰沈沙不見
底浮浪足噴吼師不肯龍請師道師曰金龍
迴透青霄外潭中豈滯玉輪機龍肯之住後

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石牛步
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問智識路絕思
議併忘時如何師曰停囚長智養病喪軀

九峰滿禪師法嗣

洪州同安院威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如何師曰路邊神樹子見者盡擎拳曰見後
如何師曰室內無靈牀渾家不著孝問祖意
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玉兔不曾知曉意金烏
爭肯夜頭明問如何是同安一曲師曰靈琴
不別人間韻知音豈度伯牙門曰未審何人
和得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石人拊掌阿誰
聞曰或遇知音時如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
者豈同聞師一日遊山大衆隨後師曰塔前
翠竹砌下黃花古人道真如般若同安即不
然有僧曰古人也好和尚師曰不貪香餌味

陽九

十五

可謂碧潭龍曰諸方眼目不怪淵明師曰闍黎閉目中秋坐却笑月無光曰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又作麼生師曰安南未伏塞北那降僧禮拜師曰名稱普聞師問僧寅晡飲啄無處藏身你道有此道理麼曰和尚作麼生師打一拂子僧曰撲手征人徒誇好手師曰握鞭側帽豈是闍黎曰今古之道何處藏身師曰闍黎作麼生僧珍重便出師曰未

北院通禪師法嗣

京兆府香城和尚初叅北院問曰一似兩箇時如何院曰一箇賺汝師乃有省僧問三光景色謝照燭事如何師曰朝邑峰前卓五彩曰不涉文彩事作麼生師曰如今特地過江來問向上一路請師舉唱師曰釣絲鉤不出問牛頭遠得四祖意否師曰沙書下點落干

字曰下點後如何師曰別將一撮表人天曰恁麼則人人有也師曰汝又作麼生問囊無繫蟻之絲厨絕聚蠅之糝時如何師曰日捨不求思從妄得

青原下七世

洞山延禪師法嗣

瑞州上藍院慶禪師初遊方問雪峰如何是雪峰的的意峰以杖子敲師頭師應諾峰大笑師後承洞山印解開法上藍僧問如何是上藍無刃劔師曰無曰爲甚麼無師曰闍黎諸方自有

九

十六

洪州同安慧敏禪師初叅洞山問諸聖以何爲命山曰以不間斷師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山曰有師曰如何是向上事山曰不從間斷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請師一句師曰好

記取

金峰志禪師法嗣

廬山天池智隆禪師在金峰普請般柴次峰問般柴人過水否師曰有一人不過水曰不過水還般柴否師曰雖不般柴也不得動著他

鹿門真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智靜悟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轉身處師曰臥單子下問如何是道師曰鳳林關曰學人不會師曰直至荆南問如何是指歸之路師曰莫用伊曰還使學人到也無師曰甚麼處著得汝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時師曰不異如今曰不異底事作麼生師曰如來密旨迦葉不聞問古澗寒泉甚麼人得飲師曰絕飢渴者曰絕飢渴者如何得飲師曰

東叻東流西叻西流

益州崇真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兔曰如何是道師曰拍手笑清風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泥捏三官土地堂

襄州鹿門志行譚禪師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師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事同一家也師曰隔須彌在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從甚麼處來曰江北來師曰南堂裏安下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戊亥年生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鴈門人也首謁鹿門師資契會尋抵廬山山之北有巖如五指下有石窟可三丈餘師宴處其中因號佛手巖和尚江南李主三召不起堅請就棲賢開堂不逾月潛歸巖室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豎一指法眼別云還有也未後示微疾謂侍僧曰日午

吾去矣及期僧報日午也師下牀行數步屹然立化李主備香薪茶毗塔于巖之陰

曹山霞禪師法嗣

嘉州東汀和尚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石女紡麻縷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扇東關棧斷問徧界是佛身教某甲甚麼處立師曰孤峰頂上木人叫紅焰輝中石馬嘶

草庵義禪師法嗣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本州陳氏子謁草庵庵問何方來師曰六眸峰庵曰還見六眸否師曰慧非重瞳庵然之師尋回故山屬唐武宗廢教例民其衣暨宣宗中興師曰古人有言上昇道士不受籙成佛沙彌不具戒祇爲白衣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年述三偈以自見曰雪後始知松栢操雲收方

續九

十八

見濟河分不因世主教還俗那辨雞羣與鶴羣多年塵事謾騰騰維著方袍未是僧今日修行依善慧滿頭留髮候然燈形儀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時豈例作沙門謂門弟子曰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僧問如何得明道去師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爲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呪力藥力以蛇縮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呪藥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未見自心者也忽索香焚罷安然而化全身葬于無了禪師塔之東後數年塔忽坼裂連階丈餘主僧將發視之是夜宴寂中見無了曰不必更發也今爲沈陳二真身無了姓沈見馬祖

同安丕禪師法嗣

洪州同安志禪師先同安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峰前事若何如是三舉未有對者末後師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安曰須是這驢漢始得住後

禪九

十九

僧問二機不到處如何舉唱師曰徧處不逢玄中不失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現句後不迷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迥然不換標的即乖

袁州仰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仰山境師曰白雲峰下猿啼早碧嶂巖前虎起遲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寒來火畔坐熱向澗邊行

歸宗惲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弘章禪師僧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疑來多少時也問小船渡大海時如何

師曰較些子曰如何得渡師曰不過來問枯木生華時如何師曰把一朵來問混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是甚麼

嵇山章禪師法嗣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僧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絕音響曰擊後如何師曰絕音響問如何是在道底人師曰無異念問如何是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天開

雲居岳禪師法嗣

揚州豐化院令崇禪師舒州人也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碁師曰下將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將一片來看
澧州藥山忠彥禪師僧問教中道諸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光明即不問如何是實相義師曰會麼曰莫便是否師曰是甚麼問師唱

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嶺龍昌月神風
洞上泉

梓州龍泉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不在闍黎分上問學人欲跳萬丈洪崖時
如何師曰撲殺

護國澄禪師法嗣

楊九

二十

隨州護國知遠演化禪師僧問舉子入門時
如何師曰緣情體物事作麼生問乾坤休駐
意宇宙不留心時如何師曰總是戰爭收拾
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隨州智門寺守欽圓照禪師僧問兩鏡相照
為甚麼中間無像師曰自己亦須隱曰鏡破
臺亡時如何師豎起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額上不貼膀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把火燒天徒自疲

安州大安山崇教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師曰打動南山鼓唱起北山歌
問如何是三冬境師曰千山添翠色萬樹鎖
銀華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
師曰梵音何來曰不假修證如何得成師曰
修證即不成

隨州護國志朗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萬法
之源師曰空中收不得護國豈能該

靈泉仁禪師法嗣

楊九

三

郢州大陽慧堅禪師初在靈泉入室次泉問
甚麼處來師曰僧堂裏來泉曰為甚麼不築
著靈柱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玄
旨師曰壁上挂錢財問如何是法王劔師曰
腦後看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佛殿裏懸

幡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老鼠敲
腰帶僧請益法身師示偈曰扶桑出日頭黃
河輓底流六六三十六陝府灌鐵牛

五峰遇禪師法嗣

瑞州五峰紹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拍
禪牀云若不是仙陀千里萬里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迢迢十萬餘

廣德延禪師法嗣

襄州廣德義禪師謁先廣德作禮問曰如何
是和尚密密處德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闌闌
堆堆覩者稀師曰恁麼則酌水獻華去也德
曰忽然雲霧闌黎作麼生師曰採汲不虛
苑廣德忻然曰大眾看取第二代廣德師次
踵住持聚徒開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披蓑
倒騎牛草深不露角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魚躍無源水鷲啼枯木花問如何是常
在底人師曰臘月死蛇當大路觸著傷人不
奈何問如何是學人相契處師曰方木逗圓
孔問如何是大寂滅海師曰鬧市走馬不觸
一人曰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孤輪罷照
妙峰頂汝報巴猿莫斷腸問如何是作無間
業底人師曰猛火然鑪煑佛喋師因事示偈
曰纔到洪山便蹂根四方八面不言論他家
自有眠雲志蘆管橫吹宇宙喧問如何是古
佛心師曰多年曆日雖無用犯著應須總滅
門曰或遇新曆日又作麼生師曰運動修營
無滯礙何勞入市問孫臏問時人有病醫王
醫醫王有病甚人醫師展手曰與我診候看
曰不會師曰須彌徒作藥四海謾爲湯問向
上一路千聖不傳和尚還傳也無師曰鐵丸

驀口塞難得解吞人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雪寒向火日暖隈陽問如何是賓中賓師
曰蕩子無家計飄蓬不自知曰如何是賓中
主師曰茅戶挂珠簾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
龍樓鋪草坐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東宮雖
至嫡不面聖堯顏問有一室女未曾嫁媵生
得一子姓箇甚麼師曰偶然衫子破閫外沒
人縫問如何是不落階級底人師曰胎中童
子眉如雪問如何是不睡底眼師曰昨夜三
更擘不開問諦信底人信箇甚麼師曰莫道
冰無火斯須紅焰生問如何是密室師曰茅
茨當大道歷劫没人敲問如何是異日已前
人師曰萬年枯木鳥銜來問懸崖峭峻還具
得失也無師曰忻逢良便好與一推問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鮓甕乍開蠅啼師曰

瑞九

三三

見後如何師曰底穿蕩盡冷湫湫

襄州廣德周禪師僧問魚向深潭難避網龍
居淺水却難尋時如何師曰徧體崑崙黑通
身一點霜問貧子歸家時如何師曰入門不
見面處處故園春問命盡祿絕時如何師曰
死曰此人落歸何道師曰薰薰彌宇宙爛壞
莫能拈問聞話不覺時如何師曰徧界沒鷲
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
續不得歷劫響泠泠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
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
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
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問
如何得念念相應去師曰驚水魚龍散曰念
念相應後如何師曰海北天南各自行不勞
魚鴈通消息

石門蘊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慧徹禪師僧問金烏出海光天地
與此光陰事若何師曰龍出洞兮風雨至海
岳傾時日月明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也
師曰露柱挂燈籠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少林澄九鼎浪動百花新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三門外松樹子見生見長
問三身中那身是正師曰報化路頭橫鳥道
石人眼裏不栽花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
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襪衫問年
窮歲盡時如何師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問一
毫未發時如何師曰后羿不調弓箭透三江
口問如何是佛師曰樵子度荒郊騎牛草不
露曰如何是騎牛草不露師曰遮掩不得問

高九

三古

如何是靈利底物師曰古墓毒蛇頭戴角又
曰維摩不離方丈室文殊未到却先知又曰
垢膩汗衫皂角洗因令初上座領眾來叅師
問萬仞峰頭石牛乳穿雲渡水意如何初無
對師曰山僧住持事大叅堂去師後令僧下
語或云久嚮和尚或云訪道尋師明的旨覺
了根源顯異機師曰當時初上座若下得這
語不將他作叅學人上堂一切眾生本源佛
性譬如朗月當空祇爲浮雲翳障不得顯現
爲明爲照爲道爲路爲舟爲楫爲依爲止一
切眾生本源佛性亦復如是時汾陽昭和尙
在眾出問朗月海雲遮不得舒光直透水晶
宮時如何師曰石壁山河非障礙問浮界外
任昇騰陽曰恁麼則千聖共傳無底鉢時人
皆唱太平歌師曰太平曲子如何唱陽曰不

墮五音非闢六律師曰還有人和得麼陽曰
請和尚不悞慈悲師曰仁者善自保任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六

音釋

薯

常慈切

嶼 象呂切 脊上聲 島也 平地

崦

上徂丸切

嶼 小山在水為島 在陸為嶼

崦 官切音 崦 山竦列貌

惛

委粉切音 重厚也

羿

計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七

碼十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七世

舍珠哲禪師法嗣

洋州龍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騎虎唱巴歌問既是善知識為甚麼却與土

地燒錢師曰彼上人者難為醜對

唐州大乘山和尚僧問枯樹逢春時如何師

曰世間希有問如何是四方八面事師曰升

子裏踔跳斗子內轉身

襄州延慶院歸曉慧廣禪師僧問言語道斷

時如何師曰兩重公案曰如何領會師曰分

明舉似問如何是鳳山境師曰好生看取曰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識麼

襄州舍珠山真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

嗣阿誰師曰舍珠密意同道者知曰恁麼則

不假羽翼便登霄漢去也師曰鈍問古鏡未

磨時如何師曰昧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黑

如漆

紫陵一禪師法嗣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指南一路

師曰妙引靈機事澄波顯異輪問三家同到

請未審赴誰家師曰月印千江水門門盡有

僧

紫陵微禪師初到夾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

向北山曰是何宗徒師曰昔日老胡師子吼

頂門一裂至今住後僧問如何是紫陵境

師曰寂照燈光夜已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猿啼虎嘯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磐

陀石上栽松栢問如何是大猛烈底人師曰

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曰如何
是五逆底人師曰放火夜燒無相宅天明戴
帽入長安曰如何是孝順底人師曰步步手
提無米飯斂手堂前不舉頭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紅爐焰上碧波流

十一

二

興元府大浪和尚僧問既是喝河神爲甚麼
被水推却師曰隨流始得妙住岸却成迷
洪州東禪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江水
深七尺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此去江南
三十步僧問如何是新吳劔師作拔劔勢

同安威禪師法嗣

陳州石鏡和尚僧問石鏡未磨還鑿照否師
曰前生是因今生是果

青原下八世

谷隱靜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知儼宗教禪師登州人也僧問師
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白雲南傘蓋北
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速須吐却問
如何是諸佛照不著處師曰問這山鬼窟作
麼日照著後如何師曰吐精怪問千山萬水

如何登陟師曰舉步便千里萬里曰不舉步
時如何師曰亦千里萬里

襄州普寧院法顯禪師僧問曩劫共住爲甚
麼不識親疎師曰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將
謂不領話問千山萬水如何登陟師曰青霄

十一

三

無間路到者不迷機

同安志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益陽水急魚行濕白鹿松高鳥泊難問
家賊難防時如何師曰識得不爲冤曰識得

後如何師曰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
立命處也無師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
水龍師曰興波不作浪曰忽然傾湫倒嶽時
如何師下座把住曰莫教濕却老僧袈裟角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龍子
鳳生鳳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葱嶺不傳
唐土印胡人謾唱太平歌問如何是從上傳
來底事師曰渡水胡僧無膝袴背駝梵夾不
持經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南華裏曰爲甚
在南華裏師曰爲汝問正法眼問如何是學
人自己師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便恁麼
去時如何師曰朗月懸空室中暗坐問如何
是衲衣下事師曰密師與瑞長老坐次僧問
二尊不並化爲甚兩人居方丈師曰一亦非
有偈曰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載訪知

音未嘗逢一箇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
曰亡僧幾時遷化曰爭奈相送何師曰紅爐
燄上條絲縷靛雲中不點頭上堂垂釣四
海祇釣擗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已上堂垂絲
千尺意在深潭一句橫空白雲自異孤舟獨
棹不犯清波海上橫行罕逢明鑒問如何是
衲衣下事師曰衆聖莫顯師後示偈曰紅燄
藏吾身何須塔用新有人相肯重灰裏邈全
真

歸宗章禪師法詞

第十

四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陳留李氏子初訪歸
宗聞法省悟遂求出家未幾歸宗將順寂召
師撫之曰汝於法有緣他後濟衆人莫測其
量也仍以披剃事囑諸門人師至唐乾化二
年落髮明年納戒於東林寺甘露壇尋遊五

臺山還上都於麗景門外獨居二載間有北鄰信士張生者請師供養張素探玄理因叩師垂誨師乃隨宜開誘張生於言下悟入設榻留宿至深夜與妻竊窺之見師體徧一榻頭足俱出及令婢僕視之即如常倍加欽慕曰弟子夫婦垂老今願割宅之前堂以裨丈室師欣然受之至後唐天成三年遂成大院賜額曰普淨師以時機淺昧難任極旨苟啟之非器令彼招謗譴之咎我寧不務開法每月三八施浴僧道萬計師嘗謂諸徒曰但得慧門無壅則福何滯哉一日給事中陶穀入院致禮而問曰經云離一切相則名諸佛今目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師曰給事見箇甚麼陶欣然仰重自是王公大人屢薦章服師號皆却而不受以開寶四年十二月二日示

楊十

五

疾十一日告衆囑付訖右脇而化

護國遠禪師法嗣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初叅護國問曰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時如何國曰罷攀雲樹三秋果休弄碧潭孤月輪師乃頓釋所疑住後成都帥請就衙陞座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臺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不問請師吞却堦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省

大陽堅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聰禪師僧問大陽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騎牛不戴帽正坐不偏行潭州北禪契念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衆流混不得曰獨脫事如何師曰穿雲透石問如何是不墜古今句師曰五十六

日月相逐

石門徹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紹遠禪師初在石門作田頭門問如何是田頭水牯牛師曰角轉轟天地朝陽處處春他日門又問水牯牛安樂否師曰水草不曾虧曰田中事作麼生師曰深耕淺種曰如法著師曰某甲不曾取次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十方無異路揭覺鳳林前問先師已歸鴈塔去當陽一句請師宣師曰修羅掌內擎日月夜叉足下蹋泥龍問金龍不吐凡間霧請師舉唱鳳凰機師曰白眉不展手長安路坦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孤峰對鳳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中殘雪處處分輝問如何是和尚密作用師曰滴

場十

六

瀝非旨趣千山不露身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赤脚波斯鼻嗅天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灰飛煙滅白骨連天師與病僧灸次僧問正當與麼時如何師曰通玄一脉大似流星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白牛露地臥青谿問生死之河如何過得師曰風吹荷葉浮萍草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羊頭車子入長安問生死浪前如何話道師曰毛袋橫身絕飲啄青谿常臥太陽春問如何是道師曰山深水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金鎚擊金鼓問天陰日不出光輝何處去師曰鐵蛇橫大路通身黑似煙問如何是宗乘中一句師曰石火夜燒山大地齊合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石牛攔古路木馬驟高樓

潭州北禪懷感禪師僧問如何是諸聖爲人
底句師曰紅輪當萬戶光燭本無心問師唱
誰家曲師曰石戶不留心洞玄通妙的問如
何是佛師曰尺短寸長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錫帶胡天雪瓶添漢地泉問迷悟不入諸

境時如何師曰境從何來曰恁麼則無諸境

去也師曰龍頭蛇尾漢

舒州四面山津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王

字不著點曰學人不會師曰點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山寒水冷師有拄杖頌曰四

面一條杖當機驗龍象頭角稍低昂電光臨

背上

嘉州承天義懃禪師僧問如何是承天境師

曰兩江夾却青盲漢一帶山藏赤脚蠻問如

何是諦實之言師曰措大巾子黑

鳳翔府青峰義誠禪師僧問三際不生是何

人境界師曰白雲連雪嶽明月混魚鉤曰未

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

事師曰靈光爍破瑠璃色大地明來絕點痕

問如何是青峰家風師曰向火喫刮瓜

襄州廣德山智端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

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著

衣喫飯問如何是廣德山師曰當陽花易發

背陰雪難消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朝霞不

出門暮霞行千里

筠首座者太原人也自至石門逾三十年叢

林慕之有僧請喫茶次問如何是首座爲人

一著子師曰適來猶記得曰即今又如何師

曰好生點茶來一日荷鉏入園僧問三身中

那一身去作務師拄鉏而立僧曰莫便當也
無師攜鉏便行

青原下九世

谷隱儼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契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番人皮裘胡人著曰學人不會此理
如何師曰聾人側耳瘖人歌

梁山觀禪師法嗣

邳州大陽山警玄禪師江夏張氏子依智通
禪師出家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無
能及者遂遊方初到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
場山指觀音曰這箇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
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師
遂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
即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

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
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
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
得夜放烏雞帶雪飛山謂洞上之宗可倚一
時聲價籍籍山歿辭塔至大陽謁堅禪師堅
讓席使主之僧問如何是大陽境師曰羸鶴
老猿啼谷韻瘦松寒竹鎖青煙曰如何是境
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滿瓶傾不出大地沒饑人上堂嵯峨萬仞
鳥道難通劔刃輕冰誰富履踐宗乘妙句語
路難陳不二法門淨名杜口所以達磨西來
九年面壁始遇知音大陽今日也大無端珍
重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大洋海底紅塵
起須彌頂上水橫流師問僧甚處來曰洪山
師曰先師在麼曰在師曰在即不無請渠出

來我要相見僧曰擲師曰這箇猶是侍者僧
無對師曰喫茶去上堂諸禪德須明平常無
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第一句通一
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去一句道得
師子嘖呻二句道得師子返擲三句道得師
子踞地縱也周徧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當
恁麼時作麼生通得箇消息若不通得箇消
息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
師曰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曰如何是妙
玄無私句師曰寶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
免鳳來曰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師曰手指空
時天地轉回途石馬出紗籠曰如何是師子
嘖呻師曰終無回顧意爭肯落平常曰如何
是師子返擲師曰周旋往返全歸父繁興大
用體無虧曰如何是師子踞地師曰迴絕去

來機古今無變異問如何是大達底人師曰
虛空類不得曰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白牛
吐雪彩黑馬上烏雞上堂撒手那邊千聖外
祖堂少室長根芽鷺倚雪巢猶自可更看白
馬入蘆花上堂夜半烏雞抱鵝卵天明起來
生老鸛鶴毛鷹鶻鷺鷺身却共烏鴉爲侶伴
高入煙霄低飛柳岸向晚歸來子細看依倚
恰似雲中鴈師嘗釋曹山三種墮曰此三語
須明得轉位始得一作水牯牛是類墮師曰
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即
有所滯直是要伊一念無私即有出身之路
二不受食是尊貴墮師曰須知那邊了却來
這邊行履若不虛此位即坐在尊貴三不斷
聲色是隨墮師曰以不明聲色故隨處墮須
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

句乃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
當指何掌也五位頌曰正中偏一輪皎潔正
當天宛轉虛玄事不彰明暗祇在影中圓偏
中正休觀朗月秦時鏡隱隱猶如日下燈明
暗混融誰辨影正中來脉路玄玄絕迂迴靜
照無私隨處現如行鳥道入廓開偏中至法
法無依即智智橫身物外兩不傷妙用玄玄
善周備兼中到叶路當風無中道莫守寒巖
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師神觀奇偉有威
重從兒稚中日祇一食自以先德付授之重
足不越限脇不至席年八十歎無可以繼者
遂作偈并皮履布直裰寄浮山遠禪師使爲
求法器偈曰楊廣山頭草憑君待價煇異苗
翻茂處涂密固靈根偈尾云得法者潛衆十
年方可闡揚遠拜而受之遂贊師像曰黑狗

十一

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馬火中
嘶師天聖五年七月十九陞座辭衆示寂塔
于本山

鼎州梁山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新羅附子蜀地當歸

澧州藥山利昱禪師上堂山河大地日月星
辰與諸上座同生三世諸佛與諸上座同叅
三藏聖教與諸上座同時還信得及麼若也
信得及陝府鐵牛吞却乾坤雖然如是被法
身礙却轉身不得須知有出身之路作麼生
是諸上座出身之路道道良久曰若道不得
永沉苦海珍重僧問格外之談乞師垂示師
曰要道也不難曰恁麼則萬仞碧潭許垂一
線也師曰大衆笑你

鼎州羅紋得珍山主僧問親切處乞師指示

師曰老僧元是廣南人

石門遠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契詮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
嗣阿誰師曰鳳嶺無私曲如今天下傳曰如
何是道吾境師曰溪花含玉露庭果落金臺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擁爐披古衲曝日枕
山根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玉上青
蠅曰見後如何師曰紅爐焰裏冰

懷安軍雲頂山鑿禪師僧問雪點紅爐請師
驗的師曰王婆煮餛飩曰爭奈即今何師曰猶
嫌少在

鄧州廣濟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騎牛
趁春草背却少年命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
曰烏龜啗黑豆曰磨後如何師曰庭柱挂燈
籠曰如何是修行師曰庭柱傷寒

果州青居山昇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
嗣阿誰師曰金雞啼石戶得意逐波清曰未
審是誰之子師曰謝汝就門罵詈

北禪感禪師法嗣

濠州南禪聰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冬月深林雨三春平地風問如何是大道根
源師曰雲興當午夜石虎叫連霄

青原下十世

太陽玄禪師法嗣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子七齡穎異
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歎
曰三祇塗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義若
貫珠嘗讀諸林菩薩偈至即心自性猛省曰
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游宗席時圓鑑禪
師居會聖巖一夕夢畜青色應為吉徵屆旦

師來鑑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邪師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巖今日如病得汗得十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怱怱我即便嘔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妙契付以太陽頂相皮履直綴囑曰代吾續其宗風無久滯此善宜護持遂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羣峰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卷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碾令依圓通秀禪師至彼無所叅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曰未可待與按過通即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呵

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爲通曰何不叅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由是道聲藉甚初住白雲次遷投子上堂召大眾曰若論此事如鸞鳳沖霄不留其迹羚羊挂角那覓乎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兔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須威音世外搖頭問答言陳仍玄路旁提爲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若凝眸不勞相見上堂宗乘若舉凡聖絕蹤樓閣門開別戶相見設使卷簾悟去豈免旁觀春遇桃華重增眼病所以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旣是不傳爲甚鐵牛走過新羅國裏遂喝曰達者須知

暗裏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
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傳底
事師曰全因准地月得照郢陽春曰恁麼則
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祇知荆玉異那辨楚王
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復曰更有問話者
麼如無彼此著便問和尚適來拈香祝延聖
壽且道當今年多少師曰月籠丹桂遠星拱
北辰高曰南山直聳齊天壽東海洪波比福
源師曰雙鳳朝金闕青松古韻高曰聖壽已
蒙師指示治化乾坤事若何師曰不如緘口
退却是報皇恩上堂默沉陰界語落深坑擬
著則天地懸殊棄之則千生萬劫洪波浩渺
白浪滔天鎮海明珠在誰收掌良久卓拄杖
曰百雜碎上堂孤村陋店莫挂瓶盂祖佛玄
關橫身直過早是蘇秦觸塞求路難回項主

臨江何逃困命諸禪德到這裏進則落於天
魔退則沈於鬼趣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諸
仁者作麼生得平穩去良久曰任從三尺雪
難壓寸靈松師作五位頌并序夫長天一色
星月何分大地無偏枯榮自異是以法無異
法何迷悟而可及心不自心假言象而提唱
其言也偏圓正到兼帶以通其法也不落是
非豈關萬象幽旨既融於水月宗源派混於
金河不墜虛疑回途復妙頌曰正中偏星河
橫轉月明前彩氣夜交天未曉隱裏俱彰暗
裏圓偏中正夜半天明羞自影朦朧霧色辨
何分混然不落秦時鏡正中來火裏金雞坐
鳳臺玄路倚空通脉上披雲鳥道出塵埃兼
中至雪仞籠身不回避天然猛將兩不傷暗
裏全施善周備兼中到解走之人不觸道一

般拈掇與君殊不答是非方始妙師示寂書
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
討投筆奄息聞維多靈異茲不盡具獲設利
五色同靈骨塔于寺北三峰庵

郢州興陽清剖禪師在太陽作園頭種瓜次
陽問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即今熟爛了也曰
揀甜底摘來師曰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
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
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住後
上堂西來大道理絕百非句裏投機全乖妙
旨不已而已有屈祖宗豈況怱怱有何所益
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
道大家商量僧問娑竭出海乾坤震觀面相
呈事若何師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
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師曰似鶻

提鳩君不信觸髅前驗始知真曰恁麼則又

手當曾退身三步也師曰須彌座下烏龜子

莫待重遭點額回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

師曰月照千江靜孤燈海底明鄭金部問和

尚甚麼時開堂師曰不歷僧祇數日月未生

前師臥疾次太陽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

辦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識

取箇泡幻作麼生師曰猶是這邊事陽曰那

邊事作麼生師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

陽笑曰乃爾惺惺邪師喝曰將謂我忘却竟

爾趨寂

十一

十六

南嶽福嚴審承禪師侍立太陽次陽曰有一
人徧身紅爛臥在荆棘林中周匝火圍若親
近得此人大敬擲開若親近不得時中以何
爲據師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陽曰你教伊

出來我要見伊師曰適來別無左右祇對和

尚陽曰官不容針師便禮拜師後至華嚴隆

隆曰冷如毛李相公特上山問如何是祖師

栗細如冰雪西來意師指庭前栢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

三答公欣然乃有頌曰出沒雲閑滿太虛元

來真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唯

栢一株

惠州羅浮山顯如禪師初到太陽陽問汝是

甚處人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千里陽

曰你與麼來還曾踏著麼曰不曾踏著陽曰

汝解騰空那曰不解騰空陽曰爭得到這裏

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陽曰汝得超方

三昧邪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

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

自護持住後僧問如何是羅浮境師曰突兀

揚十

十七

侵天際巍峩鎮海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頂上白雲散足下黑煙生

襄州白馬歸喜禪師初問太陽學人蒙昧乞

指箇入路陽曰得良久乃召師師應諾陽曰

與你箇入路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善犬帶牌問如龜藏六時

如何師曰布袋裏弓箭問不著佛求不著法

求當於何求師曰村人跪拜石師子曰意旨

如何師曰杜樹下設齋上堂急走即蹉過慢

行趁不上沒量大衲僧無計奈何有多口饒

舌底出來僧問一句即不問如何是半句師

曰投身擲下曰這箇是一句也師曰半句也

摸不著問如何是闌寂之門師曰莫闌莫闌

郢州太陽慧禪師僧問漢君七十二陣大霸

寰中和尚臨筵不施寸刃承誰恩力師曰杲

日當軒際森羅一樣觀曰恁麼則金烏疑秀
色玉兔瑞雲深師曰滴瀝無私旨通方一念
玄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麤布直裰重重
補日用鉏頭旋旋指曰向上客來如何祇待
師曰要用便用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出
東方日落西戶復示頌曰朝朝日出東方夜
夜日落西戶如今大宋官家盡是金枝玉樹
越州雲門山靈運寶印禪師上堂夜來雲雨
散長空月在森羅萬象中萬象靈光無內外
當明一句若爲通不見僧問大哥和尚云月
生雲際時如何大哥曰三箇孩兒抱花鼓莫
來攔我毬門路月生雲際是明甚麼邊事三
箇孩兒抱花鼓擬思即隔莫來攔我毬門路
須有出身處始得若無出身處也似黑牛臥
死水出身一句作麼生道不勞久立

卷十

十八

懷安軍雲頂海鵬禪師僧問如何是大疑底
人師曰畢鉢巖中面面相覷曰如何是不疑
底人師曰如是我聞須彌粉碎問祖意教意
是同是別師曰達磨逢梁武摩騰遇漢明
復州乾明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此問不虛問如何是東禪境師曰定水
不曾離舊岸紅塵爭敢入波來

梁山巖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善冀禪師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
師曰莫眼華問和尚幾時成佛師曰且莫壓
良爲賤曰爲甚麼不肯承當師曰好事不如
無師頌魯祖面壁曰魯祖三昧最省力纔見
僧來便面壁若是知心達道人不在揚眉便
相悉

道吾詮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契愚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
風嗣阿誰師曰杖鼓兩頭打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鎮州蘿蔔石含茶居士問法無
動搖時如何師曰你從潞府來士曰一步也
不曾驀師曰因甚得到這裏士曰和尚睡語
作麼師曰放你二十棒官人問無鄰可隔爲
甚麼不相見師曰怨阿誰師廊下行次見僧
以拄杖示之僧便近前接師便打

青原下十一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沂州崔氏子自幼
學辟穀隱伊陽山後遊京師籍名術臺寺試
法華得度謁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句如
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處也無子曰
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欲

進語子以拂子撼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
十棒也師即開悟再拜便行子曰且來闍黎
師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邪師即以手掩
耳後作典座子曰廚務勾當不易師曰不敢
子曰煮粥邪蒸飯邪師曰人工淘米著火行
者煮粥蒸飯子曰汝作甚麼師曰和尚慈悲
放他閑去一日侍投子遊菜園子度拄杖與
師師接得便隨行子曰理合恁麼師曰與和
尚提鞋挈杖也不爲分外子曰有同行在師
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問師早來說
話未盡師曰請和尚舉子曰卯生日戌生月
師即點燈來子曰汝上來下去總不徒然師
曰在和尚左右理合如此子曰奴兒婢子誰
家屋裏無師曰和尚年尊闕他不可子曰得
恁麼殷勤師曰報恩有分住後僧問胡家曲

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師吹唱師曰木雞啼夜半鐵鳳叫天明曰恁麼則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師曰無舌童兒能繼和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師曰禁取兩片皮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曰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問如何是曹洞家風師曰繩牀風雨爛方丈草來侵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足下已生草舉步落危坡上堂晝入祇陀之苑皓月當天夜登靈鷲之山太陽溢目烏鴉似雪孤鴈成羣鐵狗吠而凌霄泥牛鬪而入海正當恁麼時十方共聚彼我何分古佛場中祖師門下大家出一隻手接待往來知識諸仁者且道成得箇甚麼事良久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上堂纔陞此座已涉塵勞更乃疑眸自彰瑕玷別傳

一句勾賊破家不失本宗狐狸戀窟所以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爲增語到這裏回光返照撒手承當未免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上堂喚作一句已是埋沒宗風曲爲今時通途消耗所以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若也體用雙明如門扇兩開不得向兩扇上著意不見新豐老子道峰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直得功成不處電火難追擬議之間長途萬里上堂臘月三十日已前即不問臘月三十日主事作麼生諸仁者到這裏佛也爲你不得法也爲你不得祖師也爲你不得天下老和尚也爲你不得山僧也爲你不得閻羅老子也爲你不得直須盡却今時去若也盡却今時佛也不奈他何法也不奈他何祖師也不奈

他何天下老和尚也不奈他何山僧也不奈他何閻羅老子也不奈他何諸人且道如何是盡却今時底道理還會麼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問如何是道師曰無角泥牛犇夜欄上堂鐘鼓喧喧報未聞一聲驚起夢中人圓常靜應無餘事誰道觀音別有門良久曰還會麼休問補陀巖上客鶯聲啼斷海山雲上堂拈拄杖曰這裏薦得盡是諸佛建立邊事直饒東涌西沒卷舒自在也未夢見七佛已前消息須知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若識此人一生參學事畢驀召大眾曰更若凝眸不勞相見上堂良久曰青山常運步石女夜生兒便下座上堂假言唱道落在今時設使無舌人解語無脚人能行要且未能與那一人相應還會麼龍

吟徒側耳虎嘯謾沉吟問如何是兼帶之語師曰妙用全施該世界木人閑步火中來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衆人皆見曰未審見箇甚麼師曰東壁打西壁大觀初開封尹李孝壽奏師道行卓冠叢林宜有褒顯即賜紫方袍號定照禪師內臣持勅命至師謝恩竟乃陳已志出家時嘗有重誓不爲利名專誠學道用資九族苟渝願心當弃身命父母以此聽許今若不守本志竊冒寵光則佛法親盟背矣於是修表具辭復降旨京尹堅俾受之師確守不回以拒命坐罪奉旨下棘寺與從輕寺吏聞有司欲徒淄州有司曰有疾與免刑及吏問之師曰無疾曰何有灸瘢邪師曰昔者疾今日愈吏令思之師曰已悉厚意但妄非所安乃恬然就刑而行從之者如歸

市及抵淄川僦居學者愈親明年冬勅令自便庵於芙蓉湖心道俗川湊示衆曰夫出家者爲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故名出家豈可以等閑利養埋没平生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似眼中著屑況從無始以來不是不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翻頭作尾止於如此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聖教人祇要盡却今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擔拾橡粟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道者祇披紙玄泰上座祇著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臥祇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煮共

碼十

三三

餐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深恐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教古人爲住持體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作飯作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唯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辨道又況活計具足風景不疎華解笑鳥解啼木馬長鳴石牛善走天外之青山寡色耳畔之鳴泉無聲嶺上猿啼露濕中宵之月林間鶴唳風回清曉之松春風起時枯木龍吟秋葉周而寒林華散玉堦

鋪苔蘚之紋人面帶烟霞之色音塵寂爾消
 息宛然一味蕭條無可趣向山僧今日向諸
 人面前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陞堂
 入室拈槌豎拂東喝西棒張眉努目如癩病
 發相似不唯屈沈上座况亦辜負先聖你不
 見達磨西來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於
 立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磨不曾措
 了一詞二祖不曾問著一句還喚達磨作不
 為人得麼二祖做不求師得麼山僧每至說
 著古聖做處便覺無地容身慚愧後人軟弱
 又况百味珍羞遞相供養道我四事具足方
 可發心祇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
 也時光似箭深為可惜雖然如是更在他人
 從長相度山僧也強教你不得諸仁者還見
 古人偈麼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齏喫則從

明十

三五

君喫不喫任東西伏惟同道各自努力珍重
 政和七年冬賜額曰華嚴禪寺八年五月十
 四日索筆書偈付侍僧曰吾年七十六世緣
 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
 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移時乃逝

音釋

諱杜谷切 壅於用切 焯殊倫切 飛
獨痛怨也 去聲 塞也 屯火色也 番
與翻 犇博昆切 音 溜莊持切 音 溜 水出泰山萊蕪縣原
同 犇貢牛驚 音 溜 水出泰山萊蕪縣原
山又 瘡何間切 音 閒 小兒瘡病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八

石一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十一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山報恩禪師衛之黎陽劉氏子世

皆碩儒師未冠舉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

于朝乞謝簪紱爲僧上從其請遂遊心祖道

至投子未久即悟心要子曰汝再來人也宜

自護持辭謁諸名宿皆蒙印可丞相韓公纘

請開法於西京少林未幾大洪革律爲禪詔

師居之上堂五五二十五案山雷主山雨明

眼衲僧莫教錯舉僧問九鼎澄波即不問爲

祥爲瑞事如何師曰古今不墜曰這箇且拈

放一邊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曰

作家宗師師曰也不消得上堂如斯話會誰

是知音直饒向一句下千眼頓開端的有幾

箇是迷逢達磨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麼乃舉

手作捏勢曰達磨鼻孔在少林手裏若放開

去也從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欺胡謾漢若

不放過不消一捏有人要與祖師作主便請

出來與少林相見還有麼良久曰果然上堂

拈起拄杖曰昔日德山臨濟信手拈來便能

坐斷十方壁立千仞直得冰河焰起枯木花

芳諸人若也善能橫擔豎斲徧問諸方苟或

不然少林倒行此令去也擊禪牀一下僧問

一箭一羣即不問一箭一箇事如何師曰中

也曰還端的也無師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曰恁麼則石鞏猶在師曰非但一箇兩箇曰

好事不如無師曰穿却了也問三玄三要即

不問五位若臣事若何師曰非公境界曰恁

麼則石人拊掌木女呵呵師曰杓卜聽虛聲
熟睡鏡譚語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能得見
少林機師曰放過即不可隨後便打上堂橫
按拄杖曰便與麼休去已落二三更若切切
終成異見既到這裏又不可弓折箭盡去也
且衲僧家遠則能照近則能明乃拈起拄杖
曰穿却德山鼻孔換却臨濟眼睛掀翻大海
撥轉虛空且道三千里外誰是知音於斯明
得大似杲日照天苟或未明不免雲騰致雨
卓一下問祖師西來九年面壁最後一句請
師舉唱師曰面黑眼睛白師嘗設百問以問
學者其略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爲甚
麼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又作此○相曰
森羅萬象總在其中具眼禪人試請甄別上
堂拈拄杖曰看看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寒

靈峰與少室料掉不相干休論佛意祖意謾
謂言端語端鐵牛放去無蹤跡明月蘆花君
自看卓拄杖下座師素與無盡居士張公商
英友善無盡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曰清涼疏
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
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爲因能生萬物即
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爲因亦是邪
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
因若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
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
無欲以觀其妙石常有欲以觀其徵三無欲則常
有徵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
者妙萬物而爲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爲邪因撥去不

測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即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即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即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爲因一陰

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爲戲論虛無真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五陰一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唯心爲正宗蓋以心爲宗則諸見自亡

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即明指一心爲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爲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爲正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若真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沂州洞山雲禪師上堂秋風卷地夜雨翻空

石一

五

可中別有清涼箇裏更無熱惱是誰活計到者方知纔落見聞即居途路且道到家後如何任運獨行無伴侶不居正位不居偏長安福應文禪師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直下便承當錯認弓爲矢惺惺底築著磕著懵懂底和泥合水龜毛拂逼塞虛空兔角杖撐天拄地日射珊瑚林知心能幾幾擊禪牀下座

滁州龍蟠聖壽曇廣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楊廣山頭雲靄靄月華庵畔栢青青曰恁麼則投子嫡嗣太陽親孫也師曰未跨鐵牛棒如雨點曰今日已知端的師曰一任敲甌打瓦

青原下十二世

芙蓉楷禪師法嗣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劔州賈氏子弱冠爲僧
徹證於芙蓉之室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
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祇解指
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擘開宇
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
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
蘆花不似他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
句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祇
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觀來祇具
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
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上堂亭亭
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尚未圓六戶不曾知
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上堂寶月流輝澄灑
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
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

五

六

成底事直須去却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
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這裏還相委
悉麼良久曰常行不舉人間步披毛戴角混
塵泥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金菊
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師曰苗枯華謝了
無依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於洪山之南
東京淨因枯木法成禪師嘉興崇德人也上
堂燈籠忽爾笑哈哈如何露柱亦懷胎天明
生得白頭女至今游蕩不歸來這冤家好歸
來黃花與翠竹早晚爲誰栽上堂知有佛祖
向上事方有說話分諸禪德且道那箇是佛
祖向上事有箇人家兒子六根不具七識不
全是大闡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
天堂收不得地獄攝無門大衆還識此人麼
良久曰對面不仙陀睡多饒寐語上堂歸元

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但了歸元性何愁方便
門諸人要會歸元性麼露柱將來作木杓旁
人不肯任從伊要會方便門麼木杓將來作
露柱撐天拄地也相宜且道不落方便門一
句作麼生道三十年後莫教錯舉

二

七

洪州寶峰闍提惟照禪師簡州李氏子幼超
邁而惡俗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遠曰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即
趨成都師鹿苑清泰年十九剃染登具泰令
聽起信於大慈師輒歸臥泰詰之師曰既稱
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虛心游方謁芙
蓉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
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
難師自三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
之忽大悟歎曰是地非鼇山也邪比至沂芙

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數輩矣因留躬
耕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領招提遷甘露三
祖宣和壬寅詔補圓通棄去復居泐潭上堂
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
正覺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因沒見
識漢好龍頭蛇尾便下座上堂過去諸佛已
入涅槃了也汝等諸人不應追念未來諸佛
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想正當今日你
是何人叅上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
由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生拈拄杖
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丕把金針度與人上堂
太陽門下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
免舟橫江渚棹舉清波唱慶堯年和清平樂
如斯告報普請承當擬議之間白雲萬里上
堂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當

處出生隨處滅盡是活生受底規模大丈夫
漢直須處生死流臥荆棘林俯仰屈伸隨機
施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
門蕩然頓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
嶽立面前塞却古路上堂古人道墮肢體點
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正當恁麼時且道
是甚麼人刪詩書定禮樂還委恁麼禮云禮
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問承
師有言雲黯黯處獨秀峰挺出月朦朦裏泐
潭水光生豈不是寶峰境師曰若是寶峰境
憑君子細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看取令
行時曰祇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何
是和尚宗師曰須知雲外千峰上別有靈松
帶露寒雪下僧問祖師西來即不問時節因
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在眼中

猶不薦建炎二年正月七日示寂闍維得設
利如珠琲舌齒不壞塔于寺之西峰

襄州石門元易禪師潼川稅氏子上堂十方
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
歸大眾祇如聞見覺知未嘗有間作麼生說
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爲
之心空邪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
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爲之心空邪
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
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
實無爲無不爲天堂地獄長相隨三尺杖子
攢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
捉得循河三脚龜脫取殼鐵錐錐吉凶之兆
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爲
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騰騰隨分過

更嫌何處不風流，吐上堂皓月當空澄潭無。
影紫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霄
雲外石筍橫空，綠水波中泥牛駕浪懷胎玉。
兔曉過西岑，抱子金雞夜棲東嶺於斯明得。
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風，空王殿中聖凡絕
跡。且道作麼生，是夜明簾外事，還委悉麼。正
值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僧問古鏡
未磨時如何，師曰精靈皺眉曰磨後如何，師
曰波斯彈指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好事不出
門，紹興丁丑七月二十五日坐寂火後收設
利塔于學射山。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青州王氏子，幼以儒業
見知於司馬溫公，然事高尚而無意功名。一
旦落髮從芙蓉游，履踐精密契悟超絕。出世
住大乘崇寧間，詔居淨因上堂。祖師西來特

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悉向外馳求。投赤
水以尋珠，詣荆山而覓玉。殊不知從門入者，
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
唱體寂，無依念異，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
觸目家風，鳥道遼空，不妨舉步。金雞報曉，丹
鳳翱翔。玉樹花開，枯枝結子。祇有太陽門下，
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歷無影，
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注斗移西。

西京天寧禧誦禪師蔡州宋氏子，初住韶山。
次過天寧，丹霞上堂。韶山近日没巴鼻，眼裏
聞聲鼻嘗味。有時一覺到天明，不在牀上不

本一

十

落地大衆。且道在甚麼處，諸人於斯下得一
轉語，非唯救得韶山，亦乃不孤行脚。其或未
然，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岸夜塘水，問如
何。是君師曰：宇宙無雙，日乾坤祇一人。曰：如

何是臣師曰德分明主化道契物情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歸舜日盡節報堯天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玄眸凝不瞬妙體鑒旁來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帳符尊賤隔潛信往來通政和五年九月四日忽召主事令以楮囊分而爲四衆僧童行常住津送各一旣而復曰丹霞有箇公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底顧視左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未後句遂就寢右脇而化

長安天寧大用齊璉禪師上堂清虛之理佛祖同歸畢竟無身聖凡一體理則如是滿目森羅事作麼生纖塵絕際渠儂有眼豈在旁窺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若到恁麼田地始可隨機受用信手拈來妙應無方當風玄路直

五十一

十一

得金針錦縫線脚不彰玉殿寶階珠簾未卷
正當此時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古渡秋風寒
颯颯蘆花紅蓼滿江灣

潼川府梅山已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
師曰枯木樛花不犯春曰如何是法身向上
事師曰石女不粧眉

福州普賢善秀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
曰龍吟初夜後虎嘯五更前曰如何是偏中
正師曰輕煙籠皓月薄霧鎖寒巖曰如何是
正中來師曰松瘁何曾老花開滿未萌曰如
何是兼中至師曰猿啼音莫辨鶴唳響難明
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撥開雲外路脫去月
明前

襄州鹿門法燈禪師成都劉氏子依大慈寶
範爲僧俾聽華嚴得其要棄謁芙蓉蓉問曰

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於言下心跡泯然
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羣象迥出三乘不假
修養撫而印之開法鹿門僧問虛玄不犯寶
鑑光寒時如何師曰掘地深埋問如何是道
遙物外底人師曰徧身紅爛不可扶持

建昌軍資聖南禪師聖節上堂顧視左右曰
諸人還知麼夜明簾外之主萬化不渝瑠璃
殿上之尊四臣不昧端拱而治不令而行壽
逾百億須彌化洽大千沙界且道正恁麼時
如何行履野老不知黃屋貴六街慵聽靜隲
聲

瑞州洞山微禪師上堂日暖風和柳眼青水
消魚躍浪花生當鋒妙得空王印半夜崑崙
戴雪行僧問如何是默默相應底事師曰瘞
子喫苦瓜

五二

十二

太傅高世則居士字仲貽號無功初叅芙蓉
求指心要蓉令去其所重扣已而參一日忽
造微密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
自坦平照壑輝巖不借月庵頭別有一簾明

大洪恩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守遂禪師遂寧章氏子上堂召大
衆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踏踏翻鸚鵡洲慣向
高樓驟玉馬曾於急水打金毬然雖恁麼爭
奈有五色絲條繫手脚三鑄金鎖鎖咽喉直
饒鎚碎金鎖割斷絲條須知更有一重礙汝
在且道如何是那一重還會麼善吉維摩談
不到目蓮鷲子看如盲上堂舉李刺史問藥
山何姓山曰正是時李罔測乃問院主某甲
適來問長老何姓答道正是時的當是姓甚
麼主曰祇是姓韓山聞曰若六月對他便道

姓熟也又巖頭問講僧見說大德會教是否
曰不敢巖頭舉拳曰是甚麼教曰是權教頭
曰苦哉我若展脚問你不可道是脚教也師
曰奇怪二老宿有殺人刀有活人劍一轉語
似石上栽花一轉語似空中挂劍當時若無
後語達磨一宗掃土而盡諸人要見二老宿
麼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青原下十三世

丹霞淳禪師法嗣

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左綿雍氏子襁褓
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試法華
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沔
漢扣丹霞之室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
師擬對霞曰你鬧在且去一日登鉢孟峰豁
然契悟徑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

然拜之翌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
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
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你試舉
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瞞地師
便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浮汴直抵長蘆謁祖
照一語契投命為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照稱
疾退閑命師繼席學者如歸建炎末游四明
主補陀台之天封閩之雪峰詔住育王徙溫
州龍翔杭之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阜寧
崇先上堂我於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復箇
開口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
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自著便上堂久默斯
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款曲賣弄爭奈
未出母胎已被人覷破且道覷破箇甚麼瞞
雪峰不得上堂上孤峰頂過獨木橋驀直恁

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
戶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趁
涼般取一轉柴上堂道得第一句不被拄杖
子瞞識得拄杖子猶是途路中事作麼生是
到地頭一句上堂處處覓不得祇有一處不

五二

十四

覓自得且道是那_{五二}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上
堂口邊白醜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方知
有門裏事更須知有不出門底乃曰喚甚麼
作門僧問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還
端的也無師大笑曰我却疑著曰和尚為甚
麼却疑著師曰野花香滿路幽鳥不知春問
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曰石人行處不
同功曰向上事作麼生師曰妙在一漚前豈
容千聖眼僧禮拜師曰祇恐不恁麼師一日
入廚看煮麵次忽桶底脫眾皆失聲曰可惜

許師曰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麼却煩惱僧
曰和尚即得師曰灼然可惜許一桶麵問僧
你死後燒作灰撒却了向甚麼處去僧便喝
師曰好一喝祇是不得翻款僧又喝師曰公
案未圓更喝始得僧無語師打曰這死漢上

堂苔封古徑不墮虛凝霧鎖寒林肯彰風要
鉤針穩密孰云漁父棲巢祇麼承當自是平
常快活還有具透關眼底麼良久曰直饒開
早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上堂乍雨乍晴
乍寒乍熱山僧底箇山僧自知諸人底箇諸

五二

十五

人自說且道雪峰口除喫飯外要作甚麼問
僧瑠璃殿上玉女攢梭明甚麼邊事曰回互
不當機師曰還有斷續也無曰古今不曾問
師曰正當不曾問時如何僧珍重便出上堂
撼拄杖曰看看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雲

門大師即得雪峰則不然卓拄杖曰三千大千世界向甚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重梅雨秧苗爭見青上堂幻化空身即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上堂還有不被玄妙汙染底麼良久曰這一點傾四海水已是洗脫不下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白馬入蘆花上堂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流淵玄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光銚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曰雲蘿秀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荆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心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

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曰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師終于臯寧崇先塔于寺西華桐鳴謚悟空禪師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母夢五臺一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生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寂父宗道久叅佛陀遜禪師嘗指師謂其父曰此子道韻勝甚非塵埃中人苟出家必爲法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十八遊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及至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見深所器重一日聞僧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即詣丈室陳所悟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是甚麼物師曰是甚麼心行山曰汝悟處又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拋向後山

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曰錯山曰別見人始得師應喏喏即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言下釋然遂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你且去霞領大洪師掌牋記後命首衆得法者已數人四年過圓通時真歇初住長蘆遣僧邀至衆出迎見其衣烏穿弊且易之真歇俾侍者易以新履師却曰吾爲鞋來邪衆闔心服懇求說法居第一座六年出住泗州普照次補太平圓通能仁及長蘆天童屋廬湫隘師至創闢一新衲子爭集上堂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真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

得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倚曉笑指家風爛熳春上堂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撥轉瑠璃地上堂空劫有真宗聲前問已躬赤窮新活計清白舊家風的的三乘外寥寥一印中却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上堂今日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蘆不解說禪與諸人畫箇樣子祇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畫此○相曰祇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作麼生復畫此○相曰祇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智慧辯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東畫西入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此○相復曰若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白雲

投壑盡青嶂倚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
曰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鄺曰如
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女喚回三界夢
木人坐斷六門機乃曰句裏明宗則易宗中
辦的則難良久曰還會麼凍雞未報家林曉
隱隱行人過雪山僧問一絲不著時如何師
曰合同船子並頭行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
快刀快斧斫不入問布袋頭開時如何師曰
一任填溝塞壑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
何師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曰一步密
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師曰誕生就父
時合體無遺照曰理既如是事作麼生師曰
歷歷纔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曰恁麼
則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師曰透一切色超
一切心曰如理如事又作麼生師曰路逢死

五

十八

地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曰入市能長嘯
歸家著短衫師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
上堂諸禪德吞盡三世佛底人為甚麼開口
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為甚麼合眼不得許
多病痛與你一時拈却了也且作麼生得十
成通暢去還會麼擘開華嶽連天色放出黃
河到海聲師住持以來受無貪而施無厭歲
艱食竭已有及贍眾之餘賴全活者數萬日
常過午不食紹興丁丑九月謁郡僚及檀度
次謁越帥趙公令諷與之言別十月七日還
山翌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眾顧侍僧
索筆作書遺育王大慧禪師請主後事仍書
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
天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貌如生奉全軀塔
于東谷謚宏智塔名妙光

隨州大洪慧照慶預禪師上堂進一步踐他
國王水草退一步踏他祖父田園不進不退

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蕭騷晚籟
松釵短游漾春風柳線長上堂舉船子獨夾
山曰直須藏身處無蹤跡無蹤跡處莫藏身

五

十九

吾在藥山三十年祇明此事今時人爲甚麼
却造次丹山無彩鳳寶殿不留冠有時慙有
時癡非我途中爭得知

處州治平湧禪師上堂優游實際妙明家轉
步移身指落霞無限白雲猶不見夜乘明月
出蘆花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天封子歸禪師上堂卓拄杖一下召大
衆曰八萬四千法門八字打開了也見得麼
金鳳夜棲無影樹峰巒纒露海雲遮

太平州吉祥法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久旱無甘雨田中稻穗枯曰意旨
如何師曰今年米價貴容易莫嫌麤

台州護國守昌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三十
六旬之開始七十二候之起元萬邦迎和氣
之時東帝布生成之令直得天垂瑞彩地擁
貞祥微微細雨洗寒空淡淡春光籠野色可
謂應時納祐慶無不宜盡大地人皆添一歲
敢問諸人且道那一人年多少良久曰千歲
老兒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

鄧州丹霞普月禪師上堂威音已前誰當辦
的然燈已後孰是知音直饒那畔承當未免
打作兩橛縱向這邊行履也應未得十全良
由杜口吽耶已是天機漏洩任使掩室摩竭
終須縫罅離披休云體露真常直是純清絕

點說甚皮膚脫落自然獨運孤明雖然似此
新鮮未稱衲僧意氣直得五眼齊開三光洞
啟從此竿頭絲線自然不犯波瀾須明轉位
回機方解入廩垂手所以道任使板齒生毛
莫教眼睛顧著認著則空花繚亂言之則語
路參差五既然如是敢問諸人不犯鋒銚一句
作麼生道良久曰半夜烏龜眼豁開萬象曉
來都一色

東京妙慧尼慧光淨智禪師上堂舉趙州勘
婆話乃曰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光覆地分
明勘破歸來無限平人瞌睡

寶峰照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青谷真際德止禪師金紫徐閔中
之季子也世居歷陽師雙瞳紺碧神光射人
十歲未知書多喜睡其父目爲懵然子暨成

童強記過人學文有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四
句偈已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即傍所
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將
漕西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曰不因言
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
枕忽然這裏已天明每嘯歌自若衆莫測之
乃力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師曰某方
將脫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刺頭於利名中邪
請移授從兄珏遂祝髮受具未數載名振京
師宣和三年春徽宗皇帝賜號真際俾居圓
通上堂山僧二十年五前兩目皆盲了無所覩
唯是聞人說道青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
大千世界無有不徧之處籌策萬端終不能
見二十年後眼光漸開又值天色連陰濃雲
亂湧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

處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箇窠臼正
如是間忽遇著箇多知漢問道莫是要見日
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却徵他道那
裏是高山頂上他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
好箇端的消息還會麼長連牀上佛陀耶上
堂昨夜黃面瞿曇將三千大千世界來一口
吞盡如人飲湯水蹤跡不留應時消散當爾
時諸大菩薩聲聞羅漢及與一切衆生盡皆
不覺不知唯有文殊普賢瞥然覩見雖然得
見渺渺茫茫恰似向大洋海裏頭出頭沒諸
人且道是甚麼消息若也檢點得破許他頂
門上具一隻眼示寂閣維煙氣所及悉成設
利塔司空山分窠疊石原
台州真如道會禪師上堂空劫中事自肯承
當日用全彰有何滲漏正好歸家穩坐任他

雪覆青山不留元字挂懷誰顧波翻水面且
道正不立玄偏不附物一句如何舉似機絲
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興國軍智通大死翁景深禪師台州王氏子
自幼不羣年十八依廣度院德芝披剃始謁
淨慈象禪師一日聞象曰思而知慮而解皆
鬼家活計與不自過遂往寶峰求入室峰曰
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玄路不涉
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
由分師聞頓領厥旨峰擊鼓告衆曰深得闢
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
改元開法智通上堂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
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羶羊絕迹
蒼梧月鑲丹鳳不棲所以道藏身處沒蹤跡
沒蹤跡處莫藏身若能如是去住無依了無

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忘
觸處玄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黑面老婆
披白練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頭翁子著
皂衫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屎裏翻筋斗曰
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雪刃籠身不自傷曰如
何是兼中到師曰崑崙夜裏行曰向上還有
事也無師曰捉得烏龜喚作籠曰乞師再垂
方便師曰入山逢虎臥出谷鬼來牽曰何得
干戈相待師曰三兩綫一斤麻紹興初歸住
寶藏巖以事民其服壬申二月示微恙乃曰
世緣盡矣三月十三爲衆小參仍說偈曰不
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紅焰千足萬足雖然
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斂目而逝
衡州華藥智明禪師四明黃氏子依寶峰有
年無省因爲衆持鉢峰自題其像曰雨洗淡

石一

三三

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
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噫你是何人至焦山枯
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
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
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祇作境會師即契悟蘿湖
野錄云成指以問師曰汝會麼師曰不會成
曰汝記得法燈擬寒山否師遂誦至誰人知
此意令我憶南泉於憶字處成遽乃曰元來
以手掩師口曰住住師豁然有省
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應喏紹興初出住
華藥葵之天寧後遷清涼上堂海風吹夢嶺
猿啼月敢問諸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無影
樹下任遨遊其或未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徹
後退居明之瑞巖建康再以清涼挽之明守
亦勉其行師不從作偈送使者曰相煩專使
入煙霞灰冷無湯不點茶寄語甬東賢太守

難教枯木再生花未幾而終

石門易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齊禪師福州陳氏子二十八辭父兄從雲蓋智禪師出家執事首座座一日秉拂罷師問曰某聞首座所說莫曉其義伏望慈悲指示座諄諄誘之使究無著說這箇法踰兩日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這箇親十方刹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真理大地何曾見一人座駭然因語智得度徧扣諸方後至石門深蒙器可出住青原僅一紀示寂日說偈遺衆曰昨夜三更過急灘灘頭雲霧黑漫漫一條拄杖爲知己擊碎千關與萬關越州天衣法聰禪師上堂幽室寒燈不假挑虛空明月徹雲霄要知日用常無間烈焰光中發異苗因裝普賢大士開光明次師登梯

五二

五二

秉筆顧大衆曰道得即爲下筆衆無對師召侍者與老僧牢扶梯子遂點之

遂寧府香山尼佛通禪師因誦蓮經有省往見石門乃曰成都喫不得也遂寧喫不得也門拈拄杖打出通忽悟曰榮者自榮謝者自謝秋露春風好不著便門拂袖歸方丈師亦不顧而出由此道俗景從得法者衆

淨因覺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真懿慧蘭禪師上堂達磨大師九年面壁未開口已前不妨令人疑著却被神光座主一覷脚手忙亂便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當時若有箇漢腦後有照破古今底眼目手中有截斷虛空底鉗鎚纔見恁麼道便與鷲窟拈住問他道一華五葉且拈放一邊作麼生是你

傳底法待伊開口便與掀倒禪牀直饒達磨
全機也倒退三千里免見千古之下負累兒
孫華嚴今日豈可徒然非唯重整顏綱且要
爲諸人雪屈遂拈拄杖橫按召大衆曰達磨
大師向甚處去也擲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
曰靈山會上喚作拈花少室峰前名爲得髓
從上古德祇可傍觀末代宗師盡皆拱手華
嚴今日不可逐浪隨波擬向萬仞峰前點出
普天春色會麼觸醜無喜識枯木有龍吟

天寧誦禪師法嗣

西京熊耳慈禪師上堂般若無知應緣而照
山僧今日撒屎撒尿這邊放那邊扃東山西
嶺笑呵呵幸然一片清涼地剛被熊峰染汗
他染汗他莫啾唧泥牛木馬盡呵叱過犯彌
天且莫論再得清明又何日還會麼來年更

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大洪遂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慶顯禪師僧問須菩提巖中宴坐
帝釋雨華和尚新據洪峰有何祥瑞師曰鐵
牛耕破扶桑國迸出金烏照海門曰未審是
何宗旨師曰熨斗煎茶銚不同

大洪智禪師法嗣

越州天章樞禪師上堂召大衆曰春將至歲
已暮思量古往今來祇是箇般調度凝眸昔
日家風下足舊時岐路勸君休莫莽鹵貶上
眉毛須薦取東村王老笑呵呵此道今人棄
如土

音釋

紘分勿切音弗紘也 譫之廉切音詹多言也 徼吉甲切音徼循也一曰徼

妙 沂魚衣切音
 澹水名 誦奔諤切音
 誼 下懇切音很 闕 胡盲切音
 不聽從也 玄闕門也
 鑿 須鏡杜切音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九

五二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十四世

長蘆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宗珏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

五二

字街頭休斫額上堂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

契不可以意到真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

斂氛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

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離

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

真州長蘆妙覺慧悟禪師上堂盡大地是箇

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雪峰老漢抑逼人作

麼既到這裏爲甚麼鼻孔在別人手裏良久

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撓僧問鴈過長空

影沈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沈影之心還

端的也無師曰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曰

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鴈過長空聲僧擬議

師曰靈利衲子

福州龜山義初禪師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

說釋迦老子寐語作麼我今爲汝保任斯事

終不虛也大似壓良爲賤既不恁麼畢竟如

何白雲籠嶽頂翠色轉崔嵬

建康保寧興譽禪師上堂步入道場影涵宗

鑑粲粲星羅齊夜英英花吐春時木人密運

化機絲毫不爽石女全提空印文彩未彰且

道不一不異無去無來合作麼生體悉的的

縱橫皆妙用阿儂元不異中來

真州北山法通禪師上堂吞盡三世底爲甚

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爲甚麼開眼不

得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金針雙鑷備叶露

隱全該僧問斷言語絕思惟處乞師指示師
曰滴水不入石

天童覺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聞庵嗣宗禪師徽州陳氏子幼業
經圓具依妙懣慧禪師詰問次釋然契悟慧

五二

二

以麈尾拂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
出住普照善權翠巖雪竇上堂人人有箇鼻
孔唯有善權無鼻孔為甚麼無二十年前被
人掣落了也人人有兩箇眼睛唯有善權無
眼睛為甚麼無被人木榵子換了也人人有
箇髑髏唯有善權無髑髏為甚麼無借人作
屎杓了也遂召大眾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
髑髏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麼若也不識是諸
人埋沒善權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澗底泥牛
金貼面山頭石女著真紅繫驢鞍上生芝草

不是雲霧香爐峰上堂翠巖不是不說祇為
無箇時節今朝快便難逢一句為君剖決露
柱本是木頭秤錘祇是生鐵諸人若到諸方
莫道山僧饒舌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
曰沒却你鼻孔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穿著你

眼睛曰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烏豆問如何是

君師曰磨礮三尺劍待斬不平人曰如何是

臣師曰白雲閑不徹流水太忙生曰如何是

君臣道合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問如何

是正中偏師曰菱花未照前曰如何是偏中

五二

三

正師曰團團無少剩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
徧界絕纖埃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齧鐵功
前戲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十道不通耗問
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撒手無依全體現扁
舟漁父宿蘆花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半

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
功位齊彰師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
絕點埃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泥牛飲盡
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師終于本山塔全
身寺之西南隅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陝府栢氏子壯於西京
聖果寺祝髮習華嚴棄謁南陽謹次參大洪
智踰十年無所證後於宏智言下豁然出居
善權次遷金粟上堂明月高懸未照前雪眉
人凭玉欄干夜深雨過風雷息客散雲棲酒
椀乾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蛇入草飛
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
杭州淨慈自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幼依
澄照道凝染削進具甫二十扣真歇於長蘆
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

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
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
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
顏如玉却歎回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
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爲室中真子紹
興丁巳開法補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
三年勅補淨慈上堂朔風凜凜掃寒林葉落
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窓虛映芥
投針本成現莫他尋性地閑閑耀古今戶外
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上堂釋迦老
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
被人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
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
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
去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上堂

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須計較
作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
此是叢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麼野老不知
堯舜力皦皦打鼓祭江神上堂谷之神樞之
要裏許旁參回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閑月雖
晦而彌照賓主交參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
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僧問如何是正中偏
師曰昨夜三更星滿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
曰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曰如何是正中
來師曰莫謂鯢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來
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應無跡用無痕曰如
何是兼中到師曰石人衫子破大地没人縫
上堂皮膚脱落絕方隅明了身心一物無妙
入道寰深靜處玉人端馭白牛車妙明田地
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證方知白雲兒靈靈

五二

五

自照青山父卓卓常存機分頂後光智契劫
前眼所以道新豐路兮峻仍敲新豐洞兮湛
然沃登者登兮不動搖游者游兮莫忽速亭
堂雖有到人稀林泉不長尋常木諸櫛德向
上一著尊貴難明瑠璃殿上不稱尊翡翠簾
前還合伴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真宗不墜合
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
市鄜上堂舉傳大士法身頌云空手把鋤頭
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雲門
大師道諸人東來西來南來北來各各騎一
頭水牯牛來然雖如是千頭萬頭祇要識取
這一頭師曰雲門尋常乾爆爆地錐劄不入
到這裏也解拖泥帶水諸人祇今要見這一
頭麼天色稍寒各自歸堂上堂舉風幡話師
曰風幡動處著得箇眼却是上座風幡動處

失却箇眼即是風幡其或未然不是風幡不
是心衲僧徒自強錐針巖房雨過昏煙淨臥
聽涼風生竹林七年秋退歸雪竇十年仲冬
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窆全身於明覺塔
右

明州瑞巖石憲法恭禪師郡之奉化林氏子
於棲真院下髮受具往延慶講下一夕誦法
華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樓
欄葉聲忽然有省弃依天童始明大旨凡當
世弘法者悉往咨決出住能仁光孝瑞巖上
堂春風楊柳眉春禽弄百舌一片祖師心兩
處俱漏泄不動步還家習漏頓消滅暗投玉
線芒躋貫金針穴深固實幽遠無人孰辨別
慚愧可憐生頭頭皆合轍不念阿彌陀南無
乾屎橛無智癡人前第一不得說上堂見得

石二

六

微用時親相逢盡是箇中人望空雨寶休誇
富無地容錐未是貧踏著秤鎚硬似鐵八兩
元來是半斤上堂舉世尊生下指天指地公
案頌曰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
不得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襄州石門清涼法真禪師劔門人也上堂柳
色含煙春光迴秀一峰孤峻萬卉爭芳白雲
淡泞已無心滿目青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
溪寒雪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清似鏡
賓中有主拄杖橫挑日月輪主中有賓踏破
草鞋赤脚走直得賓主互顯殺活自由理事
渾融正偏不滯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且
道如何委悉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
帝鄉

明州光孝了堂思徹禪師上堂羊頭車子推

明月沒底船兒載曉風一句頓超情量外道
無南北與西東所以却前消息非口耳之所
傳格外真規豈思量之能解須知佛佛祖祖
了無一法爲人子子孫孫直下全身荷負既
已萬機寢削自然一糝不留湛湛之波碧水

五二

七

冷涵於秋色靈靈之照齋天淨洗於水輪宛
轉旁參叶通兼帶夢手推開玉戶翻身撥動
機輪正令纔行又見一陽萌動化工密運俄
驚三世變遷雖則默爾無言爭奈熾然常說
無遷無變今朝拈置一邊有故有新且道如
何話會諸人還委悉麼羣陰消剝盡來日是
書雲

隨州大洪法爲禪師天台鮑氏子上堂法身
無相不可以音聲求妙道亡言豈可以文字
會縱使超佛越祖猶落階梯直饒說妙談玄

終挂唇齒須是功勳不犯形跡不留枯木寒
巖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手
入鄜轉身異類不見道無漏國中留不住却
來煙塢臥寒沙

真州長蘆琳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其宗也離
心意識其旨也超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
類不見差殊超去來今故盡十方更無滲漏
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向朕兆未生已前用
在功勳不犯之處平常活計不用躊躕擬議
之間即沒交涉

大洪預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上堂一切聲是佛聲簷
前雨滴響泠泠一切色是佛色覲面相呈諱
不得便恁麼若爲明碧天雲外月華清
福州雪峰慧深首座示衆未得入頭應切切

入頭已得須教徹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無
無無問歇大洪聞之乃曰深兄說禪若此惜
福緣不勝耳一日普說罷揮偈辭衆以筆一
拍而化

天封歸禪師法嗣

五二

江州東林通理禪師上堂峰頭駕鐵船三更
日輪杲心閑不自明落葉知誰掃等閑摘箇
鄭州梨放手元是青州棗

天衣聰禪師法嗣

蘇州慧日法安禪師本郡人僧問如何是和
尚爲人一句師曰狗走抖擻口曰意旨如何
師曰猴愁樓擻頭

溫州護國欽禪師上堂有句無句明來暗去
活捉生擒捷書露布如藤倚樹物以類聚海
外人參蜀中綿附樹倒藤枯切忌名模句歸

何處噓噓噓呵呵大笑破鏡不照大地茫
茫一任跣跳

無爲軍吉祥元實禪師高郵人自到天衣蚤
夜精勤脇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衆衣擯之
中夜宿田里覩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趨方丈
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師曰我
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謂侍僧曰這漢却
有箇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
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實上座師於是
密契與旨述偈曰一位纒彰五位分君臣叶
五二
處紫雲屯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
尊衣稱善後住吉祥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久侍天衣無所契衣吐
之師忘寢食者月餘一夕聞巡更鈴聲忽猛
省曰住住一聲直透青霄路寒潭月皎有誰

知泥牛觸折珊瑚樹衣聞命職藏司住後凡
有所問以拂子作搖鈴勢

青原下十五世

天童珽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智鑒禪師涪州吳氏子兒時母與
洗手瘍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
恃怙依真歇於長蘆大休首衆即器之後遯
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開悟求證於延壽然
復見大休住後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
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雪竇宗禪師法嗣

泰州廣福微庵道勤禪師本郡俞氏子上堂
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同安曰金雞
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
將何祇待同安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

後鳳銜來師曰廣福即不然有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祇向他道翠竹叢邊歌款乃碧巖深
處臥煙蘿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沒底籃兒盛
皓月無心盃子貯清風

善權智禪師法嗣

越州超化藻禪師開爐上堂雪滿寒窓燒盡
丹霞木佛冰交野渡凍殺陝府鐵牛直得寒
灰發燄片雪不留任運縱橫現成受用諸禪
德要會麼衲帔蒙頭坐冷煖了無知

青原下十六世

雪峰存禪師法嗣

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嘉興人也姓
張氏幼依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敏質生知
慧辯天縱及長落髮稟具於毗陵壇侍澄數
年探窮律部以已事未明往叅睦州州纔見

來便閉却門師乃扣門州曰誰師曰某甲州
曰作甚麼師曰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
一見便閉却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
州開門師乃撥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
州便推出曰秦時轆轤鑽遂掩門損師一足
師從此悟入州指見雪峰師到雪峰莊見一
僧迺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
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道是別人
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衆
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頂上鐵枷何
不脫却其僧一依師教雪峰見這僧與麼道
便下座攔臂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峰拓
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峰曰侍者將
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
教某甲來道峰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人

五二

五二

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峰峰纔見便曰因甚
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温研積
稔密以宗印授焉師出嶺徧謁諸方覈窮殊
軌鋒辯險絕世所盛聞後抵靈樹冥符知聖
禪師接首座之說初知聖住靈樹二十年不
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
首座行脚也一日令擊鐘三門外接首座衆
出迓師果至直請入首座寮解包人天眼目
見靈樹章後廣主命師出世靈樹開堂日主親臨曰弟
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法眼別云不
可無益於人師乃
曰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前
作一場狼籍忽遇明眼人見成一場笑具如
今避不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甚事欠
少甚麼向你道無事已是相埋沒也雖然如
是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越口快亂問自

已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
根思遲回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觀西觀看
是箇甚麼道理你欲得會麼都緣是你自家
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
心問佛問法問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
涉擬心即差况復有言有句莫是不擬心是
麼莫錯會好更有甚麼事珍重上堂我事不
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
也更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
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
甚麼休歇時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
教豈是無言語因甚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
學解機智得祇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
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
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

五二

十二

能燒口終日說事未嘗挂著唇齒未嘗道著
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挂一
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是實得
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
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時有僧
問如何是一句師曰舉上堂三乘十二分教
橫說豎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拈
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恁麼道早是作死馬
醫雖然如此且有幾箇到此境界不敢望汝
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伏
惟尚饗僧來叅師乃拈起袈裟曰汝若道得
落我袈裟圈積裏汝若道不得又在鬼窟裏
坐作麼生自代曰某甲無氣力師一日打椎
曰妙喜世界百雜碎拓鉢向湖南城裏喫粥
飯去來上堂諸兄弟盡是諸方叅尋知識決

擇生死到處豈無尊宿垂慈方便之詞還有透不得底句麼出來舉看待老漢與你大家商量有麼有麼時有僧出擬伸問次師曰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便下座舉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師在文德殿赴齋有鞠常侍問靈樹果子熟也未師曰甚麼年中得信道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山河大地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釋迦老子在西天六殊菩薩居東土問如何是雲門山師曰庾峰定穴問如何是大修行人師曰一棹在手上堂因聞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濶爲甚麼鐘聲披七條問一生積惡不知善一生積善不

石三

十三

知惡此意如何師曰燭問如何是和尚非時爲人一句師曰早朝牽犁晚間拽杷舉雪峰云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師曰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上堂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汝頭上也直饒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剗肉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是實到這箇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虛却須退步向自己根脚下推尋看是箇甚麼道理實無絲毫許與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况汝等各各當人有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汝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擔鉢囊千鄉萬里受屈作麼且汝諸人有甚麼不足處大丈夫漢阿誰無分獨自承當得猶不著便不可受人

欺謾取人處分纔見老和尚開口便好把特
石鷲口塞便是屎上青蠅相似鬪唆將去三
箇五箇聚頭商量苦屈兄弟古德一期爲汝
諸人不奈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入
路知是般事拈放一邊自著些子筋骨豈不

五二

十四

是有少許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
不保入息更有甚麼身心別處開用切須在
意珍重上堂盡乾坤一時將來著汝眼睫上
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把老
漢打一擱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甚
麼道理直饒你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
好槌折脚若是箇人聞說道甚麼處有老宿
出世便好驀面唾汚我耳目汝若不是箇手
脚纔聞人舉便承當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不
看他德山和尚纔見僧入門拽杖便赴睦州

和尚纔見僧入門來便云見成公案放汝三
十棒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掠虛漢
食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骨董到處馳騁驢
唇馬鬣誇我解問十轉五轉話饒你從朝問
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見麼甚麼處是與人
著力處似這般底有人屈衲僧齋也道得飯
喫有甚堪共語處他日閻羅王面前不取汝
口解說諸兄弟若是得底人他家依衆遣日
若也未得切莫容易過時大須子細古人大
有葛藤相爲處祇如雪峰道盡大地是汝自
已夾山道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
天子洛浦云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
子全身總是汝把取翻覆思量看日久歲深
自然有箇入路此事無汝替代處莫非各在
當人分上老和尚出世祇爲汝證明汝若有

五三

十五

少許來由亦昧汝不得若實未得方便撥汝
即不可兄弟一等是踏破草鞋拋却師長父
母行脚直須著些子精彩始得若未有箇入
頭處遇著本色齧猪狗手脚不惜性命入泥
入水相爲有可敲嚼眨上眉毛高挂鉢囊拗
折拄杖十年二十年辦取徹頭莫愁不成辦
直是今生不得徹頭來生亦不失人身向此
門中亦乃省力不虛孤負平生亦不孤負師
長父母十方施主直須在意莫空遊州獵縣
橫擔拄杖一千里二千里走這邊經冬那邊
過夏好山好水堪取性多齋供易得衣鉢苦
屈苦屈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如此行脚
有甚麼利益信心檀越把菜粒米作麼生消
得直須自看無人替代時不待人忽然一日
眼光落地到前頭將甚麼抵擬莫一似落湯

螃蟹手脚忙亂無汝掠虛說大話處莫將等
閑空過時光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
莫據目前俗人尚道朝聞道夕死可矣況我
沙門合履踐箇甚麼事大須努力珍重僧問
靈樹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樹默然遷化後門
人立行狀碑欲入此語問師曰先師默然處
如何上碑師對曰師上堂佛法也太煞有祇
是舌頭短良久曰長也普請般柴次師遂拈
一片拋下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見僧量米
次問米籬裏有多少達磨眼睛僧無對師代
曰斗量不盡上堂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
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曰
廚庫三門又曰好事不如無示衆古德道藥
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你自己乃曰遇
賤即貴僧曰乞師指示師拍手一下拈拄杖

曰接取拄杖子僧接得拗作兩橛師曰直饒
恁麼也好與三十棒上堂一言纔舉千車同
轍該括微塵猶是化門之說若是衲僧合作
麼生若將佛意祖意這裏商量曹谿一路平
沈還有人道得麼道得底出來僧問如何是
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餠餅曰這裏有甚麼交
涉師曰灼然有甚麼交涉乃曰汝等諸人沒
可作了見人道著祖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
汝且換甚麼作佛喚甚麼作祖且說超佛越
祖底道理看箇出三界汝把將三界來看
有甚麼見聞覺知隔礙著汝有甚麼聲塵色
法與汝可了了箇甚麼梳以那箇爲差殊之
見他古聖不奈何橫身爲物道箇舉體全真
物物覲體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甚麼事
早是相埋沒了也汝若實未有入頭處且獨

五二

十七

自叅詳除却著衣喫飯屙屎送尿更有甚麼
事無端起得如許多般妄想作甚麼更有一
般底如等閑相似聚頭學得箇古人話路識
性記持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了也祇管說
葛藤取性過時更嫌不稱意千鄉萬里拋却
父母師長作這去就這般打野裡漢有甚麼
死急行脚去以拄杖趁下上堂故知時運澆
漓代千像季近日師僧北去言禮文殊南去
謂遊衡嶽恁麼行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
哉苦哉問著黑漆相似祇管取性過時設有
三箇兩箇狂學多聞記持話路到處覓相似
語句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業他日聞
羅王釘釘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
後學直須擺動精神莫空記人說處多虛不
如少實向後祇是自賺有甚麼事近前上堂

衆集師以拄杖指面前曰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裏許爭佛法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看僧曰請和尚諫師曰這野狐精上堂拈拄杖曰天親菩薩無端變作一條柳栗杖乃畫一畫曰塵沙諸佛盡在這裏葛藤便下座上堂我看汝諸人二三機中尚不能搆得空披衲衣何益汝還會麼我與汝註破久後到諸方若見老宿舉一指豎一拂子云是禪是道拽拄杖打破頭便行若不如此盡落天魔眷屬壞滅吾宗汝若實不會且向葛藤社裏看我尋常向汝道微塵刹土中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拄杖頭上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方一任縱橫汝還會麼若不會且莫掠虛然雖如此且諦當實見也未直饒到此田地也

五三

六

未夢見衲僧沙彌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慕拈拄杖畫一畫曰總在這裏又畫一畫曰總從這裏出去也珍重師一日以手入木師子口叫曰殺殺我也相救歸宗柔代云和尚出手太殺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起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餠放下手曰元來祇是饅頭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生自代曰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示衆曰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向來衆無對自代曰日日是好日上堂拈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青問新到甚處人曰

新羅師曰將甚麼過海曰草賊大敗師引手
曰爲甚麼在我這裏曰恰是師曰一任踣跳
僧無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家家
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唧螻吞大蟲
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臘月二十五日唱
者如何師曰且緩緩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
師曰山河走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天
地黑問從上來事請師提綱師曰朝看東南
暮看西北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東家點
燈西家暗坐問十二時中如何即得不空過
師曰向甚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
舉師曰將筆硯來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
曰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問如何是
學人自己師曰遊山玩水曰如何是和尚自
己師曰賴遇維那不在問一口吞盡時如何

師曰我在你肚裏曰和尚爲甚麼在學人肚
裏師曰還我話頭來問如何是道師曰去曰
學人不會請師道師曰闍黎公驗分明何在
重判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我
生死來問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如何得出家
師曰淺曰學人不會師曰深問如何是學人
自己師曰怕我不知問萬機喪盡時如何師
曰與我拈佛殿來與汝商量曰豈關他事師
喝曰這掠虛漢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體
露金風問如何是佛師曰乾屎橛問如何是
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上行問古人面壁
意旨如何師曰念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日裏看山師問僧近離甚麼處曰南嶽
師曰我不曾與人葛藤近前來僧近前師曰
去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讀書人來

報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久雨不晴又曰粥飯氣
問承古有言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有向上
關楔子如何是向上關楔子師曰東山西嶺
青問如何是端坐念實相師曰河裏失錢河
裏攏上堂函蓋乾坤目機銖兩不涉世緣作
麼生承當衆無對自代曰一鏃破三關僧問
如何是雲門劍師曰祖問如何是玄中的師
曰徑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豁又曰背問如
何是正法眼師曰普問如何是啞啄機師曰
響問如何是雲門一路師曰親問殺父殺母
向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師曰
露問鑿壁偷光時如何師曰恰問三身中那
身說法師曰要問承古有言了即業障本來
空未了應須償宿債未審二祖是了未了師

曰確師垂語曰會佛法如河沙百草頭上道
將一句來自代云俱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
師曰對一說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
如何師曰倒一說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
曰向上與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曰請
和尚鑒師曰鑒即且置作麼生會法身曰與
麼與麼師曰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且
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師問嶺中順
維那古人豎起拂子放下拂子意旨如何順
曰拂前見拂後見師曰如是如是師後却舉
問僧汝道當初諾伊不諾伊僧無對師曰可
知禮也問僧甚處來曰禮塔來師曰謔我曰
實禮塔來師曰五戒也不持師嘗舉馬大師
道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這箇爲主乃曰好
語祇是無人問我時有僧問如何是提婆宗

師曰西天九十六種你是最下種問僧近離甚處曰西禪師曰西禪近日有何言句僧展兩手師打一掌僧曰某甲話在師却展兩手僧無語師又打師舉臨濟三句語問塔主祇如塔中和尚得第幾句主無對師曰你問我主便問師曰不快即道主曰作麼生是不快即道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直歲甚處去來曰刈茆來師曰刈得幾箇祖師曰三百箇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又作麼生歲無語師便打僧問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問作麼生祇對師曰大衆退後曰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還我九十日飯錢來有講僧叅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召問是_五你道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

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已後失却在僧經旬日復來師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然失目上堂諸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曰與我拈案山來僧便問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師曰三門爲甚麼騎佛殿從這裏過曰恁麼則不妄想去也師曰還我話頭來上堂你若不相當且覓箇入頭處微塵諸佛在你舌頭上五三藏聖教在你脚跟底不如悟去好還有悟得底麼出來對衆道看示衆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以拄杖畫云百雜碎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示衆真空不壞有真空不異色僧便問作麼

生是真空師曰還聞鐘聲麼曰此是鐘聲師曰驢年夢見麼上堂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者是好手時有僧出曰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曰蘇嚕蘇嚕瑫長老舉菩薩手中赤幡問師作麼生師曰你是無禮漢瑫曰作麼生無禮師曰是你外道奴也作不得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師有偈曰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大箇措示衆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有僧問如何是大用現前師拈起拄杖高聲唱曰釋迦老子來也上堂要識祖師麼以拄杖指曰祖師在你頭上踔跳要

五三

五三

識祖師眼睛麼在你脚跟下又曰這箇是祭鬼神茶飯雖然如此鬼神也無厭足示衆一人因說得悟一人因喚得悟一人聞舉便回去你道便回去意作麼生復曰也好與三十棒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問僧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曰是師曰話墮也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六不收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花藥欄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金毛師子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

裏飯桶裏水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曰裂破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面南看北斗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掃地撥水相公來師到天童童曰你還定當得麼師曰和尚道甚麼童曰不會則目前包裹師曰會則目前包裹師到曹山見示衆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却令他不疑去師問密密處爲甚麼不知有山曰祇爲密密所以不知有師曰此人如何親近山曰莫向密密處親近師曰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山曰始解親近師應喏喏師到鵝湖聞上堂曰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明明得知有去處尚乃浮逼逼地師下問首座適來和尚意作麼生曰浮逼逼地師曰首座久在此住頭白齒黃作這箇語話曰上座又作麼生師

石三

二三四

曰要道即得見即便見若不見莫亂道曰祇如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師曰頭上著柳脚下著杻曰與麼則無佛法也師曰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僧舉灌溪上堂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師曰舉即易出也大難曰上座不肯和尚與麼道那師曰你適來與麼舉那曰是師曰你驢年夢見灌溪曰某甲話在師曰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天商量甚麼事曰豈干他事師喝曰逐隊喫飯漢師到江州有陳尚書者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師曰曾問幾人來書曰即今問上座師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書曰黃卷赤軸師曰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

是教意書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
 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
 忘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語師曰見
 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書曰是師曰經中道
 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
 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師曰尚書且莫
 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
 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
 甲罪過師唱道靈樹雲門凡三十載機緣語
 句備載廣錄以乾和七年己酉四月十日順
 寂塔全身於方丈後十七載示夢阮紹莊曰
 與吾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托奏請開塔遂
 致奉勅迎請內庭供養逾月方還因改寺為
 大覺謚大慈雲匡真弘明禪師

音釋

王 訖岳切音覺 徒谷切音 癆 移章切音
 雙玉曰王 贖 漬滑也 癆 陽創癰也
 款 乃 二俱依友切 哀上聲 今行船搖櫓夏
 輒 克盍切音 各領切音 格下資四切
 掩 輒 輒 酒器也 輒 音漬鳥獸殘骨禮月令
 埋 肯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

石三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七世

雲門偃禪師法嗣

韶州白雲子祥實性大師初住慈光院廣主

石三

召入府說法時有僧問覺華纒綻正遇明時

不昧宗風乞師方便師曰我王有令問祖意

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不別曰恁麼則同也師

曰不妨領話問諸佛出世普徧大千白雲一

會如何舉揚師曰賺却幾人來曰恁麼則四

衆何依師曰沒交涉問即心即佛示誨之辭

不涉前言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作

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石橋那邊有

這邊無會麼曰不會師曰且作丁公吟問衣

到六祖爲甚麼不傳師曰海晏河清問從上

宗乘如何舉揚師曰今日未喫茶上堂諸人

會麼但向街頭市尾屠兒魁割地獄鑊湯處

會取若恁麼會得堪與人天爲師若向衲僧

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祇向長連牀上

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箇有長處無事

珍重問僧甚麼處來曰雲門來師曰裏許有

多少水牛曰一箇兩箇師曰好水牛問僧不

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麼生僧指倚子曰這箇

是倚子師以手撥倚曰與我將鞋袋來僧無

對師曰這虛頭漢

雲門問乃云須是我祥兄始得

白衆曰某甲雖提祖印未盡其中事諸仁者

且道其中事作麼生莫是無邊中間内外已

否若如是會即大地如鋪沙良久曰去此即

他方相見言訖而寂

鼎州德山緣密圓明禪師上堂僧堂前事時

人知有佛殿後事作麼生上堂我有三句語
示汝諸人一句函蓋乾坤一句截斷衆流一
句隨波逐浪作麼生辯若辯得出有叅學分
若辯不出長安路上鞦韆地僧問如何是透
法身句師曰三尺杖子攪黃河問百花未發
時如何師曰黃河渾底流曰發後如何師曰
幡竿頭指天問不犯辭鋒時如何師曰天台
南嶽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問
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河裏盡是木頭船曰
出世後如何師曰這頭蹋著那頭掀上堂與
麼來者現成公案不與麼來者梁生招箭總
不與麼來者徐六擔板迅速鋒銚猶是鈍漢
萬里無雲青天猶在上堂但叅活句莫叅死
句活句下薦得永劫無滯一塵一佛國一葉
一釋迦是死句揚眉瞬目舉指豎拂是死句

五二

二

山河大地更無請訛是死句時有僧問如何
是活句師曰波斯仰面看曰恁麼則不謬去
也師便打上堂舉臨濟示衆曰恁麼來者恰
似失却不恁麼來者無繩自縛十二時中莫
亂斟酌會與不會都盧是錯分明與麼道一
任天下人貶剝師曰古鏡濶一丈屋梁長三
尺是汝鉢盂鎖子澗多少上堂俱胝和尚凡
有扣問祇豎一指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
僧問已事未明如何辯得師曰須彌山頂上
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脚下水淺深問達
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千年松倒挂曰來後如
何師曰金剛努起拳問師未出世時如何師
曰佛殿正南開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白雲山
上起曰出與未出還分不分師曰靜處薩婆
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南山起雲北山

五三

三

下兩問如何是應用之機師喝僧曰祇這箇
爲復別有師便打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
如何師曰黑地打破甕僧退步師便打問佛
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猢猻繫露柱曰出世後
如何師曰猢猻入布袋問文殊與維摩對談
何事師曰并汝三人無繩自縛問如何是佛
師曰滿目荒榛曰學人不會師曰勞而無功
問盡大地致一問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
曰大衆總見師便打問無蹤無跡是甚麼人
行履師曰偷牛賊問孀羊未挂角時如何師
曰獵屎狗曰挂後如何師曰獵屎狗問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秋來黃葉落曰見後
如何師曰春來草自青
岳州巴陵新開院顯鑒禪師初到雲門門曰
雪峯和尚道開却門達磨來也我問你作麼

生師曰築著和尚鼻孔門曰地神惡發把須
彌山一擲踣跳上梵天撥破帝釋鼻孔你爲
甚麼向日本國裏藏身師曰和尚莫瞞人好
門曰築著老僧鼻孔又作麼生師無語門曰
將知你祇是學語之流師住後更不法嗣
書祇將三轉語上雲門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明眼人落井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珊瑚枝
枝撐著月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椀裏盛
雪門曰他後老僧忌日祇消舉此三轉語足
以報恩自後忌辰果如所囑僧問祖意教意
是同是別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問三乘
十二分教即不疑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不
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
貪觀白浪失却手撓問僧遊山來爲佛法來
曰清平世界說甚麼佛法師曰好箇無事禪

客曰早是多事了也師曰上座去年在此過

夏了曰不曾師曰與麼則先來不相識下去

師將拂子遺僧僧曰本來清淨用拂子作甚

麼師曰既知清淨切勿忘却

梁山觀別云也須排却

隨州雙泉山師寬明教禪師上堂舉拂子曰

這箇接中下之人時有僧問上上人來時如

何師曰打鼓爲三軍問向上宗乘如何舉唱

師曰不敢曰恁麼則舍生有望師曰脚下水

深淺問凡有言句盡落有無不落有無時如

何師曰東弗于逮曰這箇猶落有無師曰支

過雪山西僧問洞山初和尚如何是佛山曰

麻三斤師聞之乃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水問

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不入

這箇野狐羣隊問如何是定師曰鰕跳不出

斗曰如何出得去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石三

五

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雞寒上樹鳴

寒下水問豎起杖子意旨如何師曰一葉落

知天下秋師遊山回首座同衆出接座曰和

尚遊山巖嶮不易師提起拄杖曰全得這箇

力座乃奪却師放身便倒大衆皆進前扶起

師拈拄杖一時趁散回顧侍者曰向道全得

這箇力師一日訪白兆曰老僧有箇木魚

頌師曰請舉看兆曰伏惟爛木一椽佛與衆

生不別若以杖子擊著直得聖凡路絕師曰

此頌有成禡無成禡兆曰無成禡師曰佛與

衆生不別聲侍僧救曰有成禡師曰直得聖

凡路絕聲當時白兆一衆失色僧問新年頭

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曰日日是好日年年

是好年爲甚却無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僧

曰老人大龍頭蛇尾師曰明教今日失利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漢州綿竹人往
上官在衆日普請鉏草次有一僧曰看俗家
失火師曰那裏火曰不見那師曰不見曰這
瞎漢是時一衆皆言遠上座敗關後明教寬
聞舉歎曰須是我遠兄始得住後僧問美味
醍醐爲甚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貴問見
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適來甚麼處去來曰
心境俱忘時如何師曰開眼坐睡問北斗裏
藏身意旨如何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
如何是諸佛心師曰清則始終清曰如何領
會師曰莫受人謾好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踏步者誰問如何是和尚妙藥師曰不
離衆味曰喫者如何師曰喫嚼看問如何是
室內一盞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鼈問如何是
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烧山問大衆雲集請

石三

六

師施設師曰三不待兩問如何是學人時中
事師曰恰恰問如何是立師曰今日來明日
去曰如何是立中立師曰長連牀上問如何
是香林一脉泉師曰念無間斷曰飲者如何
師曰隨方斗秤問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不
分別日照用事如何師曰行路人失脚問萬
機俱泯迹方識本來人時如何師曰清機自
顯曰恁麼則不別人師曰方見本來人問魚
遊陸地時如何師曰發言必有後救曰却下
碧潭時如何師曰頭重尾輕問但有言句盡
是賓如何是主師曰長安城裏曰如何領會
師曰千家萬戶問如何是西來的意師曰
坐久成勞曰便回轉時如何師曰墮落深坑
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合掌當胷曰如何是
塔中人師曰露也問教法未來時如何師曰

閻羅天子曰來後如何師曰大宋國裏問一子出家九族解脫目連爲甚麼母入地獄師曰確問如何是平常心師曰早朝不審晚後珍重上堂是汝諸人盡是擔鉢囊向外行脚還識得性也未若識得試出來道看若識不得祇是被石三人熱謾將去且問汝諸人是汝七叅學日久用心掃地煎茶遊山玩水汝且釘釘喚甚麼作自性諸人且道始終不變不異無高無下無好無醜不生不滅究竟歸於何處諸人還知得下落所在也未若於這裏知得所在是諸佛解脫法門悟道見性始終不疑不慮一任橫行一切人不奈汝何出言吐氣實有來處如人買田須是收得元本契書若不得他元本契書終是不穩遮莫經官判狀亦是不得其奈不收得元本契書終是被入

奪却汝等諸人叅禪學道亦復如是還有人收得元本契書麼試拈出看汝且喚甚麼作元本契書諸人試道看若是靈利底纔聞與麼說著便知去處若不知去處向外邊學得千般巧妙記持解會口似傾河終不究竟與汝自己天地差殊且去衣鉢下體當尋覓看若有箇見處上來這裏道看老僧與汝證明若覓不得且依行隊去將示寂辭知府宋公璫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這僧風狂八十歲行脚去那裏宋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師謂衆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訖而逝塔于本山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初叅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

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
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
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
向無人煙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
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
脫却鶻鼻布衫石三教伊洒洒地作個無事衲僧
豈不快哉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
口師便禮拜住後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
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還得麼你衲僧分上到
這裏須具擇法眼始得祇如洞山恁麼道也
有一場過且道過在甚麼處僧問迢迢一路
時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直待雨淋頭曰諸
聖作麼生師曰入泥入水問心未生時法在
甚麼處師曰風吹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問師
登師子座請師唱道情師曰晴乾開水道無

事設曹司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賣鞋老
婆脚趂趂問如何是三寶師曰商量不下問
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十字街頭石師子問僧
甚處來曰汝州師曰此去多少曰七百里師
曰踏破幾緇草鞋曰三緇師曰甚處得錢買
曰打笠子師曰叅堂去僧應喏問如何是免
得生死底法師曰見之不取思之三年僧問
離却心機意識請師一句師曰道士著黃甕
裏坐問非時親覲請師一句師曰對衆怎生
舉曰據現定舉師曰放汝三十棒曰過在甚
麼處師曰罪不重科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
斤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
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漢水正東流問如何是
吹毛劔師曰金州客曰用者如何師曰伏惟
尚饗問車住牛不住時如何師曰用駕車漢

作麼問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雲裏楚山頭決定多風雨問海竭人亡時如何師曰難得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問文殊普賢來叅時如何師曰趨向水牯牛欄裏著曰和尚入地獄如箭射師曰全憑子力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撚無油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柳栗木拄杖曰見後如何師曰寶八布衫問如何是佛師曰灼然諦當問萬緣俱息意旨如何師曰甕裏石人賣棗圈問如何是洞山劔師曰作麼曰學人要知師曰罪過問乾坤休著意宇宙不留心學人祇恁麼師又作麼生師曰峴山亭起霧灘峻不留船問大衆雲臻請師撮其樞要略舉大綱師曰水上浮漚呈五色海底蝦蟇叫月明問正當恁麼時文殊普賢在甚麼處

師曰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曰意旨如何師曰一則不成二則不是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僧問如何是泐潭家風師曰閩黎到來幾日也問但有纖毫即是塵不有時作麼生師以手掩兩目問當陽舉唱誰是聞者師曰老僧不患耳聾問悟本無門如何得入師曰阿誰教汝恁麼問

金陵奉先深禪師江南主請開堂纔升座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便曰果然不識鈍置殺人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賴遇石三適來道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速禮三拜復曰大衆且道鈍置落在阿誰分上師同明和尚在衆時闍僧問法眼如何是色眼豎起拂子或曰雞冠花或曰貼肉汗衫二人特往請益問曰承聞和尚有三種色

語是否眼曰是師曰鷓子過新羅便歸衆時
李主在座下不肯乃白法眼曰寡人來日致
茶筵請二人重新問話明日茶罷備綵一箱
劍一口謂二師曰上座若問話得是奉賞雜
綵一箱若問不是祇賜一劍法眼陞座師復
出問今日奉敕問話師還許也無眼曰許曰
鷓子過新羅捧綵便行大衆一時散去時法
燈作維那乃鳴鐘集衆僧堂前勘師衆集燈
問承聞二上座久在雲門有甚奇特因緣舉
一兩則來商量看師曰古人道白鷺下田千
點雪黃鸞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生商量燈
擬議師打一坐具便歸衆師同明和尚到淮
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
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
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

五三

十一

夜方省
隨州雙泉郁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
回頭終不顧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未語先
分付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連根猶帶苦上
堂初祖不虛傳二祖不虛受彼彼大丈夫因
甚麼到恁麼地便下座後住舒州海會僧問
如何是舒州境師曰浣水逆流山露骨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地有毒蛇沙有虱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僧問如何是披雲境師
曰白日沒闌人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山高
不礙白雲飛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
甚麼字師曰聽老僧一偈以字不是八不成
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般妙不是謳
阿不是經問如何是色空師曰拾取落花生
舊枝問如何是一塵師曰滿目是青山問如

何是毗盧藏中有大經卷師曰拈不得曰爲甚拈不得師曰特地却成愁

韶州舜峯義韶禪師僧問正法無言時如何師曰言曰學人不會乞師端的師曰兩重公案曰豈無方便師曰無禮難容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出東方月落西僧正到方丈曰方丈得恁麼黑師曰老鼠窟正曰放貓兒入好師曰試放看正無對師拊掌笑師與老宿渡江次師取錢與渡子宿曰囊中若有青銅片師揖曰長老莫笑

南嶽般若寺啓柔禪師僧問西天以蠟人爲驗此土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問如何是干聖同歸底道理師曰未達苦空境無人不歎嗟上堂衆聞板聲集師因示偈曰妙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叅旣善分時節吾今不再三便

五三

十二

下座

潞府妙勝臻禪師僧問金粟如來爲甚麼却降釋迦會裏師曰香山南雪山北曰南瞻部洲事又作麼生師曰黃河水急浪花麤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一條濟水貫新羅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操行高潔稟性虛明叅大光敬玄禪師乃曰祇是箇草裏漢遂叅福嚴雅和尚又曰祇是箇脫灑衲僧由是終日默然深究先德洪規一日覽雲門語忽然發悟自此韜藏不求名聞棲止雲居弘覺禪師塔所四方學者奔湊因稱古塔主也景祐四年范公仲淹出守鄱陽聞師道德請居薦福開闡宗風僧問大善知識將何爲人師曰莫曰恁麼則有問有答去也師曰莫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如何是般

若師曰黃泉無老少曰春來草自青師曰聲名不朽曰若然者碧眼胡僧也皺眉師曰退後三步僧曰苦師乃吽吽問臨濟舉拂學人舉拳是同是別師曰訛言亂衆曰恁麼則依令而行也師曰天涯海角問一喝分賓主照

石三

十三

用一時行此意如何師曰乾柴濕艾僧便喝師曰紅燄炎天上堂夫出家者爲無爲法無爲法中無利益無功德近來出家人貪著福慧與道全乖若爲福慧須至明心若要達道無汝用心處所以常勸諸人莫學佛法但自休心利根者晝時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年若不悟去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

叅

金陵清涼智明禪師江南主請師上堂小長老問凡有言句盡落方便不落方便請師速

道師曰國主在此不敢無禮

潭州南臺道遵法雲禪師上堂從上宗乘合作麼生提綱合作麼生言論佛法兩字當得麼真如解脫當得麼雖然如是細不通風大通車馬若約理化門中一言纔啓震動乾坤山河大地海晏河清三世諸佛說法現前於此明得古佛殿前同登彼岸無事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下坡不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鉢盂挂壁上問如何是真如含一切師曰分明曰爲甚麼有利鈍師曰四天打鼓樓上擊鐘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金剛手指天問如何是色空師曰道士著真紅問十二時中時時不離時如何師曰諦

韶州雙峰竟欽禪師益州人也開堂日雲門

和尚躬臨證明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日出方知天下朗無油那點佛前燈問如何
是雙峯境師曰夜聽水流庵後竹晝看雲起
面前山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因風
吹火上堂進一步則迷理退一步則失事十三
你一向兀然去又同無情僧問如何得不同
無情去師曰動轉施爲曰如何得不迷理失
事去師曰進一步退一步僧作禮師曰向來
有人恁麼會老僧不肯伊曰請師直指師便
打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山河大地問如
何是法王劍師曰鉛刀徒逞不若龍泉曰用
者如何師曰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堪問賓
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
水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
露水晶殿裏璨真珠有行者問某甲遇賊來

時若殺即違佛教不殺又違王敕未審師意
如何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廣主嘗親問
法要錫慧真廣悟號將示寂告門人曰吾不
久去世汝可就山頂預修墳塔泊工畢以聞
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會雲門爽和尚等
七人夜話侍者報三更也師索香焚之合掌
而逝

韶州資福詮禪師僧問不問宗乘請師心印
師曰不答這話曰爲甚麼不答師曰不副前
言問覲面難逢處如何顧鑒嘆乞師垂半偈
免使後人疑師曰鋒前一句超調御擬問如
何歷劫違曰恁麼則東山西嶺時人知有未
審資福庭前誰家風月師曰且領前話
廣州黃雲元禪師初開堂日以手拊繩牀曰
諸人還識廣大須彌之座也無若不識老僧

陞座去也師便坐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歌謠滿路上堂古人道觸目未曾無臨機何不道山僧即不然觸目未曾無臨機道甚麼珍重

廣州龍境倫禪師開堂陞座提起拂子曰還會麼若會頭上更增頭若不會斷頭取活僧問如何是龍境家風師曰豺狼虎豹問如何是佛師曰勤耕田曰學人不會師曰早收禾問僧甚麼處來曰黃雲來師曰作麼生是黃雲郎當媚癡抹跣爲人一句僧無對示衆曰作麼生是長連牀上取性一句道將來

韶州雲門山爽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聖躬萬歲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銀香臺上生蘿蔔

韶州白雲聞禪師上堂良久僧出問白雲一

路全因今日師曰不是不是曰和尚又如何師曰白雲一路草深一丈便下座問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皂莢樹頭懸風吹曲不成問受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曰作牛作馬

韶州淨法禪想章禪師廣主問如何是禪師乃良久主罔測因署其號僧問日月重明時如何師曰日月雖明不鑿覆盆之下問既是金山爲甚麼鑿石師曰金山鑿石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十萬餘

韶州溫門山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曾五三題卍字曰如何是祖師曰不遊西土有人指十六

壁上畫問既是千尺松爲甚麼却在屋下師曰芥子納須彌作麼生問隔牆見角便知是牛時如何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汝曾讀書麼問太子初生爲甚麼不識父母

師曰迥然尊貴

英州大容誣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容水師曰
還我一滴來問當來彌勒下生時如何師曰
慈氏宮中三春草問如何是真空師曰拈却
拒陽著曰如何是妙用師乃握拳僧曰真空
妙用相去幾何師以手撥之間長蛇偃月即
不問匹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麻江橋下會麼
曰不會師曰聖壽寺前問既是大容爲甚麼
趨出僧師曰大海不容塵小溪多搯搯問如
何是古佛一路師指地僧曰不問這箇師曰
去師與一老宿相期他往偶因事不去宿曰
佛無二言師曰法無一向

右三

十七

這裏一轉問如何是羅山境師曰布水千尋
韶州雲門常寶禪師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
擇還有揀擇者麼時有僧問十方國土中唯
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日月分明曰
學人不會師曰清風滿路

郢州林谿竟脫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
四海五湖賓曰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明眼
人笑汝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風吹滿面塵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富貴多賓客
曰見後如何師曰貧窮絕往還問如何是佛
師曰十字路頭曰如何是法師曰三家村裏
曰佛之與法是一是二師曰露柱渡三江猶
懷感恨長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復州城曰
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龍興寺

韶州廣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

師曰因風吹火

廣州華嚴慧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妄心無處即菩提正當妄時還有菩提也無師曰來音已照曰不會師曰妄心無處即菩提

韶州長樂山政禪師僧問祖師心印何人提掇師曰石人妙手在曰學人還有分也無師

曰木人整不齊

英州觀音和尚因穿井次僧問井深多少師曰沒汝鼻孔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英州觀音曰見後如何師曰英州觀音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風射破牕鳴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林泉主師曰巖下白石曰如何是林泉家風師曰迎賓待客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久久忘緣者寧懷去住情

十六

十六

韶州雲門煦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即今是甚麼意僧曰恰是師便喝

瑞州黃檗法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與天下人作榜樣問如何是佛師曰眉羸眼大上堂良久曰若識得黃檗帳子平生行脚事畢珍重

信州康國耀禪師僧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汝向觸體後會始得曰古人道觸體裏薦取又如何師曰汝還薦得麼曰恁麼則遠人得遇於師去也師曰莫謾語

潭州谷山豐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梅花綻雲洞老僧驚上堂駿馬機前異遊人肘後懸既叅雲外客試爲老僧看時有僧纔出師便打曰何不早出頭來便下座

穎州羅漢匡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劔師
曰了問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向甚麼處去
如何訓對師曰久後遇作家分明舉似曰誰
是知音者師曰知音者即不恁麼問問鑿壁
偷光時如何師曰錯曰爭奈苦志專心師曰

〇三

十九

錯錯

鼎州滄谿璘禪師僧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
常住雲門和尚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見麼曰
錯師曰錯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錯師
因事示頌曰天地之前徑時人莫彊移箇中
生解會眉上更安眉

瑞州洞山清稟禪師泉州李氏子叅雲門門
問今日離甚處曰慧林門舉拄杖曰慧林大
師恁麼去汝見麼曰深領此問門顧左右微
笑而已師自此入室印悟金陵主請居光睦

未幾命入澄心堂集諸方語要經十稔迎住
洞山開堂日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
第一義師曰好箇消息祇恐錯會時有僧問
雲門一曲師親唱今日新豐事若何師曰也
要道却

蘄州北禪悟通寂禪師上堂拈拄杖曰過去
未來現在三世諸佛微塵菩薩一時在拄杖
頭上轉大法輪盡向諸人鼻孔裏過還見麼
若見與我拈將來若不見大似立地死漢良
久曰風恬浪靜不如歸堂問僧甚處來曰黃
州師曰夏在甚處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
兩重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裏曰在手裏
即收取師便打僧不甘師隨後趂出問如何
是佛師曰對面千里
廬州南天王永平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不撒沙問如何是南天王境師曰一任
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領前話問久
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祇爲眠霜臥
雪深曰恁麼則罷息干戈束手歸朝去也師
曰指揮使未到你在

湖南永安朗禪師僧問如何是洞陽家風師

曰入門便見曰如何是入門便見師曰客是
主人相師問如何是至極之談師曰愛別離
苦

湖南湘潭明照禪師僧問如何是湘潭境師

曰山連大嶽水接瀟湘曰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便合知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百惑
謾勞神

西川青城大面山乘禪師僧問如何是相輪

峯師曰直聳煙嵐際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入

地三尺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興義門
前鑿鑿鼓曰學人不會師曰朝打三千暮打
八百

興元府普通封禪師僧問今日一會何似靈
山師曰震動乾坤問如何是普通境師曰庭
前有竹三冬秀戶內無燈午夜明

韶州燈峰淨源真禪師上堂古人道山河大
地普真如大衆若得真如即隱却山河大地
若不得即違古人至言衆中道得者出來道
看若道不得不如各自歸堂珍重僧問達磨

未來時如何師曰三家村裏兩兩三三曰來

後如何師曰千斜不如一直問諸法寂滅相
即不問如何是世間相師曰真不掩假問如
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不著力

韶州大梵圓禪師因見聖僧乃問僧此箇聖

僧年多少僧曰恰共和尚同年師喝曰這場
斗不易道得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僧問藥嶠燈聯師當第
幾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問水陸不涉者師還接否師曰蘇嚕蘇嚕師

問新到南來北來曰北來師曰不落言詮速
道速道曰某甲是福建道人善會鄉談師曰
叅衆去僧曰灼然師曰更踈跳便打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甚麼

信州鵝湖雲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闍
黎不是問僧近離甚處曰兩浙師曰還將得
吹毛劔來否僧展兩手師曰將謂是箇爛柯
仙元來却是樗蒲漢問如何是鵝湖家風師
曰客是主人相師曰恁麼則謝師周旋去也
師曰難下陳蕃之榻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僧問如何是燈燈不絕
師曰青楊翻遞植曰學人不會師曰無根樹
下唱虛名問披雲一句師親唱長慶今朝事
若何師曰家家觀世音問如何是披雲境師
曰一餅淥水安總下便當生涯度幾秋曰如
何是長慶境師曰堂裏老僧頭雪白曰二境
同歸應當別理師曰在處得人疑問古澗寒
泉誰人能到師曰乾曰恁麼則到也師曰深
多少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真
如如何是真如師曰點鐵成金客聞名不見
形曰恁麼則禮謝去也師曰昔時妄想至今
猶存問承古有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
如何是家師曰試舉話頭看問放過即東道
西說不放過怎生道師曰二年同一春

韶州慈光禪師僧問即心即佛誘誨之言不
涉前蹤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事作
麼生曰恁麼則學人因別去也師曰龍頭蛇
尾

韶州雙峯慧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非時

爲人一句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便打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僧問覬芥投針時如何

師曰落在甚麼處梁山云落在汝眼裏問不犯詞鋒時

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

曰江西湖南

韶州雲門法球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大道

師曰當時妄想至今不絕問如何是雲門劍

師曰長空不匣鋒銚色曰用者又如何師曰

四海唯清日月明問如何是道師曰頭上脚

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任東西問如何

石三

三三

是隨色摩尼珠師曰色即不無作麼生是珠

曰學人不會特伸請益師曰雲有出山勢水

無投澗聲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

風吹萎花曰見後如何師曰更雨新好者

韶州佛陀山遠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

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簸土颺塵

連州慈雲山深禪師僧問寶鏡當軒時如何

師曰天地皆失色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

師曰扣牙恐驚齒

廬山化城鑒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正法眼

師曰新羅人迷路上堂十方薄伽梵一路涅

槃門諸禪德且作麼生是涅槃門莫是山僧

這裏聚會少時便爲涅槃門麼莫錯會好諸

禪德總不恁麼會莫別有商量底麼山僧這

裏早是事不獲已向諸人恁麼道已是相鈍

置了也更擬踏步向前有何所益諸禪德但
 自無事自然安樂任運天真隨緣自在莫用
 巡他門戶求覓解會記憶在心被他繫縛不
 得自在便被生死之所拘何時得出頭可惜
 光陰條忽便是來生速須努力時有僧問生
 死到來如何免得師曰柴鳴竹爆驚人耳曰
 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家犬聲啼夜不休
 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月照舊房深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不欲說似人曰爲甚麼却
 如此師曰家醜不外揚問如何是和尚尋常
 爲人底句師曰量才補職曰恁麼則學人無
 分也師曰心不負人問佛法畢竟成得甚麼
 邊事師曰好箇問頭無人答得曰和尚豈無
 方便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如何
 是向上關楸子師曰拔劔攬龍門

石三

三五

音釋

削古外切 趨狼狄切音 趨蘇谷切音 峯盧舍切音
胡典切賢上聲 焚居肴切音 嵐盧舍切音
山名在今襄陽 交乾蜀也 也嶺山氣蒸
 潤擣菹 戲上音擣下音 戲也牧猪奴戲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一

石四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七世

雲門偃禪師法嗣

廬山護國和尚上堂曰有解問話者麼出來

石四

對衆問看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來朝更獻楚

王看便歸方丈上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

事門中不捨一法又曰一法若有毗盧墮在

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諸上座作麼

生理論朝夕恁麼上來向諸上座說箇甚麼

即得若說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律師若

說世諦因緣又非僧家之所議若論佛法從

上祖宗多少佛法可與評量總不如是須知

各各當人分上事作麼生是諸上座分上事

知有底對衆吐露箇消息以表平生行脚叅

善知識具爍迦羅目不被人謾豈不快哉還

有麼良久云若無人出頭買賣不當價徒勞

更商量珍重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雲

遮海門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擘破鐵圍山

廬州天王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大藏教師

曰高座不曾登曰登後如何師曰三段不同

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東家籬西家

壁自己分上又作麼生僧無對師便打問如

何是從天降下師曰風雨順時曰如何是從

地湧出師曰稻麻竹葦

廬州慶雲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

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十進九退曰如何即

是師曰何日得休時問一言道斷時如何師

曰未是極則處曰如何是極則處師曰冬後

一陽生問諸法實相義和尚如何說師曰口

挂東壁上問佛令祖令今已委向上機鋒事
若何師曰令曰學人不曉如何指示師曰收
岳州永福院朗禪師問僧汝是甚處人曰荆
南人師曰還過公安渡也無曰過公安渡師
曰汝何不判公驗曰和尚何得特地師曰爭
奈岳陽關頭何僧石四無語師便打

郢州芭蕉山弘義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
句師曰舉起分明曰如何受持師曰蘇嚕悉
哩問學人非時上來乞師一接師曰汝是甚
處人曰河北人師曰不易過黃河

郢州趙橫山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
師曰長連牀上喫粥喫飯問如何是諸佛師
師曰平地看高

信州西禪欽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
師曰天上有星皆拱北曰如何是截斷衆流

句師曰大地坦然平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
師曰春生夏長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一
回春到一回新

廬州南天王海禪師僧問如何是一體真如
師曰五郎手裏鐵彈子問十度發言九度休
時如何師曰口邊生荆棘曰如何免得此過
師曰半路好抽身

桂州覺華普照禪師僧問大千世界爲甚麼
轉身不得師曰誰礙闍黎曰爭奈轉不得師
曰無用處問聲色二字如何透得師曰虛空

無變易日月自紛拏問如何是真如涅槃師
曰秋風聲颯颯澗水響潺潺上堂總似今日
老胡有望然燈佛不如闍黎總似今日老胡
絕望闍黎不如然燈佛於此明得大地微塵
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天下老宿一

時拈來山僧拄杖頭上轉妙法輪於此明不
得百千諸佛穿你鼻孔西天二十八祖透過
你髑髏還知麼若不知山僧與你指出良久
曰山河大地有甚麼過久立珍重

益州鐵幢覺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

師曰光剃頭淨洗鉢問如何是道師曰踏著

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退後三步問諸佛出

世當爲何事師曰截耳臥街

新州延長山和尚後住龍景山
真身現在僧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醜拙不可當曰客來如何祇

待師曰瓦盃竹筯問從上古聖向甚麼處去

師曰不在山間即居樹下曰未審成得箇甚

麼師曰汝還知落處麼僧無語師便打

眉州福化克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

山僧這裏不曾容易對闍黎曰如何得相承

去師曰白雲雖有影綠竹且無陰問天皇也
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
師曰汝試道看曰比來請益豈無方便師曰
將謂是海東舶主元來是北地番人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十字路頭華表柱曰學人

不會乞師再指師曰君自行東我向西

眉州黃龍贊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關棧子

師曰少人踏得著曰忽踏得著時如何師曰

汝試進前看僧便喝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

曰香林師曰在彼多少時曰六年師曰世尊

在雪山六年證無上菩提汝在香林六年成

得箇甚麼僧無語師曰移廚喫飯漢

衡州大聖院守賢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

場師曰五通廟裏沒香爐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南斗七北斗八

舒州天柱山和尚上堂曰莫有作家戰將麼
試出來與山僧相見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山
僧打退鼓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曰敗將不
戰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闍黎豈不是
荆南人曰是師曰祇見波瀾起不測洞庭深
韶州雲門山朗上座自幼肄業講肆聞僧問
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
因測微旨遂造雲門門纔見便把住曰道道
師擬議門拓開乃示頌曰雲門聳峻白雲低
水急遊魚不敢棲入戶已知來見解何勞再
舉轆中泥師因斯大悟即便禮拜自此依雲
門爲上座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穿靴水上
行問如何是透脫一路師曰南瞻部州北鬱
單越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朝遊羅浮
暮歸檀特

石四

五

郢州纂子山菴主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
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

青原下八世

白雲祥禪師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初叅白雲雲舉拳曰我近來
不恁麼也師領旨禮拜自此入室住後僧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破草鞋問如何是無爲
師乃擺手問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掀
髭曰有髭即掀無髭又如何師曰非公境界
連州寶華和尚上堂看天看地新羅國裏和
南不審日銷萬兩黃金雖然如此猶是少分
又曰盡十方世界是箇木羅漢幡竿頭上道
將一句來又曰天上龍飛鳳走山間虎嘯猿
啼拈向鼻孔道將一句來問僧甚處來曰大
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

覆醬師喚沙彌將一椀水來與這僧照影因有僧問大容曰天賜六銖披挂後將何報答我皇恩容曰來披三事衲歸挂六銖衣師聞之乃曰這老凍驢作恁麼語話容聞令人傳語曰何似奴緣不斷師曰比爲拋毬祇圖引玉師見一僧從法堂塔下過師乃敲繩牀僧曰若是這箇不請拈出師喜下地詰之僧無語師便打師有時戴冠子謂衆曰若道是俗且身披袈裟若道是僧又頭戴冠子衆無對韶州月華山月禪師初謁白雲雲問業箇甚麼曰念孔雀經雲曰好箇人家男女隨鳥雀後走師聞語驚異遂依附久之乃契旨尋住月華僧問如何是月華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答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金銅羅漢上堂舉一句語徧大千界還有人會得這箇時

石四

六

節麼試出來道看要知親切良久曰不出頭是好手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王不識曰意旨如何師曰隻履西歸師入京上堂有一官人出禮拜起低頭良久師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有一老宿上法堂東西顧視曰好箇法堂要且無主師聞乃召曰且坐喫茶宿問曰玄中最佳的猶是龜毛兔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密用師曰測宿曰恁麼則拗折拄杖割斷草鞋去也師曰細而詳之

南雄州地藏和尚上堂僧問今日供養地藏地藏還來否師曰打開佛殿門裝香換水師與大容和尚在白雲開火路容曰三道寶塔何似箇火路師曰甚麼處不是
英州樂淨舍匡禪師上堂良久曰摩竭提國

親行此令去却擔簦截流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側耳無功問如何是樂淨家風師曰天地養人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有工貪種竹無暇不栽松曰忽遇客來將何供養師曰滿園秋果熟要者近前嘗問龍門有意透者如何師曰灘下^石接收曰學人^九不會師曰喚行頭來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本師曰不要問人曰如何是末師乃豎指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滿月團圓菩薩面庭前樓樹夜叉頭僧辭師問甚處去曰大容去師曰大容若問樂淨有何言教汝作麼生祇對僧無語師代云但道樂淨近日不肯大容因普請打籬次僧問古人種種開方便門和尚爲甚麼却攔截師曰牢下^極著

曰伯牙雖妙手時人聽者希曰恁麼則再遇子期也師曰笑發驚絃斷寧知調不同問昔日靈山一會梵王爲主未審白雲甚麼人爲主師曰有常侍在曰恁麼則法雨霽霽羣生有賴師曰汝莫這裏賣^梔子

韶州白雲福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之意師曰直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崖州路上問知音

德山密禪師法嗣

鼎州文殊應真禪師上堂直鉤釣^獐龍曲鉤釣^蝦蟆蚯蚓還有龍麼良久曰勞而無功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在甚麼處曰出匣後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古人拊掌意旨如何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南嶽南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一寸龜毛重七斤

鼎州德山紹晏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桃源水遶白雲亭上堂一塵纔起大
地全收一毛頭上師子全身且道一塵纔起
大地全收須彌山重多少一毛頭上師子全
身大海水有幾滴有人道得與汝拄杖子天
下橫行若道不得須彌山蓋却汝頭大海水
溺却汝身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僧問遠投師請師一
接師曰五門巷裏無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長樂坡頭信不通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上堂僧出曰請師答話
師曰好曰還當得也無師曰更問問巨嶽不
曾乏寸土師今苦口爲何人師曰延壽也要
道過曰不伸此問焉辯我師師便喝僧禮拜

師便打

巴陵乾明院普禪師僧問萬行齊修古人不
許不落功勳還許也無師曰一曰學人未曉
乞師再指師曰三十年後

與元府中梁山崇禪師僧問垂絲千尺意在

深潭時如何師曰紅鱗掌上躍

鄂州黃龍志願禪師僧問迦葉上行衣何人
合得披師曰一片燒痕地春入又逢青

益州東禪秀禪師僧問既是善神爲甚麼却
被雷打師曰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問如

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多年故紙

鼎州普安道禪師三句頌函蓋乾坤曰乾坤
并萬象地獄及天堂物物皆真見頭頭用不
傷截斷衆流曰堆山積嶽來一一盡塵埃更
擬論玄妙冰消瓦解摧隨波逐浪曰辯口利

舌問高低總不虧還如應病藥診候在臨時
三句外曰當人如舉唱三句豈能該有問如
何事南嶽與天台擡薦商量曰相見不揚眉
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巴陵鑒禪師法嗣

泐潭靈澄散聖因智門寬禪師問曰甚處來
師曰水清月現門曰好好借問師曰褊衫不
染皂門曰喫茶去師有西來意頌曰因僧問
我西來意我話居山七八年草履祇栽三箇
耳麻衣曾補兩番肩東菴每見西菴雪下澗
長流上澗泉半夜白雲消散後一輪明月到
牀前
襄州興化院興順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
深處師曰舉即易答即難曰爲甚麼如此師
曰過去問如何是百千妙門同歸方寸師曰

水底看夜市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楚山頭
指天

雙泉寬禪師法嗣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鼻
孔長三尺曰學人不會師曰真不掩偽曲不
藏直問如何是道師曰點曰點後如何師曰
荆三汴四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看曰
出匣後如何師曰收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
師曰隨曰隨後如何師曰一箇婆婆兩箇癩
問得船便渡時如何師曰棹在誰人手僧擬
議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上堂佛病
祖病一時與諸禪德拈向三門外諸禪德還
拈得山僧病也無若拈得山僧病不妨見得
佛病祖病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擔不起曰爲甚麼擔不起師曰祖師西來意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高問低對曰見後如何師曰風蕭蕭雨颯颯上堂僧問名喧宇宙知師久雪嶺家風略借看師曰未更道僧展兩手師便打僧禮拜師豎起拄杖曰大衆會麼言不再舉今不重行便下座問僧近離甚處曰東京師曰還見天子也無曰常年一度出金明池師曰有禮可恕無禮難容出去智門問曰暑往寒來即不問林下相逢事若何師曰五鳳樓前聽玉漏門曰爭奈主山高案山低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

江陵府福昌院重善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夜觀乾象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日裏看山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東方甲乙木曰恁麼則粉骨碎身也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問浩浩塵中如何辯

石四

十一

主師曰長安天子塞外將軍曰恁麼則權握在手師曰不斬無罪人問如何是不遷底法師曰死人不坐禪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那伽常在定問離却咽喉唇吻請師速道師曰福昌口門窄曰和尚爲甚麼口門窄師曰還我話來問如何是離筌蹄底句師曰頭大帽子小曰意旨如何師曰側脚反穿靴問金烏東涌玉兔西沉時如何師曰措大不騎驢曰恁麼則謝師指南師曰更須子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棹子數珠曰見後如何師曰鐵磬行者問未施武藝便入戰場時如何師曰老僧打退鼓曰恁麼則展陣開旗去也師曰伏惟尚饗上堂盡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福昌這裏拈拄杖畫一畫曰說佛說法諸禪德若也會得出來與汝證據若

也不會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便下座

蘄州四祖志謹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

師曰多年松樹老繡皺問葉落歸根時如何

師曰一歲一枯榮

襄州興化奉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

長僧貌醜

唐州天睦山慧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多年桃核曰意旨如何師曰打破裏頭人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年逢一閏曰合

談何事師曰九日是重陽

鄂州建福智同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

師曰鸚鵡慕西秦僧禮拜師曰聽取一頌雲

門透法身法身何許人鴈回沙塞北鸚鵡慕

西秦

襄州延慶宗本禪師僧問魚未跳龍門時如

十四

十二

何師曰擺手入長安曰跳過後如何師曰長

安雖樂

鼎州大龍山炳賢禪師僧問昔日先師語如

何透法身師曰萬仞峯前句不與白雲齊問

如何是動乾坤句師曰透出龍宮翻大海掌

開日月倒須彌問如何是出家人師曰深曰

如何是出家法師曰苦

自巖上座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甃瓦泥

工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含齒戴髮問如何

是大人相師曰不曾作模樣曰如何是老人

相師曰無力把拄杖問洞山麻三斤意旨如

何師曰八十婆婆不粧梳

香林遠禪師法嗣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

先住北塔

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踏破草鞋赤脚走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

曰拄杖頭上挑日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眼不見鼻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
鼻孔裏呷羹問曹谿路上還有俗談也無師
曰六祖是盧行者問一切智智清淨還有地
獄也無師曰閻羅王是鬼做上堂一法若有

十四

十三

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正
當恁麼時文殊向甚麼處出頭若也出頭不
得金毛師子腰折幸好一盤飯莫待糝椒薑
上堂山僧記得在母胎中有一則語今日舉
似大眾諸人不得作道理商量還有人商量
得麼若商量不得三十年後不得錯舉問如
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滿眼是埃塵問古鏡未
磨時如何師曰也祇是箇銅片曰磨後如何
師曰且收取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蚌含明
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兔子懷胎問金剛

眼中著得箇甚麼師曰一把沙曰爲甚麼如
此師曰非公境界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
稜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鼻孔三斤秤
不起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蓮花曰出
水後如何師曰荷葉上堂汝等諸人橫擔拄
杖出一叢林入一叢林你道叢林有幾種或
有旃檀叢林旃檀圍繞或有荆棘叢林荆棘
圍繞或有荆棘叢林旃檀圍繞或有旃檀叢
林荆棘圍繞祇如四種叢林是汝諸人在阿
那箇叢林裏安身立命若無安身立命處虛
踏破草鞋閻羅王徵你草鞋錢有日在上堂
雪峰毘毘羅漢書字歸宗斬蛇大隨燒畚且
道明甚麼邊事還有人明得麼試道看看若明
不得所以道斬蛇須是斬蛇手燒畚須是燒
畚人瞥起情塵生妄見眼裏無筋一世貧上

堂赫日裏我人雲霧裏慈悲霜雪裏假褐電
子裏藏身還藏得身麼若藏不得却被電子
打破髑髏上堂東家李四婆西家來乞火門
外立少時嗔他停滯我惡發走歸家虛心屋
裏坐可憐羣小兒終日受饑餓有眼不點睛
空鑲髑髏破

十四

十四

灌州羅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牛頭阿
旁曰如何是法師曰劔樹刀山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井中紅燄日裏浮漚曰如何領
會師曰上指扶桑日那邊問如何是本來心
師曰蹉過了也

灌州青城香林信禪師僧問覲面相呈時如
何師曰築著鼻孔

洞山初禪師法嗣

潭州福嚴良雅禪師居洞山第一座山叅次

僧出問如何是佛山答曰麻三斤叅罷山至
寮謂師曰我今日答這僧話得麼曰恰值某
淨髮山曰你元來作這去就拂袖便出師曰
這老漢將謂我明他這話頭不得因作偈呈
曰五彩畫牛頭黃金爲點額春晴二月初農
人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鐵錢三五百山見深
肯之住福嚴日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入門便見

荆南府開福德賢禪師僧問去離不得時如
何師曰子承父業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

十四

十五

耳裏種田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知
解俱泯合談何事良久曰一葉落天下秋問
承和尚有言隔江拈手意旨如何師曰被裏
張帆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去也師
曰踏不著

潭州報慈嵩禪師僧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
師曰百歲老人入漆甕

岳州乾明睦禪師問洞山停機罷賞時如何
山曰水底弄傀儡師曰誰是看翫者山曰停
機罷賞者師曰恁麼則知音不和也山曰知
音底事作麼生師曰大盡三十日山曰未在
更道師曰某甲合喫和尚手中痛棒山休去
問昔日靈山記今朝嗣阿誰師曰楚山突兀
漢水東流曰恁麼則洞山的嗣也師曰聽事
不真喚鐘作甕

鄧州廣濟院同禪師僧問萬緣息盡時如何
師曰三脚蝦蟇飛上天問如何是透法身句
師曰華嶽三峯小曰此意如何師曰黃河輓
底流

韶州東平山洪教禪師僧問如何是向上關

師豎起拂子僧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
非公境界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再犯不容

泐潭謙禪師法嗣

虔州了山宗盛禪師上堂鐘聲清鼓聲響早
晚相聞休妄想薦得徒勞別問津莫道山僧
無伎倆咄

奉先深禪師法嗣

天台蓮華峯祥菴主僧問如何是雪嶺泥牛
吼師曰聽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響示
寂日拈拄杖示衆曰古人到這裏爲甚麼不
肯住衆無對師乃曰爲他途路不得力復曰
畢竟如何以杖橫肩曰柳栗橫擔不顧人直
入千峯萬峯去言畢而逝

江州崇聖御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受用三
昧師曰橫擔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步步踏

實

雙泉郁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慧遠禪師開堂示衆曰無量法門
 悉已具足然雖如是且須委悉始得其餘方
 便昔時聖人互出乃曰傳燈爾後賢者差肩
 故云繼祖是以心心相傳法法相印且作麼
 生傳作麼生印舉起拂子曰此乃人天同證
 若如是也遞相證明其或未曉之徒請垂下
 問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門路險
 解夏上堂僧問九旬禁足今已滿自恣之儀
 事若何師曰猢猻趁蛺蝶九步作一歇曰意
 旨如何師示頌曰兩箇童兒昇木鼓左邊打
 了右邊舞刹那變現百千般分明示君君記
 取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烏龜鑽破
 壁上堂枕石漱流任運天真不見古者道撥

石

十七

霞掃雪和雲母掘石移松得茯苓當恁麼時

復何言哉諸禪德要會麼聽取一頌雪霽長

空迴野飛鴻段雲片片向西向東

襄州含珠山彬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

曰瞎問如何是和尙關棧子師豎起拂子僧

便喝師便打問如何是三乘教師曰上大人

曰意旨如何師曰化三千

披雲寂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照禪師僧問向上宗乘乞師垂示

師曰白雲斷處見明月曰猶是學人疑處師

曰黃葉落時聞擣衣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

曰一條寒澗木得力勝兒孫曰用者如何師

曰百雜碎上堂叢林規矩古佛家風一叅一

請一粥一飯且道明得箇甚麼祇如諸人心

心不停念念不住若能不停處停念處無念

自合無生之理與麼說話笑破他人口叅
金陵天寶和尚僧問白雲抱幽石時如何師
曰非公境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列半
作三曰學人未曉師曰鼻孔針筒

舜峯韶禪師法嗣

磁州桃園山曦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西來若有意斬下老僧頭曰爲甚
却如此師曰不見道爲法喪軀
安州法雲智善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
師曰山青水綠

般若柔禪師法嗣

藍田縣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定門師曰拈
柴擇菜上堂成山假就於始篋脩途託至於
初步上座適來從地爐邊來還與初步同別
若言同即不會不遷若言別亦不會不遷上

十四

十八

座作麼生會還會麼這裏不是那裏那裏不
是這裏且道是一處兩處是遷不遷是來去
不是來去若於此顯明得便乃古今一如初
終自爾念念無常心心永滅所以道觀方知
彼去去者不至方上座適來恁麼來却請恁
麼去叅

妙勝臻禪師法嗣

西川雪峯欽山主上堂昨日一今日二不用
思量快須瞥地不瞥地蹉過平生沒巴鼻咄
薦福古禪師法嗣

和州淨戒守密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稽
首稽首曰學人有分也無師曰頓首頓首僧
作舞而出師曰似則恰似是即未是

清涼明禪師法嗣

吉州西峯雲豁禪師郡之曾氏子早扣諸方

晚見清涼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涼曰雲遮海
門樹曰出世後如何涼曰擘破鐵圍山師於
言下大悟涼印可之歸住寶龍雲侶駢集真
宗皇帝遣使召至訪問宗要留上苑經時冥
坐不食上嘉異賜號圓淨辭歸珍錫甚隆皆
不受以詩寵其行改寶龍曰祥符旌師之居
也嘗有問易中要旨者師曰夫神生於無形
而成於有形從有以至於無然後能合乎妙
圓正覺之道故自四十九衍以至於萬有一
千五百二十以窮天下之理以盡天下之性
不異吾聖人之教也示寂日爲衆曰天不高
地不厚自是時人覩不透但看臘月二十五
依舊面南看北斗瞑然而逝茶毗獲設利建
塔

青原下九世

文殊真禪師法嗣

瑞州涇山曉聰禪師遊方時在雲居作燈頭
見僧說泗州大聖近在揚州出現有設問曰
既是泗州大聖爲甚麼却向揚州出現師曰
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後僧舉似蓮華峯祥庵
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
之住後僧問達磨未傳心地印釋迦未解髻
中珠此時若問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師
曰六月雨淋淋寬其萬姓心曰恁麼則雲散
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曰脚跟下到金剛水
際是多少僧無語師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
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
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
又何必更對衆怱怱珍重問無根樹子向甚
麼處栽師曰千年常住一朝僧問如何是離

聲色句師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
學人知恩不昧也師曰四大海深多少問古
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此去漢陽不遠曰磨後
如何師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問如何是佛師
曰理長即就上堂教山僧道甚麼即得古即
是今今即是古所以楞嚴經道松直棘曲鵠
白烏玄還知得麼雖然如是未必是松一向
直棘一向曲鵠便白烏便玄洞山道這裏也
有曲底松也有直底棘也有玄底鵠也有白
底烏久立上堂僧問學人進又不得退又不
得時如何師曰抱首哭蒼天僧無語師曰汝
還知鉢盂鑽子落處麼汝若知得落處也從
汝問三十年後驀然問著也不定上堂舉寒
山云井底生紅塵高峯起白浪石女生石兒
龜毛寸寸長若要學菩提但看此模樣良久

曰還知落處也無若也不知落處看看菩提
入僧堂裏去也久立上堂春寒凝沍夜來好
雪還見麼大地雪漫漫春風依舊寒說禪說
道易成佛成祖難珍重上堂晨鷄報曉靈粥
後便天明燈籠猶瞋睡露柱却惺惺復曰惺
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明朝後日莫認
奴作郎珍重因事示衆天晴蓋却屋乘乾刈
却禾早輸王稅了鼓腹唱巴歌問德山入門
便棒猶是起模畫樣臨濟入門便喝未免捏
目生花離此二途未審洞山如何爲人師曰
天晴久無雨近日有雲騰曰他日若有人問
洞山宗旨教學人如何舉似師曰園蔬枯槁
甚擔水潑菠稜師一日不安上堂辭衆述法
身頌曰叅禪學道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藏
余今老倒尪羸甚見人無力得商量唯有鑑

頭知我意栽松時復上金剛言訖而寂塔于
金剛嶺

南臺勤禪師法嗣

汝州高陽法廣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悲千手
眼師曰墮坑落壑

潭州石霜節誠禪師僧問古者道捲簾當白
晝移榻對青山如何是捲簾當白晝師曰過
淨瓶來曰如何是移榻對青山師曰却安舊
處著上堂心外無法法外無心隨緣蕩蕩更
莫沉吟你等諸人纔上塔道便好回去更要
待第二杓惡水潑作甚麼

德山晏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志先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時如
何師曰角弓彎似月寶劍利如霜曰如何領
會師曰金甲似魚鱗朱旗如火燄問遠遠投

師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恁麼則虛伸一問
師曰少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大通智勝
佛十劫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食
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問軍期急速時如何
師曰十字街頭滿面塵曰爲甚麼如此師曰
知而故犯問如何是無爲之談師曰石羊石
虎喃喃語曰是何言教師曰長行書不盡短
偈絕人聞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皆以
成佛道

黑水璟禪師法嗣

石四

我崑黑水義欽禪師上堂僧出禮拜師曰大
地百雜碎便下座

五祖戒禪師法嗣

石三

洪州泐潭懷澄禪師僧問見者是色聞者是
聲離此二途請師別道師曰古寺新牌額問

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觀世音菩薩師一日見僧被衲師曰得恁麼好針線曰祇要牢固師曰打草驚蛇作甚麼曰客來須看師曰祇有這箇更別有曰雲生嶺上師曰未更道曰水滴巖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

瑞州洞山自寶禪師上堂總恁麼風恬浪靜那裏得來忽遇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當恁麼時覓箇水手也難得衆中莫有把柂者麼衆無對師曰賺殺一船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腰長脚短

復州北塔思廣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變通之事師曰東涌西沒曰變通後如何師曰地肥茄子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左手書右字曰學人不會師曰歐頭柳脚

五四

三三

蘄州四祖端禪師法身頌曰燈心刺著石人脚火急去請周醫博路逢龐公相借問六月日頭乾曬却

潭州雲蓋志顥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古寺碑難讀曰意旨如何師曰讀者盡攢眉

舒州海會通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柿桶蓋椶笠曰學人不曉師曰行時頭頂戴坐則挂高壁

瑞州洞山妙圓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頭腦相似

蘄州義臺子祥禪師僧問如何是義臺境界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桀犬吠堯

明州天童懷清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眼裏不著沙曰如何領會師曰耳裏不著水曰恁麼則禮拜也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

越州寶嚴叔芝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身木骨曰意旨如何師曰五彩金裝曰恁麼則頂禮去也師曰天台柳栗

蘄州五祖山秀禪師僧問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既是無法可說又將何說師曰霜寒地凍曰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師曰日出冰消僧擬議師曰何不進語僧又無語師曰卓不橫推理無曲斷

襄州白馬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來河漲曰如何是法師曰風來樹動

隨州水南智昱禪師上堂欲識解脫道鷄鳴天已曉趙州庭前栢打落青州棗吐

三

三

音釋

簷 都騰切音登 簷蓋也
波 通禾切音睹 萊名
𠄎 同凡烏光切音狂 𠄎而煙也
𠄎 同境切音𠄎 境切音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二

石五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九世

福昌善禪師法嗣

安吉州上方齊岳禪師僧問如何是菩提師

曰甄頭瓦子曰意旨如何師曰苦上堂旋收

黃葉燒青煙竹榻和衣半夜眠粥後放叅三

下鼓孰能更話祖師禪便下座

明州育王常坦禪師僧問如何是有中有師

曰金河峯上曰如何是無中無師曰般若堂

前上堂于花競發百鳥啼春是向上句諸佛

出世知識與慈是向下句作麼生是不涉二

途句若識得頂門上出氣若識不得土牛耕

石田擊禪牀下座

潤州金山瑞新禪師僧問吾有大患為吾有

身父母未生未審此身在甚麼處師曰曠大

劫來無處所若論生滅盡成非曰恁麼則周

徧十方心不在一切處師曰泥裏撼椿上堂

世間所貴者和氏之璧隋侯之珠金山喚作

驢屎馬糞出世間所貴者真如解脫菩提涅

槃金山喚作尿沸碗鳴且道恁麼說話落在

甚麼處故不是取舍心重信邪倒見諸人要

知麼猛虎不顧几上肉洪爐豈鑄囊中錐

乾明信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彞肅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

師曰大樹大皮裏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樹

小皮纏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四王擡不起

智門祚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寧府李氏子依普安

院仁銑上人出家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

窮玄詰問鋒馳機辯無敵咸知法器僉指南
遊首造智門即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
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師
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出住翠峯後遷
雪竇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視大眾曰若論本
分相見不必高陞法座遂以手畫一畫曰諸
人隨山僧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
各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
便陞座上首白椎罷有僧方出師約住曰如
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瓦礫生光把
住則真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作
者共相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峰祖席已臨雪
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謾追
風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
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爲人師曰

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曰未審祇恁麼
別有在師曰射虎不真徒勞沒羽問吹大法
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如何即是師曰清風
來未休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一言已
出駟馬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著乃普觀
大眾曰人天普集合發明箇甚麼事馬可互
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
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祇言自知
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鑒之
端言下知宗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知真實
相爲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
現前箇箇壁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辯
取未明明取旣辯明得能截生死流同據佛
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
助無爲之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祥雲

五色曰學人不曾師曰頭上漫漫問達磨未
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古木曰來後如何師曰
鶴唳青霄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一不成二
不是問和尚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爾鼻孔
在我手裏曰見後如何師曰穿過髑髏有僧
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便棒僧曰豈無方
便師曰罪不重科復有一僧出禮拜起曰請
師答話師曰兩重公案曰請師不答話師亦
棒問古人道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千
聞不如一見曰此話大行師曰老鼠銜鐵問
古人道皎皎地絕一絲頭祇如山河大地又
且如何師曰面赤不如語直曰學人未曉師
曰徧問諸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乘槎
斫額曰莫祇這便是師曰浪死虛生問如何
是緣生義師曰金剛鑄鐵券曰學人不曾師

曰關市裏牌曰恁麼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
起時師曰列下問四十九年說不盡底請師
說師曰爭之不足曰謝師答話師曰鐵棒自
看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曰拈却鼻孔曰
學人不曾師曰一喜一悲僧擬議師曰苦問
如何是脫珍御服著弊垢衣師曰垂手不垂
手曰乞師方便師曰左眼挑筋右眼抉肉問
龍門爭進舉那箇是登科師曰重遭點額曰
學人不曾師曰退水藏鱗問寂寂忘言誰是
得者師曰卸帽穿雲去曰如何領會師曰披
蓑帶雨歸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一場
酸澁問坐斷毗盧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殷勤
送別瀟湘岸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天
寬地窄太愁人僧禮拜師曰苦屈之詞不妨
難吐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定花板上

曰莫便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符到奉行上堂僧問如何是吹毛劔師曰苦曰還許學人用也無師噓一噓乃曰大衆前共相酬唱也須是箇漢始得若也未奔流度刃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火聚近著即燎却面門亦如按太阿寶劔衝前即喪身失命乃曰太阿橫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輕閃爍復云看看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寒山訪拾得曰恁麼則入不二之門師噓一噓復曰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孤峯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却顧謂侍者曰適來有人看方丈麼者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虛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

五

五

向甚麼處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爲甚麼擡脚不起神通遊戲底鬼神不能測爲甚麼下脚不得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大衆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惜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峯寒色曰未委向上更有也無師曰雨滴巖花上堂僧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點曰恁麼則爲祥爲瑞去也師曰兩重公案乃曰雪覆蘆花欲暮天謝家人不在漁船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鐵鞭師一日遊山四顧周覽謂侍者曰何日復來於此侍者哀乞遺偈師曰平生唯患語之多矣翌日出杖屨衣盂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至期盥沐攝

衣北首而逝塔全身於寺之西塢賜明覺大師

襄州延慶山子榮禪師僧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三箇童兒弄花毬曰恁麼則終朝盡日也師曰頭白齒落上堂僧問靈光隱隱月照寒牕善法堂前請師舉唱師曰聽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脚下毛生問如何是佛師曰橫身彰十號入柳示雙趺曰將何供養師曰合掌當習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穿耳胡僧不著鞋

洪州百丈智映寶月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宰堵那吒掌上擎曰恁麼則北塔的子韶石兒孫也師曰斫額望新羅韶州南華寶綠慈濟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山綠水曰未來時還有意也

一五

六

無師曰高者高低者低

黃州護國院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寒松青有千年色一徑風飄四季香問如何是靈山一會師曰如來纔一顧迦葉便低眉

瑞州九峯勤禪師僧問方便門中請師垂示師曰佛不奪衆生願曰恁麼則謝師方便師曰却須喫棒上堂口羅舌沸千喚萬喚露柱因甚麼不回頭良久曰美食不中飽人喫便下座

潭州雲蓋繼鵬禪師初謁雙泉雅禪師泉令克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省發一日泉向火次師侍立泉忽問拄杖子話試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火筋便撼師豁然大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舌頭無

骨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湯瓶火裏煨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天曰出世後如何
師曰地上堂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
在天堂苦不在地獄良久曰相識滿天下知
心能幾人

五

七

鄂州黃龍海禪師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
曰看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以拄杖點之
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掘地討天

鼎州彰法澄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多少人摸索不著曰忽然摸著又作麼
生師曰堪作甚麼

泉州雲臺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嗔拳不打笑面曰如何施設師曰天台則
有南嶽則無問如何是佛師曰月不破五日
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一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今日好曬麥曰意旨如何師曰問取
磨頭上堂菩薩子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
且道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南瞻部洲北鬱單
越

福嚴雅禪師法嗣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匙
挑不上曰如何是道師曰險路架橋歲夜小
叅曰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
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羹燒楮火
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
他牆剛被時人喚作即便下座歸方丈至夜
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
尚師曰作甚麼那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
師遂將下頭帽擲在地上那便拾去師跳下
禪牀攔胸擒住叫曰賊賊那將帽子覆師頂

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出去時
法昌爲侍者師顧昌曰這公案作麼生昌曰
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南嶽衡嶽寺振禪師山居頌曰呵呵瘦松
寒竹鎖清波有時獨坐磐陀上無人共唱太

平歌朝看白雲生石五洞口暮觀明月照娑婆有
人問我居山事三尺杖子攪黃河

開福賢禪師法嗣

日芳上座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豎起
拄杖僧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橫按拄杖
僧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擲下拄杖僧曰
三句外請師道師便起去師贊開福真曰清
儀瘦兮可瞻可仰仰之非親妙筆圖兮可擬
可像像之非真非親非真秋月盈輪有言無
味兮的中的既往如在今見焉覓當機隱顯

兮絲髮諳訛金烏卓午兮迅風霹靂

報慈嵩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遜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
白面皺曰如何是法師曰暑往寒來問如何
是三界外事師曰洛陽千里餘不得舊時書

德山遠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臨江軍人也操行清苦
徧游師席以明悟爲志叅德山見山上堂顧
視大眾曰師子嘯呻象王回顧師忽有省入
室陳所解山曰子作麼生會師回顧曰後園
驢喫草山然之後石五至雪竇竇與語喜其超邁
目曰海上橫行暹道者遂命分座四方英衲
敬畏之他日竇舉師出世金鵝師聞潛書二
偈于壁而去曰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慙未廁
嶺南能三更月下離巖竇眷眷無言戀碧層

二十餘年四海間尋師擇友未嘗閑今朝得
到無心地却被無心趣出山晚年衆請滋甚
遂開法開先以慰道俗之望開堂日上首白
椎罷師曰千聖出來也祇是稽首讚歎諸代
祖師提挈不起是故始從迦葉迄至山僧二
千餘年月燭慧燈星排道樹人天普照凡聖
齊榮且道承甚麼人恩力老胡也祇道明星
出現時我與大地有情同時成道如是則彼
既丈夫我亦爾孰爲不可良由諸人不肯承
當自生退屈所以便推排一人半箇先達出
來遞相關發也祇是與諸人作箇證明今日
人天會上莫有久遊赤氷夙在荆山懷袖有
珍頂門有眼到處踐踏覺場底衲僧麼却請
爲新出世長老作箇證明還有麼時有僧出
師曰象駕崢嶸謾進途誰信螳螂能拒轍問

一棒一喝猶是葛藤瞬目揚眉拖泥帶水如
何是直截根源師曰速曰恁麼則祖師正宗
和尚把定師曰野渡無人舟自橫問如何是
露地白牛師曰瞎問妙峯頂上即不問半山
相見事如何師曰把手過江來曰高步出長
安師曰脚下一句作麼生道僧便喝師曰山
腰裏走問一雨所潤爲甚麼萬木不同師曰
羊羹雖美衆口難調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
曰依舊孟春猶寒問更深夜靜時如何師曰
老鼠入燈籠問瞥臆瞥喜時如何師曰適來
菩薩面如今夜叉頭上堂一若是二即非東
西南北人不知休話指天并指地青山白雲
徒爾爲以拄杖擊香臺下座問雨雪連天爲
甚麼孤峯露頂師曰有甚遮掩處上堂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洛陽城古曰學人

不會師曰少室山高僧禮拜師迺曰佛種從緣起遂舉拄杖曰拄杖子是緣且作麼生說箇起底道理良久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卓拄杖下座

吉州禾山楚材禪智禪師臨江軍人也僧問佛令祖令諸方並行未審和尚如何師曰山僧退後曰恁麼則諸方不別也師曰伏惟伏惟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山河安掌上曰恁麼則迴超今古外師曰展縮在當人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海晏河清曰發後如何師曰徧界無知已問如何是和尚說法底口師曰放一線道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曰爲甚麼不雕琢師曰弄巧翻成拙

秀州資聖院盛勤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

石五

十一

師曰山青水綠問四威儀中如何履踐師曰鷺鷥立雪曰恁麼則聞鐘持鉢日上欄干師曰魚躍千江水龍騰萬里雲曰畢竟如何師曰山中逢猛虎天上見文星上堂多生覺悟非干衲一點分明不在燈拈拄杖曰拄杖頭上祖師燈籠脚下彌勒須彌山腰鼓細即不問你作麼生是分明一點你若道得無邊剎境總在你眉毛上你若道不得作麼生過得羅刹橋良久曰水流千派月山鎖一溪雲卓拄杖下座

潭州鹿苑圭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吳頭楚尾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騎馬踏鐙不如步行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胡人讀漢書上堂凡有因緣須曉其宗若曉其宗無是無不是用則波騰海沸全真體以運

行體則鏡淨水沉舉隨緣而會寂且道兜率
天宮幾人行幾人坐若向這裏辯得緇素許
你諸人東西南北如雲似鶴於此不明踏破
草鞋未有了日在叅

青原下十世

洞山聰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瑞州人也少年麤猛
忽悟浮幻投師出家乃修細行叅洞山一日
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居士家士高行爲時
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
飽叅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即開
疏如不契即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
師曰黑似漆士曰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
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慊懼
即還洞山山問其故師具言其事山曰你問

石五

十二

我我與你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
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
大悟機鋒不可觸住後僧問承師有言不談
玄不說妙去此二途如何指示師曰蝦蟇趕
鷄子曰全因此問也師曰老鼠弄糊獮上堂
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蝦蟇蚯蚓各有窟
穴烏鵲鳩鴿亦有窠巢正當與麼時爲甚麼
人說法良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上堂三
峽道無別朝朝祇麼說僧繇會寫真鎮府出
鎮鐵上堂不長不短不小不大此箇道理是
誰境界咄上堂聞說佛法兩字早是污我耳
目諸人未跨雲居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
然如是也是爲衆竭力上堂舉夾山道關市
門頭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雲居即
不然婦搖機軋兒弄口過過上堂諸方有

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劔刃裏藏身雲居這
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鞋打睡早朝旋打
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篾縛起上堂雲居
不會禪洗脚上牀眠冬瓜直籠侗瓠子曲彎
彎

百五

十三

潭州大瀉懷宥禪師僧問人將語試金將火
試未審衲僧將甚麼試師曰拄杖子曰畢竟
如何師曰退後著僧應若師便打曰教休不
肯休直待雨淋頭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藤州鐔津李氏子七歲
出家十三得度十九遊方徧叅知識得法于
洞山師夜則頂戴觀音像而誦其號必滿十
萬乃寢以爲常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
能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
抗宗韓排佛之說讀之者畏服後居永安蘭

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
仁宗皇帝覽之加歎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
詔褒寵賜號明教宰相韓琦大叅歐陽脩皆
延見而尊禮之洎東還熙寧四年六月四日
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
大梅老貪隨鼯鼠聲至中夜而化闍維不壞
者五曰頂曰耳曰舌曰童真曰數珠其頂骨
出舍利紅白晶潔道俗合諸不壞塋於故居
永安之左後住淨慈北磻居簡嘗著五種不
壞贊師有文集二十卷目曰鐔津盛行于世
洪州太守許式叅洞山得正法眼一日與泐
潭澄上藍溥坐次潭問聞郎中道夜坐連雲
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話公曰今
日放衙早潭曰聞答泗州大聖在揚州出現
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不虛傳公曰

和尚早晚回山潭曰今日被上藍覲破藍便
喝潭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奈船何打破岸
斗

泐潭澄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漳州龍溪陳氏

子誕生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小字泗州既有

十五

十四

真兆僉知祥應齟齬出家卅角圓頂篤志道
學寢食無廢一日洗面溪水于地微有省發
即慕叅尋遠造泐潭法席投機印可師事之
十餘年去遊廬山掌記於圓通訥禪師所皇

祐中仁廟有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
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後遣中
使問曰才去豎拂人立難當師即以頌回進
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
與衆人同帝覽大悅又詔入對便殿賜羅扇

一把題元寂頌於其上與師問答詩頌書以
賜之凡十有七篇至中和乞歸老山中乃進
頌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
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帝和頌不
允仍宣諭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

京國且與佛法師再進頌謝曰中使宣傳出

禁圍再令臣住此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

髮將何補萬幾霄露恩輝方湛湛林泉情味

苦依依堯仁況是如天濶應任孤雲自在飛

既而遣使賜龍腦鉢師謝恩罷捧鉢曰吾法

十五

十五

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

回奏上加歎不已治平中上疏丐歸仍進頌

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餘生

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石樓英廟依所乞

賜手詔曰大覺禪師懷璉受先帝聖眷累錫

宸章屢貢誠懇乞歸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開
心凡經過小可菴院任性住持或十方禪林
不得抑逼堅請師既渡江少留金山西湖四
明郡守以育王虛席迎致九峯詔公作疏勸
請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詩頌
榜之曰宸奎翰林蘇公賦知杭時以書問師
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廢學不
知堪上石否見叅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
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
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師終藏而不
出逮委順後獲於篋笥開堂日僧問諸佛出
世利濟羣生猊座師登將何拯濟師曰山高
水闊曰華發無根樹魚跳萬仞峯師曰新羅
國裏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劔峽徒勞放木鴉
師曰脫却衣裳臥荆棘曰人將語試師曰慣

得其使僧拊掌師曰更踣跳問聖君御頌親
頒賜和尚將何報此恩師曰兩手拓地曰恁
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曰半尋拄杖攪
黃河問艣棹不停時如何師曰清波箭急曰
恁麼則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師曰濟水
過新羅曰古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
花師曰兒童不識十字街問坐斷毗盧頂不
稟釋迦文猶未是學人行業如何是學人行
業師曰斫額望明月僧以手便拂師曰作甚
麼僧茫然師曰賺却一船人師曰若論佛法
兩字是加增之辭兼織之說諸人向這裏承
當得盡是二頭三首譬如金屑雖貴眼裏著
不得若是本分衲僧纔聞舉著一擺擺斷不
受纖塵獨脫自在最爲親的然後便能在天
同天在人同人在僧同僧在俗同俗在凡同

凡在聖同聖一切處出沒自在並拘檢他不得名邈他不得何也爲渠能建立一切法故一切法要且不是渠渠旣無背面第一不用妄與安排但知十二時中平常飲啄快樂無憂祇此相期更無別事所以古人云放曠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上堂文殊寶劍得者爲尊乃拈拄杖曰淨因今日恁麼直得千聖路絕雖然如是猶是矛盾相攻不犯鋒鎧如何運用良久曰野蒿自發空臨水江燕初歸不見人叅上堂太陽東昇爍破大千之

暗諸人若向明中立猶是影響相馳若向暗中立也是藏頭露影漢到這裏作麼生吐露良久曰逢人祇可三分語未可全拋一片心叅上堂世法裏面迷却多少人佛法裏面醉却多少人祇如不迷不醉是甚麼人分上事

石五

十七

上堂言鋒纔擊義海交深若用徑截一路各請歸堂上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遂拈起拄杖曰這箇不是物即今現形也且道月在甚麼處良久曰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蹤不用尋擊香臺下座上堂白日東上白日西落急如投壺閃寥廓神龍一舉透無邊纖鱗猶向泥中躍靈燄中休湊泊三歲孩童髻四角叅上堂良久舉起拳頭曰握拳則五嶽倒卓展手則五指參差有時把定佛祖關有時拓開千聖宅今日這裏相呈且道作何使用拍禪牀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曰

臨安府靈隱雲知慈覺禪師僧問一佛出世各坐一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白雲橫谷口日光前絕後去也師曰錯曰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曰點問如何是道師曰甚麼道

曰大道師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西天駐泊此地都監僧禮拜師乃吽吽上堂日月雲霞爲天標山川草木爲地標招賢納士爲德標閑居趣寂爲道標拈拄杖曰且道這箇是甚麼標會麼拈起則有文有彩放下則癡癡磕磕直得不拈不放又作麼生良久曰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卓一一下座上堂秋風起庭梧墜衲子紛紛看祥瑞張三李四賣翼虛拾得寒山爭賤貴齟面相逢更無難易四衢道中棚欄瓦市畝塞虛空普天匝地任是臨濟赤肉團上雪峰南山鼉鼻玄沙見虎俱胝舉指一時拈來當面布施更若擬議千山萬水復曰過

婺州承天惟簡禪師僧問佛與衆生是一是二師曰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曰畢竟是

右五

十八

一是二師曰唯餘一朵在明日恐隨風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星多不當月曰用者如何師曰日落後如何師曰觀世音菩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理長即就曰如何領會師曰繪雉不成雞問開口即失閉口即喪未審如何說師曰舌頭無骨僧曰不會師曰對牛彈琴上堂夫遮那之境界衆妙之玄門知識說之而莫窮善財酌之而不竭文殊體之而寂寂普賢證之以重重若也隨其法性如雲收碧漢本無一物若也隨其智用如花開春谷應用無邊雖說徧恒沙乃同遵一道且問諸人作麼生是一道良久曰白雲斷處見明月黃葉落時聞擣衣叅上堂莫離蓋纏莫求佛祖去此二途以何依怙江淹夢筆天龍見虎古老相傳月不跨五叅上堂一刀兩段

埋沒宗風師子翻身拖泥帶水直饒坐斷十方不通凡聖脚跟下好與三十上堂拈一放一妙用縱橫去解除玄收凡破聖若望本分草料大似磨輓作鏡衲僧家合作麼生良久曰寔

石五

十九

明州九峯鑒韶禪師僧問承聞和尚是泐潭嫡子是否師曰是曰還記得當時得力句否師曰記得曰請舉看師曰左手握拳右手把筆上堂山僧說禪如蚱蜢吐油捏著便出若不捏著一點也無何故祇爲不曾看讀古今因緣及預先排疊勝妙見知等候陞堂便磨唇將背將粥飯氣熏炙諸人凡有一問一答蓋不得已豈獨山僧看他大通智勝如來默坐十劫無開口處後因諸天梵天及十六王子再三勸請方始說之却不是秘惜祇爲不

敢埋沒諸人山僧既不埋沒諸人不得道山僧曾陞座叅

婺州西塔顯殊禪師上堂黃梅席上數如麻句裏呈機事可嗟直是本來無一物青犬白日被雲遮叅

天台崇善寺用良禪師僧問三門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八兩移來作半斤曰恁麼則秋水泛漁舟去也師曰東家點燈西家爲甚麼却覓油曰山高月上選師曰道甚麼曰莫瞞睡師曰入水見長人

臨江軍慧力有文禪師上堂建山寂寞坐倚城郭無味之談七零八落以拄杖敲香臺下座

福州雪峯象敦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把火照魚行曰如何是法師曰唐人譯不出曰

佛法已蒙師指示未審畢竟事如何師曰臘月三十日

南康軍雲居守億禪師上堂馬祖纔陞堂雄峰便卷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籍便下座瑞州洞山永孚禪師上堂棒頭挑日月木馬

夜嘶鳴拈拄杖曰雲門大師來也卓一下曰

炊沙作飯看井作袴叅

令滔首座久叅泐潭潭因問祖師西來單傳

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子作麼生會師曰

某甲不會潭曰子未出家時作箇甚麼師曰

牧牛潭曰作麼生牧師曰早朝騎出去晚後

復騎歸潭曰子大好不會師於言下大悟遂

成頌曰放却牛繩便出家剃除鬚髮著袈裟

有人問我西來意拄杖橫挑囉哩囉

洞山寶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清辯禪師僧問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未審和尚得箇甚麼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曰爭奈大眾眼何便歸衆師噓兩噓

北塔廣禪師法嗣

荆門軍玉泉承皓禪師姓王氏眉州丹稜人也依大力院出家登具後遊方叅北塔發明心要得大自在三昧製犢鼻毬書歷代祖師名字乃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爲皓布毬元豐間首衆於襄陽谷隱有鄉僧亦効之師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爲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張無盡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致開法於郢州大陽時谷隱主者私爲之喜師受請陞座曰某在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

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爲汝
說破携拄杖下座傲然而去尋遷玉泉有示
衆曰一夜雨霧烹打倒蒲萄棚知事頭首行
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拄拄到天明依
舊可憐生自贊粥稀後坐牀窄先臥耳聾愛
高聲眼昏宜字大冬至示衆曰晷運推移布
衲赫赤莫怪不洗無來換替僧入室次狗子
在室中師叱一聲狗便出去師曰狗却會你
却不會師示寂門人圍繞師笑曰吾年八十
一老死昇屍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
日言畢而逝

四祖瑞禪師法嗣

福州廣明常委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
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看曰恁麼則謝師指
示師曰等閑垂一釣容易上鉤來

雲蓋顛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文慶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函
蓋乾坤句師曰合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
曰闢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窄上堂道
本無爲法非延促一念萬年千古在日月白
風恬山青水綠法法現前頭頭具足祖意教
意非直非曲要識廬陵米價會取山前麥熟
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方岳禪師法嗣

越州東山國慶順宗禪師上堂心生則種種

百五

三

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拈起拄杖曰此箇是
法那箇是滅底心若人道得許你頂門上具
眼其或未然雲暗不知天早晚雪深難辨路
高低叅

金山新禪師法嗣

安吉州天聖守道禪師上堂日月遶須彌人間分晝夜南閻浮提人祇被明暗色空留礙且道不落明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叅上堂不從一地至一地寂滅性中寧有位釋迦稽首問然燈仁者何名爲受記便下座

雪竇顯禪師法嗣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也世以漁爲業母夢星殞于屋乃孕及產尤多吉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貫之師不忍乃私投江中父怒笞之師恬然如故長遊京師依景德寺爲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善葉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抵龍門復至都下欲繼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拊師背曰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覺

五

三

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爲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矣覺曰汝行脚費却多少草鞋曰和尚莫瞞人好覺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爲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驪龍領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聞拊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海內嗣法者甚衆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臥地曰意旨如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眉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西天此上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曰林間鳥噪水底魚行上堂須彌頂上不

扣金鐘畢鉢巖中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
諸人反著草鞋朝遊檀特暮到羅浮拄杖針
筒自家收取上堂衲僧橫說豎說未知有頂
門上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
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上堂大衆集定乃曰

上來道箇不審能銷萬兩黃金下去道箇珍
重亦銷得四天下供養若作佛法話會滴水
難消若作無事商量眼中著屑且作麼生即
是良久曰還會麼珍重上堂夫爲宗師須是
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遇賤即貴遇貴即
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人之食
令他永絕飢渴遇賤即貴握土成金遇貴即
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
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復何用飢人之
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

土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
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
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逢達
磨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
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
不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魄干拙
收來也孛孛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關
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叅上堂觸髅常干
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芭蕉聞雷開葵花隨日
轉諸仁者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麼葵花隨日
轉還有眼麼若也會得西天即是此土若也
不會七九六十三收上堂靈源絕朕普現色
身法離斷常有無堪示所以道塵塵不見佛
刹刹不聞經要會靈山親授記晝見日夜見
星良久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叅上堂夜來

寒霜凜冽黃河凍結陝府鐵牛腰折盡道女
媧煉石補天爭奈西北一缺如今欲與他補
却又恐大地人無出氣處且留這一竅與大
地人出氣叅上堂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上士
見之鬼神茶飯中下得之狂心頓息更有一

石五

三五

人切忌道著上堂光透日月明暗不收智出
聖凡賢愚不歷所以道不用低頭思量難得
良久曰是甚麼上堂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
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何似南山起雲
北山下雨若也會得甜瓜徹蒂甜若也不會
苦瓠連根苦上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
端且道妙喜世界不動如來說甚麼法十世
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祇如威音王佛最初
一會度多少人若是通方作者試爲道看良
久曰行路難行路難萬仞峯頭君自看上堂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金色頭陀見處不
真雞足山中與他看守衣鉢三千大喻八百
小喻大似泥裏洗土塊四十九年三百六十
餘會摩竭提國猶較些子德山臨濟雖然丈
夫爭似蜀賓國王一刀兩段如今若有箇人
鼻孔遼天山僧性命何在良久曰太平本是
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喝一喝下座僧問
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師曰掘
地深埋曰此人還受安排也無師曰土上更
加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長江無
六月曰見後如何師曰一年一度春室中間
偈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
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又曰蜀魄連
宵叫鷓鴣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泥
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菴門弟子智才住臨

平之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
 歸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
 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
 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才問卯塔已成
 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
 寂塔全身寺東之原崇寧中謚振宗禪師

石五

三六

音釋

尿 同君徒昆切音 楮 上音骨下音 乙
 脉尾下竅也 吐 楮木頭 軋 點
 切音扎 過 古禾切音 戈 過 咬 莊華切
 卓聲也 小兒相應之聲 鬚 音搥 蛇
 也 鳥 蝻 上音窄下 鷓 都括切音 撮
 音猛蟻類 鷓 鷓鳥名 鳴 丁聊切音
 貂鳴鷓黃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三

石六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十世

雪竇顯禪師法嗣

越州稱心省侖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行人念路僧曰不會師曰繫峭草鞋

上堂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拈拄杖曰拄

杖是緣那箇是佛種拄杖是一乘法那箇是

緣這裏叅見釋迦老子了却買草鞋行脚不

得向衲僧門下過打折汝腰且道衲僧據箇

甚麼良久曰三十年後莫孤負人卓拄杖下

座

泉州承天傳宗禪師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

則時如何師曰承天今日高豎降旗僧便喝

師曰臨濟兒孫僧又喝師便打問如何是般

若體師曰雲籠碧嶠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

月在清池

處州南明日慎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

別師曰水天影交碧曰畢竟是同是別師曰

松竹聲相寒

舒州投子法宗禪師

時稱道者

僧問如何是道者

家風師曰袈裟裹草鞋曰意旨如何師曰赤

脚下桐城

天台寶相蘊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堂

堂八尺餘

岳州君山顯昇禪師上堂大方無外舍裹十

虛至理不形圓融三際高超名相妙體全彰

迥出古今真機獨露握驪珠而鑑物物物流

輝擲寶劍以揮空空空絕迹把定則摩竭掩

室淨名杜詞放行則拾得搖頭寒山拊掌且

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卓一下曰瞬目揚眉處憑君子細看

平江府水月寺惠金典座依明覺於雪竇聞舉須彌山話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遇之殿軒覺問汝名甚麼曰惠金覺曰阿誰惠汝金曰

容少間去方丈致謝覺曰即今擲曰這裏容

和尚不得

修撰曾會居士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公守池州一日會于景德寺公遂引中庸大學叅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覺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邪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覺曰

清長老道箇甚麼公曰又與麼去也覺曰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波子圈襪不得麼公曰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覺曰勘破了也公大笑

延慶榮禪師法嗣

廬山圓通居訥祖印禪師梓州人姓蹇氏生而英特讀書過目成誦十一出家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後肄業講肆者年多下之會禪者南遊回力勉其行於是徧叅荆楚間迄無所得至襄州洞山留止十年因讀華嚴論有省後游廬山道價日起由歸宗而遷圓通仁廟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師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大覺應詔及引對問佛法大意稱旨天下賢師知

人也僧問祖刹重興時如何師曰人在破頭山曰一朝權在手師便打

百丈映禪師法嗣

臨安府慧因懷祥禪師上堂南山高北山低日出東方夜落西白牛上樹覓不得烏鷄入水大家知且道覓得後又如何良久曰堪作甚麼

臨安府慧因義寧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摩耶夫人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悉達太子

南華緣禪師法嗣

齊州興化延慶禪師上堂言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全乖道體離此二途祖宗門下又且如何良久曰眼裏瞳兒吹木笛
韶州寶壽行德禪師冬日在南華受請示衆

曰新冬新寶壽言是舊時言若會西來意渡斯上船舶

韶州白虎山守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有眼無鼻孔

北禪賢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銑禪師上堂拈拄杖曰一大藏教是拭不淨故紙超佛超祖之談是誑諱閻閻漢若論衲僧門下一點也用不得作麼生是衲僧門下事良久曰多虛不如少實擊香臺下座

石六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漳州林氏子幼棄家依郡之崇福得度有大志自受具游方名著叢席浮山遠和尚嘗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也叅北禪禪問近離甚處師曰福嚴禪曰思大鼻孔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

般禪曰汝道我見時長多少師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禪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安樂否師曰安樂禪曰向汝道甚麼師曰教和尚莫亂統禪曰念汝新到不能打得你師曰某甲亦放和尚過茶罷禪問鄉里甚處師曰漳州禪曰三平在彼作甚麼師曰說禪說道禪曰年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禪曰有露柱且從無露柱年多少師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禪曰夜半放烏鷄師留北禪最久於是師資敲唱妙出一時晚至西山睽雙嶺深遂棲息三年始應法昌之請師在雙嶺受請與英勝二首座相別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畫一畫曰這箇即且止宗門事作麼生英曰須彌安鼻孔師曰恁麼則臨崖看澣眼特地一場愁英曰深

沙努眼睛師曰爭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不入師曰這般漢有甚共語處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畫一畫曰宗門事且止這箇事作麼生師便掌英曰這漳州子莫無去就師曰你這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打英曰也是老僧招得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祇要時人知有如貧子衣珠不從人得三世諸佛祇是弄珠底人十地菩薩祇是求珠底人汝等正是玲瓏乞丐懷實迷邦靈利漢纔聞舉著眨上眉毛便知落處若更踏步向前不如策杖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示衆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國師上堂汝若退身千尺我便當處生茅汝若覲面相呈我便藏身露影汝若春池拾礫我便撒下明珠直得水灑不著風吹不入如箇無

孔鐵鎚相似且道法昌還有爲人處也無良
久曰利刀割肉瘡猶合惡語傷人恨不銷上
堂春山青春水綠一覺南柯夢初足携筇縱
步出松門是處桃英香馥郁因思昔日靈雲
老三十年來無處討如今競愛摘楊花紅香
滿地無人掃上堂拈起拄杖曰我若拈起你
便喚作先照後用我若放下你便喚作先用
後照我若擲下你便喚作照用同時忽然不
拈不放你向甚麼處卜度直饒會得個儻分
明若遇臨濟德山便須腦門著地且道伊有
甚麼長處良久曰曾經大海休誇水除却須
彌不是山上堂夜半烏鷄誰捉去石女無端
遭指注空王令下急搜求唯心便作軍中主
雲門長驅瀉山隊伍列五位槍旗布三玄戈
弩藥山持刀青原荷斧石鞏彎弓禾山打鼓

石六

六

陣排雪嶺長蛇兵屯黃檗飛虎木馬帶毛烹
泥牛和角煮賞三軍犒師旅打葛藤分露布
截海颺塵橫山簸土擊玄關除徼路多少平
人受辛苦無邊刹海競紛紛三界聖凡無覓
處無覓處還知否昨夜雲收天宇寬依然帶
月啼高樹上堂閑來祇麼坐拍手誰賡和回
頭忽見簸箕星水墨觀音解推磨拍手一下
曰還會麼八十翁翁雖皓首看看不見老人
容上堂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無一箇唯有
十八高人緘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
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鎚未免燈籠勘破
不知道絕功勳妄自修因證果喝曰但能一
念回光定脫三乘羈鎖黃龍南禪師至上堂
拏雲攫浪數如麻點著銅睛眼便花除却黃
龍頭角外自餘渾是赤斑蛇法昌小刹路遠

山遥景物蕭疎游人罕到敢謂黃龍禪師曲
賜光臨不唯泉石生輝亦乃人天欣悅然雲
行雨施自古自今其奈爐鞴之所鈍鐵尤多
良醫之門病者愈甚瘥病須求靈藥銷頑必
藉金錘法昌這裏有幾箇塚根阿師病者病
在膏肓頑者頑入骨髓若非黃龍老漢到來
總是虛生浪死拈拄杖曰要會麼打麵還他
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僧問古鏡未磨時
如何師曰却須磨取曰未審如何下手師曰
鏡在甚麼處僧遂作一圓相師便打曰這漆
桶碌甑也不識師與感首座歲夜喫湯次座
曰昔日北禪分歲曾烹露地白牛和尚今夜
分歲有何施設師曰臘雪連山白春風透戶
寒座曰大眾喫箇甚麼師曰莫嫌冷淡無滋
味一飽能消萬劫飢座曰未審是甚麼人置

辨師曰無慚愧漢來處也不知英勝二首座
到山相訪英曰和尚尋常愛點檢諸方今日
因甚麼却來古廟裏作活計師曰打草祇要
蛇驚英曰莫塗糊人好師曰你又刺頭入膠
盆作甚麼英曰古人道我見兩個泥牛鬪入
海所以住此山未審和尚見箇甚麼師曰你
他時異日有把茆蓋頭人或問你作麼生祇
對英曰山頭不如領尾師曰你且道還當得
住山事也無英曰使鑽不及拖犁師曰還曾
夢見古人麼英曰和尚作麼生師展兩手英
曰蝦跳不出斗師曰休將三寸燭擬比太陽
輝英曰爭奈公案見在師曰亂統禪和如麻
似粟龍圖徐公禧布衣時與師往來爲法喜
之游師將化前一日作偈遺之曰今年七十
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徐

覽偈聳然邀靈源清禪師同往師方坐寢室以院務誠知事曰吾住此山二十三年護惜常住每自蒞之今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舉拄杖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徐與靈源皆屏息遂擲杖投牀枕臂而化

五十六

八

福州廣因擇要禪師上堂王臨寶位胡漢同風紐半破三佛殿倒卓藏身句即不問你透出一字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春風開竹戶夜雨滴花心上堂古者道祇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且如何是諸上座了底心良久曰漁翁睡重春潭闊白鳥不飛舟自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長安東洛陽西問如何是佛師曰福州檄欖兩頭尖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隈巖傍壑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前山後山

開先暹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饒州浮梁林氏子誕生之時祥光上燭鬚髮爪齒宛然具體風骨爽拔孩孺異常發言成章語合經史閩里先生稱曰神童年將頂角博覽典墳卷不再舒洞明今古才思俊邁風韻飄然志慕空宗投師出家試經圓具感悟夙習即徧參尋投機於開先法席出爲宗匠九坐道場四衆傾向名動朝野神宗賜高麗磨衲金鉢以旌師德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木頭雕不就曰恁麼則皆是虛妄也師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問如何是諸佛說不到底法師曰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曰學人未曉請師再指師曰九萬里鵬從海出一千年鶴遠天歸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閉口深藏

五十六

九

舌曰學人未曉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問
大修行人還入地獄也無師曰在裏許曰大
作業人還上天堂也無師曰鰕跳不出斗曰
恁麼則鑊湯爐炭吹教滅劒樹刀山喝使摧
師曰自作自受乃曰適來禪客出衆禮拜各
以無量珍寶布施大衆又於面門上放大光
明照耀乾坤令諸人普得相見於此明得可
謂十方諸佛各坐其前常爲勞生演說大法
豈假山僧重重註破如或未然不免橫身狗
物乃橫按拄杖曰萬般草木根苗異一得春
風便放花上堂寒寒風撼竹聲乾水凍魚行
澀林疎鳥宿難早是嚴霜威重那堪行客衣
單休思紫陌山千朵且擁紅爐火一攢放下
茱萸空中竹板倒却迦葉門前剎竿直下更
云不會算來也太無端叅師一日與學徒入

室次適東坡居士到面前師曰此間無坐榻
居士來此作甚麼士曰暫借佛印四大爲坐
榻師曰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即請坐道
不得即輸腰下玉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曰
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榻祇如山
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士
不能答遂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士乃
作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
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牀病骨難
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
院奪得雲山舊衲衣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
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猶相稱乞與佯狂老
萬回

東京智海本逸正覺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
如何師曰青青河畔草曰磨後如何師曰鬱

鬱園中柳曰磨與未磨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還我鏡來僧擬議師便喝上堂開口是合口是眼下無妨更著鼻開口錯合口錯眼與鼻孔都拈却佛也打祖也打真人面前不說假佛也安祖也安衲僧肚皮似海寬此乃一出入半合半開是山僧尋常用底敢問諸禪德刹竿因甚麼頭指天力士何故揜起拳良久曰叅上堂拈拄杖曰這拄杖在天也與日月並明在地也與山河同固在王侯也以代蒲鞭在百姓也防身禦惡在衲僧也晝橫肩上渡水穿雲夜宿旅亭撐門拄戶且道在山僧手裏用作何爲要會麼有時放步東湖上與僧遙指遠山青擊禪牀下座上堂憶得老僧年七歲時於村校書處得一法門超情離見絕妙玄爰自染神逾六十載今日

五六

十一

輒出普告大眾若欲傳持宜當諦聽遂曰寒原耕種罷牽犢負薪歸此夜一爐火渾家身上衣諸禪德逢人不得錯舉上堂古者道接物利生絕妙外錫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應用恰好諸禪德還會麼菜園墻倒晴方築房店籬穿雨過修院宇漏時隨分整兒孫大小盡風流上堂舉暹和尚道寒寒地爐火暖閑坐蒲團說迦葉不是談達磨無端此也彼也必然一般師召大眾曰迦葉甚處不是達磨那裏無端若檢點得出彼之二老一場懨懨若檢點不出三十年後莫道不被人瞞好上堂我有這一著人人口裏嚼嚼得破者速須吐却嚼不破者翻成毒藥乃召諸禪德作甚麼滋味試請道看良久曰醫王不是無方義千里蘇香象不回答道士問如何是道

師曰龍吟金鼎虎嘯丹田曰如何是道中人
師曰吐故納新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
曰骨鶴顛崖上冲天昧米民

越州天章元楚寶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曰便恁麼會時
如何師曰迢迢十萬不是遠上堂鼓聲錯落
山色崔嵬本旣不有甚處得來良久曰高著
眼

欽山勤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圓應禪師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
之談師曰喫粥喫飯

青原下十一世

雲居舜禪師法嗣

金陵蔣山法泉佛慧禪師隨州時氏子僧問
古人說不到處請師說師曰夫子入太廟曰

五

十二

學人未曉師曰春暖柳條青問如何是急切
一句師曰火燒眉毛問祖師面壁意旨如何
師曰撐天拄地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落
七落八問二祖立雪齊腰意旨如何師曰三
年逢一閏曰爲甚麼付法傳衣師曰村酒足
人酤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西瞿耶尼
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泗州大聖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髮長僧貌醜曰未審意旨如
何師曰閉戶怕天寒問南禪結夏爲甚麼却
在蔣山解師曰衆流逢海盡曰恁麼則事同
一家師曰夢裏到家鄉上堂來不來去不去
脚下須彌山腦後擎天柱大藏不能宣佛眼
不能覩諸禪德漸老逢春解惜春昨夜飛花
落無數上堂畫一圓相以手拓起曰諸仁者
還見麼團團離海嶠漸漸出雲衢諸人若也

未見莫道南明長老措大相却於寶華王座上念中秋月詩若也見得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上堂要去不得去要住不得住打破大散關脫却孃生袴諸仁者若到臘月三十日且道用箇甚麼良久曰柳絮隨風自西自

五十六

十三

東上堂古人恁麼南禪不恁麼古人不恁麼南禪却恁麼大眾還委恁麼王婆衫子短李四帽簷長聖節上堂拈拄杖擊法座一下曰以此功德祝延聖壽便下座上堂時人欲識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樹脚下分明不較多無奈行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樓臺烟鎖鐘鳴處師因雪下上堂召大眾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良久曰文殊笑普賢嗔眼裏無筋一世貧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睛定動未

免紙裹麻纏脚下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師晚奉詔住大相國智海禪寺問眾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就孰是眾皆無對師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明州天童澹交禪師僧問臨雲閣登太白峰高到這裏如何進步師曰但尋荒草際莫問白雲深曰未審如何話會師曰寒山逢拾得兩箇一時癡曰向上宗乘又且如何舉唱師曰前言不及後語上堂也大奇也大差十箇指頭八箇罇由來多少分明不用鑽龜打瓦便下座

建州崇梵餘禪師僧問臨濟喝少遇知音德山棒難逢作者和尚今日作麼生師曰山僧

被你一問直得退身三步脊背汗流曰作家
宗師今日遭遇師曰一語傷人千刀攪腹僧
以手畫一畫曰爭奈這箇何師曰草賊大敗
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孤峰無宿客
曰不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灘峻不留
船曰恁麼不恁麼則且置十五穿過髑髏一句作
麼生師曰堪笑亦堪悲上堂直須向黑豆未
生芽時搆取良久召大衆曰劔去遠矣
處州慈雲院修慧圓照禪師上堂片月浸寒
潭微雲滿空碧若於達道人好箇真消息還
有達道人麼微雲穿過你髑髏片月觸著你
鼻孔珍重

大滙宥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慧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
句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曰如何是截斷衆

流句師曰鐵山橫在路曰如何是隨波逐浪
句師曰船子下揚州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
曰灰飛火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
水出崑崙崑崙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鐵
牛步春草問隻履西歸當為何事師曰為緣
生處樂不是厭他鄉曰如何是當面事師曰
眼下鼻頭垂上堂心隨相起見自塵生了見
本心知心無相即十方刹海念念圓明無量
法門心心周匝夫如是者何假覺城東際叅
見文殊樓閣門開方親彌勒所以道一切法
門無盡海會同一法道場中拈起拄杖曰這
箇是一法那箇是道場這箇是道場那箇是
一法良久曰看看拄杖子穿過諸人髑髏須
彌山撥破諸人鼻孔擊香臺一下曰且向這
裏會取上堂從無入有易從有入無難有無

俱盡處且莫自顛預舉來看寒山拾得禮豐
干

安州大安興教慧憲禪師上堂我有一條拄
杖尋常將何比況採來不在南山亦非崑崙
西嶂拈起滿目光生放下驪龍縮項同徒若
也借看卓出人中之上擊香臺下座

育王璉禪師法嗣

臨安府佛日淨慧戒弼禪師僧問如何是毘
盧印師曰草鞋踏雪曰學人不會師曰步步
成蹤

福州天宮慎徽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波羅密
門門門長開三千大千微塵諸佛佛說法
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有非無不說亦有亦
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相逢舉目少人知昨
夜霜風漏消息梅花依舊綴寒枝

靈隱知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正童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
師曰夜行莫踏白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黃
張三黑李四

承天簡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山利元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大用
現前不存軌則東方一指乾坤肅靜西方一
指瓦解冰消南方一指南斗作竄北方一指
北斗潛藏上方一指築著帶釋鼻孔下方一
指穿過金剛水際諸人面前一指成得甚麼
邊事良久卓一下曰路上指奔鹿門前打犬
兒

九峰韶禪師法嗣

明州大梅法英祖鏡禪師本郡張氏子棄儒
試經得度肄講延慶凡義學有困於宿德輒

以詰師師縱辭辨之爲衆所敬忽曰名相迂
曲豈吾所宗哉乃叅九峯峰見器之與語若
久在叢席因痛劄之師領旨自爾得譽住後
上堂三十六旬之始七十二候之初末後句
則且置祇如當頭一句又作麼生道拈拄杖
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急急如律令大衆山
僧恁麼舉唱且道還有祖師意也無良久曰
記得東村黑李四年年親寫在門前卓拄杖
下座宣和初敕天下僧尼爲德士雖注法聚
議無一言以回上意師肆筆解老子詰進上
覽謂近臣曰法英道德經解言簡理詰於古
未有宜賜入道藏流行仍就賜冠珮壇誥不
知師意者往往以其爲佞諛明年秋詔復天
下僧尼師獨無改志至紹興初晨起戴樺皮
冠披鶴氅執象簡穿朱履使擊鼓集衆陞座

五六

七

召大衆曰蘭芳春谷菊秋籬物必榮枯各有
時昔毀僧尼專奉道後平道佞復僧尼且道
僧尼形相作麼生復取冠示衆曰吾頂從來
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拋下無遮障
放出神光透碧天擲之于地隨易僧服提鶴
氅曰如來昔日買皮衣數載漸將鶴氅披還
我丈夫調御服須知此物不相宜擲之舉象
簡曰爲嫌禪板太無端豈料遭他象簡瞞今
日因何忽放下普天致仕老仙官擲之提朱
履曰達磨攜將一隻歸兒孫從此赤脚走借
他朱履代麻鞋休道時難事掣肘化鵬未遇
不如鷄畫虎不成反類狗擲之橫拄杖曰今
朝拄杖化爲龍分破華山千萬重復倚肩曰
珍重佛心真聖主好將堯德振吾宗擲下拄
杖斂目而逝

王泉皓禪師法嗣

郢州林溪興教文慶禪師上堂六六三十六
東方甲乙木嘉州大像出關承陝府鐵牛入
西蜀叅

夾山遵禪師法嗣

江陵福昌信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如何是
第一葉師提起坐具僧曰雲生片片雨點霏
霏師曰不痛不知傷僧曰這箇猶是風生雨
意如何是第一葉師將坐具撼一撼僧拍掌
師曰一任踣跳問如何是佛師曰東家兒郎
西家織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擲筆拋梭上
堂召大衆舉頭師曰南山風色緊使下座

天衣懷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
體貌龐碩所事淳厚年十九依姑蘇承天永

五六

六

安道昇禪師出家巾侍十載剃度受具又三
年禮辭遊方至池陽謁振宗宗舉天親從彌
勒內官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爲
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
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
法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
師即心即佛時如何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
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圭命師開法瑞
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
刹命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
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
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皇帝下詔闢
相國寺六十四院爲八禪二律召師爲慧林
第一祖既至上遣使問勞問三日傳旨就寺
之三門爲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

賜坐師即跏趺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蘇州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師即舉盞長吸又蕩而撼之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師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即辭退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後帝登遐命入福寧殿說法以老乞歸林下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衆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艣棹船干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爲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靈巖其嗣法傳道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韓信臨朝曰中下之流如何領會師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事悔不慎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離問上是天

五十六

五十九

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尚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絲竹交音正恁麼時佛法在甚麼處師曰謝布施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大似不齊來上堂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須彌峩峩放下也四海晏清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即是放下即是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牀下座上堂看看爍爍瑞光照大千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刹土皆於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麼若也見得許

汝親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叅
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
氣趨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
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
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師全

身塔于蘇之靈巖

五十六

二十

東京法雲寺法秀圓通禪師秦州隴城辛氏
子母夢老僧託宿覺而有娠先是麥積山老
僧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游方魯
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
場嶺下魯後聞其所俄有兒生即往觀焉兒
為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從魯姓十九試經
圓具勵志講肆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因聞
無為軍鐵佛寺懷禪師法席之盛徑往叅謁
懷問曰座主講甚麼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

何為宗師曰法界為宗曰法界以何為宗師
曰以心為宗曰心以何為宗師無對懷曰毫
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
僧舉白兆叅報慈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師
忽大悟直詣方丈陳其所證懷曰汝真法器
吾宗異日在汝行矣初住龍舒四面後詔居
長蘆法雲為鼻祖神宗皇帝上仙宣就神御
前說法賜圓通號僧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
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此理如何師曰赤土搽
牛妳曰謝師答話師曰你話頭道甚麼僧擬
議師便喝問陽春二三月萬物盡生芽未審
道芽還增長也無師曰自家看取曰莫便是
指示處麼師曰芭蕉高多少曰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師曰這箇是白公底你底作麼
生曰且待別時師曰看你道不出上堂看風

五十六

二十一

使帆正是隨波逐浪截斷衆流未免依前滲
漏量才補職寧越長短買帽相頭難得恰好
直饒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不辯南北不
分有甚麼用處任是純鋼打就生鐵鑄成也
須額頭汗出總不恁麼如何商量良久曰赤
心片片誰知得笑殺黃梅石女兒上堂山僧
不會巧說大都應箇時節相喚喫椀茶湯亦
無祖師妙訣禪人若也未相諳踏著秤鎚硬
似鐵上堂秋雲秋水青山滿目這裏明得千
足萬足其或未然道士倒騎牛叅上堂寒雨
細朔風高吹沙走石拔木鳴條諸人盡知有
且道風作何色若識得去許你具眼若也不
識莫怪相瞞叅上堂少林九年冷坐却被神
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祇得麻纏紙裹還會
麼笑我者多哂我者少上堂衲僧家高揖釋

迦不拜彌勒未爲分外祇如半偈亡軀一句
投火又圖箇甚麼良久曰彼彼住山人何須
更說破師示疾謂衆曰老僧六處住持有煩
知事首座大衆今來四大不堅火風將散各
宜以道自安無違吾囑遂曰來時無物去時
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師良
久監寺惠當進曰和尚何不道末後句師曰
珍重珍重言訖而逝

東京相國慧林院若冲覺海禪師江寧府鍾
氏子上堂碧落靜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
如練清風來不歇林下道人幽相看情共悅
諸仁者邇來道箇清風明月猶是建化門中
事作麼生是道人分上事良久曰閑來石上
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上堂無邊義海咸
歸顧眄之中萬象形容盡入照臨之內你諸

人築著磕著因甚麼却不知良久曰莫怪山僧太多事光陰如箭急相催珍重

真州長蘆應夫廣照禪師滁州蔣氏子僧問古者道如來禪即許老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未審如來禪與祖師禪是同是別師曰一

箭過新羅僧擬議師便喝問識得衣中寶時如何師曰你試拈出看僧展一手師曰不用指東畫西寶在甚麼處曰爭奈學人用得師曰你試用看僧拂坐具一下師曰衆人笑你上堂召衆曰江山遶檻宛如水墨屏風殿閣凌空麗若神仙洞府森羅萬象海印交叅一道神光更無遮障諸人還會麼良久曰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叅上堂顧大衆曰這箇為甚麼擁不聚撥不散風吹不入水灑不著火燒不得刀斫不斷是箇甚麼衆中莫有釘

五八

三五

背鐵舌底衲僧試為山僧定當看還有麼良久曰若無山僧今日失利久立

臨安府佛日智才禪師台州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水冷生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春雪易消曰如何談論師鳴指一下問東西密相付為甚麼衆人皆知師曰春無三日晴曰特伸請益師曰拖泥帶水曰學人到這裏却不會師曰賊身已露上堂城裏喧繁空山寂靜然雖如此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而秋自來風不涼而人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身無二用為甚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珍重上堂風雨蕭騷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叢雜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温冷塞

汝身根顛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饒汝
翻得轉也是平地骨堆叅上堂嚴風刮地大
野清寒萬里草離衰千山樹黯黯蒼鷹得勢
俊鶻橫飛頗稱衲僧鉢囊高挂獨步遐方似
猛將出荒郊臨機須扣敵今日還有麼良久
曰匣中寶劍袖裏金鎚幸遇太平挂向壁上
叅上堂諸禪德還知麼山僧生身父母一時
喪了直是無依倚處以手搥脅曰蒼天蒼天
復顧大衆良久曰你等諸人也是鐵打心肝
便下座上堂舉栢樹子話師曰趙州庭栢說
與禪客黑漆屏風松樞亮隔僧問如何是無
爲師曰山前雪半消曰請師方便師曰水聲
轉鳴咽

北京天鉢寺重元文慧禪師青州千乘孫氏
子母夢於佛前吞一金果後乃誕師相儀殊

五六

三四

特迴異羣童十七出家冠歲圓具初遊講肆
頗達宗教嘗晏坐古室忽聞空中有告師學
上乘者無滯於此驚駭出視杳無人迹翌日
客至出寒山集師一覽之即慕叅玄至天衣
法席遇衆請益豁然大悟衣印可曰此吾家
千里駒也出世後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入籠
入檻僧拊掌師曰跳得出是好手僧擬議師
曰了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上是天下是
地上堂冬不受寒夏不受熱身上衣口中食
應時應節既非天然自然盡是人人膏血諸
禪德山僧恁麼說話爲是世法爲是佛法若
也擇得分明萬兩黃金亦消得喝一喝上堂
福勝一片地行也任你行住也任你住步步
踏著始知落處若未然者直須退步脚下看
取吐上堂古今天地萬象森然歲歲秋收冬

藏人人道我總會遠端的也無直饒端的比
 他鷄足峯前是甚麼閑事良久曰今朝十月
 初旬天寒不得普請叅師四易名藍縑白仰
 重示寂正盛暑中清風透室異香馥郁茶毘
 煙燄到處獲舍利五色太史文公彥博以上
 賜白琉璃瓶貯之藉以錦褥躬葬于塔居士
 何震所獲額骨齒牙舍利別竊浮圖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三

音釋

驪鄰知切音離千里馬也 銑蘇典切音踈金之光澤者名銑 諱同蒞
 同蒞 紐女九切音怛系也 撼率摑切音械與 厖莫江切音龍 眇莫見切音斜視也 黯黮上么減切音下七感切音慘
 厚也 深黑也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四

石七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十一世

天衣懷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子鴻禪師本郡吳氏子僧問如何

是道師曰開眼覷不見問法爾不爾如何指

南師曰話墮也曰乞師指示師呵呵大笑上

堂一不守二不向上下四維無等量大洋海

裏汎鐵船須彌頂上翻鯨浪臨濟縮却舌頭

德山閣却拄杖千古萬古獨巍巍留與人間

作榜樣

廬山棲賢智遷禪師僧問一問一答盡是建

化門庭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

何是向上事師曰雲從龍風從虎曰恁麼則

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凜師曰與

雲致雨又作麼生僧便喝師曰莫更有在僧

擬議師吐曰念話杜家問如何是本來心師

曰拆東籬補西壁曰恁麼則今日齋宴師曰

退後著上堂聞佛法二字早是污我耳目諸

人未跨法堂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

是山僧今日也是為衆竭力珍重上堂是甚

麼物得恁頑頑噐噐眈眈現拊掌呵呵大

笑曰今朝巴鼻直是黃面瞿曇通身是口也

分疎不下久立

越州淨衆梵言首座示衆南陽國師道說法

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

吼師曰國師恁麼道大似掩耳偷鈴何故說

有說無盡是野干鳴諸人要識師子吼麼咄

舒州山谷三祖冲會圓智禪師臨安府人也

初開堂日僧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百雜

碎曰恁麼則褒禪一會不異靈山師曰將糞箕掃帚來問師登寶座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未審將何為人師曰千鈞之弩曰大眾承恩師曰量才補職問理雖頓悟事假漸除除即不問如何是頓悟底道理師曰言

至七

二

中有響曰便恁麼又且如何師曰金毛師子問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譬如閑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天堂師曰太遠在曰如何是地獄師曰放你不得曰天堂地獄相去多少師曰七零八落問白雲綻處樓閣門開善財爲甚麼從外而入師曰開眼即瞎曰未審落在甚麼處師曰填溝塞壑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寸步千里

泉州資壽院捷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鐵牛生石卵曰如何是接人句師曰三門前合掌曰如何是大用句師曰腦門著地曰如何是無事句師曰橫眠大道曰如何是奇特句師曰的

洪州觀音啓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松長栢短曰意旨如何師曰葉落歸根越州天章元善禪師僧問大無外小無內既無內外畢竟是甚麼物師曰開口見膽曰學人未曉師曰苦中苦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師打曰教休不肯休須待雨淋頭問如何是最初句師曰末後問將來曰爲甚如此師曰先行不到曰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秦皇擊缶上堂君問西來意馬師踏水潦若認一毛頭何曾知起倒劫火纔洞然愚夫覓乾草寧知明眼人爲君長懊惱

真州長蘆體明圓鑑禪師上堂顧視左邊曰
師子之狀豈免頻呻顧右邊曰象王之儀寧
忘回顧取此逃彼上士奚堪識變知機野狐
窠窟到這裏須知有凡聖不歷處古今不到
處且道是甚麼人行履良久曰丈夫自有衝
天志莫向如來行處來

汀州開元智孜禪師上堂衲僧家向針眼裏
藏身稍寬大海中走馬甚窄將軍不上便橋
勇士徒勞挂甲晝行三千夜行八百即不問
不動步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得觀音勢至
文殊普賢祇在目前若道不得直須撩起布
裙緊峭草鞋忝上堂寒空落落大地漫漫雲
生洞口水出高原若也把定則十方世界恍
然若也放行則東西南北坦然茫茫宇宙人
無數一箇箇鼻孔遠天且問諸人把定即是

放行即是還有人斷得麼若無人斷得三門
外有兩箇大漢一箇張眉握劍一箇努目揮
拳叅

平江府澄照慧慈禪師僧問了然無所得爲
甚麼天高地闊師曰窄上堂若論此事眨上
眉毛早是蹉過那堪進步向前更要山僧說
破而今說破了也還會麼昨日雨今日晴
臨安府法雨慧源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
句師曰梁王不識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
達磨渡江

石七

四

秀州崇德智澄禪師上堂覲面相呈更無餘
事若也如此豈不俊哉山僧蓋不得已曲爲
諸人若向衲僧面前一點也著不得諸禪德
且道衲僧面前說箇甚麼即得良久曰深秋
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箇風

泉州棲隱有評禪師僧問如何是平常道師曰和尚合掌道士擎拳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著衣喫飯曰別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齋餘更請一甌茶

平江府定慧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見之不取曰學人未曉師曰思之千里建寧府乾符大同院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入市烏龜曰意旨如何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

無爲軍鐵佛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尋寒木自爲隣三事秋雲更誰識曰和尚家風蒙指示爲人消息又如何師曰新月有圓夜人心無滿時

安吉州報本法存禪師錢塘陸氏子僧問無味之談塞斷人口作麼生是塞斷人口底句

五七

五

師便打僧曰恁麼則一句流通天人聳耳師曰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曰專爲流通師曰一任亂道在天衣受請上堂曰吳江聖壽見召住持進退不遑且隨緣分此皆堂頭和尚提耳訓育終始獎諭若據今日正令當行便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立在座前雖然如是養子方見父慈

和州開聖院棲禪師開堂垂語曰選佛場開人天普會莫有久歷覺場罷叅禪客出來相見時有僧出師曰作家作家僧曰莫著忙師曰元來不是作家僧提起坐具曰看看摩竭陀國親行此令師曰祇今作麼生僧禮拜師曰龍頭蛇尾問東西不辯南北不分學人上來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爲你東西不辯南北不分曰將謂胡鬚赤更

有赤鬚胡師曰蘇噓蘇噓問如何是道師曰
放汝三十棒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殺人可怒
無禮難容上堂拈拄杖曰大衆急著眼看須
彌山畫一畫百雜碎南瞻部洲打一棒東傾
西側不免且收在開聖手中教伊出氣不得
卓一下

福州衡山惟禮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直下難
明三賢罔測十聖不知到這裏須高提祖令
橫按鎖鑰佛尚不存纖塵何立直教須彌粉
碎大海焦枯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商
量箇甚麼良久曰鹽貴米賤

臨安府北山顯明善孜禪師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九年空面壁懨懨又西歸曰
爲甚麼如此師曰美食不中飽人餐問如何
是無情說法師曰燈籠挂露柱曰甚麼人得

石七

六

聞師曰牆壁有耳

明州啓霞思安禪師僧問諸佛出世蓋爲羣
生和尚出世當爲何人師曰不爲闍黎曰恁
麼則潭深波浪靜學廣語聲低師曰棒上不
成龍

越州雲門靈侃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
心師曰佛殿裏燒香曰學人不會師曰山門
頭合掌上堂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鑑圓明
絲毫不立靈光皎皎獨露現前今古兩忘聖
凡路絕到這裏始能卷舒自在應用無虧出
沒往還人間天上大衆雖然如是忽被人把
住問你道拄杖子向甚麼處著又如何祇對
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衆無對乃拍禪牀
下座

天台太平元坦禪師上堂是法無宗隨緣建

立聲色動靜不昧見聞舉用千差如鐘待扣
於此薦得且隨時著衣喫飯若是德山臨濟
更須打草鞋行脚參

臨安府佛日文祖禪師僧問峭峻之機請師

垂示師曰十字街頭八字立曰祇如大洋海

底行船須彌山上走馬又作麼生師曰烏龜

向火曰恁麼則能騎虎頭善把虎尾師以拄

杖點一下曰禮拜著

沂州望仙山宗禪師僧問四時八節即不問

平常一句事如何師曰禾山打鼓曰莫是學

人著力處也無師曰歸宗拽石僧無語師曰

真箇衲僧上堂南台烏藥北海天麻新羅附

子辰錦朱砂良久曰大眾會麼久立上堂你

等諸人還肯放下麼若不放下且擔取去便

下座

瑞州五峰淨覺院用機禪師僧問如何是道

師曰十字街頭踏不着曰便恁麼去時如何

師曰且緩緩上堂清平過水投子賣油一年

三百六十日不須頻向數中求以拂擊禪牀

下座

無為軍佛足處祥禪師僧問如何是般若體

師曰琉璃殿裏隱寒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

曰活卓卓地問一色無變異喚作露地白牛

還端的也無師曰頭角生也曰頭角未生時

如何師曰不要犯人苗稼

平江府明因慧贊禪師上堂橫按拄杖曰若

恁麼去直得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

飲氣吞聲一大藏教如蟲蝕木設使鑽仰不

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饒信手拈來也是殘羹

餽飯一時吐却方有少分相應更乃墮在空

亡依舊是鬼家活計要會歷雨後始知山色
翠事難方見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興化軍西臺其辯禪師上堂舉臨濟無位真
人語乃召大眾曰臨濟老漢尋常一條脊梁
硬似鐵及乎到這裏大似日中迷路眼見空

石七

八

花直饒道無位真人是乾屎橛正是泥龜曳
尾其僧祇知季夏極熱不知仲冬嚴寒若據
當時合著得甚麼語塞斷天下人舌頭西臺
祇恁麼休去又乃眼不見為淨不免出一隻
手狼籍去也臨濟一擔西臺一堆一擔一堆
分付阿誰從教撒向諸方去笑殺當年老古

錐

禮部楊傑居士字次公號無為歷叅諸名宿
晚從天衣遊衣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
後奉祠泰山一日鷄一鳴曙日如盤湧忽大

悟乃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曰男大須

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

寄衣衣稱善後會芙蓉楷禪師公曰與師相

別幾年蓉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叅禪來蓉曰

不打這鼓笛公曰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

能也蓉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公有

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太虛空中之

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稱心侗禪師法嗣

彭州慧日堯禪師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

石七

九

無舌人解語却向汝道未審意旨如何師曰

無影樹下好商量僧禮拜師曰瓦解冰消

報本蘭禪師法嗣

福州中際可遵禪師上堂吐吐吐井底啾啾

是何物直饒三千大千也祇是箇鬼窟吐上

堂昨夜四更起來呵呵大笑不歇幸然好一
覺睡霜鐘撞作兩椽上堂木山普化忽顛狂
打鼓搖鈴戲一場劫火洞然宜煮茗嵐風大
作好乘涼四蛇同篋看他弄二鼠侵藤不自
量滄海月明何處去廣寒宮殿白銀牀咄上
堂八萬四千深法門門門有路趨乾坤如何
箇箇踏不著祇爲蜈蚣太多脚不唯多脚亦
多口釘背鐵舌徒增醜拈椎豎拂泥洗泥揚
眉瞬目籠中鷄要知佛祖不到處門掩落花
春鳥啼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依報本未久深得法忍
後歸里事落魄多嗜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
數闋日以爲常鄉民侮之召齋則拒召飲則
從如是者十餘年咸指曰醉和尚一日謂寺
衆曰吾明且當行汝等無他往衆竊笑之翌

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衆聞
奔視師乃曰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
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
撼之已委蛻矣

稱心明禪師法嗣

洪州上藍院光寂禪師上堂橫按拄杖召大
衆曰還識上藍老漢麼眼似木叉口如匾擔
無問精粗不知鹹淡與麼住持百千過犯諸
禪德還有爲山僧懺悔底麼良久曰氣急殺
人卓拄杖下座

石七

廣因要禪師法嗣

十

福州妙峯如璨禪師上堂今朝是如來降生
之節天下緇流莫不以香湯灌沐共報洪恩
爲甚麼教中却道如來者無所從來既是無
所從來不知降生底是誰試請道看若道得

其恩自報若道不得明年四月八還是鷲頭
澆

雲居元禪師法嗣

臨安府百丈慶善院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問誰曰特問和尚師曰鷄子過新羅
上堂說則搖脣行則動脚直饒不說不行時
錯錯拍禪牀下座

常州善權慧泰禪師上堂諸佛出世廣演三
乘達磨西來密傳大事上根之者言下頓超
中下之流須當漸次發明心地或一言唱道
或三句敷揚或善巧應機遂成多義撮其樞
要總是空花一句窮源沉埋祖道敢問諸人
作麼生是依時及節底句良久曰微雲淡河
漢疎雨滴梧桐叅

饒州崇福德基禪師上堂若於這裏會得便

能入一佛國坐一道場水鳥樹林共談斯要
樓臺殿閣同演真乘續千聖不盡之燈照八
面無私之燄所以道在天同天在人同人還
有知音者麼良久曰水底金烏天上日眼中
矐子面前人

婺州寶林懷吉真覺禪師上堂善慧遺風五
百年雲黃山色祇依然而今祖令重行也一
句流通徧大千大眾且道是甚麼句莫是函
蓋乾坤截斷衆流隨波逐浪底麼咩有甚爻
涉自從有佛祖已來未曾動著今日不可漏
泄真機去也顛視大眾曰若到諸方不得錯
舉

洪州資福宗誘禪師上堂龍泉今日與諸人
說些葛藤良久曰枝蔓上更生枝蔓

智海逸禪師法嗣

瑞州黃檗志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得力句師
曰脚曰學人不會師曰一步進一步上堂四
十九年說恩潤禽魚十萬途程來警悟人天
這二老漢各人好與三十棒何故一箇說長
說短一箇胡言漢語雖然如是且放過一著
福州大中德隆海印禪師上堂法無異法道
無別道時時逢見釋迦處處撞著達磨放步
即交肩開口即敲破不敲破大小大上堂夫
欲智拔先須定動卓拄杖曰唵蘇廬唵唎娑
婆訶歸堂喫茶上堂觸境無滯底爲甚麼擡
頭不起田地穩密底爲甚麼下脚不得譬如
天王賜與華屋雖獲大宅要因門入乃曰門
灣樊噲踏開真主出巨靈擡手錦鱗噴叅上
堂平旦寅曉何人處處彌陀佛家家觀世音
月裏麒麟看北斗向陽椰子一邊青

石之

十二

簽判劉經臣居士字興朝少以逸才登仕版
於佛法未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照覺總禪
師與語啓迪之乃敬服因醉心祖道旣而抵
京師謁慧林冲禪師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
佛本源答曰千峰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雜
幕就叅韶山杲禪師將去任辭韶山山囑曰
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
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
若收拾不得則有不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
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問
因緣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
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
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海舉傳燈所載香至國
王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
佛之語問之公不能對疑甚遂歸就寢熟睡

至五鼓覺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
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
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始抑之逗明趨
智海悉以所得告海為證據且曰更須用得
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這箇是甚
麼事却說踐履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
首及著明道諭儒篇以警世詞曰明道在乎
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
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
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
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
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
也唯其迷已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
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
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

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
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鎮相隨
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佛
者之語道為最親者立則見其叅於前也在
與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
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邇
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
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
神光六葉既數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
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豎
拂拈槌或持叉張弓輓毬舞笏或拽石般土
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種種
方便皆是親切為人然祇為太親故人多罔
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
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絕真

得吾儒所謂忿而不發開而弗違者矣余之
 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
 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
 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
 教外之真機然而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
 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於
 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
 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
 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
 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
 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
 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
 似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邪無其人邪所
 不可得而知也故為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
 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青原下十二世

蔣山泉禪師法嗣

清獻公趙抃居士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
 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
 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
 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
 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
 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
 富鄭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勉之書曰伏
 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
 康寧如是之備十五退休閒逸如是之高其所未
 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
 所證悟則他日為門下賀也公年七十有二
 以太子少保致仕而歸親舊里民遇之如故
 作高齋以自適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

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
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臨薨遺佛慧書
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慧悼以
偈曰仕也邦爲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
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冰壺徹底清春風
澱水路孤月照雲明

慧林本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善本大通禪師族董氏漢仲舒之
裔也太父琪父温皆官于潁遂爲潁人母無
子禱白衣大士乃得師及長博極羣書然清
修無仕宦意嘉祐八年與弟善思往京師地
藏院選經得度習毘尼東遊至姑蘇禮圓照
於瑞光照特顧之於是契旨經五稔益躋微
奧照令依圓通秀師去又盡其要元豐七年
渡淮留太守巖久之出住雙林遷淨慈尋被

旨徙法雲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師
曰煙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曰如何是塔中
人師曰竟日不知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
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問若論
此事譬如兩家著碁學人上來請師一著師
曰早見輸了也僧曰錯師曰是僧曰進前無
路也師卓拄杖一下曰爭奈這箇何僧曰祇
如黑白未分時又作麼生師曰且饒一著問
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險曰便恁麼去又
作麼生師曰百雜碎問九夏賞勞即不問從
今向去事如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謝師
指示師曰滴水難消上堂上不見天下不見
地畱塞虛空無處回避爲君明破即不中且
向南山看鼉鼻擲拄杖下座

鎮江府金山善寧法印禪師僧問天皇也恁

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
曰：手握白玉鞭，驪珠盡擊碎。曰：退身有分師
曰：知過必改，上堂顧視大眾曰：古人道在眼
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身，覺
觸在意，攀緣雖然如是，祇見錐頭利，不見鑿
頭方。若是金山，即不然有眼覷不見，有耳聽
不聞，有鼻不知香，有舌不談論，有身不覺觸，
有意絕攀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
德：且道與前來是同是別？莫有具眼底衲僧
出來通箇消息？若無復為諸人重重注破，放
開則私通車馬，捏聚則毫末不存。若是飽戰
作家，一任是非，貶剝

壽州資壽院圓澄巖禪師僧問：大藏經中還
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祇恐汝不信。曰：如何？即
是師曰：黑底是墨，黃底是紙。曰：謝師答話師

石七

十七

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上堂：雲生谷口，
月滿長川。樵父斫深雲，漁翁釣沙島。到這裏，
便是吳道子、張僧繇無你下手處。良久曰：歸
堂。問取聖僧，叅上堂。乾坤肅靜，海晏河清。風
不鳴條，雨不破塊。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箇
是世間法，作麼生是佛法？良久曰：欲得不招
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秀州本覺寺守一法真禪師江陰沈氏子。僧
問：如何是句中玄？師曰：崑崙騎象藕絲牽。曰：
如何是體中玄？師曰：影浸寒潭月在天。曰：如
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帶刀眠。曰：向上
還有事也？無師曰：放下著。上堂舉拂子曰：三
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在這裏。還見麼？見汝不
相當。又為說法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還聞麼？汝又不惺惺。一時却往上方香積世。

界去也。撼拂子曰：「退後退後，突著你眼睛上。」堂折半，列三人，人道得去一拈七，亦要商量。正當今日雲門道底，不要別作麼生，露得箇消息良久，曰：「日月易流。」

舒州投子修顯證悟禪師僧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爲甚麼趙州三等接人？」師曰：「入水見長人，曰：『爭奈學人未會。』師曰：『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楞伽峯頂誰能措足，少室巖前水泄不通。正當恁麼時，黃頭老子張得口，碧眼胡僧開得眼，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先聖。幸有第二義門，足可共諸人東說西說，所以道：『春生夏長，秋落冬枯，四時遷改，輪轉長途。』愚者心生彼此，達者一味無殊。良久，口陝，府鐵牛吞大像，嘉州佛向藕絲藏上堂。巍巍少室永鎮羣峯，有時雲中捧出，有時霧罩無蹤，有時突

百七

在目前，有口道不得，被人喚作壁觀。胡僧諸仁者，作麼生免得此過？休休不如，且持課良久，曰：「一元和二，佛陀三釋迦，自餘是甚，椀躡丘叅。」

福州地藏守恩禪師本州丘氏子，僧問：「如何？」師曰：「晝眠無益，曰：『意旨如何？』師曰：『早起甚長，問如何？』是西來祖意。師曰：『風吹滿面塵，上堂豎起拳，曰：『或時爲拳，復開曰：『或時爲掌。』若遇衲僧有功者，賞遂放下，曰：『直是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上堂，雨後鳩鳴，山前麥熟，何處牧童兒騎牛，笑相逐，更把短笛橫吹。風前一曲兩曲，叅上堂。山僧今日畧通一線，不用狐疑。麥中有麩，上堂拈拄杖擊禪牀，一下曰：『有智若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爲永失。三十年後，不得道。』山僧今日上堂，祇念法華經叅

上堂衲僧現前三昧釋迦老子不會住世四十九年說得天花亂墜爭似饑餐渴飲展脚堂中打睡上堂諸人知處山僧盡知山僧知處諸人不知今日不免布施諸人良久曰頭上是天脚下是地叅

不

十九

衢州靈曜寺警良佛慈禪師饒州吳氏子清獻趙公命開法於越州福果衢州超化海會靈曜四刹僧問三變禪林四回出世於和尚分上成得甚麼邊事師曰鉢盂口向天曰三十年來關棧子而今流落五湖傳師曰那箇是山僧關棧子曰一言超影象不墜古人風師曰惜取眉毛上堂不知時分之延促不知日月之大小灰頭土面且與麼過山僧每遇月朔特地關釘家風抑揚問答一場笑具雖然如是因風撒土借水獻花有箇葛藤露布

與諸人共相解摘看慕拈拄杖擊香臺曰叅堂去

明州香山延泳正覺禪師上堂心隨境現境逐心生心境兩忘是箇甚麼拈起拄杖曰且道這箇甚麼得來若道是拄杖瞎却汝眼若道不是拄杖眼在甚麼處是與不是一時拈却且騎拄杖出三門去也遂曳杖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印禪師上堂韶石渡頭舟橫野水汾陽浪裏棹撥孤煙雲月無私谿山豈異一言合轍千里同風敢問諸人作麼生是同風底句良久曰八千子弟今何在萬里山河屬帝家

臨安府西湖妙慧文義禪師上堂會麼已被熱謾了也今早起來無窖可說下牀著鞋後架洗面堂內展鉢喫粥粥後打睡睡起喫茶

見客相喚齋時喫飯日日相似有甚麼過然
雖如是更有一般令我笑金剛倒地一堆泥
拍禪牀下座

處州靈泉山宗一禪師上堂美玉藏頑石蓮
華出淤泥須知煩惱處悟得即菩提咄

泗州普照寺處石七輝真寂禪師二十滁州趙氏子開

堂曰僧問世尊出世地湧金蓮和尚出世有
何祥瑞師曰掃却門前雪

常州南禪寧禪師僧問廬陵米價作麼生訓
師曰款出囚口

越州石佛曉通禪師上堂冷似秋潭月無心
合太虛山高流水急何處駐游魚僧問如何
是頓教師曰月落寒潭曰如何是漸教師曰
雲生碧漢曰不漸不頓時如何師曰八十老
婆不言嫁

法雲秀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惟白佛國禪師上堂離婁有意白
浪徒以滔天罔象無心明珠忽然在掌以手
打一圓相召大眾曰還見麼良久曰看即有
分上堂拈拄杖示衆曰山僧住持七十餘日
未曾拈動這箇而今不免現些小神通供養
諸人遂卓拄杖下座上堂過去已過去未來
且莫算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半月正圓
圓打鼓普請看大眾看即不無畢竟喚甚麼
作月休於天上覓莫向水中尋師有續燈錄
三十卷入藏石七
建康府保寧子英禪師錢塘人也上堂拈拄
杖曰日月不能並明河海不能競深須彌不
能同高乾坤不能同固聖凡智慧不及且道
這箇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節目分明生來條

直冰雪敲開片片分白雲點破承伊力擊禪
牀下座

温州僊巖景純禪師僧問德山棒臨濟喝和
尚如何作用師曰老僧今日困僧便喝師曰
却是你惺惺

寧國府廣教守訥禪師圓照上足
時稱訥叔僧問如何

是古今常存底向師曰鐵牛橫海岸曰如何
是衲僧正眼師曰針劄不入

興元府慈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此
去長安三十七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撞

頭磕額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是甚麼

動師曰低聲低聲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

曰青青翠竹鬱鬱黃花曰如何是正色師曰

退後退後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未審誰為

導首師曰鐵牛也須汗出曰莫便是為人處

也無師曰細看前話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

談師曰陝府鐵牛上堂三乘教典不是真詮

直指本心未為極則若是通心上士脫灑高

流出來相見乃顧視大眾曰休上堂終日孜

孜相為恰似牽牛上壁大眾何故如此貪生

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一即一

二即二把定要津何處出氣拈拄杖曰彼自

無擔勿傷之也卓一下下座

安州白兆山通慧珪禪師上堂幸逢嘉會須

采異聞既遇寶山莫令空手不可他時後日

石七

三三

門扇後壁角頭自說大話也窮天地亘古今

即是當人一箇自性於是中間更無他物諸

人每日行時行著卧時卧著坐時坐著祇對

語言時滿口道著以至揚眉瞬目嗔喜愛憎

寂然遊戲未始間斷因甚麼不肯承當自家

歌去良由無量劫來愛欲情重生死路長背
覺合塵自生疑惑譬如空中飛鳥不知空是
家鄉水裏游魚忘却水爲性命何得自抑却
問傍人大似捧飯稱饑臨河叫渴諸人要得
休去麼各請立地定著精神一念回光豁然
自照何異空中紅日獨運無私盤裏明珠不
撥自轉然雖如是祇爲初機向上機關未曾
踏著且道作麼生是向上機關良久曰仰面
看天不見天
廬州長安淨名法因禪師上堂天上月圓人
間月半七八是數事却難算隱顯不辨即且
置黑白未分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相逢秋
色裏共話月明中上堂祖師妙訣別無可說
直饒釘紫鐵舌未免弄巧成拙淨名已把天
機泄

五七

五三

浮槎山福嚴守初禪師僧問如何是受用三
昧師曰拈匙放筯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
踏不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四方八面乃曰
若論此事放行則曹谿路上月白風清把定
則少室峰前雲收霧卷如斯語論已涉多途
但由一念相應方信不從人得大眾且道從
甚麼處得良久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
上堂即性之相一旦晴空即相之性于波競
起若徹來源清流無阻所以舉一念而塵沙
法門頓顯拈一毫而無邊刹境齊彰且道文
殊普賢在甚麼處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下
座
鼎州德山仁繪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
曰來干去萬曰恁麼則脚跟不點地也師曰
却是汝會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

愛洞然明白山僧即不然至道最難須是揀
擇若無憎愛爭見明白

澧州聖壽香積用旻禪師上堂木馬衝開千
騎路鐵牛透過萬重關木馬鐵牛即今在甚
麼處良久曰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
三行

瑞州瑞相子來禪師上堂顧視衆曰夫爲宗
匠隨處提綱應機問答殺活臨時心眼精明
那容妖怪若也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埋沒宗
風恥他先作轉身一路不在遲疑一息不來
還同死漢大衆直饒到這田地猶是句語埋
藏未有透脫一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透脫
一路還有人道得麼若無山僧不免與諸人
說破良久曰玉離荆岫寒光動劒出豐城紫
氣橫

廬州真空從一禪師上堂心鏡明鑑無礙遂
拈起拄杖曰喚這箇作拄杖即是礙不喚作
拄杖亦是礙離此之外畢竟如何要會麼礙
不礙誰爲對大地山河廓然粉碎
襄州鳳凰山乾明廣禪師上堂曰頭東畔出
月向西邊沒來去急如梭催人成白骨山僧
有一法堪爲保命術生死不相干打破精魂
窟咄咄是何物不是衆生不是佛叅

慧林冲禪師法嗣

東京永興華嚴寺智明佛慧禪師常州史氏
子上堂若論此事在天則列萬象而齊現在
地則運四時而發生在人則出沒卷舒六根
互用且道在山僧拄杖頭上又作麼生良久
卓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
鎮州永泰智航禪師上堂散爲氣者乃道之

滴適於變者為法之弊靈機不昧亘古亘今
大用現前何得何失雖然如是忽遇無孔鐵
槌作麼生話會拈拄杖曰穿過了也上堂龍
騰碧漢變化無方鳳翥青霄誰知蹤跡可行
則行不出百千三昧可止則止寧忘萬象森
羅所以道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
且道得箇甚麼良久曰莫妄想

江陰軍壽聖子邦圖覺禪師僧問祖意教意
拈放一邊如何得速成佛去師曰有成終不
是是佛亦非真僧擬議師叱曰話頭道甚麼

長蘆夫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道榮覺印禪師郡之陳氏子僧問
寒山逢拾得時如何師曰揚眉飛閃電曰更
有何事師曰開口放毫光曰如何是向上一
路師曰七六八

真州長蘆宗賸慈覺禪師洛州孫氏子僧問
達磨面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今
日被這僧一問直得口瘡上堂冬去寒食一
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荆棘林將
謂衆生苦拜掃事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出
家人不踏無生路大衆且道向甚麼處去還
會麼南天台北五臺叅上堂新羅別無妙訣
當言不避截舌但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
徹且道如何是心口相應底白良久曰焦靛
打著連底凍叅問六門未息時如何師曰鼻
孔裏燒香曰學人不會師曰耳朵裏打鼓問
如何是無功之功師曰泥牛不運步天下沒
荒田曰恁麼則功不浪施也師曰雖然廣大
神通未免遭他痛棒上堂金屑雖貴落眼成
翳金屑既除眼在甚麼處若如此者未出荆

棘林中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正在金峰窠裏
 上堂樓外紫金山色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
 槐陰下清風裏試為諸人再指看拈拄杖曰
 還見麼擊香卓曰還聞麼靠却拄杖曰眼耳
 若通隨處是水聲山色自悠悠
 平江府慧日智覺廣燈禪師本郡梅氏子上
 堂良久曰休休休徒悠悠釣竿長在手魚冷
 不吞鉤喝一喝下座

音釋

嚳 疑中切音 眈 他典切音 覲 胡典切賢上
 銀愚也 映面慚也 紆倫切音 覲 小視也
 鎮 上未各切音 莫下 贊 顧美好貌 蹶 居
 以遮切音 劍名 紆 顧美好貌 蹶 居
 切音 厥 歷各切音 拈 皮變切音 譬 俗
 僵也 雒水名 拈 皮變切音 譬 俗
 翥 章怨切音 飛舉也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五

石八

采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十二世

佛日才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靈泉自齡禪師常州周氏子僧問

石八

金鷄啄破琉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此是人

間光影如何是祖師機師曰針劄不入曰祇

如朕兆未生已前作麼生道師舉起拂子僧

曰如何領會師曰斫額望扶桑問混沌未分

時如何師曰春風颺颺曰分後如何師曰春

日遲遲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一年三百

六十日上堂良久顧大眾曰月裏走金烏誰

云一物無趙州東壁上挂箇大葫蘆叅上堂

良久打一圓相曰大眾五千餘卷詮不盡三

世諸佛讚不及令人却憶賣油翁狼忙走下

繩牀立叅上堂便乃忘機守默已被金粟占

先擬欲展演詞鋒落在瞿曇之後離此二途

作麼生是衲僧透脫一路良久曰好笑南泉

提起處刈茆鎌子曲彎彎叅

天鉢元禪師法嗣

衛州元豐院清滿禪師滄州田氏子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天寒地冷曰如何是道師曰不

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道是閑名字上堂無

異思惟諦聽諦聽昨日寒今日寒抖擻精神

著力看看著力看看去轉顛顛要得不顛

預看叅上堂堪作梁底作梁堪作柱底作柱

靈利衲僧便知落處驀拈拄杖曰還知這箇

堪作甚麼打香臺一下曰莫道無用處復打

一下曰叅上堂看看堂裏木師伯被聖僧打

一擱走去見維那被維那打兩擱露柱呵呵

笑打著這師伯元豐路見不平與你雪正拈
拄杖曰來來然是聖僧也須喫棒擊香臺下
座歲旦上堂憶昔山居絕糧有頌舉似大眾
饑食松栢葉渴飲澗中泉看罷青青竹和衣
自在眠大眾更有山懷爲君說今年年是去

五

二

年年上堂此劔刃上事須劔刃上漢始得有
般名利之徒爲人天師懸羊頭賣狗肉壞後
進初機滅先聖洪範你等諸人聞恁麼事豈
不寒心由是疑悞衆生墮無間獄苦哉苦哉
取一期快意受萬劫餘殃有甚麼死急來爲

釋子喝曰瞞人徒側耳便下座上堂喝一喝
曰不是道不是禪每逢三五夜皓月十分圓
叅師凡見僧乃曰佛法世法眼病空花有僧
曰翳消花滅時如何師曰將謂汝靈利
青州定慧院法本禪師僧問古人到這裏爲

甚麼拱手歸降師曰理合如是曰畢竟如何
師曰夜眠日走

西京善勝真悟禪師上堂揚聲止響不知聲
是響根弄影逃形不知形爲影本以法問法
不知法本非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心心
本無心知心如幻了法非法知法如夢心法
不實莫謾追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到這裏
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師言向天下老和尚
路布葛藤盡使不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
不許將軍見太平

五

三

瑞巖鴻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曇振真戒禪師上堂今日布袋頭
開還有買賣者麼時有僧出曰有師曰不作
貴不作賤作麼生酬價僧無語師曰老僧失
利

棲賢遷禪師法嗣

舒州王屋山崇福燈禪師上堂天不能蓋地
不能載一室無私何處不在大衆直饒恁麼
會去也是鬼弄精魂怎生說箇常在底道理
良久曰金風昨夜起徧地是黃花

淨衆言首座法嗣

西京招提惟湛廣燈禪師嘉禾人也僧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秋風黃葉亂遠岫白雲
歸曰專爲流通也師曰即今作麼生舉僧便
喝師便打上堂偏不偏正不正那事從來難
比並滿天風雨骨毛寒何須更入那伽定卓
拄杖下座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馬上誰
家白面郎穿花折柳垂巾角夜來一醉明月
樓呼盧輸却黃金宅臂鷹走犬歸不歸娥眉
皓齒嗔無力此心能有幾人知黃頭碧眼非

相識囉囉哩拍手一下下座

青原下十三世

法雲本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楚明寶印禪師百粵張氏上堂
祖師心印非長非短非方非圓非內非外亦
非中間且問大衆決定是何形貌拈拄杖曰
還見麼古篆不成文飛帛難同體從本自分
明何須重特地擊禪牀下座上堂出門見山
水入門見佛殿靈光觸處通諸人何不薦若
不薦淨慈今日不著便上堂祖師道吾本來
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淨慈當時若見恁麼道用黑漆拄杖子一棒
打殺埋向無陰陽地上令他出氣不得何故
耐他瞞我唐土人衆中莫有爲祖師出氣
底麼出來和你一時埋却上堂若論此事如

散鋪寶貝亂堆金玉昧已者自甘窮困有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閻浮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佛一餉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眾高著眼擲拄杖下座真州長蘆道和祖照禪師與化潘氏子僧問無遮聖會還有不到者麼師曰有曰誰是不到者師曰金剛脚下鐵崑崙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旨如何師曰竿頭車子推明月曰便怎麼去時如何師曰鐵門路嶮問一槌兩當時如何師曰踏藕得魚歸問教外別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鐵彈子問百城遊罷時如何師曰前頭更有趙州關上堂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泥牛入海過新羅木馬追風到天竺天竺茫茫何處尋補陀巖上問觀音普賢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秋水深

五

福州雪峯思慧妙湛禪師錢塘俞氏子僧問古殿無燈時如何師曰東壁打西壁曰怎麼則撞著露柱也師曰未敢相許上堂一法若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曰這裏悟了提起拄杖海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爲我傳語雪峯和尚咄上堂布大教網攬人天魚護聖不似老胡拖泥帶水祇是見兔放鷹遇獐發箭乃高聲召衆曰中上堂昔日藥山早晚不叅動經旬月一日大眾纔集藥山便歸方丈諸禪德彼時佛法早自淡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每日鳴鼓陞堂怛怛地問者口似紡車答者舌如霹靂總似今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累卵又安得箇慨然有志扶豎宗乘底衲子出來喝散大眾非唯耳邊靜辦當使正法久住豈不偉哉如或捧上不成

龍山僧倒行此令以拄杖一時趨散上堂眼
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青天下徹黃泉且道
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劄上堂妙高山頂雲
海茫茫少室巖前雪霜凜凜齊腰獨立徒自
苦疲七日不逢一場懔懔別峯相見落在半
途隻履西歸遠之遠矣卓拄杖下座上堂大
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
今朝三月十五不勞久立建炎改元上堂天
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今上皇帝
踐登寶位萬國歸仁草木禽魚咸被其德此
猶是聖主應世邊事王宮降誕已前一句天
下人摸索不著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餅
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慚愧太原孚上座五更聞鼓角天曉弄琵琶
喝一喝上堂南詢諸友踏破草鞋絕學無爲

五、

六、

坐消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纖毫皆
成滲漏可中爲道似地擎山應物現形如驢
覷井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沒交
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求何事
婺州寶林果昌寶覺禪師安州時氏子師與
提刑楊次公入山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士飯
石問既是飯石爲甚麼敲不破師曰祇爲太
硬楊曰猶涉繁詞師曰未審提刑作麼生楊
曰硬師曰也是第二月楊爲寫七佛殿額乃
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回相見一回
新上堂一即一二即二巽著直是無香氣慕
拈拄杖卓一下曰識得山僧柳栗條莫向南
山尋鬘鼻
鄭州資福法明寶月禪師上堂資福別無所
補五日一叅擊鼓何曾說妙談玄祇是籠言

直語甘草自來甜黃連依舊苦忽若鼻孔遠
天逢人切忌錯舉參上堂若論此事譬如伐
樹得根灸病得穴若也得根豈在干枝偏斫
若也得穴不假六分全燒以拄杖卓一下曰
這箇是根那箇是穴擲下拄杖曰這箇是穴

又喚甚麼作根咄是何言歟

七

潭州雲峯志璿祖燈禪師南粵陳氏子上堂
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
爐去一條白練去大眾古人見處如日暉空
不著二邊豈墮陰界堪嗟後代兒孫多作一
色邊會山僧即不然不休去不歇去業識茫
茫去七顛八倒去十字街頭浩浩地聲色
裏坐卧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荆棘裏游戲
去刀山劔樹劈腹剜心鑊湯爐炭皮穿骨爛
去如斯舉唱大似三歲孩兒鞦韆毬上堂一

切聲是佛聲塗毒鼓透入耳朵裏一切色是
佛色鐵蒺藜穿過眼睛中好事不如無便下
座上堂盡乾坤大地是箇熱鐵圓汝等諸人
向甚麼處下口良久曰吞不進吐不出上堂
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疏月度炎涼不知誰
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上堂聲色頭上
睡眠虎狼羣裏安禪荆棘林內翻身雪刃叢
中遊戲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衲僧失却鼻孔是
風動是幡動分明是箇漆桶兩段不同眼暗
耳聾澗水如藍碧山花似火紅上堂僧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築著額頭磕著鼻曰意旨
如何師曰驢馳馬載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
曰朝到西天暮歸唐土曰謝師答話師曰大
乘研郎當僧退師乃曰僧問西來意築著額

頭磕著鼻意旨又如何驢馳并馬載朝到西
天暮歸唐大乘恰似碓即當何故沒量大人
被語脉裏轉却遂拊掌大笑下座僧問丹霞
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一人傳
虛萬人傳實曰恁麼則不落也師曰兩重公
案曰學人未曉特伸請益師曰筠袁虔吉頭
上插筆問德山入門便棒意旨如何師曰束
杖理民曰臨濟入門便喝又作麼生師曰不
言而化曰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一刀兩
段問無縫鐵門請師一啓師曰進前三步曰
向上無關請師一閉師曰退後一尋曰不開
不開又作麼生師曰叫叫便打
東京慧林常悟禪師僧問若不傳法度衆生
舉世無由報恩者未審傳箇甚麼法師曰開
宗明義章第一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省

得草鞋錢曰來後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安吉州道場有規禪師婺州姜氏子上堂拈
拄杖曰還見麼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
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德山老人雖則
焚其疏鈔也是賊過後張弓且道文彩未彰
以前又作麼生理論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
莊周致太平上堂種田博飯地藏家風客來
喫茶趙州禮度且道護聖門下別有甚麼長
處良久曰尋常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冷照
人化士出問促裝已辦乞師一言師曰好看
前路事莫比在家時曰恁麼則三家村裏十
字街頭等箇人去也師曰照顧打失布袋
越州延慶可復禪師上堂胡來胡現漢來漢
現忽然胡漢俱來時如何祇準良久曰落霞
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叅上堂驀拈

拄杖橫按膝上曰苦痛深苦痛深碧潭千萬
丈那箇是知音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顏禪師上堂世尊按指海印
發光拈拄杖曰莫妄想便下座

溫州雙峰普寂宗達佛海禪師僧問如何是
永嘉境師曰華蓋峰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一宿覺上堂衆集定喝一喝曰克有頭債有
主珍重

越州五峰子琪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垂
示師曰花開千朵秀曰學人不會師曰雨後
萬山青曰謝指示師曰你作麼生會僧便喝
師曰未在僧又喝師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
曰也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適來道甚麼僧
無語師便喝

西京韶山雲門道信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千年古墓蛇今日頭生角曰莫
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卜度則喪身失命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無人識者曰如何
得脫灑去師曰你問我答

臨安府上天竺從諫慈辯講師處之松陽人
也具大知見聲播講席於止觀深有所契每
與禪衲遊嘗以道力扣大通通一日作書寄
之師發緘睹黑白二圓相乃悟答偈曰黑相
白相擔枷過狀了不了今無風起浪若問究
竟事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

金山寧禪師法嗣

石

十

婺州普濟子淳圓濟禪師僧問摩尼珠人不
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珠師曰不撥自
轉曰如何是藏師曰一撥便轉曰轉後如何
師曰把不住上堂雨過山青雲開月白帶雪

寒松搖風庭栢山僧恁麼說話還有祖師意也無其或未然良久曰看看

吉州禾山用安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魚挨鼈倚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水仙頭上戴好手絕躋攀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應是乾坤措不教容易看

本覺一禪師法嗣

福州越峰粹珪妙覺禪師本郡林氏子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瘦田損種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刈禾鎌子曲如鉤問機關不

到時如何師曰抱甕灌園曰此猶是機關邊事師曰須要雨淋頭

台州天台如庵主久依法真因看雲門東山水上行語發明已見歸隱故山猿鹿爲伍郡守聞其風遣使逼令住持師作偈曰三十年

五八

十一

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將瑣瑣塵寰事換我一生閑又閑遂焚其廬竟不知所止平江府西竺寺尼法海禪師寶文呂嘉之姑也首叅法雲秀和尚後領旨於法真言下諸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俎日說偈曰霜天雲霧結山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屆明坐脫

投子顥禪師法嗣

壽州資壽灌禪師上堂良久曰便恁麼散去已是葛藤更若喃喃有何所益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西京白馬崇壽江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開堂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爲甚麼不借師曰賣金須是買金人

鄧州香嚴智月海印禪師僧問法雷已震選

佛場開不昧宗乘請師直指師曰三月三日
時千花萬花拆曰普天匝地承恩力覺苑仙
葩一夜開師曰切忌隨他去乃曰判府吏部
此日命山僧開堂祝聖紹續祖燈祇如祖燈
作麼生續不見古者道六街鐘鼓響瑟瑟即
處鋪金世界中池長菱荷庭長栢更將何法
演真宗恁麼說話也是事不獲已有旁不肯
底出來把山僧拽下禪牀痛打一頓許伊是
箇本分衲僧若未有這箇作家手脚切不得
草草匆匆勘得脚跟下不實頭沒去處却須
倒喫香巖手中鑊柄莫言不道上堂吾家寶
藏不慳惜靦面相呈人罕識輝今耀古體圓
時照地照天光赫赤荆山美玉奚爲貴合浦
明珠比不得借問誰人敢酬價波斯鼻孔長
三尺咄

丞相富弼居士字彥國由清獻公警勵之後
不舍晝夜力進此道聞顯禪師主投子法席
冠淮向往質所疑會顯爲衆登座見其顧視
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因執弟子禮趨函丈
命侍者請爲入室顯見即曰相公已入來宮
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即大悟尋以偈寄
圓照本曰一見顯公悟入深夤緣傳得老師
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奏
署顯師號顯上堂謝語有曰彼一期之悞我
亦將錯而就錯公作偈贊曰萬木千花欲向
榮臥龍猶未出滄溟彤雲彩霧呈嘉瑞依舊
南山一色青

甘露宣禪師法嗣

平江府妙湛寺尼文照禪師溫陵人上堂靈
源不動妙體何依歷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

真如實際大似好肉剝瘡更作祖意商量正
是迷頭認影老胡四十九年說夢即且止僧
堂裏憍陳如上座爲你諸人舉覺底還記得
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瑞巖居禪師法嗣

五八

十三

台州萬年處幽禪師上堂先聖行不到處凡
流恰到凡流旣到先聖莫知到與不到知與
不知總置一壁抵如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
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
畫一畫曰在這裏且道此老與他先聖凡流
相去幾何南山虎齧石羊兒須向其中識生
死

廣靈祖禪師法嗣

處州縉雲仙巖懷義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自屈作麼曰如何是道師曰你道了曰向

上更有事也無師曰無曰恁麼則小出大過
也師曰祇恐不恁麼曰也是師曰却恁麼去
也

淨因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體淳禪師上堂由基弓矢不
射田蛙任氏絲綸要投溟渤發則穿楊破的
得則修鯨巨鰲隻箭旣入重城長竿豈釣淺
水而今莫有吞鉤齧鋸底麼若無山僧卷起
絲綸拗折弓箭去也擲拄杖下座

乾明覺禪師法嗣

岳州平江長慶應圓禪師上堂寒氣將殘春
日到無索泥牛皆踣跳築著崑崙鼻孔頭觸
倒須彌成糞掃牧童兒鞭棄了懶吹無孔笛
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歸去來煙霞深處和
衣倒良久曰切忌睡著

長蘆信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懷深慈受禪師壽春府夏氏子生而祥光現舍文殊堅禪師遙見疑火也詰旦知師始生往訪之師見堅輒笑母許出家十四割愛冠祝髮後四年訪道方外依淨照於

石八

十四

嘉禾資聖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師即洞明出住資福屢滿戶外蔣山佛鑑勲禪師行化至茶退師引巡察至千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街坊爲甚麼祇有一人師曰多虛不如少實鑑曰恁麼那師赧然偶朝廷以資福爲神霄宮因棄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鑑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其實未穩望和尚不外鑑舉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祇是舊時行履處等閑舉著便誚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

花知幾多鑑拊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未幾被旨住焦山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面黃不是真金貼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一箭一蓮華僧作禮師彈指三下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瘞子喫蜜曰道得不知有時如何師曰鸚鵡喚人僧禮拜師叱曰這傳語漢問甚麼人不被無常吞師曰祇恐他無下口處曰恁麼則一念通玄箭三尸鬼失姦也師曰汝有一念定被他吞了曰無一念時如何師曰捉著闍黎上堂古者道忍忍三世如來

石八

十五

從此盡饒饒萬禍千殃從此消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師曰會得此三種語了好箇不快活漢山僧祇是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潑水相唾插背廝罵卓拄杖曰平出平出上堂雲白何山起風從甚澗生好箇入頭處官路少人

行上堂不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沈箇
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處尋總不尋過
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金咄
平江府萬壽如瓚證悟禪師建寧魏氏開堂
日僧問如何是蘇臺境師曰山橫師子秀水
接太湖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衣冠皇宋
後禮樂大司前師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
擬對即拊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衆集復
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族里未詳自退席寓平
江之萬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
主人公話問者師答以偈曰瑞巖長喚主人
公突出須彌最上峯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
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筇
與乃書偈告衆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時人

祇管貪歡樂不肯學無爲叙平昔忝問勉衆
進修已忽豎起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
麼處衆無對師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
風遂入輿端坐而逝

婺州智者法銓禪師上堂要扣玄關須是有
節操極慷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剝剝地漢始
得若是畏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即有分以拂
子擊禪牀下座

臨安府徑山智訥妙空禪師僧問牛頭未見
四祖時如何師曰坐久成勞曰見後如何師
曰不妨我東行西行

金山慧禪師法嗣

常州報恩覺然寶月禪師越州鄭氏子上堂
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
其猶遂臭耳然雖如是罕逢穿耳客多遇刻

舟人一日謂眾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辦汝等勉之語卒而逝

法雲白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紹先禪師潭州人也上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不動絲毫十方遊戲子湖犬子雖爭似南山鼉鼻遂高聲曰大眾看脚下上堂團不聚撥不散日曬不乾水浸不爛等閑挂在太虛中一任傍人冷眼看

沂州馬鞍山福聖院仲易禪師上堂一二三四五陞堂擊法鼓簇簇齊上來一一面相睹秋色滿虛庭秋風動寰宇更問祖師禪雪峯到投子吐

東京慧林慧海月印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黃金地上王樓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月洛陽人戴花上堂

七

十七

黃金地上具眼者未肯安居荆棘林中本分底留伊不得祇如去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良久曰舉頭煙靄裏依約見家山上堂顧視大眾拍禪牀一下曰聊表不空便下座

揚州建隆原禪師姑蘇夏氏子上堂拈拄杖曰買帽相頭依模畫樣從他野老自顰眉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下座

保寧英禪師法嗣

臨安府廣福院惟尚禪師初叅覺印問曰南泉斬貓兒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以前語詰之師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錐覲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鸕鷀守

空池舉未絕印豎拳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
師掀倒禪牀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便出
住廣福日室中問僧提起來作麼生會又曰
且道是箇甚麼要人提起

明州雪竇法寧禪師衢州杜氏子上堂百川
異流以海爲極森羅萬象以空爲極四聖六
凡以佛爲極明眼衲子以拄杖子爲極且道
拄杖子以何爲極有人道得山僧兩手分付
儻或未然不如閑倚禪牀畔留與兒孫指路
頭

開先珣禪師法嗣

廬州延昌熙詠禪師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
何師曰慚惶殺人

廬州開先宗禪師上堂一不做二不休換轉
鼻孔捺下雲頭禾山解打鹽官鼓僧繇不寫

六

十八

戴嵩牛廬陵米投子油雪峯依舊親雙毬夜
來風送衡陽信寒鴈一聲霜月幽

甘露顯禪師法嗣

揚州光孝元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七顛八倒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生
鐵蒺藜劈口壑

雪竇榮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大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銜拂柄示之僧曰此是香巖底和尚又
作麼生師便喝僧大笑師叱曰這野狐精

元豐滿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宗演圓覺禪師恩州人也僧問不
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師曰款出口曰
便恁麼會去時如何師曰換手搥胸問如何
是大善知識心師曰十字街頭片瓦子辭衆

日僧問如何是臨岐一句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途中事作麼生師曰賤避貴上堂遣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鉗鎚愛聖憎凡不知凡是聖之鑪鞴祇如聖凡雙泯迷悟俱忘一句作麼生道半夜彩霞籠玉像天明峯頂

五雲遮

五八

五九

衛州王大夫遺其名以喪偶歆世相遂叅元豐於言下知歸豐一日謂曰子乃今之陸亘也公便掩耳既而回壇山之陽縛茅自處者三載偶歌曰壇山裏日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鳥啼猿作道場散髮采薇歌又笑從教人道野夫狂

育王振禪師法嗣

明州岳林真禪師上堂古人道初秋夏未合有責情三十棒岳林則不然靈山會上世尊

拈華迦葉微笑正當恁麼時好與三十棒何故如此太平時節強起干戈教人吹大法螺擊大法鼓舉步則金蓮躑躅端居則寶座巍峩梵王引之於前香花繚繞帝釋隨之於後龍象駢羅致令後代兒孫遞相做敬三三兩兩皆言出格風標劫劫波波未肯歸家穩坐鼓脣搖舌宛如鐘磬笙竽奮臂點頭何啻稻麻竹葦更逞遊山翫水撥草瞻風人前說得石點頭天上飛來花撲地也好與三十棒且道坐夏賞勞如何酬獎良久曰萬寶功成何厚薄千鈞價重自低昂

招提湛禪師法嗣

秀州華亭觀音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半夜烏龜火裏行曰意作麼生師曰虛空無背面僧禮拜師便打

青原下十四世

淨慈明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象禪師越州山陰人也上堂古者道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不是一翳在眼百千諸佛總在拄

頁八

二十

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其國土遊歷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是空花亂墜即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麼出來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花眼本無翳處著倒乃擲拄杖下座

福州雪峯隆禪師上堂一不成二不是口喫飯鼻出氣休云北斗藏身說甚南山鼈鼻家財運出任交關勸君莫競錐頭利

長蘆和禪師法嗣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福州人上堂聖賢不

分古今惟一可謂火就燥水流濕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大衆東村王老去不歸紛紛黃葉空狼籍

臨安府靈隱惠淳圓智禪師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乃喝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絕待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匝地耀古騰今且道是箇甚麼良久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雪峯慧禪師法嗣

頁八

三

臨安府淨慈月堂道昌佛行禪師湖州寶溪吳氏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張家兄弟太無良曰恁麼則一切處皆是去也師曰莫唐突人好問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祇如心法雙忘時生滅在甚麼處師曰

左手得來右手用問如何是從上宗門中事
師曰一畝地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埋沒
不少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屋頭問路曰
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月下拋輒上堂未透
祖師關十難與萬難既透祖師關十難與萬
難未透時難即且置既透了因甚麼却難放
下箴籬雖得價動他杓柄也無端上堂與我
相似共你無緣打翻藥鉢傾出爐煙還丹一
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咄上堂鴈過長
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
若能如是正好買草鞋行脚所以道動則影
現覺則冰生不動不覺正在死水裏薦福老
人出頭不得即且置育王今日又作麼生向
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歲旦上堂
舉拂子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忽有箇漢出

來道和尚這箇是三家村裏保正書門底爲
甚麼將來華王座上當作宗乘祇向他道牛
進千頭馬入百疋

臨安府徑山照堂了一禪師明州人上堂忝
玄之士觸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爲業
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絕點
純清含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
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麼以
拄杖畫曰祇向這裏薦取

鎮江府金山了心禪師上堂佛之一字孰云

尺

主

無木馬泥牛滿道途倚遍欄干春色晚海風
吹斷碧珊瑚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
百鳥不來樓閣閉祇聞夜雨滴芭蕉

香巖月禪師法嗣

鄧州香巖倚松如壁禪師撫州饒氏子上堂

變化密移何太急剎那念念一呼吸八萬四
千方便門且道何門不可入不入曉來雨
打芭蕉濕殷勤更問箇中人門外堂堂相對
立聞啄木鳥鳴說偈曰剝剝剝裏面有蟲外
面啄多少茫茫瞌睡人頂後一錐猶未覺若
不覺更聽山僧剝剝

慧林深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寂室慧光禪師錢塘夏侯氏僧
問飛來山色示清淨法身合澗溪聲演廣長
舌相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芭
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全提超佛祖滿筵未
紫盡知音師曰逢人不得錯舉上堂不用求
真何須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羌笛一聲天
地空不知誰識瞿曇面

台州國清愚谷妙印禪師上堂滿口道得底

五八

五三

爲甚麼不知有十分知有底爲甚麼滿口道
不得且道諸說在甚麼處若也知得許你照
用同時明闇俱了其或未然道得道不得知
有不知有南山石大蟲解作師子吼

台州國清垂慈普紹禪師上堂靈雲悟桃花
玄沙傍不肯多少癡禪和擔雪去填井今春
花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花落春風
靜

泉州九座慧遠禪師上堂九座今日向孤峰
絕頂駕一隻鐵船截斷天下人要津教他揮
篙動棹不得有箇錦標子且道在甚麼人手
裏拈拄杖曰看看向道是龍剛不信等閑奪
得始驚人

報恩然禪師法嗣

秀州資聖元祖禪師僧問紫金蓮捧千輪足

白玉毫輝萬德身如何是佛師曰拖槍帶甲
曰貫花千偈雖殊品標月還歸理一如如何
是法師曰元豐條紹興令曰林下雅爲方外
客人間堪作火中蓮如何是僧師曰披席把
椀

慧林海禪師法嗣

廬山萬杉壽堅禪師相州人歲旦上堂有一
人不拜歲不迎新寒暑不能侵其體聖凡不
能混其迹從來鼻孔遼天誰管多年曆日大
衆且道此人即今在甚麼處卓拄杖曰咄咄
咄沒處去

開先宗禪師法嗣

瑞州黃檗惟初禪師常州蔡氏子上堂我見
宗大哥平生槁默危坐所謂朽木形骸未嘗
口角詭譎將佛祖言教以當門庭祇要當人

五

十四

歇得十成自然不向這般漏子上著倒有僧
問既不向這般漏子上著倒未審如何保任
師曰無你用心處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鐵
餅既無汁壓沙那有油

潭州嶽麓海禪師僧問進前三步時如何師
曰撞頭磕額曰退後三步時如何師曰墮坑
落澗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立地死漢

雪峰演禪師法嗣

福州西禪慧舜禪師真定府人上堂五日一
叅三八普說千說萬說橫說豎說忽有箇漢
出來道說即不無爭奈三門頭兩箇不肯山
僧即向他道瞎漢若不得他兩箇西禪大似
不遇知音

青原下十五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

密州嶠山寧禪師上堂有時孤峰頂上嘯月
眠雲有時大洋海中翻波走浪有時十字街
頭七穿八穴諸人還相委悉麼樟樹花開盛
芭蕉葉最多

淨慈昌禪師法嗣

五八

三五

臨安府五雲悟禪師茗溪人也上堂月堂老
漢道行不見行是箇甚麼坐不見坐是箇甚
麼著衣時不見著衣是箇甚麼喫飯時不見
喫飯是箇甚麼山僧雖與他同牀打睡要且
各自做夢何故行見行坐見坐著衣時見著
衣喫飯時見喫飯無有不見底道理亦無箇
是甚麼諸人且道老漢底是五雲底是拈拄
杖卓一下曰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
不知

靈隱光禪師法嗣

臨安府中竺癡禪元妙禪師婺州王氏僧問
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
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
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草有時上孤
峰上堂黃昏雞報曉半夜日頭明驚起雪師
子瞳開紅眼睛上堂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
香喝一喝良久曰若不得這一喝幾乎道著
依舊且道道著後如何眼睛突出

圓覺曇禪師法嗣

撫州靈巖圓日禪師上堂悟無不悟得無不
得九年面壁空勞力三脚驢兒跳上天泥牛
入海無蹤跡爲甚如此九九八十一

嶽麓海禪師法嗣

荆門軍玉泉思達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印印
空師曰萬象收歸古鑑中曰如何是一印印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六

石九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信州章氏子依泐潭

石九

澄禪師分座接物名振諸方偶同雲峯悅禪

師遊西山夜話雲門法道峯曰澄公雖是雲

門之後法道異矣師詰其所以異峯曰雲門

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汞銀徒可翫

入煨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峯謝過又

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

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即背去師挽之

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峯曰石霜圓手段出

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計之曰悅師

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即造石霜中

途聞慈明不事事忽叢林遂登衡嶽乃謁福

巖賢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

既至目其貶剝諸方件件數為邪解師為之

氣索遂造其室明日書記領徒遊方借使有

疑可坐而商略師哀懇愈切明日公學雲門

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

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

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明即端坐受師炷

香作禮明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為汝勘

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

能加答次日又詣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

悲法施耶明日你作罵會那師於言下大悟

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

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難呈慈明

明領之後開法同安初受請日泐潭遣僧來

審師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而成
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將謂
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
僧歸舉似澄澄不懌自是泐潭舊好絕矣問
儂家自有同風事如何是同風事師良久僧

石九

二

曰恁麼則起動和尚去也師曰靈利人難得
僧禮拜示衆曰江南之地春寒秋熱近日已
來滴水滴凍僧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未
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
滴水滴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
銜華獻師曰釘根桑樹闊角水牛曰見後爲
甚麼不銜華師曰視無襠袴無口問無爲無
事人猶是金鎖難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一
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曰學人未曉乞師方
便師曰大庾嶺頭笑却成哭問一不去二不

住請師道師曰高祖殿前焚燴怒曰恁麼則
今日得遇和尚也師曰仰面看天不見天問
德山棒臨濟喝直至如今少人拈掇請師拈
掇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鼯鼠而發機曰作家
宗師今朝有在師便喝僧禮拜師曰五湖衲
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上堂橫吞
巨海倒卓須彌衲僧面前也是尋常茶飯行
脚人須是荆棘林內坐大道場向和泥合水
處認取本來面目且作麼生見得遂拈拄杖
曰直饒見得未免山僧拄杖上堂聖凡情盡
體露真常拈起拂子曰拂子踣跳上三十三
天搗脫帝釋鼻孔驢鼻先生拊掌大笑道盡
十方世界覓箇識好惡底人萬中無一擊禪
牀下座上堂說妙談玄乃太平之姦賊行棒
行喝爲亂世之英雄英雄姦賊棒喝玄妙皆

石九

三

爲長物黃檗門下總用不著且道黃檗門下尋常用箇甚麼喝一喝上堂撞鐘鐘鳴擊鼓鼓響大眾殷勤問訊同安端然合掌這箇是世法那箇是佛法咄上堂有一人朝看華嚴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叅禪不論義把箇破蓆日裏睡於是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爲一人無爲安下那一箇即是良父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擊禪牀下座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乃拈拄杖曰道之與聖總在歸宗拄杖頭上汝等諸人何不識取若也識得十方刹土不行而至百千三昧無作而成若也未識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上堂半夜捉烏鷄驚起梵王

睡毗嵐風忽起吹倒須彌山官路無人行私酒多人喫當此之時臨濟德山開得口張得眼有棒有喝用不得汝等諸人各自尋取祖業契書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上堂舉大珠和尚道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也好箇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計箇入路既得箇入路又須得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百九既知寬廣又知淺深一踏踏巖四大海一擱擱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鵲噪鴉鳴栢樹間上堂千般說萬般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去何處良久云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華三五樹因化主歸上堂世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變生爲熟

者不易四端坐喫者不易更有一種不易是

甚麼人良父云擊便下座

時翠巖真為首座
藏主問云適來和

尚道第五種不易是甚麼人
真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上堂拈拄杖曰

橫拈倒用撥開彌勒眼睛明去暗來敲落祖

師鼻孔當是時也目連鷲子飲氣吞聲臨濟

德山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吐師室中常

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

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

問諸方叅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

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

旨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叢林目之為黃龍

三關師自頌曰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

離得鰕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

我手佛手兼舉禪人豈下薦取不動干戈道

出當處超佛越祖我脚驢脚竝行步步踏著

五

五

無生會得雲收日卷方知此道縱橫總頌曰

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為報五

湖叅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熙寧己酉三月

十六日四祖演長老通嗣法書上堂山僧才

輕德薄豈堪人師蓋不昧本心不欺諸聖未

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輪迴今出輪迴未得

解脫今得解脫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

覺世尊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六祖夜半

於黃梅又傳箇甚麼乃說偈曰得不得傳不

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得首山曾漏泄新婦

騎驢阿家牽翌日午時端坐示寂闍維得五

色舍利塔于前山諡普覺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祖心寶覺禪師南雄鄔氏子叅

雲峯悅禪師三年無所得辭去悅曰必往依
黃檗南禪師師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
再上雲峯會悅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
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
莖斜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開悟
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坐具檗曰子
已入吾室矣師踊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
何得教人看話百計搜尋檗曰若不教你如
此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印吾埋沒汝也
住後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身
貧無被蓋曰莫孤負他先聖也無師曰闍黎
見處又作麼生僧畫一圓相師曰燕雀不離
窠僧禮拜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始愁人問
未登此座時如何師曰一事全無曰登後如
何師曰仰面觀天不見天上堂愚人除境不

石九

六

忘心智者忘心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觸
目遇緣無障礙遂舉拂子曰看拂子走過西
天却來新羅國裏知我者謂我拖泥帶水不
知我者贏得一場怪誕上堂大凡窮生死根
源直須明取自家一片田地教伊去處分明
然後臨機應用不失其宜抵如鋒芒未兆已
前都無是箇非箇瞥爾爆動便有五行金土
相生相剋胡來漢現四姓雜居各任方隅是
非鋒起致使玄黃不辨水乳不分疾在膏肓
難爲救療若不當陽曉示窮子無以知歸欲
得大用現前便可頓忘諸見諸見既盡昏霧
不生大智洞然更非他物珍重上堂擊禪牀
曰一塵纔舉大地全收諸人耳在一聲中一
聲徧在諸人耳若是摩霄俊鶻便合乘時止
灤困魚徒勞激浪上堂不與萬法爲侶即是

無諍三昧便恁麼去爭奈絃急則聲促若能
向紫羅帳裏撒真珠未必善因而招惡果上
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人點頭及乎
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
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
子曰看太陽白元溢目萬里不挂片雲若是覆盆
之下又爭怪得老僧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
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
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
物蘊在胃中物既在胃不安之相常在目前
既在目前觸途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
言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
住上堂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
混雜還有無師自悟底麼出來辨別看乃舉
拂子曰且道是金是沙良久曰見之不取思

之千里上堂有時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
有時把手上高山高山人不顧或作敗軍之
將向闍黎手裏拱手歸降或爲忿怒那吒敲
骨打髓正當恁麼時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
求底麼有則向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如無少
室峯前一場笑具上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
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便恁麼休去
停橈把纜且向灣裏泊船若據衲僧門下天
地懸隔且道衲僧門下有甚長處柳栗橫擔
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上堂一不向二不
開巖思南嶽與天台堪笑白雲無定止被風
吹去又吹來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明眼
漢護他一點也不得仁者心動且緩緩你向
甚處見祖師乃擲下拂子曰看上堂過去諸
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現在佛法委付

黃龍放行則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把住則杳
杳冥冥其中有精且道放行即是把住即是
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虎
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
也應難懣底那能善回互手擎日月背負須
彌擲向他方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其中衆生
騎驢入諸人眼裏諸人亦不覺不知會麼將
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上堂一漚
未發古帆未征風信不來無人舉權正當恁
麼時水脈如何辨的君不見雲門老垂手處
落落清波無透路又不見華亭叟泄天機夜
深空載月明歸莫怪相逢不相識從教萬古
漫漫黑上堂馬祖陞堂百丈卷席後人不善
來風盡道不留朕迹殊不知桃華浪裏正好
張帆七里灘頭更堪垂釣如今必有辨浮沉

百九

八

識淺深底漢試出來定當水脈看如無且將
漁父笛閑向海邊吹上堂風蕭蕭兮木葉飛
鴻鴈不來音信稀還鄉一曲無人吹令余拍
手空遲疑上堂鏡像或謂有攬之不盈手鏡
像或謂無分明如儼圖所以取不得舍不得
不可得中祇麼得還會麼不作維摩詰又似
傅大士上堂夫玄道者不可以設功得聖智
者不可以有心知真諦者不可以存我會至
功者不可以營事爲古人一期應病與藥則
不可若是丈夫漢出則經濟天下不出則卷
而懷之爾若一向聲和響順我則排斥諸方
爾若示現酒肆淫坊我則孤峯獨宿且道甚
處是黃龍爲人眼師室中常舉拳問僧曰喚
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將
入滅命門人黃太史廷堅主後事茶毗日隣

百九

九

峯爲秉炬火不續黃顛師之得法上首死心
新禪師曰此老師有待於吾兄也新以喪拒
黃強之新執炬召衆曰不是餘殃累及我彌
天罪過不容誅而今兩脚揜空去不作牛兮
定作驢以火炬打一圓相曰抵向這裏雪屈
擲炬應手而蒸靈骨窆于普覺塔之東諡寶
覺禪師

江州東林興龍寺常總照覺禪師延平施氏
子久依黃龍密授大法決旨出住泐潭次遷
東林皆符識記僧問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
有一寶秘在形山如何是寶師曰白月現黑
月隱曰非但聞名今日親見師曰且道寶在
甚麼處曰古殿戶開光燦爛白蓮池畔社中
人師曰別寶還他碧眼胡又僧出衆提起坐
具曰請師答話師曰放下著僧又作展勢師

曰收曰昔年尋劍客今朝遇作家師曰這裏
是甚麼所在僧便喝師曰喝老僧那僧又喝
師曰放過又爭得便打上堂乾坤大地常演
圓音日月星辰每談實相翻憶先黃龍道秋
雨淋漓連宵徹曙點點無私不落別處復云
滴穿汝眼睛浸爛汝鼻孔東林則不然終歸
大海作波濤擊禪林下座上堂老盧不識字
頓明佛意佛意離文墨故白兆不識書圓悟
宗乘宗乘非言詮故如此老婆心分明入泥
水今時人猶尚抱橋柱洗澡把纜放船良久
曰爭怪得老僧

五九

十

隆興府寶峯克文雲庵真淨禪師陝府鄭氏
子坐夏大滄聞僧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
月是否門曰清波無透路師乃領解徃見黃
龍不契却曰我有好處這老漢不識我遂徃

香城見順和尚順問甚處來師曰黃龍來曰黃龍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黃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龍垂語云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住持勝上座云猛虎當路坐龍遂令去住黃檗順不覺云勝首座祇下得一轉語便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師於言下大悟方知黃龍用處遂回見黃龍龍問甚處來師曰特來禮拜和尚龍曰恰值老僧不在師曰向甚處去龍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曰恁麼則學人得自在去也龍曰脚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字唱來龍曰何曾得自在師指鞋曰何嘗不自在龍駭之開堂日拈香祝聖問答罷乃曰問話且止祇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甚處來垂一足曰昔日黃龍親行

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切聖賢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則且置印在甚處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分付若不見而我自收遂收足喝一喝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驢脚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有不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謾你諸人去也故我大覺世尊昔於摩竭陀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豁然悟道大地有情一時成佛今有釋子沙門某於東震旦國大宋筠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箇甚麼以拂子畫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僧曰何哂之有師曰笑你隨語生解曰偶然失利師喝曰不得禮拜僧

便歸衆師後笑曰隨語生解問江西佛手驢
脚接人和尚如何接人師曰鮎魚上竹竿曰
全因今日師曰烏龜入水問新豐吟雲門曲
舉世知音能和續大衆臨筵願清耳目師以
右手拍禪牀僧曰木人拊掌石女揚眉師以
左手拍禪牀僧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何不
脚跟下薦取僧以坐具一拂師曰爭奈脚跟
下何問遠遠馳符命禪師俯應機祖令當行
也方便指羣迷師曰深曰深意如何師曰淺
曰教學人如何領會師曰點問馬祖下尊宿
一箇箇肩漉漉地唯有歸宗老較些子黃龍
下兒孫一箇箇硬剝地祇有真淨老師較
些子學人恁麼還扶得也無師曰打疊面前
盪擗却曰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師不答
僧曰這箇爲上上根人忽遇中下之流如何

指接師亦不答僧曰非但和尚懷懼學人亦
乃一場敗缺師曰三十年後悟去在問承古
有言衆生日用而不知未審不知箇甚麼師
曰道曰忽然知後如何師曰十萬八千僧提
起坐具曰爭奈這箇何師便喝上堂天地與
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脚頭脚尾橫三豎四
北俱盧洲火發燒著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
痛不禁轟一箇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黯長
空十字街頭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掌呵
呵大笑曰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曰
賊賊上堂道泰不傳天子令行人盡唱太平
歌五九四十五莫有人從懷州來麼若有不
得忘却臨江軍豆豉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
笑拈拄杖曰洞山拈起拄杖子你諸人合作
麼生擊香棹下座上堂視無襠袴無口頭上

青灰三五斗趙州老漢少賣弄然則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奈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飈令力耕者半作賣華人上堂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信自己佛事唯憑少許古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相法門

石九

十三

洞山洞山且不在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一切處你擬不要見洞山鼻索又在洞山手裏擬瞌睡也把鼻索一掣祇見眼孔定動又不相識也不要你識洞山但識得自己也得上堂汾陽莫妄想俱胝豎指頭古今佛法事到此一時休休却憶趙州勘婆子不風流處也風流拈拄杖曰爲衆竭力上堂頭陀石被莓苔裏擲筆峯遭薛荔纏羅漢院裏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叅退喫茶上堂師子不食鷓鴣殘快鷹不打死兔放出臨濟大龍抽却雲門一顧拈起拄杖曰雲行雨施三草二木師崇寧改元十月旦示疾望乃愈出道具散諸徒翌日中夜沐浴更衣跌坐衆請說法示偈及遺誠宗

門大略言卒而逝火葬燄成五色白光上騰
煙所至處皆設利分骨塔于泐潭新豐

南康軍雲居真如院元祐禪師信州王氏子
僧問如何是道林的旨師曰劄曰隨流認得
性無喜亦無憂師曰汝皮袋重多少曰高著

五元

十四

眼看師曰自領出去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胡天雪壓玉麒麟問如龜藏六時如何
師曰文彩已彰曰爭奈處處無蹤跡師曰一
任拖泥帶水曰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果然
上堂過去諸如來更不再勘現在諸菩薩放

過即不可未來修學人謾他一點不得所以
教中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
性一切惟心造雖然如是雲居門下正是金
屑落眼上堂凡見聖見眷雲掣電真說妄說
空華水月翫憶長髭見石頭解道紅鑪一點

雪擊禪牀下座上堂龜毛爲箭兔角爲弓那
吒忿怒射破虛空虛空撲落傾湫倒嶽牆壁
瓦礫放光明歸依如來大圓覺擊禪牀下座
上堂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好箇真消息
憑君子細看黃龍先師和身放倒還有人扶

得起麼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擊禪牀下座上
堂一切聲是佛聲以拂子擊禪牀曰梵音深
遠令人樂聞又曰一切色是佛色乃拈起拂
子曰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已到之者頂
戴奉行未到之者應如是知應如是信擊禪

五元

十五

牀下座今諸方三塔師始創也

潭州大瀉懷秀禪師信州應氏子僧問昔日
瀉山水牯牛自從放去絕蹤由今朝幸遇師
登座未審時人何處求師曰不得犯人苗稼
曰恁麼則頭角已分明師曰空把山童贈鐵

鞭

瑞州黃檗惟勝真覺禪師潼川羅氏子

聚時偶以扇勸窻櫺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
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大悟白本講講令參
問師徑往黃龍後因瑞州太守委龍遴選黃
檗主人龍集衆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腳下
種菜若人道得乃往往持師出答曰猛虎當
路坐龍大悅遂令師往由是諸方宗仰之上
堂臨濟喝德山棒留與禪人作模範歸宗磨
雪峯毬此箇門庭接上流若是黃檗即不然
也無喝也無棒亦不推磨亦不毬毬前面是
案山背後是主山寨却你眼睛拶破你面門
於此見得得不退轉地盡未來際不向他求
若見不得醍醐上味釀成毒藥上堂寂兮寥
兮蟾蜍皎皎下空谷寬兮廓兮曦光赫赫流

四海曹谿路上勦絕人行多子塔前駢闐如
市直饒這裏薦得個儻分明未是衲僧活計
大丈夫漢須是向黑暗獄中敲枷打鎖餓鬼
隊裏放火奪漿推倒慈氏樓拆却空王殿靈
苗瑞草和根拔滿地從教荆棘生

隆興府祐聖法窟禪師潮陽鄭氏子晚見黃
龍深蒙印可上堂此事如醫家驗病方且雜
毒滿腹未易攻治必瞑眩之藥而後可瘳就
今狗意投之適足狂惑增其沈痼求其己病
不亦左乎法堂前草深於心無媿

五九

十六

蘄州開元子琦禪師泉州許氏子依開元智
訥試經得度精楞嚴圓覺棄謁翠巖真禪師
問佛法大意真唾地曰這一滴落在甚麼處
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脾疼真解顏舜叅積翠
歲餘盡得其道乘間侍翠商榷古今適大雪

翠指曰斯可以一致君帚否師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散豈復有哉知有底人於一切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聲於擬議乎一日翠遣僧逆問老和尚三闕語如何師厲聲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麼翠

聞益奇之於是名著叢席翠歿四祖演禪師命分座室中垂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爲誰後傳至東林總禪師歎曰琦首座如鐵山萬仞卒難逗他語脈未幾以開元爲禪林請師爲第一世上堂虛空無內外事理有短長順則成菩提逆則成煩惱燈籠常瞋睡露柱亦懊惱大道在目前更於何處討以拂子擊禪牀上堂四面亦無門十方無壁落頭髮懸耳卓朔箇箇男兒大丈夫何得無繩而自縛且道透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踏破草

百九

十七

鞋赤脚走僧問須彌納芥子即不問微塵裏轉大法輪時如何師曰一步進一步曰恁麼則朝到西天暮歸唐土師曰作客不如歸家曰久嚮道風請師相見師曰雲月是同谿山各異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河朔人也東京大佛寺受具聽習圓覺微有所疑挈囊遊方專扣祖意至南禪師法席六遷星序一日扣請尋被喝出足擬跨門頓省玄旨出世仰山道風大著上堂大衆會麼古今事掩不得日用事藏不得既藏掩不得則日用現前且問諸人現前事作麼生叅上堂大衆見麼開眼則普觀十方合眼則包含萬有不開不合是何模樣還見模樣麼久叅高德舉處便曉後進初機識取模樣莫祇管貪睡睡時眼見箇甚麼若

道不見與死人何別直饒丹青處士筆頭上
畫出青山綠水夾竹桃華祇是相似模樣設
使石匠錐頭鑽出羣羊走獸也祇是相似模
樣若是真模樣任是處士石匠無你下手處
諸人要見須是著眼始得良久曰廣則一線
道狹則一寸半以拂子擊禪牀上堂鼓聲纔
動大衆雲臻諸人上觀山僧下觀上觀觀箇
甚麼下觀觀箇甚麼良久曰對面不相識上
堂道不在聲色而不離聲色凡一語一默一
動一靜隱顯縱橫無非佛事日用現前古今
凝然理何差互師自題其像曰吾真難邈斑
斑駁駁擬欲安排下筆便錯示寂闍維獲五
色舍利骨石栓索勾連塔于寺之東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潼川杜氏子上堂古佛
心祇如今若不會苦沈吟秋雨微微秋風颯

十九

十八

颯乍此下彼若爲酌答沙岸蘆華青黃交雜
禪者何依良久曰割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劍州陳氏子遊方至豫
章大寧時法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師聞其飽
叅即之昌問曰汝何所來師曰大寧又問三
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然曰不知昌曰吳中
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即展拜昌使
謁翠巖真禪師雖久之無省且不舍寸陰及
謁黃龍於積翠始盡所疑後首衆石霜遂開
法道吾徒雲蓋僧問有一無絃琴不是世間
木今朝負上來請師彈一曲師拊膝一下僧
曰金風颯颯和清韻請師方便再垂音師曰
陝府出鐵牛上堂緊峭離水靴踏破湖湘月
手把鐵蒺藜打破龍虎穴翻身倒上樹始見
無生滅却笑老瞿曇彈指超彌勒上堂昨日

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拾得駱
駝去重賞千金一也無若向這裏薦得不著
還草鞋錢上堂舉趙州問僧向甚麼處去曰
摘茶去州曰閑師曰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
後龍鱗面前驢脚翻身筋斗孤雲野鶴阿呵

十九

十九

呵示衆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
雖然先聖怎麼道且作箇模子搭却若也出
不得祇抱得古人底若也出得方有少分相
應雲蓋則不然騎駿馬繞須彌過山尋蟻跡
能有幾人知師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死心
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覲日已夕矣侍僧
通謁師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
何似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
來我要照是真師叔是假師叔師即當曾敲
一拳死心曰却是真箇遂作禮賓主相得歡

甚及死心復領黃龍至政和甲午示寂時師
住開福得訃上堂法門不幸法幢摧五蘊山
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線黃龍從此入輪
迴

福州玄沙合文明慧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
曰私通車馬僧進一步師曰官不容鍼

揚州建隆院昭慶禪師上堂始見新歲倏忽
早是二月初一天氣和融擬舉箇時節因緣
與諸人商量却被帝釋梵王在門外柳眼中
努出頭來先說偈言裏裏賜輕絮且逐風來
去相次走綿毬休言道我絮當時撞著阿修
羅把住云任你絮忽逢西風吹渭水落葉滿
長安一句作麼生道於是帝釋縮頭入柳眼
中良久曰參

安吉州報本慧元禪師潮州倪氏子十九爲

大僧徧歷叢席於黃龍三關語下悟入住後
僧問諸佛不出世達磨不西來正當恁麼時
未審來不來師曰撞著你鼻孔上堂白雲消
散紅日東昇仰面看天低頭覷地東西南北
一任觀光達磨眼睛斗量不盡演若何曾認
影善財不往南方衲僧鼻孔遼天到此一時
穿却僧出禮拜曰學人有一問和尚還答否
師曰昨日答汝了也曰今日作麼生師曰明
日來上堂僧問諸佛所說法種種皆方便是
否師曰是曰爲甚麼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
宣師曰且莫錯會僧以坐具一畫師喝曰諸
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今之學者方見道不
可以言宣便擬絕慮忘緣杜塞視聽如斯見
解未有自在分諸人要會寂滅相麼出門不
見一纖毫滿目白雲與青嶂師坐而不臥餘

三十年示寂塔全身于峴山

吉州仁山隆慶院慶閑禪師福州卓氏子母
夢胡僧授以明珠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照室
幼不近酒戲年十一棄俗十七得度二十徧
參後謁黃龍於黃檗龍問甚處來師曰百丈
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脚跟好痛
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龍喝曰許多時
行脚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
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
佛未必到慶閑境界龍問如何是汝生緣處
師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饑問我手何似
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我脚何似驢脚師
曰鷲鷲立雪非同色龍嗟咨而視曰汝剃除
鬚髮當爲何事師曰祇要無事曰與麼則數
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

何言歎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曰此間有辯上座者汝著精彩師曰他有甚長處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師曰作甚麼曰他展兩手師曰甚處學這虛頭來龍大笑師却展兩手龍喝之又問懽懽鬆鬆兩人共一枕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箇須彌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師曰兩重公案曰這裏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詩英即武在同安作首座師欲進見之師曰渠也須到這箇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指火鑪曰這箇是黑漆火鑪那箇是黑漆香桌甚處是不到處師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麼說話若是別人笑和尚去龍拍一拍師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師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師曰一梁柱一柱曰此未是好處師曰和尚又作麼生龍以

手指曰這柱得與麼圓那枋得與麼匾師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即趨去明日侍立龍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方即方遇圓即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傷齒在師曰慶閑即與麼和尚作麼生日近前來為汝說師拊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龍大笑曰一等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是學者爭歸之廬陵太守張公鑒請居隆慶僧問鋪席新開不可放過師曰記取話頭曰請師高著眼師曰蹉過了也室中垂問曰禪師心印五篆作何文諸佛本源深之多少又曰十二時中上來下去開單展鉢此是五蘊敗壞之身那箇是清淨法身又曰不用指東畫西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十二時中著衣喫飯承甚麼人思力又曰魚行水濁鳥飛毛落亮座三

主一入西山爲甚麼杳無消息師居隆慶未
暮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
病求去廬陵道俗舟載而歸居隆慶之東堂
事之益篤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將示寂遺偈
曰露質浮世奄質浮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
南嶽天台松風澗雪珍重知音紅壺優鉢泊
然坐逝俾畫工就寫其真首忽自舉次日仍
平視闍維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
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磧之間皆得舍
利如金色計其所獲幾數斛閱世五十五坐
夏三十六初蕪子由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
臥店夢有呵者曰閑師事何疑哉疑即病矣
子由夢中作數百言其銘略曰稽首三界尊
閑師不止此愍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
其知言哉

石九

三五

舒州三祖山法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喫鹽添得渴問如何是道師曰十里雙牌五
里單堠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少避長賤避
貴問如何是善知識所爲底心師曰十字街
頭一片瓦曰如何是十字街頭一片瓦師曰
不知曰既不知却怎麼說師曰無人踏著上
堂五五二十五時人盡解數倒拈第二籌茫
茫者無據爲甚麼無據愛他一縷失却一端
上堂明晃晃活鱖鱖十方世界一毫末拋向
面前知不知莫向意根上拈撮拍一拍上堂
架梯可以攀高雖升而不能達河漢鑄鐵可
以掘鑿雖利而不能到風輪其器者費功其
謀者益妄不如歸家坐免使走塵壤大衆那
箇是塵壤祖佛禪道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邵武陳氏子幼穎邁

一目五行長棄儒得度訪道曹山依雅禪師
久之辭登雲居瞻其勝絕殆終于此山因閱
華嚴十明論乃證宗要即詣黃檗南禪師席
檗與語達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
所至議論奪席晚遊西山與勝首座棲雙嶺
後開法石門久之遷泐潭僧問逢場作戲時
如何師曰紅爐爆出鐵烏龜曰當軒布鼓師
親擊百尺竿頭事若何師曰山僧不作這活
計僧擬議師曰不啣嚙漢又僧禮拜起便垂
下袈裟角曰脫衣卸甲時如何師曰喜得狼
煙息弓消壁上懸僧却攬上袈裟曰重整衣
甲時如何師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僧
便喝師曰驚殺我僧拍一拍師曰也是死中
得活僧禮拜師曰將謂是收燕破趙之才元
來是販私鹽賊問臨濟栽松即不問百丈開

石九

五

田事若何師曰深著鉏頭曰古人猶在師曰
更添鉏頭僧禮拜師扣禪牀一下乃曰問也
無窮答也無盡問答去來於道轉遠何故况
爲此事直饒棒頭薦得不是丈夫喝下承當
未爲達士那堪更向言中取則句裏馳求語
路尖新機鋒捷疾如斯見解盡是埋沒宗旨
玷污先賢於吾祖道何曾夢見祇如我佛如
來臨般涅槃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付囑摩訶大迦葉迦葉遂付阿難暨商那和
修優波毘多諸祖相繼至於達磨西來直指
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言豈不是先聖
方便之道自是當人不信却自迷頭認影奔
逐狂途致使玲玢流浪生死諸禪德若能一
念回光返照到自己脚跟下褫剝究竟將來
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重十方普現海會齊

彰便乃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印三昧一
印印定更無纖毫逗漏山僧如是舉唱若是
衆中有本色衲僧聞之實謂掩耳而回笑破
他口大衆且道本色衲僧門下一句作麼生
道良久曰天際雪埋千尺石洞門凍折數株
松上堂釋迦老子當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釋迦老子旁若無人
當時若遇箇明眼衲僧直教他上天無路入
地無門然雖如是也須是銅沙羅裏滿盛油
始得上堂顧視大衆曰青山重疊疊綠水嚮
潺潺遂拈拄杖曰未到懸崖處擡頭子細看
卓一下上堂寶峯高士罕曾到巖前雪壓枯
松倒嶺前嶺後野猿啼一條古路清風掃禪
德雖然如是且道山僧拄杖長多少遂拈起
曰長者隨長使短者隨短用卓一下上堂顧

視大衆曰石門巖嶮鐵闌牢舉目重重萬仞
高無角鐵牛衝得破毗盧海內作波濤且道
不涉波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不遑
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師因知事紛爭止
之不可乃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德吾有
愧黃龍叙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石
藏普陀塔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
金陵保寧寺圓瑗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生
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堂中瞌睡寮裏抽解
曰便恁麼時如何師曰須知有轉身一路曰
如何是轉身一路師曰傾出你腦髓拽脫你
鼻孔曰便從今日無疑去也師曰作麼生會
曰但知行好事不用問前程師曰須是恁麼
上堂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
覓古人與麼說話大似認奴作郎指鹿爲馬

若是翠巖即不然也不向已求亦不從他覓
 何故雙眉本來自橫鼻孔本來自直直饒說
 得天華亂墜頑石點頭算來多虛不如少實
 且道如何是少實底事良久曰冬瓜直儻侗
 瓠子曲彎彎上堂春雨微微百事皆宜禾苗
 發秀蔬菜得時阿難如合掌迦葉亦攢眉直
 饒靈山會上拈華微笑算來猶涉離微爭似
 三家村裏老翁深耕淺種各知其時有事當
 面便說誰管瞬目揚眉更有一般奇特事未
 後一著更須知擊拂子下座上堂廣尋文義
 鏡裏求形息念觀空水中捉月單傳心印特
 地多端德山臨濟枉用工夫石鞏子湖翻成
 特地若是保寧總不恁麼但自隨緣飲啄一
 切尋常深遜白雲甘爲無學之者敢問諸人
 保寧畢竟將何報答四思三有良久曰愁人

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師示寂闍維
 有終不壞者二椽以五色舍利塔于兩華臺
 之左

南安軍雪峯道圓禪師南雄人也依積翠日
 宴坐下板時二僧論野狐話一云不昧因果
 也未脫得野狐身一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
 野狐來師聞之悚然因詣積翠庵渡澗猛省
 迷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
 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栗任縱橫野狐
 跳入金毛隊翠見爲助喜住後上堂舉風幡
 話頌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
 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些子閑

音釋

汞虎孔切音骨舟砂所化爲水銀也 懽夷益切音 窳阪驗切音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七

石十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十二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蘄州四祖山法演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

是心相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心體師曰

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上堂葉辭柯秋已暮

參玄人須警悟莫謂來年更有春等閑蹉了

巖前路且道作麼生是巖前路良久曰嶮上

堂主山吞却案山尋常言論拄杖子普諺塵

刹未足爲竒光境兩亡復是何物良久曰劫

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上堂佛祖

之道壁立千仞擬議馳求還同點額識不能

識智不能知古聖到這裏垂一言半句要你

諸人有箇入處所以道低頭不見地仰面不

見天欲識白牛處但看髑髏前如今頭上是
屋脚下是地面前是佛殿且道白牛在甚麼
處乃召大衆衆舉頭師叱之

南康軍清隱潛庵清源禪師豫章鄧氏子上
堂寒風激水成冰杲日照冰成水冰冰本自
無情各各應時而至世間萬物皆然不用強
生擬議上堂先師初事棲賢誤泐潭澄歷二
十年宗門竒與經論玄要莫不貫穿及因雲
峯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闕語以驗
學者而學者如葉公畫龍龍現即怖

安州興國院契雅禪師僧問請師不於語默
裏答話師以拄杖卓一下僧曰和尚莫草草
忽忽師曰西天斬頭截髑僧禮拜師曰墮也
墮也上堂心如朗月連天靜遂打一圓相曰
寒山子聳性似寒潭徹底清是何境界良久

曰無價夜光人不識識得又堪作甚麼凡夫
虛度幾千春乃呵呵大笑曰爭如獨坐明窓
下華落華開自有時下座

齊州靈巖山重確正覺禪師上堂祖師心印

狀似鐵牛之機鍼挑不出匙挑不上過在阿

誰綠雖千種草香^{石十}抵一株蘭上堂不方不圓

不上不下驢鳴狗吠十方無價拍禪牀下座

虔州廉泉院曇秀禪師僧問滿口道不得時

如何師曰話墮也問不與萬法爲侶時如何

師曰自家肚皮自家畫問如何是學人轉身

處師曰掃地澆華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

曰高枕枕頭曰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鶯啼

嶺上華發巖前問如何是衲僧口師曰殺人

不用刀

南嶽高臺寺宣明佛印禪師僧問正法眼藏

涅槃妙心便請拈出師直上覷僧曰恁麼則
人天有賴師曰金屑雖貴

蘄州三角山慧澤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衆

側聆師卓拄杖一下僧曰答即便答又卓箇

甚麼師曰百雜碎

南嶽法輪文昱禪師上堂以拄杖卓一卓喝

一喝曰雪上加霜眼中添屑若也不會北鬱

單越

信州靈鷲慧覺禪師上堂大衆百千三昧無

量妙義盡在諸人脚跟下各請自家回互取

會麼回互不回互認取歸家路智慧爲橋梁

柔和作依怙居安則慮危在樂須知苦君不

見龐居士黃金拋却如糞土父子團圞頭共

說無生語無生語仍記取九夏雪華飛三冬

汗如雨

黃檗積翠永庵主示衆山僧住庵來無禪可
說無法可傳亦無羞珍異寶祇收得續火柴
頭一箇留與後人令他煙燄不絕火光長明
遂擲下拂子時有僧就地拈起吹一吹師便
喝曰誰知續火柴頭從這漢邊煙消火滅云
乃拂袖歸庵曾吐舌而去

廬山歸宗志芝庵主臨江人也壯爲苾芻依
黃龍於歸宗遂領深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
到了令人笑眉毛本無用無渠底波俏未幾
龍引退芝陸沈于衆一日普請罷書偈曰茶
芽麩初離焙筍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年
春事辦得閑誰管板頭低由是衲子親之師
不憚結茆絕頂作偈曰千峯頂上一間屋老
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
老僧閑

南嶽下十三世上

黃龍心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韶州黃氏子生
有紫肉幕左扇右袒如僧伽黎狀壯依佛陀
院德修祝髮進具後遊方至黃龍謁晦堂堂
豎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
汝喚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尚談
辯無所抵牾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堂遽曰
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乃曰某到此弓折
箭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堂曰一塵飛
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
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師
趨出一日聞知事推行者而迅雷忽震即大
悟趨見晦堂忘納其履即自譽曰天下人總
是參得底禪某是悟得底堂笑曰選佛得甲

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僧問如何是黃龍
接人句師曰開口要罵人曰罵底是接人句
驗人一句又作麼生師曰但識取罵人問弓
箭在手智刀當鋒龍虎陣圓請師相見師曰
敗將不斬曰恁麼則銅柱近標修水側鐵關
高鑲鳳凰峯師曰不到烏江未肯休曰若然
者七擒七縱正令全提師曰棺木裏瞠眼僧
禮拜師曰苦苦問承師有言老僧今夏向黃
龍潭內下三百六十箇釣筒未曾遇著箇錦
鱗紅尾爲復是鉤頭不妙爲復是香餌難尋
師曰雨過竹風清雲開山嶽露曰恁麼則已
得真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師曰是鉤
頭不妙是香餌難尋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
應難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上堂深固幽
遠無人能到釋迦老子到不到若到因甚麼

五

五

無人若不到誰道幽遠上堂祖師心印狀似
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
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
晚後鳳銜歸上堂行脚高人解開布袋放下
鉢囊去却藥忌一人所在須到半人所在須
到無人所在也須親到上堂拗折拄杖將甚
麼登山渡水拈却鉢盂匙著將甚麼喫粥喫
飯不如向十字街頭東卜西卜忽然卜著是
你諸人有衫若卜不著也怪雲巖不得上堂
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釋迦老子足躡紅
蓮且道黃龍騎箇甚麼良久曰近來年老一
步是一步上堂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
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佛既不亂
濁水自清濁水既清功歸何所良久曰幾度
黑風翻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上堂有時破

二作三有時會三歸一有時三一混同有時不落數量且道甚麼處是黃龍爲人處良久曰珍重僧問如何是四大毒蛇師曰地水火風曰如何是地水火風師曰四大毒蛇曰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曰一大既爾四大亦同室中問僧月晦之陰以五色彩著於暝中令百千萬人夜視其色寧有辯其青黃赤白者麼僧無語師代曰箇箇是盲人師因王正言問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即死即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某甚疑之師曰如正言作漕使隨所住處即居其位還疑否王曰不疑師曰復何疑也王於言下領解師臨寂示偈曰說時七顛八倒默時落二落三爲報五湖禪客心王自在休叅茶毗設利五色後有過其區所者獲之尤甚塔于晦堂丈室之北

五下

六

隆興府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本州陳氏子印心於晦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爲師者鉗錘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華華雖逼真而非真華也上堂鼓聲纔動大衆雲臻無限天機一時漏泄不孤正眼便合歸堂更待繁詞沈埋宗旨縱謂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望鄉闕又道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直饒恁麼悟入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打以拂

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
宵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箇中猶道不如
歸復何歸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
錐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恩無重報狸奴白
牯却知有功不浪施明大用曉全機絕蹤跡
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
斷紅塵水一溪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
莫憎愛洞然明白祖師恁麼說話瞎却天下
人眼識是非別縑素底衲僧到這裏如何辨
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解坐看雲起時

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
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屏去
閑緣歲餘豁然契悟以偈告龍曰隨隨隨昔
昔昔隨隨隨後無人識夜來明月上高峯元
來祇是這箇賊龍領之復告之曰得道非難
弘道爲難弘道猶在已說法爲人難既明之
後在力行之大凡宗師說法一句中具三玄
一玄中具三要子入處真實得坐披衣向後
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師復依止七年乃辭
徧訪叢林後出世黃龍終于泐潭僧問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京三下四曰見後如
何師曰灰頭土面曰畢竟如何師曰一場懺
懺開堂上堂舉浮山遠和尚云欲得英俊麼
仍須四事俱備方顯宗師蹊徑何謂也一者
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師子爪牙四

得衲僧殺活拄杖得此四事方可縱橫變態
任運卷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儻不如是守
死善道者敗軍之兆何故棒打石人貴論實
事是以到這裏得不修江耿耿大野雲凝綠
竹含煙青山鎖翠風雲一致水月齊觀一句
該通已彰殘朽師曰黃龍今日出世時當末
季佛法澆漓不用祖師巴鼻不用金剛眼睛
不用師子爪牙不用殺活拄杖祇有一枝拂
子以爲蹊徑亦能縱橫變態任運卷舒亦能
高聳人天壁立千仞有時逢強即弱有時遇
貴即賤拈起則羣魔屏迹佛祖潛蹤放下則
合水和泥聖凡同轍且道拈起好放下好竿
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色心
不異彼我無差豎起拂子曰若喚作拂子入
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

兩頭也是黑牛臥死水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
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
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
今得箇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
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
出許汝親見老僧
澧州夾山靈泉院曉純禪師嘗以木刻作一
獸師子頭牛足馬身每陞堂時持出示衆曰
喚作師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
道畢竟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有契者師示
頌曰軒昂師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
玄門疊疊開上堂有箇漢自從曠大劫無住
亦無依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寸土立足且道
十二時中在甚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朝到

西天暮歸東土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彭州黎氏子上堂木佛
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落陽人未來
面壁九年空冷坐金佛不度爐坐歎勞生走
道途不向華山圖上看豈知潘閬倒騎驢洗
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
雖不要南山要鬚鼻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
師曰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
來世俗多顛倒祇重衣衫不重人
隆興府雙嶺化禪師上堂翠竹黃華非外境
白雲明月露全真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
來不是塵遂舉拂子曰會麼認著依前還不
是擊禪牀下座
泗州龜山水陸院曉津禪師僧問如何是賓
中賓師曰巢父飲牛曰如何是賓中王師曰

許由洗耳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便喝曰如何
是主中主師曰禮拜了退上堂田地穩密過
犯彌天灼然擡腳不起神通遊戲無瘡自傷
特地下腳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具叅學眼
底出來共相理論要見本分家山不支岐路
莫祇管自家點頭蹉過歲月他時異日頂上
一椎莫言不道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臨漳人也性質直而勇
於道乃於晦堂舉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捷出
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
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
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是男是女
黃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
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笑上堂舉寒山偈曰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

如何說老僧即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爲笑死心和尚見之歎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所付囑也

潭州南嶽雙峯景齊禪師上堂拈拄杖曰橫拈倒用諸方虎步龍行打狗撐門雙峯掉在無事甲裏因風吹火別是一家以拄杖靠扇顧視大眾曰喚作無事得麼良久曰刀尺高懸著眼看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一下

溫州護國寄堂景新禪師郡之陳氏子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欲知護國當陽句且看門前竹一林

鄂州黃龍智明禪師一日上堂眾纔集師乃曰不可更開眼說夢去也便下座上堂南北一訣斬釘截鐵切忌思量纔成遂徹師同胡

百十

十一

巡檢到公安二聖胡問達磨對梁武帝云廓然無聖公安爲甚麼却有二聖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潭州道吾仲圓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人恁麼道譬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或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亦如騎馬向冰凌上行若是射鵰手何不向地頭上指瘡具正眼者試辨看良久曰鴛鴦繡出自金鍼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般若風習雖臙仕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嘗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公誚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邪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姪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孳孳於道著發

願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飯而已往依晦堂
乞指徑捷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
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
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
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曰聞木樨華香麼
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
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
耳久之謁雲巖死心新禪師隨衆入室心見
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
甚麼處相見公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叅得
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
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
苦提撕長如醉夢依倚在光影中蓋疑情不
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
中晝臥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

石十

十二

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
不勝萬幸後作晦堂塔銘曰某夙承記荊堪
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窳堵實深宗仰之
歎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公復設蘋蘩之供祭
之以文弔之以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
禪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塔在玉
欄干
觀文王韶居士字子淳出剌洪州乃延晦堂
問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曾忘食夜
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
稜塌地恰團圓呈堂堂深肯之
秘書吳恂居士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
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你父母未生
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即
領深旨連呈三偈其後曰咄這多知俗漢數

盡古今公案忽於狼藉堆頭拾得蟻頭糞彈
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
人祇爲走盤難看喫堂答曰水中得火世還
稀看著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
却許老胡知

東林總禪師法嗣

五十

三

隆興府泐潭應乾禪師袁州彭氏子上堂靈
光洞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
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古人恁
麼道殊不知是箇坑窞貼肉汗衫脫不去過
不得直須如師子兒壁立千仞方能勦絕去
然雖如是也是布袋裏老鴉拍禪牀下座
廬山開先行瑛廣鑑禪師桂州毛氏子僧問
如何是道師曰良田萬頃曰學人不會師曰
春不耕秋無望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君山點破洞庭湖曰意旨如何師曰白浪四
邊繞紅塵何處來上堂談玄說妙譬如畫餅
充饑入聖超凡大似飛蛾赴火一向無事敗
種焦茅更若馳求水中捉月以拂子一拂云
適來許多見解拂却了也作麼生是諸人透
脫一句良久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向須彌
頂上眠以拂子擊禪牀上堂彎石鞏弓架輿
化箭運那羅延力定爍迦羅眼不射大雄虎
不射藥山鹿不射雲巖師子不射象骨獼猴
且道射箇甚麼良久曰放過一著上堂登山
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學道須到佛祖道不得
處若不如是盡是依草附木底精靈喫野狐
涕唾底鬼子華嚴恁麼道譬如良藥然則苦
口且要治疾阿哪囉

廬山圓通可遷法鏡禪師嚴州陳氏子僧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寸釘牛力曰學人不
會師曰叅取不會底

紹興府象田梵鄉禪師嘉興人姓錢氏僧問
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富嫌干
口少曰畢竟如何是正眼師曰從來共住不

知名問寒風乍起衲子開爐忽憶丹霞燒木

十四

佛因何院主墮眉鬚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
曰爲復是逢強即弱爲復是妙用神通師曰
堂中聖僧却諳此事僧問象田有屠龍之劍
欲借一觀時如何師橫按拄杖僧便喝師擲
下拄杖僧無語師曰這死蝦蟆上堂春已暮
落華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干林萬
林鳴杜宇我無家兮何處歸十方刹土奚相
依老夫有箇真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上堂
佛法到此命若懸絲異目超宗亦難承紹豎

起拂子曰賴有這箇堪作流通於此觀得便

見三世諸佛向燈籠露柱裏轉大法輪六趣
衆生於鐵圍山得聞法要聲非聲見色非色
隨異類四生各得解脫如斯舉唱非但埋沒
宗風亦乃平沈自己且道如何得不犯令去

拍禪牀下座

東京褒親旌德院有瑞佛海禪師興化軍陳
氏子初叅黃蘗南禪師龍問汝爲人事來爲
佛法來師曰爲佛法來龍曰若爲佛法來即
今便分付遂打一拂子師曰和尚也不得惱

十五

亂人龍即器之後依照覺深悟玄奧上堂有
佛世界以一塵一毛而作佛事令見一法者
而具足一切法故權爲架閣有佛化內以忘
言寂默爲大佛事使其學者離一切相即名
諸佛故好與三下火抄有佛土中以黃華翠

竹而爲佛事令觀相者見色即空故且付與
彌勒有佛寶刹以法空爲座而示佛事俾其
行人不著佛求故勘破了勾下有佛道場以
四事供養而成佛事使知足者斷異念故可
與下載有佛妙域以一切語言三昧作其佛
事令隨機入者不捨動靜故爲渠裝載大衆
且道於中還有優劣也無良久曰到者須知
是作家叅

臨江軍慧力院可昌禪師僧問佛力法力即
不問如何是慧力師曰踏倒人我山扶起菩
提樹曰菩提本無樹向甚麼處下手師曰無
下手處正好著力曰今日得聞於未聞師曰
莫把真金喚作鑰上堂佛法根源非正信妙
智不能悟入祖師關鍵非大悲重願何以開
通具信智則權實雙行如金在鑛全悲願則

善惡可辨似月離雲大衆抵如父母未生時
許多譬喻向甚麼處吐露良久曰十語九中
不如一默

黃州栢子山棲真院德高禪師上堂天地一
指絕諍競之心萬物一馬無是非之論由是
魔羅潛跡佛祖興隆寒山拊掌欣欣拾得呵
呵大笑大衆二古聖笑箇甚麼良久呵呵大
笑曰曇華一朵再逢春

廬山萬杉院紹慈禪師桂州趙氏子參照覺
問曰世尊付金襴外別傳何物覺舉拂子師

石十

十六

曰畢竟作麼生覺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
覺又打師於是有省遂奪拂子便禮拜覺曰
汝見何道理便禮拜師曰拂子屬某甲了也
覺曰三十年老將今日被小卒折倒自此玄
風大振推爲東林上首上堂先行不到若須

彌立乎巨川末後太過猶猛士發乎狂矢或
高或下未有準繩以是還非遭人點檢且道
如何得相應去良久曰紅爐燄裏重添火坦
赫金剛眼自開咄上堂我祖別行最上機縱
橫生殺絕猜疑雖然塞斷羣狐路返擲須還
師子兒衆中還有金毛坦赫牙爪生獐者麼
試出哮吼一聲看良久曰直饒有也不免玉
溪寨主撩鉤搭索叅

南嶽衡嶽寺道辯禪師僧問拈槌舉拂即且
置和尚如何爲人師曰客來須接曰便是爲
人處也師曰麤茶澹飯僧禮拜師曰須知滋
味始得

吉州禾山甘露志傳禪師僧問一等沒絃琴
請師彈一曲師曰山僧耳聾曰學人請益師
曰去曰慈悲何在師曰自有諸方眼

石十

十七

東京褒親旌德寺諭禪師上堂新羅打鼓大
宋上堂庭前栢子問話燈籠露柱著忙香臺
拄杖起作舞臥病維摩猶在牀這老漢我也
識得你病休訝即當咄

隆興府西山龍泉夔禪師上堂衆集師乃曰
祇恁麼便散去不妨要妙雖然如是早是無
風起浪釘樞空中豈况牽枝引蔓說妙譚玄
正是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塵且道拂塵出
屑是甚麼人卓拄杖下座

南康軍兜率志恩禪師上堂落落鳧鳧居村
居郭莽莽鹵鹵何今何古不重已靈休話佛
祖掬定釋迦鼻孔揭却觀音耳朵任他雪嶺
輓毬休管禾山打鼓若是本色衲僧終不守
株待兔叅

福州興福院康源禪師上堂山僧有一訣尋

常不漏泄今日不囊藏分明為君說良久曰
寒時寒熱時熱

慧圓上座開封酸棗干氏子世業農少依邑
之建福寺德光為師性椎魯然勤渠祖道堅
坐不臥居數歲得度出遊廬山至東林每以

已事請問朋輩見其貌陋舉止乖疎皆戲侮
之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顛而仆了然開悟作

偈俾行者書於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

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

即日離東林眾傳至照覺覺大喜曰衲子參

究若此善不可加令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

大慈武庫謂證
悟類語非也

內翰東坡居士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
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
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

五十一

十八

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荆南聞玉泉皓禪師
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即微服求見泉問尊
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泉喝
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於是尊禮之
後過金山有寫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
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
惠州瓊州

寶峯文禪師法嗣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初首眾
於道吾領數衲謁雲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
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
出言吐氣如醉人邪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尚
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錐剗之師茫然遂求入
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他語
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

尚否師曰闕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臭
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屎臭氣處參取
師依教即謁洞山深領與旨復謁智智曰見
闕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
洎乎蹉過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真淨後出世
鹿苑有清素者石久參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
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
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
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爲誰素曰慈明也某
忝執侍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
執侍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
親之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文
見何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
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
禮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爲

人師益忝素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
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
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
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月素乃印
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
文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爲子點破使子受
用得大自在他日切勿嗣吾也師後嗣真淨
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主虎符領衆匡徒密
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滿口道
不得曰祇這箇別更有師曰莫將支遯鶴喚
作右軍鷺問如何是堯率境師曰一水按藍
色千峯削玉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七凹
八凸無人見百手千頭祇自知上堂耳目一
何清端居幽谷裏秋風入古松秋月生寒水
衲僧於此更求真兩箇糊孫垂四尾喝一喝

上堂兜率都無辨別却喚烏龜作鼈不能說
妙談真祇解搖唇鼓舌遂令天下衲僧覷見
眼中滴血莫有齷齪作喜笑傲煙霞者麼良
久曰笛中一曲昇平樂算得生平未解愁上
堂始見新春又逢初夏四時若箭兩曜如梭
不覺紅顏鬪成白首直須努力別著精神耕
取自己田園莫犯他人苗稼既然如是牽犁
拽杷須是雪山白牛始得且道鼻孔在甚麼
處良久曰叱叱上堂常居物外度清時牛上
橫將竹笛吹一曲自幽山自綠此情不與白
雲知慶快諸禪德鬪思范蠡謾泛滄波因念
陳搏空眠太華何曾夢見浪得高名實未神
遊閑漂野跡既然如此具眼衲僧莫道龍安
非他是已好上堂無法亦無心無心復何捨
要真盡屬真要假全歸假平地上行船虛空

裏走馬九年面壁人有口還如瘧參上堂夜
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
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諸禪德大小
傅大士祇會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印板上
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豈知道本色衲僧塞
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門跳出斷常坑不依清
淨界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
國有一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泊
乎鬪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道
知是般事拈放一邊直須擺動精神著些筋
骨向混沌未剖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那堪更
於他人舌頭上啣啖滋味終無了日諸禪客
要會麼剔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
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喝一喝
下座一日漕使無盡居士張公商英按部過

分寧請五院長老就雲巖說法師最後登座
橫拄杖曰適來諸善知識橫拈豎放直立斜
拋換步移身藏頭露角既於學士面前各納
敗闕未免喫兜率手中痛棒到這裏不由甘
與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忍得衲僧正令自
當行卓拄杖下座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
曰撥草擔風抵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
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
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
向甚麼處去元祐六年冬浴訖集衆說偈曰
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
然而化其徒遵師遺誠欲火葬捐骨江中得
法弟子無盡居士張公遣使持祭且曰老師
於祖宗門下有大道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
敬俾塔於龍安之乳峯諡真寂禪師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自妙年遊方謁圓通
璣禪師入室次璣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
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
生師曰恩大難酬璣大喜遂命首衆至晚爲
衆秉拂機遲而訥衆笑之師有披色次日於
僧堂點茶因觸茶瓢墜地見瓢跳乃得應機
三昧後依真淨因讀祖偈曰心同虛空界示
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
悟每謂人曰我於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悟得方寸禪出住歸宗詔居淨因僧問達
磨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周秦漢魏問昔日僧
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
意旨如何師曰赤心片片曰若是學人即不
然師曰汝又作麼生曰昨夜擡頭看北斗依
稀却似點糖糕師曰但念水草餘無所知上

堂西來祖意教外別傳非大根器不能證入其證入者不被文字語言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若向這裏薦得可謂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噉一粒米直是呵佛罵祖有甚麼過雖然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誇如來正法輪喝一喝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歸宗會斬蛇禾山解打鼓萬象與森羅皆從這裏去擲下拄杖曰歸堂喫茶師以力參深到語不入時每示衆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曰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邪

五

三

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興元府梁氏子初謁真淨淨問近離甚處師曰大仰淨曰夏在甚處師曰大瀉淨曰甚處人師曰興元府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措淨曰適來祇對一一靈明一天真及乎道箇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師曰某甲不會淨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師當下釋然服勤十載所往必隨紹聖三年真淨移石門衆益盛凡衲僧扣問但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學則往治蔬圃率以爲常師謂同行恭上座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忽大悟淨詬曰此乃敢爾藟苴邪自此迹愈晦而名益著顯謨李公景直守豫章請開法雲巖未幾移居泐潭僧問教意即且置未審如何是祖意師曰煙村三月裏別是一

家春問寒食因悲郭外春墅田無處不傷神
林間壘壘添新塚半是去年來哭人這事且
拈放一邊如何是道師曰蒼天蒼天曰學人
特伸請問師曰十字街頭吹尺八村酸冷酒
兩三巡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
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一決師曰
大黃甘草曰此猶是學人疑處師曰放待冷
來看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如何是向
上一路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曰爲
甚不傳師曰家家有路透長安曰祇如衲僧
門下畢竟作麼生師曰放你三十棒上堂曰
五九四十五聖人作而萬物覩秦時渡轆轤
頭尖漢祖殿前樊噲怒曾聞黃鶴樓崔顥題
詩在上頭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
洲可知禮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道生一

石十

二十四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慕拈拄杖起身云
大衆寶峯何似孔夫子良久曰酒逢知己飲
詩向會人吟卓拄杖下座上堂劄久雨不晴
直得五老峯頭黑雲變黓洞庭湖裏白浪滔
天雲門大師忍俊不禁向佛殿裏燒香三門
頭合掌禱祝呪願願黃梅石女生兒子母團
圓少室無角鐵牛常甘草喝一喝有甚麼
交涉顧衆曰不因楊得意爭見馬相如上堂
混元未判一氣峯寂不聞有天地玄黃宇宙
洪荒日月盈昃秋收冬藏正當恁麼時也好
箇時節耐耐雪峯老漢却向虛空裏釘橛
三箇木毬直至後人構占不上便見瀉山水
拈牛一向膽大心麤長沙大蟲到處咬人家
猪狗雖然無禮難容而今放過一著孝經序
云朕聞上古其風朴略山前華堯民解元且

喜尊候安樂叅上堂今朝臘月十夜來天落
雪羣峯極目高低白綠竹青松難辨別必是
來年蠶麥熟張公李公皆忻悅皆忻悅鼓腹
謳歌笑不徹把得雲簫撩亂吹依稀有如楊
柳枝又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左之右之

石十

三五

喝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上
堂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
洞山和尚祇解夜半捉烏雞殊不知驚起隣
家睡寶峯相席打令告諸禪德也好冷處著
把火咄上堂古人道不看經不念佛看經念
佛是何物自從識得轉經人舉拂子曰龍藏
聖賢都一拂以拂子拂一拂曰諸禪德正當
恁麼時且道雲巖土地向甚麼處安身立命
擲下拂子以兩手握拳叩齒曰萬靈千聖千
聖萬靈上堂僧問教中道若有一人發真歸

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未審此理如何師遂
展掌點指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一羅二土
三水四金五太陽六太陰七計都今日計都
星入巨蟹宮寶峯不打這鼓笛便下座上堂
大道縱橫觸事現成雲開日出水綠山青拈
拄杖卓一下曰雲門大師來也說道觀首菩
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元來却是饅頭大眾
雲門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寶峯即不然
擲下拄杖曰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須還達
本鄉昨日有人從淮南來不得福建信却道
嘉州大像吞却陝府鐵牛喝一喝曰是甚說
話笑倒雲居土地上堂祖師闍棊子幽隱少
人知不是悟心者如何舉似伊喝一喝曰是
何言歟若一向恁麼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
以大覺世尊初悟此事便開方便門示真實

相普令南北東西四維上下郭大李二鄧四張三同明斯事雲巖今日不免倣古去也擊拂子曰方便門開也作麼生是真實相良久云十八十九癡人夜走示衆拈拄杖曰衲僧家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剗把橫拈自有意思所以昔日藥山和尚問雲巖曰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巖曰是山曰弄得幾出巖曰弄得六出山曰老僧亦解弄巖曰和尚弄得幾出山曰老僧祇弄得一出巖曰一即六六即一山便休大衆藥山雲巖鈍置殺人兩父子弄一箇師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祇消得自弄拽得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箇金睛攫幾鉤鐵爪吼一聲直令百里內猛獸潛蹤滿空裏飛禽亂墜準上座未弄師子請大衆高著眼先做一箇定場擲下拄杖曰箇中消息

子能有幾人知師自浙回泐潭謁深禪師尋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爨餘有省詣方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自經於延壽堂廁後出沒無時衆憚之師聞半夜持往登溷方脫衣悟即提淨水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復到未幾悟供籌子師滌淨已召接淨桶去悟纔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者那悟曰諾師曰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火柴頭有箇悟處底麼參禪學道祇要知箇本命元辰下落處汝剗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他枕子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汝每夜在此提水度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麼不知下落却在這裏惱亂大衆師猛推之索然如倒壘甃由是無復見者政和五年夏師臥病進

藥者令忌毒物師不從有問其故師曰病有
自性乎曰病無自性師曰既無自性則毒物
寧有心哉以空納空吾未嘗顛倒汝輩一何
昏迷十月二十日更衣說偈而化閣維得設
利晶圓光潔睛齒數珠不壞塔于南山之陽

音釋

鹿菽 上盧谷切音鹿 下蘇谷切音速 給 蕩亥切音殆 欺也詐也 臙 臙南
 臙 切音武臙 臙肥美也 珉 彌鄰切音民 美石也 漬 資回切音恣 浸也 援 音難
 按捺也 凹 上於交切音坳 土窪也 凸 下陀訥切音突 高起也 呖 音作
 入口也 啣 音食 胡因切音恩 廁也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八

鉅一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南嶽下十三世

寶峰文禪師法嗣

廬山慧日文雅禪師受請日僧問向上宗乘

乞師不吝師曰拄杖正開封曰小出大遇也

師曰放過卽不可便打

瑞州洞山梵言禪師太平州人也上堂有二

僧齊出一僧禮拜一僧便問得用便用時如

何師曰伊蘭作旃檀之樹曰有意氣時添意

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甘露乃蒺藜之園

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

教我如何說寒山子勞而無功更有箇拾得

道不識這箇意修行徒苦辛恁麼說話自救

不了尋常拈糞箕把掃帚掣風掣顛猶較些

子直饒是文殊普賢再出若到洞山門下一

時分付與直歲燒火底燒火掃地底掃地前

廊後架切忌攬匙亂箸豐干老人更不饒舌

參退喫茶上堂一生二二生三過捺不住廓

周沙界德雲直上妙峰善財却入樓閣新婦

騎驢阿家牽山青水綠桃華紅李華白一塵

一佛土一葉一釋迦乃合掌曰不審諸佛子

今晨改旦季春極暄起居輕利安樂行否少

間專到上寮問訊不勞久立上堂臘月二十

日一年將欲盡萬里未歸人大衆總是他鄉

之客還有返本還源者麼擊拂子曰門前殘

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

德安府文殊宣能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燈

師曰四生無不照一點任君看上堂石鞮箭

秘魔又直下會得眼裏空華堪悲堪笑少林

客暗攜隻履度流沙

桂州壽寧善資禪師上堂若論此事如鷓鴣啄鐵牛無下口處無用心處更向言中間覓句下尋思縱饒卜度將來翻成戲論邊事殊不知本來具足直下分明佛及衆生纖毫不立

坐 二

尋常向諸人道凡夫具足聖人法凡夫不知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然則凡聖一致名相互陳不識本源迷其真覺所以逐境生心徇情附物苟能一念情忘自然真常體露良久曰便請薦取上堂諸方五日一叅壽寧日日陞座莫怪重說偈言過在西來達磨上士處處逢渠後學時時蹉過且道蹉過一著落在甚麼處舉起拂子曰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

南嶽祝融上封慧和禪師上堂未陞此座已前盡大地人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何生可利況菩提煩惱本自寂然生死涅槃猶如昨夢門庭施設誑諱小兒方便門開羅紋結角於衲僧面前皆成幻惑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自有擎天勢不比尋常曲彙枝卓拄杖下座

坐

三

瑞州五峰淨覺本禪師僧問同聲相應時如何師曰鶉鳩樹上啼曰同氣相求時如何師曰猛虎巖前嘯問一進一退時如何師曰脚在肚下曰如何是不動尊師曰行住坐臥上堂僧問寶座旣陞願聞舉唱師曰雪裏梅華火裏開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井底紅塵已漲天上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諸人作麼生會直下會

得不妨奇特更或針錐西天此土上堂五峰
家風南北西東要用便用以椽釘空吐

永州太平安禪師上堂有利無利莫離行市
鎮州蘿蔔極貴廬陵米價甚賤爭似太平這
裏時豐道泰商賈駢闐白米四文一升蘿蔔

一文一束不用北頭買賤西頭賣貴自然物
及四生自然利資王化又怎生說箇佛法道
理良久云勸君不用鐫頑石路上行人人口似
碑

潭州報慈進英禪師僧問遠涉長途卽不問
到家一句事如何師曰雪滿長空曰此猶是
時人知有轉身一路又作麼生師便喝上堂
報慈有一公案諸方未曾結斷幸遇改旦拈
出各請高著眼看遂趨下一隻鞋曰還知道
箇消息也無達磨西歸時提攜在身畔上堂

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麼下去驚蛇入草不
上不下日輪杲杲喝一喝曰瀟湘江水碧溶
溶出門便是長安道上堂擲下拄杖却召大
衆曰拄杖吞却祖師了也教甚麼人說禪還
有人救得也無喝一喝上堂驀拈拄杖曰三
世一切佛同入這窠窟衲僧喚作遼八鶻卓
拄杖一下

瑞州洞山至乾禪師上堂洞山不會談禪不
會說道祇是饑來喫鉢困來打睡你諸人必
然別有長處試出來盡力道一句看有麼有

麼良久曰睦州道底

平江府寶華普鑑佛慈禪師本郡周氏子幼
不如輩依景德寺清智下髮十七遊方初謁
覺印英禪師不契遂扣真淨之室淨舉石霜
虔侍者話問之釋然契悟作偈曰枯木無華

幾度秋斷雲猶挂樹梢頭自從鬪折泥牛角
直至如今水逆流淨肯之命侍巾鉢晚狗衆
開法寶華次移高峰上堂叅禪別無奇特祇
要當人命根斷疑情脫千眼頓開如大洋海
底輓一輪赫日上昇天門照破四天之下萬
別千差一時明了便能握金剛王寶劍七縱
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其或見諦不真影
像彷彿尋言逐句受人指呼驢年得快活去
不如屏淨塵緣豎起脊梁骨著些精彩究教
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
亦不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臥雲門下有
箇鐵門限更須猛著氣力跳過始得擬議之
間墮坑落壑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月圓
伏惟三世諸佛狸奴白牯各各起居萬福時
中淡薄無可相延切希寬抱老水牯牛近日

五

五

亦自多病多惱不甘水草遇著暖日和風當
下和身便倒教渠拽杷牽犁直是搖頭擺腦
可憐萬頃良田一時變爲荒草

瑞州九峰希廣禪師遊方日謁雲蓋智和尚
乃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
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智曰此是風力所
轉又問石霜琳禪師琳曰你意作麼生師亦
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祇是不知落處又
問真淨淨曰你意作麼生師復打一坐具淨
曰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淨因有頌曰
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爲人徹底漢已後從
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趁出院後住九峰衲子
宗仰

瑞州黃檗道全禪師上堂以拂子擊禪牀曰
一槌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吾皆有拈來普

濟貧乏人免使波吒路邊走遂喝曰誰是貧乏者

瑞州清涼慧洪覺範禪師郡之彭氏子年十四父母俱亡乃依三峰艷禪師爲童子日記數千言覽羣書殆盡艷器之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從宣秘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真淨於歸宗淨遷石門師隨至淨患其深聞之弊每舉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華耐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撓魚鰕淨見爲助喜命掌記未久去謁諸老皆蒙賞音由是名振叢林顯謨朱公彥請開法撫州北景德後住清涼示衆舉首楞嚴如來語阿難曰汝應覲此爐中梅檀此香若復然於一鉢室羅

無

六

篋城四十里內同時聞氣於意云何此香爲復生梅檀木生於汝鼻爲生於空阿難若復此香生於汝鼻稱鼻所生當從鼻出鼻非梅檀云何鼻中有梅檀氣稱汝聞香當於鼻入鼻中出香說聞非義若生於空空性常恒香應常在何藉爐中爇此枯木若生於木則此香質因爇成煙若鼻得聞合蒙煙氣其煙騰空未及遙遠四十里內云何已聞是故當知香鼻與聞俱無處所卽覲與香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師曰入此鼻觀親證無生又大智度論問曰聞者云何聞用耳根聞邪用耳識聞邪用意識聞邪若耳根聞耳根無覺識知故不能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故不能分別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能聞何以故先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不能

識現在五塵唯識過去未來五塵若意識能
識現在五塵者盲聾人亦應識聲也何以故
意識不破故師曰究此聞塵則合本妙既證
無生又合本妙畢竟是何境界良久曰白猿
已叫千巖晚碧縷初橫萬字鑪住景德日僧
問南有景德北有景德德卽不問如何是景
師曰頸在頂上崇寧二年會無盡居士張公
於峽之善溪張嘗自謂得龍安悅禪師末後
句叢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庵不
知此事師問僧以張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
移知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爲點破方敘悅末
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
妄語不得信旣見其盛怒更不欲敘之師笑
曰相公但識龍安口傳末後句而真樂現前
不能辨也張大驚起執師手曰老師真有此

意耶曰疑則別參乃取家藏雲庵頂相展拜
贊之書以授師其詞曰雲庵綱宗能用能照
天鼓希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
傳其真靚面爲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大慧
處衆日嘗親依之每歎其妙悟辯慧建炎二
年五月示寂于同安太尉郭公天民奏賜寶
覺圓明之號
衢州超化靜禪師上堂聲前認得已涉廉纖
句下承當猶爲鈍漢電光石火尚在遲疑點
著不來橫屍萬里良久云有甚用處吐
南嶽石頭懷志庵主婺州吳氏子年十四師
智慧院寶偈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肆講十二
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
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
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

何義耶師無對卽出遊方晚至洞山謁真淨
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
師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師忽領
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
耳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却之庵

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顧有偈

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
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或問住山多
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
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授毫文彩露崇寧改
元冬曳杖造龍安人莫之留明年六月晦問
侍僧曰早暮曰已夕矣遂笑曰夢境相逢我
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卽是報佛恩德言訖
示寂於最樂堂茶毗收骨塔于乳峰之下
婺州雙溪印首座自見真淨徹證宗猷歸遜

雙溪一日偶書云折脚鐺兒謾自煨飯餘長
是坐堆堆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銜華去不
來又以觸衣碎甚作偈曰不挂寸絲方免寒
何須特地裹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
名甚處安

南嶽下十三世

雲居祐禪師法嗣

廬山羅漢院系南禪師汀州張氏子上堂禪
不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
桂華今朝月窟生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
處討一向絕思量諸法不相到師臨示寂陞
座告衆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
破虛空不留朕迹乃歸方丈跏趺而逝
潭州慈雲彥隆禪師上堂舉玄沙示衆曰盡
大地都來是一顆明珠時有僧問旣是一顆

明珠學人爲甚不識沙曰全體是珠更教誰識曰雖然全體是爭奈學人不識沙曰問取你眼師曰諸禪德這箇公案喚作嚼飯餒小兒把手更與杖還會麼若未會須是扣已而叅直要真實不得信口掠虛徒自虛生浪死郢州子陵山自瑜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赤腳趂泥冷似冰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休要拖泥帶水問泗洲大聖爲甚麼揚州出現師曰業在其中曰意旨如何師曰降尊就卑曰謝和尚答話師曰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隆興府東山景福省悅禪師上堂十二時中跛跛挈挈且與麼過大衆利害在甚麼處良久曰聽諸方斷看擊禪牀下座

亳州白藻清儼禪師信州人僧問楊廣失纛

馳到處無人見未審是甚麼人得見師以拂子約曰退後退後妨他別人所問曰畢竟落在甚麼處師曰可煞不識好惡便打

台州寶相元禪師僧問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誦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

信州永豐慧日庵主本郡丘氏子卅歲出家於明心寺得度自機契雲居熟遊湘漢暨歸永豐或處巖谷或居鄜市令鄉民稱丘師伯

凡有所問以莫曉答之忽語邑人曰吾明日行脚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賣路者畢集師笑不已衆問其故卽書偈曰丘師伯莫曉寂寂明皎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投筆而逝

泉州南峰永程禪師示衆始自雞峰續燄少
室流芳大布慈雲宏開慧日教分三藏直指
一心或全提而棒喝齊施或縱奪而賓主互
設或金剛按劍或師子翻身或照用雷奔或
機鋒電掣無非剪除邪妄開廓玄微直下明
宗到真實地諸仁者到此方許一線道與你
商量苟或未然盡是依師作解無有是處

大瀉秀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祖璿禪師福州吳氏子僧問如何
是瀉山家風師曰竹有上下節松無今古青

曰未審其中飲噉何物師曰饑餐相公土粒
飯渴點神運倉前茶上堂道無定亂法離見
知言句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至
今鳥道絕行蹤欲會箇中端的意火裏唧螻
吞大蟲咄上堂兩下堦頭濕睛乾水不流鳥

巢滄海底魚躍石山頭衆中大有商量前頭
兩句是平實語後頭兩句是格外談若如是
會祇見石磊磊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落方
知道寬廓咦

南嶽福嚴文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當面
便唾

南嶽南臺允恭禪師開堂日上堂稀逢難遇
正在此時何謂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拈拂子
曰正當今日佛法盡在這箇拂子頭上放行
把住一切臨時放行也風行草偃瓦礫生光
拾得寒山點頭拊掌把住也水洩不通精金
失色德山臨濟飲氣吞聲當恁麼時放行卽
是把住卽是良久曰後五日看

黃檗勝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純白紹覺禪師上堂寒便向火

熱卽搖扇饑時喫飯困來打眠所以趙州庭前柏香巖嶺後松栽來無別用祇要引清風且道畢竟事作麼生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鑪中火

開元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道英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瑠璃餅貯華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瑪瑙鉢盛果曰未審和尚今日是同是別師曰趨倒餅拽倒鉢上堂據道而論語也不得默也不得直饒語默兩忘亦沒交涉何故句中無路意在句中無意無不意非計較之所及若是劈頭點一點頂門豁然眼開者於此却有疾速分若低頭向意根下尋思卒摸索下著是知萬法無根欲窮者錯一源絕迹欲返者迷看他古佛光明先德風彩一一從無欲無

註

三

依中發現或時孤峻峭拔竟不可構或時舍融混會了無所睹終不椿定一處亦不繫係兩頭無是無不是無非無不非得亦無所得失亦無所失不會隔越纖毫不會移易絲髮明明古路不屬玄微觀面擎來瞥然便過不居正位豈落邪途不蹈大方那趨小徑騰騰兀兀何住何爲回首不逢觸目無對一念普觀廓然空寂此之宗要千聖不傳直下了知當處超越是知赤灑灑處恁麼卽易明歷歷處恁麼還難不用沾黏點染直須剝脫屏除若是本分手腳放去無收不來底一一放光現瑞一一削跡絕蹤機上了不停語中無可露徹底攪不渾通身撲不碎且道畢竟是箇甚麼得恁麼靈通得恁麼奇特得恁麼堅確諸仁者休要識渠面孔不用安渠名字亦莫

覓渠所在何故渠無所在渠無名字渠無面
孔纔起一念追求如微塵許便隔十生五生
更擬管帶思惟益見紛紛叢雜不如長時放
教自由自在要發便發要住便住即天然非
天然即如如非如如即湛寂非湛寂即敗壞
非敗壞無生無無死畏無佛求無魔怖不與
菩提會不與煩惱俱不受一法不嫌一法無
在無不在非離非不離若能如是見得釋迦
自釋迦達磨自達磨于我甚麼恁麼說話
衲僧門下推勘將來布裙芒屨不免撩他些
些泥水豈況汝等諸人更道這箇是平實語
句這箇是差別門庭這箇是關楨巴鼻這箇
是道眼根塵透相教習如七家村裏傳口令
相似有甚交涉無事珍重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本郡蔣氏子卅歲試經

中選下髮多歷教肆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
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遊
一日謁開元跡未及闔心忽領悟元出遂問
座主來作甚麼師曰不敢貴耳賤目元曰老
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元曰朝
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
師曰日輪正當午元曰閑言語更道來師曰
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祇如和
尚恁麼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元曰
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麼生道師
便喝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
曰再犯不容元拊掌大笑

仰山偉禪師法嗣

潭州龍王山善隨禪師僧問如何是龍王境
師曰水晶宮殿曰如何是龍王如意寶珠師

曰頂上髻中僧禮拜師曰莫道不如意好

瑞州黃檗山祇園永泰禪師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鐵鑄就僧擬議師曰會麼僧

禮拜師曰何不早如此

廬山慧日明禪師上堂不用求心唯須息見

三祖大師雖然回避金鉤殊不知已吞紅線

慧日又且不然不用求真并息見倒騎牛兮

入佛殿收笛一聲天地寬稽首瞿曇真箇黃

面

福嚴感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法達寶鑑禪師饒州余氏子僧

問不落階級處請師道師曰蠟人向火曰畢

竟如何師曰薄處先穿

雲蓋智禪師法嗣

安吉州道場法如禪師衢州徐氏子叅雲蓋

悟汾陽十智同真話尋常多說十智同真故

叢林號為如十同也水庵圓極皆依之圓極

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閑舉步動乾

坤戲拈十智同真話不負黃龍嫡骨孫上堂

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

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釋迦老子和身

放倒後代兒孫如何接續要會麼通玄不是

人間世滿目青山何處尋

福州寶壽最樂禪師古田人也上堂諸佛不

真實說法度羣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

白雲無心意灑為世間雨大地不舍情能長

諸草木若也會得猶存知解若也不會墮在

無記去此二途如何即是海闊難藏月山深

分外寒

紹興府石佛慧明解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寶

相境師曰三生鑿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一佛二菩薩

玄沙文禪師法嗣

福州廣慧達杲禪師上堂佛爲無心悟心因
有佛迷佛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

建隆慶禪師法嗣

平江府泗洲用元禪師一日問建隆曰臨濟
在黃檗三回問佛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
何語猶未了被打一拂子師頓領宗旨開堂
日僧問四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有眼無耳
朶六月火邊坐曰一句截流萬機頓息師曰
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問朝叅暮請成得甚麼
邊事師曰祇要你歇去曰早知燈是火飯熟
已多時師曰你鼻孔因甚麼著拄杖子穿却
曰拗曲作直又爭得師曰且教出氣上堂一

二三四五火裏螻螻吞却虎六七八九十水
底泥牛波上立一日一夜雨霖霖無孔鐵鎚
灑不入灑不入著底急百川洶湧須彌岌八
臂那吒撞出來稽首讚歎道難及噴上堂橫
按拄杖顧視大衆曰今日平地上突交便下
座

報本元禪師法嗣

平江府承天永安元正傳燈禪師鄆州鄭氏
子上堂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大衆有一
人道我不承佛恩力不居三界不屬五行祖
師不敢定當先佛不敢安名你且道是箇甚
麼人良久曰倚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挂
銅餅

隆慶閑禪師法嗣

潭州安化啟寧閑一禪師上堂拈華微笑虛

勞力立雪齊腰枉用功爭似老盧無用處却
傳衣鉢振真風大衆且道那箇是老盧傳底
衣鉢莫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麼且莫錯認
定盤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三祖宗禪師法嗣

寧國府光孝惟爽禪師上堂今朝六月旦一
年已過半奉報叅玄人識取孃生面孃生面
薦不薦鷺鷥飛入碧波中抖擻一團銀繡線

泐潭英禪師法嗣

南嶽法輪齊添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
示師曰汝適來聞鼓聲麼曰聞師曰還我話
頭來僧禮拜師曰令人疑著上堂喝一喝曰
師子哮吼又喝一喝曰象王嘖呻又喝一喝
曰狂狗趁塊又喝一喝曰鰍跳不出斗乃曰
此四喝有一喝堪與祖佛爲師明眼衲僧試

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上堂良久
曰性靜情逸乃喝一喝曰心動神疲遂顧左
右曰守真志滿拈拄杖曰逐物意移驀召大
衆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靠拄杖便下座

泉州慧明雲禪師僧問般若海中如何爲人

師曰雲開銀漢迥曰畢竟如何師曰棒頭見
血問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意
旨如何師曰醜拙不堪當

保寧璣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嘉禾人也晚歸
錢塘之法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臥白雲偶
然來此寄閑身莫來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
屙屎人紹興丙寅夏辭朝貴歸付院事四衆
擁眎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來沒縫罅五
十六年成話霸今朝死去見閻王劍樹刀山

得人怕遂打一圓相曰噯一任諸方鑽龜打
瓦收足而化火後設利如霰門人持骨歸阿
育王山建塔

台州真如戒香禪師興化林氏子上堂孟冬
改旦曉天寒葉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
滅法當頭莫作見聞看

五祖常禪師法嗣

蘄州南烏崖壽聖楚清禪師僧問亡僧遷化
向甚麼處去師曰靈峰水急曰恁麼則不生
也師曰蒼天蒼天

黃龍肅禪師法嗣

瑞州百丈維古禪師上堂大衆集定拈拄杖
示衆曰多虛不如少實卓一下便起

嘉定府月珠祖鑑禪師僧請筆師語要師曰
達磨西來單傳心印曹谿六祖不識一字今

日諸方出世語句如山重增繩索乃拍禪牀
曰於斯薦得猶是鈍根若也未然白雲深處
從君臥切忌寒猿中夜啼

石霜琳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靜照庵什庵主僧問如何是庵中
主師曰從來不相許僧擬議師曰會即便會
本來底不得安名著字僧擬開口師便打出
師室中常以拂子示衆曰喚作拂子依前不
是不喚作拂子特地不識汝喚作甚麼因僧
請益師頌答之曰我有一柄拂子用處別無
調度有時挂在松枝任他頭垂角露

華光恭禪師法嗣

郴州萬壽念禪師僧問龍華勝會肇啟茲晨
未審彌勒世尊現居何處師曰猪肉案頭曰
既是彌勒世尊爲甚麼却在猪肉案頭師曰

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曰畢竟事又且如
何師曰番人不繫腰歲旦上堂往復無際動
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迥出昔日
日今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
動昔日雨今日雨澤無兩潤於其中間覓去

維

九

來相而不可得何故自他心起起處無蹤自
我心忘忘無滅迹大衆若向這裏會去與天
地而同根共萬物爲一體若也未明山僧爲
你重重頌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此出不勞
向上用工夫歷劫何曾異今日元正二寂寥
冷淡無滋味趙州相喚喫茶來剔起眉毛須
瞥地元正三上來稽首各和南若問香山
裏事靈源一派碧如藍遂喝一喝下座

上藍順禪師法嗣

叅政蘇轍居士字子由元豐三年以睢陽從

事左遷瑞州推筦之任是時洪州上藍順禪
師與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因往訪焉相得歡
甚公咨以心法順示搐鼻因緣已而有省作
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
搐鼻徑叅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
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
上一杯甘露滑如飴

南嶽下十四世

黃龍新禪師法嗣

吉州永山超宗慧方禪師上堂舉拂子曰看
看祇這箇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
事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潯山則暗機
圓合在法眼則何止唯心然五家宗派門庭
施設則不無直饒辯得個儻分明去猶是光
影邊事若要抵敵生死則霄壤有隔且超越

生死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泊合錯下注脚
臨安府崇覺空禪師姑孰人也上堂十方無
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躡躡赤灑灑沒可把遂
舉拂子曰灌溪老漢向十字街頭逞風流賣
惺惺道我解穿真珠解玉版過亂絲卷筒絹
娼坊酒肆瓦合輿臺虎穴魔宮那叱忿怒遇
文王興禮樂逢桀紂逞干戈今日被崇覺覷
見一場懡懡師頌野狐話曰含血喫人先汚
其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驀地換回打箇筋
斗
潭州上封祖秀禪師常德府何氏子上堂枯
木巖前夜放華鐵牛依舊臥煙沙儂家鞭影
重拈出擊拂子曰一念回心便到家遂喝一
喝下座
嘉定府九頂寂惺惠泉禪師僧問心迷法華

轉心悟轉法華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風暖鳥
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昔日雲門有三句謂
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九頂
今日亦有三句所謂饑來喫飯句寒即向火
句困來打睡句若以佛法而論則九頂望雲
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門望九頂
直立下風二語相違且如何是九頂爲人處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庵主漢州人久依死
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
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得之者必珍藏其
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
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庵人又警衆
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
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又曰不耕而
食不蠶衣物外清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槩

子也須存意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峰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爲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鄰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

磊磊落落無罣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饗遂舉箸飫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旣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睹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旣見佛爲甚麼不拜師掌之曰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餓魚鼈去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師聞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師爲說法

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
二省開墾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
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
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
斷目師取塞辱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
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
妙難量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
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
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如生
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設利大如菽者
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衆奉設利靈
骨建塔于青龍

嚴州鍾山道隆首座桐廬董氏子於鍾山寺
得度自遊方所至者衲皆推重晚抵黃龍死
心延爲座元心順世遂歸隱鍾山慕陳尊宿

三

三

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日鬻數雙自適人無
識者手常穿一襪凡有禪者至提以示之曰
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有寺僧戲問如何
是無諍三昧師便掌

揚州齊謚首座本郡人也死心稱爲飽叅諸
儒屢以名山致之不可後示化於潭之谷山
異跡頗衆門人嘗繪其像請贊爲書曰箇漢
灰頭土面尋常不欲露現而今寫出人前大
似虛空著箭怨怨可惜人間三尺絹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
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
髮父難之遂清修因看法界觀頓有省連作
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
印毗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
次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

了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叅帝網中重重
 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涓領分
 寧尉通偕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
 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
 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兩所滋根苗
 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通曰一華五葉
 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通曰和
 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
 禮拜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政和間居金陵
 嘗設浴於保寧揭榜于門曰一物也無洗箇
 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
 可大家入浴古靈祇解搭背開士何曾明心
 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
 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
 洗却後為尼名惟久挂錫姑蘇之西竺緇白

三
 二

日夕師問得其道者頗眾俄示疾書偈趺坐
 而終有明心錄行於世

音釋

鑄 子全切音 鑄也 靚 千定切音情 靚 楚嫁切音
 筦 古緩切音管 搗 敎六切讀若六 磊 音
 壘 石也 過 與過同 烏 畜之畜牽制也 戽 荒古切
 戽 斗舟中 戽 禾切音倭 戽 越縛切音 戽 戽荒古切
 戽 水器也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九

鉅二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南嶽下十四世

黃龍清禪師法嗣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福州姚氏子幼得度

鉅三

受具遊方至大中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

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

師拈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

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

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汎掃次印

適夜叅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卽毛端吞

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闕

造豫章黃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叅靈源凡

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

祇是臨機吐不出若爲奈何靈源知師勤篤

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鄰案

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

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

箇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然擱鄰案僧

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

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

泄後分座於真乘應上封之命屢遷名利住

乾元日開堂示衆曰百千三昧門無量福德

藏放行也如開武庫錯落交輝把住也似雪

覆蘆華通身莫辨使見之者撩起便行聞之

者單刀直入箇箇具頂門正眼人人懸肘後

靈符掃佛祖見知作叢林殃害憶得寶壽開

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云與麼

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且如乾元今

日開堂或有僧出來山僧亦打不唯此話大

行且要開却福州一城人眼去何也劔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餅上堂達磨未來東土已前人人懷媚水之珠箇箇抱荆山之璞可謂壁立千仞及乎二祖禮却三拜之後一一南詢諸友北禮文殊好不丈夫或有一

經二

二

箇半箇不求諸聖不重已靈匹馬單鎗投虛置刃不妨慶快平生如今有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上堂宗乘提唱妙絕名言一句該通乾坤函蓋直似首羅正眼豎亞面門又如圓二三點橫該法界乃卓拄杖曰向這一點下明得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又卓拄杖曰向第二點下明得縱橫三界外隱顯十方身又卓拄杖曰向第三點下明得魚龍鎖戶佛祖潛蹤不然放過一著隨分有春色一枝三四華上堂一法有形該動植

百川湍激競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毗耶老病翁維摩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萬象病森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本起處麼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真法界其

或未然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隆興府黃龍德逢通照禪師郡之靖安胡氏子生有龐眉年十七從上藍晉禪師落髮往依靈源卽明深旨上堂舉夾山境話師曰法眼徒有此語殊不知夾山老漢被這僧輕輕

經三

三

拶著直得脚前脚後設使不作境話會未免猶在半途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南昌徐氏子少依化度善月圓願登具謁真淨文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爲衆激昂師扣其旨然以妙

入諸經自負源嘗痛劄之師乃援馬祖百丈
機語及華嚴宗旨爲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
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師憤然
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
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
幾被汝帶累由此譽望四馳名士夫爭挽應
世皆不就政和末太師張公司成以百丈堅
命開法師不得已始從上堂舉大隋劫火洞
然話遂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縷混塵
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遊人不肯回壞不
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鍼錐太湖三萬六千
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
曰芒鞋竹杖走紅塵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
十字街頭逢上祖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御
馬金鞭混四民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金門

誰敢擡眸覷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
又若何師曰昨夜霜風刮地寒老猿嶺上啼
殘月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泉州莊氏子上堂
曰三千劍客獨許莊周爲甚麼跳不出良醫
之門多病人因甚麼不消一劄已透關者更
請辯看上堂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
無平等者便恁麼去無孔鐵錐聊且安置直
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方便
若也籬內竹抽籬外筍澗東華發澗西紅更
待勘過了打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
眉鬚墮落師曰猫兒會上樹曰早知如是終
不如是師曰惜取眉毛問如何是衲衣下事
師曰天旱爲民愁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
絕毫絕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填溝塞壑曰

出與未出相去幾何師曰人平不語水平不
流上堂平高就下勾賊破家截鐵斬釘狐狸
戀窟總不恁麼合作麼生所以道萬仞崖頭
親撒手須是其人祇如香積國中持鉢一句
作麼生道良久曰切忌風吹別調中上堂釋
迦掩室過犯彌天毗耶杜詞自救不了如何
如何口門太小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奄然示寂闍維日皇帝遣中使賜香持金盤
求設利焚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
大如豆使者持還上見大悅

信州博山無隱子經禪師歲旦上堂和氣生
枯枿寒雲散遠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爻
諸禪德龜爻露處文彩已彰便見一年十二
月月月如然一日十二時時相相似到這裏
直似黃金之黃白玉之白自從曠大劫來未

三

五

嘗異色還見麼其或未然且徇張三通節序
從教李四鬢蒼浪

隆興府百丈以棲禪師興化人也上堂摩騰
入漢達磨來梁途轍旣成後代兒孫開眼迷
路若是箇惺惺底終不向空裏採華波中捉
月謾勞心力畢竟何爲山僧今日已是平地
起骨堆諸人行時各自著精彩看
邵州光孝曇清禪師上堂殺父殺母佛前懺
悔殺佛殺祖不消懺悔爲甚麼不消懺悔且
得冤家解脫

溫州光孝德週禪師信州璩氏子於景德尊
勝院染削問道有年後至黃龍聞舉少林面
壁頓悟述二偈以呈龍許之自爾名流江淞
上堂曰舉體露堂堂十方無罣礙千聖不能
傳萬靈成頂戴擬欲共商量開口百雜碎抵

如未開口已前作麼生吐上堂回互不回互
覩見沒可覩透出租師關踏斷人天路阿呵
呵悟不悟落華流水知何處

寺丞戴道純居士字乎中咨扣靈源一日有
省乃呈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華露
印紋知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泐潭清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趙氏子少
依覺印英禪師爲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適
淑妃擇度童行師得圓具久之辭謁丹霞淳
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
覆古寒巖異草靈華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
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師自以爲礙棄
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
叅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

雜二

六

堂望見卽爲印可初住曹山次遷廣壽黃龍
上堂曰舉箇古人因緣問闍黎闍黎不得作
古會若作古會失却當面眼舉箇卽今因緣
問闍黎闍黎不得作今會若作今會障却闍
黎本來眼假饒不失不障非古非今猶是藥
病相治止啼之說祇如透脫一句闍黎還道
得也無若道不得直待羅漢峯深談實相卽
向汝道上堂少林冷坐門人各說異端大似
衆盲摸象神光禮三拜依位而立達磨云汝
得吾髓這黑面婆羅門脚跟也未點地在上
堂石人問枯椿何時汝發華枯椿怒石人何
得口吧吧石人呵呵笑枯椿吐異葩紅霞輝
玉象白玉碾金沙借問通玄士何人不到家
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太師襄陽郡王李
公遵勗之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

老僧至而產年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
官之不就將棄家事長蘆慈覺願禪師祖弗
許母曰此必宿世沙門願勿奪其志未幾慈
覺沒大觀改元禮靈巖通照愿禪師祝髮登
具依愿十年迷悶不能入謁圓悟於蔣山悟

第二

七

曰此法器也悟奉詔徙京師天寧師侍行靖
康末謁草堂於疎山一語之及大法頓明紹
興七年泉守寶文劉公彥修請居延福後四
遷巨刹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作出水
蛟龍萬里雲煙不斷有時作踞地師子百年
妖怪潛蹤有時心法兩忘照體獨立有時照
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畫曰延福門下總
用不著且道延福尋常用箇甚麼卓拄杖喝
一喝下座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
劍觸髅前大海波濤沸退長蘆歸天台萬年

觀音院忽示微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
庵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蛇吞石虎入龕趺坐
而逝

福州雪峰東山慧空禪師本郡陳氏子十四
圓頂卽遊諸方徧謁諸老晚契悟於草堂紹
興癸酉開法雪峰受請日上堂曰後快底點
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動便行則人人歡喜
不動則箇箇生嫌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爲俊
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不出而今出
從前有院不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
做從前嫌法不說而今說出不出住不住卽
且置敢問諸人做底是甚麼佛空王佛耶然
燈佛耶釋迦佛耶彌勒佛耶說底又是甚麼
法根本法耶無生法耶世間法耶出世間法
耶衆中莫有道得底麼若道得山僧出世事

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喝下座上
堂舉雲門示衆云祇這箇帶累殺人師曰雲
門尋常氣宇如王作恁麼說話大似貧恨一
身多山僧卽不然祇這箇快活殺人何故大
雨方歸屋裏坐業風吹又遠山行然雖如是
也是乞兒見小利且不傷物義三一句作麼生
道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趵趵鷄鷓洲
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俊哉俊
哉快活快活一似十七八歲狀元相似誰管
你天誰管你地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
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自在自在快活快活
恰似七八十老人作宰相相似風以時雨以
時五穀植萬民安豎起拄杖曰大衆這兩箇
并山僧拄杖子共作得一箇衲僧到雪峯門
下但知隨例餐餽子也得三文買草鞋喝一

喝卓拄杖下座僧問和尚未見草堂時如何
師曰江南有曰見後如何師曰江北無
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本郡人也示衆
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風
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祖師出氣出來與
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
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巴陵出氣出來與雪
竇相見師曰非風非幡無處著是幡是風無
著處遠天俊鶻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
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
江雨三

青原信禪師法嗣

潭州梁山權禪師僧問大衆雲臻請師開示
師曰天靜不知雲去處地寒畱得雪多時曰
學人未曉玄言乞師再垂方便師曰一重山

後一重人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漢州人也解制上堂
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
更馳求若恁麼會得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
夷大解脫門元無關鑰彌綸宇宙偈塞虛空
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
源任是百劫熏功千生鍊行徒自疲苦了無
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爲
經行坐臥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
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
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
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已靈獨耀不肯承當心
月孤圓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
致使菩提路上荆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蔽
日山僧今日幸直衆僧自恣化主還山諸上

善人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爲今
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
更擬議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拄杖曰於斯明
得靈山一會儼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來晨
分付

祖庵主見青原之後縛屋衡嶽間三十餘年
人無知者偶遣典作偈曰小鍋煮菜上蒸餅
菜熟餅香人正饑一補饑瘡了無事明朝依
樣畫貓兒由是衲子披榛扣之無盡張公力
挽其開法不從竟終於此山

夾山純禪師法嗣

澧州欽山乾明普初禪師上堂良久曰舉揚
宗旨上祝皇基伏願祥雲與景星俱現醴泉
與甘露雙呈君乃堯舜之君俗乃成康之俗
使林下野夫不覺成太平曲且作麼生是太

平曲無爲而爲神而化之灑德雨以霽霈鼓
仁風而雍熙民如野鹿上如標枝十八子知
不知哩哩囉邏囉哩拍一拍下座

泐潭乾禪師法嗣

楚州勝因戲魚咸靜禪師本郡高氏子上堂
遊徧天下當知寸步不曾移歷盡門庭家家
竈底少煙不得所以肩筇峭履乘興而行掣
釣沉絲任性而住不爲故鄉田地好因緣熟
處便爲家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曾計較不
離舊時科段一回舉著一回新明眼底瞥地
便回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
目良久曰前臺華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
聞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舉世尊在摩竭
陀國爲衆說法是時將欲白夏乃謂阿難曰
諸大弟子人天四衆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

新二

十一

今人因沙白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
之時汝代爲我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
言訖掩室而坐師召衆曰釋迦老子初成佛
道之時大都事不獲已纔方成箇保社便生
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見將釘釘却室門教
他一生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遞相做
數不見道若不傳法度衆生是不名爲報恩
者擊拂子下座後晦處漣漪之天寧示微疾
書偈曰弄罷影戲七十一載更問如何回來
別齋置筆而逝

潭州龍牙宗密禪師豫章人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莫寐語問如何是一切法師曰早落第
二上堂大衆集師曰已是團圓不勞雕琢歸
堂喫茶上堂休把庭華類此身庭華落後更
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

福州東禪祖鑑從密禪師汀州人也上堂開口不是禪合口不是道踏步擬進前全身落荒草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郡之萬齡畢氏子幼穎悟未冠得度往南屏聽台教因爲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爲自懺耶爲他懺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纔踵門潭卽呵之師擬問潭卽曳杖逐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繩牀執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便喝復拓開潭大笑於是名聞四馳學者宗仰後歸桑梓留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虛席郡僚命師開法恐其遽預遣吏候于道故不得

卷二

十二

辭受請日上堂曰咄哉黃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爲我免得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便下座師凡見僧來必叱曰柳栗未擔時爲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柏樹子靈雲見桃華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開唇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偈脫然示寂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壽七十七臘五十八

江州圓通道旻圓機禪師世稱古佛興化蔡氏子母夢吞摩尼寶珠有孕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異之及宦學大梁依

景德寺德祥出家試經得度徧往參激皆染
指親瀉山詰禪師最久晚慕泐潭往謁潭見
默器之師陳歷叅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
拈華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
潭以拄杖架肩長嘯曰會麼師擬對潭便打
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師亦擬對潭遂
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華勢乃曰這回瞞旻
上座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
雲北山下雨卽禮拜潭首肯後開法灌溪次
居圓通以符道濟禪師之記學者嚮臻朝廷
聞其道會宰臣復爲之請錫以命服與圓機
號上堂諸佛出世無法與人祇是抽釘拔楔
除疑斷惑學道之士不可自謾若有一疑如
芥子許是汝真善知識喝一喝曰是甚麼切
莫刺腦入膠盆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蘇臺玉峯張氏子兒
時嘗習坐垂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
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潭見乃
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
作禪師薦領旨卽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
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
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辯禪
師辯尤器重元符間抵雪竇之中峯栖雲兩
庵逾二十年嘗有偈曰竹筧二三升野水松
窻七五片閑雲道人活計祇如此畱與人間
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僧至禮拜師
曰近離甚處曰天童師曰太白峯高多少僧
以手斫額作望勢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却請
庵主道師却作斫額勢僧擬議師便打師初
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

孤峯絕頂目視霄漢爲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與盟至則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誘師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遣之宣和七年四月十二日跌坐而逝正言陳公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跡甚詳仍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開先瑛禪師法嗣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本郡人年二十去家以試經披削習毗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卽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

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棄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師曰秦望峯高鑑湖水闊鑑曰秦望峯與你自已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中嘗問僧三箇橐駝兩隻脚日行萬里趣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圓通僊禪師法嗣

溫州淨光了威佛日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一宿二宿程千山萬山月日意
旨如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向上更
有事也無師曰人心難滿谿壑易填問時節
因緣卽不問惠超佛話事如何師曰波斯彎
弓面轉黑曰意旨如何師曰穿過觸髅笑未
休曰學人好好借問師曰黃泉無邸店今夜
宿誰家

象田卿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郡之盧氏子僧問中秋
不見月時如何師曰更待夜深看曰忽若黑
雲未散又且如何師曰爭怪得老僧上堂悟
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閑斗轉星移
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紹興府石佛益禪師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
塵起大地收一法透萬法周且道透那一法

遂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便下
座

褒親瑞禪師法嗣

安州應城壽寧道完禪師僧問雲從龍風從
虎未審和尚從箇甚麼師曰一字空中畫曰
得恁麼奇特師曰千手大悲提不起問十方
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斗
量不盡曰恁麼則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師曰作麼生是悄然機僧舉頭看師舉起拂
子僧喝一喝師曰大好悄然上堂古人見此
月今人見此月三此月鎮常存古今人還別若
人心似月碧潭光皎潔決定是心源此說更
無說咄上堂諸禪德三冬告盡臘月將臨三
十夜作麼生祇準良久曰衣穿瘦骨露屋破
看星眠

兜率悅禪師法嗣

撫州疎山了常禪師僧問如何是疎山爲人
底句師曰懷中玉尺未輕擲袖裏金鎚劈面
來上堂等閒放下佛手掩不住特地收來大
地絕纖埃向君道莫疑猜處處頭頭見善財
鎚下分明如得旨無限勞生眼自開

隆興府兜率慧照禪師南安郭氏子上堂龍
安山下道路縱橫兜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
天上不是人間到者安心全忘諸念善行者
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煙蘿
誰管坐消歲月旣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
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下方遮
日雲上堂舉拂子曰端午龍安亦鼓撓青山
雲裏得逍遙饑餐渴飲無窮樂誰愛爭先奪
錦標却向乾地上划船高山頭起浪明樵玉

卷三

十七

鼓暗展鐵旗一盞菖蒲茶數箇沙糖粽且移
取北鬱單越來與南閣浮提鬪額看擊禪牀
下座上堂兜率都無伎倆也教諸方榜樣五
日一度陞堂起動許多龍象禪道佛法又無
到此將何供養須知達磨西來分付一條拄
杖乃拈起曰所以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
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且道那箇
是賓句那箇是主句若斷得去卽途中受用
若斷不得且世諦流布乃拋下拄杖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
舉入京道由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
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腆乃曰秀
才未娶當以女奉灑掃公謙辭再三向曰此
行若不了當吾亦不與前約後果及第乃娶
之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見藏經梵筴金字齊

整乃怫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如胡人之教人所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無佛論向應聲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曰此何書也同列曰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開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歎曰胡人之語亦能爾耶問此經幾卷曰三卷乃借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公悚然異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元祐六年爲江西漕首謁東林照覺總禪師覺詰其所見處與已符合乃印可覺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谿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

經二

十八

分寧諸禪迓之公到先致敬玉谿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兜率悅禪師悅爲人短小公曾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谿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灤曰五里公是夜乃至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首座曰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錐痛劄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其略曰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謾遼天意譏其不肯

東林也公與悅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嚴獨脚頌德山拓鉢話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耶祇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公

經三

十九

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敲寂鐘沉拓鉢回巖頭一撥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賊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叅禪祇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

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翻身魔界轉脚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頌敘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元祐八年八月也公一日謂大慧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叅馬祖因緣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歎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峯深入觸牒三日龔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平禪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搥曾祇得哭蒼天盤山會裏鬪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窟來必

辨優劣試爲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

真淨死心合公曰何謂也大慧舉真淨頌曰

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

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死心拈曰雲巖

要問雪竇旣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甚麼

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

祇要重論蓋代功公拈几曰不因公語爭見

真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

爾公於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

子弟書之俄取枕擲門窻上聲如雷震衆視

之已薨矣公有頌古行于世茲不復錄

法雲杲禪師法嗣

隨州洞山辯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

物鑽天鷄子遼天鷄不度火不度水不度壚

離弦箭發沒回途直饒會得十分去笑倒西

來碧眼胡

東京慧海儀禪師上堂無相如來示現身破

魔兵衆絕纖塵七星斜暎風生處四海還歸

舊主人諸仁者大迦葉靈山會上見佛拈華

投機微笑須菩提聞佛說法深解義趣涕淚

悲泣且道笑者是哭者是不見道萬派橫流

總向東超然八面自玲瓏萬人膽破沙場上

一箭雙鵬落碧空上堂舉瀉山坐次仰山問

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瀉

曰一粥一飴仰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麼生

瀉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瀉曰逢人不得錯

舉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嚴而不威

恭而無禮橫按拄杖豎起拳頭若祇恁麼却

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要諸

人共知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滌病鳥

棲蘆逡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西蜀鑿法師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
問照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
論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照曰祇如昨日雨
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師愴然照舉癢和子
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
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照曰第二十四
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卽禮謝後歸蜀
居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況名相而衆多引去
遂說偈罷講曰衆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顏色
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今翠靄中
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慕復命演法笑答
偈曰遯跡隱高峯高峯又不容不如歸錦里
依舊賣青松衆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之

泐潭準禪師法嗣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遊禪師成都鄭氏子初
試郡庠復往梓州試二處皆與貢籍師不敢
承竄名出關適會山谷道人西還因見其風
骨不凡議論超卓乃同舟而下竟往廬山投
師剃髮不改舊名首叅死心不契遂依湛堂
於泐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
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
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峯示衆曰舉一不得舉
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穎悟出世
雲蓋次遷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
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
見之甚擊節後退雲巖過廬山棲賢主翁意
不欲納乃曰老人大正是質庫中典牛也
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祇
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

這一頭因庵于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塗
毒見之已九十三矣上堂卓拄杖曰久雨不
晴剗金烏飛在鐘樓角又卓一下曰猶在殼
復卓曰一任衲僧名邈上堂馬祖一喝百丈
蹉過臨濟小厮兒向糞掃堆頭拾得一隻破
草鞋胡喝亂喝師震聲喝曰喚作胡喝亂喝
得麼上堂象骨毬能已盡立沙斫牌伎亦
窮還知麼火星入袴口事出急家門上堂三
百五百銅頭鐵額木笛橫吹誰來接拍時有
僧出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上堂寶峯有一
訣對衆分明說昨夜三更前烏龜吞却鱉至
節上堂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布衲不洗無來
換替大小玉泉無風浪起雲巖路見不平直
下一鎚粉碎遂高聲曰看脚下上堂舉梁山
曰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

經二

三

然雖與麼未當宗乘後來琅琊和尚道梁山
好一片真金將作頑鐵賣却琅琊則不然南
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從教
天下貶剝師拈曰一人能舒不能卷一人能
卷不能舒雲巖門下一任南來北來且恁麼
過驀然洗面摸著鼻頭却來與你三十上堂
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真說作麼生是
真說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若信不及雲巖與
汝道破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病起上堂
舉馬大師日面佛月面佛後來東山演和尚
頌曰丫鬢女子畫蛾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
說玉顏難比竝却來架上著羅衣師曰東山
老翁滿口讚歎則故是點檢將來未免有鄉
情在雲巖又且不然打殺黃鶯兒莫教枝上
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潭州三角智堯禪師上堂捏土定千鈞秤頭不立蠅箇中些子事走殺嶺南能還有薦得底麼直饒薦得也是第二月

慧日雅禪師法嗣

隆興府九僊法清祖鑑禪師嚴陵人也嘗於池之天寧以伽黎覆頂而坐侍郎曾公開問曰上座僊鄉甚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拽伽黎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罔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人道住後上堂曰萬柳千華暖日開一華端有一如來妙談不二虛空藏動著微言徧九垓笑哈哈且道笑箇甚麼笑覺苑脚跟不點地上堂舉睦州示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忘却老僧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師曰

經

二五

睦州恁麼道意在甚麼處其或未然聽覺苑下箇注脚張僧見王伴王伴叫張僧昨夜放牛處嶺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飲溪東草不吞教覺苑如何即得會麼不免與麼去遂以兩手按空下座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惺惺寂寂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寂寂惺惺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惺惺惺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寂寂寂寂曰學人今日買鐵得金去也師曰甚麼處得這話頭來

平江府覺海法因庵主郡之嶠山朱氏子年二十四披緇服進具遊方至東林謁慧日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曰不是不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華開華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曰子所見

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教居廬
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建炎中盜起
江左順流東歸邑人結庵命居緇白繼踵問
道嘗謂衆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
千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經二

三

龍牙言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擇言禪師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
投子下禪牀立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脚跟下
七穿八穴

文殊能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受請日上堂曰作家撈
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爲甚麼從東過西自
代曰後五日看

智海清禪師法嗣

蘄州四祖仲宣禪師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

事因緣祖師西來直指人心是佛凡聖本來
不二迷悟豈有殊途非涅槃之可欣非死生
之可厭但能一了悟不起坐而卽證無生
一念回光不舉步而徧周沙界如斯要徑引
曰宗門山僧旣到這裏不可徒然乃舉拂子
曰看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若凡若聖是人
是物盡在拂子頭上一毛端裏出入遊戲諸
人還見麼設或便向這裏見得個儻分明更
須知有向上一路試問諸人作麼生是向上
一路良久曰六月長天降大雪三冬嶺上火
雲飛

泉州乾峯圓慧禪師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
鼻堪嗟迷者成羣開眼瞋睡頭上是天脚下
是地耳朵聞聲鼻孔出氣敢問雲堂之徒時
中甚處安置還見麼可憐雙林傅大士却言

祇這語聲是咄

大瀉璿禪師法嗣

眉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本郡呂氏子年二十
十二於村落一富室爲校書偶遊山寺見禪
冊閱之似有得卽裂冠圓具一鉢遊方首叅

無二

三五

寶勝澄甫禪師所趣頗異至荆湖謁永安喜
真如詰德山繪造詣益高迨抵大瀉瀉問上
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
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
何在師曰爪牙已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坐
具繞禪牀一布瀉曰不是這箇道理師趨出
一日瀉爲衆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
得劔麼僧豎起拳瀉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
用不盡爲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
得劔麼師亦豎起拳瀉曰也祇是菜刀子師

曰殺得人卽休遂近前攔臂築之瀉曰三十
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蜀庵於舊址
應四衆之請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萬法是
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
師曰旣無迷悟了箇甚麼咄上堂舉雪峯一
日普請搬柴中路見一僧遂擲下一段柴曰
大藏教祇說這箇後來真如詰道一大藏
教不說這箇據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
僧則不然豎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
下則信受奉行室中間崇真瓊頭如何是你
空劫已前父母真領悟曰和尚且低聲遂獻
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饑饉大海中住儘長
喝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師爲
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奕碁次黃問數局之中
無一局同千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著

無二

三五

師提起碁子示之黃竹思師曰不見道從前
 十九路迷殺幾多人師住持三十餘載凡說
 法不許錄其語臨終書偈趺坐而化閻維時
 暴風忽起煙所至處皆雨設利道俗斲其地
 皆得之心舌不壞塔于本山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上堂古者道識
 得凳子周巾有餘又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
 山僧總不恁麼識得凳子是甚麼閑家具一
 日普說罷師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頌乃
 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鬧八十七春老漢獨弄
 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兮梅梢雪重言
 訖下座倚杖而逝

音釋

汎 思音切音不
信灑掃也 杵 魚列切音不
伐木餘也 庠 徐羊切音
祥學養也

數 後學切音甚
效覺悟也 對 音諧深切音針益也
言對酌而益之 嶠 呼宏切音
嶠人卒也 嶠 元俱切音
嶠山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

鉅三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十四世

昭覺白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宗顛正覺禪師潼川王氏子少

一

為進士有聲嘗畫掬溪水為戲至夜思之遂
見水冷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
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
衆客參覺一日問師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
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腳跟
也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而
出服勤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淞晚見五祖
演和尚於海會出問未知關棧子難過趙州
橋趙州橋即不問如何是關棧子祖曰汝且
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

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云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祇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為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曰你但直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祇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道會於興化祖問師記得曾在郡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祇候祖頓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云我會問遠和尚遠曰貓有歎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祖鍾愛之後辭西歸為小叅復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城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尚無恙師再

侍之名聲藹著遂出住長松遷保福信相僧
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漬不得如
何是這圈漬師曰井欄上堂舉仰山問中
邑如何是佛性義邑曰我與你說箇譬喻汝
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六窻內有一獼猴外有
獼猴從東邊喚往往獼猴即應如是六窻俱
喚俱應仰乃禮拜適蒙和尚指示某有箇疑
處邑曰你有甚麼疑仰曰祇如內獼猴睡時
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作麼生邑下禪牀執仰
山手曰往往與你相見了師曰諸人要見二
老麼我也與你說箇譬喻中邑大似箇金師
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
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
闍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
賊便下座

道林一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也上堂舉南
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
曰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
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
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
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

南嶽下十五世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公胡安國草庵居士字康侯久依上封
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
斬貓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
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
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峯似杜城天
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

月又同圓

上封才禪師法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兵隨印
轉三千里外絕煙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
裸裸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
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劍
般若鋒兮金剛啖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
却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將是甚麼人喝
一喝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
無繫蟻之絲廚乏聚蠅之糝趙州道我十八
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賣貴點檢
將來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會爲浪
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上堂未開口時
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
未透玄關也大難祇如玄關作麼生透喝一

喝

福州鼓山山堂僧洵禪師本郡阮氏子上堂
黃檗手中六十棒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却較
此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黃檗佛法無多
子鈍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驀頭打他不
回頭老拳劈面槌他亦不顧且道是誰上堂
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峯凜寒色夜半烏
龜帶雪飛石女谿邊皺兩眉卓拄杖云大家
在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云歸堂去
福州鼓山別峯祖珍禪師興化林氏子僧問
趙州遠禪牀一布轉藏已竟此理如何師曰
畫龍看頭畫蛇看尾曰婆子道比來請轉全
藏爲甚麼祇轉得半藏此意又且如何師曰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曰未審甚麼處是轉半
藏處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上堂尋

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
易尋豎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
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上堂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拄杖曰恁麼會得十
萬八千畢竟如何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
風總不知示衆云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
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卓拄杖
云這箇是聲豎起拄杖云這箇是色喚甚麼
作大道真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鄭州出
曹門示衆若論此事如人喫飯飽則便休若
也不飽必有思食之心若也過飽又有傷心
之患到這裏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云且歸
巖下宿同看月明時

黃龍逢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常庵擇崇禪師寧國府人也上堂

鉅三

五

舉僧問古德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德曰柴鳴
竹爆驚人耳僧曰不會德曰家犬聲擗夜不
休師曰諸人要會麼柴鳴竹爆驚人耳大洋
海底紅塵起家犬聲擗夜不休陸地行舡三
萬里堅牢地神笑呵呵須彌山王眼覷鼻把
手東行却向西南山聲應北山裏千手大悲
開眼看無量慈悲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腳短
少喜多瞋上堂問侍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
麼曰記不得復顧大衆曰還記得麼衆無對
豎起拂子曰還記得麼良久曰也忘却了也
三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柱且
莫開口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天寧卓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示介謚禪師溫州張氏子謝
知事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

莫錯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
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原
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
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
無尺量刀剪徧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上堂
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曆日德山棒臨濟喝亂
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嶮過
鐵圍關麼忽然踏著釋迦頂顛磕著聖僧額
頭不免一場禍事上堂我若說有你爲有礙
我若說無你爲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
我若豎說你又跳不出若欲叢林平帖大家
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
去召大眾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
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劍相爲底
麼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師

三

六

性剛毅蒞衆有古法時以謔鐵面稱之
安吉州道場普明慧琳禪師福州人上堂有
漏卮離無漏木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
九年面壁人到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麼生
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牀下座上堂一即多
多卽一毗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
成公案沒諠譌拈起舊來瓊拍板明時共唱
太平歌
安吉州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吳氏子上
堂鍾馗醉裏唱涼州小妹門前祇點頭巡海
夜叉相見後大家拍手上高樓大眾若會得
去鑊却天下人舌頭若會不得將謂老僧別
有奇特上堂百尺竿頭弄影戲不唯瞞你又
瞞天自笑平生歧路上投老歸來沒一錢上
堂舉臨濟示衆曰一人在高高峯頂無出身

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
在前那箇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峯
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
下座

臨安府顯寧松堂圓智禪師上堂蘆華白蓼

雜三

華紅溪邊脩竹碧煙籠閑雲抱幽石玉露滴

七

巖叢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咄

安吉州烏回唯庵良範禪師上堂塵劫已前

事堂堂無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
道凡不知佛也覩不見決定在何處合取這

兩片薦不薦更爲諸人通一線良久曰天下

太平皇風永扇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老

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師召衆曰趙州具頂

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

爲甚麼却五年分疎不下還委悉麼易分雪

裏粉難辨墨中煤

温州本寂靈光文觀禪師本郡葉氏子上堂

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

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好事不如無未來修學

人當依如是住好事不如無還知麼除却華

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參

黃龍震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無諍慧初禪師靜江府人也上

堂顧視大衆曰見麼在天成衆在地成形在

日月爲晦爲朔在四時爲寒爲暑鼓之以雷

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

一趯趯翻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

中畱不住又吹漁笛泊羅灣上堂九月二十

五聚頭相共舉瞎却正法眼拈却雲門普德

山不會說禪贏得村歌社舞阿呵呵邏囉哩
遂作舞下座

萬年一禪師法嗣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也丞相薛居
正之裔宣和七年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下

三

髮徧依叢林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
至萬年謁雪巢機契命掌牋翰後首衆報恩
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庚子九月中語寺
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往方丈
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

詞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華雪月交光處一
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迴然銀漢橫天宇蝶
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于虎而今忘却
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嶽山祖庵主法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
師曰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僧
禮拜師曰唐興今日失利

勝因靜禪師法嗣

連水軍萬壽夢庵普信禪師上堂殘雪旣消
盡春風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
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
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華結果自馨香

三

九

平江府慧日默庵興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
未雪愛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鬧籬落朔風
列列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覲面爲
提撕卓拄杖下座

廣德軍光孝果慙禪師常德桃源人也上堂
舉南泉斬貓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
臂脩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

滿街衢

雪峯需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毬堂慧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麼生是耶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天童交禪師法嗣

慶元府蓬萊園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閭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圓通旻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圓通守慧冲真密印通慧禪師上堂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却乘好月過滄洲咦不是苦心人不知

隆興府黃龍道觀禪師上堂曰古人道眼色耳聲萬法成辦你諸人爲甚麼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一喝曰牽牛入你鼻孔禍不入慎家之門

左丞范冲居士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喆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乃豁然有省

注三

十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禪師曰某頃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在旻度扇與

之曰請使扇公即揮扇旻曰有甚不脫灑處
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旻乃揮扇兩下公
曰親切親切旻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諫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
起曰這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公曰此
是某親寫通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公笑曰
却了不得也通曰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公
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經好公曰如何即是
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噯通曰又道了
不得公禮拜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廬次公問諸家因
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指
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
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

三

士

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
曰畢竟如何曉會通曰驀直去公沈吟通曰
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麼會公
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
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通
曰噯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
便恁麼去鑄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明昭慧禪師法嗣

揚州石塔宣秘禮禪師僧問山河大地與自
已是同是別師曰長亭涼夜月多為客鋪舒
曰謝師答話師曰網大難為烏綸稠始得魚
僧作舞歸衆師曰長江為硯墨頻寫斷文書
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是鬪濤手徒誇
跨海鯨由基方撻鐵枝上衆猿驚上堂至座
前師擗一僧上法座僧惺惺欲走師遂指座

曰這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上肩
在汝諸人因甚麼却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
顧侍者曰嶮

浮山真禪師法嗣

峨嵋靈巖微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
審誰是文殊之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祥符立禪師法嗣

湖南報慈淳禪師上堂曰青眸一瞬金色知
歸授手而來如王寶劍而今開張門戶各說
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荆棘生法眼正而還自
翳孤負先聖埋沒已靈且道不埋沒不孤負
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底麼出來
吐露看如無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華啼鳥一

般春聯燈作鳥
同範語

雲巖遊禪師法嗣

三

十三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幼
依護國僧楚光落髮十九造國清謁寂室光
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圓問曰甚
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卽
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
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
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寶師
領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
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
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
居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
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
家厮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
足矣住後上堂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
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

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匙舐指若是塗毒即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鍼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師將示寂陞座別衆囑門人以文祭之師危坐傾聽至尚饗爲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既分飛煙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塔全身於東岡之麓

信相顯禪師法嗣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鐵蛇鑽不入僧擬議師便打

南嶽下十六世

育王謚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心聞曇貴禪師永嘉人住江心病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濤風冷却教露柱患頭風上堂一見便見八角磨盤空裏轉一得永得辰錦朱砂如墨黑秋風吹渭水已落雲門三句裏落葉滿長安幾箇而今被眼瞞豎拂子曰瞞得瞞不得總在萬年手裏還見麼華頂月籠招手石斷橋水落捨身巖僧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曰賊過後張弓四明太守以雪竇命師主之師辭以偈曰開籃方喜得抽頭退鼓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峯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

慶元府天童慈航了朴禪師福州人上堂酷暑如焚不易禁炎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

無人到靈木迢然轉綠陰上堂久雨不晴半
睡半醒可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
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遂喝曰住住內卦已
成更求外象卓拄杖曰適來擲得雷天大壯
如今變作地火明夷上堂牛皮鞞露柱露柱
啾啾叫燈籠佯不知虛明還自照殿脊老虫
吻聞得呵呵笑三門側耳聽就上打之遠譬
如十日菊開徹阿誰要阿呵呵未必秋香一
夜衰熨斗煎茶不同銚室中問僧賊來須打
客來須看祇如三更夜半人面似賊賊面似
人作麼生辨上堂觀音巖玲瓏瓏太白石
丁丁東東西園菜蟻似不堪食東谷華發却
無賴紅且道是祖意教意途中受用世諦流
布若辨不出雪峯覆却飯桶若辨得出甘贄
禮拜蒸籠叅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

參三

十五

便喝臨濟喝處德山棒頭耳聾德山棒時臨
濟喝下眼瞎雖然一搨一擡就中全生全殺
遂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云敢問諸人是生是
殺良久云君子可入

南劍州西巖宗回禪師婺州人也久依無示
深得法忍因寺僧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
師謂眾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
彼復得罪不忍爲也令擊鼓陞座說偈曰縣
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
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而逝

參三

十五

高麗國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卿宗乘因海
商方景仁抵四明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啟悟
即棄位圓顱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
仁呈無示示答曰佛祖出興於世無一法與
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

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相與證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法其書略曰生死海廣劫殫同通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印子驗定其法實謂自龜值浮木孔耳

臨安府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也上堂舉雲門大師拈起胡餅曰我祇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語門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師曰韶陽老漢言中有響痛處著錐檢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疑似墨黑冷地思量愁殺人叵耐雲門這老賊賊下座更不巡堂

道場琳禪師法嗣

臨江軍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甥蘇林居士向公子謹謁之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豎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

莫塗糊人好師曰賊證見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孰奈何千聖回機祇爲他徧界徧空無影跡無依無住絕籠羅賊賊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關市古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爾賊身露和賊捉獲世無儔世無儔真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帖帖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拊掌

道場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懶庵道樞禪師吳興西安徐氏子初住何山次移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孝宗皇帝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答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其禁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之病自忘問答

之意矧今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見耶上爲之首肯數四師示衆曰仙人張果老騎驢穿市過但聞蹄撥刺誰知是紙做後退居明教永安蘭若逍遙自適有偈題於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于永安

光孝慤禪師法嗣

廣德軍光孝悟初首座分座日示衆舉風幡話至仁者心動處乃曰祖師恁麼道賺殺一船人今時衲僧也不可恁麼會既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合醬切忌著鹽多

南嶽下十七世

萬年貢禪師法嗣

卷三

十七

温州龍鳴在庵賢禪師上堂舉崇壽示衆曰識得凳子周市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崇壽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然識得凳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上堂舉趙州勘婆話頌曰冰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吹曲中無限華心動獨許東君第一枝

潭州大瀉喚庵鑑禪師會稽人也上堂木落霜空天寒水冷釋迦老子無處藏身拆東籬補西壁撞著不空見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叅退喫茶去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抵云歇即菩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向奔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歇得麼休休上堂舉晦堂和尚一日問僧

甚處來曰南雄州堂曰出來作甚麼曰尋訪
尊宿堂曰不如歸鄉好曰未審和尚令某歸
鄉意旨如何堂曰鄉里三錢買一片魚鮓如
手掌大師曰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賸箇師
僧眼晦堂較此子有般漢便道熟處難忘有
甚共語處上堂舉罽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
空公案師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罽賓徒自
斬春風桃華雨後已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紅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袁州楊歧方會禪師郡之宜春冷氏子少警
敏及冠不事筆硯繫名征商課最坐不職乃
宵遯入瑞州九峯恍若舊遊眷不忍去遂落
髮每閱經心融神會能折節扣參老宿慈明
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

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叅明曰庫司事繁且
去他日又問明曰監寺異時兒孫徧天下在
何用忙爲一日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
既見遂搗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
打你去明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
大悟即拜於泥途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
曰你且躡避我要去那裏去師歸來日具威
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自在是明每山行
師輒瞰其出雖晚必擊鼓集衆明遽還怒曰
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師曰汾陽
晚參也何謂非規繩乎一日明上堂師出問
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明曰我行
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鍼更借一
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
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

拂袖便行明移興化師辭歸九峯後道俗迎
居楊歧次遷雲蓋受請日拈法衣示衆曰會
麼若也不會今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
也還知麼筠陽九岫萍實楊歧遂陞座時有
僧出師曰漁翁未擲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喝
師曰不信道僧拊掌歸衆師曰消得龍王多
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馬
騎馬無馬步行曰少年長老足有機籌師曰
念汝年老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曰三
腳驢子弄蹄行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湖南
長老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來相見楊歧
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爲
甚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衆決擇莫背地
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當衆引驗莫便面赤
有麼有麼出來決擇看如無楊歧今日失利

鉅三

十九

師便下座九峯勤和尚把住云今日喜得箇
同參師曰作麼生是同參底事勤曰九峯牽
犁楊歧拽耙師曰正恁麼時楊歧在前九峯
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
僧問人法俱遣未是衲僧極則佛祖雙亡猶
是學人疑處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你祇
要勘破新長老曰恁麼則旋斫生柴帶葉燒
師曰七九六十三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
曰西天人不會唐言上堂霧演長空風生大
野百草樹木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
三世諸佛在你諸人腳跟下轉大法輪苦也
會得功不浪施若也不會莫道楊歧山勢險
前頭更有最高峯上堂舉古人一轉公案布
施大衆良久曰口祇堪喫飯上堂踏著秤鎚
硬似鐵瘧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

大洋海裏遭火焚參上堂楊歧一要千聖同
妙布施大眾拍禪牀一下云果然失照參上
堂楊歧一句急着眼觀長連牀上拈匙把筋
上堂拈拄杖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畫一畫
云山河大地天下老和尚百雜碎作麼生是

經三

三

諸人鼻孔良久云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
病出金餅喝一喝卓一下上堂楊歧無旨的
種田博飯喫說夢老瞿曇何處覓蹤跡喝一
喝拍禪牀一下上堂薄福住楊歧年來氣力
衰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囉哩拈上死
柴頭且向無煙火上堂楊歧乍住屋壁疎滿
牀盡布雪真珠縮却頂暗嗟吁良久曰讎憶
古人樹下居上堂雲蓋是事不如說禪似吞
栗蒲若向此處會得佛法天地懸殊上堂擲
下拄杖曰釋迦老子著跌偷笑雲蓋亂說雖

然世界坦平也是將勤補拙上堂釋迦老子
初生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
指地今時衲僧盡皆打模畫樣便道天上天
下惟我獨尊雲蓋不惜性命亦為諸人打箇
樣子遂曰陽氣發時無硬地示眾一切智通
無障礙拈起拄杖曰拄杖子向汝諸人面前
逞神通去也擲下曰直得乾坤震裂山嶽搖
動會麼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拍禪牀曰三
十年後明眼人前莫道楊歧龍頭虵尾僧問
撥雲見日時如何師曰東方來者東方坐問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甚
麼師曰鉢盂口向天慈明忌辰設齋眾纔集
師於真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
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
座曰休捏怪師曰首座作麼生座曰和尚休

經三

三

捏怪師曰：「兔子喫牛妳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座擬議師打一掌曰：『這漆桶也亂做龍興孜和尚遷化僧至下遺書師問世尊入滅擲示雙趺和尚歸真有何相示僧無語師搥胸曰：『蒼天蒼天室中問僧粟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透一日三人新到師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具曰：『參頭上座喚這箇作甚麼曰：『坐具師曰：『真箇耶曰：『是師復曰：『喚作甚麼曰：『坐具師顧視左右曰：『參頭却具眼問第二人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如何是最初一句曰：『到和尚這裏爭敢出手師以手畫一畫僧曰：『師展兩手僧擬議師曰：『了問第三人近離甚處曰：『南源師曰：『楊歧今日被上座勘破且坐喫茶問僧敗葉堆雲朝離

何處曰：『觀音師曰：『觀音腳跟下一句作麼生道曰：『適來相見了也師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第二上座代參頭道看亦無對師曰：『彼此相鈍置示衆云：『春風如刀春雨如膏律令正行萬物情動你道腳踏實地一句作麼生道出來向東涌西沒處道看直饒道得也是梁山頌子示衆云：『身心清淨諸境清淨諸境清淨身心清淨還知楊歧老人落處麼河裏失錢河裏攬示衆云：『景色乍晴物情舒泰舉步也千身彌勒動用也隨處釋迦文殊普賢總在這裏衆中有不受人謾底便道楊歧和麩羅麵然雖如是布袋裏盛錐子示衆云：『雪雪處處光輝明皎潔黃河凍鎖絕纖流赫日光中須迸裂須迸裂那吒頂上喫蒺藜金剛腳下流血皇祐改元示寂塔于雲

蓋

南嶽下十二世

楊歧會禪師法嗣

舒川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禪師披削往叅楊歧歧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尚歧曰吾聞伊過橋遭擲有省作偈甚奇可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歧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歧曰汝見昨日打毆難者麼曰見歧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歧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辭遊廬阜圓通訥禪師舉住承天聲名籍甚又遜居圓通次徙法華龍門興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三

三

鑊湯無冷處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水底按葫蘆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鳥飛兔走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死水不藏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賺殺你到棲賢上堂承天自開堂後便安排些葛藤來山南東葛西葛却爲在歸宗開先萬杉打疊了也今日到三峽會裏大似臨嫁醫瘰卒著手脚不辨幸望大眾不怪伏惟珍重上堂烏有雙翼飛無遠近道出一隅行無前後你衲僧家尋常拈匙放箸盡道知有及至上嶺時爲甚麼却氣急不見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大衆眼在鼻上腳在肚下且道寶在甚麼處良久云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華依舊笑春風上堂古者

道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圓通
則不然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
上堂江月照松風吹到這裏還有漏網者麼
良久曰皇天無親上堂入林不動草入水不
動波入鳥不亂行大衆這箇是把纜放船底
手脚且道衲僧家合作麼生以手拍禪牀曰
掀翻海嶽求知已撥亂乾坤見太平上堂忌
口自然諸病滅多情未免有時勞貧居動便
成違順落得清閑一味高雖然如是莫謂無
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示衆云泥佛不
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鑪真佛內裏坐
大衆趙州老子十二劑骨頭八萬四千毛孔
一時拋向諸人懷裏了也圓通今日路見不
平爲古人出氣以手拍禪牀云須知海嶽歸
明主未信乾坤陷吉人示衆云佛身克滿於

第三

二十四

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
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生說箇隨緣赴感
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舍生根機一
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
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祇如山僧此者受法
華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了
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
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箇不離底事
莫是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
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
自徧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這裏直須
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
休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過人底當垂手
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
眼若祇悟得乾蘿蔔頭底不唯瞎却學者眼

兼自己動便先自犯鋒傷手你看我楊歧先
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醉雲入亂峯
時如何答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進云
官不容鍼更借一問師翁便喝進云好喝師
翁又喝先師亦喝師翁乃連喝兩喝先師遂
禮拜大眾須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
人相逢却在千峯頂上握手向千峯頂上相
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云
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爲
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
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
者莫錯怪好珍重開堂示衆云昔日靈山會
上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
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第流傳無令斷絕至
于今日大眾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無

分將箇甚麼分付將箇甚麼流傳何謂如此
泥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
是是非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爲盡是正法眼
藏之光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
羅萬象祇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
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今日已開者不在此
限有未開者山僧不惜手爲諸人開此正法
眼藏看乃舉手豎兩指曰看看若見得去事
同一家若也未然山僧不免重說偈言諸人
法眼藏千聖莫能當爲君通一線光輝滿大
唐須彌走入海六月降嚴霜法華雖恁道無
句得商量大眾既滿口道了爲甚麼却無句
得商量喝一喝曰分身兩處看上堂釋迦老
子有四弘誓願云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
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

成法華亦有四弘誓願饑來要喫飯寒到即
添衣困時伸脚睡熱處愛風吹上堂古人畱
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
日覩得透後方知自己便是鐵壁如今作麼
坐透復曰鐵壁鐵壁上堂若端的得一回汗
出便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
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
作麼生待汗出去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會容
易舞三臺上堂安居之首禁足爲名禁足之
意意在進道而護生衲僧家更有何生而可
護問道而可進唾一唾唾破釋迦老子面門
踏一步踏斷釋迦老子背脊骨猶是隨羣逐
隊漢未是本分衲僧良久曰無限風流慵賣
弄免教人指好即君上堂絲毫有趣皆能進
畢竟無歸若可當逐日退身行與盡忽然得

第三

第六

見本爺壞作麼生是本爺壞乃云萬福便下
座示衆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拈起拄杖云
山河大地水鳥樹林情與無情今日盡向法
華拄杖頭上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
且道天台南嶽說箇甚麼法門南嶽說洞上
五位修行君臣父子各得其宜莫守寒巖異
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天台說臨濟下三玄
三要四料揀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
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廬山出來道你兩箇正
在葛藤窠裏不見道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
如來正法輪第三大眾據此三箇漢見解若上衲
僧秤子上稱一箇重八兩一箇重半斤一箇
不直半分錢且道那箇不直半分錢良久云
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卓拄杖
下座熙寧五年遷化壽四十八

第三

二十七

音釋

高峻也	切音剗山	蝓	色洽切音	敵	人面也	能言也	羅江名	在長沙
蠟	胡光切音	帖	託協切音	帖	虛靜也	羽	羽	羽
黃菜蟲也	胡光切音	矮	美著切音	鴉	鴉楷切音	鴉	鴉	鴉
儻	奴何切音	愆	美短切音	汨	莫狄切音	汨	汨	汨
那	那	斲	音見汨	斲	音見汨	斲	斲	斲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一

鉅四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十二世

楊岐會禪師法嗣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四明竺氏子容止淵秀

鉅四

韶為大僧通天台教更衣謁雪竇明覺禪師

覺意其可任大法誚之曰央庠座主師憤排

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生行脚參禪道不過

雪竇誓不歸鄉即往泐潭踰紀疑情未泮聞

楊岐移雲蓋能鈴鍵學者直造其室一語未

及頓明心印岐歿從同參白雲端禪師遊研

極玄奧後出世兩住保寧而終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近火先焦曰如何是道師曰泥裏有

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切忌踏著問先德

道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未審誰是故人

師曰楊岐和尚遷化久矣曰正當恁麼時更

有甚麼人為知音師曰無眼村翁暗點頭問

如何是佛師曰自屎不覺臭問如何是保寧

境師曰主山頭倒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鼻孔無半邊問如何是塵中自在底人師曰

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佛師曰鐵鎚無孔

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鑊湯無冷處問靈

山指月曹谿話月未審保寧門下如何師曰

噯曰有華當面貼師便喝問摘葉尋枝即不

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蚊子上鐵牛曰直

截根源人已曉中下之流如何指示師曰石

人脊背汗通流上堂山僧二十餘年挑囊負

鉢向寰海之內參善知識十數餘人自家竝

無箇見處有若頑石相似參底尊宿亦無長

處可相利益自此一生作箇百無所解底人

幸自可憐生忽然被業風吹到江寧府無端
被人上當推向十字路頭住箇破院作粥飯
主人接待南北事不獲已隨分有鹽有醋粥
足飯足且恁過時若是佛法不會夢見上堂
侍者燒香罷師指侍者曰侍者已爲諸人說

第四

二

法了也上堂看看山僧入拔舌地獄去也以
手拽舌云阿唧阿唧上堂相罵無好言相打
無好拳大衆直須恁麼始得一句句切害一
拳拳著實忽然打著箇無面目漢也不妨暢
快殺人上堂滿口是舌都不能說碧眼胡僧
當門齒缺上堂秋風涼松韻長未歸客思故
鄉且道誰是未歸客何處是故鄉良久曰長
連牀上有粥有飯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
彌勒打破太虛空如何尋不得垂下一足曰
大衆向甚麼處去也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

衆未免眉鬚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衆入地
獄如箭射去此二途且道保寧今日當說甚
麼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上堂
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爲古今無背面
今古幾人知唧嗚啞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
手上堂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天左
旋地右轉拍膝曰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上堂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蟆
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箇
成羣四箇作隊窈窕窈窕飄飄飄飄向南北
東西折得黎華李華一佩兩佩上堂智不到
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大衆頭角生了
也是牛是馬上堂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
他物喝一喝曰好人不肯做須要屎裏臥上
堂夜靜月明水清魚現金鉤一擲何處尋蹤

第四

三

提起拄杖曰歷細歷細示衆云有箇漢怪復
醜眼直鼻籃饒面南看北斗解使日午金烏
啼夜半鐵牛吼天地旋山河走羽族毛羣失
其所守直得文殊普賢出此沒彼七縱八橫
千生萬受驀然逢著箇黃面瞿曇不惜眉毛
再三與伊摩頂授記云善哉善哉大作佛事
希有希有於是乎自家懔懔懼懼惺惺惶
藏頭縮手名云大衆此話大行何必更待三
十年後示衆云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
外聖凡普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
百千三昧拈起拄杖云總在這裏會麼蘇嚕
蘇嚕嚕哩嚕哩娑訶示衆云釋迦老子四十
九年說法不曾道著一字優波鞠多丈室盈
籌不會度得一人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
曹谿誰是後昆誰爲先覺既然如是彼自無

瘡勿傷之也拍膝顧衆云且喜得天下太平
示衆云真相無形示形現相于怪萬狀自此
而彰喜則滿面光生怒則雙眉陡豎非凡非
聖或是或非人不可量天莫能測直下構得
未稱丈夫喚不回頭且莫錯怪

潭州石霜守孫禪師僧問生也不道歿也不
道爲甚麼不道師曰一言已出曰從東過西
又作麼生師曰駟馬難追曰學人總不與麼
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會禪師來謁值視斷次

推四

四

公曰某爲王事所牽何由免離岐指曰委悉
得麼公曰望師點破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
廣利濟羣生公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
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爲人重指處棒下血
淋淋公於此有省

南嶽下十三世

白雲端禪師法嗣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徃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道嘗難比丘曰旣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徃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卽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洎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

第四

五

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箇譬喻說似你你一似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徃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

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
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
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
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
下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
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
風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
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
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
命分座開示方來初住四面遷白雲晚居東
山僧問攜筇領衆祖令當行坐斷要津師意
如何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四面
無門山嶽秀今朝且得主人歸師曰你道路
頭在甚麼處曰爲甚麼對面不相識師曰且
喜到來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人貧智

死四

六

短馬瘦毛長問如何是白雲爲人親切處師
曰拔轉鼻孔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不知
痛癢漢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計較未
成曰二祖立雪時如何師曰將錯就錯曰祇
如斷臂安心又作麼生師曰煬帝開汴河問
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快走始得問如何
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
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師
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馮仰下事師曰斷
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
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問如何是白雲一
滴水師曰打碓打磨曰飲者如何師曰教你
無著面處問天下人舌頭盡被白雲坐斷白
雲舌頭甚麼人坐斷師曰東村王大翁師乃
曰適來思量得一則因緣而今早忘了也却

是拄杖子記得乃拈拄杖曰拄杖子也忘了
遂卓一下曰同坑無異土咄上堂幸然無一
事行脚要參禪却被禪相惱不透祖師關如
何是祖師關把火入牛欄上堂恁麼恁麼鰕
跳不出斗不恁麼不恁麼弄巧成拙輒似鐵

鉢四

七

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兩衲僧手裏秤頭低
有價數沒商量無鼻孔底將甚麼聞香上堂
難難幾何般易易沒巴鼻好好催人老默默
從此得過這四重關了泗州人見大聖參上
堂若要七縱八橫見老和尚打鼓陞堂七十
三八十四將拄杖驀口便築然雖如是拈却
門前下馬臺剪却五色索方始得安樂僧問
承師有言山前一片閑田地祇如威音王已
前未審甚麼人為主師曰問取寫契書人曰
和尚為甚倩人來答師曰祇為你教別人問

曰與和尚平出去也師曰大遠在問如何是
佛師曰口是禍門又曰肥從口入問一代時
教是箇切脚未審切那箇字師曰鉢囉娘曰
學人祇問一字為甚麼却答許多師曰七字
八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鐵旗鐵鼓曰
祇有這箇為復別有師曰採石渡頭看曰忽
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龍肝鳳髓且待別時
曰客是主人相師師曰謝供養問如何是先
照後用師曰王言如絲曰如何是先用後照
師曰其出如綸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舉
起軒轅鑑蚩尤頓失威曰如何是照用不同
時師曰金將火試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
大憨不如小憨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憨不
如大憨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頭上
戴纍垂曰見後如何師曰青布遮前曰未見

時爲甚麼百鳥銜華獻師曰富與貴是人之
所欲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獻師曰貧與賤
是人之所惡問如何是佛師曰露胸跣足曰
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
釣魚船上謝三郎問四面無門山嶽秀箇中
時節若爲分曰東君知子細徧地發萌芽曰
春去秋來事宛然也師曰纔方搓彈子便要
捏金剛上堂古人道我若向你道卽秃却我
舌若不向你道卽瘞却我口且道還有爲人
處也無四面有時擬爲你吞却祇被當門齒
礙擬爲你吐却又爲咽喉小且道還有爲人
處也無乃曰四面自來柳下惠上堂結夏無
可供養作一家燕管顧諸人遂擡手曰囉囉
招囉囉搖囉囉送莫怪空疎伏惟珍重上堂
白雲不會說禪三門開向兩邊有人動著關

披兩片東扇西扇上堂一向恁麼去路絕人
稀一向恁麼來孤負先聖去此二途祖佛不
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死亦未稱平生何
也鳳凰不是凡間物不得梧桐誓不棲上堂
千峰列翠岸柳垂金樵父謳歌漁人鼓舞笙
簧聒地鳥語呢喃紅粉佳人風流公子一一
爲汝諸人發上上機開正法眼若向這裏薦
得金色頭陀無容身處若也不會喫粥喫飯
許你七穿八穴上堂此箇物上拄天下拄地
皖口作眼皖山作鼻太平退身三步放你諸
人出氣上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也勝猫兒
十萬倍上堂太平涅槃漢事事盡經徧如是
三十年也有人讚歎且道讚歎箇甚麼好箇
涅槃漢上堂汝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唇吻
豎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

巴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
影還連後夜雷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
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
○人○上堂有佛處不得住換却你心肝
五臟無佛處急走過鴈過留聲三千里外逢
人不得錯舉出門便錯恁麼則不去也種粟
却生豆摘楊華摘楊華不覺日又夜爭教人
少年上堂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是
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
湛水生蓮華一年生一度僧問如何是奪人
不奪境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如
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路上逢人半是僧曰
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高空有月千門照
大道無人獨自行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
曰少婦棹孤舟歌聲逐水流小參舉德山云

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衆中舉者甚多
會者不少且道向甚處見德山有不顧性命
者試出來道看若無山僧爲大眾與德山老
人相見去也待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
三十棒但向伊道某甲話也不問棒也不喫
你道還契他德山老人麼到這裏須是箇漢
始得況某甲十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人尊
宿自爲了當及到浮山會裏直是開口不得
後到白雲門下敲破一箇鐵酸賺直得百味
具足且道賺子一句作麼生道乃曰華發鷄
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
倚似向堦前鬪不休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見
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
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子
細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

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麼姓大衆山僧被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爲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這裏拔本上堂說佛說法拈槌豎拂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也則白雲萬里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你恁麼道也則白雲萬里這箇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笑箇甚麼笑白雲萬里示衆云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華結果處麼鄭州黎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示衆云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竝爲增語或有人出來

經四

十一

道盤山老聾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華開早爭得黃鸞下柳條若更問道五祖老聾自云諾惺惺著示衆云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下善知識皆同這箇舌頭若識得這箇舌頭始解大脫空便道山河大地是佛草木叢林是佛若也未識得這箇舌頭祇成小脫空自謾去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五祖恁麼說話還有實頭處也無自云有如何是實頭處歸堂喫茶去示衆云每日起來拄却臨濟棒吹雲門曲應趙州拍擔仰山歛驅馮山牛耕白雲田七八年來漸成家活更告諸公每人出一隻手相共扶助唱村田樂麤羹淡飯且恁麼過何也但願今年蠶麥熟羅睺兒與一文示衆舉德山和尚因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峰從此

有省後有僧問雪峰云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峰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箇人從東京來問伊甚處來他却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謾白雲不過何故祇爲詔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示衆佛祖生冤家悟道染泥土無爲無事人聲色如聾瞽且道如何卽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忽有箇出來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祇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小叅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會坐也會臥擬鑄作佛得麼云得陸曰莫不得麼云不得大衆夫爲善知識須明決擇爲甚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

集四

十二

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汝注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不會老僧今夜爲汝作箇樣子乃舉手云將三界二十八天作箇佛頭金輪水際作箇佛脚四大洲作箇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汝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老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將東弗於逮作一箇佛南瞻部洲作一箇佛西瞿耶尼作一箇佛北鬱單越作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旣恁麼又喚甚麼作衆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於逮還他東弗於逮南瞻部洲還他南瞻部洲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旣恁麼汝又喚甚麼作佛

還會麼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休寐語大衆
記取這一轉三佛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歸
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
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
脚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爾崇寧三年六
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曰趙州和尚有末後
句你作麼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
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麼說良久曰
說卽說了也祇是諸人不知要會麼富嫌千
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役
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丈
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墮
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設利如雨塔於東
山之南
潭州雲蓋山智本禪師瑞州郭氏子開堂日

辨四

十三

僧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和尚出世有何祥
瑞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見後如何師曰瞎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
子問將心覓心如何覓得師曰波斯學漢語
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雪峰元是嶺南
人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一場醜拙問人
人盡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鏡師曰打
破來向你道曰打破了也師曰胡地冬抽筍
問古人道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未
審行不得底作麼生說師曰口在脚下曰說
不得底作麼生行師曰踏著舌頭問知師久
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適來恰被
人借去上堂去者鼻孔遼天來者脚踏實地
且道祖師意向甚麼處著良久曰長恨春歸
無覓處不知流入此中來上堂高臺巴鼻開

口便是若也便是有甚巴鼻月冷風高水清
山翠上堂以楔出楔有甚休歇欲得休歇以
楔出楔喝一喝上堂高聲喚侍者侍者應諾
師曰大衆集也未侍者曰大衆已集師曰那
一箇爲甚麼不來赴參侍者無語師曰到卽

第四

十四

不點上堂滿口道不出句句甚分明滿目觀
不見山山疊亂青鼓聲猶不會何況是鐘鳴
喝一喝上堂祖翁卓卓犖犖兒孫齷齪齷齪
有處藏頭沒處露角借問衲僧如何摸索上
堂橫按拄杖曰牙如刀劍面如鐵眼放電光
光不歇手把蒺藜一萬斤等閑敲落天邊月
卓一下僧問如何是齧人師子師曰五老峰
前曰這箇豈會齧人師曰今日拾得性命上
堂頭戴須彌山脚踏四大海呼吸起風雷動
用生五彩若能識得渠一任歲月改且道誰

人識得渠喝一喝云田庫奴

滁州琅邪永起禪師襄陽人也僧問菴內人
爲甚麼不見菴外事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
坐曰如何是菴內事師曰眼在甚麼處曰三
門頭合掌師曰有甚交涉乃曰五更殘月落
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
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此去西
天路迢迢十萬餘上堂良久拊掌一下曰阿
呵呵呵呵還會麼法法本來法遂拈拄杖
曰這箇是山僧拄杖那箇是本來法還定當
得麼卓一下

第四

十五

英州保福殊禪師僧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
師曰山河大地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大地山
河曰恁麼則一般也師曰敲甌打瓦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椀大椀小曰客來將何祇

待師曰一杓兩杓曰未飽者作麼生師曰少喫少喫問如何是大道師曰開市裏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任人看問如何是禪師曰秋風臨古渡落日不堪聞曰不問這箇禪師曰你問那箇禪曰祖師禪師曰南華塔外松陰裏飲露吟風又更多問如何是真正路師曰出門看埃子乃曰釋迦何處滅俱尸彌勒幾會在兜率西覓普賢好慚愧北討文殊生受屈坐壓毗盧額汗流行築觀音鼻血出回頭摸著箇匾擔却道好箇木牙笏喝一喝下座

袁州崇勝院琪禪師上堂舉石鞞張弓架箭接機公案頌曰三十年來握箭弓三平纜到擘開胸半箇聖人終不得大顛弦外幾時逢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號淨空居士志樂泉石

不羨紛華因謁白雲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舉與大眾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切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以書報雲雲以偈答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遠天王兔趕他不著元祐中往衢之南禪謁泉萬卷請

第四

十六

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藪

向爐中橫穿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對衆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箇無縫布衫分付南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佛讓位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嘖呻六種震動遂

名曰大衆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
流處也風流泉曰遙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
崇寧初到五祖命祖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此
一瓣香爇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
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
他諸人描邈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
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
白蓮峰祖遂云曩謨薩怛哆鉢囉野恁麼恁
麼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華向雪中開不恁
麼不恁麼嫩柳垂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
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
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
大衆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略
約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後又到保
寧亦請陞座公拈香曰法鼓旣鳴寶香初爇

鉅四

十七

楊岐頂顛門請師重著楔保寧卓拄杖一下
曰若楔已竟大衆證明又卓一下便下座又
到雲居請佛印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一
何早鶻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
重後園驢喫草召大衆曰此一瓣香熏天炙
地去也印曰今日不著便被這漢當面塗糊
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徑
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早便爲霖擲拄
杖下座公拜起印曰收得龍麼公曰已在這
裏印曰作麼生騎公擺手作舞便行印拊掌
曰祇有這漢猶較些子

保寧勇禪師法嗣

鄧州月掌山壽聖智淵禪師僧問祖意西來
卽不問如何是一色師曰目前無闍黎此間
無老僧曰旣不如是如何曉會師曰領取鉤

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凡有問答一似擊石
迸火流出無盡法財三草二木普霑其潤放
行也雲生谷口霧罩長空把定也碧眼胡僧
亦須罔措壽聖如斯舉唱猶是化門要且未
有衲僧巴鼻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衲僧巴鼻
良久曰布針開兩眼君向那頭看

安吉州烏鎮壽聖院楚文禪師上堂拈拄杖
曰華藏木柳栗等閑亂拈出不是不惜手山
家無固必點山山動搖攪水水波溢忽然把
定時事執法要橫不得橫要屈不得屈
募名大眾曰莫謂棒頭有眼明如日上面光
生盡是漆隨聲敲一下上堂一又一劄著骨
連皮一搨一擡粘手綴脚電光石火頭垂尾
垂劈箭追風半生半死撞著磕著討甚眉毛
明頭暗頭是何眼目總不恁麼正在半途設

偈

十八

使全機未至涯岸直饒淨裸裸赤灑灑沒可
把尚有廉纖山僧恁麼道且道口好作甚麼
良久曰嘻留取喫飯

信州靈鷲山寶積宗映禪師開堂日乃橫按
拄杖曰大眾到這裏無親無疎自然不孤無
內無外縱橫自在自在不孤清淨毗盧釋迦
舉令彌勒分踈觀根逗教更相同互看取寶
積拄杖子黑漆光生兩頭相副阿呵呵是何
言歟良久曰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與月
輪齊卓一下下座

隆興府景福日餘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曰如何是道中人
師曰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又僧出衆畫一圓
相師以手畫一畫僧作舞歸衆師曰家有白
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乃拈拄杖曰無量諸

佛向此轉大法輪今古祖師向此演大法義
若信得及法法本自圓成念念悉皆具足若
信不及山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更爲重說
偈言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上方日益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罷

鉅四

十九

師曰白槌前觀一又不成白槌後觀二又不
是到這裏任是鐵眼銅睛也須百雜碎莫有
不避危亡底衲僧試出來看時有兩僧齊出
師曰一箭落雙鷗僧曰某甲話猶未問何得
著忙師曰莫是新羅僧麼僧擬議師曰撞露
柱漢便打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井底
蝦蟇吞却月曰如何是出世邊事師曰鷲鷲
踏折枯蘆枝曰去此二途如何是和尚爲人
處師曰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街頭賣與誰
問如何是多年水牯牛師曰齒疎眼暗問開

市相逢事若何師曰東行買賤西行賣貴曰
忽若不作貴不作賤又作麼生師曰鎮州蘿
蔔問一切含靈具有佛性既有佛性爲甚麼
却撞入驢胎馬腹師曰知而故犯曰未審向
甚麼處懺悔師打曰且作死馬醫問靚面相
呈時如何師曰左眼半斤右眼八兩僧提起
坐具曰這箇聾師曰不勞拈出乃左右顧視
曰黃面老周行七步脚跟下正好一錐碧眼
胡兀坐九年頂門上可惜一劉當時若有箇
爲衆竭力底衲僧下得這毒手也免得拈花
微笑空破面顏立雪齊腰翻成轍迹自此將
錯就錯相簍打簍遂有五葉芬芳千燈續燄
向曲衆木上唱二作三於柳栗杖頭指南爲
北直得進前退後有問法問心之徒倚門傍
牆有覓佛覓祖底漢庭前指柏便喚作祖意

西來日裏看山更錯認學人自己殊不知此
一大事本自靈明盡未來際未嘗間斷不假
修證豈在思惟雖鶩子有所不知非滿慈之
所能辯不見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寶壽
令行鎮州一城眼瞎大機大用如迅雷不可
停一唱一提似斷崖不可履正當恁麼時三
世諸佛祇可傍觀六代祖師證明有分大衆
且道今日還有證明底麼良久曰劄上堂拾
得搬柴寒山燒火唯有豐干巖中冷坐且道
豐干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家無小使不成君
子

南嶽下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
世宗儒師兒時日記千言偶遊妙寂寺見佛

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始過去沙門也
卽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
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
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
也遂棄去至真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創臂出
血指示師曰此曹谿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
道固如是乎卽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
金鑿信大瀉詰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
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
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
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
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
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
誓曰我病稍間卽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
而喜令卽參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

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爲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響師忽有省遽出見鷄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爲上首崇寧中還里省親四衆迓拜成都帥翰林郭公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謝事復出峽

南遊時張無盡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卽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而雨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爲之愠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益法界量未滅若到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

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
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
姪坊來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
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師禮留居碧巖
復徙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師號詔
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勅補天寧萬壽
上名見褒寵甚渥建炎初又遷金山適駕幸
維揚入對賜圓悟禪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
覺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
向前約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
却舌頭問法不孤起伏境方生提坐具曰這
箇是境那箇是法師曰却被闍黎奪却鎗問
古人道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未審那裏是他住處師曰騰蛇纏足路布繞
身曰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曰却須截

律四

三三

斷始得曰此回不是夢真箇到廬山師曰高
著眼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華落碧巖前
此是和尚舊時安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境
師曰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曰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寶人人滄海珠曰此
是杜工部底作麼生是和尚底師曰且莫亂
道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山僧有眼不
曾見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闍黎問得
自然親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收曰如何
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放問有句無句如藤倚
樹如何得透脫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曰祇
如樹倒藤枯馮山爲甚麼呵呵大笑師曰愛
他底著他底曰忽被學人掀倒禪牀拗折拄
杖又作箇甚麼伎倆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
問明歷歷露堂堂因甚麼乾坤收不得師曰

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然一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師曰鶩子目連無奈何曰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師曰放下雲頭曰忽遇其中人時如何師曰騎佛殿出山門曰萬象不來渠獨語教誰招手上高峰師曰錯下名言上堂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鑒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毫透漏猶在半途據令全提且道如何展演域中日月縱橫挂一亘晴空萬古春上堂山頭鼓浪井底揚塵眼聽似震雷霆耳觀如張錦繡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刹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干眼頓開直是十方坐斷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上堂本來無形段那

註四

三

復有脣黃特地廣稱揚替他說道理且道他是阿誰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日已後俊鶻趁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不出當處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說香水海退一步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關黎老僧也無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有時拈在千峰上劃斷秋雲不放高上堂十方同聚會本來身不昧箇箇學無爲頂上用鉗錘此是選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劍不如錐龐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甚是奇特雖然如此要且不會動著向上關且如何是向上關鑄印築高壇上堂有句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至

樹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收拾得來
 已是千里萬里祇如未有恁麼消息時如何
 還透得麼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第
 一句薦得祖師乞命第二句薦得人天膽落
 第三句薦得虎口橫身不是循途守轍亦非
 革轍移途透得則六臂三頭未透亦人間天
 上且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生涯祇在絲綸
 上明月扁舟泛五湖示衆云一言截斷千聖
 消聲一劒當頭橫屍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
 意不到有時意到句不到句能刻意意能刻
 句意句交馳衲僧巴鼻若能恁麼轉去青天
 也須喫棒且道憑箇甚麼可憐無限弄潮人
 畢竟還落潮中死示衆云萬仞崖頭撒手要
 須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爲鼯鼠雲門睦州
 當面蹉過德山臨濟誑諱閭自餘立境立

機作窠作窟故是滅胡種族且獨脫一句作
 麼生道萬緣遷變渾閑事五月山房冷似冰
 紹興五年八月己酉示微恙趺坐書偈遺衆
 投筆而逝茶毗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
 于昭覺寺之側諡真覺禪師

音釋

韶田聊切音迢始毀齒也男子 齒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韶齒 崖充之切音安崖
 尤人 謙乎簡切咸去聲 犖力角切音榮 珙音古
 切音拱 繹夷益切音 大瑩也 繹亦理也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二

鉅五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舒州太平慧勲佛鑑禪師本郡汪氏子少歲

師廣教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唯此第五一事實

餘二則非真味之有省乃徧參名宿往來五

祖之門有年悲祖不爲印據與圓悟相繼而

去及悟歸五祖方丈徹證而師忽至意欲他

邁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始月餘比

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

一日聞祖與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

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

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卽大豁所疑

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

之所印師展拜祖令主翰墨後同圓悟語話

次舉東寺問仰山鎮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

伸處圓悟徵曰旣云收得逮索此珠又道無

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加答明日謂悟曰

東寺祇索一顆珠仰山當下傾出一栲栳悟

深肯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

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祖詬罵慙懼而退

歸寮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卽往扣

門師曰誰悟曰我師卽開門悟問你見老和

尚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

漢詬罵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底語

麼師曰是甚麼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祇索一

顆仰山傾出一栲栳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

同上方丈祖纔見遽曰勲兄且喜大事了畢

明年命師爲第一座會太平靈源赴黃龍其

席既虛源薦師於舒守孫鼎臣遂命補處五
相付法衣師受而捧以示衆曰昔釋迦文佛
以丈六金襴袈裟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
長袈裟不短會麼卽此樣無他樣自是法道
大播政和初詔住東都智海五年乞歸得旨
居蔣山樞密鄧公子常奏賜徽號堪服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喫醋知酸喫鹽知
鹹曰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一場懺懺問不
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拶破露柱曰
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王程有限曰前三三
後三三又作麼生師曰六六三十六問承聞
和尚親見五祖是否師曰鐵牛齧碎黃金草
曰恁麼則親見五祖也師曰我與你有甚冤
讎曰祇如達磨見武帝意旨如何師曰胡言
易辯漢語難明曰爲甚棲棲暗渡江師曰因

風借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進前退後愁
殺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真實之言成妄
語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夫子遊行厄在陳曰
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終日同行非伴侶曰賓
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大斧
斫了手摩挲問卽心卽佛卽不問非心非佛
事如何師曰昨日有僧問老僧不對曰未審
與卽心卽佛相去多少師曰近則千里萬里
遠則不隔絲毫曰忽被學人截斷兩頭歸家
穩坐又作麼生師曰你家在甚麼處曰大千
沙界內一箇自由身師曰未到家在更道曰
學人到這裏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
師曰未爲分外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
華紅李華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鸝
鳴誰道關關祇一聲不透祖師關掖子空認

山河作眼睛上堂日日西沉日日東上
若欲學菩提擲下拄杖曰但看此模樣五祖
周祥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片雪飛今日去
年時曹娥讀夜碑末後一句子佛眼莫能窺
白蓮峰頂上紅日繞須彌鳥啄珊瑚樹鯨吞
離水犀太平家業在千古襲楊岐上堂橫拄
杖曰先照後用豎起曰先用後照倒轉曰照
用同時卓一下曰照用不同時汝等諸人被
拄杖一口吞盡了也自是不覺若向這裏
道得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其或未然老僧
今日失利上堂金烏急玉兔速急急流光七
月十無窮遊子不歸家縱歸祇在門前立門
前立把手牽伊不肯入萬里看看寸草無殘
華落地無人拾無人拾一回雨過一回濕上
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乃曰你尋常說

黃道黑評品古今豈不是密語你尋常折旋
俯仰拈匙把箸祇揖萬福是覆藏不覆藏忽
然瞥地去也不可要會麼世尊有密語冬
到寒食一百五迦葉不覆藏水泄不通已露
賊靈利衲僧如會得一重雪上一重霜上堂
十五日已前事錦上鋪華十五日已後事如
海一漚發正當十五日大似一尺鏡照千里
之像雖則真空絕跡其奈海印發光任他露
柱開華說甚佛面百醜何故到頭霜夜月在
運落前溪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
州以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
取於相如如不動如何是不取於相見於如
如不動眼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
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嶽本來常靜
江河競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爲饒

舌大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鳥飛
玉兔走繞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
渺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曰
諸禪德還見如如不動麼師室中以木骰子
六隻面面皆書么字僧繞入師擲曰會麼僧
擬不擬師卽打出七年九月八日上堂祖師
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直
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生
是衲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爲諸人注破至
後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數書別故舊
停筆而化闍維收靈骨設利塔於本山
衢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臨卽李氏子嚴正
寡言十四圓具依毗尼究其說因讀法華經
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
講師莫能答師嘆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

第五

五

死大事遂卷衣南遊造杭州太平演禪師法
席因丐於信州偶雨足跌仆地煩懣問闍二
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
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卽曰我不如你你
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
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圍
爐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
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
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鉢
方歸復叅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已事耶遂
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日益
厚善從容言語問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
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
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
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後命典

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
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
上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
刀林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
破墮事皎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
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詣其寮舉青林般土話
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曰也
有甚難悟曰祇如他道鐵輪天子囊中旨意
作麼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
人曰且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自是隱居四
面大乘菴屬天下一新崇寧萬壽寺常守王
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門道望尤振後遷
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賜師號紫衣上
堂臺山路上過客全稀破竈堂前感恩無地
雪埋庭栢冰鎖偃谿雖在南方火爐頭不入

第五

六

他家壘裏看看臘月三十日便是孟春猶
寒你等諸人各須努力向前切忌自生退屈
上堂卓拄杖曰圓明了知不由心念抵死要
道墮坑落壑畢竟如何乃倚拄杖下座上堂
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眼裏瞳人吹叫子
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六隻骰子滿盆紅
大衆時人爲甚麼坐地看楊州鉢孟著柄新
翻樣牛上騎牛笑殺人上堂趙州不見南泉
山僧不識五祖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上
堂一葉落天下春無路尋思笑殺人下是天
上是地此言不入時流意南作北東作西動
而止喜而悲虵頭蝎尾一試之猛虎口裏活
雀兒是何言歸堂去上堂干說萬說不如親
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
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

迴絕無人處事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上堂蘇武牧羊辱而不屈李陵望漢樂以忘歸是在外國在本國佛諸弟子中有者雙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習氣是妙用至於

第五

七

曰正是刈茆田僧便喝師曰猶作主在問僧孤燈獨照時如何僧無對師代曰露柱證明師聞開靜板聲乃曰據款結案師嘗題語于龍門延壽壁間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禪林凡有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坐也或曰省行知此遠緣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實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恙便入此堂不强支吾便有補益及乎久病思念鄉間不善退思滅除苦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瘥者也宣和初以病辭歸蔣山之東堂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耶且將安往乃合掌怡然趨寂門人函骨歸龍門塔於靈光臺側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歛溪汪氏子壯爲道人
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
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遂忘所知忽
垂足沸湯中發明已見後祝髮蔣山依雪竇
老良禪師踰一年徧歷叢林參諸名宿晚至

第五

八

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
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帥席公
震請住開福衲子景從浴佛上堂未離兜率
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
日從東畔出朝朝鷄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
華洞春至桃華亦滿溪又道毗藍園內右脇
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顧天上天下唯我獨
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珠還知落處
麼若知落處方爲孝子順孫苟或未然不免
重下註脚良久曰天生伎倆能奇怪未上輪

他弄一場示衆云秋日耀長空秋江浸虛碧
傷嗟門外人處處尋彌勒暮路忽擡頭相逢
不相識諸禪德既是相逢爲甚麼却不相識
剪盡霜前竹臨溪不化龍上堂徧界不曾藏
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癡曠劫至今無
伎倆無伎倆少人知大抵還他肌骨好何須
臨鏡畫蛾眉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
垂慈早傷風骨腰囊挈錫孤負平生煉行灰
心遞相鈍置爭似春雨晴春山青白雲三片
四片黃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
第五
雖巧畫難成直饒便恁麼猶自涉途程且不
涉途程一句作麼生道人從汴州來不得東
京信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人天合
掌曰出水後如何師曰不礙往來看問如何
是句到意不到師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

用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領取鉤頭意
莫認定盤星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大悲
不展手通身是眼睛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
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政和三年十一月四
日淨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參勉衆行道辭語
誠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跏趺而逝闍維
獲設利五色歸藏於塔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

後名道興

闍之玉山大

儒趙公約仲之子也十歲病甚每禱之感異

夢捨令出家師成都大慈寶生院宗裔元祐

三年通經得度留講聚有年而南下首參永

安恩禪師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諸名

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

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

進前退後豎指擎拳繞禪牀作女人拜提起

坐具千般伎倆祇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
見處師茫然退參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
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卽剖
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
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卽好祇是未曾得老

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

過始得及至彼祖便以卽心卽佛非心非佛

睦州擔板漢南泉斬貓兒趙州狗子無佛性

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至子

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如何

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尚

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

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

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

教子胡結舌老僧銜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日

入室師默啟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了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他語拙蓋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見語拙卽不堪師以爲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儕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祕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遂創南堂以居之於是名冠寰海成都帥席公旦請開法嘉祐未幾徙昭覺遷能仁及大隨上堂君王了了將帥惺惺一回得勝六國平寧上堂舉臨濟參黃檗之語白雲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趂趂翻鸚鵡洲有意氣

語五

十一

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隨卽不然行年七十老躑躅眼目精明耳不聾忽地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關東上堂問答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祇將言句以爲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體而得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祇如適來上座纔恁麼出來便恁麼歸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個儻分明則知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真得其髓祇這些子是三世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脉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始得上堂自己田園任運耕祖宗基業力須爭悟須千聖頭邊坐用向三塗底下行僧問祖師心印請師直指師曰你聞熱麼曰聞師曰且不聞寒曰

和尚還聞熟否師曰不聞曰爲甚麼不聞師
搖扇曰爲我有這箇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
師曰活捉魔王鼻孔穿曰如何是奪境不奪
人師曰中心樹子屬吾曹曰如何是人境兩
俱奪師曰一釣三山連六鼈曰如何是人境
俱不奪師曰白日騎牛穿市過問蓮華未出
水時如何師曰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好曰
如何是蓮華師曰好僧禮拜師曰與他三箇
好萬事一時休問藏天下於天下卽不問乃
舉拳曰祇如這箇作麼生藏師曰有甚麼難
曰且作麼生藏師曰衫袖裏曰未審如何是
紀綱佛法底人師曰不可是鬼曰忽遇殺佛
殺祖底來又作麼生支遣師曰老僧有眼不
曾見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
喫飯莫教放在腦後曰終日喫時未嘗喫師

聖五

十二

曰負心衲子不識好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
壞未審這箇壞也無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
僧進前鞠躬曰不審師曰是壞不壞僧無語
問如何是山裏禪師曰庭前嫩竹先生筍澗
下枯松長老枝曰如何是市裏禪師曰六街
鐘鼓韻鑿鑿卽處鋪金世界中曰如何是村
裏禪師曰賊盜消亡蠶麥熟謳歌鼓舞樂昇
平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問得甚當曰
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答得更奇問因山見
水見水忘山山水俱忘理歸何所師曰山僧
坐却舌頭天地黯黑有一老宿垂語云十字
街頭起一間茅廁祇是不許人屙僧舉以扣
師師曰是你先屙了更教甚麼人屙宿聞焚
香遙望大隨再拜謝之紹興乙卯秋七月大
雨雪山中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日別

郡守以次越三日示少恙於天彭二十四夜
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無對師曰倒
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還棚口廨院留遺
誠蛻然示寂門弟子奉全身歸煙霧四合後
鳥悲鳴茶毗異香徧野舌本如故設利五色

卷五

十三

者不可計瘞於定光塔之西後住天童天目
文禮作師畫像贊可補行實之缺因併錄此
贊曰東山一會人唯他不啣喙別處著閑房
叢林難講究祁水潭地出驚人鈍鐵鍋雞啼
白晝雜劇打來全火祇候晚歲放疎慵却與
俗和同勤巴子使人勘驗擲香貼便顯家風
定光無佛枉費羅籠臨行搖鐸向虛空那知
喪盡白雲宗

漢州無爲宗泰禪師涪城人自出關徧遊叢
社至五祖告香日祖舉趙州洗鉢孟話俾參

洎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
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孟去聲祖曰你祇知
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旣知路上事路
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耶又問你曾遊淞
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
不能對祖一日壁堂顧衆曰八十翁輓繡
毬便下座師欣然出衆曰和尚試輓一輓看
祖以手作打仗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
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兩白兩下取龍
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
師開大悟掩祖口曰祇消唱到這裏祖大笑
而歸師後還蜀四衆請開法無爲遷正法上
堂此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華迦葉微笑
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以
後燈燈相續祖祖相傳迄至於今綿綿不墜

直得徧地生華故號涅槃妙心亦曰本心亦曰本性亦曰本來面目亦曰第一義諦亦曰爍迦羅眼亦曰摩訶大般若若在男曰男在女曰女汝等諸人但自悟去這般盡是閑言語遂拈起拂子曰會了喚作禪未悟果然難難目前隔箇須彌山悟了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擬議師曰了

佛五

十

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詣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方丈祖迎笑自爾日深玄奧祖將歸寂遺言即守守命嗣其席衲子四至不可過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即挂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攜坐具徑造丈室謂師曰某甲道不得祇要挂搭師大喜呼維那於明窓下安排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時人祇知拈華微笑要且不識世尊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荆棘林中舞柘枝曰如何是佛師曰新生孩子擲金盆

佛五

十五

師機辯峻捷門人罔知造詣一日謂衆曰昨日離城市白雲空往還松風清耳目端的勝人間名衆曰此是先師末後句有頃脫然而逝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郭氏子於乾明寺剃染備扣禪扃晚謁五祖聞舉首山答西來意語倏然契悟述偈曰顛倒顛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袒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久之辭歸住清溪次遷九頂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既是大像因甚麼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觀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勤老宿至師問舞劍當咽時如何曰伏惟尚饗師詔曰老賤

死去你問我勤理前語問之師又手揖曰拽破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疾書偈遺衆曰木人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登喝散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

元禮首座閩人也受業焦山初參演和尚於白雲凡入室必謂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師疑之不已一日演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毛遇飯卽飯遇茶卽茶同門出入宿世冤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緇素明

第五

十六

矣二年演遷席祖山命分座不就演歸寂卽他往崇寧間再到五祖僧問五祖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曰意旨如何師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或問金剛經云一切善法如何是法師曰上是天

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甚麼作善法
僧無對師便打後終於四明之瑞巖

普融藏主福州人也至五祖入室次祖舉倩
女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爲一媳
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

莫問來時路凡有鄉僧來謁則發聞音誦偈
語曰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瞌睡且
道中間說箇甚麼僧擬對師卽推出

法闕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
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曰法闕卽不
然祖以手指曰住住法闕卽不然作麼生師
於是啟悟後至東林宣密度禪師席下見其
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華繞度禪牀一巾背手
插香爐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下語
皆不契踰兩月遂問師令試說之師曰某祇

第五

十七

將華插香爐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雲蓋本禪師法嗣

潭州南嶽承天院自賢禪師僧問大衆已集
仰聽雷音猊座旣登請師剖露師曰刹竿頭
上鬪筋斗曰恁麼則嶽麓山前祥霧起祝融
峰下瑞雲生師曰紫羅帳裏璨真珠上堂拈
拄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擊禪牀一下
曰與君打破精靈窟簸土揚塵無處尋千山
萬山空突兀復擊一下曰歸堂去參上堂一
身高隱惟南嶽自笑孤雲未是閑松下水邊
端坐者也應隨例說居山咄上堂五更殘月
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旣
是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欲言
言不及林下却商量

琅邪起禪師法嗣

俞道婆金陵人也市油糞爲業常隨衆參問
琅邪邪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
者唱蓮華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
洞庭湖忽大悟以糞盤投地夫傍睨曰你顛
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琅邪邪望之知其
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
位人六臂三頭努力喚一聲華山分兩路萬
年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凡有僧至則
曰兒兒僧擬議卽掩門佛燈珣禪師往勘之
婆見如前所問珣曰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
露柱珣卽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
蹶起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不顧安首座
至婆問甚處來安曰德山婆曰德山泰乃老
婆兒子安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
問直得立地放尿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曰

十五

十六

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
頭分明祇道得一半

南嶽下十五世

昭覺勤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宣城奚氏
子夙有英氣年十二入鄉校一日因與同窗
戲以硯投之悞中先生帽償金而歸曰大丈夫
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卽詣東山慧雲
院事慧齊年十七薙髮具毗尼偶閱古雲門
錄恍若舊習往依廣教理禪師棄遊四方從
曹洞諸老宿旣得其說去登寶峰謁湛堂準
禪師堂一見異之俾侍巾襪指以入道捷徑
師橫機無所讓堂訶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
領解則爲所知障堂疾革囑師曰吾去後當
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

勤卽
圓悟堂卒師趨謁無

盡居士求堂塔銘無盡門庭高少許可與師
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菴曰妙喜泊後再
謁且囑令見圓悟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
水上行若是天寧卽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
諸佛出身處第五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
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
生却坐在淨裸裸處悟謂曰也不易你得到
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
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
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
爲不釐務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擇木乃朝
士止息處
悟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
悟便曰是不是經半載遂問悟曰聞和尚
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

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衆問如今說
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
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
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
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因緣詰之師
醉對無滯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著臨濟正
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
篋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
相呂公舜徒奏賜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真之
變其首欲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超吳
虎丘度夏因閱華嚴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
生法忍洞曉向所請問湛堂映崛摩羅持鉢
至產婦家因緣時圓悟詔住雲居師往省覲
至山次日卽請爲第一座時會中多龍象以
圓悟久虛座元俟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及

冬至秉拂昭覺元禪師出衆問云眉間挂劍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圓悟於座下以手約云住住問得極好答得更奇元乃歸衆叢林由是改觀園悟歸蜀師於雲居山後古雲門舊址創菴以居學者雲集久之入閩結茅於

經五

二十

長樂洋嶼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又徙小溪雲門菴後應張丞相魏公浚徑山之命開堂日僧問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行如何舉唱師云鈍鳥逆風飛曰徧界且無尋覓處分明一點座中圓師曰人間無水不朝東復有僧競出師約住云假使大地盡末爲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

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鬧熱門庭即得正眼觀來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著况復勾章棘句展弄詞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

經五

三

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他先聖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豈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剗瘡檢點將來合喫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報

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云：橫按鎮鄒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卓拄杖喝一喝便下座道法之盛冠於一時衆二千餘皆諸方俊乂侍郎張公九成亦從之遊灑然契悟一日因議及朝政與師連禍紹興辛酉五月毀衣牒屏居衡陽乃哀先德機語間與拈提離爲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高宗皇帝特恩放還明年春復僧伽黎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後奉朝命居育王逾年有旨改徑山道俗敬慕如初孝宗皇帝爲普安郡王時遣內都監入山謁師師作偈爲獻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客詣山供五百應真請師說法祝延聖壽親書妙喜菴三字并製贊寵寄之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

彰舉起拂子曰：還見麼？擊禪牀曰：還聞麼？聞見分明是箇甚麼？若向這裏提得去，皇恩佛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徑山打葛藤去也。復舉起拂子曰：看看無量壽世尊在徑山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照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中轉大法輪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其中若凡若聖若正若邪若草若木有情無情，遇斯光者皆獲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諸佛於此得之，具一切種智；諸大菩薩於此得之，成就諸波羅蜜；辟支獨覺於此得之，出無佛世現神通光明；諸聲聞衆洎夜來迎請五百阿羅漢於此得之，得八解脫具六神通。天人於此得之，增長十善；修羅於此得之，除其憍慢；地獄於此得之，頓超十地；餓鬼傍生及四生九類一切有情於此得之，隨其

根性各得受用無量壽世尊放大光明作諸佛事已竟然後以四大海水灌彌勒世尊頂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當於補處作大佛事無量壽世尊有如是神通有如是自在有如是威神到這裏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若有出來與徑山相見爲汝證明如無聽取一頌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卽其舌祇憑此口與舌頭祝吾君壽無間歇億萬斯年注福源如海滉漾永不竭師子窟內產後猊鷲驚定出丹山穴爲瑞爲祥徧九垓草木昆蟲盡歡悅稽首不可思議事喻若衆星拱明月故今宣暢妙伽陀第一義中真實說上堂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大小祖師却作座主見解徑山卽不然眼

經五

于三

不自見刀不自割喫飯濟饑飲水定渴臨濟德山特地迷枉費精神施棒喝除却棒拈却喝孟八郎漢如何止遏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德山棒臨濟喝今日爲君重拈掇天何高地何潤休向糞掃堆上更添搯搥換却骨洗却腸徑山退身三步許你諸人商量且道作麼商量擲下拄杖喝一喝曰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上堂正月十四十五雙徑椎鑼打鼓要識祖意西來看取村歌社舞上堂久雨不曾晴豁開天地清祖師門下事何用更施呈上堂舉圓通秀禪師示衆曰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祇得麻纏紙裹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些子老胡九年話墮可惜

當時放過致令默照之徒鬼窟長年打坐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雖然苦口叮嚀却似樹頭風過結夏上堂文殊三處安居誌公不是閑和尚迦葉欲行正令未免眼前見鬼且道徑山門下今日事作麼生下座後大家觸禮三拜上堂僧問有麼有麼菴主豎起拳頭還端的也無師便下座歸方丈上堂水底泥牛嚼生鐵憍梵鉢提咬著舌海神怒把珊瑚鞭須彌燈王痛不徹上堂纔方八月中秋又是九月十五卓拄杖曰唯有這箇不遷擲拄杖曰一衆耳聞目覩圓悟禪師忌師拈香曰這箇尊慈平昔強項氣壓諸方逞過頭底顛顛用格外底儻侗自言我以木榧子換天下人眼睛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將斷貫索穿却鼻孔索頭既在徑山手裏要教伊生也由徑山

經五

三

要教伊死也由徑山且道以何爲驗遂燒香曰以此爲驗僧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曰如何是麤入細師曰香水海裏一毛孔曰如何是細入麤師曰一毛孔裏香水海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火不待日而熱曰磨後如何師曰風不待月而涼曰磨與未磨時如何師曰交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意作麼生師曰釘釘膠黏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曰脫殼烏龜飛上天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夢裏惺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曰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祇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爲甚麼

脫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或有人問
徑山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和尚
向他道甚麼師曰向你道逢人但恁麼舉問
明頭來時如何師曰頭大尾顛纖曰暗頭來
時如何師曰野馬嘶風蹄撥刺曰明日大悲

鉅五

三五

院裏有齋又作麼生師曰雪峰道底問過去
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時
如何師曰親言出親口曰未審如何受持師
曰但恁麼受持決不相賺問我宗無語句實
無一法與人時如何師曰五味饋秤錘問心
佛俱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問教
中道塵塵說刹刹說無間歇未審以何爲舌
師拍禪牀右角一下僧曰世尊不說說迦葉
不聞聞也師拍禪牀左角一下僧曰也知今
日令不虛行師曰識甚好惡師室中問僧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僧曰領師
曰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來領
而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麼事
僧無語師打出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
便喝僧茫然師曰你問甚麼僧擬舉師連打
喝出師纔見僧入便曰不是出去僧便出師
曰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次一僧入師亦
曰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更
近前寬箇甚麼便打出復一僧入曰適來兩
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噓一聲僧罔措師打
曰却是你會老僧意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
你處你先前日答我了也卽今因甚麼瞌睡
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道甚麼僧曰不是不是
師連打兩棒曰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
是舉竹篋問僧曰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

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曰
 請和尚放下竹篋即與和尚道師放下竹篋
 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著又舉問
 僧僧曰篋裏怕走却篋那師下禪牀擒住曰
 此是誰語速道僧曰實不敢謾昧老師此是
 竹菴和尚教某恁麼道師連打數棒曰分明
 舉似諸方師年邁求解辛巳春得旨退居明
 月堂隆興改元一夕星殞於寺西流光赫然
 尋示微恙八月九日學徒問安師勉以弘道
 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又貽書
 辭紫巖居士侍僧了賢請偈復大書曰生也
 祇恁麼死也祇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
 大擲筆委然而逝平明有蛇尺許腰首白色
 伏於龍王井欄如義服者乃龍王示現也四
 眾哀號皇帝聞而歎惜上製師真贊曰生滅

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丞相以
 次致祭者查來門弟子塔全身於明月堂之
 側壽七十有五夏五十有八詔以明月堂為
 妙喜菴諡曰普覺塔名寶光淳熙初賜其全
 錄八十卷隨大藏流行

音釋

湛 食荏切音甚桑實也 鵠 稱脂切音搗鵠也 倩 倉旬切音甚桑實也
 俚 良以切音李鄙俗也 瑄 馳貞切音呈美玉也 歆 虛音切音
 戶 廣切音 垓 柯開切音天子之名九垓 濔 水深廣貌
 又 音刈賢才之稱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三

鉅六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南嶽下十五世

昭覺勤禪師法嗣

平江府虎邱紹隆禪師和之舍山人也九歲

吳

謝親居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

包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

者師讀之嘆曰想醉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

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警教耳遂由寶峰依

湛堂客黃龍叩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日入

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

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

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

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悟

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為哉悟曰瞌睡虎

耳後歸邑住城西開聖建炎之擾乃結廬銅

峰之下郡守李公光延居彰教次徙虎丘道

大顯著因追繹白雲端和尚立祖堂故事乃

曰爲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

其像以奉安之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

不展不托墮坑落壑直饒風吹不入水灑不

著檢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

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

散猶是生死呀頭事拈拄杖劃一劃云劃斷

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

笑箇甚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目前無

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

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

雖然如是也須踏著他向上關捩子始得所

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同頭佛祖不安排

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歛念樓閣門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驀拈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蚰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曰百鳥不來春又暄凭欄溢目水連天無心還似今宵月照見三千與大千上堂摩竭陁國親行

無六

二

大遇師曰降將不斬曰恁麼則和尚放某甲逐便也師曰停囚長智問雪峰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一畝之地三蛇九鼠曰乞師再垂指示師曰海口難宣問如何是大道真源師曰和泥合水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截斷草鞋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地頭生角問古人到這裏因甚麼不肯住師曰老僧也恁麼曰忽然一刀兩段時如何師曰平地神仙問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時

無六

三

如何師曰未足觀光曰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獨坐大雄峰紹興丙辰示微疾而逝塔全軀於寺之西南隅

慶元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吳越王之裔也六世祖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岐嶷眉目

淵秀十四驅烏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
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
不說禪師忽微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
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悟
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卽今是
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
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侍悟居天
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請開
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徇平江道俗之
請庵于西華閱數椽勅居建康保寧後移蘇
城萬壽及閩中玄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
隱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召師演法賜金襴
袈裟乞歸西華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
命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
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

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
卓一下喝一喝曰祇這箇何似生若喚作棒
喝瞌睡未惺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
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上堂盡大
地是沙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光爲甚麼東弗
于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瞻部洲點燈北
鬱單越暗坐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是光
影裏活計撼拂子曰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
出身一路擲下拂子曰參上堂動則影現覺
則冰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轆轤鑽到
這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開毫端撥轉機
輪命脉不沈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
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
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
底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上堂曰行時

絕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採生招箭
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
迷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
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
不隨處理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
剎剎塵塵是要津上堂曰易填巨壑難滿漏
卮若有操持了無難易拈却大地寬綽有餘
放出纖毫礙塞無路忽若不拈不放下向甚麼
處履踐同誠共休戚飲水亦須肥僧問如何
是實中賓師曰你是田廛奴曰如何是實中
主師曰相逢猶莽鹵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
劒氣爍愁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
髓師蒞衆色必凜然寢食不背衆唱道無倦
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
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

無六

五

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設
利者無計踰月不絕黃冠羅擎常平日問道
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
咀噍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
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閣維所聞香匝
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
分塔於鄧峰西華諡大悟禪師
潭州大瀉佛性法泰禪師漢州李氏子僧問
理隨事變該萬有而一片虛疑事逐理融等
干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山河
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森羅曰如
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何
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上堂推真
真無有相窮妄妄無有形真妄兩無所有廓
然露出眼睛眼睛既露見箇甚麼曉日爍開

巖畔雪朔風吹綻臘梅華上堂寶劍拈來便
用豈有遲疑眉毛剔起便行更無回互一切
處騰今煥古一切處截斷羅籠不犯鋒銚亦
非顧鑑獨超物外則且置萬機喪盡時如何
八月秋何處熱上堂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
門拈起拄杖曰看看山僧拄杖子一口吸盡
西江水東海鯉魚躡跳上三十三天帝釋忿
怒把須彌山一搥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讚歎
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杖擊禪牀
下座上堂達得人空法空未稱祖佛家風體
得全用全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須打破牢關
識取向上一竅如何是向上一竅春寒料峭
凍殺年少上堂今朝正月已半是處燈火燎
亂滿城羅綺駢闐交互往來遊翫文殊走入
鬧籃中普賢端坐高樓看且道觀音在甚麼

第六

六

處震天椎畫鼓聒地奏笙歌上堂渺渺邈邈
十方該括坦坦蕩蕩絕形絕相目欲眎而睛
枯口欲談而詞喪文殊普賢全無伎倆臨濟
德山不妨提唱龜吞陝府鉞牛虵敲嘉州大
像嚇得東海鯉魚直至如今肚脹喜上堂火
雲燒田苗泉源絕流注娑竭大龍王不知在
何處以拄杖擊禪牀曰在這裏看看南山起
雲北山下雨老僧更爲震雷聲助發威光令
遠布乃高聲曰闕弄闕弄上堂開口有時非
開口有時是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釋迦
老子碗鳴聲達磨西來屎臭氣唯有山前水
牯牛身放毫光照天地上堂得念失念無非
解脫是甚麼語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柴料掉
沒交涉智慧愚癡通爲般若顛預佛性菩薩
外道所成就法皆是菩提猶較些子然雖如

是也是楊廣失駱駝上堂欲識佛去處祇這
語聲是咄傳大士不識好惡以昭昭靈靈教
壞人家男女被誌公和尚一喝曰大士莫作
是說別更道看大士復說偈曰空手把鋤頭
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誌公
呵呵大笑曰前頭猶似可末後更愁人上堂
憶昔遊方日獲得二種物一是金剛鎚一是
千聖骨持行宇宙中氣岸高突兀如是三十
年用之爲準則而今年老矣一物知何物擲
下金剛鎚擊碎千聖骨拋向四衢道不能更
惜得任意過浮生指南將作北呼龜以爲鼈
喚豆以爲粟從他明眼人笑我無繩墨
台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永嘉楠溪張氏子
年十八依靈山希拱圓具後習台教三禩棄
謁圓悟於鍾阜因僧讀死心小參語云旣逃

須得箇悟旣悟須識悟中逃逃中悟逃悟雙
忘却從無逃悟處建立一切法師聞而疑卽
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侍
機辯逸發圓悟目爲聾頭元侍者遂自題肖
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聾頭禪撞著聾頭如鐵
壁脫却羅籠截脚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
轉復沒刀刀奮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
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圓悟歸蜀師還浙東
錘彩埋光不求聞達括蒼守耿公延禧嘗問
道於圓悟因閱其語錄至題肖像得師爲人
乃致開法南明山遣使物色至台之報恩獲
於衆寮迫其受命方丈古公乃靈源高弟聞
其提唱亦深駭異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卽出
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八十翁翁嚙生
鐵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卽便爲人又

作麼生師曰須彌頂上浪翻空間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麼物師曰無孔鐵鎚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也師曰莫妄想問三世諸佛說不盡底句請師速道師曰眨上眉毛問昔年三平道場重興是日圓悟高提祖印

規六

始自師傳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殺人活人不眨眼曰目前抽顧鑑領略者還稀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頂門三眼耀乾坤曰未舉先知未言先見如何是潯仰宗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如何是法眼宗師曰箭鋒相直不相饒曰建化何妨行鳥道回途復妙顯家風如何是曹洞宗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曰向上還有路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路師曰黑漫漫地僧便喝師曰貪他一粒粟夫却半年糧上堂威音

王已前這一隊漢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這一隊漢落二落三而今這一隊漢坐立儼然且道是錯七錯八落二落三還定當得出麼舉拂子曰吽吽浴佛上堂這釋迦老子初生下來便作箇笑具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尚有人不肯放過却道讚祖須是雲門始得且道那裏是讚他處莫是一棒打殺處是麼且喜沒交涉今日南明乍此住持祇得放過若不放過盡大地人並皆乞命始得如今事不獲已且同大眾向佛殿上每人與他一杓何故豈不見道乍可違條不可越例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野干鳴師子吼張得眼開得口動南星蹉北斗大眾還知落處麼金剛

規六

九

塔下蹲神龜火裏走師退居西山耿龍學請
就淨光陞座靈峰古禪師舉白雲見楊岐岐
令舉茶陵悟道頌公案請師批判師乃曰諸
禪德楊岐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白雲悟
去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檢點將來和楊岐老
漢都在架子上將錯就錯若是南明卽不然
我有明珠一顆切忌當頭蹉過雖然覷面相
呈也須一鎚打破舉拂子曰還會麼基逢敵
手難藏行詩到重吟始見功師示疾請西堂
應庵華禪師爲座元付囑院事示訓如常俄
握拳而逝茶毗得五色舍利齒舌右拳無少
損塔于寺東劉阮洞前壽五十三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
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處處良久曰夜行莫
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平江府南峰雲辨禪師本郡人依闍之瑞峰
章得度旋里謁穹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
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諸
席後叅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曰看脚下師
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
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翻
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
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霸王到烏江曰如何是
奪境不奪人師曰築壇拜將曰如何是人境
兩俱奪師曰萬里山河獲太平曰如何是人
境俱不奪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曰向上
還有事也無師曰當面蹉過曰真箇作家師
曰白日鬼迷人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十郎
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甚處師奮臂曰隨
我來

臨安府靈隱慧遠佛海禪師眉山彭氏子年
十三從藥師院宗辯爲僧詣大慈藤習乘依
靈巖徽禪師微有省會圓悟復領昭覺師卽
之聞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
侶因緣師忽頓悟仆於衆衆掖之師乃曰吾
夢覺矣至夜小叅師出問曰淨裸裸空無一
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
曰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禍不入謹家之門
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
拄杖擊禪牀云喫得棒也未師又喝悟連喝
兩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牾圓
悟順寂師卽東下屢遷名利由虎丘奉詔住
臯亭崇先復被旨補靈隱孝廟召對賜佛海
禪師上堂新歲有來由竟茶上酒樓一雙爲
兩脚半箇有三頭突出神難辨相逢鬼見愁

慧六

士

倒吹無孔笛促拍舞涼州咄上堂好是仲春
漸暖那堪寒食清明萬疊雲山聳翠一天風
月良鄰在處華紅柳綠湖天浪穩風平山禽
枝上語諄諄再三瑣瑣碎碎囑付叮叮嚶嚶
你且道他叮嚶囑付箇甚麼卓拄杖日記取
明年今日依舊寒食清明上堂舉僧問睦州
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
如何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瓜師曰問
者善問不解答答者善答不解問山僧今日
向鐵鷹爪下奪肉猛虎口裏橫身爲你諸人
說箇樣子登壇道士羽衣輕呪力雖窮法轉
新拊指破開天地闔頭顱落鬼神驚僧問
十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師曰蘸雪喫冬
瓜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木杓頭邊鏤
切菜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研槌

撩鉢問卽心卽佛時如何師曰頂分丫角
曰非心非佛時如何師曰耳墜金環曰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師曰禿頂修羅
舞柘枝問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曰初三
十一不用擇日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
出女子定不得師曰擔頭不挂針問昔有一
秀才作無鬼論論成有一鬼叱曰爭奈我何
意作麼生師以手斫額曰何似生日祇如五
祖以手作鵝鳴鶩曰谷呱呱又且如何師曰
自領出去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外事師
曰拄杖橫挑鐵蒺藜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
甚麼人師曰脚踏轆轤一日鳴鼓陞堂師潛
坐帳中侍僧尋之師忽撥開帳曰祇在這裏
因甚麼不見僧無對師曰大斧斫三門問僧
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僧曰

卷六

三

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別曰阿耨達池深四
十丈闊四十丈乙未秋示衆曰淳熙二年閏
季秋九月旦開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
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
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
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下喧
傳而疑之明年忽感微疾果以上元揮偈安
坐而化偈曰拗折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機先
鷄飛不度留七日顏色不異塔全身於寺之
烏峰

台州鴻福子文禪師上堂不昧不落作麼會
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生畫角滿船明
月泛江湖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上堂兔馬有角牛羊無
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嶽針鋒上師子翻身藕

竅中大鵬展翼等閑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
一時黑

建康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府朱氏子
初講楞嚴於成都爲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
覺師與勝禪師爲友因造焉聞悟小叅舉國

集

三

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
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
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
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畢竟心
在甚麼處師多呈藝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
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
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
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示以本色鉗鎚
師則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
看悟諾師曰尋常拈槌豎拂豈不是經中道

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卽菩提妙明真心悟
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
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
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
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悟爲
衆夜叅舉古帆未挂因緣師陳未領遂求決
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柏樹子師
卽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
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柰這漢何未幾
令分座悟說偈曰休誇四分能楞嚴按下雲
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
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
煩充第一座百華叢裏現優曇後謁佛鑑於
蔣山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爲人說底句曾與
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不是這箇

道理師曰無人奪你鹽茶袋叫作甚麼鑑曰
佛果若不爲你說我爲你說師曰和尚疑時
退院別參去鑑呵呵大笑師未幾開法保寧
遷華藏旋里領中峰上堂衆賣華兮獨賣松
青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
兮翠藹中可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峰赴壑
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鑽頭邊討
一箇半箇雖然如是保寧半箇也不要何故
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冬至上堂舉玉泉
皓和尚云雪雪片片不別下到臘月再從來
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
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凍殺餓殺免教胡說亂
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贊歎高出臨濟德山
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作麼生良久曰
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師後示寂於本山

集六

十四

闍維設利頗賸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
明瑩潔心舌亦不壞

成都府昭覺徹庵道元禪師綿州鄧氏子幼
於降寂寺圓具東遊謁大別道禪師因看廓
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

道譽之往參佛鑑佛眼蒙賞識依圓悟於金
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悟被詔住雲居師從
之雖有信入終以鯁習之物未去爲疑會悟
問參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
尚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

集六

十三

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
師卽徹證圓悟以拳擊之師拊掌大笑悟曰
汝見甚麼便如此師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
悟歸昭覺命首衆悟將順世以師繼席焉
臨安府中天竺伽堂中仁禪師洛陽人也少

依東京奉先院出家宣和初賜牒於慶基殿
落髮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特
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居天寧凌晨謁之悟
方爲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
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同魔說速道速
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卽大悟留
天寧由是師資契合請問無間後開法大覺
遷中天竺次徙靈峰上堂九十春光已過半
養華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
流見得麼雖然雖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
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華天上
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
紫荆華下囀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
鍼不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孝宗皇帝詔
入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爲侶因緣俾拈

提師拈罷頌曰秤鎚搨出油開言長語休腰
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癸亥中陞堂告衆而
逝
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郡之袁氏子出家傳
燈試經得度本名圓覺郡守填祠牒誤作袁
字疑師慊然戲謂之曰一字名可乎師笑曰
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旣受具出蜀徧謁有道
尊宿後往大瀉依佛性頃之入室陳所見性
曰汝忒煞遠在然知其爲法器俾充侍者掌
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
今下語又曰直待我豎點頭時汝方是也偶
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
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爲舍乃豁然制
罷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再得旨住雲居師
至彼以所得白悟悟呵云本是淨地屙屎作

庶師所疑頓釋紹興丁巳眉之象耳虛席郡
守謂此道場久爲蝨騰囊橐非名流勝士莫
能起廢諸禪舉師應聘嘗語客曰東坡云我
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煙雨蘆
鴈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
丹青此禪髓也又曰我敲牀豎拂時釋迦老
子孔夫子都齊立在下風有舉此語似佛海
遠禪師遠曰此覺老語也我此間卽不恁麼
眉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嘉州楊氏子幼聰
慧書史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
過出家依慧目能禪師未幾疽發膝上五年
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旦卽捨
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
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
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洎登僧籍

惟六

七

府帥請講于千部堂詞辯宏放衆所歎服迨
南堂靜禪師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
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儻問道方外卽今之
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遊依圓悟於鍾阜
一日入室悟舉德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
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靚露機鋒如同
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叅究忽然有
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峰頂長年半掩門自
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
悟又問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擬對悟便喝曰
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迷悶
後於廬山棲賢閣浮山遠禪師削執論云若
道悟有親疎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
契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
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

聲高悟大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徹矣住後
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婁至佛未審叅見甚
麼人師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曰只如
德山擔疏鈔行脚意在甚麼處師曰拶破你
眼睛曰與和尚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師曰
同途不同轍曰昔日德山今朝和尚師曰夕
陽西去水東流上堂舉石霜和尚遷化衆請
首座繼踵住持虔侍者所問公案師曰宗師
行處如火消冰透過是非關全機亡得喪盡
道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可謂體妙
失宗全迷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鷺鷥立雪品
類不齊侍者似鳳翥丹霄不縈金網一人高
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隨方而來
同會九重城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豎起拂
子曰龍臥碧潭風凜凜垂下拂子曰鶴歸霄

卷六

六

漢背摩天僧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
師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
師曰驚殺野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
草師曰驗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
喝用師曰直須識取把鉞人莫道鴛鴦好毛

羽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成都府楊氏子僧問如
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
審如何親近師曰覩著則瞎上堂當陽坐斷
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回地轉直得日月交
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眎安立諦上
是甚麼還委悉麼阿斯吒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溫州黃氏子徧
叅叢席宣和庚子回抵鍾阜適朝廷改僧爲
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巖食松自處久

之圓悟被旨居是山親至巖所令去鬚髮及
悟詔補京師天寧與師俱往命掌香水海未
幾因舉杓擊鼓頓明大法凡有所問皆對曰
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住後上堂
汝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
汝若成佛作祖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
馬老僧救汝不得衆檀越入山請上堂說偈
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因
無法堪分付謾把山門爲汝開
平江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雙溪人也上堂
知有底人過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
日如同萬年不見死心和尚道山僧行脚三
十餘年以九十日爲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
一日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祇麼
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行脚三十來年

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處
當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金風吹渭
水落葉滿長安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
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
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是翠雲門
下直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
得也好與三十棒翠雲恁麼道也好與三十
棒遂高聲召大衆曰檢上堂日日東出日
日日西沒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麻似粟
忽然換轉話頭亦不從東出亦不從西沒且
道從甚處出沒若是透關底人聞恁麼道定
知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過者往往道
半山熱瞞人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坐
觀成敗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
遠親不如近鄰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

向汝道又作麼生師曰近鄰不如遠親問亡
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糞堆頭曰意旨如
何師曰築著磕著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蘇臺朱氏子上堂
趯齏生死海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

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子有分

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

麼有麼良久擲拄杖下座上堂知有底也喫

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驗

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

出叅學事大遠在喝一喝下座上堂山僧是

楊岐四世孫這老漢有箇三脚驢子弄蹄行

公案雖人人舉得祇是不知落處山僧不惜

眉毛爲諸人下箇注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裏

走

岳州君山佛照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
識得麼若也不識爲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
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真體自
然烏啼華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
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
笑雲門藏身北斗吐

平江府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喫粥

了也頭上安頭洗鉢盂去爲匙畫足更問如

何自納敗闕良久高聲召大眾衆舉首師曰

歸堂喫茶上堂禪莫叅道休學歇三意忘機常

廊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祇箇無心已穿鑿直

繞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紹興府東山覺禪師後住因聖上堂三通鼓

罷諸人各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意還

知劔去久矣。麼設使直下悟去，也是斬頭覓活。東山事不獲已，且向第二頭鞠撥看。以手拍禪牀下座。上堂：花爛熳，景暄妍，休說壺中別有天。百草頭邊如薦得，東高三丈西闊八寸。上堂舉昔廣額屠兒，一日至佛所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世尊曰：如是如是。今時叢林將謂廣額過去是一佛權現屠兒，如此見廣額且喜沒交涉，又曰：廣額正是箇殺人，不眨眼底。漢颺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涉。又道廣額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這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桃華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台州天封覺禪師上堂：無生國裏未是安居，萬仞崖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翻身。一句作麼生？道人逢好事，精神爽入火真金。

色轉鮮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卽心，是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爲衆入室，餘二十許人。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眙，亟以聞。悟悟至，召曰：祖首座師張目眎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

南康軍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也，依圓悟於雲居。一日仰瞻鐘閣，倏然契證有詰之者，座酌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青天

梁六

三

霹靂電卷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虧？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峰最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挂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樞密徐俯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每侍先龍圖

謁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藐如也及法昌歸寂在笑談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命靈源歸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祇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却向甚麼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麼便恁麼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麼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心行源大笑靖康初爲尚書外郎與朝工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圓悟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悟頓面曰甕裏何曾走却鼈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誇他好公

集

五

休去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任南康政成事簡多與禪衲遊公堂間爲摩詰丈室適圓悟居甌阜公欣然就其鑪錘悟不少假公固請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公默契嘗自疏之其略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屋無人幾度賊來亦打悟見囑令加護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李叅政那會侍郎開詣徑山謁大慧慧聞至乃令擊鼓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盂話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麼碗拂袖便出慧起搗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因甚麼却不悟公擬對慧捩之曰討甚麼碗公曰還這老漢始得侍郎李彌遜號普現居士少時讀書五行俱

下年十八中鄉舉登第京師旋歷華要至二十八歲爲中書舍人常入圓悟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適悟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華作甚麼悟便喝公亦喝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公後遷吏部乞祠祿歸闕連江築庵自娛忽一日示微恙遽索湯沐浴畢遂趺坐作偈曰謾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搗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

覺庵道人祖氏建寧游察院之姪女也幼志不出適留心祖道於圓悟示衆語下了然明白悟曰更須颺却所見始得自由祖答偈曰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

指六

三

令人本明號明室自機契圓悟徧參名宿皆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望親書三偈寄呈草堂清微露謝世之意至旬末別親里而終草堂跋其偈後爲刊行大慧亦嘗垂語發揚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滅之時須要會鷄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華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爲喫粥喫飯了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弄海沙要識本來真面目便是祖師一木又道不得底又下死道得底也又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成都府范縣君者孀居歲久常坐而不臥聞圓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

却有箇方便遂令祇看是箇甚麼後有省曰
元來恁麼地近那

太平懃禪師法嗣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
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為至同舍詰之曰

無六

至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縱然心識
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既抵
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叅舉趙州柏樹子
話至覺鐵背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
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敘所
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
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擲破窻紙
鑑即開門擲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
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箇柏樹話禪容
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

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
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深然之
每對客稱賞後命分座襄守請開法天寧未
幾擢大別文殊上堂曰師子嘖呻象王哮吼
雲門北斗裏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
佛不能知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作麼生是
他知有底事兩打梨華蚊蝶飛風吹柳絮毛
毬走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恁麼時刺破憍
尸迦脚跟卓一下曰恁麼時卓碎閻羅王頂
骨乃指東畔曰恁麼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
指西畔曰恁麼時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總
不恁麼時如何今年雨水多各宜頻曬眼宣
和改元下詔改僧為德士上堂祖意西來事
今朝特地新昔為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鷺
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

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
卽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爲顯
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
宜一人旣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
羣僊聚會共酌迷僊耐同唱步虛詞或看靈
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
發太古之音慕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
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
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
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復僧上
堂不挂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
半內開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
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
正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
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鏡鼓停音鉢盂

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皇帝陛下聖
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行
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實謂寒灰再焰枯
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
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頽綱迷僊耐變爲甘露
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
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
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
一箇是兩箇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籍吹盡
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入滅
囑三聖曰緣師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
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
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舉師南奔者
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曰
速見殺以快汝心賊卽舉槩殘之血皆白乳

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韶州南華知昺禪師蜀之永康人也上堂此
 事最希奇不礙當頭說東鄰田舍翁隨例得
 一椽非唯貫聲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
 八字不著人擎禪牀下座上堂日日說時時
 舉似地擎山爭幾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都
 祇爲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猛提
 取更有一般也大奇貓兒偏解捉老鼠上堂
 以拄杖向空中攪曰攪長河爲酥酪鰕蟹猶
 自眼搭哆卓一丁曰變大地作黃金窮漢依
 前赤骨力爲復自家無分爲復不肯承當可
 中有箇漢荷負得行多少人失錢遭罪再卓
 一下曰還會麼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忙忙
 空手回上堂春光爛熳華爭發子規啼落西
 山月橋梵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嘎

上堂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
 悟所以悟爲迷之體迷爲悟之用迷悟兩無
 從箇中無別共無別共撥不動祖師不將來
 鼻孔千斤重

音釋

疑 鄂力切音逆詩 悟 五故切音 飢 閩各切
 屬 大雅克岐克疑 膳 徒得切音特 胎 且吏切音去 瘳 陵之
 釐 婦無 眼 郎宕切音 浪 暴也 天也

盤去

十八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四

鉅七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十五世

太平懃禪師法嗣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早服勤於

第七

佛鑑法席而局務不辭難名已聞於叢林及遊方迫暮至黃龍適死心在三門問其所從來既稱名則知爲舒州太平才莊主矣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舉轆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領下珠心便打初住嶽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棒

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掇師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由是叢林呼爲才蘇嚕後遷龍牙因欽宗皇帝登位衆官請上堂祝聖已就座拈拄杖卓一下曰朝奉疏中道本來與境諸佛妙場適來拄杖子已爲諸人說了也於斯悟去理無不顯事無不周如或未然不免別通箇消息舜日重明四海清滿天和氣樂昇平延祥拄杖生歡喜擲地山呼萬歲聲擲拄杖下座上堂彈指一下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即經行困即歇若也不會兩箇鷓鴣扛箇籠上堂舉死心和尚小參曰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土掌家業第二子兇頑狡猾貪姪嗜酒倒街卧巷破壞家業

第三子盲聾瘡痂麥不分是事不能祇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華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人并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師居龍牙十三載以清苦蒞衆衲子敬畏大帥席公震遷住雲溪經四稔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仍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已尚無有甚虛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二十三日再集衆示問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華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

月當天言訖輟然而逝火浴獲設利五色併靈骨塔於寺之西北隅
明州蓬萊卿禪師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上堂杜鵑聲裏春光暮滿地落華留不住瑠璃殿上絕行蹤誰人解插無根樹舉拄杖曰這箇是無根底且道解開華也無良久曰祇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上堂舉法眼道識得覓子周市有餘雲門道識得覓子天地懸殊師曰此二老人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深海底行然雖如是一不是二不成落華流水裏啼鶯開亭雨歇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生

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施氏子叅
廣鑑瑛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衆咨請邈無
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
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
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
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
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挑華後直至
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
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
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
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
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挑華爛熳始
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
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珣上座穩
睡去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勸過

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
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
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
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
悟大稱之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廬陵
之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
及天寧上堂輾轉鑽住山斧佛祖出頭未輕
與縱使醍醐滿世間你無寶器如何取阿呵
呵神山打羅道吾作舞甜瓜徹蒂甜苦瓠連
根苦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大凡扶宗立
教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箇女人宛有
丈夫作畧二十年筵油費醬固是可知一日
向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
氣力自非箇俗漢知機泊乎巧盡拙出然雖
如是諸人要會麼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

見丈夫心上堂如來禪祖師道切忌將心外
邊討從門所得即非珍特地埋藏衣裏寶禪
家流須及早撥動祖師關捩抖擻多年布襖
是非毀譽付之空豎闊橫長渾恰好君不見
寒山老終日嬉嬉長年把掃人問其中事若
何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參僧問如何是
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候門似海深曰如
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
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相逢不必問前程曰
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
人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
曰向上問將來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大海
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僧禮拜師曰珣上座三
十年學得底師嘗謂衆曰兄弟如有省悟處
不拘時節請來露箇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

筆

五

門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
因甚麼威儀不具僧顧眎衣衾師遂出院每
曰先師祇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來日無
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謂雙槐居士
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乞
還鄞南十月四日鄭公遣弟僧道如訊之師
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
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
可爲我尋一隻小船子來如曰要長者要高
者師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
侍者請遺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維
舌根不壞郡人陳師顏以寶函藏其家門弟
子奉靈骨塔於普應院之側
隆興府泐潭擇明禪師上堂舉趙州訪茱萸
探水因緣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

竹風清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又舉德山托鉢話師曰從來家富小兒嬌偏
向江頭弄畫橈引得老翁把不住又來船上
助歌謠上堂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
水月一月攝豎起拂子云看看千江競注萬
派爭流若也素善行舟便諳水脉可以優游
性海笑傲煙波其或未然且歸林下坐更待
月明時

台州寶藏本禪師上堂清明已過十餘日華
雨闌珊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
綠楊陰遂大笑下座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
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
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
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無舊亦無新青山况

第七

六

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著師
禮拜而出

漳州淨衆佛真了燦禪師泉南羅氏子上堂
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橐
駝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

隆興府谷山海禪師上堂一舉不再說已落
二三相見不揚眉翻成造作設使動絃別曲
告徃知來見鞭影便行望刹竿回去脚跟下
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這裏撮摩石火收捉
電光工夫枉用渾閑事笑倒西來碧眼胡卓
拄杖下座

南嶽下十五世

龍門遠禪師法嗣

温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
大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

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
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
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
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至晚抵堂司師理前
話眼曰開言語師於言下大悟政和末出世

聖

七

和之天寧屢遷名利紹興間奉詔開山鴈蕩
能仁時真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法未熟特
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
然歸敬未視篆其徒懼行規法深夜放火鞠
爲瓦礫之墟師竟就樹縛屋陞座示衆云愛
閑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鴈蕩山傑閣危樓
渾不見谿邊茆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
麼喝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
成寶坊次補江心上堂曰萬年一念一念萬
年和衣泥裏鞦洗脚上牀眠歷劫來事祇在

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深拈起拄杖曰
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
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麼生是
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
動天邊月卓拄杖下座上堂萬機不到眼見
色耳聞聲一句當堂頭戴天脚踏地你諸人
祇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半夜忙
忙去玉兔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不
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
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
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
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久雨
不晴吐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欲窮千里目更
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收嘉州打大像陝府

灌鐵牛明眼漢合作麼生良久曰久旱簷頭
句橋流水不流卓拄杖下座上堂見見之時
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華有意隨
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華諸可還者自然非汝
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
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
教壞人家男女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
何師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
利衲僧祇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
衲僧祇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
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
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你問底是第二義
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
師曰一度著蛇咬怕見斷井索問燕子深談

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師曰不及鴈銜蘆
問如何是佛師曰華陽洞口石烏龜問魯祖
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金木水火土羅睺計都
星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作賊
人心虛曰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師曰打
鼓弄胡猴鼓破胡猴走丙寅七月十八日召
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次日沐浴磬鐘集衆
就座泊然而逝茶毘曰送者均獲設利奉骨
塔於鼓山

南康軍雲居高庵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年
十一去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冲禪師舉武
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旣廓然何
勝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詢蒙授記於龍門
一日有僧被虵傷足佛眼問曰旣是龍門爲
甚麼却被虵咬師即應曰果然現大人相眼

蓋器之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云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住後上堂少林白壁懷藏東土西天歐阜陞堂充塞四維上下致使山巍巍而砥掌平水昏昏而常自清華非豔而結空果風不搖而片葉零人無法而得咨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蔬淡飯延時日任運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日午打三更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郡之張氏子上堂一向恁麼去直得凡聖路絕水泄不通鐵蛇鑽不入鐵鎚打不破至於千里萬里鳥飛不度一向恁麼來未免灰頭土面帶水拖泥唱九作十指鹿爲馬非唯孤負先聖亦乃埋沒已靈敢問大衆且道恁麼去底是恁麼來底是芍藥華開菩薩面樓閣葉散夜叉頭上堂諸方浩浩談玄每日撞鐘打鼓西禪無法可說

勘破燈籠露柱門前不置下馬臺免被傍人來借路若借路須照顛脚下若參差邯鄲學唐步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像縱橫信手拈來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著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攜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猶遭頂上一鎚上堂正月孟春猶寒直下言端語端拈起衲僧鼻孔穿開祖佛心肝知有者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不知有者誰知當面蹉過迢迢十萬八千山僧爲你重說偈言大衆莫教孤負孟春猶寒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爪牙已露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龍頭蛇尾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正好喫棒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閻黎有許多工

夫
隆興府黃龍牧庵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十
九試經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
泯跡徧叅名宿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
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
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
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
師即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
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師躍入
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
跨虎出遊儒釋望塵而拜住後上堂張公喫
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思議李公醉醒問張
公恰使張公無好氣無好氣不如歸家且打
睡上堂今朝正月半有事爲君斷切忌兩眼
睛被他燈火換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

釋

二

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
使淨名杜口於毘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
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
棒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庵門下檢點將來
祇得一椀千種言萬般說祇要教君自家歇
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莫向外邊覓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
尋曰如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
禪師曰莫向外邊傳曰畢竟如何師曰靜處
薩婆訶問大衆臨筵請師舉唱師豎起拂子
僧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擊禪牀一下後示寂
塔於香原洞
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處州葉氏子依泗
州普照英禪師得度去叅佛眼一日聞舉玄
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住後上堂會即便會

王本無瑕若言不會確紫生華試問九年面
壁何如大會拈華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
撒沙叅上堂雲籠嶽頂百鳥無聲月隱寒潭
龍珠自耀正當恁麼時直得石梁忽然大悟
石洞頓爾心休虛空開口作證溪北石僧點
頭諸人總在這裏瞋睡笑殺陝府鐵牛上堂
佛說三乘十二分頓漸偏圓癡人面前不得
說夢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癡人面
前不得說夢臨濟三玄雲門三句洞山五位
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南明恁麼道還免得遭
人檢責也無所以古人道石人機似汝也解
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還有和雪
曲底麼若有喚來與老僧洗脚上堂通身是
口說得一半通身是眼用得一極用不到處
說有餘說不到處用無盡所以道當用無說

第七

三

當說無用用說同時用說不同時諸人若也
擬議西峯在你脚底到國清衆請上堂句亦
刻意亦刻絕毫絕釐處如山如嶽句亦到意
亦到如山如嶽處絕毫絕釐忽若撥通一線
意句俱到俱不到俱刻俱不刻直得三句外
絕牢籠六句外無標的正當恁麼時一句作
麼生道傾蓋同途不同徹相將攜手上高臺
上堂舉趙州示衆云老僧除却二時齋粥是
雜用心處師曰今朝六月旦行者擊鼓長老
陞堂你諸人總來這裏雜用心上堂舉僧問
雲門如何是驚人句門曰響師曰雲門答這
僧話不得便休却鼓粥飯氣以當平生上堂
黃梅兩麥秋寒恁麼會太無端時節因緣佛
性義大都須是觸體乾示衆舉璣和尚問僧
禪以何為義衆下語皆不契理僧請益璣

代云以謗爲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
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
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
無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峯謗得親師示
疾門弟子教授汪公喬年至省候師以後事
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
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
中有刺莫道不疑好叅明沐浴更服跣趺而
逝闍維五色設利煙所至處纍然齒舌不壞
塔於寺之西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依止佛眼
聞普說舉傳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
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
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
頂有異峯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遊山未

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住
後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
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鴈一
聲情念斷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
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
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祇向他道却
被你道著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
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
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
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示
衆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
祇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
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衆
一似爲已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
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上堂

雞啼曉月狗吠枯椿只可默會難入思量看
不見處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玄黃撫城
尺六狀紙元來出在清江大衆分明話出人
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窻上堂風吹蒹葭屋脊
漏雨打閣黎眼睛濕恁麼分明却不知却來

這裏低頭立

時紹燈上座聞之有
省後住娶之廣教

因病示衆

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
問隨緣對窻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尺之軀
甚處受病衆中具眼者試爲山僧指出病源
衆下語皆不契師自拊掌一下作嘔吐聲又

云好箇木枕子師律身清苦出入唯杖笠獨
行後示寂闍維收舍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
骨塔於寺西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丹邱胡氏子依護國
瑞禪師祝髮登具徧叅剎右諸宗匠晚至龍

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
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駭然諦信一日
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眼勉曰姑就職
其中大有人爲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厨門望
見聖僧契所未證即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

聖僧麼師詣前問訊又手而立眼曰向汝道

大有人爲汝說法住後上堂一法若有昆盧
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向這裏
有無俱遣得失兩忘直得十方諸佛不見諸
人且道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披蓑

無

主

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上堂乾坤之
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居雲又且
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擲下拄
杖云大衆也須識取

南康軍歸宗真牧正賢禪師潼川陳氏子世

爲名儒幼從三聖海澄爲苾芻具滿分戒遊
成都依大慈秀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
義亦頓曉秀稱爲經藏子出蜀謁諸尊宿後
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殷勤抱得旃檀樹語
聲未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
與師商確淵奧疊疊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真
牧二字授之紹興己巳歸宗虛席郡侯以禮
請堅卧不應實文李公懋嘗問道於師同屬
官強之乃就上堂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
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
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第一句如
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拄
杖下座上堂良久召大衆曰作麼生若也擬
議賢上座謾你諸人去也打地和尚瞋他秘
魔巖主擎箇叉兒胡說亂道遂將一捆成塵

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麼舉拂子曰而今却
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
無別無斷故還聞麼闍老子知得乃曰賢上
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總在我
手裏祇向他道闍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
看擊禪牀下座僧問久默斯要已泄真機學
人上來請師開示師曰耳朵在甚麼處曰一
句分明該萬象師曰分明底事作麼生曰台
星照臨枯木回春師曰換却你眼睛
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俞氏子幼
事報本蘊禪師圓顛受具後謁諸名宿至西
京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巖窟王新
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華愁殺
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師默有所契即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

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
何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
於是頓去知見住後上堂猛虎口邊拾得毒
蛇頭上安排更不釘椿搖膀回頭別有生涯
婆子被我勒破了大悲院裏有村齋上堂淨
五眼湧金春色晚得五力吹落碧桃華唯證
乃知難可測卓拄杖曰一片何人得流經十
萬家上堂三祖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當時
老僧若見便與一擱且道是憎邪是愛邪近
來經界稍嚴不許詭名挾佃解夏上堂十五
日已前不得去少林隻履無藏處十五日已
後不得住桂子天香和雨露正當十五日又
且如何阿呵呵風流不在著衣多上堂舉僧
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
行投明須到師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爲一

經七

十七

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鰲頭忽擎
出上堂華開隴上柳綻堤邊黃鶯調叔夜之
琴芳草入謝公之句何必聞聲悟道見色明
心非唯水上覓漚已是眼中著屑擘開胃曰
汝等當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
則無大似無風起浪全不知羞且道今日事
作麼生好箇迷逢達磨不知誰解承當僧問
如何是佛師乃鳴指三下問語默涉離微如
何通不犯師曰橫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曰
祇如風穴道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
華香又作麼生師曰說這箇不啻啣漢作麼
曰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花鋪地日遲遲師曰
你向甚麼處見風穴曰眼裏耳裏絕瀟灑師
曰料掉無交涉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
未過冬至莫道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未過

夏至莫道熱日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三十年後不要錯舉問如何是佛師曰無柴猛燒火曰如何是法師曰貧做富裝裹曰如何是僧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曰如何是和尚栗練蓬師曰不答此話曰爲甚麼不答師大笑曰吞不進吐不出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古墓毒地頭戴角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虛空笑點頭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石人拍手笑呵呵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布袋裏豬頭曰四喝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鋸解秤錘隨聲便喝佛眼忌拈香龍門和尚闌提潦倒不信佛法滅除禪道拶破毘盧向上關猫兒洗面自道好一炷沈香爐上然換手槌冒空懊惱遂搖

第七

六

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曰莫怪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室中垂問曰猫兒爲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狗吠師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曰昇元閣前懺懺洛陽峯畔乖張皮髓傳成話霸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華撲鼻香雪堂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衲子奔湊臨終登座拈拄杖於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絲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葉又卓一下顧大衆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儼然趺坐而逝火後收靈骨設利藏所建之塔曰仙人山

第七

六

潭州方廣深禪師僧問一法若有毘盧墮在

凡夫萬法若無晉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世奇首座者成都人也徧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燕坐瞌睡間羣蛙忽鳴誤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

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遠止

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

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版響山

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玄奧眼命分

座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

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

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

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

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後因說偈曰諸法空

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

體祇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衆同措師喝一喝而終

溫州淨居尼慧溫禪師上堂舉法眼示衆曰

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

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茗

帚柄聊與三十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最後居

龍門從佛眼遠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

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拈

公背曰好聲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

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

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這蟲

豸今日因甚却納敗缺慧曰盡大地是箇杲

上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

我招得越月特丐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

動軒一日慧陞座舉藥山問石頭曰三乘十
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示誨頭曰恁麼也
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你
作麼生山罔措頭曰子緣不在此可往江西
見馬大師去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祖曰有
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
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
者不是山大悟慧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
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慧曰你如何
會公曰恁麼也不得蘇噓娑婆訶不恁麼也
不得唵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噓
唵娑婆訶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
一塊吐哉俗人得此三昧公後知邛州所至
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

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
海傳至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
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
平時至辰已間降階望闕肅拜請漕使攝印
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
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蛻
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
留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
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爾長往
建炎後名山巨剎教藏多不存公累以已俸
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用祝君壽以康兆民
門人蒲大聘嘗誌其事有語錄頌古行於世
開福寧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月庵善果禪師信州余氏子上堂
奚仲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

打一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
謝供頭上堂解猛虎領下金鈴驚羣動衆取
蒼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僧今日到此讚
歎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豎起拂子曰眨
上眉毛速須薦取擲拂子下座上堂心生法
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烏龜喚作鼈
諸禪德道得也未若道得道林與你拄杖子
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僧問達磨九年面壁
時如何師曰魚行水濁曰二祖禮三拜爲甚
麼却得其髓師曰地肥茄子大曰祇如一華
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甚麼邊事師曰賊以
賊爲驗曰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師曰闍
黎無分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
驗盡當行家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又作麼
生師曰風吹日炙曰馮山呵呵大笑聲師曰

波斯讀梵字曰道吾推倒泥裏馮山不管此
意又且如何師曰有理不在高聲曰羅山道
道吾是撮馬糞漢又作麼生師曰多口呵師
曰今日足見老師七通八達師曰仰面哭蒼
天僧禮拜師曰過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
曰乾坤無異色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徧界有
清香

大隨靜禪師法嗣

台州釣魚臺石頭自回禪師本郡人也世爲
石工雖不識字志慕空宗每求人口授法華
能誦之棄家投大隨供掃灑寺中令取崖石
師手不釋鋤鑿而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曰
今日硿磕明日硿磕死生到來作甚折合師
愕然釋其器設禮願聞究竟法因隨至方丈
隨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

去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鎚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忻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煙塵空索索隨可之遂授以僧服人以其爲石工故有回頭石之稱也上堂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相似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卧動轉施爲是甚麼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路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之根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

看老漢有甚麼勝你處諸人有甚麼不如老漢處還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潼川府護聖愚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禮白馬安慧爲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焉堂舉香巖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酌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堂矍然曰這小厮兒師珍重便行出住東巖上堂月生一東巖乍住增愁寂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麩倉儲無顆粒崖爲伴泉爲匹颯颯清風來入室山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鐘魚偷淚滴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嘗謂衆曰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

畢儻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
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
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
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
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
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
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
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象牀子受得天下人
禮拜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祇一
向虛頭他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間有學
者各門頌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
中施機會來時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次大
都首末是根基

簡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召大眾曰護生須是
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

經七

三

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夫看
來猶祇是他奴僧問放行五位即不問把定
三關事若何師曰橫按鎮鄒金正令曰把定
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太平寰
宇斬癡頑曰恁麼則南巖門下土曠人稀師
曰靈利衲僧祇消一點曰自古自今同生同
死時如何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
大過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僧
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

常德府梁山廓庵師遠禪師合川魯氏子上
堂舉楊岐三脚驢子話乃召大眾曰揚其湯
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
智人之明鑒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焉這因緣
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
底祇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便答

似則也似是即未是若恁麼祇作箇乾無事
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方便
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祇向佛邊會却與
自己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一消
歸自己又作麼生又有般底一向祇作自己
會雙棄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己事古入方
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濕
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
去脚多少處會若恁麼會此病最難醫也所
以他語有巧妙處參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
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
人到恁麼田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
善道之謂也這公案直須還他透頂徹底漢
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
叢林中出世爲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

去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著提
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仞峯前進一步可
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
麼者麼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
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
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
人更在青山外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
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這箇說話是家常茶
飯須知衲僧家別有奇特處始得且道衲僧
門下有甚奇特處天得一斗牛女虛危室壁
地得一萬象森羅及瓦礫君王得一上下四
維無等匹且道衲僧得一時如何要見客從
何處來閑持經卷倚松立浴佛上堂舉藥山
浴佛公案拈云這僧問處依稀越國鬚髯楊
州藥山峇來眼似流星機如掣電點檢將來

二俱不了若是山僧即不然當是時纔見他
問只浴得這箇且不浴得那箇但轉木杓柄
與伊待他擬議之間攔面便潑假饒這僧有
大神通具大智慧也無施展處敢問大衆這
箇即且置喚甚麼作那箇下座佛殿燒香爲

你說破師有十牛圖并頌行于世

經七

字六

嘉州能仁默堂紹悟禪師結夏上堂最初一
步十方世界現全身末後一言一微塵中深
鎖斷有時提起如倚天長劍光耀乾坤有時
放下似紅爐點雪虛含萬象得到恁麼田地
天魔外道拱手歸降三世諸佛一時稽首便
可以大圓覺爲我伽藍於一毫端現寶王刹
如是則朝往西天暮歸東土亦是禁足百華
叢裏坐禪坊酒肆行亦是禁足雖然如是不
曾動著這裏一步恁麼則九旬無虛棄之功

百劫有今時之用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
之化此即是涅槃妙心金剛王寶劍敢問大
衆作麼生得到這田地去如人上山各自努
力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公案頌曰一重山
盡一重山坐斷孤峯子細看霧捲雲收山嶽

靜楚天空闊一輪寒

彭州土溪智陀子言庵主綿州人也初至大
隨聞舉石頭和尚示衆偈倏然領旨歸隱土
溪懸崖絕壑間有石若蹲異獸師鑿以爲室
中發異泉無涸溢四衆訝之居三十年化風
盛播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庵全縱橫得自
然清涼無暑氣涓潔有甘泉寬廓含沙界寂
寥絕衆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牀眠
劍門南修道者淳厚之士也自大隨一語契
投服勤不怠歸謁崇化贊禪師坐次贊以宗

無

毛

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
競起假鏡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

莫將尚書字少虛家世豫章分寧因官西蜀
謁南堂靜禪師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
撕適如廁俄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即

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

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

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

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

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

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箇見

處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

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

曰為甚麼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五祖自禪師法嗣

蘄州龍華高禪師上堂象王行師子住赤脚
崑崙眉卓豎寒山拾得笑呵呵指點門前老
松樹且道他指點箇甚麼忽然風吹倒時好
一堆柴

音釋

從 山宜切音浙下物竹
器可以除麤取細
疊 武裝切音田
尾不微意
切音田 巧 美辨切音
治田也 巧 晒不見也
切音空 硿 青藥石又呼
公切音哄 石落聲也
乾 居寒切音干
也又桑乾河名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五

鉅八

宋 沙門 大川 濟 慕

南嶽下十六世

徑山杲禪師法嗣

泉州教忠晦庵彌光禪師閩之李氏子兒時

寡言笑聞梵唄則喜十五依幽巖文慧禪師

圓頂猶喜閱羣書一日曰旣剃髮浣衣當期

悟徹豈醉於俗典耶遂出嶺謁圓悟禪師於

雲居次叅黃檗祥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

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廣因往從之慧謂

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師舉佛

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即不然總不恁

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

汝意如何師曰某不肯他後頭下箇注脚慧

曰此正是以病爲法師毅然無信可意慧曰

汝但揣摩看師竟以爲不然經旬因記海印
信禪師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滯趨
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琅邪并玄沙未徹語詰
之師對已慧笑曰雖進得一步祇是不著所
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
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
處總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
已師愠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師曰無可
疑者慧曰祇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
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然汗
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慧過雲門庵
師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
甚處慧曰汝病最癖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
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
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師疑情愈深後入室慧

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
句來師曰裂破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師
即大悟慧搥鼓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咍咍一
擊萬重關鑰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
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拶當機怒雷吼
驚起須彌藏第八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
孔失却口住後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放
憨作麼及乎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
諸人卒討頭鼻不着爲甚如此祇爲分明極
翻令所得遲上堂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得失
是非一時放却擲拂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
下了也汝等諸人又作麼生復曰侍者收取
拂子僧問文殊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
山僧今日困曰罔明爲甚麼却出得師曰令
人疑著曰恁麼則擘開華嶽千峯秀放出黃

河一派清師曰一任十度

江州東林卍庵道顏禪師潼川人族鮮于氏
久叅圓悟微有省發洎悟還蜀囑依妙喜仍
以書致喜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
日嗣其後未可量也喜居雲門及洋嶼師皆
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住後上堂一葉落天
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鳥窠吹布毛便有人悟
去今時學者爲甚麼却不識自己良久曰莫
錯怪人好上堂欲識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
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
會取第八還識得麼欲得不招無閒業莫謗如來
正法輪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
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遂知處乃曰鷓鴣語
鶴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者
饑寒不識玄旨錯認定盤何也牛頭安尾上

北斗面南看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
人寒風動幡動雲門扇子跨跳上三十三天
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
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常受用上堂云圓通
門戶八字打開若是從門入得不堪共語須
是入得無門之門方可坐登堂奧所以道過
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
圓明未來叅學人當依如是法從上諸聖幸
有如此廣大門風不能繼紹甘自鄙棄穿窬
牆壁好不丈夫敢問大衆無門之門作麼生
入良久云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上堂元
宵已過化主出門六羣比丘各從其類此衆
無復枝葉純有真實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
矣麒麟不爲瑞鸞鷲不爲榮麥秀兩岐禾登
九穗總不消得但願官中無事林下棲禪水

牯牛飽卧斜陽擔板漢清貧長樂粥足飯足
俯仰隨時箸籠不亂攪匙老鼠不咬甌算山
家活計淡薄長情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
有智主人二俱不受良久曰君子愛財取之
以道上堂去年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日是
好口不是正中偏上堂客舍久留連家鄉夕
照邊簷懸三月雨水沒兩湖蓮鏝漏燒燈蓋
柴生滿竈煙已忘南北念入望盡平川上堂
梅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沉師子住所以旃檀
叢林梅檀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繞一人爲
主兩人爲伴成就萬億國土士農工商若夜
又若羅刹見行魔業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僧
問香巖上樹話意旨如何師曰描不成畫不
就曰李陵雖好手爭奈陷番何師曰甚麼處
去來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元固僧近前曰

喏若師曰棍無襠袴無口問如何是佛師曰
誌公和尚曰學人問佛何故答誌公和尚師
曰誌公不是閒和尚曰如何是法師曰黃絹
幼婦外孫壘曰曰是甚麼章句師曰絕妙好
辭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
不直說師曰玄沙和尚曰三寶已蒙師指示
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王喬詐仙得仙僧呵
呵大笑師乃叩齒

福州西禪懶庵鼎需禪師本郡林氏子幼舉
進士有聲年二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爲
儒冠誤欲去家母難之以親迎在期師乃絕
之曰天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
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樂禪師爲比丘一錫
湖湘徧叅名宿法無異味歸里結庵於羗峯
絕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禪師挽出首衆

經八

五

於大乘嘗問學者即心即佛因緣時妙喜庵
于洋嶼師之友彌光與師書云庵主手段與
諸方別可來少款如何師不答光以計邀師
飯師往赴之會妙喜爲諸徒入室師隨喜焉
妙喜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
作麼生師下語妙喜詬之曰你見解如此敢
妄爲人師耶鳴鼓普說許其平生珍重得力
處排爲邪解師淚交頤不敢仰視默計曰我
之所得既爲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
遂歸心弟子之列一日喜問曰內不放出外
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喜拈竹篋
劈脊連打三下師於此大悟厲聲曰和尚已
多了也喜又打一下師禮拜喜笑云今日方
知吾不汝欺也遂印以偈云頂門豎亞摩醯
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

壁挂葫蘆於是聲名喧動叢林住後上堂曰
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于巨川句刻意意刻
句烈士發乎狂矢任待牙如劍樹口似血盆
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
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瓦棺老漢巖頭
大師向羗峯頂上拏風鼓浪翫弄神變脚跟
下好與三十且道過在甚麼處良久云機關
不是韓光作莫把眉襟當等閒至節上堂云
二十五日已前羣陰消伏泥龍閉戶二十五
日已後一陽來復鐵樹開華正當二十五日
塵中醉客騎驢騎馬前街後街遞相慶賀物
外閒人衲被蒙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蕭蕭
冷湫湫誰管你張先生李道士胡達磨上堂
懶翁懶中懶最懶說禪亦不重自己亦不
重先賢又誰管你地又誰管你天物外翛然

六

六

無箇事日上三竿猶更眠上堂舉僧問趙州
如何是古人言州云諦聽諦聽師曰諦聽即
不無切忌喚鐘作甕室中問僧萬法歸一一
歸何處曰新羅國裏師曰我在青州作一領
布衫重七斤聲曰今日親見趙州師曰前頭
見後頭見僧乃作斫額勢師曰上座甚處人
曰江西師曰因甚麼却來這裏納敗缺僧擬
議師便打
福州東禪蒙庵思岳禪師上堂蛾羊蟻子說
一切法牆壁瓦礫現無邊身見處既精明聞
中必透脫所以雪峯和尚凡見僧來輒出三
箇木毬如弄雜劇相似玄沙便作斫牌勢卑
末謾道將來普賢今日謗古人千佛出世不
通懺悔這裏有人謗普賢定入拔舌地獄且
道謗與不謗者是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上

堂達磨來時此土皆知梵語及乎去後西天
悉曾唐言若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似羚羊
挂角獵犬尋蹤一意乖疎萬言無用可謂
來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笑他唐言梵語親
分付自古齋僧怕夜茶上堂臘月初歲云徂
黃河凍已合深處有嘉魚活鱖鱖跳不脫又
不能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慚愧菩薩摩訶薩
春風幾時來解此黃河凍令魚化作龍直透
桃華浪會即便會癡人面前且莫說夢上堂
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
曰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曰如何是中日分復
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築著磕著曰如何
是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向下
文長付在來日復曰一轉語如天普蓋似地
普擊一轉語舌頭不出口一轉語且喜沒交

涉要會麼慚愧世尊面赤不如語直大小岳
上座口似磔盤今日爲這問話僧講經不覺
和注脚一時說破便下座上堂啞却我口直
須要道塞却你耳切忌蹉過昨日有人從天
台來却道泗州大聖在洪州打坐十字街頭
賣行貨是甚麼斷跟草鞋尖簷席帽

福州西禪此庵守淨禪師上堂談玄說妙撒
屎撒尿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立賓華壁
宗乘設或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到這裏
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
悻悻合作麼生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上
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眼無足
若也祇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直
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勘過
了打上堂九夏炎炎大熱木人汗流不輟夜

來一雨便涼莫道山僧不說以拂子擊禪牀
下座上堂若欲正提綱直須大地荒欲來衝
雪刃未免露鋒銚當恁麼時釋迦老子出頭
不得即不問你諸人祇如馬銜裏藏身又作
麼生話會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
人聞山僧恁麼道便道我會也大盡三十日
小盡二十九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裏聞聲
鼻裏出氣忽若四大海水在汝頭上毒蛇穿
你眼睛蝦蟆入你鼻孔又作麼生上堂文殊
普賢談理事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一覺到
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吐上堂善鬪者不顧
其首善戰者必獲其功其功既獲坐致太平
太平既致高枕無憂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
弓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風以
時而雨以時漁父歌而樵人舞雖然如是堯

舜之君猶有化在爭似乾坤收不得堯舜不
知名潭家不管興亡事偏愛和雲占洞庭上
堂閉却口時時說截却舌無間歇無間歇最
奇絕最奇絕眼中眉既是奇絕爲甚麼却成
眼中眉了了了時無可了立立處處亦須呵
上堂祖佛頂額上有潑天大路未透生死關
如何敢進步不進步大千沒遮護一句絕言
詮那吒擎鐵柱開堂拈香罷就座南堂和尚
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隨聲便
喝曰此是第幾義久叅先德已辨來端後學
有疑不妨請問僧問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
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喚阿難阿難應諾未審
此意如何師曰切忌動著曰祇如迦葉道倒
却門前刹竿著又作麼生師曰石牛橫古路
曰祇如和尚於佛日處還有這箇消息也無

師曰無這箇消息曰爭奈定光金地遙招手
智者江陵暗點頭師曰莫將庭際柏輕比路
傍蒿僧禮拜師乃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
江陵暗點頭已是白雲千萬里那堪於此未
知休設或於此便休去一場狼籍不少還有
檢點得出者麼如無山僧今日失利僧問佛
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速禮
三拜問不施寸刃請師相見師曰逢強即弱
曰何得埋兵掉鬪師曰祇爲闍黎寸刃不施
曰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
向上事師曰敗將不斬問古佛堂前甚麼人
先到師曰無眼村翁曰未審如何趣向師曰
柳栗橫擔

建寧府開善道謙禪師本郡人初之京師依
圓悟無所省發後隨妙喜庵居泉南及喜領

徑山師亦侍行未幾今師往長沙通紫巖居
士張公書師自謂我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
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者
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
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一生參
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
去元告之曰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
悟妙喜爲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
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
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願聞其要元曰
著衣喫飯架屙屎放尿+馱箇死屍路上行師於
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
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元即回徑山師半載
方返妙喜一見而喜曰建州子你這回別也
住後上堂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

密付底心良久云八月秋何處熱上堂壁立千仞三世諸佛措足無門是則是太殺不近人情放一線道十方刹海放光動地是則是爭奈和泥合水須知通一線道處壁立千仞壁立千仞處通一線道橫拈倒用正按旁提電激雷奔崖頽石裂是則是猶落化門到這裏壁立千仞也沒交涉通一線道也沒交涉不近人情和泥合水總沒交涉只這沒交涉也則沒交涉是則是又無佛法道理若也出得這四路頭管取乾坤獨步且獨步一句作麼生道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上堂去年也有箇六月十五今年也有箇六月十五去年六月十五少却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却去年六月十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添既不用添又不用減則多

第八

十一

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喝一喝曰是多是少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上堂洞山麻三斤將去無星秤子上定過每一斤恰有一十六兩二百錢重更不少一釐正與趙州殿裏底一般祇不合被大愚鋸解秤鎚却教人理會不得如今若要理會得但問取雲門乾屎橛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撞倒燈籠打破露柱佛殿奔忙僧堂回顧子細看來是甚家具咄祇堪打老鼠上堂諸人從僧堂裏恁麼上來少間從法堂頭恁麼下去並不曾差了一步因甚麼却不會良久曰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志學之年依本郡東山光化寺吉禪師落髮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

麼師因措遂致疑通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
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
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
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拈
棒劈脊打出師於是有省後謁月庵杲應庵
華百丈震終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
材鱗集師亦與焉大慧室中問師喚作竹篋
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
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
冰消初住台之光孝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
主師曰中峯頂上塔心失上堂臨濟三遭痛
棒大愚言下知歸興化於大覺棒頭明得黃
檠意旨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作棒
會入地獄如箭射衆中商量盡道赤心片片
恩大難耐總是識情卜度未出陰界且如臨

語八

十二

濟悟去是得黃檗力是得大愚力若也見得
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其或不然鴻福更
爲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氣宇衝牛斗一踏鴻
門兩扇開上堂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
聞眼覷不見苦樂逆順打成一片且道是甚
麼路逢死虵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
聞聲悟道落二落三見色明心錯七錯八生
機一路猶在半途且道透金剛圈吞栗棘蓬
底是甚麼人披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
老前師住靈隱曰孝宗皇帝嘗詔問道留宿
內觀堂奏對機緣備于本錄後示寂塔全身
於鄧峯東庵

常州華藏遜庵宗演禪師福州鄭氏子上堂
拈起拄杖曰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古人
恁麼道華藏則不然識得這箇更須買草鞋

行脚何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臘旦上
堂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世間出世間無
剩亦無少遂出手曰華藏不惜性命爲諸人
出手去也劈面三拳攔腮一掌靈利衲僧自
知痛痒且轉身一句作麼生道巡堂喫茶去

非八

十三

上堂舉南泉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
趙州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云
南泉趙州也是徐六擔板祇見一邊華藏也
無活計可作亦無家宅可破逢人突出老拳
要伊直下便到且道到後如何三十六峯觀
不足却來平地倒騎驢

慶元府天童無用淨全禪師越州翁氏子上
堂學佛止言真不立參禪多與道相違忘機
忘境急回首無地無錐轉步歸佛不是心亦
非覲體承當絕所依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

撈摭始應知上堂良久召衆曰還知麼復曰
敗缺不少上堂舉長沙示衆曰百尺竿頭坐
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
方世界現全身大慧先師道要見長沙麼更
進一步保寧則不然要見長沙麼更退一步
畢竟如何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
參師到靈隱請上堂靈山正派達者猶迷明
來暗來誰當辨的雙收雙放孰辨端倪直饒
千聖出來也祇結舌有分何故人歸大國方
爲貴水到瀟湘始是清復曰適來松源和尚
舉竹篋話今天童納敗缺諸人要知麼聽取
一頌黑漆竹篋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
濟茫然懽底如何挿背大慧嘗舉靈雲悟桃
華問師師曰靈雲一見兩眉橫引得漁翁良
計生白浪起時拋一釣任教魚鼈競頭爭師

自贊曰匙挑不上箇村夫文墨胃中一點無
曾把虛空揣出骨惡聲贏得滿江湖後示寂
塔于本山

大瀉法寶禪師福州人也上堂喚作竹篋則
觸不喚作竹篋則背直須師子咬人莫學韓
獯逐塊阿呵呵會不會金剛脚下鐵崑崙捉
得明州憨布袋上堂千般言萬種喻祇要教
君早回去夜來一片黑雲生莫教錯却山前
路咄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
興初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入閩知
其所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參且痛
斥仍榜告四眾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鞠其
所證旣而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耶
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箇不會禪

鉅八

十四

底做國師師曰我做得國師去也慧喝出居
無何語之曰香巖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
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明後住玉泉爲慧拈
香繼省慧於小溪慧陞座舉雲門一日拈拄
杖示眾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
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見拄杖子
但喚作拄杖子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
慧曰我不似雲門老人將虛空剗窟籠寫拈
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
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
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於衲僧分上爲害爲
寃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
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
孔即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
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鉅八

十五

正恁麼時合作麼生下座煩玉泉爲衆拈出師登座叙謝畢遂舉前話曰適來堂頭和尚恁麼批判大似困魚止滌病鳥棲蘆若是玉泉則不然拈拄杖曰拄杖子能有能無能幻能空凡夫二乘緣覺菩薩卓一下曰向這裏百雜碎唯於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一步則草偃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闍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也自江西雲門參侍妙喜至泉南小谿于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師私謂其棄已且欲發去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旣而有聞師入室者故謂師曰

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會師話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好教你知由是益銳志以狗子無佛性話舉無字而提撕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忽爾頓悟後三日妙喜歸自郡城師趨丈室足纔越闔未及吐詞妙喜曰本鬚子這回方是徹頭也住後上堂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祇會步步登高不會從空放下東家牽犁西家拽耙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祇會十六從空放下不會步步登高山僧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衆中莫有點檢得出者麼若點檢得出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點檢不出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

眇聽而雨華大衆這一隊不啣留漢無端將
祖父曰園私地結契各據四至界分方圓長
短一時花孽了也致令後代兒孫千載之下
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錫之地博山當時若
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底深坑喚來一時埋却
免見遞相鈍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孝
子國霸有謀臣上堂乾闥婆王曾奏樂山河
大地皆作舞爭如跛脚老雲門解道臘月二
十五博山今日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也要應
箇時節驀拈拄杖橫按膝上作撫琴勢云還
有聞絃賞音者麼良久云直饒便作鳳凰鳴
畢竟有誰知指法卓一下下座

慶元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福州人幼同玉
泉懿問道圓悟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莆中祥
雲紹興甲寅大慧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

第八

十七

慧問三聖興化出不出爲人不爲人話你道
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於慧膝上
打一拳慧曰祇你這一拳爲三聖出氣爲興
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慧便打復謂曰你
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後因慧室中問僧曰
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
峯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
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
爲人處也無僧曰有慧曰劄僧擬議慧便喝
師聞遽領微旨大慧欣然許之

溫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七閩林氏子
初謁雪峯預次依佛心才皆已機契及依大
慧於雲門庵夜坐次睹僧剔燈始徹證有偈
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
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

前奇特依前祇是這箇慧以偈贈之曰萬仞
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饑餐渴飲渾
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紹興乙巳春出住能
仁上堂有佛處不得住踏著秤鎚硬似鐵無
佛處急走過脚下草深三尺三千里外逢人
不得錯舉北斗挂須彌恁麼則不去也棒頭
挑日月摘楊華摘楊華眼裏瞳人著繡鞋卓
拄杖下座上堂鴈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
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著長鯨吞月浪滔天
真州靈巖東庵了性禪師上堂勘破了也放
過一著是衲僧破草鞋現修羅相作女人拜
是野狐精魅打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
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正是業識茫茫
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前一時坐斷
未有喫靈巖拄杖分敢問大眾且道爲人節

文在甚麼處還相委悉麼自從春色來嵩少
三十六峯青至今上堂一葦江頭楊柳春波
心不見昔時人雪庭要識安心士鼻孔依然
搭上脣豎起拂子曰祖師來也還見麼若也
見得即今薦取其或未然此去西天路迢迢
十萬餘僧問人天交接如何開示師曰金剛
手裏八稜棒曰忽被學人橫穿凡聖擊透玄
關時又作麼生師曰海門橫鐵柱問如何是
獨露身師曰牡丹花下睡貓兒

建康府蔣山一庵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初

第八

六

參妙喜於回鴈峯下一日喜問之曰上座甚
處人師曰安州人喜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厮
撲是否師便作相撲勢喜曰湖南人喫魚因
甚湖北人著鯁師打筋斗而出喜曰誰知冷
灰裏有粒豆爆出住保寧上堂諸佛不曾出

世人人鼻孔遼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壁立
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
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爲分外若向諸佛
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救不了一
生受屈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麼出
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如拽破好便下
座一日留守陳丞相俊卿會諸山茶話次舉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批判皆以
奇語取奉師最後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
身只打頭陳大喜

劔州萬壽自護禪師上堂古者道若人識得
心大地無寸土萬壽即不然若人識得心未
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
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潭州大滌了庵景暈禪師上堂雲門一曲臘

月二十五瑞雪飄空積滿江山塢峻嶺寒梅
華正吐手把須彌槌笑打虛空鼓驚起憍梵
鉢提冷汗透身如雨忿怒阿修羅王握拳當
宵問云畢竟是何宗旨吐少室峯前亦曾錯
舉

臨安府靈隱誰庵了演禪師上堂面門杪破
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
斷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一
喝下座

泰州光孝寺致遠禪師上堂舉女子出定話
乃曰從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佩
玉鳴鸞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斜
福州雪峰崇聖普慈蘊闍禪師洪州沈氏子
示衆云梅檀叢林梅檀圍繞師子叢林師子
圍繞虎狼叢林虎狼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

繞大衆四種叢林合向那一種叢林安居好
若也明得九十日內管取箇箇成佛作祖其
或未然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
處州連雲道能禪師漢州人姓何氏僧問鏡
清六刮意旨如何師曰穿却你鼻孔曰學人
有鼻孔即穿無鼻孔又穿箇甚麼師曰抱賊
叫屈曰如何是就毛刮塵師曰筠袁虔吉頭
上挿筆曰如何是就皮刮毛師曰石城虔化
說話厮罵曰如何是就肉刮皮師曰嘉眉果
閩懷裏有狀曰如何是就骨刮肉師曰漳泉
福建頭匾如扇曰如何是就髓刮骨師曰洋
瀾左蠶無風浪起曰髓又如何刮師曰十八
十九癡人夜走曰六刮已蒙師指示一言直
截意如何師曰結舌有分

臨安府靈隱最庵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

經八

二十

雄山下虎南山鼈鼻蛇等閑撞着抱賞歸家
若也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麼有麼上
堂五五二十五擊碎虛空鼓大地不容針十
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者甜兮苦者
苦中秋上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說
月公案師云馬大師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
堂振鬣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
鉤線南泉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
網即今莫有絕羅籠出窠曰底麼也好出來
露箇消息貴知華藏門下不致寂寥其或未
然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經八

三十一

建寧府竹原宗元庵主本郡連氏子久依大
慧分座西禪丞相張公浚帥三山以數院迎
之不就歸舊里結茆號衆妙園宿衲士夫交
請開法示衆曰若究此事如失却鑰匙相似

祇管尋來尋去忽然撞著惡在這裏開箇鎖了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他求別有甚麼事示衆曰諸方爲人抽釘拔楔解黏去縛我這裏爲人添釘著楔加繩加縛了送向深潭裏待他自去理會示衆曰主法之人氣吞宇宙爲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叉手向我背後立地直得寒毛卓豎亦未爲分外一日舉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乃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垂語云這些子恰如撞著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了他便殺了你

近禮侍者三山人久侍大慧嘗默究竹篋話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慧曰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

時剥了以手送在你口裏祇是你不解吞師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即禍事慧後問師曰前日吞了底荔枝祇是你不知滋味師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

溫州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尚書黃公裳之女開堂日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刹相望星分派列以至今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大衆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門通箇消息語默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言詮說不及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覲面當機雷卷星馳如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真辨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生殺全威那一喝

是佛祖莫辨那一喝是八面受敵那一喝是
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脫
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
見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牀曰還聞麼若
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

第八

二十二

果跳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
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
人即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
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尼問如何是佛師
曰非佛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骨底骨董
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師曰未局已
前墮坑落壑

平江府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
之孫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浴
叅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陞堂舉藥

第八

三十三

山初叅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豁然省悟
慧下座不動居士馮公檝隨至方丈曰某理
會得和尚適來所舉公案慧曰居士如何曰
恁麼也不得蘇囑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嚔
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嚔嚔嚔哩娑
婆訶慧舉似師師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
曰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復舉巖頭
婆子話問之師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
撓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
蝶夢長慧休去馮公疑其所悟不根後過無
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
抵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
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師曰已上供通並是
詣實馮公大驚慧挂牌次師入室慧問古人
不出方丈爲甚麼却去莊上喫油糝師曰和

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息慧曰我放
你過你試道看師曰妙總亦放和尚過慧曰
爭奈油餐何師喝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
隆興改元舍人張公孝祥來守是郡以資壽
挽開法入院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
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
疑若是俊流未言而諭設使用移星換斗底
手段施攬旗奪鼓底機關猶是空拳豈有實
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
靈山付囑俯狗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
於鹿野苑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衆山僧今
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
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
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爲轉大
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

第八

十四

轉大法輪乘持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
佛事周徧法界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
大大中現小不動步遊彌勒樓閣不返聞入
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
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個儻分明皇恩佛恩
一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羣象
正海闊百川朝上堂舉雲門示衆云十五日
已前則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
云日日是好日師曰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
盡周畢不須特地覓幽玄祇管鉢盂兩度濕
上堂黃面老人橫說豎說權說實說法說喻
說建法幢立宗旨與後人作榜樣爲甚麼却
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
嘗說一字點檢將來大似抱賊叫屈山僧今
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著便下座尼問如何

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野華開滿路徧地是清
 香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茫茫宇宙人
 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
 奪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
 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雪覆蘆華舟橫
 斷岸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
 師便打

音釋

穗 徐醉切音遂 禾成秀也
 算 必獎切音閉 斲算也
 劇 竭戟切音 展戲也
 鞠 居六切音 蒯問鞠也
 鯁 古杏切梗 去聲魚骨
 暈 禹愠切音運 日芳氣也
 閼 郎宕切音 浪地名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六

鉅九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慕

南嶽下十六世

徑山杲禪師法嗣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因客談揚文

鉅九

公呂微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也於是心慕之聞寶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居淨慈即之請問入道之要明日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趙州栢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公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禪師公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公曰爲甚麼某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館一夕如

廁以栢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屈明謁法印一禪師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庵供雲水主僧惟尚禪師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頰公趨前尚曰張學錄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祇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敘語未終公推倒桌子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作麼生僧因措公毆之顧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尚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尚答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尚於東庵尚曰浮

山園鑑云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祇對僧罔措公打僧一掌曰蝦蟆窟裏果沒蛟龍丁巳秋大慧禪師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尚

第九

二

恨未一見及為禮部侍郎偶叅政劉公請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暨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為閩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閩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慧

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鈞者意慧議及朝政遂竄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于氏心傳錄曰憲自嶺下侍舅氏歸新淦

因會大慧舅氏令拜之憲曰素不拜僧舅氏曰汝姑扣之憲知其嘗執卷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以問慧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

第九

三

鑿破憲曰吾師能為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得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鎮永嘉丁丑秋丐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

山謁公於慶善院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
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
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
此論也其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
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

諱不我脚何似驢脚又被糲膠粘著翻身直

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吐不出人人有箇

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灾直到四禪天

這驢猶自在旁邊熟得工夫公設心六度不爲子

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回食以飯

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爲

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

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

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爲汝說我心與佛天

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是

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
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
狐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爲
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銷冰汝今微有疑與
惑鷄子便到新羅國

叅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

慧排默照爲邪禪疑怒相半及見慧示衆舉

趙州庭栢垂語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

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既是打

破趙州關爲甚麼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

初祇道節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悟謂

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某

近扣籌室承擊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

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

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

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又書曰某比蒙誨答備悉深旨某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胃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爲足當擴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寶學劉彥修居士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禪師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栢樹子上

發明有頌曰趙州栢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久參真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爲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庵隨衆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慧以竹篋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叅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喙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了期即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慧即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厮兒便是當年白拈賊

門司黃彥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脫慧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篋

話至葉縣近前奪得拗折擲向階下曰是甚
麼山曰瞎公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
得曾作蠟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驚香却肖
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秦國夫人計氏法真自寡處屏去紛華常蔬
食習有爲法因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
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真一日問謙曰徑山
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曰和尚祇教人看狗
子無佛性及竹篋子話祇是不得下語不得
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
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祇恁麼教人看真遂
諦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
辭歸真親書入道概略作數偈呈慧其後曰
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
一回新

唯九

六

虎邱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應庵曇華禪師蘄州江氏子生而
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
深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
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策及
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邱師侍行未半載頓
明大事去謁此庵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
諸巨刹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
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
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
消息報道揚岐正脉通其歸重如此上堂九
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
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
三寅上堂德章老瞎禿從來沒滋味拈得口
失却鼻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

喝一喝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上堂臨
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覩
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
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
飯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
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
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
歡喜謂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
覺通身踊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衆蜻蜓許
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
兩邊翼恰是一枚大鐵釘上堂若作一句商
量喫粥飯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裏
蟲子笑殺闍黎拈拄杖曰拄杖子罪犯彌天
貶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
杖曰遲一刻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

雙忘無異流俗阿師野干鳴師子吼師子吼
野干鳴三家村裏臭糊猴價增十倍驪龍領
下明月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鼻甚處得
來三十年後換手搥背未是苦在上堂飯籬
邊漆桶裏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紫黃
河三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華鶴
勒那咬定牙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
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諸人且道是甚
麼公案王節級失却帖上堂三十二相八十
種好從朝至暮啾啾唧唧說黃道黑不知那
裏是二時上堂喫粥喫飯不覺嚼破舌頭血
濺梵天四天之下需然有餘玉皇大帝發追
東海龍王向金輪峯頂鞫勘頃刻之間追汝
諸人作證見也且各請依實供通切忌回避
儻若不實喪汝性命上堂趙州喫茶我也怕

他若非債主便是冤家倚牆靠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辨龍蛇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臘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無九毛頭星現衲僧前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明果咬定牙關踣跳也出他圈穢不得何故南泉斬貓兒上堂云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卧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上堂云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縱使無師自

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二千暮打八百薦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別端由管取平步丹霄苟或未然卓拄杖云急著眼看僧問婆子問巖頭呈撓舞棹則不問且道婆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巖頭扣船舷三下意旨如何師曰焦磚打著連底凍曰當時若問和尚如何對他師曰一棒打殺曰這老和尚大似買帽相頭師曰你向甚處見巖頭曰劄師曰杜撰禪和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無九這一箇也不消得擲向水中又且如何師曰少賣弄曰巖頭當時不覺吐舌意作麼生師曰樂則同歡曰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雲門曰華藥欄此意如何師曰深沙努眼睛問祇這是埋沒自己祇這不是孤負先聖去此二

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師曰玉箸撐虎口曰
一言金石談來重萬事鴻毛脫去輕師曰莫
謾老僧好問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熏風
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如何師曰倒戈卸甲
虎邱忌日拈香曰平生沒興撞著這無意智
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
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象木懸羊頭
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
日千古令人恨轉深師於室中能鍛鍊者艾
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為二甘露門嘗誡徒
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虻蚋戀窟子
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于
本山

育王裕禪師法嗣

福州清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篋話請益

師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篋直下別無道理
佛殿廚庫三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
省

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十
六披削首參雪峯慧照禪師照舉藏身無迹
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
藏脫體無依便厩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煙
和霧濕秋光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
迹處師曰喏照曰無蹤迹處因甚麼莫藏身
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照深肯之住後上堂

拜九

十

舉圓悟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
始徹頭水庵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
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
層樓上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嶸嶺
梅半合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麼去猶是

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前莫說打
你頭破額裂上堂舉法眼示衆曰盡十方世
界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師豎
起拂子曰還見麼穿過羈縻猶未覺法燈云
盡十方世界自然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不
是一絲頭師曰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
無限清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人恁麼
說話大似預搔待痒若教渠踏著衲僧關捩
管取別有生涯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東
齋川和尚爲落髮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
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
祖頌云趙州露刃劒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
轟袒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
月踏破五湖波底天住後上堂欲得現前莫

鉅九

十一

存順逆卓拄杖云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叉
向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瞻部洲北鬱單越
却來山僧手裏首身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
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卓拄杖
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天立
地肩橫柳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這裏
覓箇甚麼纔輕輕拶著便言天台普請南嶽
遊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食國裏寶刀麼
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僧問牛頭未見四
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貧人曰見後如何師
曰四海無富漢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五日將
入寂衆求偈師瞪目下視衆請益堅遂書無
無二字棄筆而逝火後設利五色塔于金斗
峯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喝

一喝曰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盧在裏許畱畱塞塞了也若乃放開一鍼鋒許則大海西流巨嶽倒卓鼉鼉魚龍鰕蟹蚯蚓盡向平地上湧出波瀾游泳鼓舞然雖如是更須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盡藏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唇眉毛不在眼下還相委悉麼復喝一喝曰切忌轉喉觸諱

大瀉泰禪師法嗣

潭州慧通清且禪師蓬州嚴氏子初出關至德山值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爲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然翌日入室山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麼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麼脫野狐師曰好與一坑埋却住後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剗

錄九

十三

瘡舉古舉今猶若殘羹餽飯一聞便悟已落第二頭一舉便行早是不著便須知箇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師子遊行不求伴侶壯士展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不起衲僧願見無門迷悟雙忘聖凡路絕且道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喝一喝曰莫妄想佛性和尚忌日上堂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驚起雙雙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爲憐松竹引清風其奈出門便是草因喚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糞埽堆頭拾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澧州靈巖仲安禪師幼爲比丘壯遊講肆後謁圓悟於蔣山時佛性爲座元師扣之即領旨速性住德山遺師至鍾阜通嗣書圓悟問曰千里馳來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

師曰靚面相呈更無回互曰此是德山底那
箇是上座底師曰豈有第二人曰背後底潯
師投書悟笑曰作家禪客天然不在師曰付
與蔣山次至僧堂前師捧書問訊首座座曰
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師曰久默斯要不務速
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師曰作家首
座座又喝師以書便打座擬議師曰未明三
八九不免自沈吟師以書復打一下曰接時
圓悟與佛眼見悟曰打我首座死了也佛眼
曰官馬廝踢有甚憑據師曰說甚官馬廝踢
正是龍象蹴踏悟喚師至曰我五百人首座
你爲甚麼打他曰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
顧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却顧師問曰空手把
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意作麼生師鞠躬曰所供並是詣實眼笑曰

元來是屋裏人又往見五祖自和尚通法眷
書祖曰書裏說箇甚麼師曰文彩已彰曰畢
竟說箇甚麼師曰當陽揮寶劍曰近前來這
裏不識幾箇字師曰莫詐敗祖顧侍者曰是
那裏僧曰此上座向曾在和尚會下去祖曰
怪得恁麼滑頭師曰被和尚鈍置來祖乃將
書於香爐上熏曰南無三曼多沒陀南師近
前彈指而已祖便開書回德山曰佛果佛眼
皆有偈送之未幾靈巖虛席袖子投牒乞師
住持遂師法馬上堂叅禪不究淵源觸途盡
爲留礙所以守其靜默澄寂虛閑墮在毒海
以弱勝強自是非他立人我量見處偏枯遂
致優劣不分照不構用用不離窠此乃學處
不玄盡爲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脫活
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

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
你須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
生抵當有時照用不同時你又向甚麼處湊
泊還知麼穿楊箭與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
來

成都府正法灝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溪因

延九

十四

緣乃曰要識永嘉麼掀翻海嶽求知己要識
祖師麼撥動乾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
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嘉聲

成都府昭覺禪師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
隔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
麼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煙浪有誰爭自
是不歸歸便得

護國元禪師法嗣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本郡人姓楊氏風

姿挺異才壓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
法晚見此庵密有契證出應莞山刀耕火種
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云地爐無火客囊
空雪似楊華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袖不知
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

山樂吾事那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

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
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即欣然曳杖而去登座

說法云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貓頭
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上堂單

延九

十五

明自己樂是苦因趣向宗乘地獄劫住五日
一叅三八普說自揚家醜更若問理問事問
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窺藩不入據
鼎不嘗便於未有生佛已前轉得身却於今
時大官路上捷行闊步終不向老鼠窟草窠

裏頭出頭沒若也根性陋劣要去有滋味處
咬嚼遇著義學阿師遞相錮鏘直饒說得雲
興雨現也是蝦蟆化龍下梢依舊喫泥喫土
堪作甚麼上堂中秋八月旦庭戶入新涼不
露風骨句愁人知夜長上堂無隔宿恩可參
臨濟禪有肯諾意難續楊岐派窮廝煎餓廝
炒大海祇將折箸攪你死我活猛火然鐺煮
佛喋恁麼作用方可撐門拄戶更說聲和響
順形直影端驢年也未夢見僧問三聖問雪
峯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峯云待汝出網
來即向汝道意旨如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
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
云老僧住持事繁又作麼生師曰前箭猶輕
後箭深曰祇如雪竇道可惜放過好與三十
棒這棒一棒也較不得直是罕遇作家意又

作麼生師曰陣敗說兵書曰這棒是三聖合
喫雪峯合喫師以拂子擊禪牀曰這裏薦取
示衆云袖僧拄杖子不用則已用則如鴛鳥
落水魚鼈皆死正按旁提風颭颭地獨步大
方殺活在我所以道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
關若一人拔關千人萬人得到安樂田地還
知麼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示
衆云觀色即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即
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
漢地不收秦地第九不管且道在甚麼處安身立
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十六是
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動鎮相
隨語默同居止麼若恁麼總是髑髏前敲磕
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
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羣消息少人知

鎮江府焦山或庵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上
堂舉臨濟示衆四喝公案乃召衆曰這箇公
案天下老宿拈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
不免四稜著地與諸人分明注解一徧如何
是踞地師子咄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咄如何
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咄
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
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無眼又卓一下
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
機舉話長老也理會不得上堂年年浴佛在
今朝目擊迦維路不遙果是當時曾示現宜
乎惡水蒸頭澆上堂熱月須搖扇寒來旋著
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上堂道生一無
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
生三梁間紫燕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

鉅九

十七

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減大蟲怕喫生人膽有
若無實若虛爭掩驪龍明月珠是則是祇如
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麼生道肚無偏
僻病不怕冷油壺拍禪牀下座僧問如何是
即心即佛師曰鼎州出獐爭神曰如何是非
心非佛師曰閩蜀同風曰如何是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師曰窮坑難滿問起滅不停時
如何師曰謝供養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曠
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審
如何品弄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曰雲門
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和身倒和身
編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又作麼生
師曰淚出痛腸曰真金須是紅爐煨白玉還
他妙手磨師曰添一點也難爲室中常舉若
帚柄問學者曰依稀若帚柄髮髯赤斑蛇衆

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稀若
帚柄髣髴赤斑虵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
淳熙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洙翰別郡守曾公
逮夜半書偈辭衆曰鐵樹開花雄雞生卯七
十二年搖籃繩斷擲筆示寂

常州華藏湛堂智深禪師武林人也佛涅槃
日上堂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掘地討天虛空
釘板四十九年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
缺盡力布網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末後拘尸
城畔柳示雙趺旁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
拙卓拄杖曰若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誰把
口說且道是甚麼道理癡人面前切忌漏洩
參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窻從此庵發
明已事後於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
冬簡堂歸住平田遂與往來丁酉秋微恙修

鉅九

十八

書召堂及國清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堂與
二禪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即書曰浮
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
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
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為地
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已
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
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贊去留自在
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
清淨空寂境界無爲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
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
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簡堂曰某坐去好
卧去好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卧耶
公笑曰法凡當爲祖道自愛遂斂目而逝

靈隱遠禪師法嗣

慶元府東山全庵齊已禪師邛州謝氏子上
堂舉修山主偈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
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召大衆曰薦得是
移華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
州黎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
亦沒交涉踏著秤錘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
剛寶劔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
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蓮社會道友請上堂
漸漸雞皮鶴髮父少而子老看看行步蹣跚
疑殺木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
免衰殘老病正好著精彩任汝千般快樂渠
儂合自由無常終是到來歸堂喫茶去唯有
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遶但念阿彌陀佛念得
不濟事復曰噫這條活路已被善導和尚直
截指出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往來

因甚麼當面蹉過阿彌陀佛這裏薦得便可
除迷倒障拔猶豫箭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
心稠林浣心垢濁正心詣曲絕心生死然後
轉入那邊擡起脚向佛祖踐履不到處進一
步開却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一句喚回
善導和尚別求徑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逃
走流落他鄉撞東磕西苦哉阿彌陀佛
撫州疎山歸雲如本禪師台城人也上堂久
雨不晴戊在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
是甚麼眼睛卓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叫兩
三聲
覺阿上人日本國勝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
習大小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
禪宗之盛阿奮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袖
香拜靈隱佛海禪師海問其來阿輒書而對

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無
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
真年四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度
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聖朝
遠公禪師之名特詣丈室禮拜願傳心印以
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
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海曰衆生虛
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何而有海
便打阿即命海陞座決疑明年秋辭遊金陵
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始知佛海垂手
旨趣旋靈隱述五偈叙所見辭海東歸偈曰
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叅
徧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其一掃盡葛藤與
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
機萬機一時轉其二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

佛光

二十

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田地倒裏幘頭孤路
行其三求真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真都是錯堪
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拋下破木杓其四豎拳下
喝少賣弄說是說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指
注一聲歸笛囉囉哩其五海稱善書偈贈行歸
本國住叡山寺洎通嗣法書海已入寂矣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久叅圓悟暨往來大
慧之門有日矣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衢光孝
公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
識海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公曰爲甚麼贊
即歡喜毀即煩惱海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
公曰某三十年叅問何言不見海曰向歡喜
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海震聲便喝公擬對
海曰開口底不是公罔然海召曰侍郎向甚
麼處去也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

佛光

三十一

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海曰也祇得一椽知府葛郊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禪悅首謁無庵全禪師求指南庵令究即心即佛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其得入庵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佛海來居劍池公因從遊乃舉無庵所示之語請為衆普說海發揮之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無庵肯之即遣書頌呈佛海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旣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虎邱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

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領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華藏民禪師法嗣

第九

二十三

臨安府徑山別峯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自幼通六經而厭俗務乃從德山清素得度具戒後聽華嚴起信既盡其說棄依窰印於中峯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吐曰是誰起滅師啓悟即首肯會圓悟歸昭

覺印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慧曰未出劔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師乃西還連主數刹後再出峽住保寧金山雪竇徑山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憍陳如比丘最初悟道後來真淨禪師初住洞山拈云今日新豐洞裏祇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著左邊云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裏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祇教諸人行

雜九

二五

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祇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祇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顛預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蟲裏紙帽好笑又驚人復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沙鑼裏滿盛油師曰大小巖頭打失鼻孔忽有人問保寧浩浩塵中如何辨主祇對他道天寒不及卸帽上堂六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雪深一尺掃除不暇回避不及凍得東村廖胡子半夜著靴水上立上堂將心除妄難除即妄明心道轉迂桶底趯穿無忌諱等閑一步一笑

蕙師至徑山彌浹孝宗皇帝召對選德殿稱
旨入對日賜肩輿於東華門內十年二月上
注圓覺經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年邁益厭住
持十五年冬奏乞庵居得請紹熙元年十一
月往見交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問行日
師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鷄
鳴時九字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
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越七日葬于庵之
西岡謚慈辯禪師塔曰智光

昭覺元禪師法嗣

鳳棲慧觀禪師上堂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華
殘此夜初冬節從茲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
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喝
一喝恁麼說話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文殊道禪師法嗣

第九

三十四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本郡許氏子參道禪師
於大別未幾改寺為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
舟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省
即說偈曰沔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
生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住後
上堂臨老方稱住持全無些子玄機開口十
字九乖問東便乃答西如斯出世討甚玄微
有時拈三放兩有時就令而施雖然如是同
道方知且道知底事作麼生直須打翻鼻孔
始得上堂達磨祖師在脚底踏不著今提不
起子細當頭放下看病在當時誰手裏張公
會看脉李公會使藥兩箇競頭醫一時用不
著藥不相投錯錯喫茶去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世為屠宰一日戮豬
次忽洞徹心源即棄業為比丘述偈曰昨日

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
線往見文殊殊曰你正殺豬時見箇甚麼便
乃剃頭行脚師遂作鼓刀勢殊喝曰這屠兒
參堂去師便下參堂住文殊日上堂舉趙州
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
瞞我不得

鄭元

三五

何山珣禪師法嗣

婺州義烏稠巖了贊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
無佛性話乃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
藏古鏡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
咄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闡
所至挂鉢隨衆叅扣後依佛燈久之不契因
訴曰某祇欲死去時如何燈曰好箇封皮且
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後去忽被他換却

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貓兒話問
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燈曰
你祇管理會別人家貓兒不知走却自家狗
子公於言下如醉醒燈復曰不易公進此一
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
說道祇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
糞喫了便不饑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
公唯唯

音釋

邴補永切音幣匹茂切音擊錮古慕切音
兩丙和適貌幣幣然暫見也錮顧鑄塞也
路力故切喋達協切音牒錮諸深切音斟
郊徒藍切音談叱尺栗切音鳩
國名又邑名大訶為叱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七

鉅十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十六世

泐潭明禪師法嗣

漢州無為隨庵守緣禪師本郡人姓史氏年

十三病目去依棲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峽

至寶峯值峯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

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領悟住後上

堂曰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

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

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

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

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

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

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

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伎

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

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挑華盛開靈雲

疑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巖頓忘所知以至盤

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向魚市裏接人誠謂

造次顛沛必於是經行坐卧在其中既有如

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

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有悟要

知麼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龍翔珪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頑庵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二

十得度習講久之棄謁文殊道禪師問佛法

省要殊示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

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挂箇風流袋

師擬對殊曰莫錯師退叅三年方得旨趣往

見佛性機不投入閩至鼓山禮覲便問國師
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喝曰閑言
語師即領悟住後僧問應真不借三界高超
即不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聞時富貴見
後貧窮曰擡頭須掩耳側掌便翻身師曰無
位真人在甚麼處第十曰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
師曰放你三十棒

通州狼山蘿庵慧溫禪師福州人姓鄭氏徧
參諸老晚依竹庵於東林未幾庵謝事復謁
高庵悟南華曷草堂清皆蒙賞識會竹庵徙
閩之乾元師歸省次庵問情生智隔想變體
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師乃釋然述
偈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訶風昨夜前
村猛虎咬殺南山大蟲庵首肯住後上堂釋
迦老子四十九年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

一劫帶水拖泥凡情聖量不能剗除理照覺
知猶存露布佛意祖意如將魚目作明珠大
乘小乘似認橘皮爲猛火諸人須是豁開胃
襟寶藏運出自己家珍向十字街頭普施貧
乏衆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美食不中飽
人喫山僧只向他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
羅

雲居悟禪師法嗣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上堂拈槌
豎拂祖師門下將黃葉以止啼說妙談玄納
僧面前望梅林而止渴際山今日去却之乎
者也更不指東畫西向三世諸佛命脉中六
代祖師骨髓裏盡情傾倒爲諸人說破良久
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台州萬年無著道閑禪師本郡洪氏子上堂

全機敵勝猶在半途碎啄同時白雲萬里纔
生朕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銛成何道理且道
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誣人之罪以罪加之上
堂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
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
却往徑山去峯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師曰
相見不須瞋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
夜行人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嚴陵人往來龍門雲居
有年未有所證一日普請擇菜次高庵忽以
貓兒擲師懷中師擬議庵攔臂踏倒於是大
事洞明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不可以一
朝風月昧却萬古長空不可以萬古長空不
明一朝風月且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畏炎
熱我愛夏日長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會

與不會切忌承當

南康軍雲居普雲自圓禪師綿州雍氏子年
十九試經得度留教苑五祀出關南下歷扣
諸大尊宿始詣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覩繪胡
人有省夜白高庵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
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
策火示之曰我爲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
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
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歧栗棘蓬庵遣師
依佛眼眼謂曰吾道東矣上堂舉僧問雲門
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曰南
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
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烏巨行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退庵休禪師上堂風動邪幡動邪

風鳴邪鈴鳴邪非風鈴鳴非風幡動此土與
西天一隊黑漆桶誑惑世間人看看滅胡種
山僧不奈何趁後也打開瓠子曲彎彎冬瓜
直籠侗上堂結夏時左眼半斤解夏時右眼
八兩謾云九十日安居贏得一肚皮妄想直
饒七穴八穿未免山僧拄杖雖然如是千鈞
之弩不爲鼯鼠而發機上堂先師尋常用腦
後一鎚卸却學者胃中許多屈曲當年克賓
維那曾中興化此毒往往天下叢林喚作超
宗異日非惟孤負興化亦乃克賓受辱若是
臨濟兒孫終不依草附木資福喜見同參今
日傾腸倒腹遂卓拄杖喝一喝曰還知先師
落處麼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上堂言發非聲
是箇甚麼色前不物莫亂針錐透過禹門風
波更險吐

卷十

五

信州龜峯晦庵慧光禪師建寧人上堂數日
暑氣如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
煩惱人這箇未是煩惱更有已躬下事不明
便是煩惱所以達磨大師煩惱要爲諸人吞
却又被咽喉小要爲諸人吐却又被牙齒礙
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不惜
性命往往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禰不
了殃及兒孫後來蓮華峯庵主到這裏煩惱
不肯住南嶽思大到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
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己查梨煩惱鉢盂無柄
龜峯今日爲他閑事長無明爲你諸人從頭
點破卓拄杖一下曰一人腦後露腮一人當
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勸你
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瞌睡殊不知家中飯籬
鍋子一時失却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檢點

看

真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越之上虞人依雪堂於烏巨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云只今箭發也看看師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然大悟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庵不惜窮性命祇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嘗頌臺山婆話云開箇燈心卓角舖日求升合度朝昏只因風雨連綿久本利一空愁倚門

白楊順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如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生鐵鑄崑崙曰來後如何師曰五彩畫門神

雲居如禪師法嗣

第十

六

太平州隱靜圓極彥岑禪師台城人也上堂韓信打關未免傷鋒犯手張良燒棧大似曳尾靈龜既然席卷三秦要且未能囊弓裹革煙塵自靜我國晏然四海九州盡歸皇化自然牛閑馬放風以時雨以時五穀熟萬民安大家齊唱村田樂月落參橫夜向闌上堂今朝八月初五好事分明為舉嶺頭漠漠秋雲樹底鳴鳩喚兩昨夜東海鯉魚吞却南山猛虎雖然有照有用畢竟無賓無主唯有文殊普賢住住我識得你上堂舉正堂辯和尚室中問學者蚯蚓為甚麼化為百合師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鄂州報恩成禪師上堂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青州巾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令

處著一把火便下座

道場辯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
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
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筍斜出岸懸華倒

無十

七

生

安吉州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侍正堂之久入
室次堂問貓兒爲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
主眼卓豎堂欣然因命分座

黃龍忠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戒修禪師上堂舉馬祖不安公
案乃曰兩輪舉處煙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
目前不礙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
氣自衝天我我今你是你

西禪璉禪師法嗣

遂寧府西禪第二代希秀禪師上堂曰秋光

將半暑氣漸消鴻鴈橫空點破碧天似水猿
猴挂樹撼翻玉露如珠直饒對此明機未免
認龜作鼈且道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野
色併來三島月溪光分破五湖秋

淨居尼溫禪師法嗣

溫州淨居尼無相法燈禪師上堂拈拄杖卓
曰觀音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擡頭鷄
子過新羅石火電光追不及吐

大瀉果禪師法嗣

荆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合州董氏子開
堂曰問答已乃曰衲僧向人天衆前一問一
答一擒一縱一卷一舒一挨一拶須是具金
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之流君向西秦我之
東魯於宗門中殊無所益這一段事不在有

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說豎說祇要控人入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祇以語言文字而為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

第十

八

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師已鼻正似鄭州出曹門從上宗師會中往往真箇以行脚為事底纔有疑處便對衆決擇祇一句下見諦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關唇皮胡言漢語來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時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猶是學人問處院曰如何是你問處僧曰失院便打其僧不契後至雲門會中

因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悟即回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作維那問曰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那僧曰是穴曰你當時如何曰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穴曰你會也師乃召大衆曰暗穿玉線窰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敢問大衆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為之化便可橫身宇宙獨步大方若跳不出依前祇在架子下上堂拈拄杖曰破無明暗截生死流度三有城泛無為

第十

九

海須是識這箇始得乃召大衆曰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若也識得荆棘林中撒手是非海裏橫身脫或未然普賢乘白象土宿跨泥牛參上堂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師曰永嘉恁麼道大似含元殿

上更覓長安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
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趙婆酤醋上堂宗乘
一唱殊途絕萬別千差俱泯滅通身是口難
分雪金剛腦後三斤鐵好大哥僧問保壽開
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如何師曰
利動君子曰爲復棒頭有眼爲復見機而作
師曰獼猴繫露柱曰祇如三聖道你恁麼爲
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又作麼生師曰錦上
鋪華又一重問行脚逢人時如何師曰一不
成二不是曰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虎咬
大蟲曰祇如慈明道釣絲絞水意作麼生師
曰水浸銅石卯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
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兵行詭道曰興化道
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
綿裏秤鎚問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

曰廬山五老峯曰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
身師曰南嶽三生藏曰祇如不落不昧未審
是同是別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問初生孩
子還具六識也無趙州道急水上打毬子意
旨如何師曰兩手扶犁水過膝曰祇如僧又
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曰念念不
停流又作麼生師曰水晶甕裏浸波斯問楊
岐道三脚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師曰過蓬
州了便到巴州
潭州大瀉行禪師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
若向這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
裏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
落在無事甲裏若向這裏撥得一路轉得身
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上
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

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
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

潭州道林淵禪師僧問鐘未鳴鼓未響拓鉢
向甚麼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
師曰奔電迸火曰巖頭道這老漢未會末後
句在又作麼生師曰相隨來也曰巖頭密啓
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啓處師曰萬年松在
祝融峯曰雖然如是祇得三年三年後果遷
化還端的也無師曰摩呢達喇吽發吒臨示
寂上堂拈拄杖示衆曰離却色聲言語道將
一句來衆無對師曰動靜聲色外時人不肯
對世間出世間畢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潭州潘氏子上堂
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豎
起拂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僧問雲

十一

十一

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
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
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問離却言句請師直
指師豎拂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速禮三拜

隆興府泐潭山堂德淳禪師上堂俱胝一指
頭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
却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
時休

常州宜興保安復菴可封禪師福州林氏子
上堂天寬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
時節衲僧家等閑問著十箇有五雙知有祇
如夜半華嚴池吞却楊子江開明橋撞倒平
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
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曰須

是山僧拂子始得

隆興府石亭野庵祖璿禪師上堂曰喫粥了也未趙州無忌諱更令洗鉢孟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不丈夫這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示韶石四楞潭塌地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清風生大厦相逢攜手上高山作者應須辨真假真假分若爲論午夜寒蟾出海門潭州石霜宗鑒禪師上堂曰送舊年迎新歲動用不離光影內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不會若也會增瑕類若不會依前昧與君指箇截流機白雲更在青山外

石頭回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蓬庵德會禪師重慶府何氏子上堂舉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作麼生是非相底道理佯走詐羞偷眼觀竹門

十一

十二

斜掩半枝華

南嶽下十七世

教忠光禪師法嗣

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贛州蔡氏子春日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曰後打春牛尾驚起虛空入藕絲裏釋迦無路潛踪彌勒急走千里文殊却知落處拊掌大笑歡喜且道歡喜箇甚麼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千華生碓觜上堂千家樓閣一霎秋風祇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落葉於斯薦得觸處全真其或未然且作寒溫相見上堂舉金剛經云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要會麼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華僧問先佛垂範禁足

安居未審是何宗旨曰瑠璃鉢內拓須彌僧
便喝師便打

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依
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棄參大慧
於徑山謁雪巢一此庵元入關留東西禪無

錫十

十三

省發之泉南教忠俾悅衆解職歸前資偶舉
香巖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舉玄
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即

辭往梅陽服勤四載住後上堂諸佛出世打
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
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槩
特達丈夫爲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
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爲三段上堂德山小叅
不答話千古叢林成話霸問話者三十棒憤
能說訶說秀特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

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頭上著枷脚下著
匣你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
手笑欣欣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厮
誑混源今日恁麼批判責情好與三十棒且
道是賞是罰具參學眼者試辨看上堂舉雲
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師曰平地擁
魚蝦遼天射飛鷲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
後示寂塔于本山

東林顏禪師法嗣

荆南府公安遜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上堂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瀝盡野狐涎趯翻山鬼
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蟲太虛寥廓中
放出遼天俊鷲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衆
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咄咄上堂玉露垂青
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鴈叫喚起未惺人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舉俱胝豎指因緣師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臨安府淨慈肯堂彥克禪師於潛盛氏子幼依明空院義堪爲師首叅大愚宏智正堂大

經十

十四

圓後聞東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咬嚼師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解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鑑覺中師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祇要蛇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募被攔臂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耶遂

呈頌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

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

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

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雪峯示衆云盡大

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

雪峯話作兩極既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

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

向與麼來脚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即是三

年逢一閏鷄向五更啼上堂舉卮庵先師道

坐佛牀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

習禮樂師曰入泥入水即不無先師爭奈寒

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曰灼然有不

回頭底淨慈向升子裏禮汝三拜上堂三世

諸佛無中說有蘭蕩拾華針六代祖師有裏

尋無猿猴探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儂家

不管興亡事盡日和雲占洞庭元庵受智者
請引座曰南山有箇老魔王炯炯雙眸放雷
光口似血盆呵佛祖牙如劒樹罵諸方幾度
業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山畔與嵩頭陀傅
大士一火破落戶依舊孟八郎賺他無限癡
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
既是善知識爲甚賺人入鑊湯只向他道非
公境界後示寂塔于寺之南庵

婺州智者元庵真慈禪師潼川人姓李氏初
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後遊講肆聽講圓覺
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
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
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
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話詰
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

以爲不遜乃叱出師因南遊至廬山圓通挂
搭時已庵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
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
以手指曾曰佛亦是塵師復頌曰撥塵見佛
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
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鉢
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
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
風起已庵深肯之

西禪需禪師法嗣

第十

十六

福州鼓山木庵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
爲僧未幾謁懶庵於雲門一日入室庵曰不
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
久處會隨後便喝倏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
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住後上堂要明箇

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峻峻
巖頭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觀
地覓金針直下腦門須迸裂到這裏假饒見
機而變不犯鋒鏖全身獨脫猶涉泥水祇如
本分全提一句又作麼生道擊拂子曰淬出
七星光燦爛解拈天下任橫行上堂舉睦州
示衆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
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麼說話面皮
厚多少木庵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
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上
堂拈拄杖曰臨濟小厮兒未曾當頭道著今
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僧
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
毛頭星現曰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莫
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經十

十七

溫州龍翔栢堂南雅禪師上堂曰瑞峯頂上
棲鳳亭邊一杯淡粥相依百衲蒙頭打坐二
祖禮三拜依位而立已是周遮達磨老臊胡
分盡髓皮一場狼籍其餘之輩何足道哉栢
堂恁麼道還免諸方檢責也無拍繩牀云泊
合停囚長智上堂曰大機貴直截大用貴頓
發縱有啣鑊機一鎚須打殺何故我王庫內
無如是刀上堂曰紫藤伸拳筍破梢楊華飛
盡綠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黃栗留鳴燕語
巢這裏見得諦信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窻
下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槌槌殺何故不是
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福州天王志清禪師上堂豎起拂子云只這
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徧界徧空成團成塊
到這裏三世諸佛向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

向甚麼處提持天下衲僧向甚麼處名邈除
非自得自證便乃敲唱雙行雖然如是未是
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是非海
裏橫身入豺虎叢中縱步行

南劔州劔門安分庵主少與木庵同肄業安
國後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
江干仰瞻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
作偈曰幾年箇事挂曾懷問盡諸方眼不開
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徑回
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黎自爾不規所寓後
庵居劔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所作偈頌走
手而成凡千餘首盛行於世示衆這一片田
地汝等諸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
直下徹去已是鈍置分上座不少了也更若
擬議思量何啻白雲萬里驀拈拄杖打散大

第十

十八

衆示衆上至諸佛下及衆生性命總在山僧
手裏檢點將來有沒量罪過還有檢點得出
者麼卓拄杖一下曰冤有頭債有主遂左右
顧視曰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示衆十五日已前天上有星皆拱北十五日
已後人間無水不朝東已前已後總拈却到
處鄉談各不同乃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十四諸兄弟今日是
幾良久曰本店買賣分文不賒

東禪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宗逮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
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喝曰王本無
瑕却有瑕

西禪淨禪師法嗣

福州乾元宗穎禪師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

祇在一槌靠拄杖曰靈利人不勞再舉而今
莫有靈利底麼良久曰比擬張麟兔亦不遇

開善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已事扣諸
禪及開善歸結茆於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

錫十

十九

申三月八日夜適然啓悟占偈呈善曰元來
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
兒善答曰啐地折時真慶快死生凡聖盡平
沉僊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天童華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
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為僧
不憚遊行徧參知識後謁應庵於衢之明果
庵孤硬難入屢遭呵一日庵問如何是正法
眼師遽答曰破沙盆庵頷之未幾辭回省親

庵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
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
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
忌便踪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出世衢
之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詔住徑山
靈隱晚居太白僧問虛空銷殞時如何師曰
罪不重科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
關楨子有般漆桶葦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
問如何是向上關楨子何異開眼屎牀華藏
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干手大悲摸索不
著雨寒無處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衆良久
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上堂世尊不說說拗
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啓告馬祖即心即
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庵主貴賤賣分
文不直祇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

定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櫛葉風微鹿養茸
上堂卓拄杖曰迷時祇迷這箇復卓一下曰
悟時祇悟這箇迷悟雙忘糞掃堆頭重添搥
搔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
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

經十

二十

十年後上堂舉金峯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
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
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峯云問
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
婆心峯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烏
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這老漢忽若瞥地
自然不墮聖凡窠臼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
曰這箇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傑上座裂
破面皮不免納敗一上也要諸方檢點乃召
大衆曰這婆子洞房深穩水泄不通偏向枯

木上糝華寒巖中發皸箇僧孤身迴迴慣入
洪波等閑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
細檢點將來敲枷打鎖則不無二人若是佛
法未夢見在烏巨與麼提持畢竟意歸何處
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

上堂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舉一明三目機銖
兩如王秉劍殺活臨時猶是無風市市之波
向上一路千聖把手共行合入泥犁地獄正
當與麼時合作麼生江南兩浙春寒秋熱上
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

經十

二十

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保保赤
洒洒沒可把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雲門
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
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
大小雲門劍去久矣方乃刻舟後示寂塔干

寺之中峯

南書記者福州人久依應庵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庵見喜其脫略紹興末終於歸宗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幼闕首楞嚴經如遊舊國志而不忘持橐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庵堪其曾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公駭然汗下庵喝出公退參不旬日竟躋堂與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孫贖鋪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庵見稱善有鬻胭脂者亦久參應庵頗自負公贈之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襪後却來這裏喫拳頭

道場全禪師法嗣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年十四得度十八歲禮佛智裕禪師于靈隱時無庵為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師久而有省答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庵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者

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為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華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座呵佛罵祖去

無十

王三

在師自是埋藏頭角益自韜晦歷遊湖湘江溯幾十年依應庵於歸宗參大慧於徑山無庵住道場招師分座說法於是聲名隱然住後上堂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師子吼栴檀林

任馳驟剔起眉毛頂上生剗肉成瘡露家醜
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
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麤甑又僧
問睦州如何是禪州云猛火著油煎又僧問
首山如何是禪山云猢猻上樹尾連顛大衆
道無橫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活路
用劫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
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
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可與佛祖齊肩
雖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話作兩
極也適來道道無橫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却
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祇對還委悉麼把手
上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
示微疾留偈趺坐而逝茶毗齒舌不壞獲五
色舍利無數瘞于橫山之塔分骨歸葬萬年

延十

三十三

山寺

雙林用禪師法嗣

婺州三峯印禪師上堂舉野狐話曰不落不
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
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大瀉行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子涓禪師潼川人也上堂見見
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喝曰
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衆中忽有箇衲僧
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具一隻眼上堂
橫按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八九四三
二一循環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日因
七見一因一亡七踏破太虛空鐵牛也汗出
絕氣息無蹤跡擲拄杖曰更須放下這箇始
是參學事畢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奪

境拄杖子七縱八橫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
 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杖子與山僧
 削迹吞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
 行千里攜君過萬山忽然撞著臨濟大師時
 如何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翳

首釋

契欺訖切音乞類盧對切音芬呼講切整
 契丹國號未絲節也芬上聲人用
 力以堅蘭來宕切同莨菪本草一名天
 舉物蘭仙子一名行唐其子服之令人
 狂浪放蕩徒浪切音宕
 蕩故名蕩蘭蕩毒藥



護
法
論

宋丞相無盡居士張商英述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重刻護法論題辭

野一

蘇州開元住持煥翁禪師端文不遠千里而來請曰吾宗有護法論凡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言宋觀文殿大學士丞相張商英所撰其弘宗扶教之意至矣盡矣昔者閩僧慧欽嘗刻諸梓翰林侍講學士虞集實為之序兵燹之餘其版久不存端文以此書不可不傳也復令印生刻之今功已告完願為序其首簡序曰妙明真性有若太空不拘方所初無形段冲澹而靜寥漠而清出焉而不知其所終入焉而不知其所窮與物無際圓妙而通當是時無生佛之名無自他之相種種含攝種種無礙尚何一法之可言哉奈太樸既散誕聖真瀉營營逐物唯塵緣業識之趨正如迷人身陷大澤烟霧晦冥蛇虎縱橫競來迫

人欲加毒害被髮狂奔不辨四維西方大聖人以慈憫故三乘十二分教不得不說此法之所由建立也衆生聞此法者遵而行之又如得見日光逢善勝友爲驅諸惡引登康衢即離怖畏而就安隱其願幸孰加焉不深德之反從而詆之斥之是猶挾利劍以自傷初何損於大法乎人心顛隳莫此爲甚有識者憂之復體如來慈憫之心而護法論亦不容弗作也嗚呼三皇治天下也善用時五帝則易以仁信三王又更以智勇蓋風氣隨世而遷故爲治者亦因時而馭變焉成周以降昏翳邪僻翕然並作縲紲不足以爲囚斧鑕不足以爲威西方聖人歷陳因果輪迴之說使暴疆聞之赤頸汗背逡巡畏縮雖螻蟻不敢踐履豈不有補治化之不足柳宗元所謂陰

翊王度者是已此猶言其怖也其上焉者惘然內觀匪即匪離可以脫卑濁而極高明超三界而躋妙覺誠不可誣也奈何詆之奈何斥之世之人觀此論者可以悚然而思惕然而省矣雖然予有一說并爲釋氏之徒告馬棟宇堅者風雨不能漂搖榮衛充者疾病不能侵凌緇衣之士盍亦自反其本乎予竊怪夫誦佛陀言行外道行者是自壞法也毘尼不守馳騫外緣者是自壞法也增長無明嗔恚不息者是自壞法也傳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尚誰尤哉今因禪師之請乃懇切爲緇素通言之知我罪我子皆不能辭矣禪師豫章人知寶大法如護眼目然身服紙衣躬行苦行遇川病涉者梁之途齟齬者甍之枯飢暴露者掩之由衢之天寧遷住今剝首新

戒壇授人以戒俾毋犯國憲其應機設化導民爲善致力於佛法者非言辭可盡也今又刻此論以傳誠無愧於有道沙門者矣洪武七年秋九月九日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撰

護法論後序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蓋道者先天地生亘古今而常存聖人得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豈不大哉故聖人或生於中國野或生於西方三或生於東夷西夷生雖殊方其得道之真若合符契未始殊也佛者生於西方得道之真以治身以寂滅爲樂者也自得於妙有真空圓明廣大不可思議孔子以謂佛爲西方聖人孔子聖人也爲萬世之師豈虛語哉其尊敬如此學者學孔子

者也孔子之言不信反生謗斥與斥孔子何異此皆非吾徒也無盡居士深造大道之淵源洞鑒儒釋之不二痛夫俗學之蔽蒙不悟自己之真性不知道在日用之間顛倒妄想不待其門而入深懷憤嫉搖唇鼓舌專以斥佛爲能自比孟子拒楊墨之功俾後世稱之以爲聖人之徒聾瞽學者豈不欺心乎欺心乃欺天也則護法之論豈得已哉觀其議論勁正取與巖明引證誠實鋪陳詳備明如皎日信如四時非胷中超脫該貫至道之要妙何以臻此故能釋天下之疑息天下之謗實後學之標準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其天與佛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無以異矣佛以戒定慧爲入道之大要吾儒所謂懲忿窒慾則戒也寂然不動則定也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慧也三者儒釋豈不
相同蓋方冊所載皆古人之糟粕若誦糟粕
而不識聖人之旨要與面牆者何異哉杏壇
三千之衆得夫子之道者顏子一人而已尚
未達一間靈山百萬徒衆悟玄機者迦葉一
人而已况望聖人數千載之間聞其風讀其
書咸欲造聖人之域不亦難乎宜其邪說橫
議興焉則護法之論確乎不可拔也乾道辛
卯六月望日無礙居士南澗鄭興 德與序

護法論

宋丞相無盡居士張商英述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以仁義忠信爲道耶則孔子固有仁義忠信矣以長生久視爲道耶則曰夕死可矣是果求聞何道哉豈非大覺慈尊識心見性無上菩提之道也不然則列子何以謂孔子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列子學孔子者也而遽述此說信不誣矣孔子聖人也尚尊其道而今之學孔子者未讀百十卷之書先以排佛爲急務者何也豈獨孔子尊其道哉至於上下神祇無不宗奉矧茲凡夫輒恣毀斥自昧已靈可不哀歎韓愈曰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蓋爲史者採

野一

野二

撫人之實迹尚有刑禍况無故輕薄以毀大聖人哉且茲人也無量劫來沈淪諸趣乘少善力而得此身壽夭未定也縱及耳順從心之年亦暫寄人間耳以善根微劣不能親炙究竟其道須臾老之將至爲虛生浪死之人自可悲痛何暇更縱無明業識造端倡始誘引後世闡提之黨背覺合塵同入惡道罪萃厥身可不慎哉且佛何求於世但以慈悲廣大願力深重哀見一切衆生徃來六道受種種苦無有已時故從兜率天宮示現淨飯國王之家爲第一太子道德文武端嚴殊特於聖人中而所未有於弱冠之年棄金輪寶位出家修道成等正覺爲天人師隨機演說三乘五教末後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爲教外別傳更相傳授接上根輩

故我本朝太宗皇帝之序金剛般若也則曰
歎不修之業溥傷強執之愚迷非下士之所
知豈淺識之能究大哉聖人之言深可信服
一從佛法東播之後大藏教乘無處不有故
余嘗謂欲排其教則當盡讀其書深求其理
撫其不合吾儒者與學佛之見質疑辯惑而
後排之可也今不通其理而安排之則是斥
鷄笑鴟鵬朝菌輕松栢耳歐陽脩曰佛者善
施無驗不實之事蓋亦未之思耳嘗原人之
造妄者豈其心哉誠以賙急飢寒苟免患難
而已佛者捨其至貴極富爲道忘身非飢寒
之急無患難可免其施妄也何所圖哉若以
造妄垂裕其徒凡夫尚知我躬不閱遑恤我
後而佛豈不知耶古今世人有稍挾欺給者
必爲衆人所棄況有識之賢者乎若使佛有

野一

六

纖毫妄心則安能俾其佛教綿亘千古周而
十方天龍鬼神無不傾心菩薩羅漢更相弘
化試此論之有詐妄心者求信於卑凡下愚
尚不可得況能攝伏於具神通之聖人哉經
云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
不異語者又云諸佛如來無妄語者信哉斯
言明如皎日孟子曰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
堯而已矣余則曰誦佛之言行佛之行是佛
而已矣何慊乎哉佛祖修行入道蹊徑其捷
如此而人反以爲難深可憫悼撮其樞要戒
定慧而已若能持戒決定不落三塗若能定
力決定功超六欲若能定慧圓明則達佛知
見入大乘位矣何難之有哉詩云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其是之謂乎韓愈與大顛論議
徃復數千言卒爲大顛一問曰公自揣量學

問知識能如晉之佛圖澄乎能如姚秦之羅什乎能如蕭梁之寶誌乎愈曰吾於斯人則不如矣大顛曰公不如彼明矣而彼之所從事者子以爲非何也愈不能加答其天下之公言乎佛豈妨人世務哉金剛般若云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維摩經偈云經書呪禁術工巧諸技藝盡現行此事饒益諸群生法華經云資生業等皆順正法傳大士龐道元豈無妻子哉若也身處塵勞心常清淨則便能轉識爲智猶如握土成金一切煩惱皆是菩提一切世法無非佛法若能如是則爲在家菩薩了事凡夫矣豈不偉哉歐陽脩曰佛爲中國大患何言之甚歟豈不爾思凡有害於人者奚不爲人所厭而天誅哉安能深根固蒂於天下也桀紂爲中國天子害跡

一彰而天下後世共怨之況佛遠方上古之人也但載空言傳於此土人天向化若偃風之草苟非大善大慧大利益大因緣以感格人天之心者疇克爾耶一切重罪皆可懺悔謗佛法罪不可懺悔誠哉是言也謗佛法則是自昧其心耳其心自昧則猶破瓦不復完灰不重木矣可懺悔哉佛言唯有流通佛法是報佛恩今之浮圖雖千百中無一能髣髴古人者豈佛法之罪也其人之罪雖然如是禮非玉帛而不表樂非鐘鼓而不傳非藉其徒以守其法則佛法殆將泯絕而無聞矣續佛慧命何賴焉濫其形服者誅之自有鬼神矣警之自有果報矣威之自有刑憲矣律之自有規矩矣吾輩何預焉然則是言也余至於此卒存二說蘇子瞻嘗謂余曰釋氏之徒

諸佛教法所繫不可以庶俗待之或有事至
庭下則吾徒當以付囑流通爲念與之闊略
可也又曾逢原作郡時釋氏有訟者閱實其
罪必罰無赦或有勉之者則曰佛法委在國
王大臣若不罰一戒百則惡者滋多當今之
世欲整齊之捨我輩其誰乎余考二公之言
則逢原所得多矣其有不善者誠可惡也豈
不念皇恩度牒不與征役者人主之惠哉豈
不念古語有云一子出家九族生天哉豈不
念辭親棄俗當爲何事哉豈不念光陰易往
而道業難成哉豈不念道眼未明而四恩難
報哉豈不念行業不修而濫膺恭敬哉豈不
念道非我修而誰修哉豈不念正法將墜而
魔法增熾哉蓋昔無著遇文殊時已有凡聖
同居龍蛇混雜之說況今去聖逾遠求其純

一也不亦難乎然念大法所寄譬猶披沙揀
金衰石攻玉縱於十斛之沙得粒金一山之
石得寸玉尚可以爲世珍寶也非特學佛之
徒爲然孔子之時已分君子儒小人儒矣况
茲後世服儒服者豈皆孔孟顏閔者哉雖曰
學者求爲君子安能保其皆爲君子耶歷觀
自古巨盜姦臣強叛猾逆率多高才博學之
士豈先王聖教之罪歟豈經史之不善歟由
此喻之末法像教之僧敗群不律者勢所未
免也韓愈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
流入中國上古未曾有也自皇帝已下文武
已上舉皆不下百歲後世事佛漸謹年代尤
促陋哉愈之自欺也愈豈不聞孟子曰舜生
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
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舜與文

王皆聖人也爲法於天下後世安可夷其人廢其法乎況佛以淨飯國王爲南瞻部洲之中而非夷也若以上古未嘗有而不可行則蚩尤瞽叟生於上古周公仲尼生於後世豈可捨衰周之聖賢而取上古之凶頑哉而又上古野處穴居茹毛飲血而上棟下宇鑽燧改火之法起於後世者皆不足用也若謂上古壽考而後世事佛漸謹年代尤促者竊鈴掩耳之論也愈豈不知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事乎豈不知孔鯉顏淵冉伯牛之天乎而又書無逸曰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彼時此方未聞佛法之名自漢明佛法至此之後二祖大師百單七歲安國師百二十八歲趙州和尚七百二十甲子豈佛法之咎也又曰如彼言

可憑則臣家族合至灰滅此亦自蔽之甚也佛者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自他無間冤親等觀如提婆達多種種侵害於佛而終憐之授記作佛而後世若求喜怒禍福以爲靈則是邀祭祀之小小鬼神矣安得謂之大慈悲之父乎世間度量之人尚能遇物有容犯而不校況心包太虛量廓沙界之聖人哉信與不信何加損焉佛者如大醫王善施法藥有疾者信而服之其疾必瘳其不信者蓋自棄耳豈醫王之咎哉夏蟲不可語冰霜井蛙不可語東海吾於韓愈見之矣若謂事佛促壽則毀佛者合當永壽後世之人排佛者故多矣士庶不足道也如唐武宗會昌五年八月下旬廢教至六年三月初纔及半年而崩者此又何也如唐李白杜甫盧仝李翱之輩韓愈

亦自知其不及矣然諸子亦未嘗排佛亦不失高名也衆人之情莫不好同而惡異是此而非彼且世之所悅者紛華適意之事釋之所習者簡靜息心之法此其所以相違於世也諸有智者當察其理之所勝道之所在又安可不原彼此之是非乎林下之人食息禪宴所守規模皆佛祖法式古今依而行之舉皆證聖成道每見譏於世者不合俗流故也佛之爲法甚公而至廣又豈止緇衣祝髮者得私爲哉故唐相裴公美序華嚴法界觀云世尊初成正覺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佛之隨機接引故多開遮權變不可執一而求也歐陽永叔曰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其民蒙福如此永叔好

野一

十一

同惡異之心是則是矣然不能通方遠慮何其隘哉若必以結繩之政施之於今可乎殊不知天下之理物希則貴若使世人舉皆爲儒則孰不期榮孰不謀祿期謀者衆則爭競起爭競起則妬忌生妬忌生則褒貶勝褒貶勝則仇怨作仇怨作則擠陷多擠陷多則不肖之心無所不至矣不肖之心無所不至則爲儒亦不足爲貴矣非特儒者爲不足貴也士風如此則求天下之治也亦難矣佛以其法付囑國王大臣不敢自尊也欲使其後世之徒無威勢以自尊隆道德以爲尊無爵祿以自活依教法以求活乞食於衆者使其折伏僇慢下心於一切衆生又維摩經佛令迦葉前往問疾迦葉憶念昔於貧里而行乞食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迦葉有慈心而不

能普捨豪富從貧乞也肇法師註云迦葉以貧人昔不植福故生貧里若今不積善後復彌甚愍其長苦故多就乞食又曰見來求者爲善師想什法師註云本無施意因彼來求發我施心則爲我師故爲善師想也不畜婁子者使其事簡累輕道業易成也易其形服者使其遠離塵垢而時以自警也惜乎竊食其門者志願衰劣不能跂及古人良可歎也且導民善世莫盛乎教窮理盡性莫極乎道彼依教行道求至涅槃者以此報恩德以此資君親不亦至乎故後世聖君爲之建寺宇置田園不忘付囑也使其安心行道隨方設化名出四民之外身處六和之中其戒淨則福蔭人天其心真則道同佛祖原其所自之恩皆吾君之賜也苟能以禪律精修於天地

無媿表率一切衆生小則遷善遠罪大則悟心證聖上助無爲之化密資難報之恩則不謬爲如來弟子矣苟違佛祖之戒濫膺素餐罪豈無歸乎上世雖有三武之君以徇邪惡下臣之請銳意剪除既廢之後隨而愈興猶霜風之肅物也亦暫時矣如冬後有春之譬欲盡鐵草木者能使冬後無春則可矣苟知冬後有春則何苦自當其惡而彰彼爲善也於已何益哉余嘗觀察其徒中間有辭榮捨富者俊爽聰明者彼豈不知富貴可樂春色野一可喜肥鮮之甘車服之美而甘心於幽深間寂之處藜羹藜布僅免飢寒縱未能大達其道是必漸有所自得者歟議者深嫉其徒不耕而食亦知其一而莫知其他也豈不詳觀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以至山林

江海之上草竊姦宄市鄽邸店之下娼優厮
役僻源邪徑之間欺公負販神祠廟宇之中
師童巫祀者皆然也何獨至於守護心城者
而狀之哉今戶籍之民目犁鋤者其亦幾何
釋氏有刀耕火種者栽植林木者灌溉蔬果
者服田力穡者矣豈獨今也如古之地藏禪
師每自耕田嘗有語云諸方說禪浩浩地爭
如我這裏種田博飯喫百丈惟政禪師命大
衆開田曰大衆爲老僧開田老僧爲大衆說
大法義大智禪師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瀉
山問仰山曰子今夏作得箇什麼事仰山曰
鋤得一片畝種得一籬粟瀉山曰子可謂不
虛過時光斷際禪師每集大衆栽松鑿茶洞
山聰禪師嘗手植金剛嶺松故今叢林普請
之風尚存焉釋氏雖衆而各止一身一粥一

飯補破遮寒而其所費亦寡矣且其既受國
恩紹隆三寶而欲復使之爲農可乎況其田
園隨例常賦之外復有院額科數官客往來
種種供給歲之所出猶愈於編民之多也其
於公私何損之有余嘗疾今官有勸農之虛
名而挾抑農之實患且世之利用苟有益者
不勸而人自趨矣今背公營私者侵漁不已
或奪其時作不急之務是抑之也何勸之有
今游惰者十常七八耕者十無二三耕者雖
少若使常稔則菽粟亦如水火矣近歲或旱
或潦無歲無之四方之利秀而不實者歲常
二三甚者過半亦豈爲耕者少而糧不足哉
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富苟無以致和氣而
召豐年雖多耕而爭以爲歲之豐凶繫乎世
數意其天理亦自有準量歟歲常豐穀愈賤

耕者愈少此灼然之理僧者佛祖所自出也
有苦行者有密行者各人有三昧隨分守常
德孜孜於戒律念念在定慧能捨人之所難
捨能行人之所不能行外富貴若浮雲視色
聲如谷響求道則期大悟而後已惠物則念
衆生而不忘野今馱僧者其馱佛祖乎佛以持
戒當行孝不殺不盜不淫不妄不茹葷酒以
此自利利他則仁及含靈耳又豈現世父母
哉蓋念一切衆生無量劫來皆曾爲已父母
宗親故等之以慈而舉期解脫以此爲孝不
亦優乎且聰明不能敵業富貴豈免輪回銅
山奚補於餒亡金穴靡聞於長守余忝高甲
之第仕至聖朝宰相其於世俗名利何慊乎
哉拳拳繫念於此者爲其有自得於無窮之
樂也重念人生幻化不啻浮泡之起滅於茲

五蘊完全之時而不聞道可不惜哉若世間
更有妙道可以印吾自肯之心過真如涅槃
者吾豈不能捨此而趨彼耶惡貧欲富畏死
欣生飲食男女田園貨殖之事人皆知之君
子不貴也所貴也者無上妙道也或謂余曰
僧者毀形遁世之人而子助之何多哉余曰
余所存誠者佛祖遺風矣豈恤乎他哉子豈
不聞孟子言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
艾孰謂巾髮而娶者必爲孝子賢人今世俗
之間博奕飲酒好勇鬪狠以危父母者比比
皆是也又安可相形而不論心哉前輩有作無野
佛論者何自蔽之甚也今夫日月星辰雷霆
風雨昭昭然在人耳目豈無主張者乎名山
大川神祇廟貌可謂無乎世間邪精魍魎小
小鬼神猶尚恪然信其是有何獨至於佛而

疑之曠大劫來修難行苦行成等正覺爲聖
中至聖人天法王明極法身充滿沙界而謂
之無可乎哉大集經云商主天子問佛在世
之日所有供養世尊是受者而施者獲福世
尊滅後供養形像誰爲受者佛言諸佛如來
法身也若在世若滅後所有供養其福無異
華嚴亦曰佛以法爲身清淨如虛空雖然諸
佛而名其道蓋善權方便接引之門耳若必
謂之無則落空見外道斷見外道自昧自棄
可悲也矣如雲門大師云我當時若見一棒
打殺與狗子喫者此大乘先覺之人解粘去
縛遣疑破執而已豈初學者可躡等哉此可
與智者道不可與愚者語其教之興也恢弘
之則有具神通之聖人信向之則有大根器
之賢哲以至天地鬼神之靈無不景慕豈徒

然哉大抵所尚必從其類擬之必從其倫般
若正知菩提真見豈凡庸之人所能睥睨哉
故同安察云三賢尚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
此宗緣覺辟支四果聲聞尚不與其列況其
下者乎在聖則爲大乘菩薩在天則爲帝釋
梵王在人則爲帝王公侯上根大器功成名
遂者在僧俗中亦必宿有靈骨負逸群超世
之量者方能透徹故古德云聞而不信尚結
佛種之因學而未成猶益人天之福惜乎愚
者昧而不能學慧者疑而不能至間有世智
辯聰者必爲功名所誘思日競辰焚膏繼晷
惶惶汲汲然涉獵六經子史急目前之應對
尚且不給何暇分陰及此哉或有成名仕路
者功名汨其慮富貴蕩其心反以此道爲不
急罔然置而不問不覺光陰有限老死忽至

臨危湊亟雖悔奚追世有大道遠理而不窺其涯涘者媿於古聖賢多矣旣不聞道則必流浪生死散入諸趣而昧者甘心焉是誰之過歟嵩嶽珪禪師云佛有三能三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一切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能三不能也今有心憤憤口悻悻聞佛似寇讎見僧如蛇虺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且佛尚不能化導無緣吾如彼何哉議者皆謂梁武奉佛而亡國蓋不探佛理者未足與議也國祚之短長世數之治亂吾不知其然矣堯舜大聖而國止一身其禪位者以其子之不肖而後禪也其子之不肖豈天之罪歟自開闢至漢明帝以前佛法未至於此而國有遇難者

野一

十七

何也唐張燕公所記梁朝四公者能知天地鬼神變化之事了如指掌而昭明太子亦聖人之徒也且聖者以治國治天下爲緒餘耳豈無先覺之明而慎擇可行之事以告武帝哉蓋定業不可逃矣嗚呼定業之不可逃也猶水火之不可入也其報之來若四時之無爽也如西土師子尊者此土二祖大師皆不免也又豈直師子二祖哉釋迦如來尚且不免金鏘馬麥之報況初學凡夫哉蓋修也者改往修來矣且宿業旣還已則將來之善豈捨我哉今夫爲女形者實劣於男矣遽欲奉佛而可亟變爲男子乎必將盡此報身而有待於來世乎梁武壽高九十不爲不多以疾而卒不至大惡但捨身之謬以其先見禍兆筮得乾卦上九之變取其貴而無位高而無

民以此自卑欲圖弭災召福者梁武自謬耳於佛何有哉梁武小乘根器專信有爲之果茲其所以不遇達磨之大法也過信泥跡執中無權者亦其定業使之然乎但聖人創法本爲天下後世豈爲一人設也孔子曰仁者壽而力稱回之爲仁而回且夭矣豈孔子之言無驗歟蓋非爲一人而言也梁武之奉佛其類回之爲仁乎侯景兵至而集沙門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者過信泥迹而不能權宜適變也亦猶後漢向詡張角作亂詡上便宜頗多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兵於河上北向讀孝經則賊當自消滅又如後漢蓋勳傳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扶風宋梟爲守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多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

野一

天

習之庶或使人知義此亦用之者不善也豈孝經之罪歟抑又安知梁武前定之業禍不止此由作善以損之故能使若是之壽也又嘗以社稷存亡久近問於誌公公自指其咽示之蓋識侯景也公臨滅時武帝又復詢詰前事誌公曰貧僧塔壞陛下社稷隨壞公滅後奉勅造塔已畢武帝忽思曰木塔其能久乎遂命撤去改創以石塔貴圖不朽以應其記拆塔纔畢侯景兵已入矣至人豈不前知耶如安世高帛法祖之徒故來畢前世之對不遠千里自投死地者以其定業不可逃也如晉郭璞亦自知其不免況識破虛幻視死如歸者乎豈有明知宿有所負而欲使之避拒苟免哉歐陽永叔跋萬回神跡記碑曰世傳道士罵老子云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人

俾皆信向故僧尼得享豐饒而吾老子高談
清淨遂使我曹寂寞此雖鄙語有足采也永
叔之是其說也亦小有才而未達通方之大
道者歟不揣其本之如此也神怪禍福之事
何世無之但儒者之言文而略耳又況真學

野

九

佛者豈以溫飽爲志哉本以求無上菩提出
世間之大法耳且道士是亦棄俗人也若以
出家求道則不以寂寞爲怨若以圖餽餼爲
心則不求出離不念因果世間萬途何所不
可哉或爲胥徒或習醫卜百工技藝屠沽負
販皆可爲也棄此取彼執禦焉唐太宗方四
歲時已有神人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
必能濟世安民及其未冠也果然建大功業
亦可爲大有之君矣歐陽脩但一書生耳其
修唐書也以私意臆說妄行褒貶比太宗爲

中才庸主而後世從而和之無敢議其非者
嗚呼學者隨世高下而歐陽脩獨得專美於
前誠可歎也作史者固當其文直其事核不
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而脩之編史也唐
之公卿好道者甚多其與禪衲遊有機緣事
跡者舉皆削之及其致仕也以六一居士而
自稱何也以居士自稱則知有佛矣知有而
排之則是好名而欺心耳豈謂端人正士乎
今之人排佛以沽名者亦多矣如唐柳子厚
移書韓退之不須力排二教而退之集無答
子厚書者豈非韓公知其言之當而默從之
故不復與之辯論也近世王逢原作補書鄙
哉逢原但一孤寒庸生耳何區區闡提之甚
也退之豈不能作一書而待後人補也其不
知量也如此蓋漢唐以來帝王公侯奉佛者

不可勝計也豈害其爲賢聖哉余嘗謂歐陽脩曰道先王之言而作詈訟匹夫之見今匿人之善偏求其短以攻刺之者詈訟匹夫也公論天下後世之事者可如是乎甚哉歐陽脩之自蔽也而欲蔽於人又欲蔽天下後世幸其私臆之流言終必止於智者雖見笑於通方博古之士而未免誘惑於躁進狂生耳如斯人也使之侍君則佞其君絕佛種性斷佛慧命與人爲友則導其友戕賊真性奔競虛名終身不過爲一聰明凡夫矣其如後世惡道何修乎修乎將謂世間更不別有至道妙理止乎如此緣飾此小文章而已豈非莊生所謂河伯自多於水而不知復有海乎若也使其得志則使後世之人未不得聞曠劫難逢之教超然出世之法豈不哀哉岐人天

之正路瞎人天之正眼昧因果之真教澆定慧之淳風無甚於脩也余嘗觀歐陽脩之書尺謀謀以憂煎老病自悲雖居富貴之地戚戚然若無所容者觀其所由皆真情也其不通理性之明驗歟由是念之大哉真如圓頓之道豈僻隘淺識之境界哉六道輪回三途果報由自心造實無別緣謂彼三途六道自然而然者何自棄之甚也一失人身悔將何及三界萬法非有無因而妄招果苟不顧因果則是自欺其心自欺其心則無所不至矣

野

三十一

出世也稍類吾儒之及第者謂之登龍折桂也豈其真乘龍而握桂哉佛祖應世本爲群生亦猶吾教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豈以不在世界上行爲是乎超然自利而忘世者豈大乘聖人之意哉然雖如是傷今不及見古也可爲太息古之出世如青銅錢萬選萬中截瓊枝寸寸是玉析梅檀片片皆香今則魚目混珠薰蕕共囿羊質虎皮者多矣遂致玉石俱焚古人三二十年無頃刻間雜用身心念念相應如雞伏卵尋師訪友心心相契印印相證琢磨淘汰淨盡無疑晦跡韜光陸沉于衆道香果熟諸聖推出爲人天師一言半句耀古騰今萬里同風千車合轍今則習口耳之學裨販如來披師子皮作野干行說時似悟對

境還迷所守如塵俗之匹夫略無媿恥公行賄賂密用請託劫掠常住交結權勢佛法凋喪大率緣此得不爲爾寒心乎余嘗愛本朝王文康公著大同論謂儒道釋之教泐淺至深猶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誠確論也余輒是而詳之余謂群生失真迷性棄本逐末者病也三教之語以驅其惑者藥也儒者使之求爲君子者治皮膚之疾也道書使之日損損之又損者治血脉之疾也釋氏直指本根不存枝葉者治骨髓之疾也其無信根者膏肓之疾不可救者也儒者言性而佛者見性儒者勞心而佛者安心儒者貪著而佛者解脫儒者諠譁而佛者純靜儒者尚勢而佛者忘懷儒者爭權而佛者隨緣儒者有爲而佛者無爲儒者分別而佛者平等儒者

好惡而佛者圓融儒者望重而佛者念輕儒者求名而佛者求道儒者散亂而佛者觀照儒者治外而佛者治內儒者該博而佛者簡易儒者進求而佛者休歇不言儒者之無功也亦靜躁之不同矣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猶是佛家金鎖之難也同安察云無心猶隔一重關況著意以觀妙乎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佛則雖見可欲心亦不亂故曰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八法之風不動如來猶四風之吹須彌也老子曰弱其志佛則立大願力老以玄牝為天地之根佛則曰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外無一法而建立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老以抱一專氣知止不殆不為而成絕聖棄智此則正是圓覺作止任滅之四病也老曰去彼取此釋則圓同

野一

二十三

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老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文殊師利則以身為如來種肇法師解云凡夫沉淪諸趣為煩惱所蔽進無寂滅之歡退有生死之畏故能發跡塵勞標心無上植根生死而敷正覺之華蓋辛得此身而當勇猛精進以成辦道果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是故煩惱泥中乃有眾生起佛法耳老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釋則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老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釋則曰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老曰智慧出有大偽佛則曰無礙清淨慧皆從禪定生以大智慧而到彼岸老曰我獨昏昏我獨悶悶楞嚴則以明極為如來三祖則曰洞然明白大智則曰靈光洞耀迥

脫根塵老曰道之爲物也唯恍唯惚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釋則務見諦明了自肯自重老曰道法自然楞伽則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老曰物壯則老是謂非道佛則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以謂道無今古豈有壯老人之幻身亦老也豈謂少者是道老者非道乎老則堅欲去兵佛則以一切法皆是佛法老曰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佛則云信吾言者猶如食蜜中邊皆甜老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若據宗門中則勤而行之正是下士爲他以上士之士兩易其語老曰塞其穴閉其門釋則屬造作以爲者敗執者失又成落空老欲去智愚民復結繩而用之佛則以智波羅蜜變衆生業識爲方便智換名不換體也

野一

三十四

不謂老子無道也亦淺與之不同耳雖然三教之書各以其道善世礪俗猶鼎足之不可缺一也若依孔子行事爲名教君子依老子行事爲清虛善人不失人天可也若曰盡滅諸累純其清淨本然之道則吾不敢聞命矣余嘗論之讀儒書者則若趨炎附竈而速富貴讀佛書者則若食苦燕澀而致神仙其初如此其効如彼富貴者未死已前温飽而已較之神仙孰爲優劣哉儒者但知孔孟之道而排佛者舜犬之謂也舜家有犬堯過其門而吠之是犬也非謂舜之善而堯之不善也以其所常見者舜而未嘗見者堯也吳書云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闕澤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否闕澤曰若將孔老二家比校佛法遠之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

敢違天諸佛設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其主大悅或曰佛經不當誇示誦習之人必獲功德蓋不知諸佛如來以自得自證誠實之語推已之驗以及人也豈虛言哉諸經皆云以無量珍寶布施不及持經句偈之功者蓋以珍寶住相布施止是生人天中福報而已若能持念如說修行或於諸佛之道一言見諦則心通神會見謝疑亡了物我於一如徹古今於當念則道成正道覺齊佛覺矣孰盛於此哉儒豈不曰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也或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語不云乎學也祿在其中矣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書曰作善降祥此亦必然之理也豈吾聖人妄以祿與慶祥誇示於人乎或曰誦經以獻鬼神者彼將安用

野一

二十五

余日子固未聞布施猶輕法施最重古人蓋有遠行臨別不求珍寶而乞一言以爲惠者如晏子一言之諷而齊侯省刑景公一言之善而熒惑退舍吾聖人之門弟子或問孝或問仁或問政或問友或問事君或問爲邦有得一言長善救失而終身爲君子者矣此止終身治世之語耳比之如來大慈法施誠諦之語感通八部龍天震動十方世界或向一言之下心地開明一念之間性天朗徹高超三界顛脫六塵清涼身心剪拂業累契真達本入聖超凡得意生身自然無礙隨緣作主遇緣即宗先得菩提次行濟度世間之法復有過此者乎一切鬼神各欲解脫其趣其於如來稱性實談欣戴護持也宜矣又況佛爲無上法王金口所說聖教靈文一誦之則爲

法輪轉地夜叉唱空報四天王天王聞已如是展轉乃至梵天通幽通明龍神悅懌猶若綸言誕布詔令橫流寰宇之間孰不欽奉又沉佛爲四生慈父如父命其子奚忍不從誦經之功其旨如此教中云若能七日七夜心

野一

二十六

不散亂者隨其所作定有感應若形留神往外寂中搖則尋行數墨而已何異春禽晝啼秋蟲夜鳴雖百萬徧果何益哉余謂耿恭拜井而出泉魯陽揮戈而駐日誠之所感只在須臾七日之期尚爲差遠十千之魚得聞佛號而爲十千天子五百之蝠因樂法音而爲五百聖賢蟒因修懺而生天龍聞說法而悟道古人豈欺我哉三藏教乘者權教也實際理地者唯此一事實也唯佛世尊是究竟法而一切法者爲衆生設也今不藉權教啓迪

初機而遽欲臻實際理地者不亦見彈而思鶚炙乎此善惠大士所謂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也其不然乎佛法化度世間皎如青天白日而迷者不信是猶盲人不見日月也豈日月之咎哉但隨機演說方便多門未易

究耳學者如人習射久久方中棗栢大士云存修却敗放逸全乖急亦不成緩亦不得但知不休必不虛棄又白樂天問寬禪師無修無證何異凡夫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則近執著忘野一落無明此爲心要耳此真初學入道之法門也或謂佛教有施食真言能變少爲多如七粒徧十方之語豈有是理余曰不然子豈不聞勾踐一器之醪而衆軍皆醉樂巴一巵之酒而蜀川爲雨心靈所至而

二十七

無感不通況託諸佛廣大願力廓其善心變
少爲多何疑之有妙哉佛之知見廣大深遠
具六神通唯其具宿命通則一念超入於多
劫唯其具天眼通則一瞬徧周於沙界且如
阿那律小果聲聞爾唯具天眼一通尚能觀
大千世界如觀掌中況佛具真天眼乎舍利
弗亦小果聲聞爾於弟子中但稱智慧第一
尚能觀人根器至八千大劫況佛具正徧知
乎唯其知見廣大深遠則說法亦廣大深遠
矣又豈凡夫思慮之所能及哉試以小喻大
均是人大也有大聰明者有極愚魯者大聰明
者於上古興亡治亂之跡六經子史之論事
皆能知至於海外之國雖不及到亦可觀書
以知之極愚魯者誠不知也又安可以彼知
者爲誕也一自佛法入此之後間有聖人出

現流通輔翼試撫衆人耳目之所聞見者論
之如觀音菩薩示現於唐文宗朝泗州大聖
出現於唐高宗朝婺州義烏縣傅大士齊建
武四年乙丑五月八日生時有天竺僧嵩頭
陀來謂曰我昔與汝毗婆尸佛所同發誓願
今兜率天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命大士臨
水觀形見有圓光寶蓋大士曰度生爲急何
思彼樂乎行道之時常見釋迦金粟定光三
如來放光襲其體號州闔鄉張萬回法雲公
者生於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有兄萬年久
征遼左相去萬里母程氏思其信音公早晨
告母而往至暮持書而還豐干禪師居常騎
虎出入寒山拾得爲之執侍明州奉化布袋
和尚坐亡於嶽林寺而復現於他州宋太始
初誌公禪師乃金城朱氏之子數日不食無

飢容語多靈應晉石勒時佛圖澄掌中照映
千里鎮州普化臨終之時搖鈴騰空而去五
臺鄧隱峯遇官兵與吳元濟交戰飛錫乘空
而過兩軍遂解高嶽帝受戒法於元珪禪師
仰山小釋迦有羅漢來參并受二王戒法破
竈墮之類皆能證果鬼神達磨大師一百五
十餘歲滅於後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葬於
熊耳山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于葱
嶺攜一革履歸西而去後孝莊聞奏啓墳觀
之果只一履存焉文殊師利佛滅度後四百
年猶在人間天台南嶽羅漢所居應供人天
屢顯聖跡汀州南安巖主靈異頗多潭州華
林善覺禪師武寧新興嚴陽尊者俱以虎爲
侍從道宣律師持律精嚴感毗沙門天王之
子爲護戒神借得天上佛牙今在人間徽宗

并一

三十九

皇帝初登極時因取觀之舍利隔水晶匣落
如雨點故太平盛典有御製頌云大士釋迦
文虛空等一塵有求皆赴感無利不分身玉
瑩千輪皎金剛百煉新我今恭敬禮普願濟
群倫皇帝知余好佛而嘗爲余親言其事如
前所摭諸菩薩聖人皆學佛者也余所謂若
使佛有纖毫妄心則安能攝伏於具神通聖
人也釋有如彌天道安東林慧遠生聲融睿
陳慧榮隋法顯梁法雲智文之徒皆日記數
萬言講則天華墜席頑石點頭亦豈常人哉
如李長者龐居士非聖人之徒歟孫思邈寫
華嚴經又請僧誦法華經呂洞賓參禪設供
彼神仙也豈肯妄爲無益之事乎況茲凡夫
敢恣毀斥但佛之言表事表理有實有權或
半或滿設漸設頓各有攸當苟非具大信根

未能無惑亦猶吾儒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而春秋石言于晉神降于莘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此非神怪而何孟子不言利而曰善政得民財於宋受兼金此非利而何蓋聖人之言從權適變有反常而合道者又安可以前後異同之言議聖人也諸同志者幸於佛祖之言詳披諦信真積力久自當證之方驗不誣天下人非之而吾欲正之正如孟子所謂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余豈有他哉但欲以公滅私使一切人以難得之身知有無上菩提各識自家寶藏狂情自歇而勝淨明心不從人得也吾何畏彼哉晉惠帝時王浮僞作化胡經蓋不知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滅於穆王五十二年歷恭懿孝夷厲宣幽平桓莊僖惠襄項匡定一十六王滅後三百

野一

三十

四十二年至定王三年方生老子過流沙時佛法遐被五天竺及諸隣國著聞天下已三百餘年矣何待老子化胡哉呂夏卿序八師經曰小人不知刑獄之畏而畏地獄之慘雖生得以欺於世死亦不免於地下矣今有人焉姦雄氣燄足以塗炭於人而反不敢爲者以有地獄報應不可逃也若使天下之人事無大小以有因果之故皆不敢自欺其心善護衆生之念若無侵凌爭奪之風則豈不刑措而爲極治之世乎謂佛無益於天下者吾不信矣諒哉人天路上以福爲先生死海中修道是急今有欲快樂人天而不植福欲出離生死而不明道是猶鳥無翼而欲飛木無根而欲茂奚可得哉古今受五福者非善報而何嬰六極者非惡報而何此皆過去所修

而於今受報寧不信哉或云天堂是妄造地獄非真說者何愚如此佛言六道而人天鬼畜灼然可知四者既已明矣唯脩羅地獄二道但非凡夫肉眼可見耳豈虛也哉只如神怪之事何世無之亦涉史傳之載錄豈無耳

野一

三十一

目之聞見雖愚者亦知其有矣人多信於此而疑於彼者是猶終日數十而不知二五也可謂賢乎曾有同僚謂余曰佛之戒人不食肉味不亦迂乎試與公詳論之雞之司晨貓之捕鼠牛之力田馬之代步犬之司禦不殺可也如猪羊鵝鴨水族之類本只供庖廚之物苟爲不殺則繁植爲害將安用哉余曰不然子未知佛理者也吾當爲子言其涯略章明較著善惡報應唯佛以真天眼宿命通故能知之今惡道不休三途長沸良有以也一

切衆生逃相吞噉昔相負而冥相償豈不然乎且有本身衆生如鯨鰲師象巴蛇鯤鵬之類是也細身衆生如蚊蚋螭螟蟻蚤虱之類是也品類巨細雖殊均其一性也人雖最靈亦只別爲一類耳儻不能積善明德識心見道瞽瞍然以嗜慾爲務成就種種惡業習氣於倏爾三二十年之間則與彼何異哉且迦樓羅王展翅闊三百三十六萬里阿脩羅王身長八萬四千由旬以彼觀之則此又不直毫末耳安可以謀畫之差大心識之最靈欺他類之渺小不靈而恣行殺戮哉只如世間牢獄唯治有罪之人其無事者自不與焉智者終不曰建立郡縣設官置局不可閑冷却須作一兩段事往彼相共鬧熱也今雖衆生無盡惡道茫茫若無冤對即自解脫復何

疑哉若有專切修行決欲疾得阿耨菩提者
更食衆生血肉無有是處唯富貴之人宰制
邦邑者又須通一線道昔陸亘大夫問南泉
云弟子食肉則是不食則是南泉曰食是大
夫祿不食是大夫福又宋文帝謂求那跋摩
曰孤媿身徇國事野一雖欲齋戒不殺安可得如
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帝王者
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乎人神悅和人神悅和
則風雨順時風雨順時則萬物遂其所生也
以此持齋齋亦生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
必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爲之修乎帝撫
几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
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由是
論之帝王公侯有大恩德陶鑄天下者則可
矣士庶之家春秋祭祀用之以時者尚可懺

悔圓顛方服者承佛戒律受人信施而反例
塵俗飲酒食肉非特取侮於人而速戾于天
亦袈裟下失人身者是爲最苦忍不念哉吾
儒則不斷殺生不戒酒肉於盜則但言慢藏
誨盜而已於姪則但言未見好德如好色面
已安能使人不犯哉佛爲之教則彰善癉惡
深切著明顯果報說地獄極峻至嚴而諛諛
強暴者尚不悛心況無以警之乎然五戒但
律身之麤跡修行之初步若昇高必自下若
陟遐必自邇野一求道證聖之人亦未始不由此
而入也至於亡思慮泯善惡融真妄一聖凡三十三
單傳密印之道又非可以紙墨形容而口舌
辯也文章蓋世止是虛名勢望驚天但增業
習若比以定慧之法治本有之神明爲過量
人超出三界則孰多於此哉士農工商各分

其業貧富壽夭自出前定佛法雖亡於我何
益佛法雖存於我何損功名財祿本繫乎命
非由謗佛而得榮貴利達亦在乎時非由斥
佛而致一時之間操不善心妄爲口禍非唯
無益當如後患何智者慎之狂者縱之六道
報應勝劣所以分也余非佞也願偕諸有志
者背塵合覺同底于道不亦盡善盡美乎或
有闡提之性根於心者必不取于是說余無
恤焉

護法論終

護法論後序

樹教聖人其設教雖殊然於化人遷善去惡則其一也故曰爲教不同同歸於善若夫超出世間明了生死惟佛氏之學無盡居士得兜率悅心不傳之旨以大辯才縱橫演說猶慮去佛既遠邪見者多不知向上之宗妄有謗訕之語此護法之論所由作也閩建寧高仰山古梅禪師弟子慧欽遊方時得此論乃與住持智了及諸上士謀之命工繡梓以廣其傳可謂善用其心矣斯論一出人得而覽之殆若貧而得寶暗而得燈真所謂護如來正法之金湯斬邪見稠林之利劍也後世之士苟未達無盡之閫與臻無盡之造詣妄以斥佛爲高以要譽時流聾瞽學者寧不自愧於其心哉然爲其徒者不能致力於佛祖之

野一

三十四

道亦獨無愧乎哉吾嘗宴坐寂然心境混融紛然而作不淪於有泯然而消不淪於無語大則天下莫能載語小則天下莫能破雖有智者其猶有所未盡也然後乃知凡可以言譽可以言毀者特其道之麤耳至若實際埋地清淨妙明凝然湛然了無一法則又果何所毀果何所護哉慧欽乃欣然請書以爲後序云了字徹堂飽叅來歸據席說法欽字肅莽清心苦行不私於已皆足以恢弘古梅之道并識之至正五年二月既望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虞集微笑亭書

太原府壽陽方山李長者造論所昭化院記
元祐戊申七月商英遊五臺山中夜於祕魔
巖金色光中見文殊師利菩薩慨悟時節誓
窮學佛退而閱華嚴經義疏汗漫罔知統類

九月出案壽陽聞縣東三十五里有方山昭

野一

三十五

化院乃長者造論之所齋戒徃謁焉至則於
破屋之下散秩之間得華嚴修行決疑論四
卷疾讀數紙疑情頓釋因詰主僧曰聖賢遊
止之地奚其破落如此耶僧曰長者坐亡於
此山久矣神之所遊緣之所赴年穀常熟而
物不疵癘此方之人乃相與腥羶乎方山之
鬼莫吾長者之敬院以此貧吾惟古之使者
毀淫祀或多至數千所即移縣廢鬼祠置長
者像爲民祈福十月七日治地基八日白圓
光現於山南於是父老扣頭悲淚曰不知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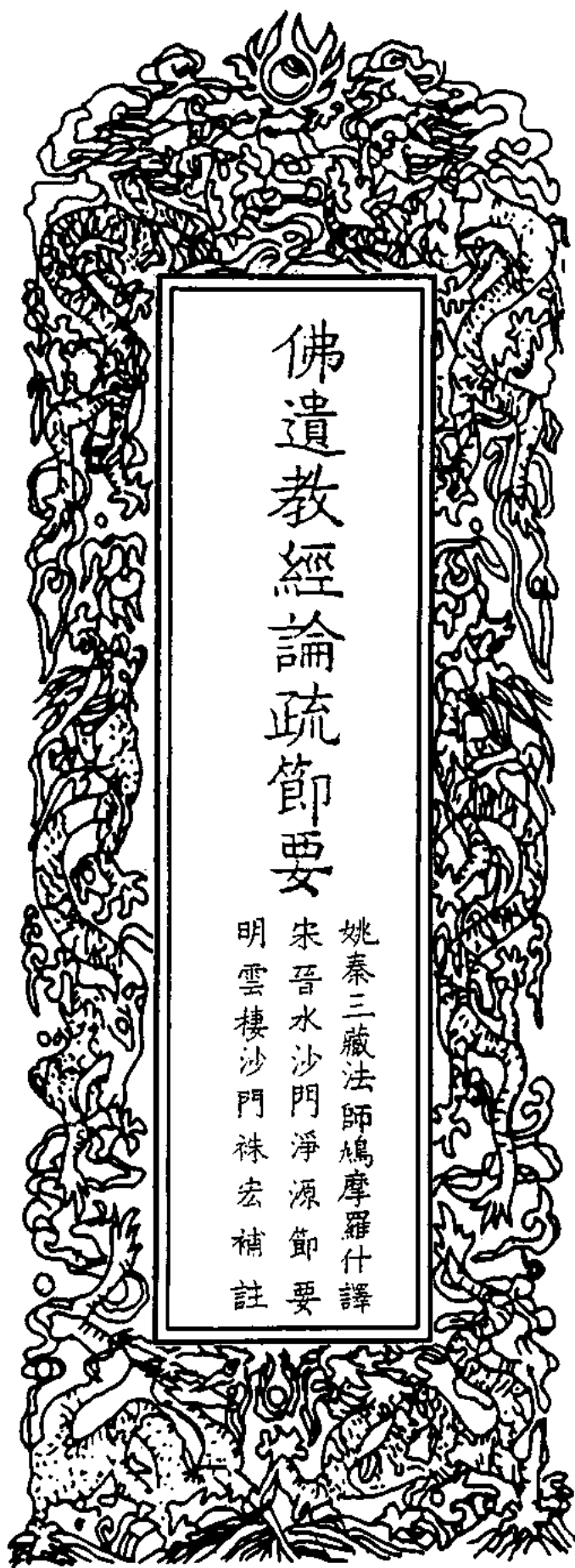
者之福吾土也請并院新之施心雲起不唱
而和主僧偈圓來告太師曾公子宣聞其事
謂商英曰子盍發明長者之意而記之使學
華嚴者益生大信而知所宗則長者放光以
累子也不虛矣商英曰蒙塞何足以知長者
雖然嘗試以管窺之夫華嚴之爲教也其佛
與一乘菩薩之事乎始終一念也今昔一時
也因果一佛也凡聖一性也十方一刹也三
界一體也正像末一法也初中後一際也當
處現前不涉情解以十信爲入佛之始以十
地爲成佛之終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十一
地謂之五位六位具十者以十波羅蜜爲之
主也凡五位之因果各五十加本位之五因
五果爲一百有十所以成華嚴世界之佛刹
善財童子之法門華嚴世界一百一十而加

一何也一者佛之位萬法之因也五位者所標之法也善財者問法而行之之人也五十勝友者五十則五位也三則文殊普賢彌勒也此經也以毗盧遮那為根本智體文殊為妙慧普賢為萬行方其起信而入五位也則慧為體行為用及其行圓而入法界也則行為體慧為用體用互參理事相徹則無依無修而佛果成矣故歸之於後佛彌勒十信以色為國者未離乎色塵也十住以華為國者理事開敷也十行以慧為國者定慧圓明也十回向以妙為國者妙用自在也種種名號者智體之異名也觀其名則知所修之行矣種種莊嚴者性行之依果也觀其果則知所行之因矣大悲廣濟謂之海除熱清涼謂之月普雨法雨謂之因包含萬象謂之藏嚴

其上首謂之寶髻因果同時處世不染謂之蓮華摧邪見正而不動謂之幢悲智中道謂之齋性願普熏謂之香無為而成者天也無方而應者神也無外而大者王也飛潛而雨者龍也處生死海而不沒者修羅也搏根熟衆生而至佛岸者迦樓羅也凡乎聖乎疑而不可知者緊那羅也宵行匍匐謙恭利物者摩睺羅伽也守護伺察者夜叉也同乎惡趣而滅其貪苦者鳩槃荼也法音娛樂者乾闥婆也金為堅為剛為黃為白輪為圓為滿玻瓈為瑩徹瑠璃為明淨無垢謂之摩尼漉沉拯溺謂之網高顯捷特謂之莖榦開敷覆蔭謂之華葉含育利生謂之宮殿觀照之根謂之樓閣無畏謂之師子超塵謂之臺榭出俗謂之比丘入鄽謂之居士長者同乎外道謂

佛遺教經論疏節要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宋晉水沙門淨源節要
明雲棲沙門株宏補註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佛遺教經施行敕

唐太宗文皇帝御製

野二

法者如來滅後以末代澆浮付囑國王大臣
 護持佛法然僧尼出家戒行須備若縱情淫
 佚觸塗煩惱關涉人間動違經律既失如來
 玄妙之旨又虧國王^{男三}受付之義遺教經者是
 佛臨涅槃所說誠勸弟子甚為詳要末俗緇
 素竝不崇奉大道將隱微言且絕永懷聖教
 用思弘闡宜令所司差書手十人多寫經本
 務在施行所須紙筆墨等有司准給其官宦
 五品以上及諸州刺史各付一卷若見僧尼
 行業與經文不同宜公私勸勉必使遵行
 右出文館詞林第六百九十三卷

佛遺教經論疏節要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宋晉水沙門淨源節要

明雲棲沙門袞宏補註

釋此經分二初總叙經義二別釋經文

○初總叙經義

夫化制互陳戒定齊舉莫大乎遺教經焉
推微解釋開誘行業莫深於馬鳴論矣然
則論主發揮遺教亦猶龍樹啓明大品歟
彼則融有而即空比乃扶律以詮定是故
中夜三唱圓戒珠以嚴身上士七科滋法
乳而延命既而寡九寡悔二乘由是而功
成即事即心三賢於斯而果滿非夫至聖
最後垂範者則安能至於茲乎在昔羅什
法師既翻於經而真諦三藏續譯於論故
得有唐太宗降手敕命永懷聖教用思弘
闡而詞林載之昭昭然若懸日月於太清
令萬物之咸覩也至若昔賢通經雖具章
門而綿歷歲時罕有傳者近世孤山尊者
仰經述疏多遵台教遂使與宗思而不學
仰又真悟律師以論注經雖不忘本而皆
存梵語關譯華言淨源久慨斯文流芳未
傳於是疑經論之格訓集諸家
之與辭庶乎後裔皆受其賜耳

補註

○初釋名題

○二別釋經文 三 初釋名題二出譯人三

解文義

佛遺教經

釋此經分二初總序經義二別釋經文方
與次科相應舊本無今為補之言節要者
此經有論有疏源師蓋
輩畧論疏而成此註也
經有通別二名佛遺教別名也經
者謂覺了性相之者然具三義一自覺
知自心本無生滅二覺他覺一切法無不
是如三覺滿二覺理圓稱之為滿若準起
信亦彰三義一始覺即智與理冥始本不
所證理三究竟覺即智與理冥始本不
也又佛地論第一說佛有其十義恐擊不
引遺教者謂遺留教誠易彼羣機也教者
微也使眾生彼之耳經者梵語修多羅古
譯為契經正翻為轉此方不貴線稱故存
於經佛地論云能貫能攝故名為經以佛
攝持所化眾生故
亦名佛垂涅槃畧說教誡經
然上正題人法
今茲別名亦爾但廣畧有異梵音涅槃秦
言滅度義圓寂考諸唯識有其四種一
自性清淨涅槃二有餘涅槃三無餘涅槃
四無住涅槃若乃一往分文摘守申義亦

具二種謂佛說教誡道洽德施即有餘也而垂涅槃身及智滅即無餘也補註垂臨也垂涅槃道言臨終也世人臨終語必切要故云遠矚況四生慈父垂滅之遺教乎子孫肯先入之遺囑衆生肯先佛之遺教均名大逆也可為慎諸

○二出譯人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姚秦即後秦姓姚名與具云鳩

摩羅什婆此云童壽以童子之平有壽者之習耳其說宜經論宏功茂德傳文敘之詳矣譯者周禮秋官司寇補註釋名題丁云北方掌語之官曰譯人科舊無今補

○三解文義七初序分至七離種云無

我分依吾祖馬鳴論文大科有七初序分

二修習世間功德分三成就出世間大人

功德分四顯示畢竟甚深功德分五顯示

入證決定分六分別未入上上證為斷疑

分七離種種自性清淨無我分然諸經文

多明三分初序分二正宗三流通而序分

補註

有證信發起之殊今經但有發起正宗而無證信流通例如般若心經義歸一揆抑又今所述注翻梵從華發辭申義則多錄孤山疏文若夫譯摩訶衍此云大乘則遵起信論旨其或辯注懸科引文託證則畧為改易至于判教被機復引祖訓為其正教量耳

○初序分六初法師成就畢竟功德二開

法門成就畢竟功德三弟子成就畢竟功

德四大總相成就畢竟功德五因果自相

成就畢竟功德六分別總相成就畢竟功

德

○初法師成就畢竟功德

釋迦牟尼佛釋迦此能仁姓也牟尼此寂

家姓尊貴即別相也寂默以自體清淨即總相也若總若別唯佛兼之即十號之一

也然則能仁約事為別寂默約理為總佛
該總別而理事融通其唯大覺乎是則以
大覺為大 **補註** 問諸經結集俱云如是
法師矣 **補註** 問為斷三疑此何不一
首稱釋迦牟尼佛佛不自稱則非佛重起
一疑斷言釋迦則非他方佛來二疑斷言
釋迦則非阿難成佛三疑
斷蓋變格而合常者也

○二開法門成就畢竟功德

初轉法輪度阿若憍陳如

佛初成道於鹿野

法即執持輪者如帝王輪從喻得各若約
法說圖推障惱名轉法輪俱舍論亦名若
輪如來大梵之所轉故大疏云流演圖通
名之為輪自我之彼故名為轉陳如經火
器姓也阿若發無如名也然四十二章程
為憍陳如等五人一陳如二頽陞三跋提
四十力迦葉五摩訶拘利今但標上首以
攝餘四然此法門成就則初轉法輪最後
說法後弟子成就則陳如改
陀而聖智之巧隔句配義矣

○三弟子成就畢竟功德

最後說法度須跋陀羅

本論約白淨法二種

淨法上句初轉法輪則道場白淨法須跋
陀羅此云好賢或云善賢外道名也住鳥
尸那城年一百二十聞佛涅槃方往佛所
開八聖道心意開明遂得初果乃從佛出

亦又為廣說四
諦即成羅漢

○四大總相成就畢竟功德

所應度者皆已度訖

謂中間亦度其人無

補註 中間所度無量則被機不一故始陳如
終跋陀似專為小乘而實兼乎大乘也

○五因果自相成就畢竟功德

於娑羅雙樹間將入涅槃是時中夜寂然無

聲 因詣雙樹然後示滅故論云因相也安

羅此巖堅固言雙樹者上枝相合下根相
連一榮一枯相合似連理榮枯似交讓其
華如芙蓉果大如瓶其甘如蜜準涅槃經
則四方各變即表四德以破入倒若依三
卷經文似唯一雙以破斷常此亦大小二
機所見各別將入涅槃者將入是因涅槃
是果故論云因果自相也上明雙樹若

表四德即無住涅槃今文即捨有餘入無
餘也言中夜者成就二種中道故論云總
自相也一者正覺中道二者離正覺中道
故知中夜入滅表離斷常二邊矣寂然無
聲者既離正覺中道故論云果自相也寂
然者自性離念也無聲者自性無說也即

自性清淨涅槃心言問及亦是 **補註** 一者
本論自性無說離念涅槃果耳 **補註** 離斷
常二者亦不住離斷常不住離斷
常即是離中道此佛果自相也

補註 離斷

○六分別總相成就畢竟功德

為諸弟子畧說法要

上首眷屬人位差別諸者不一也學居師後故

言弟解從師生故稱子畧說法要者世出世間法位差別下文第二分即世間法從三至七皆出補註略說法要者垂滅無復世法序分竟再會中夜為時不多是以略而言之唯取月要聞者宜盡心焉

○二修習世間功德分三初對治邪業功

德二對治修習止苦功德三對治修習滅

煩惱功德

此即三障也若是報障餘二如文修此對治止離四趣未出三界故總明世間功德也

○初對治邪業功德四初依根本清淨戒

二方便遠離清淨戒三結示二戒能生定

慧四別伸五勸修戒利益

○初依根本清淨戒

汝等比丘於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

又如闇遇明貧人得寶當知此則是汝等大

師若我住世無異此也

此比丘梵語此舍三義一怖魔二乞士三破

惡論云此修多羅中每說比丘者示現遠離相故復示摩訶衍方便道與一乘共破又於四眾亦同遠離行故準起信論摩訶衍此顯大乘大即體相用三大乘即諸佛菩薩所乘法故下經示堪忍道即菩薩所乘若謂今經約始終小機所見得折空寂默屬藏教者恐失馬鳴深旨矣於我滅後者示現遺教義故尊敬未又者即不盡滅

法也以不盡法清淨法身常為世間作究竟度故今尊重珍敬梵語波羅提木又此穢別別解脫亦云處處解脫謂身口之非五篇等過不令有犯故得前名戒體既全克取聖果故彰後號論云此木又亦是尼相順法故復是諸行調伏義故次示解脫得度二種障間遇明者度有煩惱障如盲得眼貧人得寶者度空無善根障如滿足財寶是汝大師者示現波羅提木又是修行大師住世無異示住持利益人法

相似故以佛處世常以篇聚訓人此法既存則如佛在此則清淨法身不滅也
○二方便遠離清淨戒 二初不同凡夫增過護二不同外道損智護

論云護根本淨戒此護初文依根本義有
其二種一者不同凡大增過護二者不同
外道損智護遠戒雖多今約喜犯
者曲加誠勉能止此惡則名清淨

○初不同凡夫增過護

持淨戒者不得販賣貿易安置田宅畜養人
民奴婢畜生一切種植及諸財寶皆當遠離

如避火坑不得斬伐草木墾土掘地

下文販者一方便求利過賣者二現前求
利過貿易者三交易求利過論云若依世
價無求利心不犯貿易謂交博也如以衣
易衣以衣易鉢等薩婆多論以四義制之
安置田宅者四所安業處求多安隱過善
見云居士施田地別人不得所若供養僧
者得受若以池施僧供給澆灌及一切眾
生聽飲用者隨意得受當養人氏者五春
屬增過此是外一屬非同意者何故不
言人而復詳民者以其同在人中於善法
不了畜之生漏故增一云長者將施佛不
受若受者漸生重罪僧祇云若施園民婦
人不應受若言施供給僧男淨人得受尼
僧反之奴婢者六難生卑下心過日藏分
云於我法中假令如法始從一人乃至四
人不聽受田宅園林車馬奴婢等常住物
若滿五人乃得受之大集亦同畜生者七
養生求利過四分律云比丘畜貓狗乃至

東鳥並不得畜南山云今有施佛法家畜
生而知事有賣者並不合聖教一切種植
者八多事增過僧祇云為僧管理者別得
人不開自種教地一切不合及諸財寶者
九積聚增過若元作自畜之意不合若擬
淨施與他依律文開僧祇云若病人得者
令淨人畜為買藥故又云末利夫人施僧
布薩錢佛言聽受準義付他善見云若施
器仗僧應打壞不得賣施藥器者不得疑
得賣皆當遠離者文雖在前義則居後故

論主云此十種增過率修行菩薩宜遠
離不應親近避大火聚相似法故不得斬
伐墾掘者十不順威儀及損眾生過外人
妄計草木有命如來順世息謗不得斬伐
草大以示慈心即毗尼中壞生種戒墾土
掘地即掘地戒四分律云若野火來近寺
為護住處故比丘得剗草掘土以斷火故
薩婆多論不掘地壞生凡有三益是名大
護有本云不得參預世事為十
一過者文既在後今所不依
者外人以有知為命如來以有生為命也
草木有生而無知有生者不宜殺以此順
世非順其
有知也

○二不同外道損智護 二初行法根本二

行處根本
謂世間分別見故此
分別見有五句十種

補註

○初行法根本

合和湯藥占相吉凶仰觀星宿推步盈虛曆

數算計皆所不應

故若學五明以濟於物如
華嚴中學醫方明謂善方藥療治眾病即
五地菩薩耳占相吉凶者周易云吉凶與
民同患若依華嚴學工巧明謂占相工業
由前世善惡為因感此吉凶之報仰觀星

宿者同不淨活命觀視星宿也宿音秀謂
五星二十八宿等推步盈虛者亦推也
周易云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曆數算計皆
曆數列次也尚書洪範云五曰曆數孔穎
達正義謂算日月行道所曆計氣朔早晚
之數所以為一歲之管皆所不應者總結
遮止論云遮異見也夫沙門者志求解脫
當制心一處豈得攻乎異端損滅正智且
秦緩不救膏肓禪窟安知天道世間方術
信虛誑矣假如法門之慈濟一行之闡揚

則釋子之五明有禪正化世有內昧道要
影附高蹤惟利是求不思聖制往不可諫
來者可追昔人以此行法根本註為懸科
者無乃失之於近乎有謂其行法根本即
是前文依根本清淨成者此又失之於遠
矣且馬鳴謂此修多羅中建立菩薩所修
行法有七分所修行法既通一經故準
近文科此五句如謂未然吾從論也
藥以濟病而云不應者以邪心求利故
邪心有二一不知天命妄冀延年二殺

補註

野

八

補

生克藥利人害物皆名邪心以之求利為
罪彌大未登五地且究一心無暇為此
○二行處根本 三 初身處木又 二口處木
又三意處木又

○初身處木又

節身時食清淨自活不得參預世事通致使

命節身者儉絕他求勤捨放逸時食者離非
時食於食知止足也清淨自活者不相追
求遠離四邪故不預世事者自性止多事
故不通使命者自性不作輕賤事故夫出
家者無為無欲孤高自守若為使命則降
志辱身廢亂正業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
事況乎形服超世而甘為賤役良用慨
然律開為父母等馳書往返一切不犯
○二口處木又

呪術僊藥結好貴人親厚媒慢皆不應作

呪術者依邪法語有二一呪術依邪術
僊藥者依邪法語有二一僊藥依邪術
亂眾生語二僊藥依邪法作世辯不正語
結好貴人者依邪人語有二一與族姓同
好多人作鄙媒語二親近族姓多作我慢語
貴人謂族姓權豪也媒
狎也郭璞云相親狎也
屬口但經文太散
姑束成三業亦得

補註

濫身處不專

○三意處木叉

當自端心正念求度不得包藏瑕疵顯異惑

衆於四供養知量知足趨得供事不應畜積

當自端心者無見他過也見他過則不能
自淨其心正念求度者勿得邪思也起邪
思則無由超度下地包藏瑕疵者起瞋毒
故有過不甘發露顯異惑衆者起癡毒故
現已勝行今他不正解不應畜積者起貪
毒故於供不知止足瑕過也疾病也顯異
惑衆不出五邪王制曰疑衆者殺毘尼云
得聖者夷四供養者謂飲食衣服卧具湯
藥趨得供事者知節量知止足不求豐厚
故無畜積五百問論昔有比丘多乞積聚
既不為福又弗行道命終作肉駱駝山廣
數十里適值凶年國人日取食之隨割隨
生俄而鄰國取之即大喚問其故答曰吾
本道人也為貪財不施負此國人物多矣
故以肉償之我不負卿也或曰性重之戒
都無教誨者何耶答曰向佛總勸當尊重
木叉則包十篇輕重性遠無所道也若
惟昂重則將先輕今輕尚屬重可知矣大
為之坊民猶踰之 **補註** 上三業中自古高
豈得惟約性重乎 **補註** 僧有置庄田者有
畜夫力者有鋤地者有牧牛者有聽鈴聲
者有為七帝門師者有示現種種神通者
盖大士所作超出尋常非律所拘不可以
此議彼似末世比丘初心菩薩唯宜遵佛

教道

○三結示二戒能生定慧 三初別結方便

遠離戒二通示二戒為解脫因三正明二

戒能生定慧

○初別結方便遠離戒

此則畧說持戒之相

畧說戒相者前遠離戒
據佛滅後人喜犯者

示其相故
不廣說也

○二通示二戒為解脫因

戒是正順解脫之本故名波羅提木叉

正戒是
正順

者正以揀邪順不違理則是逆生死流順
涅槃流也解脫之本者有餘無餘二種解

脫以戒為基故云之本波羅提木叉者
名證義以木叉又解脫故此類戒名木叉

從果立 **補註** 一師云持者正順解脫犯者
稱也 **補註** 正順煩惱亦通終以前說為

正

○三正明二戒能生定慧

因依此戒得生諸禪定及滅苦智慧

依戒得
生定慧

者四禪八定由戒而生也戒出三塗
定出六欲慧出三界故滅苦果也 補註
首楞嚴云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正此意也
然彼但說戒能生定慧自從定而至今則
戒能生定戒能生慧與
彼稍別蓋贊戒之至也

○四別伸五勤修戒利益

是故比丘當持淨戒勿令毀缺若人能持淨

戒是則能有善法若無淨戒諸善功德皆不

得生是以當知戒為第一安隱功德住處

淨戒者一勤不夫自體勿令毀缺者二勤
不捨方便能有善法者三勤遠離諸過身
語意業常果功德諸善不生者四勤如多
過惡者於三業中一切時不生功德安隱
住處者五顯示善權所修戒中有如是得
夫者我當住安隱處不怯不安隱處此正

示現勸修利 補註 雖名五勤大意通結上
益勝義也 文能有善法者即戒能

生定生慧也 詳言之則六度萬行皆由此
生故安隱之處雖多戒為第一無能過者

○二對治修習止苦功德 三 初根欲放逸

苦對治 二多食苦對治 三懈怠睡眠苦對

治

○初根欲放逸苦對治 二 初根放逸二欲
放逸

○初根放逸 三 初戒護 二念護 三智護

此三生起者雖住淨戒若不攝念
戒不堅固攝念治障由智發揮

○初戒護

汝等比丘已能住戒

亦是攝 前起後 攝前者攝
其所已能

起後者起其
所未能也

○二念護 三 初牧牛喻 二惡馬喻 三劫賊

喻

○初牧牛喻 二 初法 二 喻

○初法

當制五根勿令放逸入於五欲

五根者各能
生識故並名

根而不言意者論云示現色非色別故勿
放入五欲者應知色如熱金釐如毒鼓香
如惡風味如沸安觸如虺蛇皆不
可著著則傷苦故勿令放逸也
能宰色故下文云比
五根者意為其主



○二喻

譬如牧牛之人執杖視之不令縱逸犯人苗

稼牛喻五根人喻比丘執杖喻攝念苗稼喻三昧方便及正受功德五欲不起正念成就如不

補註 石擊南泉領斯旨矣又三昧犯苗稼正受古謂華梵成文今日三昧方便及正受功德則二須有別

德則二須有別

○二惡馬喻 二初法 二喻

○初法

若縱五根非唯五欲將無涯畔不可制也若不

攝守五根非獨起欲妨道將沉苦海而無涯畔既失戒念對治甚難不可制也故須防萌杜漸勿令動心

防萌杜漸

○二喻

亦如惡馬不以轡制將當牽人墜於坑塹惡

喻五根不以轡制喻無正念墜坑塹喻沉惡道

稼喻敗壞善根為因墜坑塹喻沉淪惡道為累

○三劫賊喻 二初喻 二法

○初喻

如被劫賊苦止一世澄照戒疏云公自而取日劫

○二法

五根賊禍殃及累世為害甚重不可不慎招

累世苦又過之勸慎五根誠勿起欲

樂者證羅漢而習氣猶存殃之及也寧有既乎

○三智護

是故智者制而不隨持之如賊不令縱逸假

令縱之皆亦不久見其磨滅有智之人故名智者夫有智則能裁斷是非分別利害既知戒念是利而非害故制而不隨既知根欲是害而非利

故持之如賊論云此是重障故不令縱下示輕障假令縱之者謂細相習障縱有根欲不作意起也不久者勢無自立故見其磨滅者云何立見示現依見時說故譬之無常必

歸磨滅

不隨順假令縱之者意謂五根決不可縱

就使縱之亦不過露風燈剎那之間總歸磨滅耳何足樂乎此解與前少別或可備一說云

與前少別或可備一說云

與前少別或可備一說云

○二欲放逸四 初標由心 二勸勤遮 三示障法 四修三昧

○初標由心

此五根者心為其主

五根起欲皆是自心若本無心五塵宰業則知

心王而為主也

補註

心為主有四迦葉佛云欲生於汝意則以六識心為主又

云意以思想生則以七識心為主妄想是阿賴耶見分則以八識心為主含藏無性即白淨真如則總之以圓覺妙心而為主也

○二勸勤遮

是故汝等當好制心

既知五欲悉由心故故勸防制瑞應經云得一

心則萬邪滅矣

補註

制有二事制則謹守根門不令奔境理制則根境未寂念

自不生

○三示障法三 初心性差別障 二輕動不調障 三失諸功德障

○初心性差別障

心之可畏甚於毒蛇惡獸怨賊大火越逸未

對二

十三

足喻也

可畏者招感生此無評脫期既昏由心安得不畏毒蛇喻貪心對遠境惡

獸喻癡心對中庸境怨賊喻貪心對順境三毒為害過彼等故云甚於大火偏燒以喻等分等分越遠亦

過大火故未足喻矣

喻等分也

○二輕動不調障

譬如有人手執密器動轉輕躁但觀於密不見深坑譬如狂象無鉤後猴得樹騰躍踴躑

難可禁制當急挫之無令放逸

動轉輕躁者識徧諸根動

無暫停喻心有瞠不見未來百喻經云昔有貪夫於野求蜜既得一樹舉足前進欲

取蜂蜜不覺草覆深井因夫足而亡狂象者喻心也三毒也涅槃經以醉象狂逸如

貪恚愚癡醉故多造惡業後猴者喻根起五欲也有說譬如一猴現於五窻心猴亦

爾徧彼五根騰躍釋上狂象踴躍釋上後猴踴丑教切切韻曰後跳也當急挫之者

示其抑入無動處故無令放

喻昏沉風喻妄想清明之空為陰風所蔽喻寂照之心為昏妄所障也是以但趣日

補註

暗陰而

前之欲不思
身後之虞也

○三失諸功德障

縱此心者喪人善事

由不制伏則世出世善惡皆喪滅

○四修三昧

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是故此丘當勤精進折

伏汝心

制之一處者無二念三昧斷斷心計則四分差別自然休息也是故制之於心

多功德三昧蘇斷失諸功德障文小不欠若依論在後今順經文居中折伏汝心者調柔不動三昧蘇斷躁動不調障既知制心之益是故精進折
補註無事不辦所該伏不令動轉輕躁也
由心其心一故百千三昧
辯才神通光明無不具足

○二多食苦對治 三 初示平等二戒多求

三勸籌量

○初示平等

汝等比丘受諸飲食當如服藥於好於惡勿生增減取得支身以除饑渴

善惡以飲食為

藥取療病不分

藥除饑渴之病亦然不應於好食增心貪著於惡食減心厭棄意在除饑渴不取珍也
補註支持也足持其身即已不貪味也所謂為療形枯聊接氣也

○二戒多求 二 初喻二合

○初喻

如蜂採華但取其味不損色香

蜂喻諸比丘華喻受供養

取味喻除饑渴之惱不損色香喻不壞善心
補註此解是言比丘不壞已之善心

○二合

比丘亦爾受人供養趨自除惱無得多求壞

其善心

多求長貪故壞其善也

補註

文云無得多求壞其善心是壞彼施

者之善心也以求索無厭施者生退倦故如佛世比丘過聚落而掩門是也以上下文貫之

○三勸籌量

譬如智者籌量牛力所堪多少不令過分以

竭其力

牛能負重若所負過分則竭其力此丘受施多求美食則敗其道

○三懈怠睡眠苦對治 二 初合釋前二睡

眠 二 離辯後一睡眠

論云懈怠者心懶惰妙睡眠者心悶重故此二相順共成一苦然起睡眠乃有三種一從食起二從時節起三從心起前二是阿羅漢眠以彼不從心生故無所蓋故

○初合釋前二睡眠

野二

十五

汝等比丘晝則勤心修習善法無令失時初

夜後夜亦勿有廢中夜誦經以自消息無以

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

畫動心者對治從食

起睡眠夜不廢者對治從時起睡眠無空過者總結上二皆以精進勤業為能治也智度論云眠如大闇無所見日日敗維奪人明是故等予晝寢仲尼貽朽木之責那律假寐能仁與野合之義



夜獨舉初中後者習昏夜謂應睡眠特為重警之也

眼之慶學妨道其過大矣

○二離辯後一睡眠 二 初觀察對治 二 淨戒對治

戒對治

論云自餘修多羅示現第三從心起睡眠有二種對治一觀察對治二淨戒對治或

曰前二睡眠唯一精進以為能治今茲種能治具二何耶答夫障有輕重則治有一多前二睡眠從食從時則所治障輕故以精進通而治之今從心起者所治障重故以觀察淨戒約法引喻一一別治耳

○初觀察對治

當念無常之火燒諸世間早求自度勿睡眠

也諸煩惱賊常伺殺人甚於怨家安可睡眠

不自警寤 無常有二一處二細一期生滅為

壞五陰故世間亦二謂三界是器世間六道是有情世間而此依正悉是速朽如馬鳴頌無常經云未曾有一事不被無常吞早求自度者示求禪定智慧度所度故諸煩惱賊者三毒煩惱殺人法身慧命論云



境五陰者一中可畏求自正覺故

觀陰入界等常害故是

○二淨戒對治 二 初正月對治 二 示對治

法

○初正明對治 二 初明有對治 二 明無對

法

○初正明對治 二初明有對治 二明無對
戒斷除

○初示煩惱可畏

煩惱毒虵睡在汝心譬如黑玩在汝室睡煩

毒害已自名地更專黑玩喻之可畏欲
在心睡起必害慧玩在室睡起必害人

○二勸淨戒斷除

當以持戒之鈎早併除之睡虵既出乃可安

持戒去惑如鈎出虵此言定共戒也論云
禪定相應心戒故四分律云云何為學為
調三毒故虵出安眠者上句明斷惑下句
明已辦總而示之以戒外防以定內靜故
能發慧斷惑也若乃外荷持相內無定慧
我慢自高戒取斯起更引黑玩以歸心至
不知其可也智
者思之誠之
矣

補註

發慧斷惑是道共戒
具斯二戒定慧雙修

○二明無對治

不出而眠是無慚人不能對治煩惱而慚忘
安眠此則不心愚迷名

無慚
人也

○二示對治法 二初正明勝法 二勸修勝
法

○初正明勝法

慚恥之服於諸莊嚴最為第一慚如鐵鈎能

制人非法

慚恥二字依經論合釋涅槃云漸
者肉自羞恥喻加云內生羞恥為
慚當知既懷慚恥則業勤二業不暇宰居
而能三學是修速階賢聖故比夫戒定莊
嚴為第一也而能制
禦非法如鈎刺象
慚恥方能習
學故云第一

補註

戒定三學皆以
莊嚴法身唯有

○二勸修勝法 二初正示勸修 二有無得
失

○初正示勸修 二初勸其常修 二遠離致
損

○初勸其常修

是故比丘常當慚恥無得暫替是勝莊嚴
故勸常修

○二遠離致損

若離慚恥則失諸功德

若離慚恥則不能持戒或不淨故定不成

定不成故慧不發三者俱無則世間出世間功德從何生耶故失功德早

○二有無得失

有愧之人則有善法若無愧者與諸禽獸無

相異也

涅槃云愧者發露向人喻如云外生羞恥為愧涅槃又謂無慚愧者不名為人即與禽獸

走獸無相異也

補註 愧具上羞恥益一字當二義也

○三對治修習滅煩惱功德

三初對治瞋

恚煩惱二對治貢高煩惱三對治諂曲煩惱

惱

○初對治瞋恚煩惱 三 初示堪忍道二校

量最勝三約能不能

○初示堪忍道 二 初堪忍則三業清淨二

不忍則妨失道德

○初堪忍則三業清淨

汝等比丘若有人來節節支解當自攝心無令瞋恨六當護口勿出惡言

論云修行菩薩住堪忍地中能忍種種苦惱故支解無瞋身意淨也勿出惡言口業淨也然此一唱經若劍金剛

論即十八住中第十三忍苦住當信行地也起信亦云如二乘觀智初發意菩薩等

彼疏釋云三賢菩薩與二乘同故本論云復示摩訶衍方便道與二乘共故則知此

從化身所說攝地前菩薩禁網報身所演攝地上聖人故華嚴疏云梵網即舍那坐

千葉華嚴離垢地戒波羅蜜耳昔人以道教是藏通菩薩同稟者願叶馬鳴與義若

謂梵網是別圓善薩自願叶馬鳴與義若乘者似違清涼深文矣

○二不忍則妨失道德

若縱恚心則自妨道失功德利 十八 若縱瞋者則自妨已道失

他化利

○二校量最勝

忍之為德持戒苦行所不能及

謂第二地持戒苦行不及能忍

第三地忍辱之德所不能及

補註 云何戒行不及能忍良由戒高者輕世苦

已者與他忍則寬親等觀告樂無等
故施戒生天忍辱入道何可及也

○三約能不能勸誠 二 初舉能忍與勸二

約不能伸誠

○初舉能忍與勸

能行忍者乃可名為有力大人 犯而不校世稱君子是故

百三種忍 忍三第一苦行忍一忍也又一耐怨善忍二安受忍三觀察忍今且據初忍也有力大人者凡夫以勝人為力菩薩以讓人為力血氣之力為小入道德之力為大人也

補註

○二約不能伸誠 三 初明不忍成愚二示

瞋恚過患三對白衣校量

○初明不忍成愚

若其不能歡喜忍受惡罵之毒如飲甘露者

不名入道智慧人也 甘露是諸天長生之藥忍力既成則益法身延

慧命故以忍受惡罵喻飲甘露不由後辱寧顯我忍猶指金山喻意可識苟不如是則無證道智慧 名凡大愚人

補註

石磨餘形則愈利

永嘉謂不因誘誑起冤親何表無生慈忍力是也

○二示瞋恚過患 二 初徵釋過患二誠令

防護

○初徵釋過患

所以者何瞋恚之害則破諸善法壞好名聞

今世後世人不喜見 所以者何者上徵下釋破善者華嚴云一念瞋

心起百萬障門開論云善法者自利智慧相故名聞者利他善法名稱功德故人不喜見者自他世無可樂果報故

○二誠令防護

當知瞋心甚於猛火常當防護無令得入劫

功德賊無過瞋恚 論云護自善法如防火護利他功德如防賊

○三對白衣校量 二 初白衣無對治法故

容起二出家有對治法不應起

○初白衣無對治法故容起

白衣受欲非行道入無法自制瞋猶可怒者

聲類曰以心度物也既受著五欲復無白
淨對治之法容可起瞋出家反是不應瞋
也 補註 白衣通六欲天上界不行瞋故此
反 丘志出三界何可自同白衣故云

○二出家有對治法不應起 二初法二喻

○初法

出家行道無欲之人而懷瞋恚甚不可也

補註 有欲之人欲順則憍恚故起瞋欲違
則忿恨故起瞋今無欲之人而起瞋
恚故不可也況

有志故不可也況
有法對治乎

○二喻

譬如清冷雲中霹靂起火非所應也 清冷雲
中喻行

道無欲霹靂喻懷瞋恚郭璞云雷之急
激者謂霹靂論云示道分中不應有故

○二對治貢高煩惱 二初正設對治二較
量不應

量不應

○初正設對治

汝等比丘當自摩頭已捨飭好著壞色衣執

對二

二十

持應器以乞自活自見如是若起僣慢當疾

滅之 夫在家人憑乎容儀以傲於物所以冠
冕嚴其首飾其財尚須富而無驕卑

僕供其役帶藏積其財尚須富而無驕卑
以自牧我今雖出四民期臻聖果設其形

壞其服狀非僣慢耳摩頭者反手摩頭知
無冠冕之嚴捨飾好者自身已捨翫之

飾壞色者應器親持無僣僕之供役以乞自
活者以乞食養命無幣藏之積財上五句

明不應起僣自見如是一句明起僣成就
常自觀察故後一句明起僣治僣慢該

起宜疾思惟以上妄心故當滅之非正色
間色故名壞色四分云壞色青黑木蘭也

應器謂鉢也應法之器故名應器僣慢者
自舉曰僣慢他曰慢俱舍云

慢對他心起僣由染自法

○二較量不應

增長僣慢尚非世俗白衣所宜何況出家入

道之人為解脫故自降其身而行乞也 易曰

惡盈而好謙老子曰柔弱生剛強者死
故知僣慢非世俗所宜降身行乞者摩頭

等五悉是降身舉 補註 舉要者未見行乞
要而言指歸行乞

也故舉一該四 補註 之人而有冠冕

○三對治諂曲煩惱 二初舉過設治 二誠

諂勸直

○初舉過設治 二初舉過患 二設對治

○初舉過患

汝等比丘諂曲之心與道相遠 其意而道

野二 故其言諂者其心必曲 **補註** 其言曰諂是

道尚質直故與道相遠

○二設對治

是故宜應質直其心 守心質直則諂曲不起

以直

○二誠諂勸直 二初誠諂曲 二勸質直

○初誠諂曲

當知諂曲但為欺誑入道之人則無是處 務道

質直以曲入道則無所諂

○二勸質直

是故汝等宜當端心以質直為本 正道名直

捨事求理 卷名諂曲 **補註** 即遠而中尚非但中况復

况復著相如是質直 豈僅僅談實之謂耶

○三成就出世間大人功德分 八初無求

功德二知足功德三遠離功德四不疲倦

功德五不忘念功德六禪定功德七智慧

功德八究竟功德

○初無求功德 五初知覺障相 二知覺治

相 三知覺因果習起相 四知覺無諸障畢

竟相 五知覺畢竟成就相

○初知覺障相

汝等比丘當知多欲之人多求利故苦惱亦

多欲煩惱障也 多求業障也 苦惱報障也

○二知覺治相

少欲之人無求無欲則無比患 遠離二種妄相也 無求故

無業無欲故無
惑無患故無苦

○三知覺因果習起相

直爾少欲尚宜修習何況少欲能生諸功德

直爾少欲已得心安況因少欲必獲聖果
誰聞此利而不修習除彼不肖人盲眼無
智補註直但也但只少欲無別功德然已
有心安之益矣心安有二一者少

欲則心不貪求故安二者
少欲則心無憂怖故安

○四知覺無諸障畢竟相

少欲之人則無諂曲以求人意亦復不為諸

根所牽無諂曲無感也不求人意無業也諸
根不牽無苦也眼根牽人受色乃至

身根牽補註世之有諂矣碑廢奴顏以
人受請補註求人意者思遂其富貴利達

之欲故也無欲於
已則何求於人哉

○五知覺畢竟成就相

行少欲者心則坦然無所憂畏觸事有餘常

無不足有少欲者則有涅槃是名少欲心
然則

法身顯矣無憂畏則般若發矣觸事有餘
則解脫成矣三法具足名大涅槃故論云

般若等三種功德果成就故又心坦然者
離諂曲也無憂畏者不能求也觸事有餘
者臥覺一榻之寬覆覺一衾之溫食覺一
餐之飽處覺容膝之安斯皆有餘故常無
不足既心無他想則
涅槃不求而自至矣

○二知足功德 初對治苦因果 二復說

清淨因果 三示現三種差別

○初對治苦因果

汝等比丘若欲脫諸苦惱當觀知足論云是
中苦惱

者示現煩惱過從苦補註惱從苦生者如
生故遠離他境界故補註盜心生於饑寒

○二復說清淨因果

知足之法即是富樂安隱之處論云成就對
治法故於自

離中遠補註外貪求為他
離故 內安樂為自

○三示現三種差別 初於二處受用差

別二於二事受用差別 三於二法中無自

利有自他利差別

○初於二處受用差別

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為安樂不知足者雖

處天堂亦不稱意得臥于地且勝卑塚所以安樂既處金屋更羨瑤臺

故不稱意
補註
謀臣安布衣以全軀輸王希天位而墮地可不懼乎

○二於二事受用差別

不知足者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貧而富王

牙壽每計其產類湖隨卷不改其樂夫不知足者根珍寶之未多壞土田之未廣鄙棟宇之未麗凡有施為心常不足非貧而何知足之人雖服絺綌而有狐貉之溫雖食藜藿而有膏粱之美雖居蓬華而有夏屋之安夫何故然知足故也淫禁云知足第一樂斯

之謂歟
補註
王戎晉人位至三公自執牙籌會計財產不知足故也

也夏屋大屋也詩云夏屋渠渠是也

○三於二法中無自利有自他利差別

不知足者常為五欲所牽為知足者之所憐

慙是名知足欲牽者愛色貪聲莫知其止既無自利何能慙他知足者有二

利一下為五欲所牽是自利二能慙他是利他心既憐慙必當教誨老子云不善人

者善人之資
補註
知足者誇正意謂此等愚人見利他蓋委乃智人所隣源師云能慙他由發明耳

○三遠離功德 初自性遠離門體出故

二修習遠離門方便出故 三受用諸見門

常縛故

○初自性遠離門體出故

汝等比丘欲求寂靜無為安樂當離憤鬧獨

處閒居靜處之人帝釋諸天所共敬重初治無我

執著障即三三昧也寂靜者示法無我空故離憤鬧者治我所障五眾亂起無次第故眾即我所也故下文云當捨已眾他眾

由眾故憤鬧獨處閒居者治彼二無相障即修三三昧也然忘懷去來者市朝亦江湖騰情生死者山林猶桎梏今誠初心宜求閒靜則觀道易成耳諸天敬重者治無為首功德障靜處是可重法於諸善法為其首故能為帝釋諸天所敬重也帝釋具云釋迦因陀羅此云能主言其能為天主居須彌山之頂欲界第二天也

無我執著障者本無有我以執著故而有我是名為障諸天敬如空生靜坐事

○二修習遠離門方便出故

是故當捨已眾他眾空閒獨處思滅苦本即眾

四人已上已眾謂自己弟子及同學也他眾可知捨之則是離我我所不復禁生故空閒獨處者方便慧成就如法而住也思滅苦本者善擇智成就遠離起因也法華云諸苦所因
補註 眾有二義事則自他徒貪欲為本 眾是也理則五蘊為已

眾一切煩惱為他眾迷執五蘊集諸煩惱沉淪生死故當遠離也

○三受用諸見門常縛故二初自他心境

相惱二復示無出離相

○初自他心境相惱

若樂眾者則受眾惱譬如大樹眾鳥集之則

有枯折之患自他眾是能惱境受眾惱者即

生已自害故火以大樹況之大樹喻已心眾鳥喻自他眾枯折喻諸見集生
補註 利他名為菩薩獨善號曰聲聞云何樂為人師解云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感之若好為人師所以成患則彼之患生於好今之患生於樂也不然自利他作一株大樹與天下人歡陰涼去是名大

野二 三五

利何患之有

○二復示無出離相

世間縛著沒於眾苦譬如老象溺泥不能自

出是名遠離縛著沒苦煩惱業染生也老象

縛著厚也老故溺泥觀智微
補註 世間縛也所以溺眾苦泥不能自出 著者獨

處是出世法樂眾是世間法

○四不疲倦功德二初就法明不退一約

喻顯精怠

○初就法明不退

汝等比丘若勤精進則事無難者既無疲倦則於一切

法行善能趨入豈同外道無益苦行乎
補註 持水還珠刺股道者明今是勤修正道故 取印報席成道

○二約喻顯精怠二初精進比水長流二

懈怠況火數息

○初精進比水長流

是故汝等當勤精進譬如小水長流則能穿

石以成就不是轉故勤修習長養由精進匪問如水不絕則穿石也

○二懈怠況火數息

若行者之心數數懈廢譬如鑽火未熟而息雖欲得火火難可得是名精進懈廢謂不精進念處退失

不成就心慧故火者聖道如火能燒蕪薪煖頂以前皆名未熟已熱而息火尚不生未熟數息雖經年劫終無得理此說懈息過也華嚴頌云如鑽燧求火未出而數息火勢隨止滅懈息者亦然彼既約三慧以辯懈息約聞則聽習數息明解不生約思則決擇數息真智不生約修則定慧數息聖道不生釋宗六祖共傳斯喻願諸學者銘心精進二義事則一念念動修理則書紳



念念空寂故云一念不生是莫

精進

○五不忘记功德三初明不忘记二辯勸

修三示得失

○初明不忘记二初明行中最勝二明能

遮重怨

卷二

二六

○初明行中最勝

汝等比丘求善知識求善護助無如不忘记

善舉三行求者聞法行善知識通三種一教授善知識二同行善知識三外護善知識今謂求教授也聞名欽德曰知觀形敬奉曰識護者內善思惟行如聞而思守護不失也助者如法修行行謂如思而修即是以行助解求善助也不忘念者結為最勝不忘记正念於三行中為首為勝故云無如不忘记上之三行亦名三慧慧以照了為義行以進趣為義照了進趣悉由不忘记念也無聞慧如覆器不能受水無思慧如漏器雖受而失無修慧如穢器雖不滲漏穢不可用以不忘记則既仰且完而復清淨也故涅槃云四法是涅槃近因一近善知識二聽聞正法三思惟其義四如說修行若言苦行是涅槃因者無補註助有二有是處今合初二故三也



助有二

一者知識是師護助是友不忘记者方能承受師友教誨忘念之人明師良友日臨之無益也二者知識是一心護助是三慧不忘记則一心了然三慧具足

○二明能遮重怨

若有不忘记者諸煩惱賊則不能入以常念正道故

則煩惱怨賊不能入



三善根即三慧

○二辯勸修

是故汝等常當攝念在心今初念處成就也

○三示得失二初失念成就多過二得念成就多功

成就多功

○初失念成就多過

若失念者則失諸功德失念謂有始無終也無終則失三慧慧失則聖果無由可階耳

則聖果無由可階耳

○二得念成就多功

若念力堅強雖入五欲賊中不為所害譬如著鎧入陣則無所畏是名不忘记念力堅強者謂不忘

念也不為所害者上法下喻如精刑

鐘喻念力陣喻五欲鎧甲也罪人臨

○六禪定功德三初明定二勸修三示益

○初明定二初攝念能生二定成有用

○初攝念能生

汝等比丘若攝心者心則在定謂八種禪定因攝念生故

補註楞嚴云攝心為戒因戒攝定是也

○二定成有用

心在定故能知世間生滅法相禪定成就則有果用故能

知生滅法相如身楞嚴云因定發慧太虛下見萬象是也在定之心不

著於物故云如身太虛不著於物斯能照見物故云下見萬象又如大鏡照清森羅自

○二勸修

是故汝等常當精勤修習諸定精勤對治懈怠無修習方

便障也是故懈怠有三種一不安隱懈怠二無味懈怠三不知恐怖懈怠云何修習

一一對治示現精勤修習節量食卧及調阿那波那故精勤修習覺知諸定有通慧

功德及盡苦原故大希有事故精勤修習觀察生老病死苦及四惡趣苦我未能離

告即精進補註諸定者定有種種如四禪對治也八定十六特勝等乃至那

定如大

○三示益三初法二喻三合

○初法

若得定者心則不散 功德成就無所對治也

○二喻

譬如惜水之家善治隄塘 喻治隄塘則能積水隄限也積土為

封限也

○三合

五二

二天

行者亦爾為智慧水故善修禪定令不漏失

是名為定

智慧合惜水禪定合隄塘不漏合心不散論云示善修功德上上增長故由禪發智則知

補註

為慧修定定必發慧為定修定

是名

○七智慧功德 二 初正明智慧破障 二 喻

顯四種功德

○初正明智慧破障 二 初約有慧顯是 二

明無慧斥非

○初約有慧顯是 三 初能破理事二障 二

難得常令防護 三明其難得能得

○初能破理事二障

汝等比丘若有智慧則無貪著 貪著有二一於真實義處

生著名理障也二於世間事處生著名事障也若有智慧則二著不起名破障也

補註 楞嚴謂因妄顯真妄既本空真亦不立何可著也

○二難得常令防護

常自省察不令有失 於一切時常修心慧故

知事理二障時時省察勿使障生是二皆名心慧

補註

省察者察

○三明其難得能得

是則於我法中能得解脫 即於第一義處遠離貪著故得解脫

二九

補註 武帝之於連磨是未能遠離第一義故

○二明無慧斥非

若不爾者既非道人又非白衣無所名也 無心

智慧故非道人形已削染故非白衣兩端不攝故無所名

補註

強與安名曰鳥

鼠僧僧象中尊而有鳥鼠之名可恥甚矣

○二喻顯四種功德 二 初正明四種功德

二結歎照覺功能

○初正明四種功德 二 初喻二合

○初喻 四 初喻聞 二喻思 三喻修 四喻證

○初喻聞

質智慧者則是度老病死海堅牢船也 此三深廣

沒溺衆生故如海也聞法起信如得牢船必假思慧為帆槳便風方有所到苟無此

二船雖堅空但在此岸 **補註** 信為道元功德母故聞法起信乃入道底本如

船為渡海渡人之底本也

○二喻思

亦是無明黑暗大明燈也 闇而不思則於道

明燈也

○三喻修

一切病者之良藥也 藥以治病如修慧能動惑

○四喻證

伐煩惱樹之利斧也 以智斷惑乃證聖果斷惑之智喻之利斧 **補**

註 據文勢船燈藥斧總喻智慧今分屬聞思修證者欲易曉也

○二合

是故汝等當以聞思修慧而自增益 即證果也

○二結歎照覺功能

若人有智慧之照雖是肉眼而是明見人也

是名智慧 四種修學功德於分內處而有照覺名明見人

○八究竟功德 二 初正明戲論 二 勸修遠

離

○初正明戲論 野二

汝等比丘種種戲論其心則亂雖復出家猶 三十

未得脫 戲論有二一於真實理生戲論二於世間事生戲論於真實理起四句執

是一非諸名戲論實知心之自性離四句故故起定執則挽其性故云其心則亂求

那跋摩云諸論各異端修行理無二執者有是非違者無違諍於法戲論尚已不可

況為世間戲論嘲諷耶雖復出家者形雖離俗心未證理由乎二種戲論所亂也

補註

信心銘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故數論心亂。

○二勸修遠離 二初有對相遠離 二無對相遠離

○初有對相遠離

是故比丘當急捨離亂心戲論 有彼彼功德相也

○二無對相遠離

若汝欲得寂滅樂者，唯當善滅戲論之患。是

名不戲論 無彼彼功德相也。結名不戲論者，示現行成就體性異故。

見有戲論，急捨離之。有彼彼功德相也。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見有戲論，可捨離無德相也。

○四顯示畢竟甚深功德分 二初略明二

廣釋

○初略明 二初菩薩常修功德 二如來說

法功德

○初菩薩常修功德

三三

三三

汝等比丘於諸功德常當一心捨諸放逸如

離怨賊 功德指上所說一心者，無間斷故。制之一處，即是於第一義心修也。如怨

賊者，遠離一心相。進行如怨賊故。

補註 第一義心修者以萬行皆歸圓覺妙

○二如來說法功德

大悲世尊所說利益皆已究竟 始說度陳如終說度須跋

故利益究竟耳

○二廣釋 二初常修功德 二說法功德

○初常修功德

汝等但當勤而行之。若於山間若空澤中若

在樹下閒處靜室念所受法，勿令忘失常當

自勉精進修之，無為空死。後致有悔 勤行者

修山間等示無事處。凡有五處皆遠，憤悶念所受法者，示修真實無二念，故勿令忘

久者，今修現前，故精進修之者，以方便修故，無為空死者，於相似法處，蕪息遠離上

上心，故此謂愛著內凡，故於一生不能入聖名，為空死。此誠頂墮人也。後致有悔者

於晚時自知有餘悔不及事故謂臨終方
悔者也先民有言臨死修善於計已晚智
者云有鄭洛禪師名播河海住則四方雲
仰動則百千成羣般般轟轟於世有何利
益臨終補註空死而悔有二一暴荒蕪三
皆悔也補註業全不修行臨終知墜惡處
故悔一足得少為足未證謂證臨終以
非極果故悔今疏舉重言之輕可知矣

○二說法功德

我如良醫知病說藥服與不服非醫咎也又

如善導導人善道聞之不行非導過也良藥

法能破惡善導喻說法能
生善不受由機非佛過失

○五顯示入證決定分三初方便顯發門

二法輪成就門三分別說法門

○初方便顯發門

汝等若於苦等四諦有所疑者可疾問之毋

得懷疑不求決也四諦是行者常觀察及依
之起行故勤問也苦則八

事垂迫集則惑業身報滅則二脫離縛道
則三學能通於此有疑何能觀察起行耶
故勤疾問
補註
慧解脫二者俱解脫又一

若解脫煩惱二者解脫於
礙上唯小乘下通菩薩

○二法輪成就門

爾時世尊如三唱人無問者所以者何眾

無疑故三唱者示現法輪滿足成就三轉寶
法故無問者示現證法滿足成就故

無疑者示現斷功
德滿足成就故
補註
如來知眾無疑尚
不須一唱而必三

唱大慈大悲應
物無已之心也

○三分別說法門二初經家叙二正分別

彼眾上首知大眾心行成就決定復了知
所證實義故分別彼彼事以答如來故

○初經家叙

時阿菟樓駄觀察眾心而白佛言阿菟樓駄
亦云阿那

律亦阿泥樓豆亦阿難律陀皆一也此疑
無貪亦疑無滅亦云如意昔施辟支佛一
食獲九十一劫往來人天常受福樂于今
不滅所求如意以茲三義故有異疑時為
眾首故觀
察白佛也

○二正分別二初佛說無異二比丘無疑

○初佛說無異

世尊月可令熱日可令冷佛說四諦不可令

異佛說苦諦實苦不可令樂集真是因更無

異因苦若滅者即是因滅因滅故果滅滅苦

之道實是真道更無餘道先以喻顯也月是

太陽精故熱而性不可易世皆知之今云
可熱可冷者日月寧易其性佛言終無變

異也不可令樂者苦樂各實不變異故更
無異因者集因定招苦果終非道因所招

也論云示苦滅各自因故即是因滅者斷
集因也又因滅是有餘涅槃故因滅故果

滅者後有因中不生是滅苦果也又果滅
是無餘涅槃故更無餘道者餘道非真不

能趨補註日月是幻妄之法故可轉移佛
滅也言乃真實之理焉能變異是故

反陰易陽世容有之
道理亂真終無是處

○二比丘無疑

世尊是諸比丘於四諦中決定無疑決定者

果入行決定故無疑
者無異無餘義故

不疑無餘者由盡其
義更無遺餘故不疑

○六分別未入上上證為斷疑分三初顯



無異者明燭其
理更無差異故

示未入上上法二為斷彼彼疑三重說有

為無常相

○初顯示未入上上法二初約未辦二約

已辦

○初約未辦二初見滅懷悲二聞法得度

○初見滅懷悲

於此眾中所作未辦者見佛滅度當有悲感

未辦者即內外凡及前三果也
前三果殘思在故則有悲感

波阿難悲
愛是也

○二聞法得度

若有初入法者聞佛所說即皆得度譬如夜

見電光即得見道初入法者即前所作未辦
人也望極果人通名初入

得度有二謂從凡入聖從聖至極皆名得
度復以譬喻示現見道速疾決定義也

○二約已辦

若所作已辦已度苦海者但作是念世尊滅



如天
八兩

度一何疾哉

已辨者無學位人已盡見思出
三界若於小乘中雖名已辨其

註

實所知障全在故見佛速滅由不了生
本不生滅亦無滅生滅即非生滅故
如經云苦哉大聖尊入真何太速是也
又云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則了不
生不滅之音者也

○二為斷彼彼疑 初經家叙二正斷疑

○初經家叙

阿菟樓駄雖說此語眾中皆悉了達四聖諦

義世尊欲令此諸大眾皆得堅固以大悲心

復為眾說 聖者正也無漏正法得在心故諦
有二義一者諱實二者審諦釋此
二義如四聖諦品復為眾說者託高島下
寄現訓未也論云如來悲心淳至故不護

上上法也 **補註** 曲被中下非為上根故
遠惠萬世非為一時故

○二正斷疑 初自他俱滅二法門常住

三利他事畢四總顯已度五示得因緣六

因果住持

○初自他俱滅

汝等比丘勿懷悲惱若我住世一劫會亦當

滅會而不離終不可得 會亦當滅者住世雖
久時會亦滅會而不
滅終不可得上明自滅此云他滅豈唯我
然一切皆爾會聚也既有聚會必歸離散
聚散有二一師資聚散二五陰聚散
陰聚散是則一切皆無常也 **補註** 師資者
聚散未有主常領伴伴常隨主者也五陰
者言一身聚散色陰則四大合而必離四
陰則妄念起而必滅
故曰一切皆無常也

○二法門常住

自利利他法皆具足 自利者修因得果利他
者說法門無不具足此法常在世
間眾生自可修學不須我住也

○三利他事畢

若我久住更無所益 法既具足
我住何為 **補註** 無益者
諸佛住世止為說法利生法既足矣故
益二者佛若久住則眾生不生難遣之想
故無益

○四總顯已度

應可度者若天上人間皆悉已度 於彼彼眾
自利事訖

佛遺教經疏疏要

則是令彼彼天人修因得果也

○五示得因緣

其未度者皆亦已作得度因緣

其未修習者依不滅法門

能作得度因緣則是已為下種未來熱脫法門在世可修學故根熟熱得解脫也



者善

○六因果住持 二初對因 二對果

○初對因

自今以後我諸弟子展轉行之

弟子行之者因分住持不

壞滅後弟子常依修習展轉傳授不斷絕也

○二對果

則是如來法身常在而不滅也

法身常在者果分住持不

壞以弟子所行之法不斷絕即佛法常在依法修行是佛住世



佛身雖滅

○三重說有為無常相 二初正示有為二

引已作證

○初正示有為 三初無常求脫 二以智滅

癡三觀身不淨

○初無常求脫

是故當知世皆無常會必有離勿懷憂惱世

相如是當勤精進早求解脫 論云示現於此處勤修世間生

厭離行故當勤精進者於有為相中得解脫故

○二以智滅癡

以智慧明滅諸癡暗

復示如實觀滅我我所見根本故



癡暗即無明也凡夫見有我及我所此是從無明生非智不滅

○三觀身不淨

世實危脆無堅牢者

度等諸法悉皆虛妄

○二引已作證 二初略示已滅 二廣辯患

相

○初畧示已滅

我今得滅如除惡病

除身如惡病得滅如病差



佛妙色身

即是法身而喻惡病者
示同凡夫作譬省也

○二廣辯患相

此是應捨罪惡之物假名為身沒在老病牛
死大海唯有智者得除滅之如殺怨賊而得

歡喜

沒大海者論云復示可厭
患故唯有智人能厭能喜

補註

見身存
則悅而

不厭故貪生見身滅則憂而不喜
故避死此愚人所為也智人反是

○七離種種自性清淨無我分二
初對治

自性障二明清淨無我

○初對治自性障三
初正明實慧二勤勤

修習三界無常

○初正明實慧

汝等比丘常當一心

知五陰法中種種妄想
悉從心起故以心為主
一心二字總結上來諄示
多種法門由一心為萬

補註

則令制之
一處也
法主故云制之
一處無事不辦

○二勤勤修習

三二

三二

勤求出道

以一心如實慧難
可得故勤令精進

補註

亂心者遠
實理之妄

知也一心者如實理之真知也故云如實
慧得如是慧穿是易事故應勤求也復有
二義一者事據上文當是一其心以求出
道故二者理以一心如實慧即是出

○三三界無常

一切世間動不動法皆是敗壞不安之相世

總標三界動即欲界不動即色
無色界敗壞不安者結指無常

命長遠外道以為不動不知三界皆
屬無常故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

○二明清淨無我三
初勤止三業二示將

歸滅三正顯遺訓

即是於甚深
法中寂滅故

○初勤止三業

汝等且止勿得復語

淨口業也口業淨故則
意亦淨也論云示三業

補註

無動是寂滅無
我相應器故
從座起承問則起而對是身口常相須故
口不動兼身亦不動也三業不動是與寂
滅無我相應
之法器也

